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四六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白鹿書院志十七卷

〔清〕廖文英撰　錢正振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鹿書院志十六卷》提要

重修鹿洞書院志序

古今氣運之興有作之于上者斯可成之于下有開之于先者斯可振之于今代有録然矣白鹿爲名教樂地曩有欲毀天下書院者鄒吉水力諍之得復非以李賓客隱居故名也有宋濂溪先生從道州來守南

康軍二程夫子後先師
學之傳至紫陽而家焉
蓋孔孟薪傳實賴于此
是爲天下第一書院云
堂昔李忠毅公初司理

官人文蔚起迨英承命
李署偶見枯桂重花既
而李升幽先生前守南
康後爲皇帝憲使時與
部院蔡公實田修書禮

延約生熊掌科講學洞
頭茲其書規固犂然也
今
上御極以英有驅闖功蘇
楚衡司馬遷守是邦行

釋菜禮畢詢知佃人租
重多逃星子令廉舉其
狀上請荷蒙
巡撫部院董　慨然批
允清除售逋蠲免新增

向以租穀價貴每石徵
銀陸錢自康熙七年
後租穀價平每石照依
舊額徵銀貳錢于是佃
民漸歸故土荒蕪益墾

墾溉益登學者負笈來
遊校舍益增垣牆益舊
一時藏脩樓而頹閣澤
聲應氣求者務依恁所
自禮　曰洞祖爲樂堂

嘗爾府官主洞何嘗受
一百八兩之公費乎嗣
今以後則捐之況曩者
九百有奇之租茲蒙減
至三百九十五兩矣爰

定爲新規盡爲洞學之
用都人士咸沐
部院董公之恩又奚啻
春風鼓盪時雨滋霑也
哉爰就冰玉堂中愛蓮

池上集郡邑諸孝廉會江楚之名彥課文選義慥康郡文藝尤以靜美見稱此非作養之明驗歟嚮議毀像易爲木主仰瞻神祠不忍毀也爲金彩之頃又順天學院蔣公一疏已奉

俞旨謂非在天之靈乎適知文運關乎國運固有

作之于上始可成之于下有開之于先斯可振之于今也舊志李忠毅公重訂迄今五十餘年多所闕遺爰補綴舊文增葺遡事授剞劂而登于新雖修舉之緒未云大備而經營匠意于育材養賢之籍亦畧可鏡矣是爲序

旹

皇清康熙癸丑嘉平月

穀旦連陽廖文英撰

凡例

一書院興於英陽創丞之功在李賓客上故特于沿革中詳著作年疏札標朱子興復書院始末一條明之典復始末一條

國朝興復始末一條使典總可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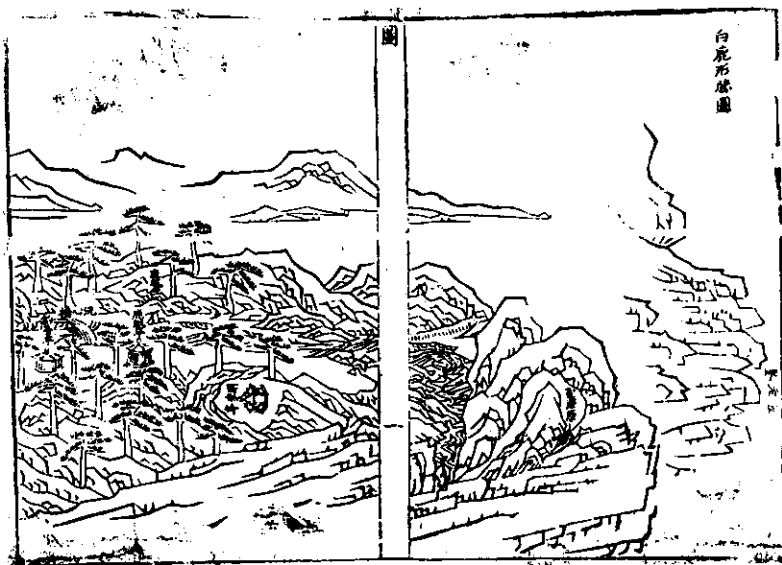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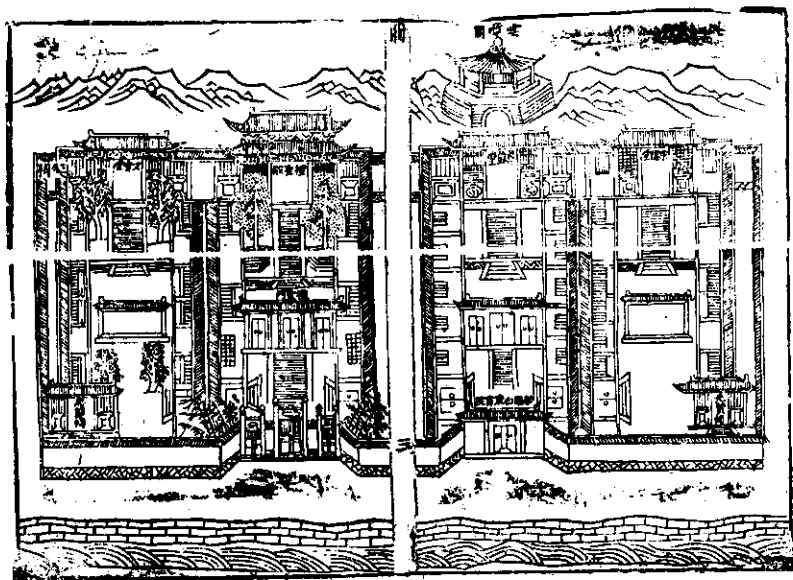
一書院之設本以教士昭示典訓舊葯舉洞規講義榮入文誌本末無等今特類集先正格言標爲明教而序記詩賦則仍入文翰云

一書院主盟學術所係今逈查碑記故籍刻其姓氏以備条攷

一名家歌詠剞劂幾遍寧簡毋濫敢辭罪我

一講說勅腐公移繁冗者删庶免厭觀

一舊誌有外志一卷旁及名勝詳在廬志弗錄

白鹿書院志目錄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

形勝

書院之脈自五老峯來絕壁懸天一峯南下如頓萬馬可二十里蜿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爲後屏山山之陽卽今白鹿書院也背嶺臨溪卓爾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兩山交織一水中流水自犀牛塘聖澤源經鹿眠釣臺貫道澗中巽石崚嶒盛有先賢鐫刻至勘書臺則危崖飛湍跨澗爲橋是名枕流臺上平如砥遙對五老獨對亭作焉臺左卽左翼山山有起亭又稍折而南名廻流山其嶺空闊可四望舊有六合亭亭今廢跨溪爲流芳橋後先二坊夾溪相暎又前平疇數十畝隔溪層嵤百仞曰羅漢嶺爲書院外案太廻流東二里許爲書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有二曜星扼其水口而陽儲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勝也去書院十里而遙有水簾三級飛雪懸崖則文公所謂新瀑是也他若棲賢爲唐李渤讀書處卧龍岡爲考亭卜勝地皆因書院而附見焉志形勝

卓爾山 在書院南臨溪橫亙數十丈其東一峯突起巖竦大書明堤學鄭廷鵠以卓爾名焉御史徐岱作高美亭于上逶迤西下山脊屈伏若玉几峙書院之中舊貫道橋在其下大意亭倚其西倫山足巨石突屹可數一劃忠信二字左右二石分劃文行字其上爲聽泉石其南爲觀德石其東爲風雩石上有隱處二字下有枕流池三隸字皆文公筆也西一峯突太與卓爾峯相望東西一帶松林森鬱暎日干雲毎風振響發溪流答韵山外凹爲隴田復有層嶺蜿蜒障之

後屏山 直書院負山爲勝若屏焉故名長松百尺或亭亭上或斜覆庭陰鬱鬱葱葱環匝一二里中爲太極亭左爲思賢亭右爲喻義亭三亭今廢折而面南至鹿眠場後曠然面五老而倚長松者爲朋來亭亭今廢五老亭當拱若賓主

左翼山 在書院東若翔若埀上周峯巒下臨三峽溪流有磐明嘉靖間都御史何遷偕洞主賈安圖夜

坐其上各有聞因作亭名曰聞泉面對羅漢嶺亭今廢

五老峯 去書院西北二十里其中峯之脈逶迤南下書院實鍾秀焉諸峯横隱蒼空壁太數百仞軒軒然如人箕踞而竦重湖又如五雲翻然欲飛而下將入洞里許望之若拱揖以迎至朋來鹿眠亭則五老插出雲屏叢翠毫髮可數唐李太白詩云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又曰余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峻偉奇特鮮能過之眞天下之壯觀也

勘書臺 在左翼山下舊爲李萬卷勘書之所崖石峻削瀉水湍懸長松蔭其上五老峙其西文公常建亭而廢明弘治間提學御寳建獨對亭正德間李夢陽爲之銘并書陽明先生詩劃于臺西其下爲聖澤泉石劃聖澤之泉風泉雲壑字皆朱陳淳祖筆或曰文公筆淵中有李夢陽砥柱二字彭治觀瀾二字

鹿眠場 在朋來亭隔溪水徹石亘相切有瞀石劃文公漱石二字鹿眠處三字李夢陽書鹿洞二大字

激于石則摧碎散落蒙密紛紜如雨如霧噴灑二級大
盤石上會爲洪流下注龍潭轟轟萬人鼓也著崖峭刱
中竅如門有石横亘龍潭之居如闕開之水簾洞石亂
宋嘉定及元呂師中刻皆漫漶不可識又潭中石柱刻
宋紹熙○年○月太守史又
文鄉至此書天泉二大字三
又北崖劖谷簾泉三大字
疊泉出大月山下八字又上有刻皆高不可辯按谷簾
泉在康王谷陸羽品爲天下第一水此處復有刻侯考
在五乳峯下有三潭其二在岡嶺一在岡下谷

臥龍岡

中源自開先瀑布分來中有黃石數丈横據漯
心蜿蜒若龍岡嶺之水直下數十丈奔注之瀑激漩湧
有菴在潭東數百步朱子守南康時卽故址復建縉武
侯像于其中又于潭側太起亭于菴傍太修志亭置田
若干頃欲侯解組居之會遷太菴亭遂廢明嘉靖中都
御史郁遷復建起亭而刻出師表及文公詩于石後務
武侯主于洞祀以晉處士陶靖節先生而臥龍遂無聞
津者今復移石于东巽山上文昌祠內建起
亭于祠南稍庋以六合亭石柱六函亭之

棲賢橋

橋在書院西五里寺在橋北二里李渤嘗讀書
于此故曰棲賢明洪武中以造僞鈔廢其田地
山塘悉入書院寺東爲玉淵潭潭在三峽稱中諸水合
流奔注驚湧潭上有白石横亘中流宋狀元張孝祥劌
玉淵二大字餘皆蘚剝不可辨明秦昌郡侯袁公懋
貞跨橋于上曰簡雲橋今廢直與三峽橋爭勝三峽作
于宋祥符間在玉淵南金井之上又名棲賢橋長亘百
尺締搆堅偉橋西北有玉峽亭明正德中郡守陳霖建
刻祀大士石像于亭中土人斯謁者甚衆　皇清順治
間司理范礽建關帝閣于其左文公有棲賢磨崖志黃
山谷有棲賢橋銘石劖三峽橋三
大字橋下石有馬朋金井二大字

梅溪湖

在書院東可十里溪流曲折兩山夾送直至大
江東一山自書院左翼山迤至廻流奔馳至湖
馬徐家嶺中分一支以作徐嶺左闊差短西一山自羅
漢嶺逆廻至湖包絡後嶺至梅溪湖中有二曜星捍之
爲書院
水口云

白鹿書院志卷之一終

白鹿書院志卷之二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錢正振增修

沿革

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貞元中渤與兄涉隱廬山
畜一白鹿甚馴行嘗隨之人稱白鹿先生寶曆中渤爲
江州刺史就今書院地創臺榭引流植花遂以白鹿名
洞先是爵公顏真卿裔孫顏翊
率子弟三十餘人授經洞中南唐昇元中卽其地聚徒
建學置田乃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號曰廬山
國學宋初置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名天下
學徒常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丁丑詔從知江州周述請
倂國子監給印本九經驛送至洞號曰白鹿國學官其
洞主明起爲褒信縣主簿壬午罷南康軍遂隔焉咸平
壬寅詔有司修繕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歸老于洞詔
之未至而卒皇祐中冕子卽中琛因父志增置學舍十
餘間以教其子弟稱曰白鹿洞書堂并廩給四方之來
學者當途郭祥正有記刻石後館燬于兵石從天慶觀
觀廢刻竟不存淳熙己亥朱子守是軍復拓其址燬

學教授楊大法縣令王仲傑董　建書院呂祖謙記之援
嶽麓書院例疏請勅額併高宗御書石經與監本九經
于其中刻聖賢爲學次第以示學者一時名人如陸子
靜劉子澄林擇之輩皆從遊焉既而學徒日衆乃于建
昌縣買東源庄沒入田以給之後遷淛東提舉復遺
錢三十萬屬郡守錢聞詩建聖殿拜塑像後二年郡守
朱端章加板壁繪從祀諸賢像仍撥浮屠沒入田以益
之嘉定辛巳郡守黃桂闢三門重建聖殿又增置定西
源庄田咸淳閒郡守劉傳漢增置貢士莊元大德閒燕

山崔翼之爲守又增置上壤田百畝學士虞伯生有記
元季兵燬累世興構鞠爲茂草而學田之疆畛盡亾矣
明正統戊午翟溥福來守始剪荆棘以復其制景泰中
郡守陳敏政再修及塑聖賢像成化三年督學李齡增
廟之置學田祠器書籍贍餘干布衣胡居仁主教四方
宗之後御史陳銓唐龍提學蘇葵邵寶蔡清李夢陽相
繼興理如唐龍奏起蔡宗兖主洞事尤稱特典嘉隆以
○來增置田盧有差詳載各志至萬曆乙卯大學士張居
正議禁書院洞田官鬻歲癸未給事中鄒元標題請復

之叅政郜　洪宸檄知府潘志伊修祠宇贖田畝規制維
定巳丑提學朱廷益禮聘南昌布衣章潢講明正學知
府田琯復攸釗橋梁門路大鹿洞熙館以五里牌玄帝
香資增諸田七百餘畝贍給生徒甲寅叅議葛寅亮捐
俸三百金大加修葺增置號舍數十間丁巳知府袁懋
貞條畫規制甄收勸課犁然有章中聘南昌舒日敬開
講學者雲集暨舒以請禮還籍乃推司理李應昇蒞事
其事崇禎戊寅提學侯峒曾入境先詣白鹿洞謁
文廟肰後考試庚辰春嶺南廖文英來李稚奉檄領書院

事巡按御史徐養心巡撫僉都御史劉宗祥會請南昌
翰林李明睿講學未幾李奉　召陞禮兵二部侍郎
清順治十四年巡撫部院蔡士英同按察使司李長春
倡復檄知府薛所習推官范郝知縣黃秉坤捐資六百
二十二兩一錢八分零買吳蘇子田六百餘畝入洞
收租清出本洞原田及新置田分爲上中下三則每畝
照則量加除完糧外每年共收洞租銀九百三十八兩
零內除七百八十六兩派定支銷款目餘銀存爲大修
等需禮請建昌熊耕雒典主教講學重建大成殿傑臺

規制俱勒石記康熙元年巡撫部院張朝璘復加修理
八年前司李廖文英重修攝知府事兼督洞事詳請巡
撫部院董衛國減徵四縣拖欠洞租三分之二悉准豁
頒每月館洞課士程文函閱學者雲集以順天學院蔣
超疏留天下聖賢塑像奏
允康熙九年重粧像主添創書舍磚甃外牆清復洞田議
見田賦卷中書院蔚然稱盛矣志沿革

大成殿 朱子赴浙東提舉以錢三十萬屬軍守錢聞詩創禮聖殿并兩廡後廢明正統戊午知府翟溥福建改名大成弘治中提學蘇葵再建復名禮聖植檜于殿前 皇清順治十四年巡撫部院蔡士英修復重建

東西廡 宋軍守錢聞詩建明成化丙戌知府何濬再建蘇葵重建 皇清康熙七年推官巫之巒知縣黃秉坤重建

大成門 知府翟溥福建提學蘇葵重建今改禮聖門 皇清康熙七年推官巫之巒知縣黃秉坤重建

欞星門 明成化丁亥知府何濬建提學蘇葵等重建知府周祖堯易以石柱

明倫堂 知府翟溥福建堂前植杉數株提學蘇葵重建掘地得文公簡黃商伯石刻收嵌明倫堂東壁今不存萬曆甲寅參議葛寅亮改為講修堂 皇清順治十四年重建改為彝倫堂

二門 知府翟溥福建提學蘇葵等重建弘治癸卯提學邵寶大書正學之門門外植竹數十竿萬曆甲寅參議葛寅亮去竹門亦廢砌石為屏刻象山義利辨于中

宗儒祠 舊為三賢祠朱子既去郡諸生為立生祠于講堂西移書撤之朱子歿開禧乙亥諸生遂以濂溪二程與先生合祀于講堂後廢及翟溥福為守于大成殿西立三賢祠祀朱子李賓客周濂溪三先生以陶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源配弘治戊午提學蘇葵上祠周朱二子遷李賓客主于別室提學邵寶配以朱子之從遊于洞者十四人趙淵并祀象山易名宗儒祠萬曆辛卯知府田琯以舊文會堂靜僻改置三賢祠仍癸卯提學錢檟又并祀王陽明先生增陳經歸諸配享仍舊宗儒祠 皇清順治十四年重建為宗儒堂中祀周濂溪朱子陸象山王陽明四先生兩翼以林擇之蔡沈黃榦呂炎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陳宓陳略十五人配享

先賢祠 舊祀李賓客等十六人提學蘇葵等建舊在大成門左延賓館舊址提學蔡克廉易其名曰洞賢祠參議葛寅亮移宗儒祠左仍曰先賢祠

忠節祠 舊在三賢祠儀門左祀諸葛武侯陶靖節先生春秋設主合祭于先賢祠序李賓客之上萬曆辛卯知府田琯建祠于洗心臺東春秋專祀饗以特羊參議葛寅亮徙文會堂右歲久祠廢 皇清康熙初卽其址建三公祠以祀建撫部院蔡士英張朝璘董衛國三公長生位

文會堂 宋嘉定間朱寺正建曰會文堂陳寺丞改今名紹定中軍守史文卿改君子堂後廢正統中知府翟溥福重建提學蘇葵再建郎中婁性墨扁萬曆辛卯知府田琯改宗儒祠址為文會堂

白鹿洞 初鹿洞有名無洞嘉靖甲午知縣王溱乃闢諸後堂後山為之鑿臺于上知府何巖壘石鹿寘洞中參議葛寅亮毀石鹿藏于洞下卽今彝倫堂之後上為思賢亭

號舍 新舊計六十間提學蘇葵建參議葛寅亮增十間 皇清康熙十年知府廖文英增 間

大門 舊在明倫堂前知府翟溥福提學蘇葵等建萬曆辛卯知府田琯移置今文會堂前復文公之舊名

費道門跨澗爲橋以通出入參議葛寅亮仍修今毀書堂前扁曰勅賜書院

獨對亭 在舊書臺上提學邵寶建自爲記李夢陽爲之銘

朋來亭 在□□山之岡明嘉靖庚子提學王宗沐建自爲記并詩徐復吾有聯云五老忽年白鶴來雲紀夜孤亭照留丹霞斜月在山今亭亦毀

釣臺亭 在釣臺石上明正德辛未李夢陽建并書記爲白鹿書書五老亭三字于碑陰亭今廢

大意亭 在文行忠信石東明正德辛巳御史唐龍建自爲記今廢

高美亭 在卓爾山明嘉靖四年御史徐岱建

聞泉亭 在左翼山明嘉靖庚申巡撫何遷建今廢

六合亭 在硜澗山明正德辛未知府劉章建李夢陽記今廢皇清順治間復亭石柱行監賈山□□

起亭

思賢亭 在白鹿石臺明嘉靖辛亥御史曹忭建自爲記或名鹿鳴亭○查舊志有雲章閣葛寅亮遂以扁此亭

鹿洞憩館 約凡二一在新庠之東一在郡城之北宋嘉定閒朱子建之以待來學者入城館穀之所今郡庠東舊久廢惟城北觀家山舊址猶存明萬曆辛卯知府田琯淸查修復增置田租倉廒今廢

射圃 在觀德石之前久廢

紫陽遺惠倉 在府門內以貯祠租明正德間同知趙淳建今廢

鹿洞倉廒 在觀家山翰公祠右明萬曆辛卯知府田琯建今廢

書院庄屋 三間在□□□□□亭

谷源菴 在証道院前後入洞今不詳其址

山水鍾光坊 舊在書院前明嘉靖閒御史曹忭建蕭端蒙題扁萬曆六年提學江以東改娶廻流山之首爲□□□□□□參議葛寅亮改建石坊額曰名教樂地

前修遺跡坊 在流芳橋西明嘉靖間御史曹忭建蕭端蒙題扁提學江以東改曰聖域賢關萬曆間知府彭夢祖改曰古闕學

白鹿書院石坊 在今溪口橋北星子知縣崔孜建李夢陽書皇清康熙丁未推官巫之巒重修建

白鹿貢院 宋時諸路各有貢院淳熙元年郡守孫嗣祖建于郡治之西嘉定中郡守黃桂增廓其居後以大比就試者衆乃改建于軍治今莫詳其址

聖旨樓 在書院南宋咸平五年賜有司重繕建樓以藏詔勅今不詳其址

希賢室 在三賢祠後明提學李齡建今廢

延賓館 在大成門左明成化己丑提學李齡建今廢

聖經閣 在明倫堂右宋時建今廢

雲章閣 在講學堂東宋開禧乙丑李山長建今廢

五經堂 在文會堂前宋郡守史文卿建明成化間提學李齡重建今廢

講堂 知府翟溥建今廢

十賢堂 在大成殿後今廢

禮儀堂 在書院中門外宋郡守陳德輿建今廢

友善堂 在觀德亭側宋郡守陳洽建今廢

成德堂 在雲章閣下今廢

風雩亭 在前山之右舊志高百餘尺上蔭喬木下俯溪流文公每與諸生列坐其上石刻風雩二大字
今廢

風泉雲壑亭 又名崇文閣在勸書臺右有泉自洞左流至石崖爲懸瀑者十餘尺文公愛之識小瀑布後李山長建亭以石上風泉雲壑字爲名今廢

觀德亭 在射圃石刻有觀德字今廢

自潔亭 在枕流橋西今廢

枕流亭 在枕流橋上溪流奔激文公書枕流字刻于石今廢

光風霽月亭 [illegible]移置風雩石左今廢

太極亭 在思賢亭後明萬曆間知府彭夢祖建今廢

喻義亭 在文會堂後山上給事許子偉建今廢

鹿眠亭 在洗心橋西參議葛寅亮建

百花亭 在書院東與枕流亭隔溪相對舊傳李萬卷種植花木故名今廢

宰牲亭 在洗心橋東舊爲忠節祠明萬曆間知府田琯建參議葛寅亮移祠于文會堂右改爲宰牲亭
今廢

白鹿精舍 在書院西文行忠信四字石後今廢

大姑廟 在勸書臺下世傳即唐江州刺史李渤女也宋淳熙間鄉民去廟祀之文公親書其額今廢

貫道橋 在櫺星門外文公所名自爲記刻嵌前崖[illegible]公明景泰間郡守陳敏政重建題圯成化提學李齡重建復圯萬曆十九年知府田琯仍復舊門[illegible]木橋亭其上題曰遊息亭爲蛟水所壞次年復命工[illegible]以石悉如流橋制提學朱廷益記今廢

洗心橋 在貫道橋右明正德末年建

流芳橋 在迴流山下舊名濯纓橋石刻宋陳宓流芳二字于橋北又橋東壁刻題名志云新安朱侯[illegible]御史橋自鹿之東南隅西直五老溪流紺碧來之名同遊江西張琚羅思毅鄭燕潘柄鄭人李燔胡泳繆[illegible]一合講制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特名流芳既渴楣門因紀岸左嘉定戊寅四月丙午書陽陳宓書

溪口橋 太乙觀流山二里許俗呼觀音橋

原石橋 公書院五里在羅漢嶺下東通驛路西人書院陳[illegible]淳熙五年文公書[illegible]

尋樂橋 舊名觀瀑橋以象公故居得名文公修之以通白鹿洞明萬曆十九年郡守田琯重修更爲尋樂橋 皇清康熙九年知府廖文英改[illegible]于玄帝宮之南以通往來大路

皇清康熙十六年知府倫品卓以堂殿朽蠹垣墉傾圮士夫之停宿之區學者無藏修之席念前此補葺多類若復踵舊增華不經年又頹然告謝乃毅然以修復爲己任申詳

督撫藩臬各憲悉皆嘉允於時鹽使者邵公諱吳遠首捐五百金爲倡藩臬姚公諱啟聖捐費二百金助修諸寅[illegible]亦各捐修有差知府倫公總其成乃召工師鳩集匠

役躬親詣洞日授指畫於大成殿宗儒堂三公祠等興大加修葺（增入二公祠祭祀蔡張黃三大中丞並復）其燹倫堂五間文會堂五間先賢祠三先生祠（崇祀邵周程）生祠三忠祠俱從新鼎建又於三公祠西首新添號舍一十三間移倫堂東宗儒堂東各新添號舍一十三間先賢祠後新添號舍兩重共十間舊存號舍細加整理獨對亭起龍亭武侯祠俱從新鼎建重修卓爾亭於前山添架樓板塑祀魁星像於樓上北向重修雲章閣於後山添塑（文昌）像於其上南向三公祠前添設大門三間於欞星門之右周圍修築垣墻外浚水溝闊一尺深三尺砦數以石凡六閱月而棟新丹雘堅緻完好洞宇改觀一新壇坫春秋展謁月季課士以妥

聖靈以紹來學誠一時盛事也四方來觀者莫不嘖嘖

院之重光矣（重修白鹿書院碑記載藝文志內）

白鹿書院志卷之三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錢正振增修

沿革

朱子興復書院始末

宋　朱文公知南康軍牓文

當職入以疾病遞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敦勵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究事件下項○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有舊額後且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右牒教授楊廸功司戶毛廸功請詳逐項事理疾行詢究取見指實逐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通呈寄居遊寓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跡詳細切乞指揚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加悉如有知得上件事跡詳細之人仰子細具狀不拘晝晚赴軍衙門中說切待所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又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于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渤客潮隱居書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九年始置南康軍隸屬本軍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爲歸老之地及卒還其洞後其子比部郎中琢復置學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榜于楣間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頗就學者亦給其食嘗塗郭祥正實爲之記從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遂徙至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學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眞羣居講學遊跡著書之所悵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

無不興葺至于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
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
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惜權而太
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傳于後世尤
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
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又申修白鹿書院狀 具位熹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

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
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
出爲世用名蹟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百
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官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
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
累年于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
水之盛甲于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
今日鮮不修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
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
壞不修至于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地除已一

面計置量行修葺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名額具
載國典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施行竊恐歲久
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
部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年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
庶幾官吏有所遵守
久遠不致湮沒謹狀

又附小帖 熹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
不至于荒廢湮沒而已不敢妄有
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又與尚書劄子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
之資少而疎懶讀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
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山林泉石號爲東南最勝處
固已私竊所願而春廠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
溪山邃密林壑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雖甚躄辟而
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壞至于如此乃即其處復立
七架小屋五間亦以具狀申請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

苟欲復修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
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于其間
庶幾上有以副如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
若役吏紊秩假之稍廩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爲
過望而于州縣亦不甚至靡費顧以事體稍涉名器
野而僭偽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
懇惻祈俞之暇因事及之倘一可從則熹
受賜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又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復別有私懇冒干鈞聽近因訪得白鹿洞故基
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旋當自屏
而任衰遲越職欲然緣此中職有私請蓋彰頒幅所懇
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蒙此職以程祿則閑燕復歲有
所占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殿祠官之俸則熹竊願丞
相特爲繳奏乞先朝之故事修洞主之餘官使熹得備
執經爲而其祿賜比于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
其俸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兼事以生食不若
修軌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
美也熹違外之職事易反此誠有草野僭偽之嫌然其
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
是以敢
冒言之

又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 右臣竊書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以
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又以
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
一新其處仰觀遺跡又蒙聖恩俾守茲土到任之初考
按經圖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
縣界而按廬山記又觀眞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
有司重加修繕會因閱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
川環合草木秀潤眞閒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
棟宇因竊念太宗皇帝眞宗皇帝所以奉教多士垂
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陋弗克原念以稱萬
分之罪其大如此竊懷慚不遑寧居既又按考此山
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
者獨此儒館莽爲荒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

驗參不可言記文之惠尤荷垂念思致爭力蓋不識本病持也此又慰參之甚者既以爲賀又以爲謝也迎詞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參更爲詳酌示報比已磨石只候定本卽託人寫刻也然山而東地勢界是如此但此處已老山廬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而下語或大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華衝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包來規模廣然但猶地基則亦略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大年固不若爲疑澗以記之如云變損其售十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是星子今王仲餘萬之亦欲特附名其闕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學民其變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可潤主命官事計亦己之凌非條書但此無書可檢日此類傳徒正不必深說也滿論數條極荷要念但前日未得同後已再申矣卷頑省再拜○當是時士皆尚質實止實則入于申韓詩老而不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知所論肰當尚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遇章句文義之開亦有淺隨緊罪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于程張諸先生論其

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于明道學制之書謹矣非稱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之學正以參不足以知道而以老氏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攻之而其弊反其于前日百今病了未俗之弊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巳稍偏懲于熙豐崇寧之禍而以當時售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謂焉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肰則王氏此言亦本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循此則爲大哉百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之辨也○關洛緒言止盡思所以反之哉○程子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小偏兼于上文無所繫萬○政使止于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於終也○三代之教自歸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於學爲士終乎爲聖人也今但言之則終于此而已恐非三

代教學之本意也○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夏望批喻其曰暑匪瘠之者又恐卑之巳甚有傷上文澤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爲先朝勤學之意初不專于游之今但得多說此遺意思出來而略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寫破也○節意欲如第一彼所論引用明道劄于後郎太不齊其說不試而王氏得咳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于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頌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于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所而爭爲妄意瀾等之說以相高足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逆于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大蓋所以究宣祖宗典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淡遠矣學于是者誠能考于當時之學以去其甚而用力于程留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此語草略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乎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嗇尊意以爲可否若只如所示舊懸不

免有稱之遇精來別生[illegible]病且將盡[illegible]才而爲[illegible]究矣蓋此州之金不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匿空故法廬病與衆也

又答呂伯恭書四首

初論諸賢扁記衆見諭不淺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根其請之不力肰叔度却報云有意爲記臥龍山居此過希長肰今事又有大于此者敢以爲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達是也希賜之一言并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爲入德之門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頒垂以見寄○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敖杖徐行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靜約義正三復歎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錄書到即入石矣○洞記事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撓肰難委此同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白鹿洞書院不爲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士業益既多而德

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要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類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皆傳記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像設爲問予旣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併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做此以免于蘇子由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余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乎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

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跏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附載

坐進說 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卽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不若跪而古之以此道也今之說者以爲坐禪之意誤矣哉

又與楊伯起書 新年幾度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叠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托黃商伯陳和成恭益以來摹畫素壁從以悅歡也

又與張元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淡子書 白鹿舊已就緒甚善又聞今年能枉駕臨之尤希伯起近爲況如何聞元卿諸公亦皆人山靈書遨想山林之勝德處眞未易得令人悵然與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其形像置之某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于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于義殊不安而請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所望也希以示諸人亟爲毀撤爲佳不然須別作區處繳〇舜徵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設及之豈有輟收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〇白鹿買田已就緒矣丈又許買牛此又永遠之利也諸事要頻罩賢在古維持之其必有濟矣〇朱宇書來示及新編閣記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府所欲爲而不敢者今皆廢矣又承喻及禁止白鹿葬域一節尤楼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爾恐尚有後患也〇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喜甚善痛念時嗇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于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又答程正思節文 此間書院近方結果江瀨閣有朋友在彼相聚與國萬正淳不知嘗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

又答胡平一 白鹿賦極蒙念甚善甚善所論時文之外別無可語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乎爲之而已豈眞有門戶□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

又答白鹿洞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壞想已加葺治矣閣又得寬撤書籍及建昌莊田今候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人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卽舉卽狀公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須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削就本修改不可卽復磨改亦無緊要用處也講習今發想今時討論亦有緒山中閑暇正學者讀書進德之路在領融諸賢同心協濟不以其已之私介于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教舉不卑以亦且革心矣

白鹿書院志卷之三終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錢正振增修

沿革 明興復書院始末

明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題請去洞官疏 為慎擇儒官兼管書院事

竊照宋儒朱熹于淳熙中知南康軍乃即唐白鹿洞遺址建營書院以爲講學論道之所規制大備教化蔚興又括聚書籍置給田畝相傳至今近日巡歷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賢見得祠宇荒凉門廡零落徃來皆牛羊之跡前後供薦移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亾田畝亦浸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本府星子縣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守以致狼狽至此夫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足矣狀誠難其人焉近該本府呈報所屬官員姓名職色開註本學見缺教授臣訪得福建泉州府教授蔡宗兖由進士出身學問淹該志行清古爲貧而仕曲全孝友之心以禮自防弗爲時俗之態誠斯文之正類後學之楷範也如蒙乞勑吏部查議將蔡宗兖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原職兼總理書院用修遺教仍行星子縣歲另給二力一馬從來跟騎于書院田租內月另支米三石食用以爲常規一應上司俱要禮待勿令僕僕拜跪以示優重之意以後員缺常于進士內揀選銓補若能敎復風教有充備業一體推授科道及不次陞提學僉事等官荷廢學傷教聽巡按御史奏請問黜不廢勸懲庶百年之舊典復舉而一方之學者有所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吏部題覆准將蔡宗兖除授江西南康府儒學教授仍支正八品俸不妨原職綜理白鹿洞書院一應事務行令有司以禮優待庶幾後學得[illegible]規不墜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

巡撫都御史邵銳依擬洞學禁約

一上司來視書院皆以論道講學爲心以培養士類爲志洞中師生迎送拜揖毋得輕自屈膝以損上司期待作養之意其迎送悉照正統間頒[illegible]學[illegible]學齡舊規以枕流橋爲止

一本洞儲書專以教迪士類近年江西科場必取洞書應用及至領回毀者不收言被失者不敢言失洞書殘落大半由此今後江西科場書籍布政司自備該府毋得輙取白鹿洞書籍送用以致遺失

一院中書籍考舊志所載悉被遺亾者十已五六近經兵亂全無冊籍查據今後仰府設大一樣冊籍四本明開書籍什器解赴本道鈐印印過一留本道存照一本本府存照一發本府學存照一發付書院庫子收管一本洞教授毋月朔查取門庫損失有無執結歲終仍申本道查考

一先賢買田稽租專以養士近因生徒不至稞累年纖積發修府縣兩學甚至他郡亦或請租修學殊失先賢買田本意今後仰府儲積洞租專備養士養士羨餘止許支修白鹿洞學其修府縣兩學仰府自行措置毋得輙支洞租以致養士之敎以負先賢之志

一[illegible]收白鹿洞租稞不[illegible]老人[illegible]民[illegible]委[illegible]府[illegible]南康府者行委南康府清勤正官徵足其在南昌府者行委南昌府清勤正官徵足發至南康收貯南昌仍行[illegible]報如有違犯徑自提問庶事體歸一

一本洞教官承訓人育材爲事以養廉守職爲先若從徵收租穀非惟勢有所不行而[illegible]亦有所不專矣今後止委府官徵收租穀完之日指行教官令其開列師生姓名支給支給之日教官聽同面付于本道洞租簿上親書支數以憑查照

一白鹿洞佃戶一應稅糧茶絲正額俱各准租免納近復編僉雜差是先賢戶籍乃不能蠲免差役矣況田在星子者止貳百餘畝若租穀准差既多則養士者愈少今後白鹿洞戶在星子者雜差悉與蠲免其在建昌者者則論若星子例[illegible]設仍就建昌通[illegible]足

一洞中別無倉廒儲積租穀若諸生肄業洞中使其出府領穀出路往返幾數十里似爲不便仰府太倉洞中將近洞田租收貯就洞給散其建昌南昌二處租穀依舊收蓄府倉俟洞倉所儲將盡該府陸續運穀務令充足以備支給

一人放假所門室牢加關鎖非灑掃祭祀不得擅開以致穢汚褻瀆其關鎖未備者仰門庫具呈本洞教授申詳定奪

知府羅榦洞學榜

一擇生徒訪聞近年邪正賢否淆無奈取中間誠心向學者固有或恣意遊觀興盡而返或設心規避假此爲名不推繼前修者寥寥無聞而行檢大衆從爲洞學之玷以致有志之士不屑而太自今凡奉公務來者慎于所選從遊之後洞師驗與可拒者則拒之而上司不必挽其權其四方有志之士聽其肄業一務實學遞來所糾佳士或清淡高論以爲能或竟日靜坐以爲工或矜持舉動互相推重斯人也術術終日無所用心飭首繩成規傳其及虛費館穀之需百自今明示程式以肄讀四書五經大義爲主而擯克以史傳

參政程拱宸議建鹿洞田帖

爲議復學田以彰右文盛治事切照白鹿書院乃歷代造士之區而洞學田租又盛世養士之典自唐宋迄今未之有改夫何異議者革書院鬻學田拆毀材費以治靡餉佐變租值以克逆遂使數百年右文育才之基蕩析荒墟誠斯文一時之厄也猶幸前院主持白鹿書院以勅額不至拆毀而田租幸太十之八九雖續奉文查復止復天眞書院係田而白鹿書院爲占今著開尚拘格未能復舊此尤因時缺典本道太疏巡歷隨該自鹿洞肄業生員晏希唐戴東獻袁韓等連名具呈爲遵明旨查洞田以復舊額以崇先賢事批行南康府查議據回稱蕭項田產已經變價銀兩于十一年九月內解司開報濟邊之數今應否復回事在本司定奪等因在卷夫新建縣田租四百畝劃入正學書院已久均爲造士獨建昌縣已買田地當千貳百餘畝應查復入白鹿書院雖前銀已經報部濟邊但前價止四百四十三兩數亦無多儘亦育材爲重則前數可以復回如謂濟邊之數必不可回或量酌贖鍰或別爲措處以復前田則一轉移之間而國家右文造士之典可以充復矣

知府潘志伊復洞帖

爲清查書院祭器書籍幷禁作踐以隆祀典事蒙兵巡道王奉撫院曹批據本道呈詳議復白鹿洞書院田地山塘緣由奉批白鹿洞書院自唐宋以來有之所以崇祀先聖重理學以裨益風化豈彼佛老寺觀所比哉柰何有司不察一且遽忍廢之今既查議停要一一如議行再有議廢者是得罪名教之人聖門之所鳴鼓而攻者也此繳備衆行府仰將白鹿洞書院祠宇祭器等項朽壞者逐一估計入九十年支剩幷追未完租銀務要修理完備門庫工食照數加給責令看守仍委教官一員專管嚴禁籍役竹木其星都二縣田地共七百六十六畝七分奉蠹數歸官照田收租以克祭祀餼給辦理之償等因又

奉布政司劄付奉按院韓批該本司會同學道鄭呈復前事蒙批白鹿洞公費委不可缺如呈行其田價解部及仍退買主准議此繳蒙此備劄行府帖行督洞訓導劉守成遵照訖

知府田琯清復洞山增闢洞田議

爲叡官山載洞誌以固地脉以庇人文事照得白鹿洞乃先賢典教之名區顏家山乃顏魯公寄寓之遺跡今祀主武適應地當初議香資恐不滿額今計所入頗有贏餘以之鬻田贍洞是藉神明之費以爲養資之資財斯地誠有功于名教矣所據諸生公議秀協理情況洞田近因官賣已失舊額步須置補方可足用繼係白鹿洞附川事規例屬學道掌管已經具由從申批照外今思本山爲府謹之來脈實秀氣之所鍾恐人啓覬覦之私無爲長久之計非假憲令許定向以難服人心孚違憲恭樓際文教風勸乞作斯文之主永枝道縣之傳令無傚照士民公議買田贍士叡人洞志等因衆帶會邀道副使撰若顏家山懇李原舊本洞院順民情而建亭祀[illegible]因糧辦懸而置田贍士該府此擧其

體訪肰尤望門下詳悉裁閣不旣

又寄司理朱雅淳書

星渚風稱獨擅得門下長才緩理自應太起繼新他不具悉所特畢者白鹿洞書院爲先賢講道之區歷代作人盛地後因廢壁荒圯不佞撫江三載首爲總紀修建祠宇清還舊租捐俸廣置學田聘請主洞招集四方生儒課文會業一時彬彬庶幾復見古人盛事近聞有無賴生員視處租爲奇貨狼貪攬訟投肥爪分致使蓁士之公租竟充發矜之私囊生令俎豆無光名區藏穢此實官地方者之責也門下志存遠大當以此事自任力清逋租驅逐匪類斯爲急者不佞向年所委者民余保定因公舉能堪故令料理洞租近知亦爲請生所丞門下奋亦察之果其不能任事則另擇有品行之人暫理洞事如其可任仍令董之肰惟觀才品可堪者方委亦不必拘拘新舊也總期門下力任主持勿令不佞經營之苦心徒付逝波印此銘心不朽何頹書聯遠將即附聲不盡

提學楊兆魯請熊維典書

伏惟爲道自重爲時自重稔闢鹿洞一講席攝最四方老先生秉鐸于斯雖聲遠矣往竊不勝通慕謂得一日從長者後追隨于名山大爲之間聞所未聞當是生乎一快乃自亦竊以來鹿鹿奔丞廸徒程期末有暇晷得氏訓私之下一天下固有願相副而適相左者始晉今日之謂乎旣而思之占清鳳近在講院郡大夫之賢者近在里門事在舉衍今舖未晚薪老先生一祀而教籌之偁多士相與有成而魯犖役還鄉經遺函丈將見時兩春風併不遺游敢之朽襟誠吾黨之幸吾道之光也或者疑制科理學判若兩塗去壹無人印梟比且爲虛謂建則又有大不肰者答張文潛論人作文以理爲主謂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所篇述大抵皆實坐之具也今皆久與諸生闢前紗栝利純之一闡見理之明昧次條學古之茂淺茲今就貧大雅栲一解讀書之昧會有穀貪派迷不謝太者柳或又有疑焉許白審先生不教人以科舉之文以此爲義利關愚竊以爲過矣今士所以能知義理則側模爲之階爾天下咸擠摺

肰心競于功名之門而已默引而歸諸道德在邇人君子諒不鄙夷而終棄之也且　新政右文時可以表章正學而于郡受業于鄉塾絕非有執贄上交朋部厝罪之嫌今會城濟臺祠已荷撫軍大人詢命禮致黎陳二公倡道南州老先生方以天下爲己任忍聽桑梓之地考亭教澤之就湮乎必不肰矣所不及摳衣階下者處擾典居併爲試事所覇弗獲如願尚屬范司李代爲陳情并減久結不覺辭纍遷政俯俞可勝激切

知府廖文英申詳減租文

康熙七年六月內南康府爲鼎新舊蹟事案照先奉前部院蔡　憲行前事查順治十八年內奉前撫部院張批前任推官朱雅淳轉詳都昌縣洞租原係廢產有名無實佃戶連年苦累請減緣由蒙批減租銀肆拾貳兩奉批在案又查星子縣洞租新買吳蘇子田壹段土名石山圩水淹荒蕪無徵共無徵租銀柒拾肆兩肆錢肆分前推官丞之變中詳請委踏勘蒙委鄒教官回許批允在案遵照星都二縣共蒙批減無徵銀壹百壹拾陸兩肆錢肆分劃存徵收洞用修理款費做年穀價鼎扁每石肆伍錢不等除完糧外尚存洞費續後漸漸穀價下減佃戶疲憊逃竄前任知府王秉忠于康熙四年十二月內懇請蠲殘業　憲批每年以折徵叁錢行縣扣定銀數除完正糧清米外共徵洞租銀陸百叁拾捌兩零存爲洞費祀典今康熙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據星子縣申詳據佃民熊時化梅守道等爲疾痛顛天救民水火事又舉人楊宗翰錢正振貢士周之文鄒之彥蕭士教生員蕭士弘胡來弼等呈爲請復古制須太新規等事該本縣知縣劉埕查看得白鹿洞田設太已久上以崇奉　聖賢下以作養士類甲天下四大書院之名區亦　國家數百年之盛典屢廢　蔡御院加意培植取猶志而更新之遂于原額每年貳錢之外加增壹錢原爲鹿洞起見其意不可爲不至第法因時太時有變法亦當有變時久而法不變良法亦成病端彼當日加增之時遂值年荒穀貴每畝叁錢亦不爲多不意加增之後年稍豐稔而穀價日減石穀之價多不過錢餘而止壹畝之所出或壹貳石少則不過數斗況洞田磽薄甚多除納糧之外又有租銀一歲之所入恒不償其所濾

或來歷不明則詩文才譽又奚取焉必先與副講接見講論熟察果有學行能恪遵先儒矩矱者方可引見主洞此君子擇而後交之道也院人書院一體作養

一考課甄別　洞中來貢生童敦崇行誼講求經術爲首務制藝次之宋儒胡瑗設教蘇湖不尚詞賦別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之士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復兼一事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爲政多適于用慶曆中頒湖學條科爲大學法可謂萬世無敝馭制義雖代進先資與學行相表裏故濂溪曰文以載道乃祇因循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豈可以月課成規而忽之但諸生在洞肄業者府屬四縣遠近貧富不一其各省遊學名士相資廣膳修務亦不一考課甄別互切磋琢磨之養不得不致詳也今每月止會文一次支供飯銀貳兩課卷交副講先生詳加評閱標別論發呈堂鑒定發案第一等貲銀叁錢爲粟米衣布燈油鹽菜之資第二等貲銀貳錢爲米鹽油一菜之資又二等給米鹽菜油銀壹錢伍分三等免貲或一年已過十二會其中未列二等者仍給米二斗雖稍分軒輊使得專思學問漸圖駸進遠近一例廣額四季支銀壹百肆拾肆兩

一副講先生　月有講期會有批閱歲支硃墨紙筆供應銀叁拾兩

一刊刻文字　查款內刻會刻文拾篇共費銀叁兩陸支叁拾陸兩例印紙張銀拾兩今查會文定刻十篇未必俱可傳世但宜拔其有骨品有脈理有先正之體裁章法者選刻庶不失爲天下第一大書院人文每年彙刻一卷附于天下宗師考卷後以公海內其刻貲紙張照例支銀肆拾陸兩如無名世真文即不必妄災梨棗以耗物力

此銀漸俟修誌之用

一公費定額　知府主理洞學書院例有公費壹百捌兩今查上司使客勝遊公費未便裁減須將主洞項下壹百捌兩之銀不必動支仍酌留爲學道考試酌 聖講學之用其上司使客勝遊公費呈子縣

于洞租內動伍拾伍兩陸錢一分零支應歲終造冊報府轉報部院查核施行

一在洞肄業供給　但入洞肄業諸生每支月米三斗府學教官按月查定在洞生員若干令門斗赴縣領米給送諸生兩月課賞格俱于考課甄別四季銀一百四十四兩內開銷

康熙十三年知府倫品卓詳請修理鹿洞文　爲帖修鹿洞以齒榭

照以妥聖靈以作士氣事天下四大書院廬山之白鹿衡華水之江淮河漢宗祀明禋代府盛典維南康白鹿洞窟唐李賓客隱居南唐昇元間即址爲廬山國學宋淳熙中自紫陽提唱開拓軍學請勅賜白鹿書院額時英彥萃與後先輝映衛道聖守倫攻所係于後學津梁者輕重匪易迨今稽先輩陸遷閣江陰李文敎振鐸而後勝地財賦人材消歇　與朝總撫江蔡公張公辟之振之而教育規制則今　總督部院集其成祠卿三公聲蜚多士迴金珠玉跨昔隆今年來歲旱頻仍莊祠闕蹟爍湮朽蠹風雨蒸溼豈直木竊而不靡行見榛蓁而榛折本府待罪殘疆謬叨洞任實重有責焉所夕不遑目規心計約謂芘則一震自辟姑有待則草蔓煙流當此甲浮浮癸不獨民病病官劉邑紳士捐無可捐助無可助即令檢括洞租不及四分之一追呼維艱擴置莫藥本病術保不字隱忍未敢用是衛精竭蹶蠖蝍惄焉勉厥心力求尺寸以圖之然發高之呼所有學于挈裘而振領者也恭惟　老大人憲臺秉璞天章主持名教當五百年之間氣作　靈光啟之于城撫璇運心經綸在手伏懇俯賜俞請或計奇七出示奇于曲逆所不及之奇或炊巧無黍乞巧于天孫所希瑰之巧若大成正殿與倫宗儒文會諸堂先賢三公二祠首需料理府庭校舍辦次修葺然垣視先庖廚觀後使肆業于中者八嶺思慶齋心有地庶春秋霜露不寒　先聖之春風陟模貴鑲更爲　憲臺之秋日卸慰　師鑿蔚蠡碧筆古人補鼎呂之輝功當不在禹下也錄　係垂修事理本府未敢擅便爲此呈詳奉　提學道郎　批云白鹿書院向爲理學宗源古今勝地　先師之所觀識斯道之薪傳詎曰廢典無關斷續正當亟爲整頓以重先學

泮梁該府詳請者治青有同心應即行確估申報以憑
斷量興工可也此繳　布政司姚　批若白鹿書院爲
考亭夫子講學遺蹤靈光所寄蘋藻滴苔院經冬決裂
資修葺本司亦捐銀二百兩付該府鳩工以共勷斯舉
可也繳　按察司李　批修理白鹿書院誠不朽之盛
事本司自應捐助微貲共襄厥成仰鳩工庀材擇日舉
行繳　督糧道李　批修葺鹿洞定爲文教百世本道
當量捐薄俸以襄盛舉仰候　督撫部院各司道批行
繳　分巡道李　批修緝書院以廣教育已經工料之浩
是須衆舉本道量捐以佐一樣該府勒勞族報完之日
詳　院紀載繳　驛鹽道黃　批鹿洞爲斯文之宗主
昔廢寃守土之盛規如詳函修仍候學道批示繳

文修鹿洞工完報文

爲鹿洞落成謹報完工事務惟白
鹿書院原係廬山勝地學君子過化
代有名賢俎豆千秋矣一旦畢府自道便場心懷湮
蕪于本年四月內詳請　各憲俞允重脩畢府寮遵
憲批仰体　重新國學尚道崇文至意歷經集工匠
擇吉于八月十三日起工修建除遴委首領捕官親分
督率畢府必親經洞中區畫布置所存大成殿另換梁
棟窗兒門窗墻壁在在重新宗儒堂三公祠大加修葺
其舊術堂五間文會堂五間先賢祠三間三先生祠三
間係從新昇建至于三公祠之西新添號舍一十三間
勢衍堂宗儒堂之東各添號舍一十三間先賢祠後新
添號舍兩重共十間旧存號舍粼加整理獨對亭從新
昇建兎修卓爾亭于前山添架樓板塑祀奎星像于樓
北向重修雲章閣于後山添塑文昌像于閣南向三公
祠前添設大門三間于欞星門之右起龍亭昇建武侯
祠重修迴圍繚垣深濬水溝月以板石凡昇建新添堂
亭號舍計七十四間重修整理計六十五間以上通共
一百三十九間用過瓦石木料工匠諸將清冊呈繳畢
府三月以來晨夕經營措費添補修建固敢殫逸今幸
先聖先賢威靈濯定賴　各憲臺有繼往開來之責
以興教化之功澤廟貌重光古址弗墜廣靈光累編
由代聿新聖德賢功千秋永企畢府慶幸雀躍理合于
仲月　日完工之期具文申報伏乞　照驗施行

白鹿書院志卷之六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錢正振增修

先獻　附主洞

唐

李涉　字清之洛陽人渤之兄初隱廬山白鹿洞憲宗時爲太子通事舍人太和中爲太學博士自號日溪子今祀先賢祠

李渤　字濬之涉之弟貴性頴脫刻志於學貞元中與兄偕隱廬山養白鹿自娛後徙少室山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起韓退之貽書有朝鳳爭先快睹之語後起諫議大夫直言敢諫不容寶曆中刺史江州復卽白鹿洞創臺榭植花木爲一時之勝稱白鹿先生今祀先賢祠

顏翊　魯公真卿後小孤篤志先業苦詞翰謹禮次率子姓三十餘人受經白鹿洞三十餘年進修不怠從仕秖新塞析今祀先賢祠

五代

李善道　南唐人爲國子監九經昇元中建國學于白鹿洞以善道爲洞主學徒百人皆爲時望今祀先賢祠

朱弼　南唐人廬山國學助教動持禮法每升講堂諸生環太質疑問難弼隨問剖析悉究其極學者多所造就今祀先賢祠

伍喬　廬江人南唐時讀書廬山國學苦節自勵尤精於易試畫八卦賦中式第一累官考功郎

江爲　建州人梁侍中淹後與廬陵劉洞同師處士陳貺讀書白鹿二十餘年屢舉不第元宗視學見其題壁詩甚稱之貺李無爲引者

宋

楊徽之　字仲猷建州浦城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後仕宋爲諫議大夫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太宗嘗

賜湖論辯多不合文公守南康時子靜與其徒朱克家等至自金陵請書其兄子壽墓銘先生引與俱至白鹿書院升講堂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聽者至有泣下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于策以諭同志今祀宗儒堂

劉清之 字子澄號靜春叔度五世孫也甘貧力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爲宜春簿尋調高安丞奉曹帥傚推行諸郡荒政有異績擢宗黃令爲臣蕆良周必大交薦其賢孝宗召對除太常寺簿通判鄂州終袁州守清之與文公交游甚厚亦嘗訪文公於南康山中同入白鹿洞有同遊二峽諸作

林擇之 字用中閩人從文公遊最久文公守南康時擇之嘗從講學於洞今祀宗儒堂

蔡沈 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文公門人作尚書傳今祀宗儒堂

黃幹 字直卿號勉齋閩人學于文公文公嘗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後以子妻之病革時則以

深衣及所著書屬與幹曰吾道在是矣後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文公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群集聽焉今祀宗儒堂

呂炎 字德明建昌人兄弟五人同遊文公之門炎與燾尤知名今祀宗儒堂

呂燾 字德昭號月坡今祀宗儒堂

胡泳 字伯量建昌人文公門人稱洞源先生今祀宗儒堂

李燔 字敬子號弘齋建昌人紹熙初登進士授岳州教授未赴先生致書建陽文公曰敬子勇進可畏及至岳州教士古文六藝改襄陽教授文公之沒也會學禁嚴而燔獨率其同門往會葬焉後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他郡無比今祀宗儒堂

黃灝 字商伯號西坡都昌人宋隆興間舉進士終廣西轉運判官文公守南康時灝從焉後有禁齊茶於

義之李論文鈔今祀宗儒堂

彭方 字季正號強齋都昌人文公守南康時受業於門弱冠魁省闈始授池州教授遷景陵令轉欽縣令以薦入直閣彝爲京州提舉召除司業陞祭酒兼侍讀執法殿中至兵部侍郎晚加文華閣龍圖學士卒諡文定今祀宗儒堂

周耜 字植叟星子縣人博雅好古篤學工文以聘爲縣令正勤於訓誨至老不倦集朱子語錄自號居士今祀宗儒堂

彭蠡 字師範號梅坡都昌縣人文公門人官至吏部尚書贈龍圖閣學士今祀宗儒堂

馮椅 字奇之號厚齋都昌人文公門人登進士授德興尉調江西運幹贈尚書家居授徒所著易詩書總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續史記及詩文志錄今祀宗儒堂

張洽 清江人文公門人嘉定中中第擢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後通判池州以病請祠時袁甫提點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山長洽曰嘗是先師之蹟也其可辭乎則擇諸生好學者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其蕃士之回見陵於豪右者悉力從之今祀宗儒堂

陳宓 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爲文公門人嘉定間知南康軍有政聲公暇即造白鹿洞與諸生講學今洞中石刻多其遺跡今祀宗儒堂

陳澔 字可大號雲住都昌人又號北山叟生于宋季不求聞達著禮記集說行世年八十有二卒元至章學士虞集題其墓曰經歸陳先生墓明弘治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張本提學副使邵寶節題從祀奏准今祀宗儒堂

錢聞詩 字子言吳郡人淳熙辛丑代文公知南康軍有興建之功

朱端章 淳熙癸卯知南康軍置洞學田米百餘斛以贍四方之來學者

黃桂 嘉定辛巳知南康軍置西源莊設為洞學田

劉儁漢 咸淳間知南康軍置貢士莊以養士興利除害著政居多

陳洽 知南康軍興學勸農建白鹿洞書院友善堂瓶文昌宮太天下名山大川橋亭及守富山亭

元

黃巽 字氏同貫蔣庵激之後讀書白鹿洞至元間領鄉薦校惠州學錄遷道源書院山長兵亂歸隱講論經史開悟後學陳友諒據江州聘之不起祀先賢祠

陳炎酉 至元間爲南康路總管繕修書院興學賑饑有麥秀兩岐之瑞

熊升 豊城人至元間爲星子令政暇入洞與諸生講學多所啓扶

崔翼之 字鵬舉叢山人大德間爲南康守增置洞學田百畝學士虞邵庵爲記其事

明

王禕 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文獻公溍武閩校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嘗遊白鹿洞有記未幾召修元史擢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謚文忠

翟溥福 東莞人由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正統丙辰出知南康郡爲政知大體不屑意於文法惟以興教善俗爲務時洞學久廢得其額址於荊棘中首捐俸以經其始復論士民之尚義者佐之區畫有方曾未數月而殿堂齋舍秩然祇備至今賴之

陳敏政 錢塘人由進士歷官太平府通判景泰五年擢守南康嘗建白鹿洞貫道橋於洞學有功

李齡 潮陽人由詹事府丞成化己酉爲江西提學僉事其教人先德行而後文學考課南康首調白鹿洞學擇取遠近端毅之士肄業其中以講聖賢之學士知嚮屬公之功爲多今祀先賢祠

胡居仁 號敬齋餘干人躬耕孝弟力行有聞學者宗之成化間提學僉事李齡請主洞事理學復興今祀先賢祠

蘇葵 字伯誠順德人江西提學僉事性剛介不苟合因太監董讓搆陷理官陰附讓擬刑之南昌諸生數百人號泣白寃擁入伏葵乞自是其名愈彰尤於洞學有功今祀先賢祠

陳銓 字秉衡永州人江西監察御史弘治戊午按南康考學田爲僧寺所據者多爲澤來廢求不數葵注之當力取申寺田九百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於洞學有功詳見何喬新記今祀先賢祠

邵寶 字國賢江南無錫人江西提學副使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士多宗之至今稱得人弘治辛酉觀學南康振起洞學作諭來學又謂學者去心之始幾莫大於誠僞辨莫先於義利發學者暫輟進取以待學成然後出任又教諸生習士相見禮以尊志古人之學再至洞俛仰五老之勝作獨對亭自爲記今祀先賢祠

蔡清 字介夫晉江人江西提學副使學術醇正議論精確其教人必極其蘊與至洞開示諸生忘盡其性士心丕變今祀先賢祠

劉定昌 字邦泰綦江人弘治丙辰知南康府有功洞學

李夢陽 字獻吉扶溝人江西提學副使剛介不屈才氣高古正德辛未上中衡以歲事按試南康公餘蒞書院進諸生講明經學定宗儒祠對豹臺六合詩亭大書刻石慮淡泉不可欣鑿井先賢祠後清杏學田作新志

唐龍 字虞佐蘭溪人江西巡按御史正德庚辰按南康首當書院洞先聖畢莎查書籍田畝無官綜理奏起原任興化府教授蔡宗兗以爲南康府教授專主洞事事下部議從之本朝未有以白鹿洞主爲請者茲異數也今祀先賢祠

蔡宗兗字希淵山陰人由進士授福建興化府學教授踰年南歸正德庚辰御史唐龍上疏延爲白鹿洞主乃授南康府學教授主白鹿洞敎復謁見先賢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倡明正學以良知爲宗正德辛巳間提督南贛南康諸書院有與對亭望五老詩臨行遺白金五十兩于主洞蔡宗兗轉屬郡增置學田學者稱陽明先生謚文成今祀宗儒堂

主洞姓氏

南唐

李善道昇元中主廬山國學見先獻

朱弼廬山國學助教見先獻

宋

明起太平興國中爲白鹿洞主見先獻

楊日新按朱子洞學堂長牒云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祠供職紀綱庶事表師生徒積效可觀合行

敎請充書院堂長職事又按朱子與黄商伯書云延合肥吳君爲職事其名無考

周耜淳熙中爲洞正見先獻

陶一桂嘉泰中堂長

李燔紹興中爲堂長見先獻

元

王肖翁按虞集記云教授王君肖翁寔攝書院之事又云王君金華人

柴寔翁按虞集記寔翁爲書院山長又按方岳論事件內云一準使牒差請就堂長須神學者名無考

樂宗仁號梅所星子人清叟之子也隱居教授撫州路總管馮翼薦之云遠晦丘園而不求聞達學經史而盡力誨人以此賢才宜居師表授白鹿書院山長

明

胡居仁成化間聘主洞事見先賢

方文昌訓導

吳愼星子縣學教諭

婁性兵部郎中罷政家居弘治戊午聘主洞事十三郡來學者五百餘人

袁端按張元禎洞志序云曾鐸續志時舉人袁端以所學爲蒲泉延請分教于洞從而校正爲時弘治七年

蔡宗兗正德庚辰以薦起授府學教授管書院教事見先獻

劉世揚原任給事中聘主洞事

陳琦府學教授

李資元府學教授

鄭守道淮安人南豐縣學教諭

馮元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南昌府儒學教授

胡淑道揚州人新淦縣儒學訓導

貢安國宣城人

王棟隆泰州人南城縣學訓導

崔栢按提學鄭廷鵠下帖云教諭崔栢器宇端凝學問老成文行俱優堪爲師表

周傑臨江府學教授

陳汝簡莆田人

黃珠莆田人舉人

朱勛 徐州人嘉靖間爲安福縣學訓導提學徵聘主院一時名士爭師事之博學敦行懿懇勉迪諸生發揮輔志之說甚具往至考辯有大備鄧總之詳見吉安府名宦志

趙參魯 號心堂■人由翰林給事建言謫興史宮家贈聘主書院

吳國倫 字明甫湖廣興國人進士以給事中謫本府推官主書院事遠近之士翕然宗之今肖像三百人文章爲海內推重

章潢 號本清南昌布衣萬曆壬辰禮聘主洞爲學教條有爲學次第八條以教學者人以擬胡敬齋云

何鏜

周偁 星子縣學訓導萬曆壬辰重修書院志僑寓主其事

許惟德 訓導

何端表 平樂人訓導

湯敬躋 番禺人訓導

張三鳳 鹽城人訓導

陳元瑛 訓導

劉守成 南昌人訓導

麦如璋 崑山人舉人本府同知

劉汝芳 宣城人舉人本府同知

朱之屏 銅梁人舉人本府推官

張拱極 丹徒人舉人力學修行進士有聲學者思之

舒曰敬 號碣石南昌人壬辰進士萬曆丁巳知府袁懋貞申呈兩院聘主洞事文教丕振洞學復興先後脫穎之士皆其造就會以憂歸至今諸生咸仰論文必以舒先生爲法云

陳維智 南昌人星子縣學訓導

王之臣 貴州人府學訓導

黃佑 廣昌人府學訓導分督書院諄諄以格致之學訓迪諸生師範方嚴力督洞訓士及四書守言等書

管天衢 臨川人舉人建昌縣學教諭分督書院長宿山中矻矻不倦

唐繼孝 湖廣人星子縣學訓導

俞文焯 江南歙縣人府學訓導

唐一魁 江南績溪縣人府學訓導

李應昇 字仲達江陰人天啟壬戌司理南康知府袁懋貞申請主洞

廖文英 號昆湖連州人崇禎庚辰司理南康提學候補曾徵領洞事

李明睿 號太虛南昌人翰林學士崇禎庚辰巡撫劉宗許舉定按御史徐養心禮請入院主講席未幾奉召還爲兵二部侍郎卒

皇清

熊維典 號約生建昌人崇禎間兵科給事皇清順治十四年巡撫部院蔡士瑛臬司李長春禮請爲鹿洞山長

何■ 字孝先瑞昌人拔貢院副講

胡淑貢 號■山西人司理南康兼督書院

范礽 號組生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朱雅淳 號湛侯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余允充 字叔夜奉新人任建昌教諭 順治十七年書院副講

楊日升 號東旭新城人府學教授兼書院副講

巫之巒 號發穉留釜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張世經 府學訓導書院副講

汪士奇 號仁湖湖廣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廖文英 號昆湖連州人順治間以驅闖功由楚衛武守康熙戊申來知南康府督洞學事置田畝清逋租增號舍繕垣墻宿洞課士興廢舉墜兩度重來學者復被有名教之樂

按書院教事主之者五代時爲廬山國學助教宋時爲書院山長其堂長直學洞正諸名益分理焉明朝無專設先輩名公督學左右程禮聘名賢主盟來學如李公齡之聘胡康齋先生代延唐公龍之延授蔡宗兗先爲書院生色其聘而未至者陳白沙先生一人嗣是甚重以時名宦各別而郡委學博分督則相沿不廢然散稽弗備姓字多湮抒其可攷見者什一以俟後之君子博稽而詳核焉

三公祠

巡撫部院蔡公諱士瑛號伯彥

巡撫部院張公諱朝璘號溫如

巡撫部院董公諱衛國號右君

白鹿書院志卷之六終

朱雅淳 號湛侯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余允充 字叔夜奉新人任建昌教諭 順治十七年書院副講

楊日升 號東旭新城人府學教授兼書院副講

巫之□ 號發穉留釜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張世經 府學訓導書院副講

汪士奇 號仁湖湖廣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廖文英 號昆湖連州人順治間以驅闖功由楚衛武守康熙戊申來知南康府督洞學事置田畝清逋租增號舍繕垣墻宿洞課士興廢舉墜兩度重來學者復被有名教之樂

倫品卓 號質明直隸永平府樂亭人由部司截選授知府康熙甲寅兵燹勤恤功在地方于搶攘中葺修白鹿千秋教澤賴以不廢復親行講學洞中一時人士聞風感化咸以爲文翁再世云

白鹿書院志 卷之六 先獻

白鹿書院志卷之 終

白鹿書院志卷之七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錢正振增修

明教 洞規

宋朱子教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己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明 主洞胡居仁規訓

舜條列引經書及先賢之論學者盡而習之今抒其目警切者

正趨向以大其志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程子曰天下第一第等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朱子曰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為鄉人今日便要為聖人須速技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即可為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張子曰學者當以大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昧不為功利汩庶可以言讀書○愚謂今之學者才氣高者毋號詭於空無玄越之域明敏者與以哉博為尚判名為心又其下者不過務於詩句學詞以辭世取容而已未曾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已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與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為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為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

主誠敬以存其心

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四面空疎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自不能入○朱子曰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群邪自息○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時喚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愚謂今之學者但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情隨則所謂真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哉程子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朱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則有

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不與物接若根之甚煩擾思絕而去之則陷于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肰以幾變爲足以應事則免于蘇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故必于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肰于前肰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一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個矜字〉朱子曰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愚謂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肰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

一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肰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所當爲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所哉

布衣章識爲學次第

一學以太學爲根源

蓋樹必有根其茂參雲木必有源其流浩渺志乃人之根源天生斯民聰明才力無多兼之惟志有不去此心便爲富貴聲色所誘志士則不同一聽羽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性命苟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同一寸力也反之身心以完發自家性命苟不能爲天地之心爲往聖繼絕學不已此志一去此心恒存一日千里誰禦之下念萬年誰奪之貫金石通鬼神樹不朽事業而無忝所生

矣不亦偉肰大丈夫哉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胡爲乎甘自賊耶

一學以會友輔仁爲主意

志仁至已輔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否以紛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得失易念不以人言毀擧動情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群居切磋果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淫辟邪佞之損否乎程子謂必有求爲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日相聚一堂以會友輔仁共學人聖之日須各從自家身中沉思默識或指陳得以求諮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元經書及先縕格言表能儀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有資慮心以相受備有勝心情氣言行過差即客相救正避退悔各齋固不可以實實情行亦須愛眾親仁懇懇惻惻忌人忌我直欲同歸於善使天地生生之德實有諸己庶幾踐形惟肖善與人同無負今日共學之說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

玩聖經一篇豈有二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就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渾肰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眞知此者內外精粗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肰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止知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該良知者又止認見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縕砂繰淌之方可以求眞水湍汙池遊之方可其還原也留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愼恐懼爲持循

古人畏天命得總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于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巽故也世人未嘗不戒懼也却又都從睹色聞聲上在費心神終生愛慮汲汲追逐祇于自性加在枯耳眞志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于此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顧諟天之明命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懼則精神斂于

有之

說 明

湛若水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混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既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俱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耳曰何謂敬終即始之敬而不急者也曰何以小圖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圖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故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樹心小之為心也甚矣

又四勿總箴說

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予以四箴杼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惠教後世學者至矣使其知合觀茲用之功則善焉如其不然或有分崩離析之患而味精一易簡之學矣予為此懼推程氏之意以達孔顏之指為作四勿總箴庶學者知之合內外之道以不二乎一貫之教為心合天靈源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惟靈貫通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惟四勿之則一如將中軍八面卻敵精靈之至是謂知幾顏復不違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岐支離一實四勿毋二兩思

又心性總箴二圖記

丙申秋八月予以考滿由江逢湖而南攜諸生重訪白鹿書院揭拜先聖先師訖登眺新開洞憩息文會堂觀前南康守玉溪王子濂公濟刻予心性圖說于碑屏鑄四勿總箴於洞壁會南昌鄉進士衆生衍先任洞館與之觀二刻默然感悟而未竟其說遇遵明旨役職而洞中勝景一時勝會常徃來於懷今年戊戌孟秋得今江西少參晉江南岡子王子道思寓書于予曰日行部至江州揭白鹿言宗儒而坐文會堂見心性圖刻儼若對先生因與諸師生發明[illegible]生隨處體認天理之學聽者莫不動心焉然此圖因[illegible]生平生得力處然非專於此洞作如陸衆山呂東衆[illegible]講議記文專習洞中學者傳論也況先生常洪斯堂[illegible]惟嘉惠後學習之講議懷中也當刻之自珉續之新[illegible]以示諸生商授口講以作先生之投於無竊此洞之[illegible]也亦我先生之心也予問而常之門其哉王予成心[illegible]物處患後學之蓋心也木由何敬闢言於諸先哲之[illegible]哉蹤然吾嘗有得於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問學之大[illegible]臨於君亦矣蓋聖學之要於心性總箴二圖焉盡之[illegible]性圖說以言其道體也四勿闢箴以完其功大也二[illegible]者實攄衆囊實相發明者也王溪王予茲刻於酬中[illegible]有溪意乎予時在行李勉勿敬其端而秦竟其說今[illegible]南闢于之講千畢設書而懋懋為吾雖鞍勿言忍負[illegible]盛心耶竊惟先哲講義因不拘拘於一書發其精意[illegible]可用力焉此矣因即其二闢闢之刻在斯漏者發揮之[illegible]究其體認用功之實寓南闢子以與太守衆訂懋陽[illegible]洞中師生講求焉昔嘉靖十七年八月二

十四日

蔡宗兗洞規說

朱子曰白鹿洞規欲使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人可合而言之博學者學此五倫也審問者審此五倫也慎思者思此五倫也明辨者辨此五倫也篤行者行此五倫也言此五倫而務實言忠信也行此五倫而克謹行篤敬也處此五倫而氣有不乎忿也意有所私慾也處無所差善也處有所差過也正義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即懲忿窒欲之事不欲勿施於人不得反求諸己即遷善改過之事非出五倫之外而別有接處非出博學五者之外而別有其功也然合五者而總其要則又不出此心而已故隨事而用其心則曰博學有問而專其心則曰審問即事而研諸心則[illegible]慎思心昭昭而審察則曰明辨心抒抒而不己則曰篤行遇父子而此心惻怛曰親遇君臣而此心敬畏曰義遇夫婦而此心不抑曰別遇長幼而此心克讓曰序遇朋友而此心不欺曰信忿心之猛也懲心之私也善心之得也過心之失也正誼不謀其利明道不

莫善于寡欲則其欲其所不欲欲其所當欲如此而已矣非以無欲爲宗也多欲者欲非其體欲所歟之欲則非天之理非天之理則非人之欲矣寡欲者欲中其[illegible]無奈歟之欲則是人之欲是人之欲則是天之卽矣会其非者存其是者孔孟所傳聖人之學也朱紫陽而在吾頴以此就正焉同紫陽所必然也○周人不遠人以爲道遂爲聖人乎李于門然日聖人若是其易言乎曰聖人亦人也聖人能爲人人不能純爲人故不及也一事能爲人則一事之聖人之道一時能爲人則一時卽聖人之道一事之外人有不能爲人之事焉不若聖人事事能爲人之聖也一時之外人有不能爲人之時爲不若聖人時時能爲人之聖也故聖人人倫之至也非遠人爲人也故人能爲人勉之不已而至于純則聖人之德之純也○問義大利生舉業孔子生今不發是矣胡敬齊云爲利而來者見利則爭黨義不服反私作與之意又云科舉豈待與淵教之其舉業已通欲進聖賢之域者非渦何以教之是利終非義舉業上則有聖學故安復鄉舉里選百請問何如李子曰否爲利而來見

利而爭則利非義來爲慕義利與人同則利亦義今科舉首聖經之義必鄉里官吏保無他過乃得應舉非求明聖學行鄉舉里選之法乎人患未通舉業與通學業豈待人洞乃習學也毋輕議舉業

論

廖文英 殷有三仁論

今夫成敗生死不可以論仁也聖人之行不同潔身而已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其不同者何也蓋聞仁以全乎天理之同肰而義以奮乎事勢之至當則孰重孰輕可生可死不待智者如之矣孔子殷人也曰殷有三仁焉謂者謂以微其二子與死諫者生稱矣閒嘗論之當日剖心之慘至今凜凜如生蓋爲臣之大義則肰而凡爲人臣者所當矜式以自隻絕以求無愧斯固忠而純乎天理之謂仁也苟綱是以罷役子則所爲抱祭器以歸周且受其封爵列五等諸侯之末而弗慙毋乃反而事讎爲天下所辱笑歟若夫箕子既已被髮佯狂逃亾瀨滋離卽終其餘年亭不心安理順可與

日月嘗炎而後世無或遺議歟夫何計不出此周得入下十有三年又出而著洪範以爲皇極經世之道實不忍汩沒其存心誠是也乎乃受爵於朝鮮亦奚爲而弗解賊當是時竊附以明威智勇之畧崇侯鄂九侯後先直諫者莫不罪俎烹臨擧朝股慄矣比干何心乃拘繼割裂既不能以乘淵諸事闢悟主上之心又且激裂憤評重其君以肆殺諫臣之罪謂之一死塞責可也謂之純臣格君則不可況乎聖人心有七竅之說亦烏自而來耶上有暴虐之主而自嘗聖人之稱豈非亦好名譽以自役其身者哉微子曰予伯兄也先祀爲重寧恣证以存吾宗箕子曰道固有所受也彝倫爲重寧先逝後出以守吾經比干曰人臣安得有非常之譽聖則臣不能也君弗聽而剖吾心則剖之非欲以死博名也由是觀之比干之死重於泰山矣若微箕二子亦必以死相期則避諸山林可以死道之海濱可以死肰而揆理度勢審處於輕重之閒則山林海濱固可以無死而宗祀彝倫又斷斷肰不可以死其不同者何也酌乎義之至當而全乎理之同肰故曰仁也後世此道不明槩以不

事二君之說貴微箕以不死社稷與彼相齊之管仲俱未得爲仁慥豈非大謬耶不知有殺身以成仁爲夫求生以害仁者言也舍生而取義爲夫貪生而畏心者言也李覯袁州學記死忠死孝之語爲夫投降恐後者言也宋末陸秀夫之抱幼主赴命崖州死得其正也文天祥旣降三年矣乞歸不得而死亦行權而不失其正也明之楊漣左光斗周宗建諸先正皆慘死於貂璫奴鄉之手始又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哉若夫苦志百折經權互用毋求死而不得死輕生而仍得生者是各有其本末各行其志事要歸夫義之至當而全乎理之同肰固仁人君子之用心乎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錢[illegible]

明教

戒　諭　公移

明　提學僉事李齡入戒

一諸生入洞悉遵文公先生教條及董程學則眞西山教子齋規不可有違○一朔望行香及每日早晩堂上之儀俱依府縣儒學禮式○一讀書必循序不可躐等先讀小學次誦四書五經及御製書史鑑各隨資質高下○一諸生有過先生譴之于上朋友勸之于下務令遷改果寔頑不悛申來斥之毋令阻壞學規○一凡上司桉臨先生迎於枕流橋內諸生迎於枕流橋下路傍拱立禮生引至延賓館唱禮先生先拜諸生次拜而退早晩作揖亦肰送至迎處若貴客至先生迎於貫道橋南諸生迎於枕流橋內行禮如初○一諸生不許折毀門扇窗櫺板壁擅自更改及損壞床桌椅橙亦不許縱令家人侵取本洞栽植強所附近人家竹木○一各生冬月買木炭或是新出窰者恐火氣未息今後買者安置四邊空虛處所毋令太近牀壁及與柴米雜處愼之愼之○一門子看守本洞諸件供給香燈酒榻并夜晚提鈴以謹火燭不許諸生擅自役使借辦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一曰太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者○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粉飾容貌專務虛名者○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閑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四曰陵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懲之類○五曰群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群聚迭遊設酒劇飲戲言戲動不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搏奕之類至于詩文雖學者事肰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十曰無恒夫恒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恒且不能成况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

諭

明　提學副使邵寶諭習士相見禮

或曰士相見古之常禮也今之士亦親不相見禮非難知也予習諸生於禮而以是先焉有說予曰有人莫貴於士士之相見非夫人之相見也故先王制之禮重相見所以重士也苟士之相見猶人之相見則非士矣又何禮之有爲益古之士其相見也爲謀道也爲謀義也而非爲夫利與勢也故曰非夫人之相見也是以不敬輕也而禮生焉致之以辭逢志也重之以介道

誠也稱之以贄將敬也誠敬著而後志通實講主人讓至於再三焉不敬憚煩豈敢崇是虛文也哉合之不苟則所謀者必臧謹於始而可以占終也今士之相見所謀者何爲乎爲古人之謀者百一反是爲者什且九矣辭達志也而或以歸介道誠也而或以說贄將敬也而或以貨卒肰而面一言卽合未幾而背之不以爲愧此所謂夫人之相見也古者士之相見果若是與吾之習是於諸生亦將俾其謹謀而重合志於古而今是戒爲蘭或曰今之士固有貌乎禮而心非者矣子習於外將以易之曷若務謀諸內之爲愈也曰務諸內者聖模賢範講明服行示諸生者素矣酒惧其未警也於是乎有是舉制外豐內固將頓焉若貌乎禮而心非者使其秉彝未亾能無少變乎今夫冕而親迎所以重婚也三加而匿且字所以重冠也重之如此而遲儺孜祓之風尚不免焉君子不以是廢冠婚者所以杼天下之防也此吾所以習是於諸生之意也曰予之意將有出于是者乎曰有哉三揖其進也難一辭其退也易豈惟相見事君者亦肰故難進易退而禮義出焉天下之事成焉習士

相見禮所以教爲臣也

又諭來學

謹按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彭蠡之勝宋儒周朱二先生嘗遊寓焉其秀自大可以資靜修之起其重因人可以興景仰之思士惟無志苟志欲上師聖賢進德修業期有益於天下者闔茲洞院皆當負笈來從從事於斯況有舍以居有日以曉有書以觀如今日者而向不游乎但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誠飭辯負先於義利此之不術皆苟而己今學校徧天下大貢設科教且用之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欲自異于衆而所習者仍與衆同則於立身經世之道既皆有所妨矜而群居之誚捷徑之議或未能免爲吾亦豈敬輕舉以誤諸英俊哉凡我學校諸生暨山林儒士有淸修愼篤欲暫輟進取而志於前所謂學者許府縣起送前來賓雖寡陋敬遵先儒舊規斟酌程課近隰凡府遠寓筆札相與講明爲如其師道以候君子此賞區區奉詔崇正求眞之分也所謂暫輟進取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然後出用不惟其言惟其事實斯

爲有志之士如或大志未定請勿輕至其四方學者聞而來遊當興館待之賓不俊敢以誠告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皆欲殺身貨財亂乔孫虐政殺民學斷綴天下後世士凡君子不可有此舉過

提學朱廷益諭來學諸生

凡人才之不興由正學之不明也正學未明由師道之不立也爾弟子員朝夕宮牆誦法先師師師視成學官授業焉從非師亦焉從非學邪乃自先師憂學之不講而宋儒於膠序外每擇名勝爲會講之地無非闡明正學陶冶人才其著在江右者則南康郡白鹿洞講首追淹我國朝以道化天下聖天子雅意同文於物書中明正擧之旨所以重師道育人才者至詳且悉矣考之此中學得其正者如胡敬齋胡康齋羅正養三先生輩偕出嗣是代不乏人而理學甲於諸省亦既增鹿洞之勝爲吾道之光焉近時士習日趨于下而學日入于傳益由童年家庭之所習與平日庠塾之所教上之不過氣節次之則司功名己爾文章己爾敢下者溺心富貴以至於白首而不知悟語之學問漠然若不相關所以視聖人爲不可幾而曰吾將以科擧畢吾事也臆道之不明而何取於科擧以之居身則踰闕蕩檢以之服官則好邪貪昧弁所謂氣節功名文章亦復一無所有此皆由於師道不立平時無嚴憚切劇之貸不覺此心日放而安知有聖賢性命之學弊也久矣即所稱以道自命者患在別立門戶好爲人師求之行從大相謬悖條約中所云借孔孟爲壟斷者徐從有之是何仰于今之人以講學爲江富事者亦緊以僞學爲禁而困喻驗食者比比耶余觀風南康歷覽鹿洞之勝慢然有感以先師廟貌如新先儒進教且在加之近代名公之表章標然惟是洞主久虛諸弟子肄業其中者徒亦文異益師道廢而主席試難其人也先是將之南肅時曾博求篤志力行可主是洞者而南昌太守以所爲士草布衣漢對余爲南司功習閭其名今得之太守甚拜即從謀之南康太守具禮幣遣使者再聘而後許擇以是春二月赴師席余不可無一言爲先集余惟來學茲洞者非豫章之

才即四方之俊也誠博習親師問學取友奉持恭謹如對聖賢群居無譁屋漏不愧冀翼欽欽如承大祭立心制行一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崇是守至於文章之闡發聖眞處即性命於功業之純粹處即立德於氣節之無乖戾處即配義與道皆正學也益道不雖日用平常亦未有舍文章功名氣節之外以求正學者至於歆食起居時戒抒省灑掃進退非事損堤何從非學何從非道布衣之行也意在斯矣意在斯矣嗟夫道在吾心希之即是能自得師千古一堂其他郡弟子以及四方同志倚有閒風而與起者非必請謁門牆下惟鹿洞而於道也旦暮遇之矣乃若繫籍求名言與行外此孟氏所謂徒鋪啜者而鹿洞幾爲鵝學淵數矣余敢不爲同志者重吾道而爲之防乎若夫所以爲教則布衣之師道自立與原委學官衛廷聘之振勵不弛而先儒然諸名公之規條犁然與也諸弟子員遵而行之庶亦不負今日延師之意尙其奮諸

公移

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洎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牟某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刻察之如考脩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共得民如此王君余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紫君番禺人其父師叟峯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所書之

明

王禕遊鹿洞記

余到都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爲余言從時荊棘塞路不可從頃因伐大木從者衆路乃始通狀路上虎繼橫荀徵從井多擁騶從不可川是攷行輒復止也會行省鵠徼郡守取大木余挾星子令及都門上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從公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西入樓賢谷東則至白鹿洞也北至南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踰小嶺嶺有竣者闕門臥入關路尋澗北埜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亂榛闃大且數畝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烈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有司令民爲御殿木矣于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李指殿堂齋舍及風泉雲壑樓址故處以告甚歷歷概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閒山鳥相呼山鳴谷應餘韻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踰重岡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都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眞觀望水簾也不果從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卽其地爲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書院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嶽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盜毀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亦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廢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亦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鬧者蓋盍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成故也至于世隔習聖人之道常敏敏不自振不能以育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醇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敵也非一日之積矣余于是蓋重歎之也

胡儼重建書院記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峯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樓託士大夫之所講學爲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于此嘗養白鹿以自娛故洞因以得名寶曆中渤爲江州刺史卽洞建臺榭環流水植花其益築遂有聞于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主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宋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學者宗爲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奏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比部郎中孫琛復闢學館教其子弟四方來就學者亦給其負後罹兵燹棟宇消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先生來爲郡守親訪其處悵然興懷於荒涼廢壞之餘重爲作與堂興齋氣頓復舊觀給田衆書招延士類表揭教熊以爲洞規又上奏狀請賜勅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爲浙東提舉復遣錢爲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并塑宣聖像給十哲像其典教道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田以贍給焉興廢本末大略如此歷宋以及元季屢經兵亂書院遂廢殿堂齋舍鞠爲茂草亂後鄱陽賢於丘荒閒朔洪熙初余休致而歸附倚講余正安僉憲黃汝由嘗一造爲閱覽故蹟徒有感而已正統元年來莞瞿淳福來守是郡考圖閱志惜然歎曰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爲之倡而三邑義士業剛梁仲暢振德等嗣風而與或出貲費或助力役劃職除荒取材就工先作禮聖殿大成門貫道門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爲屋若干閒興事於三年秋七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剛美哉輪奐燦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欣戴七年孟夏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行部主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郡守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詔溥稱曰是不可以不記溥稱遂錄其事來告余惟卿守者民之師帥教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微輸簿書期會不與爲今溥痛興廢舉隆能爲人之所不爲可謂達治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藝之之

其拔後髦而造就樂菁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誠之兩進敬與義而偕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太极之本旨也他日有賢者興道明德大闡夫先賢之教者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爲張本云

彭時重修書院記

江右名山以十數匡廬爲最勝廬山之勝以十數惟有白鹿爲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初肇爲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翁朱夫子此其所以名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戌冬乞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言曰書院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峯下前守翟侯嘗興復於久廢之餘今守何侯等成提學僉憲潮陽李公之志經營措置重加修葺以去年秋始事而以今秋畢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觀焉又自以道觀歲久恨不一日升騰下矣暇從容他達哉乃不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召命遽下中貴護從還者促行甚急予意白鹿洞之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遽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曰空步

障以待風止予竊喜曰此乃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是命驛吏具騎與太守何侯濬暨知縣君叢教諭吳君慎等陪之皆騎以從循岡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而後至蓋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清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多文公遺跡背山障水棟宇翼然西爲禮聖殿又西爲先賢祠東爲明倫堂又東爲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竹環遶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爲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咨嗟數月何侯書來屬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遣作於余以必其成顛予不敏何足以記此雖然余既不得久留爲恨得托名于其間亦復何辭故不辭而記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之時乎學校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有學學校之政脩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子乃獨惓惓致力於此豈無意邪誠以學校課試遵時制士未免乎利舉之習書院教藝崇古法自可

寄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習感則外重內輕超浮華而急本實者有矣惟出于科舉之外而學夫性命道德之學則士習正而眞才出道明德立無所用而不宏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崇書院其志固若予此而今僉憲公與何侯等所以登答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然後偕科目以進斯可建功大業而昭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來學之心至矣遠矣學者尚體其心修朱子嗣規之序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益於名教不尤將高於廬山大有光於江右賦請以此言勸諸負石以俟

李齡重修書院記

南康府北行十五里廬山五老峯之東舊有白鹿洞書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驟雲蘿而來結爲院基群山環遶於左右前有三小峯峭拔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於岩谷之間銜濤觸石懸爲瀑布溺爲雰狼渥爲淸池泓澄碧洞鑾萬葉折流而東經于院門而太嘉花茂樹脩篁奇石交

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於其地嘗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乙廢宋淳熙五年戊戌晦翁朱文公先生來知南康軍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勑額及賜御書石經堅承九經于其中列聖賢教人爲學次弟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輒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暇則相與發游泉石間擬幽發釋覺日乃返一時名人陸子靜劉子澄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游爲後文公爲浙江擬發復遺餘屬鄉守錢聞詩先禮聖殿劉先聖繪十哲像爲宦僚學徒行釋菜禮其盛教將謀之意淡交歷宋及元燬經兵燹書院遂廢我朝正統丙辰事菜翟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址復構殿大隊殿前有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濂溪右晦庵三先生像像前有二紀張橫渠陳了翁對倚節劉西祠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殿左有明倫堂東西齋儀門貫道門堂左有文會堂祠在有戀息易總若于兩廊廡滋久梁棟撓腐成化紀年乙酉歲奉命督學至南康翼日謁書院惟[illegible]其惡課欲修之遂知府中州何君濬抵任且在國學

其人安在吾夫子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貌黯然黑頎然而長視如望羊合符能有神交千古之意乎則四先生左提右挈從白鹿援不暇矣白鹿之從遊得傳者十四人而存者名其八可謂今日之開如果遂有遜見如武是役也南康知府貴[illegible]又同知劉汝芳通判黎東推官朱之屏星子知縣王咸休皆勸趣從事故能功成不日也又星子主簿張偉董其役例得附書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終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一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錢正振增修

文翰

記

（明）陳敏政　重建貫道橋記　節文

○白鹿洞書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澗亦以門名考郡志書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枕流曰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禕遊書院記云書院燬己十五年樹生亂燬闕大且數關前有名橋曰濯纓曰枕流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天順戊寅春余修書院從硯達鄉貢進士李昊與其徒數人讀書院中請於予曰是橋值貫道門實書院正路也修書院不可不復是橋乃命橋近居民見屺石於澗得三之二百曰是易瑚又得石工廬陵張文靖欣然以爲已任經始於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視舊加高三尺有奇下有巨石恐其阻漲水而有損於橋也徙而杰之茲塑先賢四配像於殿李周朱三公像於前祠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矣

邵寶　獨對亭記　節文

○弘治辛酉夏六月寶奉詔視學至南康白鹿書院勝在五老周覽之餘欲爲亭以對之步自南岡歷東崖得地丈餘其平如硯其崇如壇竊意亭安於此諸生從者曰此文公先生舊遊也俯觀崖石有風泉雲氣四宇仰而西望五老當前若拱若揖若陟若肇若拜起尺可延致與語寶欣然喜曰此眞吾意乎雖然五老之勝有目者其觀而非公莫之能當亭成衆以名請名曰獨對重公蹟也式請筆以老稱不獨以秀以奇而以其壽并五老者天始與始地終與終壽孰對之謂公獨爲何居竊聞諸孔子仁者樂山山以氣凝而理行其中泉石土木無所非仁惟仁故靜惟靜故壽凡山皆然而尚且大者則九至爲公仁者也純博中正德與占格爲勁爲嶽五老之對固其所哉君予觀其進退語默從容暇豫既得公之靜矣則其化遠功濱表儀流澤與孔子無綜其爲壽對諸五老又有能信之者允公前後代有爲賢何莫不具一節至要具

大觀與公比非公獨對誰其偕之是以危登極眺覽天下之至奇雄辭勁筆發天下之至秀彼以其五公以其一出象入神形於舞路斯固公之餘事而所以作對者亦在是矣抑豈惟是哉公仁且智登斯臺也又嘗及而東顧淡湖長江至於滄海皆公之五老也實生也晚希讀公書見公所對如從公焉敢用竊測記于亭中試論諸五老其亦以賀爲知公歟○披獨對亭即勘書壹遺址其下水石相搏文公愛之號爲小溯布者是也李山

長建風泉雲堂

亭又名[illegible]文閣

唐龍　大意亭記

南康之野緊昔有洞距洞數里曰五老峰峙爲峯丝洞之勝郡之巨觀也惟是唐李渤隱於洞飼白鹿以媲今洞壁亥五老峯故嚴嚴眺中峯卓太劣四峯楚侍而夾持之宋淳熙中子朱子知南康軍嘗即洞遺墟糞除營舊任道于中暇日望五老峯登爲陟降惟性游息以時舉于是乎重正德與后夏子小子行諸郡縣首謁洞學既出閒所謂五老峯者林彝徵肰驗隱冀之辯從者指曰某處客嘗建獨對亭以觀靡從之東處偉巔而已乃攀崖前疏巖訓慈狠怨得乎紙爲五老耶如於前予迎之曰峯在是矣既而仰若可把跂若可及無幻形與驗象信所謂洞之勝郡之且觀也而今而後庶其見大意哉豈天遺之以待吾人而予小予觀季有遺乎是哉亥亭哉曰無名從者曰麗可伐或曰無竹門龍可擇式曰工不足曰洞稼可易肰則無際於官而民夕病哉鄉長吏張愈殷倖林寬曰諾是三何乎乃成夫太虛無用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故太虛道之把乎不亦隱哉物道之器乎不亦顯哉即隱顯之間洋洋肰物而非物可見而不可執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峯堅者否也洞者土也而其空陰陽布四時生百物時大意存爲百豈惟峯哉凡川斯逝爲斯矣魚斯躍日月斯照徹紈乳鱗亦莫不肰夫何士流洋日悠百然咳唸呼呼喚吻也久究君子由學而之敬由敬而之誠之明敬以主之明以聖之誠以聖之夫肰發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之於目矣之於心又矣哉爲旁不敬不明不誠則泰山在前猶暎暎目而道乎哉此實洞之道教也肰則斯亭匪徒爲山川之迹雲物之景百目之玩可知也

楊廉　宗儒祠記

南康白鹿書院有宗儒祠焉祀濂溪周夫子考亭朱夫子暨勉齋黃氏以下凡若干人云記之之義何居周夫子嘗爲守于此朱夫子既嘗爲守而又興建書院于此者也勉齋以下皆嘗講學于此者也蓋弗有關于書院則不泛及匪諫諭明因不混施也于哉儒之道大交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斯其傳之謂乎二夫子大僞也[illegible]傳者雜[illegible]以下而儒也皆儒也書陰之敎其衆何[illegible]所以講明而切劘者儒之道而已三綱五常善身之所學也四端爲書者身之所統也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緒于自家資吾之與驗也群居終日肅心乎儒如射者之必至于中的如行者之必期于赴家且望贍俯必如圖設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土靜洞賦所謂明誠其兩進敬義其偕大而日如勉焉此外復以最卿請儒之著遠究搜而博考焉乎以反覆而精思之于以勇從而力行之其不至于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爲報抑豈不足以爲勸哉舊祠惟二夫子其推及諸儒則前提學蘇公伯誠及加祠額以宗儒而大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賢二公之于書院極有意于奥之郡公謂諸生之來遊者曰非能科舉進取之念無執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哉矣記之所以爲來者告

李夢陽　宗儒祠記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朱三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閒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蘇公止葵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公爲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于洞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幹陳宓呂燾呂炎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也詳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函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題而歸之者爲宗如史記道者宗濟虛陰陽者宗藏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崇

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以重其言于道最爲高者是己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焉苟以爲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主則各是其是彼得與我鼎峙而角立于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奇而孟軻氏起爲孟軻氏沒千餘年又奇而周朱二公起爲自周朱二公起于是天下始了欣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有不欲爲聖賢然與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于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始雖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省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眞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是諸之力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主則提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又六合亭記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亭也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亭在白鹿洞迴旋山上是山也四面嶄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霧所哉鉞霜雪西北之颶亭非石爲柱易摧也會報有而柱六臥于直蔽杠之來柱稜而也而如其柱數于鼎令絫嶪柱而數而咸六以合皇非天下一至奇至怪事哉是亭也左闊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矣而不知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爾何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湛古今登泰山者多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細爲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駭焉而彼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育上下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也孟子曰高物皆隘于我矣人之始非與聖姝也然乎不之大者非像于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徒高者非能大智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俟夫能大者來爲爾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年予復來登之而無府陳霖從益知府章以踰年矣章劉氏惇信有惠政逢慶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其爲人

又釣臺亭記

李子遊于白鹿之淵顧山歷洞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遠杪秋之交風行蓊鬱颭颯回觀五老峯垂在几榻予是灑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摩崖履石而上別解考刻步自院門西互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饒曰釣臺俯之淨泓[illegible][illegible]諸生曰此從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illegible]然而嘆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喩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鋒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疑精啟志沽沽而聽嘷嘷而覩期取必獲蓋饑需之[illegible]而渴俟之酤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疲氣沮枝竿[illegible]瞞而歸路詠溪謂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若邪非邪取者廢頹弗悴曰昔矣李子曰餞令以四海爲壑以月爲鉤以紅霓爲絲以崑崙爲[illegible]石[illegible]天地[illegible]日月釣無不獲朝醢巨鼇暮鱠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磐石兀坐竟日期收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驚遠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況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彝倫爲絲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磐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逐而月流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討其必積久而通小大畢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磐石爲[illegible][illegible]丈絲爲霓寸鉤爲月溪壑爲四海鰍鮎爲鯤鯨此[illegible]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喩學諸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予石爲記

曾忭思賢亭記

節文○歲己酉冬余奉上命按江右[illegible]明年春蒞止南康按事少暇偕兵憲馬孔養史文道少參鄭空濟半于游僉憲許應顏魯子亨暨諸從官往觀鹿洞先賢過化之地維時春暉方熾[illegible]

物初妍加以泉石娛心斯文會合聊乘一日之暇俯郎山靈道情甚洽余從請生謁聖殿過賢祠坐文會堂澄慮息想官然天光雲影眞共徘徊也已乃出戟門壁飭臺六合降觀枕流石蹟復從文會堂觀洞中石鹿盤旋洞口由左側蹈級上登山岩間有平地四方圓丈許諸生指五老峯所在儼然見之乃顧諸君曰此可亭諸君曰可易名之余曰仰止高山景行先哲安得弗思名以思賢可乎諸君曰可乃兵憲馬君暨郡推任子讓章經理庶度郡守劉子廷詔繼至益董歟役稔載吉成與學洞煥然增新焉或曰學以志乎聖人之道思聖可也何賢乎余曰考亭夫子聖學之的傳也志考亭即顏學孔予之意也不此之思而發意高遠爲騖空超悟之說反之身心惡無所歸著其肆爲浮議而皆朱學爲支離正東萊所謂未隨周張之門庭而先儒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其流之弊必且相趨于僞而予世道風孰豈云小哉故余名亭之義獨有在于考亭而顯嚴斯地登斯亭學斯洞者將朱學之是明而自大之共肆力于哉履篤實之學以驅至乎美大神聖之域不必遠有所矯而厭隘

喜新操戈入室也作思賢亭記

朱廷猷建貫道門橋記

白鹿書院舊有貫道門門外有橋名亦如之莫詳門之所自履至國朝則別啓延賓門門之內即講秩堂其西爲明倫堂又西爲禮聖殿又西爲宗儒祠而忠節祠在儀門側貫道橋當宗儒祠之前其規制大略如此領延賓門羅當兩山交處乃不數武即石澗澗畔不一二尺即高山望杰且亭其上扼狹遊促予門若壁焉橋仍故處而亦己圮矣橋與門互門與峯左非所以鎖秀而鍾靈也康己丑余視學江右首按術康則與術太守田君謀徵南昌布衣章演主洞備諸生究極身心之學太守及其啓來月必再會剖悟疑義竟日而還布衣則數爲太守言鹿洞正門木足應山川風氣遊想紫陽之舊當不加此太守然之一日徐步至檻是門倚望者久之見前山蜿堰形騈而俯其步之變環若可其上之楨若几其下之平若砥而遠山三疊從雲開倣徽起與我若相主賓焉太守報然詡布衣曰此閒脈承五老而望三合膺倚象

山之嶺意昔其門于此乎布衣唯唯太守于是庀材鳩工速門之成遷宗儒祠于東以與西之講稅堂故而門外則伐木爲橋跨橋爲亭仍題其額曰貫道志復古也己又易忠節祠復射圃亭于橋西益蔚乎增鹿洞之奇矣建余再至則見洞門新闢亭橋鼎建博士弟子環橋門而觀聽者近百人余乃嘆曰道以人弘人以地傑山靈之顯晦亦斯道通塞之機也惟茲洞肇于李賓客而顯于紫陽先生當時四方從遊之士若林黃呂蔡諸君子稱然一稟于正何其速肖哉則山靈之賁助不少矣國朝士大夫過化茲土者代不乏賢頓兵燹之後所睹普未必盡故址獨太守用布衣言太復數百年埋沒之蹟豈非一大奇事哉後之嚴斯橋而入斯門者儼亦有應山川之靈而追紫陽之盛者乎余有望焉因大第西記之太守名琯田姓延平人時萬曆十九年六月望日

田琯忠節祠記

節文○蓋余革闢洞門鼎新複道既成乃周回逖覽見三賢祠門之左側有室一間制甚湫隘額曰忠節祠詢之爲祀漢孔明晉淵明二先生云祀不知何所昉或謂鹿洞之西有山曰臥

龍岡以其名之似諸葛公居也故牽率祀公于此而以鄉之先賢陶公配則祠所由名哉然尙未有專祀春秋了則遷其主以合祭于先賢祠已復歸故所蓋沈湮乎浴宵之日久矣余聞言愴然曰此苟道也何名爲典畫圖所爲變置之乃謀別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二家相度宮墻之右得奧區爲可闢爲祠宇于是誅茅伐石鎔工斂材聿新堂構有房有廊有庭有門緣以牆垣甃以軸至締以册艘不數月而工告成乃吉蠲迎二主入祠而議剖洞袒爲歲祀費春秋祭以少牢著爲令庶幾哉可藉手以示崇尙而于世道人心或有當歟

梁雲初太極亭記

濂溪先生嘗官于南康越百餘年而晦庵先生繼之就唐李渤白鹿洞舊址仍建書院其後數毀數復迄于今規制備矣院垣之外亭恭翼爲不具道其綠于堀者鹿鳴亭歸其左後明倫堂儀義亭踞其右後文會堂爾闕其中余爲洞學徐步聖殿之後拊雜而上數百武衛平砥地方丈許可亭也太左右亭武峯相當乃拂地奠基鳩工庀材亭焉凡德陶遷四顧一碧五老若拱揖于西卑爾山隱見萬松

廢游人慨歎者累息也少司馬大中丞蔡公來撫江右
創見彫歲首先約法重道崇文與百廢偕興公方選勝
戎馬擾攘榛荒請命扶傷日不暇給也然已訪存[illegible]
紀華典墳至于小儒蟲魚之技猶不俾折節旁蒐珎千
洪維諸書院在境內如鵝湖白鷺濂溪等處悉檄委重
典意惓惓也而于白鹿尤篤矣維時臬司李公執德清
邵與公同心而幣為南康守雅意興復于是禁侵凋諭
灑掃清舊田增新畝謀修築帳蹤擬延師儒太章肆規
講課公一與李公手諮筆畫而施行之經營周審移長
慎委詳在別錄凡公悉心銳意若此者使但以記誦詞
章之學而為諸生資進取則何待乎白鹿之興而公為
此皇皇乎又使諸生之奉教于公也必默記誦創詞章
絕進取而後可則上懸此為令久矣名儒鉅公嘗于[illegible]
出焉豈科舉之為病乎惟士懷苟得之心倖一日之[illegible]
則雖由此道而非所以設科取士之意詞章陋矣甚者
乃為雷同剿竊之詞記誦陋矣甚者乃記近科中選之
作于是襲陋轉下而陷溺彌深自以謂工于規得售而
不知其為謀之非其舉闕何待乎有世道之責者圖默[illegible]

之而後椓之乎夫士誠自憂之而自椓之則不必病科
舉也就此風泉雲壑間無礙今之業而衆山之筆餘[illegible]
書之受藏未嘗不與公興復之至意儼然聚于一室可
并也內照不負審意斯在即記誦皆無彗之載即詞章
皆載道之器即進取皆行義之佐也何其為不可哉此
則公與李公所屬望于諸生者而予紀其事因以為諸
生告焉公諱士英字伯彥遼東錦州人以治績高等韓
本部左侍督漕之推諸生咸公之德謀諸郡丞韓君諸
予文勒之書院以貽久遠李公諱長春字井國遼東建
陽人是春擢粵藩題以荊楚需才超遷左轄南康守高
君諱民望字典宇遼東遼陽人冀君諱蕃錫字福求鳳
天寄雲人別號閬君諱于奇字漢卿遼東錦州人司理
胡君諱淑寅字石林山西榆社人星令薛君諱胤陞半
伯祥陝西韓城人皆奉公與李公之檄以有事於白鹿
者應脩
書之

朱雅淳重建宗儒堂記

自有道統以來道無差別統有升降三代以上為聖人而任道

者皆帝王至周公而降為相又至孔子而降為師孔子
之後任道者降聖而為賢孟子之後又降賢而為儒儒
者通天地人之名闡揚帝王聖賢之微言大意由流溯
原千載一揆也儒有大小小儒得道之一偏僅家之有支
子也惟大儒為家嫡斯謂之宗世有宗儒帝王聖賢之
道統係焉然孟子歿而漢唐不得其傳惟宋始有大儒
更越代而姚江繼之其宗百世不祧矣白鹿洞禮聖殿
旁舊有宗儒堂祀濂溪晦庵以皆官南康而晦庵又
興洞之有也其後增祀象山又祀陽明以象山至洞講
學陽明按部過化也配祀十五人皆從游于洞者林擇
之蔡沈黃幹陳宓呂燾呂炎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
彭蠡馮椅張洽陳澔也主不虛立祀不濫設推有功于
洞則擇菜乎與享之然以周朱陸王四先生同記前人
似便有深意焉蓋道本一以宗宗無二派惟太極謗人
示小絲如同堂而異門世人不察遂疑其關閩墻之[illegible]
歸入室之戈如朱陸同時象山尊德性晦庵道問學之徒
黨牴牾紛然聚訟歷數世而不息抑知二先生教本中
庸中庸云尊德性而道問學文藝固一貫也豈得妄生

別缺及觀象山人物講論義之章咸厚覺其而[illegible]之
其為同而非異亦已明矣陽明主良知頗類象山武疑
其近禪得天泉橋之發明信其教之無弊故自陷儒以
觀周朱陸王又一宗今得茲堂俎豆四先生並
列洋洋如在始知道大同歸有著誘而無偏蔽其得
宗也如山之宗岱水之宗海得無與然彼其丘陵阿典
之見者烏能測量之哉其不肖生同陽明之里幼讀晦
庵之書稍長求周陸諸先生著述而精習有年資淵懸
然終為腐儒未克聞道一行作吏倖茲土主洞事寔
天欽不肖之以任學乎敢不祇承自勉來歸于是庙下
斯禮先聖即登宗儒堂見其頹圮愍乎有儒夫帝王聖
賢之道統既屬于儒儒之化異為同示人鵠的又係乎
此屋之瞻仰則興廢攸關甚鉅其敢怠棄以為前人
羞爰鳩吉鮮費庀材鳩工拮据將事凡若干
堂貌聿新因為道重建所由作斯記鐫諸石
之義布昭之使後之儒者得觀覽而無惑于
斯道有小補焉時順治十
八年歲在辛丑孟冬月撰

歌野莘修予祀事兮仲月次丁假寐齋宮兮棗樹閑兮寤驚若有人兮眎前蹤之可經營乃卜日而葺修兮閑雲眼而儼其故若師翔神功兮勤默默以相成竊闢之師曰大道以合一爲宗兮學在於進乎如行聖賢貴全其體用兮其要在兼得乎明誠謂德業兼崇不可支離兮在人我以合何世紛紛爲朱陸之辨兮務多歧而戚華生在後當以孔孟爲期兮由正途以崇六籍甯之聽之兮介福于斯文之宗盟千秋萬歲兮護此嘉名

辭

明 李夢陽祀白鹿先生辭三章

吹玉簫兮眺帆湖橫蔽江兮美無輞察躡獨兮旋望窕窕窈兮山之左陟山左兮降右忽而來兮倏而去躊白鹿兮鼎兩嶋之色含笑兮心莫知既登兮山椒復南陟兮石徽日冥冥兮影暮風飄飄兮吹蕙帶　右迎神兮○綠藤兮紫朱桂生兮羅戶風颼颼兮若有望神驅雨兮泉浪浪兮躁我堦兮坐我几以彭郎兮挾匡父留有兮椒爾日中兮萬舞美親愁兮颭忽遊雲離離兮愁予

有降神○遼不偕兮心相疑權難諸兮愁易離若荷衣兮蕙帶道蔥山中兮桂爲蓋天門兮既闢騰而上兮雲之際石有瀾兮山有峯心相慕兮交不逆　右送神秘吾車兮驂馬頹褰裳兮從予

銘

宋 朱子講座銘

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亦莫我敬郡前皇後御交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大之堂惟以有嚴縣臨孔昭式訖爾嗜

明 李夢陽獨對亭銘

獨對亭書白鹿書院亭也在書院東枕流橋北崖上爲朱子獨對處其下則峻溪湍激衝激乃其崖下廣而上砥傍而西向適與五老峯對又崖間鐫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自西故曰獨對云獨對者崩湖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余來陟其亭夫獨言之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固謂吾亭也及其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若主耶何也亭吾亭也夫亭本無常一從而一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倚往者公之來者主之我陸于之則曾謂爲獨對不過矣自有茲華也崖且氏蓮鬱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季若來率對室皆曰獨對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峯濤朱子仁是安獨對方我爲之主對固我也其從也不謂我獨也此具人尚下之倫道請淺濱次第學術編卯之等不下斯南古陵且陸矣嚴下老人吾不知其有人亥然而自也余卯其史也渤也余知其佾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笄對脈則來未是亭也盍亦思所以謂對者已矣余無假追笛從部公識道許下今二十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其瞰有藉來也自顧才下諸淺志雖端而穫弗力于亭今即未也狀道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類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爲亭銘扈巖五老若翔若乘嘗其東南我亭非之惟混沌初闢稱獻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時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精迥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恭鼓質擋衣四方欣歸弘本太教羨口考亭人避騎符崖鐘夔燮如日如星邵子發構獨對斯舉於

微紫陽氏孰而嘗深深者淵有源有泉不有哲民疇聞我先五峯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作銘予告來者式思

書

明 陳獻章辭聘復江西藩臬諸公書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病暑閉齋僻臥而李劉二生道丞書贊交陳舞嘆茅宇僕稱拜諸書諒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書院之偉希世偉事也僕生于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修歎得趣于山水之中超然用意于簿書之外菊求儒歸律式多士將以倡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予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于斯一默一時是以見之其奚諸公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儲公諸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因不能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于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勸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illegible]

文翰 詩

五言古

宋 朱子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

清冷泉灑木翳龍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幾時高賢絕來過學館餘廢址鳴絃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寒蘇蘿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季盛菁莪矜佩多悖約感明恩涵濡熙春和淒京忽覓榛俯仰驚頹波發教見綱紀嘐肰心靡他伐木循除闢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渦歸哉碩人邁

又遊白鹿洞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幷示諸同遊者

歲月有環周寒颺忽受謝春眷山水心獲此來墨暇招呼得良友邀近城風駕溪尋故躡跡喜見新結架永懷裕遺公識嘉此待價橫流詩書澤下及賜李翺奕神極典運制作流大化石室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覓第良可詫自非賢邑宰誰復此執合會當求勉勖學頑老耕稼更與盡心期庶流抗風標

又白鹿洞書院同尤延之提擧雜詠

昔人讀書處可嗟白鹿舄世道有升降茲焉更來章甫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簡不駐山水無輝光荒榛迷蔚除聖漢巳汪洋亦有皇華使有來登此堂澗俗狙撫淵懷賢增覽歎難歌有餘韻絕學何能慫

方岳題白鹿洞

茲山信維溪鍾梵上雲兩欲吾紫陽翁歲何不來取有來青牛東可作白鹿主詩書夜被之一變至鄒魯居廣際浮照此道月方午潤骨嫉皇猜山翠溼書南紛其四方人會此共扶塵岳息互鄉重縣二不及戶却後七十年空堂蔡邁矩四卷春乾坤六老自今古昭回雲漢光不隔天尺五厥摩縣纖

雖誰勿小吾土

元 張鐵峯遊白鹿洞

二李不可作町畽淡雩屬雙澗淮清白五老拚典刑煌煌太平中賜書來入庭建我紫陽翁實學益開明斯文厄勢大誰復主齊盟吾道如日月天運會再盈人心一樞紐斡旋有常經寒谷回陽律矜佩還青青

明 夏寅拜文公像

山人眷白鹿鹿亦山人顧偶逢紫陽翁刱起書院名車停精一宇雲流蚤華英枕石石不頑漱泉泉有靈彭蠡萬頃波流作泗水聲匡廬九疊峯峙爲洙山形白鹿比蒼麟因之了諸經我來訪群院儼近南康城遺像在古祠斂鼓篋祠楹拜歸不能忘堂爲山水行

丘濬贈友檢白鹿洞

匡廬古名邦山水多幽勝香爐生紫煙彭蠡涵明鏡民淳風俗古地僻塵靜昔賢過化處草木皆可敬横經講道餘無事一遊詠遊詠何所適白鹿有遺基近聞鄰先遜起廢重構之癸丑有新宇刪落多古碑千載紫陽翁垂訓留明規古稱教學半曰此以爲師易哉毋自畫聖賢皆人爲

胡居仁希賢吟

顏淵問且明已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戰兢終身實中庸首謹獨屋漏無愧點集義孟氏賢浩然氣充塞降自唐漢下誰能踐斯域河洛程氏興絕開千載祕大哉敬義功外方并內直致知務窮理爲我開關閫踐履極其純昭肰萬世則晦菴纂其全精微盡剖析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我生今何遲人亾世巳隔因言求其心撫卷倍書傷道無古今跡今人何自畫書此希賢心勇猛日不息遄駕驊騮板擧驟聚獲策騁驟不易茲軌飛無停翌敬義兩夾持卻行互相登攀此天理公去彼人欲滅彼我皆丈夫到頭奚可禪

邵寶釣臺

一絲沈寒水坐我石如臺觀魚見天機安用設餌誰道鉤古意存龜我無嫌猜持此以避鬼且來[illegible]客來

王守仁獨對亭望五老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虛陟飛巘長風捲浮雲峯雅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眞過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春彭蠡浮一杯賓主聊酬勸悠然萬古心默契可無辯

唐龍次陽明韻 昔人騎白鹿形幻忽不見五老故蒼蒼青冥拔飛巘彭蠡流其下諸峯羅四面翕闔出雲雨朝暮陰晴變杖履偶乘暇僅如經旅傳雲壑紫遐思石泉動清響墜緒何可尋流風尤足勸何如隱峯前圖書肆討辯

又 五老隱雲間經年再相見乘月蜀清溪攀蘿度岑巘頓諧丘壑心淨洗風塵面山神靈不殺物理澄中變風雨剝樹巢鳥鼠遁縮傳駐跡望冥冥永懷中春春鹿去主不歸酒熟谷自勸爲得抱塵遊居吁息妥辯

舒芬過白鹿洞 孤蹤出吳城五老彷彿見兜輿上南康乃獲陟青巘有開云古初今始識顏面

屹然東南鎮不逐滄桑變匡生竟何在白鹿留傳藏修傻巨儒煙霞入情脊費宇既振作海言重箴勸咫尺濂溪水源流許誰辯

鄒守益次陽明韻 名山展屢隔匡廬艾未見褰衣泛湖振策凌絕巘一笑六合亭始識五老面煙雲異晨昏仙標儼不變顛構塵寰中白駒悉部傳叩首無極翁絕學天所眷皇皇白鹿規遙駕競相勸矢言二三子無負義利辯

劉克莊次陽明韻 自我別鴻濛萬古不再見茲來五老前彷彿對顏面灝氣成江流眞宅化峯巘閱世悲太迅歸人若乘傳白鹿不可招仰睇情彌眷結茆永作隣服食形不變至寶諒在茲愚者胡不勸滔滔從俗終是非奚所辯

王汝賓再至白鹿洞 盤禍度危嶺循岡歷崇錯曲還轉峽豁然見雲壑四塞障崔巍五老獨寒削登亭坐對之蒼翠如可掠飛雲遊洞門白晝隱冥寞長風落松林淸籟動虛壑可憶昔李山人尋幽劇書闡白鹿時相隨嘉名自茲託觀泉沂孔源飲木飲顏樂伯仲金玉心終焉此寬碩天將與斯文濂溪柴陽作相繼修其廬賢關鎖鑰招播來象山高堂振木鐸聲教闡四方燦火滿林薄道德重如山宮牆頓井昨遺跡世所珍衣冠自聯絡我亦希賢徒重來意如躍躍并陽若思岐疑殊可作奕坐魂前修有酒不能酹

李夢陽至白鹿洞 嚝哉超世志緬邈平生思鬱鬱谷名蹟久注匡山麓南涉枉嘉命果諧風所期仲秋巖塋淸宮館復在茲白石激寒湍巖蘿裊空基黯傷逝者徂徧懶來者追性同道豈隔逆異理空悲與言懷昔賢日覓既前岐榛荒徙鬱紆林巘一何深感情匪京嘆聊詠昭言壑

又白鹿徧覽名跡 情高忽凌厲步徙輕巘絹苒弱亦須捫崖淸舜獨踐涉淸變車屢探徂遺驚眠始茲陟五峯遂想松下巘巖桂紛始華石可翠可眷追想白鹿跡伊人竟何遠觸端緒自榮薜荔況拄眼

慨歎意莫置顧望日已晚夕湖浴岑嶠流光滅臨坂命酒寫幽獨鳴琴且游行

又釣臺亭成 颯颯風淵瀉泉泉出石崚卜構倚岑削蹊樞闢奔迅俯之飛一壑仰面已十仞歌浮克日夕載色棲莫俊茲杉改新蒼翳鯉亮克都本輕任公豹詎慕庖丁亦柔颸泉延莫蔚氣歛芳潤臨溪梧遠奧覩遡識大順却笑矜名子羨魚亦何吝

蘇祐再至白鹿洞 盧阜高遼邈巖谷邈相屬中有五老翁顏色如蒼玉凌客不知疲邀我洞中宿豐童垂綠髮侍青侯西麓再來薜蘿紫共寓滄洲目鳴泉弄音徽爲奏淸秋曲希聲中宮商冷然傷局促大高湖水波泛月一何速思遣太始庭常御饗引兜

鄭廷鵠白鹿亭新成 窈兆見溪谷山門鬱穹窿高堂何崔嵬翠壁鳴長松振鞭一登晚新亭報成功差余始行役風心寄綺構靑雲止煙光動離瓏徘徊詠高調千載同淸風 又 窗戶萬額生陰谷孤

樹本非好事慎故作木石謀忝作守十二官愈忽良而叠

易留已覩聖人淳不遺賢者憂樞斬刈筵几風雨懸松

七言古

明 曾棨 遊白鹿洞

昔人愛山住幽谷上山下山騎白鹿一朝振衣入長安出爲唐家秉鈞軸功成拂衣歸故丘還與白鹿山中遊朝拂香爐之紫煙暮瀑布之清流滄桑一變成塵落書堂運寂歌作紫陽賦罷三百年從此文光照巖壑

袁忠徹 廬山書屋

廬山九疊雲錦重靈鍾秀結厚蒼穹先賢愛此智儒寫至今白鹿留遺蹤開明山人美如玉重把清風結茆屋書燈蕭夜飽三餘緗帙牙籤盈萬軸竹几團舍聚几案硯池滴露松花香囊螢有時學車胤映雪亦復追孫康時時更有登臨趣彭蠡磯頭添星渚青牛或向月中眠至今時來洞中舞君臨丹汁初十年讀書讀律志已堅只今斗刻多公暇燈火猶知覩楷編

羅汝敬 遊白鹿洞

聞昔儒人在空谷身披荷衣騎白鹿芽雲帶月去復還踏破春山幾回綠一從徵詔貢丘園白鹿濃陰飄白雲詠頌藻章見道簡煌煌史傳流清芬他遺連德在南略在來白鹿山中去遺書滿架花草深千載流風紫陽賦

李夢陽 白鹿洞別諸生

東南自有匡廬山遂與天地增纏衛山根插人彭蠡湖嶂嵸背殺三江勢地因人勝古有語於乎萬物蹈與廢學館林宮客不樓千載萬龜摧流沸文乘管賢今倚拜諸堂蕭莫對松門松門桂樹秋月園杜杖高尋萬古源䕶古色照石錢扶桑丹霞迎我軒絕頂生歡霜月淨石潭洗足芝草藥叟有冠者五六人嘯崖巖同攀拳草行有時間遇虎且暮時復嘯清猿我今拥爲公務牽憶蚌在戶難久延出山車馬變相送落日庭上郡陽船生從總悉集匯滸孤帆月照仍留連情幟迢後亦其離湯薄繪填勞諸賢別刺伐鼓旋浩蕩五峯雖劍生秋煙

又余鄰二子遊白鹿書院歌

洞原路水山得徵二子日遊過夜歸巖宮古刻猶豐

請馬時踏跌死在衣須來剝風號季冬重靈不見五老峯苦心數子守寂寞我病講堂虛鼓鐘二子此行眞精奇異時獨往今可知虎嘯狐嗥且不思有使楊朱泣路岐

孫愼 高美亭望五老峯

昔聞廬嶽有芙兮青天五老劍芙蓉下瞰左蠡之洪濤上通雨極之斗柄天開闔闔一相撞衝銀河倒瀉三千仞九疊雲屏張錦重今我初瞻一眺望我欣奇哉壯觀東南第一峯積翠浮嵐共杳靄須臾萬變無停蹤目看飛鳥入雲沒耳聆萬壑風聲松試欲躋攀手其巔兮懸崖峭壁蒼無盡兮何由階以攀從形神俱超越兮結念徒靳蒼娟春風空對帳潺湲幽澗深佳期不可莅此心良弗備安得長房龍竹杖一飛身直上白雲封手攀青天開親挹五老手歸攜樽酒一相問混沌既鑿開囊集泰山有老顏云久遺脈常存萬古宗溯鴻濛之先有五老風雲世變羅襟胥支來何失又何得遷期一笑微笑春太素有懷不競默便將結廬于五老之菊今日夕櫃趨以從容

沈九疇 題白鹿洞

昨日樂人橫當路可惜吾道同坑焚幾令四海寂寥絕賴有千載風聲存五峯作鎮判今古重湖如璧浮乾坤賢聖雖已久寂寞要在後人時討論我來仲冬風日好竹樹森森山徑幽空堂向夕松子香盤石臨溪水穀小屋攬遺蹤皆企予寥寂名山欲授老況爾諸生生當斯前人一一皆吾師生平大節名有在章句小儒何足期

紫霞道人 白鹿洞歌

何年白鹿洞正倚五老峯五老天不盈尺俯窺人世煙雲重我欲攬秀色一一青芙蓉擧手石扇開半掩絳髯玉女如相幽風雷隱隱萬壑瀉懸崖倚樹閒清鐘洞門之外百丈松千株盡化爲蒼龍駕蒼龍騎白鹿泉堪欽芝可服何人骨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卯我屋一卷黃庭石上讀

但宗皋 白鹿歌爲李應昇賦

鄒香雲藹靄出香谷白鹿走山服千歲騎鹿唯李

共賞欣同趣分攜悵別魂
排徊空日夕無策駐行軒

明

胡儼遊白鹿洞 訪古來精舍縈迴石洞幽何人今蔡鹿
有客昔騎牛雲谷千年境風泉萬壑秋
勇爵為芳醑
勝友落同遊

余鼎次胡祭酒 峯頭雲作欽究若畫圖開暝碧巖松杉
捫蘿石澗隱橋迎青竹塢路逃白雲堆
仰止懷先哲
傳芳媿後來

張時徹白鹿紀行六首 山迴盤石谷徑轉竇雲門靜榭
飛花細靈芝浴露繁宮鵲今是
望流水自遡源六籟
虛鹿窪青冷此共論

又 平臺闊絕壁西望五峯高瞑樹棲山燕春苔繡石壁
魚遊吹淺浪龍臥起驚濤莫學任公子垂綸釣巨鰲

又 泮橋通峯嶂顛膚夾青松眠杜危還時迴流曲自宗
日穿羅漢嶺雲出丈人峯學士經行地空餘鹿豕蹤

又 藹亭已悵意夏有叢高亭密樹斜圍屋叢花開作屏
巖泼朝碳日蔭靜夜盃星騎鹿何年客餐霞養性靈

又 雲壑幽姿結層霄石磴懸臣廬紅桂日彭蠡綠浮煙
佩有紋歌地演懷祖梁傳大觀誰共解寂寞媿先賢

又 溥暮上高丘迢迢望九州江含千嶂碧壑映五雲流
紫蓋生煙霧青羅挂斗牛因懷高士跡風雅至今留

王忻登六合亭 山窮何處尋迢遞萬峯陰茂樹迎青幰
幽泉鳴素琴落日一亭迴暮雲迴徑漢
同遊美衿佩
于此濯塵心

李夢陽廻流山亭 亭高山靈入回首見鄱陽天地開兵
甇絃歌有宋唐峯雲低棟白湖日倒
燁黃六月吾來
此涼風不可當

鄭廷鵠白鹿洞 石洞謁晴暉高臺翠微松巖常向榻
花影細沾衣不厭談經久淡懷訪舊檢
長歌聊祿趨
山鳥傍人飛

又獨對亭 彩亭遙檥翠清景向人開奇石階前出飛泉
樹杪來劇談推五老高詠弥孤臺獨坐山樽
晚春風
到草萊

又釣臺亭 淺澗瀟清波晨光泛綺羅石鳴魚自躍山靜
鳥迴風芹忌言處煙綸適意多臨淵不想
漢眞趣
竟如何

又六合亭 飛步迴流頂青蔥徹上空煙花亭榭外海樹
酒卮中徙倚羣芳異嘯迴四望同愁肽心賞
處天路
更何窮

李淳登思賢堂 此日憑高處天風吹我襟鶴盤松露重
鹿隱洞雲深氣象開前代絃歌續舊音
舉頭看五老
幽意欲投簪

吳國倫宿白鹿洞三首 斜日照巖扉椽壺坐釣磯水銜
千石漱雲挾眾山飛豈復悲漂

泊翻能識是非裴服
二三子從汝誦而歸

又 古壁麥空側寒雲匝地生亭延五老色杯倒萬松磬
白鹿不知處青山空復情余將掩關臥羣象未須驚

又 躡屐非無典其如落日何名山私傲吏世路避狂歌
竹色杯中滿泉聲枕上多蒼崖萬餘仞暋起更堪磨

皇清

廖文英和李明睿白鹿贈詩 庭桂相堪補相因活水
頭青半花影度白鹿蹄
芳遊夜宿山園靜松風百畔
收習詩非七子豈得比川樓
來詩有中原誰七子又見一川樓之句川樓吳國倫
號也

倫品卓和吳國倫宿白鹿洞三首韻 白鹿環山扉遊奧
隱釣磯雲撈千嶂
宿樹掩百泉飛星潭成今古仙蹤
吉是非登臨意無限未肯賦遊歸

又 五老乘風下蕭然白髮生入亭猶月色當戶已松聲
空翠人間世烟霞物外情往來幽興熟馴鹿不須驚

趙參爵遇元宵題 山館幽幽隔市塵舟朋亦自度芳辰
燈前懷話邑溪夜竹裏笙歌引洞春
宿鳥知更喧入耳陳栁得月影窺人
天街此際余吾醉遥望祥光靄紫宸

吳遵白鹿洞示諸生 五峯高出五雲端精舍晴開翠巒
盤百世流風賸俎豆兩開元氣重
衣冠歲頭草色春將遍樹裏嵐光晝亦
寒薄暮流歸猶未已尚餘幽夢繞清湍

張元忭遊鹿洞 五老峯前白鹿居得來嘐哦獨歎故百
年畫棟巢新燕幾篋殘經隱蠹魚流水
何人迴源洛高山猶自見匡廬乾
坤我輩空庭見屈指先賢總不如

習乾亨新復書院 紫陽心印白雲閑春色年年獨往還
一自祝焚來大壑遂令吾道重多艱
枕流誰復飛多雲俯檻空樽有碧山
不是傳聞書蚤上至今牧豎臥賢關

彭夢祖謁白鹿書院 迢遞岡勢草芃芃溪在匡廬第幾
峯千古宮牆青嶂合四時燈火白

雲封橋門問字穿松入洞口尋碑與鹿
逢遊集不知歸去既空膝月送講堂鐘

又 亭閣為招五老峯主賓相對常從容寒而一天洗苦
洵清風兩點騎飛龍雲渓洞口暮白鹿水繞山廚燒
青松即有蓬萊難勝
此我來日日林芙蓉

余翔闞李獻吉碑 雲山緑鄉路多岐招隱行歌卻為誰
鳥下頭堂窺古木苔生鹿死蝕殘碑
宮牆數仞經千嶂俎豆諸生辯四經
夏涉洞門流水曲釣臺亭畔有餘思

鄒德溥同王司理遊白鹿 五老青蔥天半開風泉雲壑
隱蓬萊風鸞翠竹侵衣袂雲
挾蒼松落酒杯世外乾坤留作主洞中煙月
潛為媒不消絃管搽沉醉已怪飛花撲釣臺

吳炳庶白鹿洞次朱文公韻 山花不斷鳥鳴陰弱柳吹
風半不禁日月迴千塵世
異孔顏樂向洞中尋臺臨絕壑堪垂釣石漱寒
泉解洗心至此已忘言象外白雲無事發孤燈

又 登臨聊與洞中賢短褐輕鞋任自然貫道溪頭春漲
源洗心橋伴水潺潺歌閑白日寨雲坐舞破春風藉
草眠不向人間干俗
事傻從何處覓神仙

又 讀書築舍匡廬山五老峯迴香漢間新竹壓簷青拂
戶迴流映日錦為瀾山遊白鹿經唐宋廟蔭蒼松識
孔顏最是暮春風日
好杏精香泛落花斑

又 卓爾一山鶩際天振衣還在山之顛遊倚鹿豕春恬
若望到江河心添然君社變為三代學劉生援作半
千員風泉山月人同
得勿謂當年意不傳

湯賓尹遊白鹿洞 千古宮牆枯廟貌一堂鐘鼓合斬縣
閑尋鹿蹟偶遊此作聽松風亦爽然
同異幾人開隻眼從來各自競雙有
鄱陽湖水廬山月過照東西南北船

曹光寓白鹿洞 窮兜尋幽護紫氣石岑高處訪匡君仙
人古洞玄元笈太史名山緑字文春半

流斷消積雪畫寒老樹結曾雲爲
季白鹿藏豐草汗漫知誰共爾群

袁懋貞冬初鹿洞即事 鈎房杏館鬱嵯峨天際芙蓉倚
檻看世事多情松自老化機無
諦菊初殘考鐘茵風清生籟布席谿橋冷
泌肝笑指鹿群依舊主揭來李氏遜登壇

六言詩

明 吳之龍雪中登朋來亭望五老峯 虛亭何處來朋洞酒
香松瑤草峯律嶺崗
若圍蔚溪淡澗如倒雲籠黛色曈曈雪鎖
青冥鰝嵢空蒼翠依然誰謂五峯果老

五言絕句

明 李夢陽風雩石 依崖坐孤石北對五老峯
中有千尺虹桂斷巖上松

又枕流橋 映邑豈有心臨橋石相激
舊驚橋上聽夕陽人獨太

又釣臺 終日釣石坐清波閑我釣
擲竿望山月回向衆魚遊

又廻流山 登山眺四極一坐日易夕
行看夜來徑苔上有鹿跡

又井 新穿崖下井徵霞暎渼靜
松風時來拂婀娜匡廬影

程拱宸登釣臺 烟水環山碧不見垂綸客
空餘此高臺惆悵千年跡

鄒元標釣臺亭 山頭一片石人倚釣磯
萬竿秋色裹相對已忘機

又思賢亭 芳蘭不可握翠竹暎樓臺
隱几焚香坐清風撲面來

又朋來亭 聖賢久寂寞六籍總荒蕪
夜夜庭前月相看自不孤

李應昇月下口占 長松蔭寒泉隙月墮渼井
驚濺老龍鱗散落千聲影

又 山靜鳥無言月波冷可沐不道石上月還疑眠白鹿

又 渡溪茈嶺徑几太酒初醒點點松梢白疎痕幾箇星

又○言尋獨對亭相將松影太獨對者誰子問松松不語

七言絕句

唐 楊嗣復題李處士山居 臥龍決起爲時君寂寞匡廬惟
白雲今日仲容修故業草堂焉
故使
後文

宋 朱子送碧崖甘叔懷遊廬阜兼簡白鹿山長吳兄唐卿及諸耆舊三首 匡廬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
此日送君憑問訊千峯影裏舊潺湲

又○知君桂席下清江
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得
雄觀便將傑句寫長杠

又○遺君蹤跡莽荆榛
曾把詩書爲作新今日總輪見
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山間勝處皆有前賢題詠可
尊獨新泉近出蠶名殊勝非三峽漱石所及而余未
之見故詩中特言之黃石最絕高而漱玉之原眼暴

特曠遠余嘗一詣而不能及近闢故史張生乘家丞
之其勇猛精進老守益有媿焉叔懷偕至其處試爲
物色頗存
問之爲佳

明 胡儼慕白鹿寄余侍講 幽棲此地憶前賢白鹿神遊不
記年獨有紫陽遺跡在石田芝
草長若煙

張元禎遊白鹿洞 潺潺流水泛輕杯千古風流又一時
五老雲端應失笑此中眞趣幾人知

湛若水再訪白鹿洞 廿季不見廬山面依舊廬山似我
鬢駐槃遊詩人不見丹山今在小
可徒
又○山青雲白何若無似笑頭顱非故吾世態
日隨人事變山盧何必計頭顱
又○朱陸當年此謂
闢曉然義利一時分要知義
租貞消息初我心生似火焚

蔡雲程遊白鹿書院 石澗猶傳鹿洞名松風滿壑送泉
聲當年絃誦人何在五老峯頭月

自
明

顧應祥遊鹿洞 閒從林谷探春芳石澗幽陶處處香
嘲悵人豪招不起野雲長護講經堂

徐纘聖瀑泉 吾道由來今始見清泠只在最高峯
靈源直下三千尺知是雲端第幾重

鄒元標偶言 壁間時挂不絃琴風度泠泠萬古心
伏跡一彈山水曲郤濂人擬太高深

又 無古無今無類徵千年賢聖意同歸
庭前草色青青出未許人間說是非

賦

宋 朱子白鹿洞賦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
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粤冬孟之既望
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攬既
號之所鉍得頹址于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
而流芳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而絃誦
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

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啟篤于化原乃搜剔乎遺遷眄黃卷以置郡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迨繼照于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晃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振茂草于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闢我聖之宏模亦既震于余衷乃詠度而浴滌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蹷而奔齋士釋經而敢事工嬋乃而獻闓曾日月之幾何屹夏屋之渠渠山璁墀而遊合水洄瀊而循除節衍人之樂此嵬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顏晞聽之為娛賓覲宮牆之可人媿余修之不敏何予望之能給別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之可紹諸姑誦其昔聞聽有開于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養其偕太允莘肇之所懷陋巷顏之攸飢彼萬紫之勢榮亦何心于俛拾亂曰淵水湍石鮮鳴寥兮山木荃薄技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徃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兮我將烏求兮○普

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于其間乎某常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二復于斯文矣于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太凛然有遵莫無及之嘆今夫荒洞寂寞之濱朝翰藉紘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稿緝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不待皆至乎白鹿洞者乎章廷軒趙公之幼子乃躬得其業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諭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虞集跋

方岳次晦翁韻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忝得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歎益廣行之無幾而世變已不古矣乃次翁韻為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歆之其詞曰始余眺眠鹿之町畽界白雲以為疆嗟五老人者也無獨有覜于二千石之維良朝予樂兮紫陽夕予婁兮朱塘訊風泉與霙壑勞降嶽而陟罔悅夫予其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琅堆以猶在將彌久而彌芳皇樹碑其永懷一天觀于帝庠悼雲漢之昭回紛恩溥而德泮嘻同盟其念哉毋替焉于氣運惟命義之是閑豈善惡之可混與有僕以墜

隨壺無間于嘉遯道烏在乎高滕體吾身其學周將墜利以尺枉抑嚮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歎而來遊尚及門之子孫匪親經而問焉誰與歸兮共論余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山之遺書振莫企乎前修思盡復其舊模晞太藉以紛放肆予度而予敢二三子其來前矩[illegible]今之步趨枕寒流以漱石有書右兮左闕儼老仙之在躬何玉我之勤劬日三省以澡瀹時四勿其摘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余胥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谷其避遺斧聖域之俊入以經籍為朋友以泉石為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紛芙蓉而手緝盡歸來乎山中兮麗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潔起風雩而獨太悒煙雲而進之問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遊期瑤草之共拾亂曰有鮮其佩琳瑯瑟兮風蕭瀟然山川櫻兮翁乘白雲駕言遊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返爾心兮為翁憂兮歸來歸來吾與子求兮

明　林俊次晦翁韻

浮衡陽之巨浸泝星子之名疆豈啓蓮以遐屬森五老其孔良懷攬結于神秀維舸艤于橫塘戒征夫以前路策予馬于山之岡感鑑埏以陶鑄指真宰于鴻荒嵲東南以孤峙薈轇轕于眾芳飫太清于沆瀣又奚慕夫五更周序而殷庠粵二能之寄傲晚雲堅以沆洋淡虐止以超曠幹玄樞以潛運緬元和之羅致竟玉收而秋混吟鴻鵠以高舉撫白鹿而肥遯迴勸駕于拾遺勞朋友之敬問苑從跡于東都檣附章而梟進椎紫陽之肇守右偏衛以罔倦諱頹址于荊蓁矢繹菩復奚繇筋藏修于地所揭要領于前謨既廣貽夫士際亦載勤夫御書儼聖賢于遺像傑規範于偉模校紀成于秘閣假休沐于浴詠振風雩之逸響循孔步而頹趨朗人文于奎曜狀正學于永圖發遒言于敬羲恍兩語而勤渠悵日月其滋久洞莽蒼以靡除晞余生之伊晚竊心慕而企符樟梁木之宿頹偕章絲以後集意堅帶其蒞蒞惡德門之望入奔來後其未遠矧日力其猶給礪鍼石以起痼豈濂洛閩闢之莫緜逢濯雪以刮剔奚弊蔽夫末習風導軌以信遵覲百一其有太惟格人之可起委靡報其顏孜冀濡染于幽暑仰前修于掇拾亂曰聖澤泓澄礫鳴璆兮雲脊蛻欄柯峰

樛兮含眞嗣啟藻化游兮夌濯其纓枕寒流兮矜祕容與樂消憂兮浮雲物外泊吾生以奚求兮

祁順次前韻

粵南康之有廬兮猶吳楚之封疆由名賢之過化兮民俗丕變而淳良村落僻其近郭兮紛隱映乎松塘架白鹿之勝兮在東北之重岡曾山人托迹乎斯兮復剪其榛荒臺榭屹乎輝映兮花草鬱其芬芳暨南唐置學兮曰匡山之國庠降五老之天兀兮吞彭蠡之汪洋尋大振其聲教兮際宋朝之休運山若增而巍巍兮泉若濬而混混禽鳥樂以和鳴兮豺虎避而深遜九經于焉頒賜兮羣士于斯乎講習遠紫陽之興建兮悵肰懷乎先進書有積而田有給兮樂教養之無倦寄衷情于賦詠兮絲幼婦兮外孫顏斯文其在茲兮豈吾徒之私論斯人不常存兮道猶寓乎遺書剏教條之昭晰兮誠萬世之楷模何恭闡之屢經兮莫圖舊而重誠聖澤爲之下塞兮學從廢其振超乖治教之休明兮屬一統之昌圖郡侯爲史相繼而修復兮展夙心之勤渠進諸生以道德兮外聲利而昇除彼巫遷于公相兮隨韓公之訓符余登歸而儼寐兮夢

先哲之萃集儼杏壇之講授兮紛堂升而室入回庶乎其屢空兮雍無事乎口給點鳴瑟以詠歸兮參省身而傳習賜夫子之步趨兮歎文王之緝熙呼予前乎丁寧以告戒兮析仰瞻而起大授子以明誠之要訣兮曰擇善而固執忽鶩高如有失兮頓片言之可拾仰高山起敬兮見千仞之蒼翠攀桂枝以延佇兮悲悵塞其相移世有異而心不殊兮聊想慕以儗游夫豈冀山水之爲樂兮從漱石而枕流願辭榮于宦海兮傲林壑以消憂從吾心之所好兮要子世乎何求

舒芬次韻

設吳楚之兩界鎮江黃之故疆雄匡山之僻巘屹頻波之忠良邁較淺于彭蠡鬱陰東夫瞿塘有陂有隱有洞有囿歷姚虞而迄周閒或創而或寬肆洞天之幽關鬱草樹而奧芳絡名勝之眞饒擘官宇而勝庠昏鴻儒之起廢濟後學之望洋適奎躔之聚輝贊斯文而起運徵義揭以自循老佛儷而異源士知方以有來或于焉而翳遝余茲仰門牆而攄木韓也蓋峯巒而嶄闢聆石泉三折而東之諒前途伊邇哥勇進

雲相隨乎其若無心鳥相依乎其若不倦感農夫之刈麥嬉引觔而弄孫奚眞朴之難復可于此而尚論旣乃度漱石之新梁覩峯扁之大書欽皇明之賁飾匪淳熙之舊模聖像儼乎可畏規言炳乎足諏曰旣及乎其門敢不繩夫步趨嗟孔道之再興惟太極之一圖發定性于伊洛亦訂頑于橫渠視主靜與愼動尚窺壁而循除闡千古之幽秘圖與易而契符謂朱夫子之渾肰猶樂大成之集兼迹窮理于庶物眞乾健而巽入領倖小子之務茲惟夫魁行之不給剏危微之緒烏紀綱之能縎天旣設夫我中至又示之時習胡甘白首之紛如須圖大者之先太庶幾依之有地斯御射之可執矢自今而惕勵力桓乎于人十亂曰今首宮驟憂王孽兮齋出林木雖爲鬱兮千載一時自鹿避兮其時焉山其流爲水兮悠悠悠未艾我能無憂兮日月逝矣亦敘求兮，

唐龍次晦翁先生韻

白鹿山水甲天下紫陽讀書在其疆上闢遊[illegible]下開人心之良發軔乎匡廬之麓引泝乎彭蠡之塘曾莫窺其涯涘之實仰止乎高岡愛先祠于一拜閱山徑之就荒馱泉石之

貞觀模宇宙之奇芳夫旣開夫茲洞人又聚于是庠要當從而豁徵奚可歎夫泮洋進二三子于其前轉五百年之洪運指大道以入門防易蹊之易混蓋闢正學之恭纂匪眞幽人之肥遯木石鹿豕與遊務莽逢人是同考止統之相傳繇前修而直進心皇皇乎而有求神並齊乎若思倦誰道晦菴之神不在茲我將見之羨禍而揭遊翔泳泗之淵源問夫子之至論太極旣生乎兩儀意像至發于閫書宇宙吾道之棄鑰民物四體之形模石院入乎其室將舍是而焉謫明性況乎動靜著實地之步翩載觀羲皇之心學盡在河洛之一圖屹人心之山岳浚滄海之溝渠闢明誠之戶牖別義利之庭除彼濂溪之正脉實異代而同符方閩洛緒論之紛紜微夫子之大成其集扶孔孟于休離之正蘇楊于出人功有過于提之日推恐其不給嗟小子之旨愚奚正宗之能緝暮太史之山川竊有志于時習雅與我之菲凡將勉焉以自率吾性之書焦庶先輒之可執蹇遺躅于前嶽亦何辭于擬拾亂曰高山流水鳴吾琴兮青松翠竹維本樛兮吾道白鹿諱與遊兮千載紫陽屹中流兮道之

云遂我■無憂兮哉
夷雲兮從茲求兮

皇清倫品卓遊白鹿洞賦次晦翁韻

當斗宿之分耀兮矗吳楚之邊疆界湖山而為郡兮欣土秀而民良塑濂溪之過化兮蓮吐潔于芳塘耳紫陽而乘驛兮踞興學之崇闕蓮白鹿而講學兮聚多士之皂荒摘高風之未遠兮雖百世而流芳地既頹為國學兮化實起于郡庠兮斯文之未墜兮撫厥鄙而望泮埋傳經之世業兮邁皇清之景運濟革書之合一兮統中外而同混奉用書而出宇兮寧山澤之肥遐宗先儒以規範兮先新民以學問苟好修之有志兮吾固樂與之偕進講往聖之遺經兮既先傳而後俗獨秉彝以為質兮廸信成而出孫晨是邦而慎先正兮安眾夫且行而危論既從清夫吏治兮後勤理于簿書蒞政成之餘力兮用循仰夫前模出郭門而容與兮望東北而愛詠尋藏書之故址兮訪諸子之步趨傾梁木而興思兮欽雲山于四圖紙青蔡之夜歷兮慨書散于石集奚殫力以維新兮嚴堂構而掃除想前賢于今日兮靜

興余志其合符白鹿呦呦而暢遂兮竹蕭欣欣而霧集祥風四時以古吉兮卿雲晨暮以出入喬松當戶而階蔭兮鳴泉西布而分給仙人競至而題咏兮青蒲編書而手纖誠勝地之可適兮奚難去夫塵囂讓五老兮雲吾獨此身兮踞立露研硃兮染書紙白石兮卷袍攬芙蓉兮隱芳覓瑤草兮往拾亂曰山林解佩鳴聲學兮濂洲瓊樹枝相樛兮覆我草綠翅遠游兮登臨高嘯百無憂兮荒天穹日我何求兮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五

連陽廖文英重訂　郡人錢正振增修

祀典

釋菜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亦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曰菜蘋蘩之屬呂大臨曰釋[illegible]之今[illegible][illegible]者也不在多品貴其誠也本洞釋菜之禮每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送諸生入書院則行先則洞主教官釋[illegible]日講具祭品行禮齋戒三日至日郡守主祭禮畢北[illegible]訓每諸生凡過提學憲臣初入書院則行主洞教官初至書院則行具品齋戒如前

釋奠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假本也今制每歲用春秋仲月上丁日舉行先師之祭府州縣所在俱長官行三獻禮即古釋奠之禮也本洞隸南康府府有儒學是日不能兼行考之月令仲

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則洞祭宜用仲丁郡守行禮肰古人四時皆有釋菜之禮或于夏冬行之亦不為過

行香 文公曰謁先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稽首只前上捻香了卻出笏叩首而降拜本洞祠望主洞教官行禮宜遵文公之教

宗儒堂祭禮 堂祀周濂溪先生朱晦菴先生陸象山先生王陽明先生黃勉齋蔡九峯沈李弘齋熿林三山擇之李義卿炎呂月坡蕭胡桐源沐黃西坡灝彭深脩方虞洞正韶彭梅坡蠡張洞長洽馬原齋[illegible]陳三山宓陳經歸熊陛字

先賢祠祭禮 祠祀唐李博士涉李賓客渤顏栩李洞主善道朱助教弼朱學洞主起劉洞師元[illegible]劉西澗渙劉秘書恕陳司諫瓘元黃山長異明李[illegible][illegible]齡胡洞主居仁蘇提學葵邵提學寶蔡提學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銓唐御史龍
共十八人

忠節祠祭禮 祠祀漢丞相諸葛武侯晉徵士陶靖節

祭器

原有書籍

明倫大典十二本　存心錄五本
洪武正韻五本　孝順事實二本
大明一統志二十四本　大明會典五十本
大明律一本　易經大全十本
易經本義三本　古易訓測五本
易經正義四本　書經大全五本
書經註疏四本　書經正義三本
詩經集註三本　詩經註疏十本

春秋註疏十二本　春秋左傳四本
春秋公羊註疏四本　穀梁傳三本
春秋胡傳五本　又春秋左傳十五本
禮記正蒙八本　禮記集說八本
禮記疏十二本　周禮註疏八本
儀禮註疏六本　儀禮集說八本
儀禮通解四十本　三禮通解十本
大戴禮二本　禮書十二本
樂書十二本　六經正誤四本

五經正文八本　孔子家語一本
四書大全十本　四書集註五本
論語註疏二本　孟子註疏三本
爾雅註疏　武經總要十六本
戰國策二本　通鑑綱目二部
史記二十本　紀事本末四十二本
古史六本　後漢書二十四本
前漢書二十六本　晉書四十本
南史十六本　南齊書十二本

梁書十本　北書二十四本
北齊書八本　周書十本
隋書二十本　唐書二本
唐鑑四本　南唐書二本
五代史八本　宋史一百本
宋元綱目七本　元史五十本
晉見十本　通志畧一百二十本
江西通志二十本　增城志四本
新泉精舍志三本　寧波府志十六本

南康府志四本　廬台志六本
崇德縣志二本　雩都縣志二本
都昌縣志一本　龍南縣志一本
宋名臣言行錄十二本　孝忠事畧二本
江西大志四本　太平府志五本
三遷志四本　評史抄論二本
賈太傅新書二本　論衡六本
古今烈女傳二本　兩漢奏議四本
陶靖節集二本　韓昌黎文八本

柳文十本　又柳文八本
歐文忠集二十四本　趙清獻集四本
黃山谷集四本　山谷刀筆四本
蘇文忠公集十五本　又蘇文三十本
司馬公集十二本　二程全書十本
二程遺書十本　外書一本
分類遺書五本　外書一本
匡山語錄二本　上蔡語錄二本
南豐文集二本　延平問答一本

朱子大全四十本　朱子語畧四本
晦翁文集四十本　象山文集四本
象山粹言三本　象山語錄二本
象山語要一本　羅豫章文集二本
遵道錄二本　文章正宗十六本
續文章正宗二本　濂洛風雅二本
伊洛淵源一本　文獻通考六十本
[illegible]海八十本　文翰大成六十四本
大[illegible]統十六本　詩學正韻十六本

皇明正要　秦漢文抄十二本
皇明文衡二十本　皇明登科錄四本
薛文清公要語二本　保齋錄二本
李旴江集六本　道園學古六本
讀書叢說二本　大儒奏議二本
大全私抄六本　王抑菴集十七本
胡子粹言一本　吳康齋集二本
胡敬齋集一本　居業錄一本
何椒丘集七本　何莫軒詩集十本

大學衍義補四十本　何椒丘集八本
湛甘泉集二十本　體認天理通三本
李空同文集六本　王襄敏公集十本
陽明全集二十四本　霍文敏集十本
張文忠公奏疏五本　東湖子集四本
紀遇集六本　東州初稿六本
思問錄二本　南野文集十本
二業合一錄四本　柴陵詩集四本
羅念菴集八本　胡莊肅公集十三本

璟館堂詩稿　定性書釋二本
太極圖測二本　會稽三賦一本
正學編一本　雙泉雜記一本
赤城集九本　葉子書叢一本
安福叢錄三本　詞海遺珠一本
重訂石門集二本　今獻彙言八本
荊洛志彙十二本　夏遊記一本
冬遊記一志　唐律類抄一本
詩話總龜十本　梅田遺藁二本

芝園集十本　濟簡肅四本
滕王閣集二本　條例備考三十本
古今韻十本　讀書錄抄二本
瓊臺會稿三本　藝林稿四本
忠武錄三本　洲初稿六本
經學理窟一本　解惑臆一本
湖南課語一本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五終

嶺南廖文英重訂　郡人

田賦

宋

淳熙七年 文公始置學田有谷源臥龍等庄共田八百七十餘畝舊志云父老相傳今谷源莊即谷源庄臥龍庵即臥龍庄

淳熙十年 朱端章沒入寺田七百畝

嘉定辛巳 黃桂置西源庄田三百畝

咸淳間 劉傑濮增置貢士庄田

元

大德間 崔翼之增置上田百畝

已上田止載舊志世遠無從稽覈

明

成化三年 提學李齡置星子縣楊樹壠等處田四百零八畝九分地一畝四分五釐塘四畝七分

成化七年 僉事徐洪置星子縣棲賢檢田八百七十畝

弘治十三年 二月御史陳銓置建昌縣泗洲庄田四百三十二畝六分七釐

五月 提學蘇葵置建昌縣崇壽庄田一百零四畝

七月 蘇葵又置建昌縣甘棠鄉田二十七畝二分七釐

八月 蘇葵又置建昌縣顯慈庄田二百九十二畝二分一釐塘五十一畝二分

本年 蘇葵又置建昌縣大塘田八十四畝四釐

弘治十六年 提學御史邵寶置建昌縣泗洲庄潘孔州田一十九畝七分又置新建縣豐安庄鄧上名大洲田七畝

正德六年 提學李夢陽清出星子縣木磨嶺等處田大畝四分棲賢橋廢寺地一十五畝一分伍釐

正德十三年 知府陳霖清出星子縣查出開墾瓦洲田一畝三分

正德十四年 提學唐錦置買楊錦寄庄都昌縣中船等處田四十七畝三分基地三分塘四畝

至嘉靖六年提學徐一鳴批府贊貫置泗洞星子縣梅守德屋後一冲二冲等處田共計五十二畝二分三釐二毫

嘉靖六年 推官徐進清出星子縣田新開四十三畝五分六釐七毫地二十八畝伍分八釐山八十八畝九分塘二分

○又清出建昌縣錄田四十畝四分九釐地二畝山八畝塘六分

嘉靖二十七年 參政張元冲置建昌縣塢田西畈田一百一十陸畝七分

嘉靖三十二年 御史蕭端蒙置都昌縣元辰禾富[illegible]田共六十六畝八分一釐七毫

嘉靖四十五年 知府張純收入建昌縣犯人常百八田二十畝零一分

隆慶元年 知縣謝存恕收入萆犯錢呂商告人洞田一畝二分

隆慶四年 知縣張翱權收入民人蔡國政田一畝

萬曆五年 知縣伊鵕大收入徐正忠田一十五畝黃吉山三畝鄭興田三畝吳六老田二畝陶球留六畝宋榛田三畝

萬曆十二年 同知張汝正收入建昌縣周四九等田一十畝四分一釐地五十一畝六分五釐

萬曆十五年 推官舒九思清出臥龍岡田七畝邵家販舊成二姓侵隱合並田二畝三分又升[illegible]

寺場田壹畝叁分伍釐五毫又升田號畝恩子沖濟山
山十伍畝內又山伍畝後貿擴山拾畝伍分

萬曆十九年 知府田琯置星子縣五里牌橋下龍等處田共柒石零叁畝陸分肆釐伍毫

萬曆四十八年 推官李應升置設入祀人賢俱贍 田肆上號等處上中田共拾畝

弘治間御史陳銓置新建縣田地塘共肆百柒拾玖畝捌分玖釐內田肆百肆畝捌分玖釐地叁畝塘貳所塘柒拾貳畝原係本洞收租萬曆十五年將安義縣宗室多埠等號入官田壹百玖拾伍畝伍分柒釐陸分叁絲易換前田入正學書院

星都建安四縣通共田地山塘叁千叁百肆拾叁畝陸分捌釐柒毫叁絲○內田貳千玖百零伍畝陸分壹釐肆毫叁忽○地壹百零貳畝貳分肆釐陸毫○山貳百陸拾柒畝柒分○塘陸拾捌畝壹分貳釐柒毫

按書院田數載在舊誌者與今冊大異更其近時可攷者萬曆三年實存田地山塘賦于冊百餘畝坐星都建三縣及新建縣本年將新建縣原設肆百柒拾玖畝有奇改入府學正學書院實存本洞貳千叁百餘畝萬曆七年參劉查革鄒史部奏數百餘畝以備祭祀餘田變價解部湖廣舊誠經遷王奇儒請留星都二縣田地柒百餘畝其建昌縣壹千柒百餘畝變價肆百肆拾叁兩解司萬曆十三年參政程拱宸請復原田及南康司陳文燭等各上其議田經得復輕同知家汝正推官舒九思共淸收入五拾議田餘畝新建安義縣田壹百玖拾餘畝十九年知府田琯立帯行宮香資增置田柒百畝有奇其後漸失故額至四十八年推官李應昇没入田叁拾畝四縣實存附叁十叁百零壹畝捌分詳租銀叁百陸拾兩叁錢陸分其土名坵段細數及戶帑名詳載舊志中附卷本府本洞各一本

康熙十二年知府廖文英重修鹿洞書院志清出星

子都昌建昌安義四縣在洞田地山塘租銀詳列分款于後

一星子縣

原額田壹千貳拾柒畝壹分伍釐每畝每年徵銀貳錢 順治十二年奉 部院蔡 修洞分田叁則餘設貳百肆拾捌石壹斗叁升每石折銀叁錢至康熙柒年知府廖 詳奉 撫部院蕫 批允洞田照例每畝徵租銀貳錢

順治十二年部院蔡 增買吳蘇子田 陸百壹拾玖畝壹分捌毫內除

石山圩水没荒蕪田壹百柒拾柒畝捌分捌釐貳毫實在吳田肆百肆拾壹畝貳分貳釐陸毫

順治十四年知府薛 撥入查希金田 貳拾貳畝柒分 尹扎減免租銀伍錢

康熙六年推官汪 撥入常證田 壹畝陸分

康熙七年知府廖 撥入陶川老田 肆畝

以上共成熟田 壹千肆百玖拾陸畝陸分柒釐陸毫

共徵租銀 貳百玖拾玖兩叁錢叁分伍釐貳毫

內除納正耗到下銀 壹百叁拾肆兩伍錢貳分叁釐玖毫貳絲壹忽肆微柒沙

又除納兵米照依時價折銀 伍兩伍錢

又除納兵米腳耗銀 捌錢陸分肆釐

又除納加增本折物料銀 伍錢捌分伍釐陸毫肆微伍纖柒沙

田陸畝○李酉聖田伍分○饒藥田田叁畝柒分○陳
施一田叁畝陸分○紫夏琛田玖畝○高聖清田柒畝
○饒文伯田肆畝○熊懷田壹拾伍畝○龔紹英田柒
畝○楊朝遵田肆畝○王月田壹畝捌分○藍林田貳
畝○胡應奇田貳畝柒分○成陸田貳拾玖畝柒分陸
釐捌毫○卿廷秀田捌分○李清鶴田叁畝叁分叁釐
伍毫○彭相李壽田壹拾柒畝伍分零叁釐○蔣余泳
田柒分○宋胡張遜田壹畝陸分○徐希頴田伍畝壹
分○弘時秀田貳畝伍分○余聖陽田伍畝捌分伍釐
○陳付貴田肆畝捌分○雷典田壹拾捌畝○剩通廣
田柒畝○能典祖田陸畝○梅楚田陳畝柒分伍釐○
梅卒九田捌畝伍分捌釐○楊懷田伍畝玖分○梅正
賤田壹畝捌分○舒聖七田叁畝捌分陸釐○吳崇典
田壹畝肆分○文緇秀田肆畝○張應桂興壹畝岸分
○崗徵聖田壹畝陸分○盧朝祖田捌分玖釐伍毫○
吳崇與田壹拾伍畝○李王禹田肆畝貳分○李元壽
田叁畝陸分○御聖
二田壹拾捌畝伍分

順治十二年部院蔡　增買吳蘇子田于後

班正權田叁畝○胡正朝田伍畝陸分伍釐○胡正國
田貳畝捌分○胡應禮田肆畝壹分○胡正明田叁畝
叁分○胡臣男田叁畝叁分伍釐○胡正紀田壹畝捌
分○胡臣相田貳畝叁分○胡華一田叁畝玖分○余
秉之田柒分○袁恩敬田捌分○王貴達田壹畝伍分
○郭如耿田貳畝○胡奇二田陸畝捌分○吳東田叁
畝肆分○張朝禎田伍分○張國富田貳畝伍分○周
崇仁田壹畝肆分○周崇義田貳畝伍分○徐德生田
壹畝伍分○徐時芳所貳畝柒分○張維八田壹畝貳
分○張爾安田壹畝○孫明機田肆畝貳分伍釐○羅
還賓田壹畝○徐徵松田壹拾貳畝零叁釐○陳賓四
田柒分○陳貴五田叁畝○陳華一田叁畝○熊光明
貳畝陸分○熊輝田貳畝○余傳士田玖分○熊應道
田壹畝柒分○熊喻田壹畝伍分○李伯二田肆畝肆
分○熊科田壹畝柒分○鼎希習田捌分○啟發之田
捌分○胡正彬田壹畝○于二一田叁畝叁分叁釐○

鮑孚祖田貳畝壹分伍釐○宋明太田陸畝肆分叁釐
宋國彩田壹畝○楊進田柒分○宋國選田貳畝捌分
伍釐○彭一朝田壹畝柒分○彭一國田貳畝柒分○
宋國棟田伍畝柒分○陶三七田叁畝叁分○陶陽田
叁畝貳分○胡仁山田貳畝叁分○周尚禎田貳畝柒
分伍釐○尚尚青田叁分伍釐○周勝能田伍畝陸分
伍釐○宋若八田伍畝柒分伍釐○宋若十田伍畝○
宋萬九田壹拾叁畝玖分伍釐○宋小美田伍畝貳分
○胡一光田貳畝貳分伍釐○胡茂德田肆畝陸分○
胡茂才田壹畝陸分○胡應爵田貳畝伍分貳釐○胡
茂鳳田貳畝○陶奇田貳畝伍分叁釐○陶禮田柒分
○鼎尚太田玖分○周勝三田伍畝肆分叁釐○陳天
祚田陸畝叁分○楊守志田壹畝○宋應登田貳畝捌
分○張富田叁畝伍分○何明田叁分○桃德宇田伍
畝○魏美田叁畝○崔林生田柒畝○程淨之田玖分
伍釐○崔元禮田叁畝肆分○何一義田貳畝伍分貳
釐○衍一謀田壹畝肆分○何一林田柒分○何國太
田貳畝伍分○雷友義田陸分○周岩佰田肆畝○查

禎章田玖畝柒分捌釐○查十四田捌畝叁分柒釐伍
毫○查世蹈田叁畝肆分柒釐○查世鄉田貳畝零貳
毫○查三六田壹畝伍分貳釐○查世葉田肆畝肆分
叁釐○查學田叁分叁釐○查世朕田叁畝貳分○查
旺一田捌分○查志義田肆分○查汝祥田伍分伍釐
○查世選田壹畝肆分○熊德所田壹畝捌分○熊軸
田陸畝貳分○熊八田叁畝伍分○熊三仟田貳畝肆
分○熊四田貳畝伍分○熊時所田壹畝玖分○熊滿
仟田貳畝○李尚遠田叁畝零捌釐○李益田貳畝零
壹焮肆毫○李尚通田捌分○李修香田陸分○李尚
遠田柒分○李尚知田柒分○李一田肆分○李春魁
田柒分○熊四六田叁畝○穆川田伍分伍釐陸毫○
伍元鳳田壹畝貳分○徐中模田貳畝肆分○盧滿仟
田貳畝○鄭儀白田壹畝伍分○榮亨吾田貳畝玖分
○崇俊卿田柒畝伍分貳釐○雍尚衣田柒分○周天
祐田伍分○李思溪田柒畝貳分貳釐○吳時可田崙
畝捌分○藥林生董尚朝田肆畝伍分○譚文典田魏
畝叁分叁釐○陳蔣化田肆分○楊義所田貳畝肆分

○王國義田壹畝捌分○張羅田玖畝壹分○張儀所
田捌畝叁分○周連田壹畝○楊發泉田貳畝貳分○
徐中白田成畝零壹贅○陶三田壹畝柒分○周尚遂
田捌分○胡茂成田壹畝○胡一道田叁畝柒分○彭
光月田壹畝柒分○彭一國田貳畝伍分伍釐○陳人
祚田肆分○周鄭老田壹畝捌分○鮑福吾田壹畝○
傳一元田壹畝叁分○鄭樓氏山玖分○閩逢得田壹
畝○鮑賓觴田壹畝叁分○周恵吾田壹畝零伍贅○
陶應福田貳畝伍分○宋云艷田陸分○宋汶太田捌
分○尚趣召周貳分○但祥南田玖分○宋霍良鼎尚
遂田壹畝柒分○趙大德田壹畝伍分陸薊○余綱安
田捌畝捌分○余朝國田壹畝貳分○余朝龍田貳畝
肆分○張繼玉田壹畝貳分○余朝太田捌分○夏赧
菩田伍分○吳康侯田壹畝壹分○夏沖乜田捌畝○
余石張田壹畝叁分○羅賢任田陸分肆釐○羅如泉
田陸分○查世肽田壹畝○周連田柒分○龍尚朝田
陸分○張世祿田肆分叁釐壹毫
石山圩木役荒蕪田○李國俊田貳畝捌分○李國才

田貳畝伍分○李國榮田陸分○李春國田壹拾貳畝
捌分○桂發香田壹拾伍畝捌分○彭本元田伍分○
李嘉賓田潤畝玖分○李善治田肆畝貳分○趙溫田
壹畝貳分○道士周田陸畝○趙士周貳拾肆畝零贅
贅○趙希林田貳畝壹分○趙三田玖畝貳分○趙三
田壹拾畝○趙希韶田肆畝貳分○劉五一田貳畝○
熊啓陽田叁畝捌分○余六一田肆畝捌分○熊國經
田壹畝捌分○熊京田貳畝陸分○黃啓元田壹拾貳
畝○李國碩田貳畝伍分○趙希鳳田壹拾壹畝肆分
○趙思徵田貳畝柒分○趙諭田玖畝○李一禹田伍
畝伍分○熊國會田貳畝捌分○李國才田壹畝○熊
時來田玖分○李國相田壹畝貳分○趙蕪田陸畝○
熊陽田三
畝捌分

順治十四年知府薛　撥入田于後

壹希金田貳
拾貳畝柒分

康熙六年推官汪　撥入田于後

常謚田壹
畝陸分

康熙七年知府廖　撥入田于後

南川老田點畝土名揚州田壹號貳畝土揚坂長坵貳
號壹畝片號壹號柒分港下貳號叁分俱係周仕明佃

康熙十年新開石山圩水沒荒蕪田于後

熊伯夔佃田貳畝陸分○熊智宗佃田壹畝壹分○熊
宗修佃田壹畝柒分又田伍分○熊宗神佃田貳畝伍
分○熊宗柒佃田壹畝貳分○熊宗輝佃田叁畝○熊
謙仁佃田壹畝貳分又田肆分又田肆畝叁分○熊朝
吉佃田貳畝貳分又田肆分○趙師明佃田壹畝貳分
○熊宗洗佃田貳畝伍分又田貳畝伍分○熊君二佃
田叁分○熊宗遜佃田壹畝捌分○熊子樂佃田貳畝
柒分○拾加賓佃田捌畝叁分○李宗旭佃田肆畝貳

分○李宗昌佃田柒畝又田肆分○李宗漢佃田貳畝
捌分○李國賢佃田壹畝玖分○李國柒佃田伍畝貳
分○王應祥佃田拾畝○陳龔佃田伍分○李宗仁佃
田陸分○趙希林佃田伍畝捌分○趙思開佃田柒畝
○趙希郘佃田玖畝肆分○李逢臭佃田壹畝貳分又
壹畝柒分○龔士超佃田貳畝伍分○李行篤佃田貳
畝叁分○趙國傳佃田壹畝
柒分○趙國法佃田柒分

康熙十年清出久荒田于後

鄧坤學佃肆畝玖分○鄒大綱佃田貳畝肆分○湯[illegible]
祖佃田柒號共五畝肆分○汪元卿佃田壹畝陸分○
湯成貴佃田貳畝捌分○湯成富佃田貳畝陸分○余
鏖禮佃田玖分○景聽宇佃田叁畝伍分○景晴宇佃
田玖畝壹分○景聖宇佃田壹畝○黃錫萬林佃田壹
畝○龔金孫佃田叁畝玖分○鄒天行佃田陸畝伍分
伍贅○鄒念人佃田貳畝玖分○陶李遜佃田壹畝叁
分○龔孚能佃田叁畝伍分○龔小尚佃田壹畝壹分

以上洞田共壹拾壹畝捌分捌釐洞遞陳劉朋
中田壹坵坐猴上土名尖坵丈貳畝貳分佃民李正選
○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圓坵丈叁分捌釐佃民李國
典○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圓坵丈陸分貳釐伍毫佃
民春洪○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四方坵丈壹畝伍分
伍釐佃民李春典○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坵丈玖
分伍釐柒毫佃民李春洪○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
方成坵丈壹畝柒分叁釐佃民李高○中田壹坵坐仝
處土名灣坵丈肆分壹釐玖毫佃民李春魁○中田壹
坵坐南山下土名長坵丈壹分柒釐肆毫佃民李春來
○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四方坵丈捌分捌釐伍毫
佃民李奇
以上洞田共捌畝玖分貳釐洞遞余表五
中田壹坵坐蕭家坂土名婆坵丈壹畝伍分佃民余有
謀○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婆坵丈壹畝壹分[illegible]

毫佃民余顯謨○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婆坵丈[illegible]畝
貳分叁毫佃民余中謀○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illegible]頭
坵丈捌分叁釐叁毫佃民余啓道○中田壹坵坐蕭家
坂土名圓坵丈壹畝陸分柒毫佃民太謀○中田壹坵
坐仝處土名大坵丈叁畝捌分玖釐陸毫佃民余大魁
○中田壹坵坐劉家冲土名三角坵丈伍分柒釐玖毫
佃民曹孟浩○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過頭坵丈陸分
伍釐伍毫佃民曹孟浩○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坵
丈捌分壹釐伍毫佃民曹孟浩○中田壹坵坐白銀坳
土名過冲坵丈壹畝玖分佃民余中國○中田壹坵坐
日泥壤土名瘦坵丈玖分佃民余中國○下田
壹坵坐白蠟冲土名荒坵丈貳畝佃民余二朋
以上洞田共壹拾柒畝捌釐洞遞余二朋
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四方坵丈壹畝伍分貳釐佃
民李時春○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貴坵丈壹畝伍分
柒釐佃民李太○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坵丈壹畝
伍分伍釐佃民李國貴○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illegible]

丈陸分捌釐貳毫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仝處土
名長坵丈陸分柒釐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仝處
土名方坵丈肆分捌毫佃民余正修○中田壹坵坐東
坂土名四方坵丈壹畝壹分叁釐佃民余弘福○中田
壹坵坐仝處土名尖坵丈壹畝陸分佃民余魏春○中
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伍釐貳毫佃民邵惟
太○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尖坵丈壹畝佃民李正道
○中道壹坵坐洲上土名長坵丈玖分叁釐佃民李正
道○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玖分柒釐伍毫
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玖分
柒釐伍毫佃
民李正道
以上洞田共壹拾肆畝壹釐貳毫洞遞邵繼兆
中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洞田丈陸分陸釐陸毫佃民
張敬銘○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洞田丈肆分捌毫佃
民張昂魁○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洞田丈肆分陸釐
貳毫佃民張子德○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illegible]

伍分柒釐佃民張昇魁○中田壹坵坐江家坂土[illegible]
田丈壹畝壹分叁釐捌毫佃民張敬甫○中田壹坵坐
仝處土名共坵丈壹畝貳釐佃民張隆○中田壹坵坐
江家坂土名四方坵丈壹畝壹分肆釐佃民張敬弼○
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洞田丈伍分陸釐佃民張顯榮
○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洞田丈伍分伍釐伍毫佃民
張祖德○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坵丈貳畝叁分叁
釐佃民張祖德○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新田丈壹畝
伍分玖釐佃民張祖榮○中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洞
田丈壹畝陸分伍釐捌毫佃民張顯魁○中田壹坵坐
江家坂土名洞田丈壹畝叁分玖釐佃民張清○中田
壹坵坐江家坂土名洞田丈玖分肆毫佃民張文魁○
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洞田丈壹畝肆分貳釐伍毫佃
民張文魁○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壹畝壹
分伍釐佃民張文寶○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婆坵丈
伍分玖釐捌毫佃民張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illegible]
坵丈伍分貳釐伍毫佃民張昂魁○中田壹坵坐仝處
土名荒坵丈玖分陸釐佃民張文寶○中田壹坵坐仝

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細坵丈貳分陸釐個民吳代佐○中田壹坵坐堰東土名長坵丈陸分柒釐伍毫個民吳代佑○中田壹坵坐堰東土名長坵丈陸分壹釐貳毫個民吳代寶○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滿坵丈肆分叁釐個民吳永啓○中田壹坵坐堰東土名滿坵丈肆分肆釐貳毫個民吳永啓○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小田丈壹分伍釐個民吳永啓○中田壹坵坐嶺背土名長坵丈壹畝伍分個民吳代寶○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搖頭坵丈壹畝貳分叁釐個民吳代福○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搖頭坵丈壹畝貳分個民吳尚義○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肆分叁釐柒毫個民吳代任○中田壹坵坐山背土名四方坵丈叁分捌釐叁毫個民吳代佐○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陸分陸釐柒毫個民吳大富○下田壹坵坐山背土名地田丈貳分玖釐壹毫個民吳尚義○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柒分捌釐個民吳尚義○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柒分個民吳尚義○中田壹坵坐山背土名長坵丈肆分捌釐柒毫個民吳尚義○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條坵丈壹分陸釐陸毫個民吳尚義

以上洞田共貳拾捌畝壹分伍釐洞遞吳尚義

中田壹坵坐上邊土名四方坵丈捌分柒釐捌毫個民曹自端○稅地壹坵坐馬家嶺土名四方地丈捌分捌釐陸毫個民曹自經○中田壹坵坐上邊土名四方坵丈肆分貳釐捌毫個民曹自輝○下田壹坵坐降上土名貳步坵丈壹畝壹分個民曹自康○下田壹坵坐降上土名四方坵丈陸分玖釐個民曹自輝○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柒分柒釐個民曹自輝○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陸分玖釐個民曹自成○下田壹坵坐馮家嶺土名四方坵丈伍分壹釐叁毫個民曹自探○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陸分捌釐叁毫個民曹祖成○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閘坵丈玖分陸釐個民曹義成○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地田丈壹畝壹分陸釐伍毫個民曹化弘○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地丈陸分陸釐個民曹市成○稅地壹坵坐[illegible]

仝處土名長地丈叁分叁毫個民曹自瑞○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坟地丈叁分貳釐個民曹自書○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地丈陸分壹釐個民曹素成○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曲尺坵丈肆分伍釐陸毫個民曹自書○下田壹坵坐嶺上土名四方坵丈捌分壹釐陸毫個民曹自超○下田壹坵坐嶺脊土名地田丈壹畝貳分陸釐個民曹弘化○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地田丈捌分柒釐伍毫個民曹自瑞○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捌分玖釐個民曹尚成○下田壹坵坐馮家嶺土名月坵丈陸分叁釐肆毫個民江子學○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地田丈陸分玖釐個民江國柱○稅地壹坵坐馮家山土名四方地丈伍分玖釐個民江國文○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地丈壹畝叁分柒釐個民江國文○中田壹坵坐坟前土名坑坵丈陸分貳釐伍毫個民江國賢○中田壹坵坐坟前土名坑坵丈貳分壹釐柒毫個民江國賢○中田壹坵坐楊家坂土名長坵丈壹前貳分玖釐叁毫個民江國柱○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坵丈壹畝壹分伍釐個民江國文○中田壹坵坐屋側土名長坵丈陸分壹釐陸毫個民江國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灣坵丈肆分陸釐個民江國柱○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坵丈肆分捌釐叁毫個民江國祇○中田壹坵坐山下土名長坵丈壹分伍釐個民江閣璐○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地丈壹畝伍釐個民向其椎○下田壹坵坐背後土名長坵丈陸分貳釐伍毫個民曹自瑞○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尖坵丈玖分叁釐伍毫個民曹祖成○下田壹坵坐馮家山土名長坵丈壹畝伍分壹釐玖毫個民曹自超○下田壹坵坐馮家嶺土名圖坵丈壹畝玖分貳釐柒毫個民曹自超○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頭坵丈壹畝陸分肆釐個民曹祖成○稅地壹坵坐馮家山土名東田丈肆分陸釐柒毫個民曹自超○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貳畝壹分叁釐個民曹太成○稅地壹坵坐坟閣土名四方坵丈貳分玖釐玖毫個民曹自輝○中田壹坵坐坟前土名尖坵丈玖分貳釐伍毫個民曹自志○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坵丈壹畝陸分柒捌個民曹自瑞○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尖坵丈壹畝叁分

○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三升坵丈貳分伍釐佃民劉和三○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坵丈壹畝陸分佃民劉和玉○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五升坵丈肆分伍釐陸毫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陸分叁釐叁毫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蔭蔭坵丈肆分捌釐肆毫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井坵丈捌分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坐處塘口土名四斗坵丈肆畝伍釐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坵丈叁畝陸分伍釐佃民徐尚恕○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伍分佃民徐孟主○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貳分柒釐佃民徐繼蘇○四十二都洞田壹坵土名四方坵丈壹畝伍分佃民陳文貿○洞田壹坵坐天井裁丈壹畝伍分佃民黃次尼

以上洞田共貳拾捌畝陸分柒釐伍毫洞遞徐孔問澄龍

一建昌縣

原額田壹千壹百捌拾貳畝柒分貳釐捌毫

共徵租銀貳百叁拾陸兩伍錢肆分伍釐陸毫

內全書免徵四差銀叁拾肆兩壹錢肆分玖釐貳絲陸微肆纖

又除完大糧銀肆拾玖兩壹錢叁分壹釐陸絲陸忽肆微陸纖

又除完漕米銀壹拾伍兩柒錢捌分叁釐伍毫柒忽壹微肆纖

實徵解洞支費銀壹百叁拾柒兩肆錢捌分壹釐貳毫捌絲肆忽柒微陸纖

今開田畝于後

李八老佃田肆畝柒分○李思明佃田肆拾畝伍分叁釐陸毫○吳和佃田壹拾壹畝壹分肆釐玖毫○吳六一佃田壹拾叁畝柒分捌釐壹毫○朱二一佃田伍畝玖分柒毫○饒百六佃田肆拾壹畝貳分陸釐伍毫○李

八一佃田陸拾叁畝伍分肆釐貳毫○李八七佃田肆拾柒畝玖分肆釐陸毫○李八三佃田捌畝貳分叁釐柒毫○饒六四佃田壹拾伍畝壹分肆釐○李十六佃田貳畝貳釐伍毫○李十九佃田玖分柒釐伍毫○梅五四佃田壹拾柒畝壹分柒釐○梅五七佃田壹拾叁畝叁分陸釐○梅虎保佃田壹畝捌分○梅三二佃田柒畝叁分貳釐○劉二三佃田叁畝壹分玖釐伍毫○劉二七佃田叁畝叁分陸釐○劉二二佃田壹畝零肆毫○吳六九佃田肆畝肆分壹釐○熊十七佃田壹畝貳分柒釐○周十四佃田肆畝貳釐○翟三丑佃田叁分捌釐○李八二佃田叁畝柒分柒釐○余宮佃田壹畝貳分○孟三二佃田壹畝貳分伍釐○張三一佃田玖分貳釐○李九八佃田壹畝玖分捌釐○劉成一佃田壹畝陸分○劉成二佃田壹畝陸分○李四一佃田叁畝玖分肆釐○汪九二佃田貳畝壹分伍釐○唐十四佃田捌畝○唐二六佃田捌畝壹分壹釐叁毫○唐六三佃田捌畝○唐六一佃田柒畝捌分叁毫○陳十四佃田伍畝玖釐○李二五佃田壹畝陸釐○黃國十佃田伍畝伍分○雷十九佃田肆畝玖分捌釐壹毫○王祖十佃田貳畝○馮六八佃田肆畝肆毫○鄭三十佃田求畝○華秀三佃田伍畝○黃求六佃田伍畝伍分○李二九佃田貳畝伍分柒釐○姚角八佃田伍畝○姚角六佃田伍畝○陳五三佃田壹畝壹分壹釐○蔡三八佃田叁畝壹分伍釐○蔡嘴十佃田叁畝壹分○張十六佃田貳畝肆分捌釐○吳坎二佃田貳畝貳分捌釐○吳二一佃田壹畝捌分叁釐○吳二九佃田壹畝捌分○吳十六佃田貳畝○吳坎五佃田肆畝壹釐○吳十三佃田貳畝陸釐○吳十六佃田貳畝伍分捌釐○吳二八佃田貳畝叁分玖釐○吳二七佃田[illegible]分○司旗十二佃田肆畝玖分壹釐捌毫○江堯三佃田貳畝壹分捌釐肆毫○傅禮九佃田貳畝○司二四佃田壹拾壹畝陸分貳釐○姜伯貞佃田陸拾捌畝壹分○蔡十八佃田叁畝肆分肆釐○鄭珠八佃田叁畝貳釐○蔡二四佃田貳畝捌分壹釐○鄭乾一佃田陸畝貳分肆釐○蔡十四佃田叁畝捌分○吳朝二佃田叁畝貳分貳釐○保貴三佃田叁畝伍分伍釐○蔡十

白鹿書院田賦續志卷之十七

康熙十二年十月知府廖　續買星子縣鄒之芬土名

余家坂田叁拾壹畝悉照前例每畝徵租銀貳錢內除正粮兵米折價脚耗加增本折物料四項除銀外餘解洞用

今開佃丁田畝于後

諶行而佃田陸畝壹分○陳短如佃田叁畝伍分○余翊侑佃田壹畝陸分○殷振宇佃田壹畝捌分○殷綱宇佃田壹畝陸分○劉燦五佃田陸分○余信之佃田壹畝貳分○楊育宇佃田壹畝捌分○袁世則佃田貳畝貳分○鄒可立佃田貳畝捌分○胡茂甫佃田壹畝捌分○余本初佃田叁畝貳分又佃田玖分○余天耿佃田捌分○陳未佃田肆分○艾勝初佃田肆分○熊義卿佃田叁分

已上共佃田叁拾壹畝

白鹿書院志十六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廖文英撰文英有正字通已著錄初唐李渤與其兄涉讀書廬山蓄一白鹿甚馴因名白鹿洞宋初置書院於五老峯下朱子守南康軍援嶽麓書院例疏請賜額遂爲四大書院之一康熙中文英爲南康知府因卽舊志修輯以成是書意求繁富頗失翦裁

白鹿書院志十九卷

〔清〕毛德琦撰　周兆蘭增修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雍正道光間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鹿書院志十九卷》提要

白鹿洞志序

白鹿書院由来舊矣肇於唐盛於宋沿于明迄我
朝有
御書之賜而制益大備幸值
聖天子文明之世一統有志一省有志郡邑各有志至廬山亦輯有志靡不載之甚詳茲復有書院志者何曰重道也孔孟之道惟朱子集其大成而白鹿書院為朱子設教之地精神所萃

登斯堂而循斯教可為學
道之津梁誠有如李忠毅
所云者則茲志不可以不
重碩舊志已弗可考即前
廖守遵忠毅原本輯為一
書而版又不戒於火今星

子毛令自銓選引
見時敬承
天語即有志脩輯越五載而告
成余覽其於前志七則外
廣為十則繁簡得宜去留
各當則李崆峒先生所言

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
者統茲集已無遺憾又余
嘗以事至院與院中多士
論文課藝彬彬郁郁皆有
可造其各體
聖主崇儒至意遵朱子之規以

進於聖賢之學實不能無
厚望焉爰因毛令之請而
書於簡端
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
夏六月巡撫江西等處地
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三級益平白潢
序

序

白鹿洞書院為前賢講學之所甲于
天下康熙丁卯歲
聖祖仁皇帝賜書
賜額所以崇儒重道而綿教澤於孔長也甲
寅夏紗蘭奉檄代守南康面奉
憲諭以振興書院為首務檢閱舊志備
學者清洞租凡延請主講甄錄肄業
諸事以次遍舉而志中殘缺之處計
共八十有六篇以方今
皇上文教覃敷
當代大人君子又以主持風化為己任
不及今蒐輯隱[illegible]
擇人職者補之闕者修之工肩[illegible]

遂成完壁志備于康熙五十九年距
今七十餘年而重修之則一哀輯可
百年也以蘭弇鄙贊襄
文治誠愧未能而慎守前賢遺蹟以仰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雅化益禀承
大憲文翁化蜀之義擢則不敢不以自
責且不敢承望之後之來者用誌數
言以附簡端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春二月署南
康府事寧都直隸州知州廣陵周兆
蘭序

白鹿書院志序

古聖王之作人也家有塾黨術有庠序
國有國學後世區區之南唐亦建學館
而天下之有書院則自宋始盛夫以天
下之大於江之北立嵩陽於江之南立
嶽麓石鼓白鹿爲四大書院號爲國學
而白鹿爲尤盛先是唐賓客李渤所栖
息白鹿之名始著後妝而朱晦菴陸子
靜所講學而從學者始多肰書院之脩
復守先待後使天下后世信之深而從
之衆非朱子不至是孜朱子讀書之地
講學之堂在江南者不一而足而誦讀
其書者徧天下閱世之學者白鹿在何
地主講席者伊誰得孔孟之薪傳者有

錢私淑而傳習者何人講學之規何以須發而讀者何書其瞪目赧顏茫然不知所對不少也之數者非大有關於學問且無與于教化育才之盛心尚皆不能舉則所信之深者何所信從之衆者何所從豈非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乎嗟夫奇偉名彥匡坐一堂接洙泗濂洛之淵源而窺其堂奧况書院之大名教樂地如廬洞者有自外於宮墻者吾不信也書院自朱子興復其洞規講義答問戒諭灼灼在人耳目百年後代有誌書圖經記序詩文可一覽而神遊於廬山瀑布之間身厠于講學脩身之地已然無如星子毛令之白鹿洞志之精核完備為善之善也一流覽而益知洞之所自興山川風物之代异規模設施之不一致養人才之各殊且於文字之有關者片語単詞無不畢録本末具而洪纖該於以見書院之盛大固無踰於白鹿矣今

皇上加意人才新脩經史統千聖之心傳者皆頒發於廬洞都養又籲以饔飧視古今之育英才又無踰于今日則多士之游息於鹿洞也居聖域賢關之名勝思養之教之上

洪恩而不抱希聖希賢之志者其亦何以自立於天壤也哉

康熙庚子菊月江西等處提刑　按察使

司按察使加四級蕤萬石文焯撰

白鹿書院志序

循環之運能與天地參而無終極者其爲道也鉅而其所關亦必不輕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日月之所以明江河之所以流有時風雨晦蝕壅決雖極盛衰變化而卒不熄聖人之道不其然乎廬山白鹿洞唐賓客李渤隱居之所至宋朱子始闢爲書院其間如顏魯公周濂溪河南二程象山姚江後先相映於戲何其盛也當是聖教明仁義著而人知學問士君子經明而行修愚夫愚婦目見耳聞薰蒸於其中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日與之化故象山先生一登講席發明喻義利之

旨聽者悚然至山農對老聞之泣下其所關於人心世道爲何如也按考亭奏事延和殿時諄諄於異端佛老宮院滿天下而先王禮義之宮反不及其萬一以此爲請余謂佛老寢宇夫人得而興廢之於人心何關於世道何補燭火鬼燐烘動煽惑遇有知者不崇朝而滅耳

白鹿洞之有書院千餘年矣屢廢屢興而廢愈久則其興也已盈甚豈非聖道之不熄而學者薪傳有自歟今

天子崇儒重道爲萬世開太平而於紫陽先隆祀典　御書碑額光耀書院凡求宰此邦者必　廷見而獎勵之如星子六令毛君皆蒙俞旨誠恐非其人則書院廢則聖教衰而道熄嗚呼其用心何其至歟士君子當聖道昌明之際有在上者爲之君爲之師而百爾臣工奉令承教又爲之增修學舍治資糧備器用延名儒主持倡率廣招來學者布觀條俾四方有志之士懷仁慕義樂育而裁成之百年以來日新月盛不知凡

淳熙時之書院又何如也而考亭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及提舉浙東立社倉法民賴以安至今遵焉又嘗讀其兩朝奏疏言齊治平如指諸掌向使當時能竟其用豈不偉哉故古今以來有真儒必有實學苟無實學則無關於人心世道如是而謂能益聖

人之道參天地而無終極未之有也今
從事書院者濟濟矣其能如林用中蔡
仲默黃直卿十五人之從考亭各得其
學以廣其教於天下垂之萬世則景星
鳳凰爭先快覩者不獨在唐之白鹿先
生矣乎承乏南昌未獲往觀書院之盛
然而廬峰五老聖域賢關悠悠我思常

隨紅鶴飛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其予之謂夫

時

五十七年戊戌歲冬月江西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督糧道參議加五級京江
蔣曰廣序

白鹿書院志序

書院以白鹿名者何重創始也唐李賓
客渤隱居於此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
洞由唐以迄於明其間興廢不一而惟
於宋爲最盛新安朱紫陽學宗孔孟道
述唐虞所以致知而力行者無不得聖
賢之薪傳矣淳熙六年知南康軍慨然

以宣明教化敦勵風俗爲己任爰訪白
鹿故址即有榜文牒狀劄子以及奏請
勅額之舉遂次第修葺復其舊擴其新
置田聚書以爲執經請業之所一時名
人如陸象山劉靜春輩皆講學於斯則
於守先待後之學大有裨益詎謂其教
之振興不以其人哉惟我

皇上接執中精一之傳倫神聖文武之德於
萬幾餘暇博極群書惟謂宋之朱子註明
經史得中正之理丁卯歲
欽賜學達性天匾額壬辰歲又奉
諭旨將朱子升配十哲隨以朱子全書
頒行天下使學者有所遵從則所以表章
先賢者如此其至然不有斯志何以信

今而傳後哉按白鹿洞志特創始於弘
治七年郭墻之手前此蓋缺焉而未之
脩也厥後歷有修補大約擇焉不精語
焉不詳康熙十二年廖文英重修后丁
酉春版復燬於火星邑毛令誠守斯土
身任其事廣搜遺編細加訂覈於舊志
七則外又增三則惟將朱子所撰榜文

牒狀劄子以及教規策問諸條不列於
藝文之內而特越與復例所以示尊崇
也蓋細繹其書勤々懇々直以道統爲
己憂學者一日三復退可修己進可治
民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不淺在業斯洞
者覩程有要楷模有資日用有需無不
可以陶冶而成之即未至其地者讀是

編瞭然在目夫亦可以勃然興矣戊戌
之秋志成請序於余々乃慕廬山鹿洞
之勝丁酉歲奉
簡命承宣是邦雖未遑至止切嚮往之披閱
是編而仰止之懷益深但後之官斯土
者綿々延々其不致廢墜不與文為會
之所厚望也然則書院之作重創始又

重守終也不揣愚昧因附數言於簡端

云

旹

康熙五十七年閏八月望日燕山許兆

麟書於豫章之紫微堂

白鹿書院志序

合宇內名山鉅川及小丘絶壑奇偉幽秀

之觀皆佛老之徒之所盤踞而吾儒不與

焉以奇偉幽秀之觀畀釋老之徒使其窮

土木飾金碧動糜千億而儒者所隸祀典

宮室有制其脩潔祗事自春秋丁祭釋奠

釋菜外不數〻然其用力省而爲禮簡以

畧也則是異教果足以勝儒者之正學而

人心之趨向眞怪僻不可知耶非也白鹿

書院在廬山五老峰下爲昔賢講學之所

也其地背嶺臨溪幽邃靈奥實宇宙清淑

之氣渟蓄而蟠結於此爲聖域賢關之所

寄信不誣矣夫廬阜周迴五百里梵宇琳

宮金碧輝映遊人累月不能窮然其時[illegible]

時廢如浮雲之變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態而鹿洞[illegible]

朱子講學迄今六百年外且弗絶當事之

興賢育才者修缺補廢日以增加歲丁卯

我

皇上親灑宸翰有學達性天之額又以廷議

躋木主於十哲人々感動興起學惟朱氏

為起而々中丞白公以清德重望建鉞茲

土方將增學舍益廩餼為肄習久遠計其

屬吏亦奔走効力以役為畫予乃愈信異

教之不足以勝正而斯道與天地無窮果

不以世為興廢也始予校士南康事竣過

鹿洞謁紫陽祠星子令毛君率肄業諸生

祇肅以俟予如毛君盡竭心力於斯文者

固與商確補葺以綿力勸　中丞公之一

二而有未逮也會毛君洞志新成寄正於

予々樂夫正學之日昌而予之遭際其盛

也為之序而歸之

賜進士第提督江西等處學政翰林院檢討加

一級前纂修

大清一統志

三朝國史奉

敕分修近體唐詩壬辰科會試同考試官翰林

院庶吉士梁南王思訓撰

序

道學之緒開自堯舜危微精一之言遞傳至孔孟而斯道昭於述作凡曰仁曰義曰性曾胥此志也自後河南程氏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及朱子挺生而私淑程氏之學大彰孔孟微言遂集諸儒之大成堯舜以來相傳道學乃復揭諸中

天而炳若日星功莫鉅已我

皇上道統遠紹唐虞心源直接洙泗登咸三五久道化成凡所以敦褒儒術者靡不

備至

特念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既於全集沉研寔踐更極表章崇奉之儀升配十哲

皇哉理學昌明真自生民所未有矣卓

山白鹿洞由唐李賓客講學於此南唐創名國學宋初爲四大書院之一興廢靡定朱子知南康軍始修復故迹闢殿廡立學舍置洞田招四方生徒聚業其中一時學者粹然咸出于正去郡後猶惓惓來者與不隳斯業生平教育之苦心誠有深萃于此者曩蒙

御書匾額頒賚內院經史克牣其中遠邇嚮學之士感激奮勵日新月盛而頃際在

上

大當事企捧氷鑒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大江以西翕然丕變鹿洞講學之盛尤當駕軼千百載而上然則修志之舉又曷可少哉觀志中所載朱子規約言簡而

義極謹嚴其讜論精微一切不經語悉
爲學者告而大旨總在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而已所謂窮理反躬者
何即堯舜危微精一之旨具於吾心虛
靈不昧之中而周行乎達道達德之間
曰仁義曰性命胥一以貫之矣昔賢諸
君子白鹿洞賦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之

語竦然如恐不及學者誠能體此意而
一循朱子遺訓操存而踐履之馴序漸
進以入於聖賢之域眞道學斯眞治術
於以上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至意不負 當事鼓舞
振新則分巡斯土者亦克與有榮施也
志遊燬於火星令毛君奉

上憲重加校訂而梓之其中詳略增損斟
然中則並以年來殫竭心力釐清洞田
若干附刊簡末意絕隱佔亦可謂用心
於名教者矣是爲序
康熙戊戌歲季夏日江西按察使司分
巡饒南九道副使加一級三山龔嶸敬
題

白鹿書院志序

白鹿書院在星子縣治五老峰下宋淳熙己亥朱子知南康軍招址建學為講習地復置田以倫久遠繼往開來規模永定而世有變遷事有沿革非大人君子以扶樹道教為己責莫能振而起之哉

皇上崇儒重道表彰正學丁卯歲以

御書朱子祠扁額並經史諸書頒發書院自大吏及有司亦各思仰贊文明之化竭力興復由是書院日見昌盛甲午年補授星子令引見

臨學宮

天顏悅豫顧餘臣曰星子縣爾等曾到否奏臣曾講學在此復顧臣曰此人亦知自念一介小臣猶先賢過化之所恐

皇恩之一顧深以不克負荷是懼祇任即索遍覽釋菜有器懼其隘也則稱之祿士田懼其濕也則清之核書籍懼其逸而不備也敢考課懼其荒而不密也一時於志焉取之頃志修於康太守文英垂四十餘年而版燬於火奉

憲令刊行乃稍加訂辭別其例言付諸梨棗用以敷揚

皇上德教之弘闡明朱子理學之正俾天下向往者知所矜式誠如李江陰所云斯編為學道之津梁矣至於振作鼓舞見生徒蒸蒸雅雅旅進旅退朝夕讀書習禮於其中復有晦翁子靜其人者互相辨論益闡明先聖之道以示來許端在大君子之居位者有以倡率之又非琦之綿力薄一能效其萬一也已是為序

康熙戊戌春星子縣知縣毛德琦謹識

重修白鹿書院志序

戊戌新秋星渚令毛君手書致余并新刊白鹿書院志一册而問序於余ヒ作而嘆曰嗟乎毛君誠當代循吏之最矣今之為吏者非不知振興文教乃長民者第一事也顧治獄訟徵賦稅簿書期會苟稱厥職足矣餘非所及也即興行教化崇尚文治亦不過謹守其文移行故事而已誰能取先賢之遺跡實力而表章之竭蹶從事惟恐後時且星渚斗大邑荒瘠為江右冠官衙蕭瑟依空山寂歴觀薪俸所入常不足

以供厨傳毛君又廉吏不名一錢乃是志版燬於火而匝歲復已剞劂告成非以仰贊文明作興雅化為急者誰能捐貲付梓蕆功之速至此及發策伏而讀之見其編次詳明訂輯精當條理井然足以補前賢所未及匪特弘文教於一時亦且垂良法于後世則又慨然與嘆以為毛君更有過人之才畧以行其造士之盛心不徒汲汲之無窮而已也憶余佐郡時亦以舊志不可無而又歲久漫漶為之刪其繁補其闕正其譌擬付之梨棗以垂永久而終以閒曹冷署力

輿願違而止旋以量移去遂不果至今歉然於懷今毛君是志刻期告竣實獲我心而其增補刪訂之功更有非余所能及者尤爲欣躍無已昔班孟堅所謂以經術潤飾吏治者毛君有焉將見毛君與諸生日夜講肄于詩書俎豆之間取紫陽之遺矩而闡修之使皆曉然[illegible]經[illegible]誦彬彬如古之俊民髦士使天下謂紫陽遺化之區實非凡爲學者所敬望於以繇徑聖而開來學其功復何可量然則當今治行第一非毛君而誰余雖匏繫[illegible]安反覆是編實神遊于鳳泉雲壑之際焉　[illegible]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新秋之望知湖廣黄州府事前同知江西南康府事加三級紀錄[illegible]撰

張元禎洞志序

白鹿洞志八卷南康郭郡侯瑨所刻也志乃吾老友曾鐸燕春室者因遊白鹿搜訪而編集之時袁舉人端以礪學爲落窾延請分敎於洞學復從而校正焉久之其書但留于鐸家士大夫咸以未及傳布爲惜或以聞于郭侯侯雅欲表章洞學亟遣人持書幣徵求之金川鐸子稷遂奉侯以成茲美維白鹿洞學名天下名古今肇于唐盛于宋重于我朱子復盛于我朝此志之編與刻不皆自有洞學以來曠數百年未舉之缺典歟始自今凡有志于斯者不必身其地目其勝第一披閱瞭然甚在是矣侯出西涼來入爲政知所崇重惟繼治先賢過化之邦拳拳思承其緒加刻周朱二先生年譜四書或問及稽是遥萬石于紫陽遺愛皆前政之未及云弘治七年甲寅六月

李夢陽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見其興者圮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寖欲堙焉考之文紀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于是取而筆削之刪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創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物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迹從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覽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託史以寓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遯而綱目修是傷道之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言乎豈敢哉予為斯志[illegible]直使其墜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illegible]墜者可舉散失者可[illegible]者可理缺者可完圮者可復耳矣或乃遊貽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illegible]之因養之有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矯情飾譽以干祿附賢竊而罔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歟正德六年秋九月

陸夢龍序

教之所懸以求士者其所得常不足以盈教引五十犗之餌臨流而釣時有鱒魴古之人其不致鱒魴以網之固也博士以文周以前云乎哉裂詩書六藝之幅組綴無用之言而舉天下敝敝焉斃斃其中以圓尺寸唐以前云乎哉夫既如是以求之矣而後品其中正而魁其地望猶捐泉布之毋以視息也天下之學官有科舉而無證脩天下之書院名證脩而實科舉夫既如是以求之而亦如是以應之矣而乃始倔

級而衆數曰吾陟之峻而步之廣吾已與周孔揚唐虞而溯羲皇猶不病而祟鬼也其炎爲烈雖然古之人有伊尹者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而欲覲見之吾身彼豈以上之求之者如是而應之又豈待上之求之不如是而應之乎白鹿洞書院盛于紫陽之南康軍而其時已不免進取之習山藻聖賢象山登席摩盪而砭痌斥喻利以立君子小人之辨閉敬齋主院遺丘時雍祁黍政許常尤憧憧乎其言之陳公開詔君子之使人由其誠夫由其誠而進之文章科

舉亦載道之具不由其誠而自居于聖賢道德之意乃所爲喻利之深者也李君仲達脩白鹿書院志芟剔煩穢而特揚明教一條以警多士用意遠矣陶元亮貞心礪節晉之伯夷李太白狂簡斐然曠絕塵宇若大鵬之視下其人皆在科舉未興前楊氏蕪者何入議別公俎豆而腎響聲影欲進所未考陳師復彼哉何足語此李仲達名應昇江陰人有文有政而出之以養余所矜式也志成于壬戌之春孟夏朔日

李應昇修志序

白鹿書院志李崆峒先生嘗筆削之讀其序義例可觀也今所存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壬辰去今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伍理是邦奉學使檄兼理洞事既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功令謬珍清心二語以道文章山水之觀其于學道津梁茫乎未也昔胡平一與宗子書云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余于時文猶屬淺儒之見而況于道乎已時時洗滌肺腸参尋哲訓繙閱舊志手自抄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

華先正之論說以明教殘碑逸簡頗爲綴緝蕪牘濫詞借從刪汰蓋韋絃之佩庶幾不忘而諸生請曰舊刻蝕矣願梓之得卒業焉余竊惟書院之重也道也而文章山水乘權而遞旺夫山水以淵靜開心文章以芳華澤性學道之士不作炫觀試涵咏斯編反觀自得有正襟危膝卓然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觴浩歌蹶然坐我于春風者乎有冥心寂照悠然對我于屋漏者乎夫教與時移學隨資化入山思静友鹿成羣將以醫俗息爭則斯編也豈非學道之津梁哉雖然音成空谷不免徑借終南遂有藐崆峒先生之言爲余罪者天啟壬戌清明日

廖文英修志序

古今氣運之興有作之于上者斯可成之于下有開之于先者斯可振之于今代有由然矣白鹿爲名教樂地曩有欲毀天下書院者鄒吉水力諍之得復非以李賓客隱居故也有宋濂溪先生從道州來守南康軍二程夫子後先師事之傳至紫陽而擴大爲甚孔孟薪傳實賴于此是爲天下第一書院云徃昔李忠毅公初司理官人文蔚起迨奕承之李署偶見枯桂重花旣而李卉圃先生前守南康後爲臬憲使時與　部院蔡公買田修葺禮延約生熊掌科講學洞頭茲其書規固犂然也今

上御極英守是邦行釋菜禮畢詢知佃人租重多逃星子令康舉其狀上請荷蒙廵撫董批允清除舊逋鐲免新增于是佃民漸歸故土荒蕪益墾堙沒益登學者負笈來遊校舍益增垣牆益葺一時藏脩樓而頌誾嚮聲應氣求者奚啻春風鼓盪時雨滋靈也哉至歲永玉堂中愛蓮池上集郡邑嘗孝廉會江楚之[illegible]彦課文選義惟康郡文藝尤以靜美見稱此非作養

之明驗歟廼知文運關乎國運固有作之于上始可成之于下有開之于先斯可振之于今也舊志李忠毅公重訂迄今五十餘年多所闕遺爰補緝舊文增葺邇事授剞劂而登于新雖[illegible]之[illegible]未云大備而經營[illegible]意于焉[illegible]之[illegible]康熙癸丑

嘉平[illegible]

凡例

一纂舊明弘治七年張元禎序云洞志編自魯鐸校自袁端刻自郡侯郭瑨正德九年提學李夢陽序云志分六則首沿革次形勝次創建劉刻次田賦次姓氏文藝次典籍器物萬曆年間郡守田琯重修乃星子訓導周偉主洞事與洞生熊倓袁煒等編輯書最詳核今則僅餘殘簡郭李二志更邈不及見矣天啓二年江陰李應昇定洞志又分七則首形勝次沿革次先獻次明教次文翰次祀典次田賦惟文翰中多從

刪削覩田志較約嗣是郡守廖文英洞志遵江陰原本其所增入半屬順治年間郡守薛所習補刻也廖志成於康熙十二年全版燬於五十五年今詳請重刊於七則外增典復以尊崇子至洞以崇師範書籍以昭訓守[illegible]為十[illegible]緣序其源流如此

一增新洞志首載典俱恩賜代舊章如南唐昇元中始以白鹿[illegible]舘建[illegible]國學宋初賜書院與睢陽[illegible]嶽麓石鼓稱四大書院而廬山[illegible]首太平興國間[illegible]九經官洞主咸平五年勅重修塑聖像淳熙五年[illegible]

子闕書院請頒勅賜後刊諸經書遂格不行我

朝丁卯歲

御頒經史親書扁額賜洞為千秋盛典駕軼前代垂憲後昆原志未載例宜恭紀

一尊崇洞志載興復始末若學規若經書若殿廡若田畝俱紫陽手定規模[illegible]有賢繼起亦祗踵事增華溯二程淵源所自即[illegible]山姚江弟子不無分途然明誠並進倫義良知究[illegible]與同李公應昇特申明教標紫陽之書札以原始[illegible]先哲之論說以示訓不以朱

子學規講義概入文[illegible]義甚精確今

上升配十哲顏閔學達性天正以尊正學也故特纂一編以志尊崇

一類推洞志載卧龍岡有潭有菴朱子守南康時即故址復建祠武侯係于其中又于潭旁立起亭菴旁立修志亭畫田將解組時之會還去明御史何遷復建起亭鑴出師表文公詩于石後[illegible]武侯至於洞成矣子志也三叠泉朱子守南康時未及見後東莆商伯楊伯起繪圖遣寄有摩崖叢墨徒以慨嘆之語今二

條仍舊彙入洞志而朱子卧龍岡記編入山志未云
漏也
一存舜洞志載先賢以表其功德敘王洞以端其模範
羽翼聖道刪先賢碑記俱不符言嘗歲久人湮如薛應
旂王世濟紀載共五多所挂漏且可概也邇來主祀
不一家遷西移日多設坐兩廡增祿位未有攷籍而
豈定之者祀典一餘止仍舊刻未敢贅論
一覈實洞志載田賦自田而李而廖俱有畝數有佃名
星子縣無都鄙上下鄉概係雜記歲久佃更無從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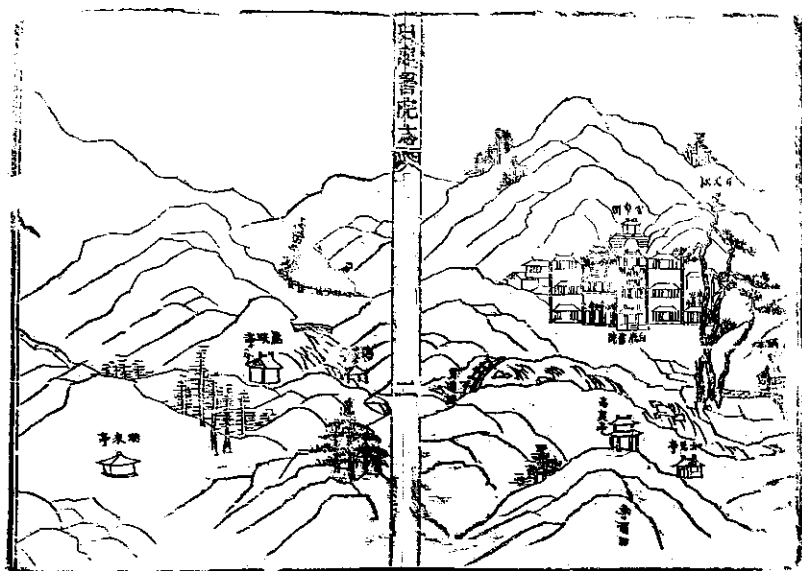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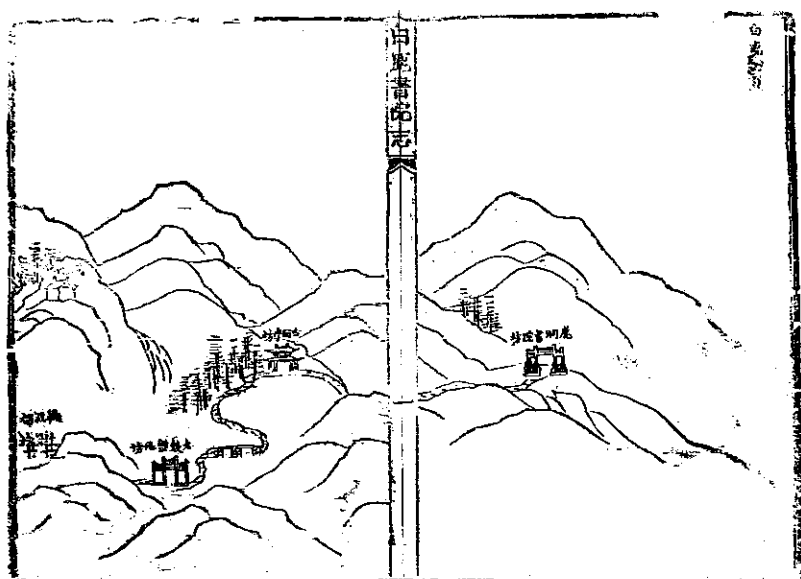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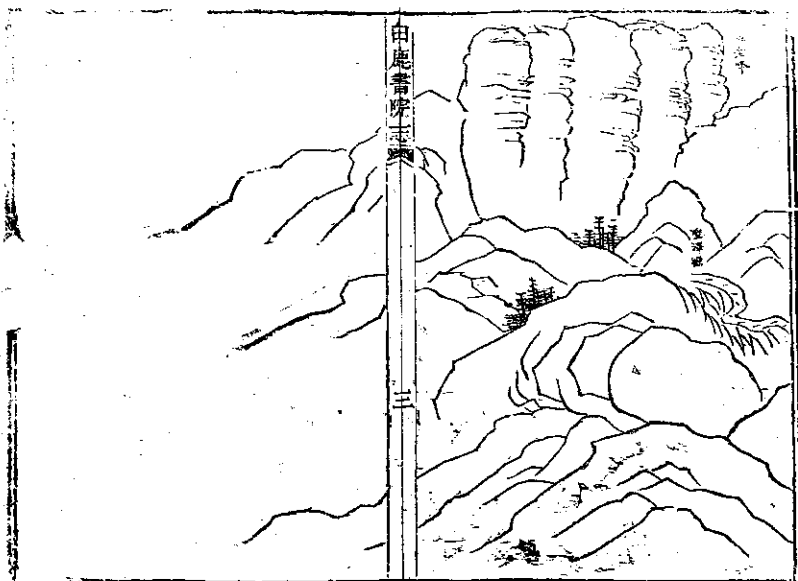
考而田瑠疆頗家山洞田七百餘畝乃江陵徹洞產
變價充餉以後事也今無寸土在籍侵沒不如兌幾
蕃因張冠李戴年幾一年何所考也琦自視事星邑
先巳詳請清復洞產另刊成書儻今全版俱燬爰述
一開列都鄙明今佃勿令蒙蔽誤并都分小總緊
合大總荒蕪仍飛背三志捜[illegible]刻[illegible]名[illegible]另報丞
杜侵漁兩都昌有建撫朱舉提學[illegible]建昌首提舉
邵延齡新增洞田憑經載入仍仿舊刻備查
一典守星子縣舊有府志洞志山志向來志版未有[illegible]
管因刷印繁多艱於搬運誌付刷印匠家並無架貯
堆積潮地任其霉壞殘缺丙申秋業經捐俸刊補完
備詎次年春洞志山志二版被燬惟存府志今詳請
重刊鳩工立局纂輯校閱幾費經營過覓舊本始見
廬山通志序後順治年間蔡大中丞有專委廬山萬
松坪收藏永不出山之檄以原刊桑喬廬山紀事版
在府屢燒毀故也茲復蹈前轍宜爲善後計謹將此
志同山志工竣日并府志各版計明塊數開載印冊
俱藏星子縣新劉蕉樓之上屬縣經管洞承輪年執

掌造入交盤以憑稽核刷印亦在樵樓不許搬出無
家致滋殘缺并冤管私者妄自增刊之弊蓋爾[illegible]
重刻匪易如有疎忽責令賠補并嚴處分庶可久存
永著爲例
知縣毛德琦識

白鹿書院志目錄

白鹿書院志卷一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形勝

書院之建以地勝也山川清淑人文聿興荷
聖明之寵錫萃賢哲之芳規豈非靈氣攸鍾歟顧親炙者
稽名以賞實嚮風者披冊而臥遊紀載弗彰其何以
攷志形勝

書院之脈自五老峰來絕壁懸天一峰南下如頓萬
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爲後屏山山

之陽卽今白鹿書院也背嶺臨溪卓爾山峙其前左
翼山翼其左兩山交織一水中流自犀牛塘聖澤源
經鹿眠釣臺貫道澗中異石崚嶒盛有先賢劖刻至
勘書臺則危崖飛湍跨澗爲橋是名枕流臺上平如
砥適對五老獨對亭作焉臺左卽左翼山山有聞泉
亭又稍折而南名廻流山其巔空濶可四望舊有六
合亭今廢跨溪爲流芳橋後先二坊夾溪相映又前
平疇數拾畝隔溪層巒百仞曰羅漢嶺爲書院外案
去廻流二里許爲書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

有二爆星拖其水日而陽餚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勝也去書院十里而遥有水簾三級飛雪懸崖則文公所謂新瀑是也他若棲賢爲唐李渤讀書處臥龍岡爲考亭卜隱地皆因書院而附見焉

五老峰去書院西北二十里其中峰之脉逶迤南下書院實鍾秀焉諸峰横隱蒼空壁立數百仞軒軒然如入箕踞而窺重湖又如五雲翩然欲飛而下將入洞里許望之若拱揖以迎至朋來鹿眠亭則五老揷出雲屏鬟髻毫髮可數霞光秀色在襟帶間唐李太白

詩云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又曰余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峻偉奇特鮮有能過之者眞天下之壯觀也

後屏山書院負山爲勝若屏焉故名長松百尺或亭亭直上或斜覆庭陰鬱鬱葱葱環匝一二里中爲太極亭左爲思賢亭右爲喻義亭折而西而南至鹿眠場後峰際巋然而五老而倚長松者爲對崇亭五老雲端拱若賓主第二峰頂有星巖霽光可攬最稱勝覽

卓爾山在書院南隔溪横亘數十丈其東一峰突起端嚴竦立者明提學鄭廷鵠以卓爾名焉御史徐岱作高美亭于上逶迤西下山脊屈伏若玉几峙書院之中舊貫道橋在其下大意亭倚其西偏山足巨石突屹可數一劃忠信二字左右二石分刻文行字其上爲聽泉石其南爲觀德石又聽泉石東爲風雩石石上有隱處二字下有枕流池三隷字皆文公筆也西一峰突立與卓爾峰相望東西一帶松林森森與日干雲每風振響發溪流韻答山外凹爲龍田堤有屠一嶺障之不可窮際

左翼山在書院東若翔若垂上有峯峦下臨三峽溪流有聲明嘉靖間都御史何遷偕洞主貢安國夜坐其上各有聞因作亭名曰聞泉而對羅漢嶺亦曠絕可愛

勑書臺在左翼山下舊爲李萬卷勑書之所崖石峻削澗水湍急長松蔭其上五老峙其西文公常建亭而廢明弘治間提學邵寶建獨對亭正德間李夢陽爲之銘其下爲聖澤泉有劉塈澤之泉風泉雲壑字皆宋陳淳祖筆或曰文公筆澗中有李夢陽[illegible]桯二字

彭治觀瀾二字

鹿眠場在朋來亭隔溪水截石亙相切有聲石刻文公漱石二字鹿眠處三字李夢陽書鹿洞二大字于其崖

按李勃鹿洞今不詳其址李夢陽日在三疊泉鑿中劉世陽所謂玉川門者考之陳舜俞廬山記曰唐李渤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乃即洞築臺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夫舜俞居去唐不遠五代宋初遺跡具存則今書院即隱之址也三疊墜中旣無築臺遺跡窮山遠谷鳥道崩崖必非隱居昔址廬山如仙居洞遺花洞祇以四山迴合似洞而名今乃剜石爲洞則鑿矣

釣臺在鹿眠場東過漱石方平峻削壓據溪流文公書釣臺二字刻于石明正德間劉世揚書意不在魚提學李夢陽作釣臺記爲亭勒碑于其上亭今廢太原喬宇大篆五老峰三字于碑陰

流杯池在大意亭西其崖有石刻文公隸書流杯池三字池即澗中澄潭而名溪流阻石迴轉而出文公嘗與其徒環石流觴浩歌其上有流觴二字刻于石亦文公筆也蔡可泉書吾與點也之意六字千古不磨四字

貫道溪從流杯池而東值文會堂南溪水潺湲一泓瀾碧舊有橋名貫道故溪亦因之

枕流橋在洞口文公時建原有亭今廢溪流出峽飛湍陡絕大石枕之水石相激聲若鼓吹急雨湧濤狀若釀雪怒若飛霆激起而噴若煙若霞此書院之勝境也故稱小三峽峽口上下皆先賢遺跡左壁有白鹿洞三字勅白鹿洞書院六字溪石有枕流二字白鹿洞三字俱文公筆

禱南題志　永嘉陳濬祖假守是邦被命造朝以書考日謁辭鹿洞命講預者元寮于丘達山蔡嶽堂長陶一鶚洞正〇〇興仁前洞正王祠〇蕭張傳一講書劉〇〇陶應子黃有開堂書杜端甫直學傅往歐陽綱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定庚辰良月旦日題

胡泳題志　番陽李侯駿嘉定戊辰歸武昌訪書院經小三峽愛清泉之奔流懸崖之對峙出橐貲與鹿洞諸生創亭峽上後十年戊寅郡人胡泳以三山黃公幹所留郡守陳宓後鼎新崇大之扁以枕流亦莫撰首創之由也又四年李侯守池陽泳客于池訪問其始末是秋侯之子仁廣初夏昌宇昌辰實合洞之士友七十有八人舉酒亭上

相與歎歲月之易流幸來者之有繼也因書其事刻
寘崖石七月壬申胡泳題　又洞口舊有自潔亭文
公書自潔二字今逸其跡嘉定乙卯莆田陳宓書劉
于題志側　方蘇書蹲鹿坡喬自嶽篆書白鹿洞漱
可泉書洞門深頭復○○○書洞門重開穆相書仰
思劉平嵩何選各有白鹿洞彭治書尋樂處陳沂書
聰被白鹿文猶在茲高山仰止逝者如斯十六字俱
在洞口劖于石壁
聖澤源泉去書院北可二里遡澗至山夾中鳥道崎嶇

犖确可入泉底仰視磐磬磊落楚䕷蔓延源從凌霄
峰來由夾口瀉下數十丈大如瀑練微似濺珠故有
小三疊之名嘉靖間王洞貢安國題曰聖澤源石劖
過通洙泗四大字小三疊三字
犀牛塘其水亦自凌霄峰來上下兩塘注永復西南流
過白鶴觀會聖澤源同入貫道溪
廻流山在書院東南小三峽水過枕流橋北溪石齒齒
激水又南有小溪來會之水益湍怒洶洶有聲流一
里所有山雉雉當水所行逆溪流觸之遂折而南故
名曰廻流山山四面嶄峭其巔頗平衍可佇立遠眺
上有六合亭今廢
擎蓋石在石牛山東南二里許與楊梅橋相值上大下
小其上圍幾數丈藏以一幹亭亭如張蓋文公詩云
誰扶藜杖少盤桓同遊煙蘿手自捫此石於今無問
者祗因來自太古坦石劖文公書風雩字題志朱仲
晦父與王之才楊子直蔡季通胡子先胡仲開同飲
于石望五老峰淳熙七年上章困敦孟　癸酉　書
古高頤聖壽無疆頌
按周頤南宋時人與文公同時見文公淳熙八年題識可考舊志以此頌爲周濂溪先生作誤

三疊泉一名三級又名水簾泉下注盤石分疊爲三級
[illegible]集云上級如飄雲中級如碎玉下級如玉龍走潭
眞天下之奇景非谷簾瀑布比也澗中有石門僅通
人行北壁上有劉世揚玉川門三大字李夢陽遊廬
山記云入谷行澗間穿石漸巉碧數里至白鹿洞此
澗之鎖口也羣峰夾澗峭立巨石磊落交加水急石
鬭旁有罅人傴僂穿之過洞復沿澗北行數里至
水簾泉過澗路愈險絕行經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

白鹿書院志卷之二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
[illegible]南康府事周兆[illegible]

興復

鹿洞創自李氏南唐因之建學至宋而大興迨
本朝而益振然承先啟後功莫逾於　朱子蓋夫子所
建置百世之標準也纂而合之以示德業不與衆[illegible]
志興復

朱文公

知南康軍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
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
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敦勵風
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
勉今有合行詢究事件下項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
館[illegible]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illegible]頹後且廢壞未委本
處目今有無屋宇　右牒教授楊廸功司戶毛廸功
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指實逐一仔細條具
回[illegible]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寄居過往

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跡詳細切幸特賜
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悉如有知得上件事跡
詳細之人仰仔細具狀不拘蚤晚赴軍衙門申說切
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于國朝會要本軍圖經
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
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
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
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
山白鹿洞學徒當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
詔從其請併國子監給[illegible]印本仍　之七年又以
洞主明起為蔡州[illegible]　置南康軍
屬郡境至祥符初　[illegible]老之
還葬其所其子比　十闕
洞之書堂六字　以
學者亦給其食　祥正寶　後遷兵
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逐[illegible]至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

到任尋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眞羣居講學遯跡著書之所因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于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傳于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申修白鹿書院狀

具位熹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百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官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于今基址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盛甲于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修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修至于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也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名額具載國典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施行竊恐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文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年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有所遵守久遠不致湮沒謹狀

附小帖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于荒廢湮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 鈞照

與尚書劄子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疎慵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山林泉石號爲東南最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

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寂林麓茂
美尤有幽絶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
意不當廢墜至于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
間亦已具狀申請矣而竊妄意以爲朝廷倘欲復修
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
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于其間庶幾
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
後更蒙矜憐假之餼廩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爲
過望而于州縣亦不甚至縻耗顧以事體稀闊言者

草野而倨傲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幾鈞慈
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受賜
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
聽近因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由折上之
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屛而狂妄僭越猶欲承緣
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
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
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祈特爲敷奏舉
先朝之故事修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
祿賜略比于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
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
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
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傲之嫌然其實
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
是以敢冒言之

乞賜白鹿洞書院勑額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
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
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
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又蒙聖恩假守玆土
到任之初考按經圖詢究境内民間利病乃知書院
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眞宗皇
帝咸平五年嘗勑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
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眞閑燕講學
之區而荒凉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眞

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
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一罪大如此駭懼
震慴不遑啟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
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
荊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
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
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談空說幻未有厭其多
者而先王禮樂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
寥稀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

為煩于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
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
皆已燒燬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
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
為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
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板本九經註
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于以褒廣前
列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淳熙八年

貼黃 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勅賜嶽麓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延和殿奏事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
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註疏給賜本
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
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
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
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

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
于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
又見于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在可覆視也夫以此洞
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
宗皇帝眷顧褒崇至于如此則聖意所在至深至遠
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
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
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
不能無疑于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議笑者之言殆必

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爾如其果然則
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老佛之居
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說孰利孰
害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
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
一邑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盛衰多寡之
相絕至于如此則邪正之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
非徒不能有所正于彼而反援臣之請于此臣不識
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望聖慈

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旣以紹承先志啟迪羣心又以
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濟實天下萬世之幸取
進止

請洞學堂長牒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旣已差補職事學
生入洞㕍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
更有堂長名目今覩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
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牒
者　右給牒付貢士楊日新准此充白鹿洞書院堂
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

洞學榜

契勘本軍白鹿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
經歷五代號爲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
宗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間又蒙眞宗皇帝重加修
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
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
文籍收藏應付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撥
界址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

乞賜勑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人等不知上件事理
或有毀壞以致偷盜文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
有騷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　右出榜白鹿洞書
院張掛各請悉知淳熙八年閏三月日榜

招舉人入書院狀

切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修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
詩賦論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
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
于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

乎今歲科場解赴省待補之士二千有八人文行彬
彬識者蓋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
士與士之所以爲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
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洞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閒
叙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
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書院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子具
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圖朝故事及

郡圖經得白鹿之遺址于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
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爲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
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爲坵墟因
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當以布宣教化爲職顧
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
學其間庶幾夫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
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修釋菜之禮
以見于先聖及先師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告先師文二首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修釋菜之禮惟
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
神尚饗　右兗國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修釋菜之禮惟
公命世修業克紹聖傳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
神尚饗　右鄒國

教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

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
列于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
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
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

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講堂策問

孔子沒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法孔子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名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先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舍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王蘇

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程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楊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之

講座銘

師道絕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

卿文不在玆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
嚴厥臨孔昭式訛爾墉

與呂伯恭論書院記書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
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惠尤荷垂念思致筆力益
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爲賀又以爲
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
報比已謹不只候定本即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
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鄉城望之北多面

東少不知别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
可否又幸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
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太牢固
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十七八如何又
此役乃是星子縣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
傳久遠所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
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計亦見之矣非
辭舊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蔣
諭教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洞報已再申矣熹頓
首再拜

當是時士習尚麗靡止實則入于申韓釋老而不自
知

祖宗盛時風俗之美誠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
爲學有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
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
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于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
教養作成之具則見于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
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之學正以學

不足以知道而以老氏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
之而其弊反甚于前日耳今病于末俗之好奇而
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于熙豐崇寧之
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
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 止是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
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
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

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
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
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
之辨也

閩洛緒言 止 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子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
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小偏兼于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于章句文義之間 止 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也今但言之則終於此而
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 止 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恭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日
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
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雖此役本爲先朝勸學
之意初不專于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
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焉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
破也

罰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用明道劄子後即去不
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
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于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
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
甚于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
其始終本末之序而争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
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逮于嘉祐治
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
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

遠矣學于是者誠能考于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
用力于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
變而道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
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
爲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
别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
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
話隨空設法感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書四首

初請諸賢祠記蒙見喻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
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爲記臥龍
山居此固幸甚然今事又有大于此者敢以爲請別
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
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爲入德之門則此
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
間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
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

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撓然雖去此間
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
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
白鹿洞書院承爲記述非爲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
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
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
一本投納書几內一本裝標與濂溪祠堂記爲對
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皆作
一卷此人亟行不暇悉

與黃商伯書五首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
君爲職事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
錄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白鹿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
劉子懇之前此亦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
已有數冊恐致重復若已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
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致則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
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

樂爲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于諸使者也
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錄求
一本便中垂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
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欠琢磨小
榜之首彭君尤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
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不敢一日
少弛恐得鄉閒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更煩于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
年六月以洞主明起爲蔡信主簿其下有本末並告

錄云

熹頓首再拜前日專遣人行拜狀想達春卿來近問殊用慰感即日清和伏惟尊候萬福熹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畧轉山北遊還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惓恨耳白鹿田錢已撥正牒教授候彼同文即行支付也春卿之歸深荷淳遣又辱饋贐之厚渠深不敢受朋友皆以爲仁者之惠所不敢辭渠必以具謝矣

與曾致虛書

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像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于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像冠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與楊伯起書

新年幾歲精神勉力想來亞裴懲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托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挲墨徒以慨歎也

與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書五首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近爲况如何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他處眞未易得令人慨然興懷也但聞甚者乃欲盡某形像置之某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于其間以未有

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于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所望也幸以示諸人亟爲毀撤爲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舜弼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諛及之豈有輙敢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又永遠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云及新錄閣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爲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

喩及禁止白鹿壟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于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答[illegible]正思節文

此間書院近方結果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與園萬正淳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

答胡平一

白鹿開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乎為之而已豈眞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

答白鹿洞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壞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延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為人久遠故事矣三大字亦就卓上寫成即摹即拭去今[illegible]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即就本修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急用處也諸生今幾想今時討論亦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已之私介于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群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先家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眞蹟今藏道輔曾孫次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跋康節誡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誡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鄭林向氏刻寘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和君之子眞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熹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察廷彥得之吳唐卿以語嬸

翁翁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旣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手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

古人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反其蹠而坐于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着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于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坐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著蹠而體便安者坐也此跪與坐之異也詩云不遑啟居釋之者曰啟跪也爾雅曰妥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坐也夫啟爲跪則居爲安矣妥爲安坐則跪爲危坐矣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

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旣畧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併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倣此以免于蘇子俯伺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余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强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

足據信不知蘇公蜀入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揚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倣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跏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

左以俟來者考焉

附坐進說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寳厚禮不若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之說者以爲坐禪之意誤矣

白鹿書院志卷之三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沿革

道無今古時有汚隆書院之有興有廢也時也持之使無廢或振興於既廢之後則道在人心不可泯滅司風教者所務爲仔肩也志沿革

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貞元中渤與兄涉隱廬山菴一白鹿甚馴行嘗隨之人稱白鹿先生寶歷中渤爲江州刺史就今書院地創臺榭引流植花遂以

白鹿名洞先是魯公顏眞卿寄居郡之五里牌厥後裔孫顏翊率子弟三十餘人授經洞中南唐昇元即其地聚徒建學置田乃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號曰廬山國學宋初置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本院並名天下學徒常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丁丑詔從知江州周述請俾國子監給印本九經驛送至洞號曰白鹿國學官其洞主明起爲褒信縣主簿壬午置南康軍遂屬焉咸平壬寅詔有司修繕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歸老于洞許之未至而卒皇祐中冕子

郞中琛因父志增置學舍十餘間以敎其子弟扁曰白鹿洞書堂并給四方之來學者當塗郭祥正有記刻石後館燬於兵石徙天慶觀觀廢刻竟不存淳熙己亥朱子守是軍復拓其址檄軍學敎授楊大法縣令王仲傑董建書院呂祖謙記之援嶽麓書院例疏請勅額併高宗御書石經與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賢爲學次第以示學者一時名人如陸子靜劉子澄林澤之皆從遊焉旣而學徒日衆乃於建昌縣置東源庄撥沒入田以給之後遷淛東提舉復遺錢三十

萬屬郡守錢聞詩建聖殿并塑像後二年郡守朱端章加板壁給從祀諸賢像仍撥浮屠沒入田以益之嘉定辛巳郡守黃桂闢三門重建聖殿又增置定西源庄田咸淳間郡守劉傳漢增置貢士莊元大德間燕山崔翼之爲守又增置上壤庄田百畝學士虞伯生有記元季兵燬累世興搆蘭爲茂草而學田之疆畛盡亡矣明正統戊午翟溥福來守始剪荆棘以復其制景泰中郡守陳敏政再修及塑聖賢像成化三年督學李齡增廊之措學田刷舊書籍聘爲末布衣胡居仁主敎四方宗之後御史陳銓唐龍提學蘇葵邵寶蔡清李夢陽相繼興理如唐龍奏起蔡宗兗主洞事尤稱特典爲嘉隆以來增置田廬有差詳載各志至萬曆乙卯大學士張居正議禁書院洞田官鬻歲癸未給事中鄒元標題請復之叅政程拱宸檄知府潘志伊修祠宇贖田畝規制粗定己丑提學朱廷益禮聘南昌布衣章潢講明正學知府田琯復改剏橋梁門路立鹿洞甚舘以五里牌玄帝香資增置田七百餘畝贍給生徒甲寅叅議葛寅亮捐俸三百金大

加修葺增置號舍數十間丁巳郡侯袁懋貞條畫規制甄收勸課蔚然有章士無濫收租無冒破聘南昌舒日敬大開講筵學者雲集暨舒先生以讀禮還公復謬推予董率其事焉　江陰李應昇識

禮聖殿朱子起淛東提舉以錢三十萬屬軍守錢聞詩剏禮聖殿并兩廡後燬明正統戊午知府翟溥福鼎建改名大成弘治中提學蘇葵再建復名禮聖植欑楠子殿前

國朝順治十四年巡撫蔡士英修復康熙五十二年提學

龔霖重建

東西廡宋郡守錢聞詩建明成化丙戌知府何濬再建

蘇葵重建

國朝康熙七年推官巫之巒知縣黃秉坤重建五十二年

提學龔霖增高

大成門知府翟溥福建提學蘇葵重建今改禮聖門追

康熙七年推官巫之巒知縣黃坤重建五十一年提

學龔霖增高與殿稱

欞星門明成化丁亥知府何濬建提學蘇葵等重建知

府周祖堯易以石柱

御書閣康熙丙寅知府周燦請建懸掛

御書扁額及玆

欽頒書籍乙未知府梁謙知縣毛德琦重修

明倫堂知府翟溥福建堂前植杉數株提學蘇葵重建

掘地得文公倘黃商伯石刻收嵌東壁今不存萬曆

甲寅參議葛寅亮改爲講修堂順治十四年重建改

爲彜倫堂內有朱子聯云鹿豕與遊物我相忘之地

泉峯交映智仁獨得之天

紫陽祠康熙四十八年知府張象文據教授熊士伯請

建專祀朱子以門人林擇之蔡沈黃榦呂炎呂燾胡

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陳宓陳澔十

五人配享

宗儒祠舊爲三賢祠朱子既去郡諸生爲立生祠于講

堂西移書撤之朱子歿闕禮乙亥諸生遂以濂溪二

程與先生合祀于講堂後廢及翟溥福爲守于大成

殿西立三賢祠祀朱子李賓客周濂溪三先生以陶

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源配弘治戊午提學蘇葵

止祠周朱二子遷李賓客主于別室提學邵寶配以

朱子之從遊于洞者十四人趙淵并祀象山易名宗

儒祠萬曆辛卯知府田琯以舊文會堂静併改置三

賢祠癸卯提學錢棫增陳經歸游配享仍標宗儒祠

順治十四年重建爲宗儒堂中祀周濂溪朱紫陽陸

象山王陽明四先生兩翼以林擇之等十五人配暨

朱子專祀紫陽祠林擇之等十五人俱隨遷配享今

祀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邵康節陸象山王

陽明諸先生

遺賢祠祀李賓客等十六人提學蘇葵等建舊在大成
殿門左延賓館舊址提學蔡克廉易其扁曰洞賢祠叅
議葛寅亮移宋儒祠左仍曰先賢祠
忠節祠舊在三賢祠儀門左祀諸葛武侯陶靖節先生
春秋移壬合祭于先賢祠序李賓客之上萬曆辛卯
知府田琯建祠于洗心橋東春秋專祀饗以特羊叅
議葛寅亮移文會堂右
文會堂宋嘉定間朱寺正建曰會文堂陳寺丞改今名
紹定中郡守史文卿改君子堂後廢正統中知府翟

溥福重建提學蘇葵再建郎中婁性題扁萬曆辛卯
知府田琯改宗儒祠址爲文會堂
延賓館在大成門左明成化己丑提學李齡建胡居仁
記今廢
白鹿洞初鹿洞有名無洞嘉靖甲午知府王溱乃闢講
修堂後山爲之築臺于上知府何巖鑿石鹿寘洞中
叅議葛寅亮瘞石鹿藏于洞下即今彝倫堂之後上
爲思賢亭
號舍新舊計六十間提學蘇葵建叅議葛寅亮增十間

康熙十年知府廖文英增　間十六年知府倫品
卓增號舍三十六間
聖旨樓在書院內宋咸平五年勅有司重繕建樓以藏
詔勅今不詳其址
聖經閣在明倫堂右宋時建今廢
雲章閣在講學堂東宋開禧乙丑李山長建今廢
五經堂在文會堂前宋郡守史文卿建明成化間提學
李齡重建今廢
講堂知府翟溥福建今廢

十賢堂在大成殿後今廢
攝儀堂在書院中門外宋郡守陸德輿建今廢
友善堂在觀德亭側宋郡守陳治建今廢
成德堂在雲章閣下今廢
希賢室在三賢祠後明提學李齡建今廢
白鹿精舍在書院西文行忠信四字石後今廢
鹿洞邸館館凡二一在郡庠之東一在郡城之北宋淳
熙間朱子建之以待來學者入城邸穀之所今郡東
館久廢惟城北顏家山舊址猶存萬曆辛卯知府田

琯清查修復增置田租倉廒今廢

白鹿貢院宋時諸路各有貢院淳熙元年郡守孫嗣祖建于郡治之西嘉定中郡守黄桂增廓其居後以大比就試者衆乃改建于軍治今廢

射圃在觀德石之前久廢

紫陽遺惠倉在府門內以貯洞租明正德間同知趙琮建今廢

鹿洞倉廒在顏家山顏公祠右明萬曆辛卯知府田琯建今廢

書院庄屋三間在建昌顯慈寺

諸葛武侯祠在左翼山上康熙丁巳知府倫品卓重建今廢

七姑廟在勘書臺下世傳卽唐江州刺史李渤女也宋淳熙間鄉民立廟祀之文公親書其額今廢

勘書臺在書院東七姑廟後宋李萬卷校書之所文公訪其遺跡建亭其上今爲獨對亭

風雩亭在前山之右磵高百餘丈上蔭喬木下俯溪流文公每與諸生遊焉上石鐫風雩二大字今廢

風泉雲壑亭又名崇文閣在勘書臺右有泉自洞左流至石崖爲懸瀑者十餘尺文公愛之號小瀑布後李山長建亭以石上風泉雲壑字爲名今廢

好我亭廬山志云獨對亭上有好我亭嘉靖中都御史何遷建今廢

觀德亭在射圃石刻有觀德字今廢

枕流亭在枕流橋上溪流奔激文公書枕流字刻于石今廢

自潔亭在枕流橋西今廢

光風霽月亭舊在前山巔宋紹定間移置風雩石左今廢

太極亭在思賢亭後明萬曆間知府彭夢祖建今廢

喻義亭在文會堂後山上給事許子偉建今廢

鹿眠亭在洗心橋西參議葛寅亮建今廢

百花亭在書院東與枕流亭隔溪相對舊傳李萬卷雜植花木故名今廢

宰牲亭在洗心橋東舊爲忠節祠知府田琯建參議葛寅亮移祠于文會堂右改爲宰牲亭今廢

獨對亭在勘書臺上提學鄧賁建自爲記李夢陽爲之
銘
朋來亭在洞右山之岡明嘉靖戊午提學王宗沐建自
爲記徐復吾有聯云五老忘年白鶴巢雲紀歳孤峯
無侶丹霞射影看山今亭亦廢
釣臺亭在釣臺石上明正德辛未李夢陽建自爲記喬
白巖篆書五老峰三字于碑陰亭今廢碑存
大意亭在文行忠信石東明正德辛巳御史唐龍建今
廢

高美亭在卓爾山明嘉靖四年御史徐岱建
闘泉亭在左翼山明嘉靖庚申巡撫何遷建今廢
六合亭在廻流山明正德辛未知府劉章建李夢陽篆
記今廢碑存
思賢亭在白鹿石臺明嘉靖辛亥御史曹忭建或名鹿
鳴亭　查舊志有雲章閣萬曆甲寅燬遂以扁此亭
如見亭在枕流橋西康熙丙寅郡守周燦建
原泉亭在文會堂後西至洞于建邦建自爲記
貫道橋在櫺星門外文公所名自爲記劉欲南崖蓋竊
去明景泰間郡守陳敏政重建隨圮成化間提學李
齡重建復圮萬曆十九年知府田琯仍復舊門架木
橋亭其上題曰遊息亭爲蛟水所壊次年復命工甃
以石悉如枕流橋制今廢
洗心橋在貫道右正德末年建
枕流橋在洞口文公時建甃石頗堅康熙壬辰五月蛟
水壞今架木橋
流芳橋在廻流山下一名濯纓橋石刻宋陳宓流芳二
字于橋北又橋東壁劖題名志云新安朱侯在郡建

橋白鹿之東南陬而値五老溪流紺潔未之名同遊
江西張琚羅思姚鹿卿閣張絡燕潘柄郡人李燔胡
泳繆惟一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特名流芳
旣揭楣門因紀岸左嘉定戊寅四月丙午莆陽陳宓
書
溪口橋去廻流山二里許俗呼觀音橋康熙壬辰夏蛟
水壞今架木橋
原石橋去書院五里在羅漢嶺下東通驛路西入書院
宋淳熙五年文公建今重修

尋樂橋舊名家橋以魯公故居得名文公修之以通白鹿洞明萬曆間郡守田琯重修更名尋樂橋康熙九年知府廖文英改移于南

山水輝光坊舊在書院前明嘉靖間御史曹忭建蕭端蒙題扁萬曆六年提學江以東改題廻流山之首扁日高山仰止參議葛寅亮改建石坊扁日名教樂地

前修遐迹坊在流芳橋西明嘉靖間御史曹忭建蕭端蒙題扁提學江以東改曰聖域賢關萬曆間知府彭𡾟祖改日古國學

白鹿書院石坊在今溪口橋北星子知縣崔抜建李𡾟陽書康熙丁未推官丞之巒重修

唐

貞元中洛陽李渤偕兄涉隱廬山養白鹿以白娛渤讀書五老峯下畜一白鹿甚馴行常隨之人稱白鹿先生所隱處四山廻合似洞故名

寶曆中李渤為江州刺史即隱處創臺榭植花木遂名白鹿洞先是顏眞卿寄居郡之五里牌厥後裔孫翊率子姪三十餘人授經洞中凡三十餘年

南唐

昇元中建學置田號廬山國學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朱弼為助教

宋

太祖年間初置書院與嶽麓睢陽石鼓並名天下四大書院學徒常數千百人

太平興國二年丁丑詔從知江州周述請俾國子監給印本九經驛送至洞號白鹿國學七年以洞主明起為褒信縣主簿九年始置南康軍洞隸屬郡境

咸平五年壬寅詔有司修繕塑 宣聖及弟子像祥符

初直史館孫冕請歸老于洞詔許之冕新淦人未至而卒

皇祐五年癸巳孫冕子比部郎中琛增置學舍十餘間以教子弟四方來學者廩給之扁曰白鹿洞之書堂郭祥正記刻石後館燬于兵石徙天慶觀觀廢刻亦不存

淳熙六年己亥朱熹守南康軍訪白鹿遺址申明尚書省及尚書禮部檄教授楊大法縣令王仲傑董建書院東萊呂祖謙記之

七年庚子三月新書院成祀先聖先賢列聖賢為學次第以示學者

置建昌東源莊時學徒日衆孫沒入田以給之
八年辛丑二月陸九淵赴洞講喻義章
三月朱熹南康任滿疏請白鹿洞書院勅額及高宗
御書與監本九經註疏于洞發錢四百千送庫寄收
買田
九月朱熹提舉浙東常平鹽茶公事名對延和殿申
請勅額御書遺錢三十萬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
聞詩并塑像
十年癸卯知南康軍朱端章加殿板壁繪從祀諸賢像

撥浮居沒入田七百畝于洞
開禧元年乙丑李山長建雲章閣于講堂東諸生以濂溪二程典
朱子合祀于講堂後
嘉定元年戊辰番陽李駿訪書院剏亭小三峽
十二年戊寅軍守陳宓建洞口橋名曰枕流
十四年辛巳郡守黃桂闢三門重建聖殿增置定西源
莊田三百畝
十五年壬午朱寺丞建會文堂陳寺丞改今名
紹定中軍守史文卿建五經堂于會文堂前改會文
堂為君子堂
淳祐間軍守陳洽建友善堂及文昌宮
咸淳間軍守劉傳漢增置貢士莊

元

至元間南康路總官陳炎酉繕修書院
大德間郡守崔翼之增置上壤田百畝
元季兵燹書院遂廢學田之疆畛盡亡

明

太祖建都金陵時取郡守取大杉木為御殿白鹿之

路始通見王禕記
丙午以王禕為南康府同知所存惟濯纓枕流二橋
時書院燬巳十五年
正統元年丙辰翟溥福守南康捐俸作禮聖殿改名大成
大成門貫道門明倫堂兩齋儀門三賢祠及燕息之
所三賢祠祀朱子李賓客周濂溪以陶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源配
天順二年戊寅南康守陳敏政重建貫道橋
塑先聖四配像于禮聖殿事周朱三公像于祠李齡記云
三先生像昔有二程無明陳了翁周
靖節劉西澗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

成化元年乙未提學李齡命知府何濬重修書院置學田祠器書籍時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道橋緣以垣墻擇端敏之士肄業焉會聘餘干先生胡居仁主洞事理學大明

二年丁亥李齡置星子縣田地塘共四百一十五畝有奇田四百零八畝九分地一畝四分五厘塘四畝七分在楊樹壠等處

七年辛卯提學徐懐置星子縣樓賢橋田八百七十畝

十七年辛丑落泉會聘廣東新會陳憲章主洞學辭不

至

弘治七年甲寅南康知府郭瑨初刻白鹿書院志

八年乙卯提學蘇葵屬知府劉定昌撤故院大新之復殿名禮聖特剏周朱二夫子祠蘇以內翰遷僉事過鹿洞憫其頽廢告于巡按王元善按察陸珩等協圖起廢酌定規制中文廟旁西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儀門文會前為延賓館東西齋舍六十餘間明倫堂左三賢祠祀周朱李三公祔以陶劉諸賢巡按王肅非宜特剏祠尊祀二夫子陶李諸賢別為先賢祠于西

十年丁巳延請兵部郎中上饒婁性主洞事來學者五百餘人

十三年庚申巡按陳銓收市寺田九百畝提學蘇葵置建昌田五百一十八畝有奇塘五十一畝有奇

十四年辛酉提學邵寶論來學者俟學成出仕教習士相見禮以嘗從朱子講學于洞者十四人從祀周朱額其祠曰宗儒

十六年癸卯邵寶置建昌新建田二十六畝作獨對亭

正德六年辛未提學李夢陽清出水磨𡺲處田樓賢橋廢寺地共二十餘畝作新志建釣臺亭知府劉章建六合亭于廻流山星子知縣崔孜建石坊于溪口橋

北

十三年戊寅知府陳霖清出星子開墾荒洲田

十四年己卯提學唐錦置都昌田地塘共五十餘畝田四十七畝三分基地三分塘四分

十五年庚辰巡按唐龍按南康首詣書院謁先聖訪查書籍田畝疏請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兗主洞事詔許之繼作大意亭

嘉靖元年壬午知府羅輅興葺書院

四年乙酉巡按徐岱建高美亭于卓爾山

六年丁亥提學徐一鳴批府責唐錦所置田買星子近
洞田五十餘畝
推官徐進清出建昌星子田地山塘共二百一十餘
畝
九年庚寅知府王溱闢講修堂後山爲洞築臺于上
十三年甲午知府何巖鑿石鹿置洞中
二十七年戊申叅政張元冲置建昌田百十六餘畝
三十年辛亥御史曹忭建思賢亭于白鹿石臺建山水
輝光坊于書院前前修逸遊坊于流芳橋

三十二年癸丑御史蕭端蒙置建昌田六十餘畝
三十四年乙卯永豐瑞昌王府各輸田入洞永豐朱厚
熾都昌田二百九十二畝瑞昌朱拱檑 田七十
八畝六分
三十六年丁巳提學王宗沭建朔來亭于洞右山之岡
三十九年庚申巡撫何遷建闇泉亭于左翼山
四十三年甲子分守道馮謙重修書院清理侵田逋賦
完繕經史子集
四十五年丙寅知府張純收入建昌田二十畝

隆慶元年丁卯知府謝存恕收入田二畝二分
四年庚午星子知縣張朝雄收入田一畝
萬曆三年乙卯以新建縣原設田四百七十九畝有奇
改入南昌府正學書院
舊存本洞田地山塘二千八百餘畝坐星都建三縣及新建縣自改入南昌後實存本洞二千三百
餘畝
五年丁丑星子知縣伊堯夫收入田三十餘畝
六年戊寅提學江以東改書院前坊于廻龍山首題曰
高山仰止易流芳橋題曰聖域賢關

七年己卯大學士張居正請禁僞學詔毀天下書院毀
學田以充邊需都御史邵銳以白鹿書院有勅額不
便拆毀有先聖賢遺像量留田三百餘畝備祭祀廻
道王檣隨請留星都二縣田地七百六十畝有奇其
建昌縣千餘畝變價解司
十一年癸未給事中鄒元標請復書院詔從之
先是常有紅鶴百十集于後山松杉書院議革時忽飛去後三年鶴復來巢書院遂復
廻道王檣請復白鹿書院田地山塘議行府修理祠
察器撫院晳 從之

十三年甲申同知張汝正收入建昌田十畝有奇
十三年乙酉叅政程拱辰請復原田撫院陳　按院
朱　滌使陳文燭右使宋應昌提學沈九疇巡道
王橋守道顧雲程僉議給買者價田遂復
十五年丁亥推官符九思清出田地三十七畝有奇以
安義縣宗室多炫等輸入官田一百九十五畝有奇
易弘治間御史陳銓所置新建縣田地圳塘共四百
七十九畝有奇入正學書院
十七年己丑提學朱廷益禮聘南昌布衣章潢主洞事

十九年辛卯知府田琯改宗儒祠遷文會堂互易其址
復舊貫道門前架木橋結亭其上題遊息亭建忠節
祠在洗心橋東立鹿洞懋館在顏家山重修前橋更
名壽樂以北市官香資銀置田七百餘畝立倉厫顏
公祠右
二十年壬辰蛟水圮貫道橋田琯重修之甃以石如桄
流橋制并修書院志訓導周偉主其事
二十二年甲午知府彭夢祖題流芳橋西坊爲古圖學
四十二年甲寅叅議葛寅亮大修書院移洞賢祠于宗

儒祠左提學蔡克廉改先賢爲洞賢今仍名先賢移
忠節祠于文會堂右即祠址爲宰牲亭移大門于講
修堂前時改明倫爲講修額曰勅賜書院增置號舍
數十間建鹿眠亭于洗心橋改建石坊于迴流山前
毀石鹿藏洞中
四十五年丁巳知府袁懋貞條晝規制申請南昌官舒
日敬主洞事學者雲集
四十八年庚申推官李應昇收入田三十畝
天啓二年壬戌知府袁懋貞申請司理李應昇主洞事

李應昇重修白鹿書院志成
四年甲子李應昇申議洞學科舉
崇禎十三年庚辰提學侯峒曾檄推官廖文英領洞事
按院徐養心撫院劉宗祥會請南昌翰林李明睿主
講席尋遷去
國朝
順治四年丁亥知府李長春遷去遺俸囑應井修書院
五年戊子知府徐士儀捐俸修禮聖殿
十二年乙未巡撫蔡士英倡復書院檄南康郡縣清洞

田修堂廡議增租所洛按察使李長春共圖興復置
田六百一十九畝有奇清出本洞原田及新田分上
中下三則派定支銷欵目
十四年丁酉重建大成殿改講修堂爲彝倫堂宗儒祠
爲宗儒堂禮請建昌官熊維典主洞事以瑞昌何孝
先爲副講知府薛所習撥入田二十三畝有奇
康熙元年壬寅巡撫張朝璘復修書院
六年丁未推官巫之巒重修溪口橋石坊推官汪士奇
撥入田一畝六分

七年戊申推官巫之巒星子知縣黄秉坤重建兩廡及
大成門
九年庚戌知府廖文英兼理洞事詳議租額摹聖賢像
添設號舍移尋樂橋于北帝宮南開墾石山坪田一
百五畝三分清出荒田六十八畝有奇荒地三十八
畝有奇荒山一百七十一畝有奇荒塘七畝有奇
十二年癸丑廖文英重修白鹿書院志
十六年丁巳知府倫品卓詳請督撫藩臬捐貲有差大
修祠宇新彝倫堂文會堂先賢祠三先生祠添設西

大門及諸號舍布政姚啓盛倡捐二百金提學邵遠
平倡捐五百金
二十二年癸亥巡撫安世鼎檄提學高璜同布政張所
志委知府周燦重修書院
二十四年乙丑巡撫安世鼎疏請國子監十三經廿一
史延南豐名宦湯來賀主洞事知府周燦詳請建
御書閣于彝倫堂前委本府教官克副講典晉諸務立
洞倉買穀
二十六年丁卯

欽頒御書學達性天扁額及經史遣官懸掛
三十二年甲戌巡撫馬如龍禮延南昌官熊飛渭主洞
事
四十二年壬午巡撫張志棟禮延星子進士千建邦副主
四十四年乙酉提學劉瑛置田伍畝于都昌縣贍洞
四十七年戊子知府劉涵詳請教授主洞事
四十八年己丑南康教授熊士伯詳請專祀朱子巡撫
郎廷極布政傅澤淵知府張象文議從之名紫陽祠
知府葉謙詳復典[illegible]二名　贍洞課士[illegible]

襲集是年夏五枕流溪口流芳三橋盡爲蛟水衝
壞俱重修之
學冀霖重創　聖殿增高兩廡修禮聖門重新聖
賢像自爲記詳請歲科另棚考試洞童每取四名入
府學
五十二年癸巳知府葉謙詳委府縣教官四員按季分
司督課給輿馬銀壹拾貳兩
五十三年甲午提學冀霖置田二十畝有奇
五十四年乙未院司府委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協理洞

事親詣課士評文
巡撫佟國勷布政傅澤淵按察楊朝麟檄知府葉謙
委知縣毛德琦查書院倒塌處所估值修葺
五十五年丙申知縣毛德琦清出荒田共四十六畝有
奇山共壹百七十九畝有奇
五十六年丁酉知府葉謙委星子教諭江照生重修號
舍并枕流溪口二橋
五十八年己亥知縣毛德琦重前白鹿書院志成
五十九年庚子知縣毛德琦重修書院祠宇號舍樓梁
道光三年癸未知府狄尚絅詳請丁鹽道曾盥院每歲
撥[illegible]務充公銀壹千兩以增諸生膏火
十一年辛卯都昌候選布政司照磨陳尚忠捐建枕流
石橋
十三年癸巳都昌貢生吳應祥監生吳峻捐建鴻臚石
橋
十八年戊戌都昌貢生議叙同知職銜余泰捐修書院
新造　大成殿大五間新書院頭門大三間春風樓
前西邊號舍五間崇德祠頭門三間祠東添建號舍

四間祠後老新八間今改三進共九間行臺前頭門
大三間紫陽手植丹桂前[illegible]分改作向東六間
子祠正廳大三間東西添[illegible]號舍十二間頭門三間
其餘祠宇樓閣號舍門亭亦[illegible]訪俱大修　聖賢神
像俱裝彩院內横直路皆添砌麻石
按廬山志白鹿書院志皆修於康熙五十九年迄
今百二十餘年雖經重修祠列於乾隆五十八年
亦已五十年矣板多朽蠹殘缺以成書而為殘書
閲者憾焉歲辛丑爹書院之余君喜見說家二志

俱有舊本遂慨然捐貲購梨棗雇梓人稟明
府憲補刊二志凡板有朽蠹者更之殘缺者補之
囑梲代為校對梲前以督修書院幸邀議叙茲事
曷敢辭勞但此日之翻刊志乃其舊而二十年來
之有益於山窗有功於書院皆有關於風化者也
加之何其可弗識梲因思　戴太守之詩續剞於
廬山志藝文後　狄太守之請銀以增膏火及陳
尚志之建枕流石橋吳鳳舉興峻之建鴻臚榜余
泰之大修書院俱續刻於洞志沿革後　張太守
之送洞書續刻於洞志送洞書後庶前志得有成
書而後之修志者亦得有所考云都邑陳夢梲謹識

白鹿書院志卷之四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先獻

學以立德仕以立功無二道也讀聖賢之書受
朝廷之爵無以補於當時傳於後世不幾與草木同腐
乎前者後之師觀夫前之所以傳則生其後者亦當
奮然興起矣志先獻

唐

李渉字清之洛陽人渤之兄初隱廬山白鹿洞憲宗
時為太子通事舍人太和中為太學博士自號目溪
子今祀先賢祠
李渤字濬之渉之弟資性穎脫刻志於學貞元中與
兄偕隱廬山養白鹿自娛後徙少室山元和初以右
拾遺名不赴韓退之貽書有景星鳳凰爭先快覩之
語後起諫議大夫直言屢斥勁節不衰寶曆中刺史
江州後即白鹿洞剏臺榭植花木不為一時之勝稱白
鹿先生今祀先賢祠
顏翊魯公眞卿後少孤篤志先業善詞翰謹禮法字

子姓三十餘人授經白鹿洞三十餘年進修不怠後
從仕永新墓存今祀先賢祠

五代

李善道南唐人為國子監九經昇元中建國學于白
鹿洞以善道為洞主學徒百人皆為時望今祀先賢
祠

朱弼南唐人廬山國學助教勤特持禮法每升講堂諸
生環立質疑問難弼隨問剖析必究其極學者多所
造就今祀先賢祠

伍喬廬江人南唐時讀書廬山國學苦節自勵尤精
於易試畫八卦賦中式第一累官考功郎

江為建州人梁侍中滃後與廬陵劉洞同師處士陳
貺讀書白鹿二十餘年屢舉不第元宗視學見其題
壁詩甚稱之然卒無薦引者

宋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後
仕宋為諫議大夫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太宗嘗書
其詩十聯于御屏端拱二年詔曰徽之先帝宮僚聽

太子太師謚文莊

劉式字叔度清江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試三傳共
元及第太宗素重其名以為鴻臚大理丞終刑部郎
官五子相繼登第諸孫敞攽尤以文學顯時號二劉
五世孫清之藏其手書孟子管子書云洞中日課見
朱子跋語

劉元亨字子嘉星子人宋初讀書白鹿洞博學貫經
史有操行諸生百餘人咸師事之今祀先賢祠

蒯鰲宣城人家貧好學讀書白鹿洞以文章稱性廉

直重然諾太平興國五年擢進士第累官至殿中丞
隱歸廬山以詩酒琴棋自娛與諸葛濤盧絳號廬山
三友

周述太平興國中知江州上言白鹿洞學徒數百乞
賜印本九經使習業之詔從其請命國子監驛送至
洞

明起宋初為白鹿洞主學徒數百人太宗既從周述
之請頒賜九經尋以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今祀先
賢祠

殷鵠字正己廬陵人宋端拱進士與瑯琊王儼建陽李寅孟歸唐入廬山國學讀書十餘年並有時名

孫琛新淦人比部郎中父晃與王欽若同郡欽若在相位晃久次館職不調晚得蘇州即謝事去祥符初嘗乞白鹿洞以為歸老之地詔許之未至而卒琛承先志即其地家焉因墓之洞後題曰孫史館之墓皇祐中琛增置館以教其子弟及四方來學者給食焉郭祥正有記

劉渙字凝之其先筠州人登進士官潁上令抗節不

容於世年四十掛冠隱廬山歐陽修賦廬山高以贈之後與嘉禾陳舜俞乘黃犢往來山中李龍眠嘗圖之弁歌以詩渙尤愛寶峰西澗山僧結茅以待之時號西澗居士朱子守郡即其地剏清淨退庵并剏壯節亭於墓在南康軍西門今祀先賢祠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熙寧中為右司諫坐論蔡京父子謫南康往來山中甚適自稱了翁朱子立祠郡學刻其墨帖于白鹿洞今祀先賢祠

劉恕字道源渙子也年十八赴禮部應詔修春秋禮記大義擢第一為鉅鹿主簿遷和州令司馬光修資治通鑑薦恕兼修史事王荆公欲引為三司條例同辭不就曰天子屬公政柄宜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辭以親老乞監南康軍酒稅許之令即官修書官至秘書丞年四十七卒先塋從父墓後其子羲仲遷其墓于德化今祀先賢祠

周惇實字茂叔道州人家營道縣濂溪之上學者稱濂溪先生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

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僉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郴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至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瘞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

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
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
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
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郡故
事當舉代卻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
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
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于是初平日聽
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
生者也南安有獄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

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
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
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
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
得所訴矣于是便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
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
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
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
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

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
知周茂叔也于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
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
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
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
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
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
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
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
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
寓有濂溪之號而築書堂于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
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知德者亦深有取于其言文公繼守南康建祠祀之
配以二程今祀宗儒堂
程顥字伯淳河南雒陽人父珦大中大夫毋侯氏封
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爲虞部員外郎
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

入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于常
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釧墜後
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釧十歲賦
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
志擢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
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五從大中公命
與弟正叔同愛學于周茂叔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
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幾十年

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
與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
主簿縣令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
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
曰此易辨耳問之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
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
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
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
之有稅官貪恬狎刀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

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
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
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
人不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
歲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
俟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
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
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多病死亡甚衆獨鄠人無
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曰吾董役乃治軍法

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
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該縣田稅不均比他
邑尤甚近府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
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攝邑事
盡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欲搖止其事
既而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最繁先生處之不閱月
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溉以溉盛夏堤大決非
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于漕司然後計功調
役先生曰此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

不辭也立發民然之堤成歲以大熟江寧當水運之
衝舟卒病者留爲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請于府給
募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以故至
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自是生
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民必
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
之勿爲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
若此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
必告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

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
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若疾病
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親至召父老而
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
置邑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
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之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
無強盜及鬭死者秋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
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

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詔募粟實
邊轉輸者道遠徃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
者預使購粟于邊輸之所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所
官所名買物價翔踊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
入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
常歲什不過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嘗借以補助民
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
私也願勿問使屢更無不從者先是民俾差役役及
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讐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

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
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則遂爲精兵
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
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于座右書視
民如傷四字云某于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
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寧七年河間劉立之復
官晉城距先生已十踰年見民有聚衆口而不析異
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
年呂公著薦爲中 允權御史裏行時先生年三十八

歲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二三見
斯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求欲常相見爾一日
議論久日官報午先生求退入庭中中人曰御史不
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
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
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
弟頤爲首所上章疏稿子弟不得窺見嘗言人主當
防未萌之欲仁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
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

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再三問所以爲御史對曰
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
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賛嘆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
任人與作壓御史只是要格君心時王安石方相日
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
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
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
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
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

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于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
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
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
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神宗嘗稱介甫
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
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
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目
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
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

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買祠部牒差
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
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
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
行也先生曰恭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遂
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
遣人使于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
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
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

梟韓琦爲弼之首下帝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
先生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男
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
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
領郡先生上䟽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
息及汰知提舉官未蒙施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
見制置條例司疏駮大臣之議舉劾不奉行之官中
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倚持固
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又上言大臣

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
四方人心日益摇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
令詰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言
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
屈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遂改爲京西路提刑先
生疏辭曰臣學識疎陋徒有捧日之心曾無回天之
力遽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遽
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之任綱紀所憑使不
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

雖無狀敢以死請被詰荒陬竄所甘分從之四年改
先生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先生出而臺諫一空時
張載按浙東獄還朝會弟張戩以言得罪乃謁告西
歸居終南山下嘗問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答
之先生之鎭寧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
與辨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
慢己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
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懽屢平反重
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

决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
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决京
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
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
本鎭印授先生曰君自爲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
親徑走决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緩急耳
爾知曹村决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
不感激自効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
决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

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爲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恃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

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郎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懽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甚而氣懾既乃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畏我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先生嘗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赴

登對者自洛至問顥在彼否建言佗士然不能用也是歳十月彗星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從求監務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先生至扶溝專尚寛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盗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盗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盗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盗者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知治生產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歳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

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推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畿邑田稅重朝廷歳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内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邵亦請司農怒

遣使擿貸使至鄰邑而令遯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
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
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民用濟
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
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
令寔為之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
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之主
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
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

境上卒不入鄰邑有訴冤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
甚多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役
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
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
賣易如私田民既倦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
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
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
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
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

犯盜而繫扶溝獄適逸去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
旨詔其括地官復至謂攝令官曰程奉議去矣爾復
何恃督責甚速數日而事集先生之以謫去也邑人
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
數百人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
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是扶溝地卑歲有水患先
生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嘗曰百里之地至
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為而
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元豐

八年夏五月哲宗嗣位先生監局居鄉幾十年與伊
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
親養志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
至神宗崩詔至韓康公子韓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
事何如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問曰
二公果作相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
黨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
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
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

耳論此事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邵伯溫同聞之後
四十年而先生之言驗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為不
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
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
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
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
人無隙可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
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

兩分其罪可也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恒視其進退
以卜興衰哲宗即位以時望召先生為宗正先生以
疾不行未幾而卒享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
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惜墓葬于河南府城南先
生資性過人而充養益至和粹之氣溢于面目門人
交友從遊數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人不
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
以來聖道湮塞欲起而振之進將以覺斯人退將以
明之書不幸蚤世未之及也大中公告老歸家素清
窶僦居雒城先生以祿養族大人衆菽粟僅足而老
幼各盡其懽中外幼孤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
期于成人嫁娶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
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友朋中貧者以單
禦寒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學
者稱為明道先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秘與
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天下學者
咸傳誦之而精微之言則玩之不能盡也文潞公採
衆論題曰大宋明道先生之墓宋賜謚曰純公封河

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白鹿書院祀宗儒

臺

程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
從大中公命與明道同受學于周茂叔年十八上書
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
性之為聖賢者反之為賢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
之為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
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

道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後遊太學時海陵胡瑗翼之先生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原明公希哲先生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盛衆舉進士嘉定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治平二年呂申公之蔡州將行薦先生于朝不報元豊八年侍郎司馬温公尚書呂公著留守韓公絳同薦先生曰

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頤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竊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仍赴闕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也復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

得入見未敢祇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于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慎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

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之至不宜疎略如此乞
命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
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
監條制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宜一切仍舊
極試先生不宜在朝廷六月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
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
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聞日一講解釋
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

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于崇政殿然後宰
臣史官入侍餘日講于延和殿後檻垂簾而太皇太
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于后德未必無
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勢以上達皆不報八月差判
登聞鼓院辭例講讀官以疎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
人以薦藎諭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于職事紛紜
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
淺乎辭不受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
生言節序遷流感思彌切請改賀為慰從之及除喪
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
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
意乃輟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
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
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
坐講立講之儀始于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
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
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
責經筵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

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于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
之人主一日講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則言人
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又一日當講
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疑此章無有人君之事也將
何以為說及講畢乃進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
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鮮不為富貴
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
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
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

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甚莊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雖諭以少休不去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行漱水避螻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一日所講書有容字帝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

覆之講畢以間白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抄錄講說後見說着僚人之類皆惡之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既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翰林學士蘇軾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兩省官欲往弔與先生言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子瞻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遂成隙又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子瞻令具食肉于是或食素或食肉子瞻以鄙語戲先生門人朱公掞輩銜之是時呂申公爲相

凡事有疑必質于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穎濱沮之數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此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妄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

典刑先生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亦疏劾蘇子瞻館試策問謗訕而雒蜀之黨遂分胡宗愈顧臨亦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在職且上奏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報三年先生再乞致仕不報五年正月以丁大中公憂去位七年終喪三省奏除先生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蘇子由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皇太后入其說不復召先生再辭免御史董敦逸奏先生有怨望輕躁語改授

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先生未拜命以疾乞醫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授先生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教道辭不就先生再辭不就職紹聖四年先生以黨論歸田里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即日令都監來追道先生方出見之便請行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是夜宿于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行至龍門邦直差人賚金百兩

先生不受及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賻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某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不顧而

去元符二年先生在涪註周易與門人講學不輟三年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十月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即謁告為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

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
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于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
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以邪
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
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于是遷居于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
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
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
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後寢

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
只是因而寓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日
用意只在易傳博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
類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
失也大觀元年先生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
卧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
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先生
既歿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美德者先生
嘗謂張思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

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先生之學
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子厚稱其兄弟得孔孟不
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
尊崇之尹彥明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
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
寬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紬素冠巾襟必整食雖簡
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
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
先生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言今

之經筵宜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偵
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宴必使經筵知之有翦
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
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
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温公薦侍講禁
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
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
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
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弟子請益有及易

一若方命必無敢書俟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學者

一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二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誦讀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嘗曰某于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

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安國奏曰伏見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于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使子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孔孟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侯仲良言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于聖人氣像差少從容耳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

則予不得讓焉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非視弗出于天眞從幼如是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謂條例司官不以爲冤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

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却甚

原缺第三十五葉

一被討若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
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而寔
中人可企乃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先生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立廟祀于
北巖稱爲伊川先生理宗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
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白鹿書院祀宗儒堂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諱廸仕神宗朝殿中丞知涪
州卒于官先生幼不克歸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
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群度守父命涪州公

器之以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悅
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
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
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
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歸讀其書猶以
爲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
初在京師二程先生適至二程于先生爲外兄弟之
子卑屬也而學識奥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固渙然
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是

徙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熙寧二
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于
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
訪問上即命召見上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
苟道也帝方勵精圖治示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
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
政所安願徐觀旬月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更張
失統爲舉朝所沮短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

願與丁風若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
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
崇文先生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純公顥時爲
御史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得召對加
獎中外翕然而使之鞫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安
石曰淑問如皐陶然且讞囚庸何傷而竟不還既之
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乃謁告
西歸居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僻地有田數
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所不堪先生處之益安

移疾所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如聖人而後已初人有未及者先生不輕與人言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貲

者猶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先生朞功之衣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其家童子必使灑埽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皆先生倡之也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感反躬自治不以語人

雖有未諭行而無悔故識不議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先生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異端闢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與人交久而益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繼往古開來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

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西銘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遊心寖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又嘗謂春秋之為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修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可推行于今嘗曰大都皆相以父母天下

為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加于百姓使各得其
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
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
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玆法之
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
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
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
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
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

行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
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
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
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究先
生者會有言者欲請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安
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乃知道之終不可行也郊
廟之禮禮官主之先生亟欲正之而終莫之[illegible]寧
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其所著正蒙露門人曰此
書乃予數年致思之所得始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

人而已備類廣之將有待于學者會有疾告西歸過
洛見二程先生自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
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年五十八惟
一甥在側囊中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來奔哭之
哀經賻襚始斂歸殯以塟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
之志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先生恬于進取乞加贈詔
賜館職半賻先生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
為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墓在郿縣朱
封郿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張子祀白鹿書院宗

儒堂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韋齋公之子朱姓為新安婺
源最著世有偉人韋齋公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
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因尉尤溪
報罷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于尤邑之溪南鄭氏宅
後寓崇安縣又徙居建陽之考亭先生自幼穎悟莊
重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
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示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
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群兒嬉獨至沙上畫八卦默

坐端視韋齋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知饒州病亟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中子翬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終身佩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以次繼事胡先生獨久先生年十四即厲志聖賢之學既博之經史又遍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旨趣訂其是非紹興十

七年貢于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歸婺源省丘墓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涖政勤敏纖悉必親苟利于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二十三年夏聞李延平先生學于羅豫章得伊洛之正傳父韋齋公同門友也遂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于此又曰好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真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洪

淵歸同安人思之立廟祀于學宮先生自同安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事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部趣行在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先生遂以疾辭三十二年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其略曰聖躬雖未有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缺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

今日之計所不時定者由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六月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故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于淺近虛無之過二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

欲之私忿也未言古聖人制馭　之道其本不在
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疆而在朝廷其具不在
兵食而在紀綱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于講
學經世之務莫大于復讐至于德業之成敗則決于
君子小人之用舍故于奏對復申言之時湯思退立
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往延
平哭李先生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作纂議序三年
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岳先生兩進絕和議抑
佞倖之疏言既不行累召不出以聖賢道統散在方

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極其精力
研窮聖賢經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于府以
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夫人憂六年復召以
終喪辭家禮成七年創立社倉于五夫里八年正月
論孟精義成二月趣行又以祿不及養親辭資治通
鑑綱目成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
說通書解程氏外書成先生屢辭不出梁克家爲相
奏乞褒錄有言先生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
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

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學共編次近思錄送東萊至鹿
信鵝湖與江西陸子壽九齡陸子靜九淵劉子澄清
之會于鵝湖先生與之反覆議論不合各罷子靜更
欲與先生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各
歸先生作晦庵于廬峰之雲谷孝宗淳熙三年龔茂
良行丞相事薦先生除秘書郎先生力辭會有言虛
名之士不可用者故再辭益力即從其請改註主武
夷山沖佑觀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詩集傳成周易
本義成五年史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

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閑關貧困不以
累心始受命至郡懇惻愛民如子隱憂興利除害
築紫陽堤以泊舟楫避風波之險至今賴之惟恐不
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
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凡請于
朝言無不盡申嚴曒封遏糴之禁選擇官吏遏商斷
分多所濟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
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奏乞賜勅額及高宗御書石經
版本九經註疏等書條列教規以示學者立案

生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每休沐輙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誘誨不倦風教大行又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旌孝子熊仁瞻之閭陸子壽來訪明年大旱詔監司郡守條陳民間利病先生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于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病賦重民間特以爲若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離漂蕩之患所謂其本在于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

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統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理義之歸閉絕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又以疾請奉祠不報南軒張公訃之罷宴哭之冬以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閤租稅作卧龍庵祠諸葛武侯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書其兄子壽墓志先生請子靜同升講席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子靜講畢先生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乃復請子靜先生書之尋以講義

刻于石又謂切中學者深錮之病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七月呂東萊卒先生爲位哭之南康秩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旋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勞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江茶鹽公事時民以難食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未崇業之未廣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未當而近者或倖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

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或未聞而諂諛者衆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或責人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有是數者足以召災而致異先生初拜帥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浙米已輻輳復以荒政數事推廣條陳懇切詳審按行所部窮山深谷附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而于戢盜捕蝗興濟水利爲急視南康用心尤苦復上書時宰宜散財以收民心九年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先生社倉法于諸路又條奏

諸州利病數奏檜祠時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爲姻
家得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民訟之者紛
然先生得其奸狀劾之王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
紹興府鞫之得其情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謂是蹊
田而奪之牛辭不拜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
再辭遂乞奉祠御吏陳賈又奏將相王淮意疏毀道
學以陰詆先生十年差主台州崇道觀時武夷精舍
成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于外每語學者且
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歛凝定以致克

治求仁之功而痛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
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
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
應時輩言之十三年易學啟蒙成孝經刊誤成十四
年小學書成復差管南京崇慶宮奉祀六月爲必大
薦爲江西提刑乃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先生入奏首
言州縣刑獄不當輕重失宜次言經總制錢起于宣和
用兵今宜豁除未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
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閑蠖濩之中虛

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願陛下自
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則敬以
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閼此爲人欲耶則敬以克之不
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際用人處事
之間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而
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
要于路者爲正心誠意爲上所不欲聞戒以勿言先
生曰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及
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

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曹覲已死王抃
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力論之上曰昪有才對曰小
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足疾乞祠未供職
本部侍郎林栗先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
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本無學術徒
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
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
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
西提刑之命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

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寶文閣主管西京
嵩山崇福宮朴衆亦坐貶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先
生再辭并封事投匭以進言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
內而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
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愈不
可爲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始出
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授學者時上已有倦勤之
意將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書講學修身遠佞抑私
息絕神奸輔皇儲精選任振紀綱節財用攘　十
事以爲新政之助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先生力辭
新命除秘閣修撰主管崇福宮遂不果仕先生當孝
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
先生已年五十有九故于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
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

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
涕下然先生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
厚而嫉者愈衆光宗卽位先生再辭職名仍舊直寶
文閣降詔獎諭先生再以疾辭不許大學中庸章句
成寧宗初政以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金魚除江
東轉運使以疾力辭十一月金人來問朱先生安在
改知漳州府再辭不允始拜命紹熙元年之漳州任
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
諭之又採古喪塟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

子弟俗從尙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
私創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諸學訓
廸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
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知
學錄趙師虙之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
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謂經界不行于民害日敝
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擧諸利病甚悉且悉究　量
諸法上之而豪右猾吏不便遂不果行再請奉
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職名始築室于

建陽之考亭永康陳亮以文雄于時先生與書箴其
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
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力開諭又數
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使孟子要畧成又辭
廣西經畧復主管南京鴻慶宮十月差知潭州荆湖
南路安撫使以疾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峒
猺擾蜀郡遂拜命赴鎭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
湖湘學息更建嶽麓書院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己
務實無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孝宗

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
外憂懼申省乞歸田里寧宗卽位上在潛邸聞黄裳
言朱熹爲天下第一人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
至是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乃首用先生除煥
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立忠
節廟又再辭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
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事行
宮便殿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
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

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
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
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
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
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
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嘗如前日未嘗
有位之時内自宮掖無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
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以格夫親
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刻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

膳之行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
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
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
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
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
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
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莫先于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

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求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與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爲物至靈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

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生平所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畢恩轉朝請郞兼實錄院修撰進講大學先生復以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復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于學遂以劉子勉上進德又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祧議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于太皇太后爲親

屬居中用事自謂有定策功先生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意在侂胄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執事亦爭留不可詔依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侂胄又誣丞相趙汝愚不軌謫永州丞相旣逐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倘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爲買禍極諫蔡沆請

以筮決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藁焚之自號遯翁又以疾乞休不許先生作竹林精舍釋祭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寧宗慶元二年轉先生朝奉郎六月侂胄申禁僞學十二月依舊充秘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時楚辭集註成是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先生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先生于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illegible]

先生爲僞學之冠乞將語録除毀門人楊道夫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矣蔡元定謫於春陵卒先生聞而哀之甚慟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十二月奪修撰官職罷鴻慶宮祠省劄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生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既去侂胄勢大振逐無遺鄙夫憸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

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者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也或勸先生謝絕生徒先生笑而不答是年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集書傳授蔡沈俾足成之十二月先生以來歲年七十申建康府申奏致仕五年四月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三月先生寢疾己未尚爲諸生講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門人蔡沈葉賀孫等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著足有進步處諸生退手書范念德托寫禮書又書黃幹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款條目書示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門人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何如曰疏略問儀禮乃頷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建寧守傅伯壽以弟子禮事先生以先生

不爲之有舊憾不以沒闕朝廷故仍以文華殿侍制與致仕恩澤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以哭禁錮雖嚴不避也自先生沒侂胄志氣驕溢排擯善類擅開邊釁幾危社稷生靈塗炭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賜諡先生曰文又明年特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門人黃幹爲行狀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于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

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
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
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其得于已而為
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
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化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
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
以極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
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
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

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必不待操而存
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
有不足之意所著書皆行于世先生于語孟中庸大
學尤所加意大學論語更定數四以至垂沒誠意一
章乃其絕筆也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周禮等書用
功尤苦竟未能脫槀生徒問答則後學所裒輯也又
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
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彰較著一
二人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

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旣煨
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于
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蠱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矣
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歷聖相傳
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爰采同志之議
又私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理宗寶
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
祐元年詔同周程張四子從祀孔廟稱先儒朱子康

熙五十六年升配十哲白鹿書院崇祀紫陽祠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金谿人登乾道八年進士第
調隆興靖安簿遷將作監丞終于荊門守所至有
異政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卒
諡文安子靜嘗與文公會鵞湖論辯多不合文公守
南康時子靜至自金陵請書其兄子壽墓銘文公引
與俱至白鹿書院升講堂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
章發論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今祀宗儒堂
劉清之字子澄號靜春叔度五世孫也甘貧力學登

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爲宜春簿𨽻調高安丞奉曹
帥檄推行諸郡荒政有異績擢宜黃令侍臣龔茂良
周必大交薦其賢孝宗名對除太常寺簿通判鄂州
終袁州守淸之與文公交游甚厚亦嘗訪文公於南
康止白鹿洞有同遊三峽之作

林擇之字用中閩人從文公遊最久文公守南康時
擇之嘗從講學於洞今從祀紫陽祠

蔡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文公門人作尚書傳今
從祀紫陽祠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閩人學於文公文公嘗曰直卿
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後以子妻之病革時則以
深衣及所著書盡與幹曰吾道在是矣後入廬山訪
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文公舊跡講
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羣集聽焉今從
祀紫陽祠

呂炎字德明建昌人兄弟五人同遊文公之門炎與
燾允姁名今從祀紫陽祠

呂燾字德昭號月坡今從祀紫陽祠

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門人稱洞源先生今從祀
紫陽祠

李燔字敬子號弘齋建昌人紹熙初登進士授岳州
教授未赴先從文公於建陽文公曰敬子勇進可畏
及至岳州教士古文六藝改襄陽教授文公之沒也
會學禁嚴而燔獨率其同門往會葬焉後郡守請爲
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他郡無比今從祀紫陽祠

黃灝字商伯號西坡都昌人宋隆興間舉進士終廣
西轉運判官文公守南康時灝從焉後冒禁奔喪人
義之卒謚文敬今從祀紫陽祠

彭方字季正號强齋都昌人文公守南康時受業於
門弱冠魁省闈始授池州教授遷景陵令轉歙縣令
以薦入直閣尋爲袁州提舉名除司業坐祭酒兼侍
講執法殿中至兵部侍郎晚加文華閣龍圖學士卒
謚文定今從祀紫陽祠

周耜字植叟星子縣人博雅好古篤學工文以聘爲
洞正勤於訓誨至老不倦集朱子語錄自號居士今
從祀紫陽祠

彭蠡字師範號梅坡都昌縣人文公門人官至吏部尚書贈龍圖閣學士今從祀紫陽祠

馮椅字奇之號厚齋都昌人文公門人登進士授德興尉調江西運幹贈尚書家居授徒所著易詩書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續史記及詩文志錄今從祀紫陽祠

張洽清江人文公門人嘉定中中第授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叅軍後通判池州以病請祠時袁甫提點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山長洽曰嘻是先師之

跡也其可辭至則擇諸生好學者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其養士之田見侵於豪右者悉力復之今從祀紫陽祠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為文公門人嘉定間知南康軍有政聲公暇詣造白鹿洞與諸生講學今洞中石刻多其遺跡今從祀紫陽祠

陳澔字可大號雲住都昌人又號北山叟生于宋季不求聞達著禮記集說行世年八十有二卒元奎章學士虞集題其墓曰經歸陳先生墓明弘治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張本提學副使邵寶節題從祀奏准今從祀紫陽祠

錢聞詩字子言吳都人淳熙辛丑代文公知南康軍有興建之功

朱端章淳熙癸卯知南康軍置洞學田七百餘畝以贍四方之來學者

黃桂嘉定辛巳知南康軍置西源莊以為洞學田

劉傳漢咸淳間知南康軍置白鹿洞貢士莊以養士興利除害善政居多

陳洽知南康軍興學勸農建白鹿洞書院友善堂創文昌宮立天下名山大川楠亭及宇宙山亭

元

黃興字民同號節庵瀕之後讀書白鹿洞至元間領鄉薦授惠州學錄遷道源書院山長兵亂歸隱講論經史開悟後學陳友諒據汀州聘之不起祀先賢祠

陳焱西至元間為南康路總管繕修書院興學賑[illegible]有麥秀兩岐之瑞

熊升豐城人至元間為星子令政暇入洞與諸生講

學多所啓沃

崔翼之字鵬舉燕山人大德間爲南康守增置洞學田百畝學士虞邵菴爲記其事

明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文獻公溍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嘗遊白鹿洞有記未幾召修元史擢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諡忠文

翟溥福東莞人由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正統丙辰出知南康郡爲政知大體不屑意于文法惟以興教善俗爲務時洞學久廢得其頹址於荊棘中首捐俸以經其始復諭士民之尚義者佐之區畫有方曾未數月而殿堂齋舍秩然咸備至今賴之

陳敏政錢塘人由進士歷官太平府通判景泰五年攝守南康嘗延白鹿[illegible]道稱於洞學有功

李齡潮陽人[illegible]府丞成化己酉爲江西提學僉事其教人先德行而後文學考課南康首訓白鹿洞學擇取遠近端敏之士肄業其中以講聖賢之學士知鄉風公之功爲多今祀先賢祠

胡居仁號敬齋餘干人潛修理學學者宗之稱餘干先生成化間提學李齡請主洞事大學士張位疏請從祀聖廟謂本朝學術醇正當以居仁爲第一今祀先賢祠

蘇葵字伯誠順德人江西提學僉事性剛介不苟合因太監董讓[illegible]理官陰附讓將刑之南昌諸生數百人號泣自[illegible]入扶葵去自是其名愈彰尤於洞

學有功今祀先賢祠

蔡鉉字秉衡永州人江西監察御史弘治戊午按南康考學田爲僧寺所據者多爲汙萊廢壞不數養士之需乃散市寺田九百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於洞學有功詳見何喬新等記今祠先賢祠

邵寶字國賢江南無錫人江西提學副使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士多宗之至今稱得人弘治辛酉視學南康振興洞學作諭來學及講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先於誠僞[illegible]莫先於義利欲學者暫輟進取以待學

成然後出仕又教諸生習士相見禮以專志古人之
學再至洞俛仰五老之勝作獨對亭自為記今祀先
賢祠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江西提學副使學術醇正議論
精確其教人必極其蘊奥至洞開示諸生各盡其性
士心丕變今祀先賢祠
劉定昌字邦泰綦江人弘治丙辰知南康府有功洞
學
李夢陽字獻吉扶溝人江西提學副使剛介不屈才

氣高古正德辛未壬申兩以歲事按試南康公餘詣
書院進諸生講明經學記宗儒獨對釣臺六合諸亭
大書刻石慮溪泉不可飲鑿井先賢祠後清查學田
作新志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江西巡按御史正德庚辰按南
康首詣書院謁先聖學訪查舊額田畝無官綜理奏
起原任興化府教授蔡宗兗以為南康府教授專主
洞事事下部議從之明興未有以白鹿洞主為請者
滋興數今祀先賢祠

蔡宗兗字希淵山陰人由進士授福建興化府學教
授踰年而歸正德庚辰御史唐龍上疏起為白鹿洞
主乃授南康府學教授主白鹿洞教復洞規士風丕
變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正德辛巳以巡撫南贛按南
康詣書院臨行遺白金五十兩于洞主蔡宗兗轉屬
郡增置學田學者稱陽明先生謚文成今祀宗儒祠
國朝
蔡士英字彥伯遼東錦州人巡按江西倡復書院捐

資買田清出本洞原田分上中下三則定支銷欵目
禮請廷昌熊維典主教重建大成殿條畫規制後以
督漕之淮其與司理范礽及朱濂序雅書於洞事尤懇
切焉
李長春字升園遼東人初知南康府兵燹初定雅意
綏懷賑饑乞糴費不言惠擢本省臬憲與復鹿洞書
院歷楚藩奉名便道入洞與諸生講學信宿乃去
郤遠平字珹三杭州人由進士提學江西當甲寅兵
燹後捐資重新嚴課講學鹿洞士氣振興

周𤓰字星公陝西臨潼人由進士知南康府重修書院延南豊湯來賀主洞建御書閣于彝倫堂前購四書五經大全監本送洞置書廚箱立洞倉買谷以贍生徒

馬如龍字見五綏德人巡撫江西月課鹿洞經卷親評拔尤覆試刻有蘇湖教條垂訓來學

劉涵字海覲涇陽人由翰林知南康振興洞學每子主洞月課外親試一次評閱獎賞于遠方來學之士尤加惠焉

白鹿書院志卷之五

星子縣知縣毛德
署南康府事周兆

主洞

人才盛衰視乎師帥其爲職固重當山水之靈區闢儒先之教化其爲道更嚴事在一時名垂千古某某爲賢某某則否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登講席者其可不謹耶志主洞

南唐

李善道昇元中主廬山國學見先獻

朱弼廬山國學助教見先獻

宋

明起太平興國中爲白鹿洞主見先獻

楊日新按朱子洞學堂長牒云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帥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充書院堂長職事又按朱子與黃商伯書云延合肥吳君爲職事其名無考

周耜淳熙中爲洞正見先獻

陶一桂景泰中堂長

李燔紹興中爲堂長見先獻

元

王省翁按虞集記云教授王君省翁寔攝書院之事

又云王君金華人

柴寔翁按虞集記寔翁爲書院山長又按方岳論事件內云一準使牒差請饒堂長領袖學者名無考

葉宗仁號梅所星子人靖叟之子也隱居教授撫州路總管馮驥薦之云迹晦丘園而不求聞達學窮經史而盡力誨人以此賢才宜居師表授白鹿書院山

長

明

胡居仁成化間聘主洞事有規訓六條人以爲朱子之後洞學第一人云見先賢志

查杭號仁齋星子人明經同胡居仁講學鹿洞講義理學莊有廬隱集崇祀先賢

袁性兵部郎中罷政家居弘治戊午聘主洞事十三郡來學者五百餘人

袁端按張元禎洞志序云曾鐸纂志時舉人袁端以碩學爲蕃臬延請分教于洞復從而校正焉時弘治七年白鹿洞書院有志自鐸始

蔡宗兗正德庚辰以舉起授府學教授晉書院教事見先獻

劉世揚原任給事中聘主洞事

陳琦府學教授

李資元府學教授

鄭守道淮安人南豐縣學教諭

馮元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南昌府儒學教授

胡淑道揚州人新喻縣儒學訓導

貢安國宣城人

王棟隆泰州人南城縣學訓導

崔栢按提學鄭廷鵠下帖云教諭崔栢器宇端潔學問老成文行俱優堪爲師表

周傑臨江府學教授

陳汝簡青田人

黃珠莆田人舉人

朱勛滁州人嘉靖間爲安福縣學訓導性至孝博學

教行提學趙聘主書院一時名士争師事之

趙參魯號心堂　入由翰林給事建言謫典史居家聘主書院

吳國倫字明卿湖廣興國人進士以給事中謫本府推官主書院事遠近之士翕然宗之文章爲海內推重

章潢號斗津南昌布衣萬曆壬辰聘主洞篤學敦行有爲學次第八條以教學者人以擬胡敬齋云

何鏜

周偉星子縣學訓導萬曆壬辰重修書院志偉實主其事

許惟德訓導

何端表平樂人訓導

湯敬躋番禺人訓導

張三鳳鹽城人訓導

陳元琛訓導

劉守成南昌人訓導

支如璋崑山人舉人本府同知

劉汝芳宜城人舉人本府同知

楊聯科河陽人本府訓導

朱之屏銅梁人舉人本府推官

張拱極丹徒人舉人方學修行造士有聲

舒曰敬號碣石南昌人壬辰進士萬歷丁巳知府袁懋貞申呈兩院聘主洞事文教丕振洞學復興先後脫穎之士皆其造就會以憂歸至今諸生砥行論文猶以爲法

陳維智南昌人星子縣學訓導

王之臣貴州人府學訓導

黃佑廣昌人府學訓導分督書院以格致之學訓迪諸生師範方嚴有督洞訓士及四書守言等書

管天衢臨川人舉人建昌縣學教諭分督書院長宿山中矻矻不倦

唐繼孝湖廣人星子縣訓導

俞文煒江南歙縣人府學訓導

唐一魁江南績溪縣人府學訓導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天啟壬戌司理南康知府袁

懋貞申請主洞重修洞志

李明睿號太虛南昌人翰林學士崇貞庚辰巡撫劉宗祥會巡按徐養心禮請入院主講席未幾陞禮部侍郎去

國朝

熊維典號約生建昌人前兵科給事巡撫蔡士英臬司李長春禮請爲鹿洞山長

何　字孝先瑞昌人書院副講

胡叔寅號　山西人司理南康兼督書院

范礽字祖生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朱雅淳號湛侯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余允光字叔夜奉新人任建昌教諭順治十七年書院副講

張世經府學訓導書院副講

楊日昇號東曦新城人府學教授兼書院副講

巫之巒號巒稱當塗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廖文英號昆湖連州人知南康府督洞學事置田清租增號舍繕墻垣宿洞課士與廢舉墜以師事張汝公刻有正字通行世

汪士奇號仁湖湖廣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吳一聖字敬齋星子舉人隱居四十年知府廖文英聘主洞事

湯來賀號惕菴南豐人明進士理學經濟隱居山林巡撫安世鼎聘主洞事立明經蔡侑干特爲堂長以陳彥李瑀爲學長學者雲集著有鹿洞邇言內省齋集

錢正振字侯起星子進士提學邵延齡聘主洞事

熊飛渭號魯人南昌進士巡撫馬如龍請主洞事立康生萬昶蔡嵩生爲堂長文宗先正課士有方後以疾卒于郡城學者至今思慕之

干建邦字淑堂星子進士巡撫張志棟聘主洞事著有鹿洞續言湖山堂集

歐陽齊字任齋廬陵進士官翰林巡撫郎廷極聘主洞事

周傑字達也建昌進士巡撫郎廷極聘主洞事

原敬字元功樂安貢士巡撫郎廷極聘主洞事

郤夏傑字萬子都昌人丙子解元補巡撫馬如龍後

知府葉謙兩聘主洞

按書院教事主之由五代時爲廬山國學助教宋時爲書院山長其堂長直學洞正諸名蓋分理焉明無專設先罪名公督學江右往往禮聘名賢主盟來學如李齡之聘胡敬齋代巡唐龍之題授蔡宗兗尤爲書院生色其聘而未至者陳白沙先生一人嗣是輕重以時名定各别而郡委學博分督則相沿不廢然載籍弗備姓字多湮存其可攷見者以俟後之君子博稽而詳核焉

載攷廬山志有薛方山觀易臺記首云署白鹿書院日嘗在五老峯下則諸公皆主是洞矣且云適吳王子以參議分守是邦徒步過訪則王公又嘗造是洞二公當代名[illegible][illegible]倡和乃華壘失傳姓字則[illegible]不可徵也故識之　毛德琦識

白鹿書院志卷之六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學規

朱子曰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維言與行學固不可以無本也玩其辭不通其理得其意不見諸行終與始異內與外睽惡在其爲闇然自修與訓詞具在當知所警矣志學規

朱子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於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於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已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

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於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朱子教規已纂入興復志矣竊念儒者爲學之方聖賢教人之法莫要於此故復冠於卷首用以尊朱子之道致丁亭之意非複出也毛德琦謹識

主洞胡居仁規訓 每條列引經書及先賢之論學者並而習之今存其目警切者

正趨向以立其志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 言學便

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程子自十五六歲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

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汩沒可以言學

愚謂今之學者才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寄渺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利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務

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深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穩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

主誠敬以存其心

程子曰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不可制不是

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入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四面空踈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自不能入矣

朱子曰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群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閒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

思謂今之學者但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惰慢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哉程子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理會得多

自豁然有覺處

朱子曰盈天地閒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

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致知之方或考
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
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於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
中莫不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
易必其表裏精粗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旦脫
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
之所極而吾聰明睿知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
無不盡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學者用心理會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
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
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事之爲事之理固已具於
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而絕而去之則陷於佛老
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所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
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故必於
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
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
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不及之差
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個
矜字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

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
非人力之所爲孟子所爲踐形是也今所以不能如
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
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
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
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我之得

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所當爲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人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貴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

按敬齋先生規訓六條廖志存五遺審察幾微一條查李志亦然竊審察幾微即大學之誠意中庸之慎獨孟子雞鳴舜跖之分是學者緊要關頭如何可逸再讀將窮事物條註所引朱子說語句脫落文理不屬心疑有悞及得熊君西牧手稿查對然後知李志發刊時亦落一葉以審察幾微後半註接博窮事物前半註遂宜其不相屬忌紛既成書或未再披廖志不察而因之豈不悞哉謹按次補入并記其所以以志警披之難而熊君之勞爲不可泯且是書謬誤或仍俟後之君子相考訂焉

毛德琦謹識

[illegible]衣章黃爲學次第節文

一學以立志爲根源

甚樹必有根其茂參雲亦必有撰養滋樹海志乃人之根要天生斯民聰明才力要之推志有不去此今便爲富貴聲色所攘志一則多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有生命有不能通神明之德須萬事不[illegible]己同一方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性命猶不能爲天地[illegible]繼絕學不已此志一立此心猶存一日千聖[illegible]之一念萬年難奪之貫金石無忘歸樹不朽事業而[illegible]所生矣不亦儒然大丈夫哉

一學以[illegible]識仁爲主意

志已立矣[illegible]仁在友[illegible]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必[illegible]美[illegible]心不[illegible]名得失動念不以人言毀譽動循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群居切偲果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漫偽那佞之損否乎程子謂必有求爲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身中沉

思黙識或攄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慊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情氣言行過差卽當相救正雖退居各齋固不可以寔寔情行亦須愛衆親仁懇懇惻惻念人猶我直欲同歸於善使天地生生之德實有諸已庶幾踐形惟肖善與人同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

玩聖經一篇豈有二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

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眞知此者內外精粗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悖乎致知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談良知者又止認現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雜砂礫淘之方可以求眞水滿汙池澄之方可以還源也曾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愼恐懼爲持循

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誠明本自欽翼故也世人未嘗不戒懼也抑又都從聲色關辟上枉費心神終生憂慮汲汲皇皇祇於自性加桎梏耳眞心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於此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顧諟天之明命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懼則精神斂於隱微獨覺之內惟精惟一儼然

上帝之汝臨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愈浮愈蕩且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卽讀書作文時驗之愈懸則氣昏氣昏則靈機窒塞故記誦易忘而詞亦不達矣可不愼哉

一學以孝弟謹信爲實地

凡今之人孰不爲人子亦孰不爲人弟也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諸慥慥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之童不知愛親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

其親不過取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
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
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者言此纔
覺浮靡便須簡嘿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則
言滿天下無過口矣行者行此纔覺淺露便須斂敕
處處覈身礪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
矣

一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檢察

善無窮盡人多過差忿心難除慾念易動試觀易象

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
或以善小而不爲或以過小而不改於以會友輔仁
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懼爝火不息終至燎原
而懲之於微懼涓流不塞終成江河而窒之必預遷
必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改必如顏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後動心忍性
堅志熟仁一切逆境不能爲之搖撼氣質可盡變習
染可盡除也譬之牆壞即修之則家之寶藏爲愈
固風邪侵即藥之則身之元氣不愈充乎

一學以盡性至命爲極則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所云皆性命之理也
何也物一也莫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孝弟言行莫非
此物之散見而仁也性也命也即此物之別名也格
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至命之功哉若云
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則是不知性與命者
也是故命即性之於穆不已而一定之不易性即命
之流行至善而生生之不息也盡之云者萬物一體
之量必欲其充滿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

使其幾微畢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其
盡性至命信萬世之楷範也

一學以稽古窮經爲徵信

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
文學也故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
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棄往聖之典
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將談無根自任頓
悟頓修標立門宗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躋聖
位不曰皐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心之註

厮耳此所以人人殊為異說侮聖言悖聖道殆莫可救藥矣矧國家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於中正純粹之歸故即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柰何習舉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及空門話柄以豢擬孔孟言趣朳人之憂豈徒壞士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神心學又每每遺棄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或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靜功所證者真銓內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實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

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孳孳乎論世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

希蘇萬寅亮課語

論看書入手之方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諷詠語氣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一章學字時字習字說字乃實字也一處如此他處盡然只須精研一處不必處處求解而字之字不亦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亦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之間口氣稍別精神亦各迥異矣故看書不求多只求精每日晨起豎起脊梁注定目精先將白文默讀潛思務要設身處地以意逆志言言能返證於自已尋事可實按之目前不決裂其文辭不增設乎已見乃為明了如其未明姑且放下另看後章固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亦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反以為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潛博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此全以精神為感

名神精稍覺倦雖多看亦不能注思便當任手若刻定章數不去思想止將講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於我何與又若好為穿鑿故立意見反以禪宗出世語入聖賢經世之旨與本文不相襯貼亦是勉強附會於書何益去此二弊而後可以語看書也然胸中學識空疏雖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乃為度心之針矣

讀書能取鍊心拔忌其俗如競尚於冠履言談耗志於[illegible]器皆俗趣也一留心於此則挾策吚唔莫

非道德塗説之具必無實得矣要須一切掃除屏居靜室按前諸法而伏讀沉思晝夜以起日晷不遑遊居寢處於其中焉其人能得讀書之味者不必印其胸中所學而舉止言笑自一見可知蓋其氣象不粘滯乎俗態也然而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又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既疲未見得乎通須於誦讀之餘卷書擱筆明窗淨几萬慮俱捐偶然獨坐或支頤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或清言以暢旨或雅歌以適情一

日之間量留數刻於此而默坐寧心尤為要義使此心常如魚之在水鶴之在空悠悠洋洋活潑潑地方能心體而閎見可以互融神悟而思慮可以深入是誠天下之至樂亦即讀書之至訣也

學者每以習聞不能取大患在不知讀書以明理有如按予所論看書之法以求乎經書之旨則諷誦之餘必有豁然開而擎我心於天日之表惕然驚而暴我心於雷電之下快然自得而置我心於光風霽月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所見大則向慕非凡將聖賢之面目漸親而市俗之機緣自日厭矣即夙習已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既能開眼返躬寧不剌心諸友第驗之誦讀自知予言非謬而非口舌之能道者也

主洞湯來賀學規

一曰專心立品

君子小人之分邪與正義與利而已夫人不入於正即入於邪不喻於義即喻於利人禽之界在幾希也每思人性本善而氣質難齊習亦異焉有自然而為

君子者有勉然而為君子者及其成功一也有立意而為小人者有無心而流入於小人者不可不自省也至於為君子而不能為小人而不敢蹉跎歲月則所謂碌碌庸人也陽竊君子之名而陰為小人之實者則所謂大奸慝也夫與其為小人而自貽伊戚身名俱污流毒子孫至子孫蓋舉其祖父曷若為君子而不愧不怍窮達自得流芳千古名實兼優之為愈乎此大學中庸所以戒自欺而諄諄慎獨之功也果能力行而自立則心之所向自專而品自辨於上矣

二曰潛心讀書

載籍極繁自以四書六經爲準然必旁通徧覽而後足以助學識廣見聞學者或倣先儒分年之法每年讀一書又推其意而爲分月之法每月讀一書每讀一書必須首訖尾而後可以察其本末辨其是非會其同異口誦心維一一體之於身則氣質日以雅馴而彼聲色之娛麴蘖之嗜忿懥之伏非義之營皆有所不敢且弗遑矣斯爲力行之首務世俗讀書其高者不過認真舉業未敦實學他年縱掇巍科而六經

廿一史茫然不知爲何物則平日不潛心之過也又安能通達時務濟世而安民哉諸士其勉旃學古研理學而究經濟庶幾坐而讀起而可行惟異端曲學之書不可謬習以壞學術他如淫詞艷曲最蕩人心則當一見而即焚之非士君子所宜入目者也

三曰澄心燭理

學既博矣則當守約凡讀古人書必取其言之精微者彙爲一帙凡觀古人事必取其行之可法者彙爲一編夫均一嘉言也而所言不能無殊均一懿行也而所行不能無別毫厘千里其源流之分合可不審與必也澄吾心以燭之思其同復思其異斯即格物之功而知可以致矣竊謂書猶鏡也我有善念或時躋未决讀古人書而奮然興矣我有過失或弗能察讀古人書而惕然自愧矣雖彼聖賢非先得我心者乎夫燭理既真則凡事有所操持異端不得而惑之榮辱不得而撓之吉凶禍福不得而撼之非力行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哉

四曰虛心求益

中庸言博學而繼以審問蓋謂學海無涯不集衆思無以廣益也故非惟師長可問行輩亦可問也非惟行輩可問即年少於我者亦可問也昔之聖賢芻蕘有詢昌言有拜豈過爲謙讓哉亦以不如是則人雖有善無從而樂告矣同此堂者道義相成勿面諛而退毀過失相規勿矜長而護短以此爲行行斯力矣

五曰實心任事

禹稷當平世而懷饑溺之思顏子在陋巷而有爲邦之問范文正公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胡安定

先生爲蘇湖二州教授設經義齋又設治事齋詞人當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屯田水利催科算數之類隨其好尚使平居相與講習其後出而策仕各有成功由講習之有素也今學者在家凡職分所當爲者固宜竭力爲之若夫濟世安民之事亦當預爲講求須知稷契皋夔各專一事何必矜能而炫博乎有志力行者思歲月之易邁則目前當務固不容其玩愒思胞與之同量則天下蒼生之事皆吾儒之責任也有此實心斯爲有用之實學他日出而爲國必有功効之可傳矣

六曰平心論人

律己不可不嚴論人不可不寬使必求全責備舉世之大寧有幾人乎故惟匪人勿比其餘同堂諸子有過祇可面規亦須靜處相對從容委曲誠心以感之和顏以諷之無索瘢以傷厚道無率直以起紛爭至於嘉言懿行則必贊揚而鼓舞之所謂善善長而惡惡短卽隱惡揚善之旨也推而論之其於古人亦然古人有立意極純而立言或偏者有處境最難而所行似矯者又或紀載不真流傳失實吾獨怪後之人不詳考其本末不推原其心迹祇憑己見而放言高論以見奇不思設身處地未必能爲前人之所爲多見其不知量也吾故爲力行者進以平心卽吾夫子終身可行之恕也能如是則目前之敬業樂群與得志而旁求俊乂皆可以得人矣

七曰公心共學

學者當求萬物一體之心視人之能猶己之能方見大公無我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陽明先生

曰儕之意以爲己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覺於人譬如凍餒者知耕桑可足衣食偶聞樹藝之法將試爲之卽欲傳於人皆不致於凍餒而後快心何嫌自己未曾樹藝而遂不以告人乎如此正大之情至公無私真能樂善者也樂人之善卽我善矣朋友講習之道固當如此是今日之與人爲善卽他年在位之推賢讓能休休有容者矣

參敬模規

一居敬以立基

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自堯舜以來曰欽曰恭曰寅曰翼曰戰兢曰乾惕曰篤敬曰篤恭歷聖相傳若合符節葢敬爲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靜時不敬則昏迷紛擾無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時不敬則怠慢放肆無以行天下之達道故爲學以居敬爲基猶作室以闢地爲基也作室無基則棟梁何寄爲學無基則身心何依敬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是夫持敬之方朱子言之簡切有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

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一隨事以窮理

理無形而著於事事至賾而統於理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細而食息起居顯而禮樂兵刑微而鬼神性命莫不各有其理學者旣已居敬則心靜眼明凡事之來隨其大小微顯必究其所當然更窮其所以然詳審精察務致其極至於讀書乃窮理之一端熟讀其辭細繹其義始焉以我之心究聖賢之心繼焉以聖賢之心啓乎我之心斯爲眞讀書斯爲眞窮理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須屏絕外好使功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一黽勉以力行

爲學不力行則知徒爲知無以有諸已夫聖賢之教

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德之門誠由聖賢之言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自視聽言動以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事事盡其所當然不以易而忽不以難而諉樸誠篤謹一意務實絕去務外好名之弊惟日孳孳瞬有存息有養不知富貴之可欣貧賤之可戚利害禍福之足憂喜也斯於聖學其庶幾乎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講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

宗分[illegible]

一嚴密以克己

語曰人心一動妄念叢生人身一動嗜慾紛集故不
學之人內外謂是人欲既已窮理則天理人欲昭然
不淆故凡念慮之微事爲之著一知爲人欲即竭力
克治之務以靜念自發好惡無妨自覓絲毫不輕放
過更從難克處克起方是嚴密工夫朱子曰人做不
是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
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故曰

果而確無難焉

一循理以處事

人生天壤間綱常名教之攸屬交際往來之所會豈
能漠然無事乎而人動生厭事之心則非事之累人
人自累事耳顧凡事之來必有一定之理惟虛心以
觀理是則行之非則止之勿執己見勿徇群情勿以
利害而易所守勿以苟且而溺於營務使無過不及
歸於大中至正而後已萬一禍變不測亦惟義命自
安詎可越理求免究之求免不得徒自喪其品行學

子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若能一
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
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只成就一個是處如此則
方寸之間雖遇大困厄而此心自安寧

一推己以待人

人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
蓋乾稱父坤稱母而民吾同胞也己昭明矣恐聽人
之昏昧乎己飽煖矣恐聽人之饑寒乎是必以己心
度人心勉強用力推以及人由親而疎各盡其所當

然公以爲體恕以爲用藹然有恩以相接秩然有禮
以相維弗責人以所難弗苛人以求備則施無不當
而行無不得矣若自私自利刻覈不情骨肉至親
邈若秦越即其己身所行反覆矛盾更不勝其違悖
矣皆不公不恕之過也朱子曰有生之類莫非同體
惟君子無有我之私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學規

陸九淵書堂講義

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授教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

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在利所習在利斯喻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

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必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毋負其志

朱子跋語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

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
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
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
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
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
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
熹識

王樾講義

時壬寅仲春樾與西廬趙子遊白鹿洞讀象山先生

義利說及考亭先生跋語因嘆曰是學之不明于天
下久矣時南康守海石樑子星子令阮朝隨洎諸生
十餘輩咸在焉因爲反覆闡明二先生之意且曰雞
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一章實發明此章之
旨其曰雞鳴而起即他章夜氣之說使人從本體萌
動處辨志用力卽路頭不差然此恐爲衆人言之若
吾輩稍知學問好惡不甚遠特於微處恐未能信論
遽曰好惡端矣眞自歉也如諸君今日居官可謂白
廉若便云是喻義是孳孳爲善恐便有可議處若於
獨知處稍不脫然便暮夜却金又多了許多知字大
抵道無精粗吾輩今日之廉眞於微處參得透徹便
是義便是精一便是格物便是愼獨便是集義無疑
也又嘗見東廓鄒子曰世間只有兩隻船一隻是舜
一隻是蹠出此必入彼無有足踏兩船而可以安其
身者今人如稱其爲舜蹻蹻遜避曰彼聖人也我焉
敢當如目其爲蹠則發赤大詬矣既不敢當舜又不
屑爲蹠是踏兩船也恐兩船之間非安身之地斯言
罕譬大有警省衆以爲然已而守令別去乃偕西廬

洎諸生登大意亭曰淡雕閒正於微處恐未信又登
高美亭曰中庸便是高明否則高明是虛了佛氏正
坐此若能戒愼恐懼當見此等氣象西廬亟是之已
又別去夜與諸生歌而罷明日行歷九江復取道南
康西廬來舟中請書之因謂西廬曰願與兄致力不
爾恐說得煞透徹只是見解近日講學又坐此西廬
矍然遂別去

張治具講義

往按應天時行部寧國一日諸生講費隱章每每着

一語云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因思道體無形孰不知之而每每要粘此一語得無舛耶蓋孔門性命之學至子思時發揮已盡而世儒談者如老子之役楊朱莊周之徒往往求之虛無寂滅荒唐之鬬以爲道之妙其於吾儒平實簡易充周不窮之理置之以爲平常淺近而不足爲也子思慮之故特揭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不可見而隱也乃費而隱也重在費字而言夫婦言聖人言天地言鳶魚皆指其明白可見者以爲道至曰言其上下察也察字正與隱

字相反其旨尤明講者每重隱字失子思之旨矣造端四句明是結言或以謂體道之功亦不是古人三十有室若以造端夫婦爲體道則吾十有五時何處用功當時郎與周觀察及諸生言之咸躍然同聲

葛寅亮講義

但宗皐問格字漢疏格來也程朱訓格爲至象山慈湖謂格其物欲是格去之義陽明謂格不正者以歸正是格正之義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是格式之義今何以獨川遁微之說答曰凡一字兼數義者固有之諸說解格字未嘗不可但以本文貼之如訓來須云致知在來物訓至須云致知在至物恐於文義費解若格去物欲則物字不從物有本末之物卻與本章戾矣格不正者正字未免與正心相濫就格式則非於格上增一就字便讀不去總之格去格正格式義俱像正心誠意與致知知字貼不來惟通徹之訓出於呂東萊釋天壽平格處以此訓格物當云致知在通徹乎物既文理順而於致知又體貼得着故獨從之又經書中凡論事天地鬼神如格於上下祖考

來格之類多用格字我去通徹乎神是感格神來還徹乎我是來格又四書中有恥且格是君之通徹於民格君心之非是臣之通徹於君此義是處處可合又通則未有不來且至者來字至字義俱可該於其內似格字惟此訓最爲精聚余應桂曰格物以通徹訓似卽致知義恐兩下大無別曰知與物卻有別致知者推致此知於物也格物者格通此物於知也兩下相離不開以傳證之如致此知於意則毋自欺而格通於意之物矣致此知於心與身則能見聞知味

而格通於身心之物矣致此知於家則好知惡惡知美而格通於家之物矣致此知於國則知中以誠求而格通於國之物矣致此知於天下則以絜矩而知上下左右前後之情同而格通於天下之物矣以傳卽之處處親切可證但宗旨曰格物既通於意心身家國天下則已是一徹俱徹到了悟處矣何前講謂只是求知之法曰知原有兩樣有虛見有實證未誠意以前止擴充其知識虛見也自誠意以至乎天下進一步方有一步眞見乃體驗於行事實證也此致

知既在誠意之先止屬虛見者實證自須歷誠意以下如知如何誠意必誠了意方爲實證誠意之知知如何正心必正了心方爲實證正心之知知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修齊治平過了方爲實證修齊治平之知若謂致知便實證將功夫已收攝盡又何須遞推誠意等項陳文潞曰知此則將致知反輕看了曰知何可輕本文先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因遞推及致知格物是此知乃先意未誠而開始實貫乎下平而要終者蓋知如暗中之燈非此則舉足顛躓一步行不去矣故如傳中所言毋自欺及見賢知味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皆脫不得知字之義雖不釋格致而實卽散寄於誠正修齊治平等中正以知行原是一事所知的卽是所行而所行的必不能以離知兩頭原分不開故不能以分步言之則知與行又何低昂之有

王洞熊飛渭講義

學何爲乎聖賢言之備矣莫切於大學誠意一章孟子夜氣一章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皆在於是嘗閒居檢點平旦自思悚然汗下保無爲小人之歸入禽獸之路乎始於一念自欺放其良心遂至於此嚴乎哀哉不仁甚矣心先死也何以爲人乎又進言學乎今與諸君言學莫如求仁仁者天地生生之理而人得以生人心卽天地之心無物我間者也此心一刻不存則視人之患苦而惻隱不形處已於穢汚而羞惡不發見利則爭而辭讓之節缺遇事則惑而是非之辯淆一失則皆失一得則皆得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者無私私稍而百

行墮焉衆惡府焉故不仁之罪大也諸君毋曰學文焉而已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士有能學問求放心立誠不欺而文采不彰於天下後世者乎若放其良心不忠不信而文又焉用乎願諸君子篤學爲文毋以爲文盡學只此尋常日用一動一靜自操自省常須有一團懇懇惻惻之意是良心不死而進修有地也將以是觀德業焉敬之哉

主洞千建邦講義

鹿洞澗中有石刻吾與點也之意因與諸子言曰此程子受學于周子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茂叔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而程子之吟風弄月眞樂學者後人當識意字如何當時諸賢同一言志他人盡在濟事而曾晳獨說眼前事似乎寂寞夫子反[illegible]程子謂曾點已見大意又謂有吾與點也之意[illegible]然正耐人思蓋以人心胸洗滌乾淨無纖毫私累常活潑潑如魚之在水鶴之在空凡所觸處皆可見天理流行無時不有時行物生之機無時不有也安少懷各得其所之妙曾點已見及此故在莫春時有此境界雖不在莫春時亦有此境界正以此意之大吾心自有所以因時制宜者隨在皆有發育機括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與萬物相通且夫堯舜之世天地平成人物休美無一人不遂其情無一物不督其化就似莫春時陽和遍覆人物舒暢一樣夫子抱道在躬惓惓以斯民爲念而裕立道綏動之功化其於雍熙之象久已思慕之故曾晳偶一言及得合其意不覺欣然動念稱贊不置

曾晳故留連眷戀重疊詠嘆後世程明道先生始領略之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此其大意非可刻舟而求膠柱而鼓者也蓋濂溪先生以主靜立極又曰無欲故靜每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樂豈易尋哉先儒有言曰欲知所樂何事須知顏子所好何學不知顏子[illegible]如而徒求其樂樂于何有吾謂必有三月不[illegible]始有簞瓢陋巷自適之情是人欲盡而天理得隨處無地不樂無人不樂無時不樂也已

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禀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陰陽動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

也　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敎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個道理元無虧欠也

湛若水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愼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耳曰何謂敬終即始之敬而不息者也曰何以小圈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故謂內爲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爲心小之爲心也甚矣

湛若水四勿總箴說

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予以四箴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惠教後世學者至矣使其知合觀並用之功則善焉如其不然或有分崩

離析之患而昧精一易簡之學矣予爲此懼推程氏之意以達孔顏之指爲作四勿總箴庶學者知之合內外之道以不二乎一貫之教焉

心含天靈瀰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惟靈貫通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惟四勿之則一如將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之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孰違吉淫多岐支離一貫四勿毋二爾思

湛若水心性總箴二圖說

丙申秋八月予以考滿[illegible]過湖而南攜諸生[illegible]

白鹿書院謁拜先聖先師訖登眺新開洞憩息文會堂觀前南康守玉溪王子溱公濟刻予心性圖說於碑屏鐫四勿總箴於洞壁會南昌鄉進士裘生衍先任洞館與之觀二刻黙然感悟而未竟其說適遊明旨復灘而洞中勝景一時勝會常往來於懷今年戊戌孟秋得令江西少叅晉江南岡子王子道思寓書於予曰日行部至江州謁白鹿洞宗儒祠坐文會堂見心性圖刻儼若對先生因與諸師生發明先生體處體認天理之學聽者莫不動心焉然此圖固先生

平生得力處然非專於此洞作如陸象山吕東萊之講義記文專留洞中學者傳誦也況先生常蒞斯堂乃爲嘉惠後學留之講義愼中也嘗刻之貞珉績之新志以示諸生而授口講以布先生之教於無窮此洞之幸也亦我先生之心也予閱而偉之曰甚哉王子成已成物嘉惠後學之盛心產水也何敢贅言於諸先哲之後哉雖然吾嘗有得於天之所以與我者而闡學之大頭腦於君子矣蓋聖學之要於心性總箴二圖焉盡之矣性圖說以言其道體也四勿圖箴以究其功夫也二圖者實相表裏實相發明者也王溪王子並刻於洞中其有深意乎予時在行李匆匆啓其端而未竟其說今以南岡子之請千里致書而懇懇焉予雖欲勿言恐負其盛心耶竊惟先哲講義固不拘拘於一書發其精意使可用力焉止矣因即其二圖之刻在斯洞者發揮之以究其體認用功之實寓南岡子以與太守梁子懋暘及洞中師生講求焉旹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蔡宗兖洞規說

朱子曰白鹿洞規欲使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人耳合而言之博學者學此五倫也審問者審此五倫也愼思者思此五倫也明辨者辨此五倫也篤行者行此五倫也言此五倫而務實言忠信也行此五倫而克謹行篤敬也處此五倫而氣有不平忿也意有所私慾也處無所差善也處有所差過也正義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即懲忿窒欲之事不欲勿施於人不得反求諸已即遷善改過之事非出五倫之外而別有接處非出博學五者之外而別有其功也然合

五者而總其要則又不出此心而已故隨事而用其心則曰博學有問而專其心則曰審問即事而研諸心則曰慎思心昭昭而密察則曰明辨心存存而不已則曰篤行遇父子而此心惻怛曰親遇君臣而此心敬畏曰義遇夫婦而此心不狎曰別遇長幼而此心克讓曰序遇朋友而此心不欺曰信忿心之猛也慾心之私也善心之得也過心之失也正誼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心之忠也不欲勿施於人不得反求諸已心之恕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張子曰心統性情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皆爲此也今人但知朱子之條列不知朱子之統會往往泛求諸事而不內求於心夫泛求諸事則多岐亂是日見其煩擾而支離矣內求於心則一本上達日見其平易而切實矣故今紬繹洞規發明此義雖未敢謂能纂白朱子之至教庶幾不蔽天下之至道諸君其與我共由之哉復此洞規圖示于后正德十六年九月八日

鄒守益示洞生四說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藥否則好仁好信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乃是濂溪傳千聖延年正脉

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物外事事整齊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其不辯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遊高明乃是考亭喚醒來學求福關頭

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不舜

不躐中間豈有駐足處哉喻義喻利洗刷深痼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斬絕支離葛藤

多聞多見猶在枝派上檢點須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能成天地輔相萬物千枝萬派只從中和流行乃是學術王霸訣竅二三子登陟名山景仰先哲尙夙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

趙參魯四教說

偶偕諸生步溪上披荊剔蘚徧覽刻石始得行字於橋畔越數武得忠信二字迤西又得文字諸生曰是

所謂西教也時片雲冉冉出峰下諸生漫然且相指予獨第三石則忠信字聯書端然如中立而文行字東西相向列若左右侍者余因謂諸生曰若知書者意乎其置忠信於中也以示本也聯書者忠信一心也文行相向列者從忠信出也是所謂一貫也彼因人之分四教也豈未聞一貫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余亦曰夫子之教忠恕而已矣道一也教一也諸生其識之

朱廷益格物說

聖人之言簡明直截大學一篇直指道體爲學入師程更無一字深晦如所謂格物云者在章內修身爲本句都一盤托出與人說盡了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原無二物知即知止之知亦無二知格者條分縷析格其何者爲本何者爲末蓋前而說個身心意以及家國天下恐入道者看作身心自身心家國自家國天下自天下既散漫難據而又天下以國先國以家先家以身心意知先亦牽强難合遂提出格物二字謂有許多條件其實只在通透本體本者何修身是也通於身之爲本則件件有個主宰如定盤針一下處處皆平正其本而萬事理矣故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又夾言物之本末不可不格以爲下手用工張本厚即身自厚之厚此盖初束髮時曾悟及而近世亦有解及此者下文每章歸重本身上便見件件該格件件有實用其力處故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何等簡明直截乃過求者欲補綴聖言自失之支離而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誠正修齊許多事皆無用矣聖遠言湮後來說

愈多而道愈裂且只一部大學道理都說盡了更不容後人贅一字即再起先聖於九原亦不能於前言之外別有增益工夫也知至致知至與致有分別致以用力言故曰先致其知至即至善之至蓋既通於本末則知至善在我矣實用其力便不難故意誠次之大抵吾性萬物皆備只純然一至善反乎善則惡矣故吾人終其身不越好惡兩端下面節節是好惡貫到底好善是本體惡惡乃所以全好也要見古人以萬物爲體故格其物之本而知所謂至善矣當下

就於念頭起處實用其力念頭起好惡處便是獨只
慎獨工夫是徹上徹下之道程子云王道只在謹獨
大學先格致而用功全在誠意過此則物物皆身頭
頭是道所謂先明諸心後知所往是已若上文知止
是入頭要識個所當止處猶屬意向到能得便是至
善了中間定靜安慮正是入頭一段凝聚精神漸次
故句句下個能字要見其理如此有分配格致誠正
者則大舛矣若夫本末總一物則陽明先生之說甚
明一物也而自末通極於本如在家則家之本好惡

不偏是也在國則國之本藏身之恕是也在天下則
天下之本先愼乎德是也故又曰德者本也序有先
後本則一定正是殊途同歸一以貫之的學問如此
益不揣固陋謬以此參先儒未定之說與在洞諸生
商之若遂謂發聖經之旨則烏乎敢

方大鎭白鹿洞晤語

今世士遂功令不得不習舉業然舉業與道學初未
嘗分爲兩途也嘗以道學之心爲舉業卽舉業爲道
學矣但以舉業之心爲舉業卽與道學同堂而千里
矣夫士含毫濡墨揣意摛藻必欲與命題語語相肖
必欲與聖賢心心相印安得不謂之義一邊事然反
而求其起根發萌之初念所以搦管抽思欲與聖賢
相印題旨相肖者乃其欲與主司爲知已與青紫爲
捷徑者也似又不得謂之義一邊事矣毫釐有別義
利遂判仲達曰此利字不得粗淺看乃極其精微者
也舉業之士運筆之時稍有毫釐迎合主司之意卽
文字亦便不佳由斯以觀利心之不可不斷也舉業
猶然況於學乎鎭曰昔年嘗校士越中以先事後得

命題諸士看此得字太淺泥於註中粗鄙近利之語
遂以市井講經當之愚意則以爲君子有事於學一
惟深造以道俟其自得而已纔有毫釐期望之心助
長之心襲取之心便不可語於集義之學故曰先事
後得先難後獲曰得曰獲皆所指也張南軒先生曰
無所爲而爲之心義也有所爲而爲之雖義亦利也
先君子立教揭川獨揭性善之宗所云性善者無所
爲而爲大學之至善孟子之良知皆此指也今辰太
守袁公遺以呂新吾先生呻吟語有曰說自然是講

一等話無所爲而爲說當然是第二等話性分當盡職分當爲說不可不然是第三等話是非毀譽是已說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話利害禍福是已此語亦最精微乎居鄙見嘗中偶合然所謂自然無爲却不得流入於玄門道家之指必如南軒所云不爽正學之脉似此毫釐分別萬萬不可混淆也仲逵曰無爲其所不爲蓋孔孟學脉也今說到無所爲而爲正合此指但今學者肯說第三等話有異却是非毀譽之心亦庶幾賢士矣鎭曰公所教令諸士歎目洋洋纚纚

偉哉與起斯文之志然窺其要言乃曰務以清心觀山聽水此語正合此指夫心何以清純於義則清矣清則山水俱清然清不在山水也心何以不清雜於利則不清矣不清則山水俱不清然不清亦不在山水也袁公咏吟序曰順撫十之三逆攻十之七此語最是學者用功肯綮能於世逆即於學順能於境逆即於理順能於情逆即於性順能於利逆即於義順諸士時時體會逆攻之法清心之義以爲舉業便是國手以爲道學便是聖胎根器力量其途正遠其日正長也但儒行有云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望此志此術無異同無作輟相與有成斯足貴耳

李槃與洞主問答四條

問聖人之學道德性命之學歟李子曰然曰今功名之士汲汲於功名累道德性命多矣敢問何以遺之而後可曰道德性命不在功名之外也曰功可計乎曰巍巍乎堯之成功光被四表堯之所以稱大君也計此仁覆四表之功則計功不害也計一身一家之小功以自多則不可也曰名可尚乎曰昭昭乎舜之

得名風動四方舜之所以稱大孝也尚此風動四方之名則尚名不害也尚一長一得之小名以自矜則不可也曰富貴之士姑道德性命乎曰今世儒生動稱功名念重非能志功名也志此富貴耳不義之富貴聖人視如浮雲不以其道得之君子不處也富貴而義也三公不爲踰萬鍾不爲多得之以道舜受堯禪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功名在天下而天下之富貴若固有焉皆道德性命中物也守箕山之高抗首陽之潔雖聖人之清乎其去時中之學遠矣

問聲色貨利爲聖學之賊何以排之李子曰子爲聖
人在聲色貨利中求其是而已矣曰不必排乎曰無
以排爲也子生有耳天與子以人倫之正聲子聽正
聲不聽非禮之淫聲聲豈賊子學聖人之耳乎子生
有目天與子以人倫之正色子視正色不視非禮之
亂色色豈賊子學聖人之目乎子生有四體天與子
以人倫之正貨正利子取正貨正利不取非禮之邪
貨邪利貨利豈賊子學聖人之四體乎曰人欲不害
天理乎曰人欲天理辨若黑白此後儒衛道之高論

非孔孟近人之至言也孔孟之學始于大舜有從欲
以治之訓傳于三代有所欲與聚之仁忠恕近道則
不欲勿施施以所欲也志學漸進則從心所欲欲不
踰矩也養心莫善于寡欲則毋欲其所不欲欲其所
當欲如此而已矣非以無欲爲宗也多欲者欲非其
禮欲禽獸之欲則非天之理非天之理即非人之欲
矣寡欲者欲中其禮無禽獸之欲則即人之欲是人
之欲則是天之理矣去其非禮存其是者孔孟所謂
聖人之學也朱紫陽而在吾願以此就正焉圓

所必然也

問人不違人以爲道遂爲聖人乎李子曰然曰聖人
若是其易言乎曰聖人亦人也聖人能爲人人不能
純爲人故不及也一事能爲人則一事即聖人之道
一時能爲人則一時即聖人之道一事之外人
能爲人之事爲不若聖人事事能爲人之聖也
之外人有不能爲人之時焉不若聖人時時能爲人
之聖也故聖人人倫之至也非違人爲人也故人能
爲人繼之不已而至乎則聖人之德之誠矣

問義立利生舉業孔子生今不廢是矣胡敬齋云爲
利而求者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反玷作與之意又云
科舉豈待與洞教之其舉業已適欲進聖賢之域者
非洞何以教之是利終非義舉業上則有聖學故宜
復鄉舉里選耳請問何如李子曰否爲利而求見利
而爭則利非義來爲慕義利與人同則利亦義今科
舉首聖經之義必鄉里官吏保無他過乃得應舉非
求明聖學行鄉舉里選之法乎人患未通舉業貞通
舉業豈待入洞乃習聖學也毋輕議舉業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學規

提學鄧寶諭習士相見禮

或曰士相見古之常禮也今之士亦孰不相見禮非難知也子習諸生於禮而以是先焉有說乎曰有人莫貴於士士之相見非夫人之相見也故先王制之禮重相見所以重士也苟士之相見猶人之相見則非士矣又何禮之有焉蓋古之士其相見也爲謀道

也爲謀義也而非爲夫利與勢也故曰非夫人之相見也是以不敢輕也而禮生焉致之以辭達志也重之以介道誠也稱之以贄將敬也誠敬著而後志通賓請至人讓至於再三焉不敢憚煩豈故崇是虛文也哉合之不苟則所謀者必臧謹於始而可以占終也今士之相見所謀者何爲乎爲古人之謀者百一反是爲者什且九矣辭達志也而或以飾介道誠也而或以說贄將敬也而或以貨率然而面一言即合未幾背之不以爲愧此所謂夫人之相見也古者士之相見果若是與吾之習是於諸生亦將俾其謹謀而重合志於古而今是戒焉爾或曰今之士固有貌乎禮而心非者矣子習於外將以易之曷若務謀諸內之爲愈也曰務諸內者聖模賢範講明服行示諸生者素矣猶懼其未警也於是乎有是舉制外整內固將藉焉若貌乎禮而心非者使其秉彝未亡能無少變乎今夫冕而親迎所以重婚也三加而醮且字所以重冠也重之如此而淫僻狡頑之風尚不免焉君子不以是廢冠婚者所以存天下之防也此豈新

以習是於諸生之意也曰子之意將有[illegible]是者乎曰有哉三揖其進也難一辭其退也易豈惟相見事君者亦然故難進易退而禮義出焉天下之事盡焉習士相見禮所以教爲臣也

提學鄧寶諭來學

謹按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彭蠡之勝宋儒周朱二先生嘗遊寓焉其秀自天可以資藏修之趣其重因人可以興景仰之思士惟無志苟志欲上希聖賢進德修業期有聞於天下者聞茲洞院皆當

笈褁糧從事於斯况有舍以居有田以贍有書以觀
如今日者而何不游乎但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
誠僞辯莫先於義利此之不審皆苟而已今學校徧
天下立貢設科教且用之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
欲自異於衆而所習者仍與衆同則於立身經世之
道旣皆有所妨尊而羣居之誚捷徑之譏或未能免
焉吾亦豈敢輕舉以誤諸英俊哉凡我學校諸生暨
山林儒士有淸修愼篤欲暫輟進取而志於前所謂
學者許府縣起送前來實難寡陋敢遵先儒舊規斟

酌程課近臨几席遠寓箋札相與講明焉如其師道
以俟君子此實區區奉詒崇正求眞之分也所謂暫
輟進取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然後出用不
惟其言惟其事實斯爲有志之士如或立志未定請
勿輕至其四方學者聞而來遊當與館待之實不佞
敢以誠告

王洞蔡宗兗諭士

宗兗病揣東游近荷寵命起主白鹿洞事是欲宗兗
接天下之賢士共相砥礪而同升諸公也宗兗初至
南康乃不終日實未能博訪幽隱而躬致造請之誠
所賴此邦之士與人爲善但求同聲相應毋以形迹
相嫌或先告我以巖下之老栗里之賢四世之隱我
則能次第而請見之或枉顧我于成德之堂希賢之
堂我則能禮下而請益之庶幾因一方之賢而知一
省之賢又因一省而知及于天下也宗兗自知愚陋
闒劣不足爲洞中之主顧茲廬山秀甲天下高配古
人名闘百世含靈蓄粹近後百數十年當今豪傑必
有如君子冥會而默契之者吾方約五老以恭俟不

當因主人之愚而愚及廬山也山川之精氣豪傑之
精氣豪傑之化機山川之化機語其內實與諸賢同
德而並語其外深谷足以靜慮澄溪足以洗心郡伯
館穀足資以養善焉按藩臬諸公之崇儒重道又足
以自重而自厲諸賢宜加之意相帥偕來匪直爲宗
兗謀也果有野叟山童忠信願見者全勿以禮貌虛
文較計宗兗固野人也

延撫胡松諭諸生

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

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可有此罪過

導朱廷益諭來學諸生

夫人才之不興由正學之不明也正學未明由師道之不立也爾弟子員朝夕宮墻誦法先師師帥覩成學官授業焉往非師亦焉往非學耶乃自先師憂學之不講而宋儒於膠庠外每據名勝為會講之地無非闡明正學陶冶人才其著在江右者則南康郡白鹿洞稱首迨我朝以道化天下今天子雅意同文於

勸書申明正學之旨所以重師道育人才者至詳且悉矣考之此中學得其正者如胡敬齋胡康齋羅整菴三先生輩偕出嗣是代不乏人而理學甲於諸省亦既增鹿洞之勝為吾道之光焉近時士習日趨于下而學日入于偽蓋由童年家庭之所習與平日庠塾之所教上之不過氣節次之則曰功名已爾文章也爾最下者溺心富貴以至於白首而不知悟語之漠然若不相關所以視聖人為不可幾而曰吾科舉業吾事也聖道之序別而何取於科舉以…之居身則踰閑蕩檢以之服官則奸邪貪殘并所謂氣節功名文章亦復一無所有此皆由於師道不立乎特無嚴憚切劘之資不覺此心日放而安知有聖賢性命之學發也久矣即所稱以道自命者患在別立門戶好為人師求之行誼大相逕悖條約中所云借孔孟為壟斷者往往有之是何怪乎今之人以講學為迂當事者亦槩以僞學為禁而因噎廢食者比比耶余覩風南康歷覽鹿洞之勝悽然有感以先師廟貌如新先儒遺教具在加之近代名公之表章燦

然惟是洞主久虛諸弟子肄業其中者徒亦文具蓋師道廢而主席誠難其人也先是將之南康時曾博求篤志力行可主是洞者而南昌太守以所薦士章布衣潢對余為南司功習聞其名今得之太守甚詳即往謀之南昌太守具禮幣遣使者再聘而後許擇以是春二月赴師席余不可無一言為先導余惟來學茲洞者非豫章之才即四方之俊也誠博習親師問學取友奉持恭謹卯對聖賢群居無譁屋漏不愧翼翼欽欽如承大祭立志篤行一惟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是崇是守至於文章之闡發聖與處卽性命於
功業之純粹處卽立德於氣節之無乖戾處卽配義
與道皆正學也蓋道不離日用平常亦未有舍文章
功名氣節之外以求正學者至於飲食起居時時存
省灑掃進退事事持挹何往非學何往非道布衣之
行也意在斯矣壁夫道在吾心希之卽是能自得師
千古一堂其他郡弟子以及四方同志倘有聞風而
興起者非必請謁門墻下帷鹿洞而於道也旦暮遇
之矣乃若繫籍求名言與行舛此孟氏所謂徒餔啜

者而鹿洞幾為偽學淵藪矣余敢不為同志者重吾
道而為之防乎若夫所以為教則布衣之師道自立
與原委學官卿延聘之振厲不弛而先儒並諸名公
之規條犁然具也諸弟子員遵而行之庶亦不負今
日延師之意尚其勗諸

巡撫宋犖諭諸生

公撫江右詣洞行釋菜禮畢諸生晋謁公親定儀如
師弟子禮命侍坐諭之

鹿洞始自李賓客讀書[illegible]宋夫子增修廓宇闢置館
舍創立學規爰稱古國學遺迹
聖天子崇儒重道親灑宸章頒賜扁額書籍興起斯文凡
肄業此地者皆當希聖希賢不僅為章句訓詁之學
而已今人動畏聖賢難學不知道二仁與不仁不為
聖賢便為庸愚更無中立之理然希聖希賢不在口
耳誦說須是躬行實踐依朱子學規做去自然上達
某自登仕籍不暇研精理學然行已不敢有過上負
朝廷忝祖父下棄生平此諸生所共見者某嘗從鄉先
生賈公諱開宗論聖賢之學坐中有一少年道聖賢

難做願就功名一路先生曰女看功名二字何容易
須如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狄梁公之再興唐室郭
汾陽之克復兩京功施天下名傳後世這纔說得是
功名這便是聖賢一流人少年者曰某不肖甘為富
貴中人何如先生曰富貴亦不易如江左王謝不過
富貴子弟然皆登高能賦文采風流蔚然可觀若但
酣豢於紈綺膏粱聲色之中蒙醟一生豈足云富貴
賈公此言最為可味汝諸生勿以針大眼孔看入弋
一科博一官便算做功名富貴此念便落下乘不能

上達況帖括一道實代聖賢立言原非剽竊僞販可以做得須要體認得到方纔發揮得透諸生只將逐日講貫四書道理一一體認到身心日用上進即是聖賢實學更不必另闢門戶總之立志高則所造遠如千古文稱左馬詩稱李杜以此數人較之聖賢相去何如八股業稱王唐瞿薛江右稱章羅陳艾以此數人較之李杜左馬相去又何如君來人在天地間必須希聖希賢纔是第一等人聖賢之文章在六經四書聖賢之功名在覺世傳後積中形外體立用行

直一貫之耳天命之性皆同率性之道畢具諸生肄業於此學規炳然斯文未墜安得不思仔肩負荷之

卯　壬申徐京堦錄

提學李齡六戒

一諸生入洞悉遵文公教條及董程學則眞西山教子齋規不可有違

一朔望行香及早晚堂儀俱依府縣儒學禮式

一讀書必循序不可躐等先讀小學次讀四書五經及御製書[illegible]高下

一諸生有過先生的之于上朋友勸之于下務令遷改果其頑不悛斥之勿令阻壞學規

一凡上司按臨先生迎於桃流橋內諸生迎於桃流橋下路傍拱立禮生引至延賓館唱禮先生先拜諸生次拜而退早晚作揖亦然

一諸生不許拆毀門扇窗槅板壁擅自更改及損壞床桌椅凳亦不許縱令家人侵取本洞栽植及附近人家竹木

提學高賁亨十戒

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粉飾容貌專務虛名者

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閑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宜褻瀆書之類

四曰凌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訕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

五曰群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

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戲言戲動不
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
六日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
坐立偏跛之類
七日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至于詩文雖學者
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日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
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
九日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若以小忿輒

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
十日無恒夫恒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恒且不能成況
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
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改
主洞李應昇洞規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詩家論三偷之中偷語
最爲鈍賊其次偷意其次偷勢夫文亦然一題有
一題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輩名家已是糠粃
務狗剿坊刻惡蓮篇亩箸拾殘唾以塗眉謎事

羨爲旨斷彼此爭剝而互奪生機埋殺於紙刀四
端俱絕在穿窬下矣有犯此者曇其面而移之郊
一狹邪之遊此中絕少欲博之習似亦無多惟是分
金塊肉微利所歸動輒鼓唇居間往來說合腑腸一
穢荊棘叢生諸士既有志洞中其以清心聽水覩
山沉思默想泉聲松韻點點文心自石寒雲頭頭
是道毋以米鹽雞彘擾清夜之魂毋以簧舌筆刀
張白日之械其有一語涉自假公說私者斥出會
外仍紀三等簿以劖其欺譯

一文無高下機行即住妙旨難言多作自遏今一月
止初二十六兩會得寫幾何篇恐常業多荒文心
易斷因立小會以二六爲期即以大會一二名輪
爲會長副執筆評次轉送本師覆閱若會長副徇
情阿諛者罰諸生氣驕心昧以塗抹後言者斥
一洞中一椽一木俱關先賢遺澤昔郭有道夜宿逆
旅明旦必洒掃而去古人用心如此諸生習業斯
洞務掃泉亭之落葉遠書舍之爨煙倘有穢污山
靈厭汝

督學王綜戒勉各八條

一戒遊惰學者惟日孜孜猶恐不逮若悠游玩愒無振興奮發之意必難成事

一戒戲狎朋友以資切磋德業過失相規相勸若嬉笑狎戲便無拘檢敬畏之意入必不端

一戒欺詐洞中相交非師則友彼此誠信方爲有益若起一毫欺詐之私必至敗事

一戒矜傲讀書變化氣質謙恭虛己學乃日進若稍有一得便自滿足矜己傲物即使成名亦非大器

一戒苟安學問無窮已精而益求其精有等粗覩皮貌便苟且自安以爲聊可問世自此自畫必并些須而亡之

一戒馳騖君子學問有本有末先從切實處下手斯高遠以漸而臻方能得力若一意馳騖將并其近者而失之

一戒忌嫉質有敏鈍學有深淺君子盡其在我自是無可限量若見人勝己遽起嫉妬見之言色施之毀詆此小人之肺肝如何而可

一戒纖刻士既立身名教財利悉以義裁之即躬處貧困衣食寧從儉朴必不可以小利小物動心故量此謂斗筲之器品斯下矣

一立志士人終身品詣全在乎志此志一立鬼神亦不能奪道德上也功名次之志富貴者風斯下矣

一敦本士子立身孝弟爲本孝弟虧缺即功名富貴不足齒矣推之五倫無一可忽

一主敬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非敬則肆矣敬肆之間天人吉凶所由分故處心積慮無敢慢易動止語默莫非禮法其人其學庶幾近之

一致誠中庸曰不誠無物孟子曰未有誠而不動者也况讀書窮理功在實際可容一毫僞妄否故忠信居中則萬事可成萬境無礙

一明經讀書以窮經爲先即作文亦必以本經爲雅不止專經爲舉業之正也諸經大意須要通曉

一學古爲人不法古人必卑俗爲文不法古文必卑靡如聰明有餘左國史漢諸書以次覩覽倘有餘力即唐宋大家亦不可少

一專課讀書恩取科第則舉業爲目前之急如遇課期須如孤軍逢敵拚力一戰不可草草放過

一持重學問得力易於矜炫若深沉持重温養變化境界正自無窮一涉淺露便無餘蘊勉之哉

白鹿書院志卷之九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書籍

學於古訓乃有獲書籍皆古訓也鹿洞九經初經以考亭之請有增於前近奉

欽頒經史及諸當事購置稱大備矣謹列名目

核志書籍

欽頒十三經註疏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内奉頒

易經伍本

書經捌本

詩經拾陸本

春秋貳拾本

公羊傳捌本

穀梁傳伍本

禮記貳拾本

周禮拾肆本

儀禮拾本

爾雅叁本

孝經壹本
論語學庸肆本
孟子陸本以上十三經
欽頒二十一史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內奉到
史記貳拾陸本
前漢書貳拾陸本
後漢書叁拾本
三國志拾肆本
晉書叁拾本

宋書貳拾貳本
南齊書拾本
梁書拾本
陳書陸本
魏書叁拾本
北齊書捌本
周書拾本
隋書貳拾本
南史貳拾本

北史叁拾本
唐書伍拾本
五代史拾本
宋史壹百本
遼史拾貳本
金史貳拾肆本
元史伍拾本以上二十一史
欽頒淵鑒古文貳拾肆本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奉到
朱子全書叁拾捌本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奉到共四部一部八本三部三十本

御纂周易折中拾貳本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奉到

一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前福建江南巡撫張伯行

先後送洞書

周濂溪集四本

二程文集四本

二程語錄五本

二程粹言二本

濂洛風雅二本

謝上蔡語錄一本

尹和靖集一本

張橫渠集五本

朱子文集二十本

熊勿軒集二本

許魯齋集二本

陳剩夫集一本

吳朝宗臨過齋集三本

陳清瀾學蔀通辨四本

薛文清讀書錄二本

薛敬軒集四本

胡文敬集二本

朱子學的二本

羅整菴存稿一本

羅整菴困知記一本

陸稼書讀朱隨筆二本

陸稼書讀禮志疑二本

陸稼書問學錄一本

張武承王學質疑一本

張孝先養正編二本

張孝先學規類編六本

道統錄二本

濂洛關閩書五本

諸儒講義八本

松陽講義四本

續近思錄集解四本

廣近思錄四本

耿逸菴文集

陸桴亭文集

闕闢錄二本
吳楙仲文集二本
陳克齋文集
道南源委
朱子語類
古文載道編
方正學文集
道命錄
思辨錄輯要

謝文節文集
陳甘溪文集
伊洛淵源錄
陸宣公文集
諸葛武侯集
司馬溫公文集
韓魏公文集
李延平文集
文文山文集

胡敬齋居業錄四本
呂東萊文集
眞西山文集
黃勉齋文集
張南軒文集
楊龜山文集
范文正文集
楊椒山文集
海剛峰文集

魏莊渠文集
楊大洪文集
斯文正宗

一太守周燦送洞

忠孝經壹部

易經大全拾伍本

書經大全拾伍本

詩經大全拾伍本

春秋大全貳拾本

禮記大全貳拾本

四書大全拾捌本

性理大全叁拾本

監本易經貳本

監本書經肆本

監本詩經肆本

監本春秋拾本

監本禮記拾本

願學堂集陸本

一提學龔霖送洞書

四書體註叁拾部每部伍本

字彙肆部每部拾貳本

古文覺斯八部各八本

聖像四配十哲像曲阜臨本後附朱子像從徽州本及

宋潛溪九賢遺像記

一主洞原敬送洞書

原鳴書存業十編十本

正宜堂語録一本

鹿洞彙録一部五本

一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送洞書

新修白鹿書院志一部五本

新修廬山志一部八本

史學提要箋釋一部

一太守張維屏送洞書

國朝詩人徵畧一部拾本

國朝嶺南文鈔一部捌本

刊歲所以惠後學者多矣謹印造十部計四十冊申
解所有印板不委留在白鹿書院或合申解使臺取
自行下

巡按唐龍題請王洞官疏

為慎擇儒官兼管書院事竊照宋儒朱熹於淳熙中
知南康軍乃即唐白鹿洞遺址建葺書院以為講學
論道之所規制大備教化蔚然又括聚書籍置給田
畝相傳至今近日巡歷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
賢見得洞殿荒涼門廡零落往來皆牛羊之跡前後

俱蕪稼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亡田畝亦浸遺失詢
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遂年止是本府星子縣編僉
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致狼狽至此夫必欲設官尤
惡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
教授兼管足矣然誠難其人焉近該本府呈報所屬
官員姓名腳色開註本學見缺教授臣訪得福建興
化府教授蔡宗兗由進士出身學問深該志行清古
為貧而仕曲全孝友之心以禮自防弗為時俗之態
誠斯文之正類後學之楷範也如蒙乞勅吏部查議
將蔡宗兗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原職兼總理書院
用修遺教仍行星子縣歲另給二力一馬往來跟騎
於書院田租內月另支米三石食用以為常規一應
上司俱要禮待勿令僕僕拜跪以示優重之意以後
員缺常於進士內慎選銓補若能敦復風教有光儒
業一體擢授科道及不次陞提學僉事等官苟廢學
傷教聽巡按御史參調罰黜不廢勸懲庶百年之舊
典復舉而一方之學者有依矣奉
旨吏部知道隨題覆將蔡宗兗除授南康府儒學教授

仍支正八品俸不妨原職綜理白鹿洞書院一應事
務行令有司以禮優待庶幾後學得師前規不墜等
因欽此

巡撫邵鏡依提學道 所擬禁約

一 上司來觀書院皆以論道講學為心以培養士氣為志洞中師生迎送拜揖毋得輙自屈膝以負上司期待作養之意其迎送悉照李提學舊規以杜流橋為止

一 本洞儲書專以教迪士類近年江西科場必取洞書應用及至頒回缺者不敢言缺失者不敢言失洞書殘落大半由此今後江西科場書籍布政司自備該府毋得輙取鹿洞書籍送用以致遺失

一 院中書籍考舊志所載殘缺遺亡者十已五六近經兵亂全書冊籍查照今後仰本道設立一樣冊籍四本

一堂長直學直內不得給假有大事不獲已始令以次

堂長直學代之諸生給假出洞次日即銷星子縣曠

五日都昌等縣曠十日各府曠十五日者堂長即書

於簿以記其過限外各再曠五日者作曠術嬉褻學

者不在此限

一南唐劉式讀書洞中手抄孟氏[illegible]子其孫子清之藏

之云是洞中乃課朱子有取焉若生行有餘力宜有

日課月課洞直學者司之主洞官小可因此以考驗其

所養但不可缺萌進取之念爲郡公所兼也

一洞官每季終宜啟報一次詳送星子縣當堂驗過印

封入舖遞來

一啟報止宜開具

五款不必繁文

一在洞中諸若于名某人某人給假若于名某人某人

一不到及作曠若于名某人某人一奉府給到供應若

干給過諸生若干扣除作曠若干則止一堂長簿

書某人德行過失某事直學簿書某人過失某事無

則止一日課月課簿見送批點過優等若干扇有考

卷亦然一本月所講書或史某章全章或某節某若

于次某人復書或通貫或不通貫

知府羅輅洞學榜

一擇生徒訪聞近年邪正賢否溷無去取中間誠心向

學者固有或恣意遊觀興盡而返或設心規避假此

爲名不惟繼前修者寥寥無聞而行檢大壞往往爲

洞學之玷以致有志之士不屑而去自今比奉公移

來者愼於所擇從違之際洞師驗其可拒者則拒之

而上司不必撓其權其四方有志之士願其肄業

一務實學邇來所講佳士或淸談高論以爲能或竟日

靜坐以爲工或矜持舉動互相推重斯人也術術終

日無所用心皓首無成追悔莫及虛費館穀之需耳

自今明示程式以講讀四書五經大義爲主而擴充

以史傳

參政程拱宸議建昌洞田帖

爲議復學田以彰右文盛治事切照白鹿書院乃歷

代造士之區而洞學田租又盛世養士之典自唐宋

迄今未之有改夫何異議者革書院鬻學田拆毀材

甓以治府舖佑變租值以充遼需遂使數百年右文

育材之基蕩析荒墟誠斯文一時之厄也猶幸前院

主持白鹿書院以勸額不至拆毀而田租卒去十之

八九雖續奉文查復止復天眞書院學田而白鹿書

院爲古今著聞尚拘格未能復舊此尤明時缺典本

道去歲巡歷瞻謁白鹿洞肄業生員晏希唐龔策獻

袁繡等連名具呈爲遵明旨查洞田以復舊額以崇

先賢事批行南康府查議據回稱前項田產已經變

價銀兩於十一年九月內解司開報濟邊之數今應

否復回事在本司定奪等因在卷夫新建縣田租四

百畝割入正學書院已久均爲造士獨建昌縣已賣

田地壹千貳百餘畝應查復入白鹿書院雖前銀已

經報部濟邊但前值止四百四十三兩數亦無多儻

亦育材爲重則前數可以復回如謂濟邊之數必不

可囘或暫留贖鏺或剏爲措處以復前田則一轉移
間而國家右文造士之典可以光復矣
知府潘志伊復洞帖
爲淸查書院祭器書籍并禁作踐以隆祀典事蒙兵
巡道王奉撫院曹批據本道呈詳議復白鹿洞書院
田地山塘緣由奉批白鹿洞書院自唐宋以來有之
所以崇祀先聖重理學以稗益風化豈彼佛老寺觀
所比哉柰何有司不察一旦遽廢之今旣查議停
妥一一如議行再有議廢者是得罪名教之人聖門

之所鳴鼓而攻者也此繳併案行府即將白鹿洞書
院祠宇祭器等項朽壞者逐一估計八九十年支剩
并追未完租銀務要修理完備門庫工食照數加給
責令看守仍委教官一員專管嚴禁竊伐竹木其星
都二縣田地共七百六十六畝七分零盡數歸官照
田收租以充祭祀供給修理之費等因又奉布政司
劄付奉按院韓批該司會同學道覆呈復前事蒙
批白鹿洞公費委不可缺如呈行其田價解部及仍
還買主准議此繳蒙此擬劄行府帖行督洞訓導劉

守成遵照訖
知府田琯淸復洞山增置洞田議
爲收官山截洞志以固地脉以庇人文事照得白鹿
洞乃先賢興教之名區顏家山乃顏魯公寄寓之遺
跡今祀眞武適應地靈初議香資恐不滿額今計所
入頗有贏餘以之置田贍洞是藉神明之貲以爲養
賢之資則斯地誠有功於名教矣所據諸生公議委
協理情況洞田延因官賣已失舊額必須置補方可
足用續條白鹿洞增田事規例爲學道掌管已經具

由詳申批照外今思本山爲府龍之來脉實秀氣之
所鍾恐人啓覬覦之私無爲長久之計非假憲令詳
定何以鎭服人心幸逢按臨文教風動乞作斯文之
主永扶道脉之傳合無俯照士民公議買田贍士載
入洞志等因蒙巡道馮批顏家山憩亭原屬本洞旣
順民情而建亭祀神又藉神惠而置田贍士該府此
舉其於事神禮賢之道兩得之矣仰將所置田畝併
收支規則載入洞志仍僉誠實居民督收香資隨其
盈縮隨置查稽覈以杜侵蝕其間善後事宜

靡常玩愒光陰易邁無論嚮者當道殷殷祈意不恐
輒付灰冷而有志于斯每年騐相向亦安得謂傳書
無暇竟棄置之乎矜兆教必易予别想借青成藍今
悟歸有餘師何似就燈乞火本府推官李應昇高第
聯夆綢繆文名久執騂旄多士素已傾心郎該廳亦
不靳雅意况今摧事已竣廳務非煩兼攝無礙於長
才勝事則喜有專主矣但師道宜尊非先自上意不
為隆崇禮遇當役非體及其私恐致苟簡每月除小
會外其而大會必當親宿本洞矣師生茶菓蛋晚饗

飧騐不能常供力不能自備徃例督洞教官二員亦
每年共給銀十二兩茲欲倣問餽之遺難同苜蓿之
儉議加一倍每年支洞租銀二十四兩送本廳自備
往洞之需至分督教官勞逸應均原議擇時望者輪
晋今查有某俱堪督洞合俾更替以示一新若諸生
供會給賞諸費悉具前案無庸改議

主洞推官李應昇申議洞學科舉詳文

為先賢遺澤未斬多士蒸蓼有期懇乞照例廣額以
宏作人事竊惟白鹿祠肇自李渤尚止友麋鹿之群
興於紫陽遂廣栽桃李之化故宮牆特峻廟貌是虔
教主洞規名垂幽學歷稽昭代文宗若邵二泉李崆
峒諸先生嘉與修明借光俎豆但科舉未經另設而
遺才猶有專收前道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黃遂擴
為五雖云分附各學特典實垂不刊爾時洞士尚驚
其名也及本府袁知府再闢荊蓁條畫經制先申聘
南昌舒官以開其先繼申委職以承其乏職郎未聞
道不敢負人兩年來力守先進之閑勉竭書生之吻
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於山齋丹鉛晝磨其

鐵硯於是裹糧而至者千里同心四方接踵夫青衿
滿眼幾人寒谷長吹書院紛門何地羣材受範三年
之取舍固自同途一日之短長豈宜並較查吉安白
鷺書院科舉四十二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
絕相遠在遠方經歲而去遠徑何心而郡中好學者
多孤飛無力幸蒙本道道合先賢望高山斗憐才念
熱隻字為之三思擬鑑冰清片長務無一漏凡茲洞
中英俊既已羣入品題蒡脫穎分曹止爲文章之司
契而遺珠可拾竊嶔舊額之太慳例亦何拘特則已

可使先賢而復古盛典之宏開伏乞俯將鹿洞遺才照白鹿書院事例先期另考額爲十名則賢關大闢不過寄酌調劑之權而化雨宏施亦生宮墻鐘鼓之色矣蒙本道魏　批允洞生科舉入名仍前遺才另考永爲定例

巡撫蔡士英初行白鹿書院告示

照得江右周稱人文名區理學淵藪所願境內祠宇書院鐘鼓弐役改代多傳人後先輝映今查有白鹿洞坐落星子縣境方古蹟炳然昭著傳志數年以來

絃驚心於赤白遙誦事於鉛槧以致門無負笈室鮮傳薪因而垣頹砌蔚鳥字蟲封樵監丐僧潛藏溷廁夫有事斯土者旣不能鼓吹聖道表章絕學而一二舊址且使榛翳不修俎豆無光不幾有司者之恥而豫章之士之羞也本部院念切在茲未忍隕墜除清查學田聚徒課講另文申飭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該縣印捕并地方人等知悉嗣後即將白鹿洞書院掃除潔淨內外肅清仍委附近居民常川看會不許容留閑雜人等在內混擾其圮毀傾敗者量行修葺如有好義士民樂輸鼎新許即申報本部院以憑獎勸如果宿儒碩士往來輻輳繼先啟後再成盛舉未嘗不以一日廓清之功爲斯文未墜之幸也特示

巡撫蔡士英示定洞規

照得白鹿洞原係先賢舊蹟前人捐置洞田收租徵銀以爲講學之資嗣因兵火之餘盡行廢弛洞租銀兩俱爲無名費用支銷今本部院力爲清出延請洞主振起文風仍復如故開講理學每年費用不足會商布政李臬司暨學道館縣捐資陸百貳拾貳兩壹錢捌分零復買吳蘇子田陸百餘畝入洞收租計本

洞原田及新置田除完糧外每年共收洞租銀玖百叁拾捌兩零內除柒百捌拾陸兩相應派定支銷款目共剩餘之銀以爲大修　先賢祠宇及書屛等需除檄行道府遵照外示仰儒官諸生一體知照

一主洞公費每月支銀玖兩　一年共銀壹百零捌兩
一副講每月支銀肆兩伍錢　一年共支銀伍拾肆兩
一每月會課諸生約計陸拾名供給陸兩　一年共支銀柒拾貳兩
一貲住洞生員拾名每名每年給銀柒兩貳錢共銀柒拾貳兩

一每月二大會一等十五名每名賞銀叁錢二等約取
叁拾名每名賞銀壹錢伍分每月兩會共銀壹拾捌
兩一年共銀貳
百壹拾陸兩
一公費銀壹百兩以備賢士大夫遠方遊士往來供應
每年終呈報細數開銷
一修理銀
叁拾兩
一每月約刊會文拾篇共費銀叁兩每年共銀叁拾陸
兩外刷印紙張銀拾兩二項共費銀肆拾陸兩
一督洞儒官一員每年
支公費銀壹拾肆兩
一會文小飯每會約費銀壹兩每月二會一年共銀貳
拾肆兩
一本洞并顏曾公祀春
秋二祭銀伍拾兩
一集遠儒書院聚四方之俊彥非僅取才於一域也或
有遠朋聞風慕道欲問業此中者義不可却副洞長

先與接談觀其人果為有道之士或才學邁衆者引
見主洞再加質難品行灼然可見當留住洞中以資
切磋其供給照常額宜加每季三兩示優隆遠客之
意會課賞格仍照例頒給

臬司李長春興復洞學看語

看得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最重者禮陶樂淑之
教朝絃夕誦之風從來聖王開天賢臣翊運于戈甫
定旋事詩書未有不於此首致意者白鹿古跡為先
賢闡道之區名公鉅儒先後繼起其流風餘韻載在
簡編芬人齒頰者可屈指數也匡廬片石等泰岱以
爭雄彭蠡清波並洙泗以方潔雖東南講學名區項
背相望顧升東嶽而知羣山之劣墟浮滄海而知江
河之杯勺未有不以此山此洞仰為宗主者也迺自
世變滄桑地多兵革禮樂崩壞絃誦無聞遂令勝地
名區夷於榛莽左圖右史等於浮沉幸值憲臺一代
真儒千秋名世先文德於武功化干羽於玉帛以堯
趨舜步為淑世之良籌以孔思周情為治民之大道
揖周朱於几席接孔孟於同堂興懷往事之休隆皐
復當年之盛美此真一時之芳躅而萬禩之宏猷也
本司曩者捫守南康庸庸碌碌既以力薄人微復值

在任未久每懷缺典耿耿在中茲者復屬舊遊塵埋
案牘有心無力徒增浩歎憲臺下詢踴躍歡騰據該
府所查田畝其見用心之周而規畫條呈亦自井井
有緒不揣庸劣蒙憲下詢不棄芻蕘草率冒昧聊陳
四款惟憲臺採擇焉

一刊定租息 看得興學育資錢根不甚外派細查
冊中所有之田與今時租息之價則不煩外派而
錢糧可足也洞田叁千餘畝舊額租銀僅叁百陸
拾兩除田根外每畝年租止於錢許從來籽粒之
一輕沐有如此者也細思其故此蓋數十年前所定
籽粒之數彼時江西米價每銀一錢可買米三四
斗而以三四斗租已稱下下則最輕之數今則熟
極之年斗米亦在一錢上下是每畝除根之外僅

新米斗價耳此則昔天李土所水有之職徵矣放有將納銀改租之說康租貴而價浮按畝而徵所入當加數倍又以畝租之舉萬不便行特於每畝量加三分是以五十步之笑百步所差無幾也本司愚見該館殿畝而稽細查肥瘠分上中下三則上則每畝叁錢中則每畝貳錢伍分下則每畝貳錢以此數而較之民間之租數猶然佃之得贏也本司昔守南康備知此中佃他之故與其屬豪強之兼併何如供士于之餘根況爲數仍書人必舉從如其不便即令退出另名耕種無不歸羅願起者也此事一行而講讀有資勝事易舉以公家之物還之公家非有苛刻急辦之舉此興學之第一義所當急爲改正者也

一 禮請名賢

昔人有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害不小矣又曰一興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師之闕於承前啟後者至重也爰考洞志先賢如周如朱如陸或以臨民蒞政而乘金口木舌之司或以同志樂羣而據虎皮絳帳之座道隆當世教衍千秋師道之光所出來矣嗣後主斯洞者名賢繼起代不乏人流風遺韻猶可惜數今欲果降大道先期禮請名師或朝家之鳳麟退主河汾之席或卿邦之儀羽用司鐸鞀之蓋抑或布衣章帶之英衛門祕水之彥不帷其位祖其人如陳白沙以孝廉而倡絕學於朝野與學廬以崇素而應徵聘於明延總之先之以人品端之以間學又繼之以文章期於言行可儀模範無系尤在地主賢有可惜遵意臺與賓至意大破拘擊以禮敎請興十極在前可因親而宗主衞樽待階將虛往以賓歸師追傳而教雖矣

一 導崇聖學

聖學之關於世道人心固至重矣其在人也如饑之必食寒之必衣不可一日廢也其在世也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不可一時廢也遠不具論即就此洞言之周朱知南康單與教吾俗賑恤救荒是學之施於政事者無時不然亦既章章矣陸子靜登白鹿講喻義一章環而聽

者乎人田夫野老有問而泣下者是學之播於鄉國者無人不然又更則切矣彼伊吾咕嗶學謂非學而非學之至也階榮席寵寧謂非學而非學之宗也欲明斯道之大明務倡千秋之絕學覯此洞之所以擅名宇內原以闢道明理爲宗不以尋章摘句爲業今即不能盡復古意亦當不失原來該館所陳每月三期會次足矣今於會文之外益以每月三期會講又或一季之內過都會講一年之內四方會講俾領袖名賢登壇而靠靠王眉高座爭于說發而習習風生道樓于聖之淵源盡流經生之固迺薪傳不盡勝極重光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淺鮮矣

一 約定學規

尊賢客眾固云大道爲公洮愛博取或開講觀之斯則員數之無過廣也同心同德何妨于百以爲羣一黨一猶乃至一二所宜絕則始進之無答盡也日有課月有程彼荒時偈日者規條所必嚴也古勤有誠出入有稽彼踰閑蕩檢者絕尺所必謹也乃至薪火之需以時贍給毋令寒薄士子嗟仰屋以無從壇坫之側防範宜嚴毋令昜弱書生傷外侮之莫禦凡此皆學中必設之規學內當舉之事畀陳梗槩龐維大端以俟洞主至日必有詳悉規條次第敷布其不敢縱恣以具疏者固無廝濫紐而代之也

知府廖文英申詳減租文

康熙七年六月內詳爲陳新舊贖事案照先奉前部院蔡行前事查順治十八年內奉前撫部院張批前任推官朱雅淳轉詳都昌縣洞租原係廢莊有名無實佃戶遵年告累請減緣由蒙批減租銀肆拾貳兩奉批在案又查星子縣祠租新賞與積子田壹段土名石山打水安荒蕪催徵其無徵租銀柴拾肆兩肆錢肆分前推官巫之語中詳請委踏勘蒙委鄰教官回詳批允在蔡過亟星都二縣其掌批藩無徵銀壹百壹拾陸兩肆錢肆分尚存徵取洞用修理欸費被年穀價亡高府石肆伍錢不等除完粮外尚存洞租

貧富不一其各省遊學名士相資廣勵優劣亦不一
考課甄別正切磋之義不得不致詳也今每月止會
文一次支供饌銀貳兩課卷交副講先生詳加評閱
折別瑜瑕呈堂鑒定發案一等賞銀叁錢爲廩米衣
布油燈鹽菜之資二等賞銀貳錢爲米鹽油菜之資
又二等給米鹽菜油銀壹錢伍分三等免賞或一年
已週十二會其中未列二等者仍給一米二斗雖稍
輕使得覃思學問漸圖級進遠近一例歲額四季分
支銀壹百肆拾肆兩

一副講　月有講期會有批閱歲支脩墨膳傘供饌銀叁拾兩

一刊刻文字　查欵內每會刻文拾篇共費銀叁兩歲支叁拾陸兩副印紙張銀拾兩今查會文定刻叁十篇
未必俱可傳世似宜拔其有骨品有理有先正之
體裁章法者選刻庶不失爲天下第一大書院人文
每年彙刻一卷附於天下宗師考卷後以公海內其
刻費紙張照例支銀肆拾陸兩加無名世眞文鄭序必致災梨棗以耗物力此銀留俟修志之用

一公費定額　知府王理洞學書院例有公費壹百捌兩今查　上司使客勝遊公費未便裁減須將壹百兩項　下壹百捌兩之銀不必動支仍酌留爲學道考試講　聖講學之用其上司使客勝遊公費星子縣於祠租內將伍拾伍兩陸錢壹分零支應歲終造冊報府轉報院查施行

一在洞肄業供給　凡入洞肄業諸生每月支米三斗府學教官每月查實在洞生員若干名門斗赴縣領米給送諸生而月課賞格俱於考課甄別四季銀二百四十四兩內開銷

知府倫品卓詳請修理鹿洞文

爲酌修鹿洞以肅廟貌以妥聖靈以作士氣事天下
四大書院猶山之衡華水之河漢宗祀明禋代膺褒
典惟南康白鹿洞實唐李渤客隱居南唐昇元間即
址爲廬山國學宋淳熙中自紫陽提唱開拓軍學請
勅賜額英彥蔚興後先麟炳所係於後學津梁者匪
輕迄江陰李忠毅振鐸而後勝地荆榛人材消歇廼
撫蔡公張公聲之振之而教育規制則今部院集其
成祠仰三公聲靈多士追金琢玉蹟昔隆今年來歲
旱頻仍莊衎蠻跡燥濕朽蠹風雨蒸溜豈直木腐而
石糜行見椽崩而棟折本府待罪幾疆謬兼洞任實
重有責焉斯夕不遑目規心計約補葺則一震百解

姑有待則草蔓煙沉當此捐無可捐助無可助即合
檢括洞租不及四分之一追呼維艱措置莫策本府
勉厭心力求尺寸以圖之然登高之呼所有望於挈
裘而振領者也恭惟憲臺雲漢天章主持名教富五
百年之間氣作靈光殿之干城樞璇運心經綸在手
伏懇俯賜俞請若大成正殿彝倫宗儒文會諸堂先
賢三公二祠首需料理廊廡校舍鱗次修葺俾遠觀
先庖廬觀後俾肄業於中者入廟思虔齋心有地庶
春秋霜露不棻　先聖之芬風棫樸貴舗更冀憲台

之秋日仰慰　師靈俯歆譽髦古人稱嵩呂之烜功
當不在嵩下也奉提學道部批云白鹿書院向爲理
學宗源古今勝地瞻　先師之廟貌識斯道之薪傳
詎曰廢興無關斷續正當亟爲整頓以垂後學津梁
該府詳請葺治甚有同心應即行確估申報以憑酌
量興工可也布政司姚批云白鹿書院爲考亭夫子
講學遺蹤靈光所寓蘋藻猶香既經學使捐資修葺
本司亦捐銀二百兩付該府鳩工以共勷斯舉按察
司李批修理白鹿書院誠不朽之盛事本司自應捐

助微資共襄厥成仰鳩工庀材擇日舉行糧道李批
修葺鹿洞寔爲士林首務本道當量捐薄俸以襄盛
舉巡道李批修繕書院以廣教育但工程浩繁是須
衆擧本道量捐以佐一椽該府勤勞俟報完之日詳
院紀績可也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一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藝文

朱子升配十哲部文

康熙五十一年奉　巡撫郎憲牌內開康熙五十
一年五月十七日准　禮部咨開　禮科抄出該
本部題前事內開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滿漢大學士九卿等奉
上諭朕自中齡即好讀書亦好寫字一切經史靡不徧
閱成誦在昔賢哲所著之書間或字句與中正之
理稍有未符或稍有疵瑕者後儒即加指摘以爲
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註明經史闡發載籍之理

凡所撰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而得中正之理今
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正者觀此
則孔孟之後朱子可謂有益於斯文厥功偉矣朕
既深知之而不言其誰言之於朱子宜如何表章
崇奉爾等與九卿會同具議以聞欽此欽遵臣等
公同集議得惟我

皇上統紹勳華道宗鄒魯禮明樂備治定功成勤勞萬
幾間有餘暇手不釋書心惟志學躬聖神文武之
德契濂洛關閩之傳寶額親題昭文明於天壤雲
章永煥樹儀表於人間彰顯遺徽甄録嗣裔既光
前而耀後洵振古而超今而尤於朱子全集沉潛
研極實踐敦行嘗謂朱子發明聖道歸於至正高
不入於虛寂卑不雜於刑名使六經之旨大明聖
學之傳有繼孔孟以來爲功弘鉅今
特諭臣等集議優崇之典臣等謹查朱子在孔廟東

廡先賢之列相應仰遵
諭旨移於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聖以昭我
皇上表章先賢之至意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該臣等議行將朱子木主升配吉日
交與欽天監選擇去後今准欽天監選擇得本年
六月十五日丁卯未時將木主升配吉等語欽惟
我
皇上念朱子發明聖道歸於至正有補斯文爲功弘鉅
特諭九卿集議優崇之典移於大成殿十哲之次升配

理
應告祭其祭祀供獻等項俱派遣行禮官員交
與
太常寺辦理祝文交與翰林院撰擬木主神龕
陳
設等項交與工部照十哲例製造今朱子木主
既
升配大成殿內其所遺原位不可空缺應將以
下
木主挨次移升可也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
欽此欽遵到部相應移咨江西巡撫轉行所屬
一
體遵奉施行
知府
周燦請建
御書閣
詳六

鹿
洞重興豪
宸臺特疏題請
御書扁
額斯真千古曠典佇見
龍章鳳篆遥分北[illegible]
之
光玉笈瑤編長作西江之寶矣其扁額二項現
在
搆買良材遴擇巧匠俟
題額一
到即如式裝刻應候懸掛外至
御書一
項非尋常經書可比茲查鹿洞內尚有隙地一
區
擬起建
御書閣
一座高聳其制壯麗其觀上置
御書廚
一架覆以黃龍錦帳前設供几香燭俟

御書到聽候安置以昭臣子敬慎之忱除現在鳩工
庀材合行詳明以便刻期興工再有請者新工所
需浩繁卑府一面那措支給仰祈　憲鑒准將二
十三年拖欠銀兩追完抵補俟工竣一併造冊具
報　奉　批如議先將閣式繪圖呈覽其工料需費
不足本部院捐俸一百兩餘准動二十三年洞租
項下抵補可也
提學高經久規模議
一洞規　宋朱子教條明胡居仁規訓章潢爲學次第
見洞志

一禁約　明李齡　高賁
各戒　並見洞志
一職事
主洞其名始於宋明起爲白鹿洞主見洞志合無禮
聘海內名儒崇正學黜異端道高德厚明體達用者
主之無則不妨暫缺
副講仍舊稱見洞志主批閱文字辨析疑義合無禮
聘本省通五經篤行謹者爲之
堂長仍舊稱朱子有請洞學堂長闕見洞志主誘掖
調和洞中學徒尊延行督觀課業勤惰主洞副講即
擇學徒之優者爲
之不稱則更易
管幹一人副管幹一人新擬增專管洞內一切收支
出納米塩項砕修整部署諸務即於洞中擇有才而
誠實者爲之
不稱則更易之
典謁二人專管接對賓客及四方來學者察其言貌
動靜不係非須然後道判副講副講以爲可然後引

見主洞庶混濫一清匪人不得托足學人皆有觀摩
且無供給不貲之患擇洞中言貌嫻雅者充之按季
更易
經長五人即談經義齋之意
學長七人即敎治事齋之意禮樂射御書數缺御增
曆律
引贊二人擇洞中學徒爲之以備上司謁　聖引禮
須聲音洪亮進退疾徐中節益以四方於此乎觀禮必
主同副講平時敎演禮儀學長考訂得失務與俗尚
不同　火夫一人樵採二人門斗一人司啓閉洒掃
每夜提鈴巡守　輪值
一洞中日用事宜　建倉廒設庖廚積薪炭課樹藝設
香燈置簿籍立課程每月朔望開講初二十六會文
分別等第給賞
一儀註　春秋上丁祭儀如舊儀
主洞副講初至管幹堂長率諸生迎於獨對亭望與
一躬主洞副講舉手即下輿步至書院諸生從先謁
聖殿各祠貸拜如例諸生從而拜管幹堂長經長學長

爲一班最先次典謁引贊一班餘生徒以齒序出至
彝倫堂主洞南面東向副講南面兩向諸生北面設
兩拜主洞副講答拜相見之禮也再設兩拜主洞副
講答以揖尊師問道之義也拜畢主洞副講如前向
設坐管幹命役人見一跪四叩首退茶役進茶副管
幹手進主洞副講平受不爲起茶畢諸生以次東西
班侍立聽訓辭再進茶如前畢諸生退就舍肄業主
洞副講起管幹堂長送就館少違布席管幹請先生
就席坐如前尊　先聖不敢當正位也管幹親進酒
主洞副講手受不爲起再進內食亦如之酒三行畢
洞副講命管幹坐辭乃侍坐役人進酒訖饌席管幹
送就館役人進茶畢管幹詳觀應用等器備否乃辭
退次日晨刻傳梆集諸生主洞副講率諸　聖殿主
洞副講班級內管幹以下坐次如例列庭中惟甚雨
濕乃許列序下[illegible]與揖諸生亦從而拜贊引加例序
起出詣文會堂升贊唱登講席席亦加前向諸生照
前班次比而生辭引贊唱三肅揖揖畢以次東西立
侍進茶訖引贊唱鳴講鼓隨擊鼓三諸生毋敢出聲

一合用祭具 鐘一口 雲板一架 梆一架 鼓一架 床若干 桌若干 椅若干 凳若干 厨櫃若干 燭臺若干 油燈若干 木桶若干 碗匙箸若干 木面盆若干 浴盆若干 火爐若干 衣架若干 便溺器若干 陶冶器若干 以上各件俱以朴堅爲主酌定維數置完列冊交管幹點收

一祭器 查合用若干現存若干應補造若干查明陸續補置 仍掌於管幹

一書籍 原有書籍若干其洞志書目今現存若干應補若干 以上合無俟周知府到任查明報到日造具冊收除現在四柱清冊交洞中管幹收管其書有缺失當事及四方紳衿願送收藏者總仍入冊註月日收於新收項下在洞生徒借讀者寫一票於管幹處領出以便稽考繳書銷票不許沉擱延捱致悞後來人借閱損失者勒限賠補又明巡撫部公號洞約內一條本洞備書不許布政司科場借用以致遺失等語 懇請勅示禁

一每年支給當閒 春秋二祭共銀一十兩令洞中師生自行買備祭品致祭俟洞租有餘再議擴充其府縣教員各有學宮祭祀不必更與以滋煩費 主洞脩支送束脯百金聽自供膳今費用不給每季除供膳外總俸銀一十五兩每年共六十兩俟洞租有餘再議擴充 副講每年除供膳外撥合支送束脩銀三十六兩 堂長一人 管幹一人每年提支給銀一十六兩 副管幹一人每年八兩 典謁二人 引替二人 經長五人 學長七人撥每年每名支給銀二兩 緝長權者無 學長缺則無 洞中蕭生賞格每月給二兩四錢 火夫四名 棋探種爐夫二名 門子一名每年每名裁支給工食銀三兩 在洞師生人役多募以百人爲卒約日費米一石計銀五錢薪炭一錢腐菜鹽歲約五錢先生肉食茶酒約二炭油燭紙筆雜費約一錢每月除一發以脩會文酒肉之用通計每日[illegible][illegible]一兩五錢便可扭給總一年計之爲費五百四十兩

一經費 查現在之租做可常給五十人之食本道[illegible]請二百金檄該府擇民近洞湖田輸租入洞以充公用此後或有捐輸置田入洞者日增月積自然漸多

一洞租徵收 查冊內一條開報畢于縣冊報春秋二祭猪羊祭器及陪祭各官生員供應并印刷各衙門志書等款共支過銀一百二十兩零六錢八分等語本道看得洞租原爲供給洞中學徒而設豈容別項支銷前人置田增租以垂永久後人侵漁破冒以致廢壞可痛可恨今後洞租止充在洞師生人役膳養以及修整之資從有羸餘存庫以備支給不許官員擅那別用借端侵蝕春秋師生致祭洞志上司及遊客取者官定每節從價三錢洞中管幹掛號收祭永租濫取甚累 徵收租穀一項前據府詳責令府學教官掌管本道細思教官止知較彙錙銖等有從大體起見者且恐呼應不靈必致有名無實令後專責知府徵收給[illegible]年造具收支清冊并取洞中收通月日裁給錢查同學程缺俸并聽提學官轉報查核廢邑幸[illegible]於考慮而堂堂郡牧豈其染指於此三四白全之內乎更請檄行各縣凡屬洞田永免差役則佃戶賠罷蘇無逃亡拋荒之慮矣

洞生借讀藏書票式

某年某月日借洞內藏書某樣一部計幾本看閱

繳者銷票損失賠還

不到久追[illegible]日此照

並不許帶出洞外 上司遊客亦不得用勢勒取管幹

亦不許[illegible]一本

知府張象文申覆朱子專祠文

爲謹陳鹿洞應行事宜事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內

奉 撫院郎 批布政司據南康府覆據府學教

授熊士伯陳稱鹿洞書院蒙

欽賜學達性天扁崇朱子也查前此祀李渤及周朱二

公爲三賢祠弘治間[illegible]學[illegible]公止模周朱二像於

中遷李於別宦提學鄧公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祀改曰宗儒祠後爲宗儒堂並祀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陸象山王陽明於其中竊謂宋時理學雖首周子但周子守南康時鹿洞未興且與二程已祀 孔廟鹿洞宜專立朱祠以其門人配之蓋朱子集理學之大成其所著書與刪定同功而興復鹿洞尤其生平所惓切者今
聖天子賜褒崇之扁未便統懸查彝倫堂左舊爲宗儒祠近年新創高堂一所又次堂一所於中擇一作

祠懸扁不必另造儘可美觀定百世之廟祀快天下之士心誠盛舉也到司行府查議查得天下書院鹿洞獨盛蓋以朱子表彰聖教扶植人倫今天下同文四子諸書易象詩義家絃戸誦未有不遵朱註者則朱子爲功後學實大幸留遺澤於匡山講道論德之士聞風向往歷代當事捐俸置田延師會友凡以爲紫陽流風不可歇絶崇報之典理宜專立一祠遵旨掛扁使瑞藻格言照耀千秋鹿於新創院堂二所擇一弘敞堅固者再加葺治定爲朱子專祠選吉迎主入祠仍以其門人配之題曰白鹿洞紫陽書院至於周程張陸並祀有年不必再議等因奉 院批鹿洞原因朱子以傳朱子專祀諸賢照舊合祀所議甚協如詳奉行

署府事同知蔣國祥申請另棚考試童生文

爲 上憲培植情深多士來學日盛懇恩詳請以弘作養事奉 督學冀閒康熙五十年奉 巡撫郎 批據前事稱據南康府署府事詳稱白鹿書院爲先賢講學之所自唐宋迄今肄業者不乏名

儒四大書院稱爲首焉歷蒙 各憲捐置田租資給廩食四方景從不一而足復荷 撫憲栽培篤厚敦請樂安貢生原敬主講壇席薰陶漸染文教之隆較昔更勝顧諸士潛修廬間欣逢 憲臺憐才念切衡鑒冰清鄧如科試南康洞中拔取入泮者同已凡服士心第康郡紫陽過化人文美盛而從學洞中者又多遠方寒儒雖此番考校極意搜羅未免猶有遺珠敢抒管見自玆以往除府試正案録送外將鹿洞各府肄業童生另編一冊賫送

查核酌定於二十五名之中選取一名入學多刊按名計取約童生百名選取四名永爲定例仰祈俯納據此該本道看得鹿洞名區既爲四大書院之首歷蒙 各憲置田養士恭遇今
上重道崇儒念鹿洞爲朱子講學之所
特恩頒賜經史所以文治彬彬菁莪蔚起不特本郡屬俊彥鱗集兼有外府負笈之徒聞風而至浸浸日盛人文較隆於往儆入泮宜廣於前覘本道校試康屬時中摸索拔取洞童三名其有未經赴考者

仰體憐才至意另試一棚除外府計名外其拔四名然此入泮之數今日雖爲創始恐後難爲長規非批定額數垂爲永例不足以弘奬人文大示振興也合請 憲臺定奪着令嗣後學道歲科考試南康之時將洞童另考一棚定取四名撥入府學垂爲永例奉批鹿洞童生原係合郡與四方俊彥負笈相從聚散多寡不一未便以四名爲定額該道但憑文考取繳等因批發到道奉此本道仰繹 中丞之意鼓舞更有深心欲使洞童努力讀書競相砥礪但能人握隋珠家藏和璧風簷之下競秀爭芳則珊網弘張定多入選故不限定四名者正所以大示鼓舞也嗣後學使憑文考取如果美不勝收或有時溢於四名之外而斷無不足於四名之中在本道憐才之心藉以長留而該府之詳請亦不虛矣爲此仰府曉示洞童咸知此意勤石垂久奉此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儒童知悉奮力芸窗嗣後 學憲憑文考取或有時溢於四名之外斷無不足於四名之中庶鼓舞之恩與憐

才之意並匡峯而永峙矣

知府葉謙詳星子縣知縣毛德琦提調白鹿書院文

據生員徐枚蔡稽生李之煇郭亘年爲懇委賢侯提調鹿院等事竊惟先儒講學必藉賢宰之張施下士潛修端賴良牧之鼓舞矧茲白鹿書院本
朱子設教之區實我
朝育材之地恭逢 府憲德峻匡山操澄彭澤求學者莫不師事惟賢聞風者亦且傾心慕義泉鹿洞之總持仰藉仁憲而書院之提調責在父師生等

伏讀康熙五十三年邸抄蒙
皇上念星邑係朱子講學之地臨軒愼選得有文章政
事兼優如大令者來宰是邦此重道而重官之實
心作人兼作吏之至意也列自蒞任以來學本關
閩治繼龔黃士慶得師民忻有父緒往哲之芳蹤
振先賢之舊蹟伏懇上體憲德下慰士心況前任
余父師曾奉上委提調舊例可循公顧轉詳批允
使得悉心區畫竭力栽培五十四年六月呈府府
看得白鹿書院乃講學名區各憲加意作人遠近

來學日衆一切洞務必須督理查洞志所載向有
督理洞務早府曾經請復督務副講以府縣兩學
教官輪管已蒙批允但洞務日繁以教職專司副
講可以優爲以之兼任督務恐難區畫今據諸生
請詳呈于縣毛令提調鹿洞前來查毛令才具優
長邑稱賢令以之提調鹿洞自必區畫周詳另有
可觀相應詳請批示則鹿洞振興而文教光隆矣
藩司傳批仰候轉詳繳　巡撫佟批如詳行繳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二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藝文

廬山記節文　宋陳舜俞

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
廼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南
唐昇元中因洞建學舘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
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

書堂記節文　郭祥正

祥符初直史舘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
老詔從之冕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
琛即學之故址爲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
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

鹿洞書院記　呂祖謙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
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
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
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于南唐其事至

僻我太宗於迅掃區宇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
不及規模遠矣中典十五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
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
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縣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椽上
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
於方來乎延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
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
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
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

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
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
命之[illegible]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
皆尚質實不新奇敦行義而不[illegible]守訓詁而不鑿雖
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illegible]受和自受采既有
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
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illegible]正[illegible]然後三代
氏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illegible]
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綱條甚悉不幸王
氏之學方興其議遂革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
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寖還舊規關洛緒言稍出於
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
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
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
道義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
盍相與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
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荅揚熙寧開勉樂育
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

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渤之遺跡固不得而略
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以狹率損其舊十七八
力不足而意有餘矣典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
記者皆不書

遊鹿洞記　王禕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荊棘
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
虎蹤橫芍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
也會行省薦儆郡守取大木余挾星子令及都昌主

簫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西入棲賢谷東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踰小嶺有缺若闕門然入闕路尋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艮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峰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烈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有司令伐為御殿木矣于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舍及風泉雲壑

棲址故處以告書歷歷恍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山鳴谷應餘韻悠揚恍聽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踰重岡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眞觀望水簾此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書院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嶽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頹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亦廢壞輒修葺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勤行之志堅持之操能必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慨歎不自立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顧因委靡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徵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重建書院記

胡儼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峰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托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于此嘗蓄白鹿自娛故洞因以為名寶曆中渤為江州刺史即洞創臺榭環流水植花木其盛遂有聞于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置生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國鹿國庠宋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illegible][illegible]

陽曰睢陽學者宗焉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奏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比部郎中孫琛復置學館教其子弟四方來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罹兵燹棟宇消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先生來爲郡守親訪其處悵然興懷於荒凉廢壞之餘重爲作興堂廡齋塾頓復舊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揭教條以爲洞規又上奏狀請賜敕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爲浙東提

舉復遣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并塑宣聖像繪十哲像其興教遺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田以增給焉興廢本末大畧如此歷宋以及元季屢經兵亂書院遂廢殿堂齋舍鞠爲茂草瓦礫荊蓁翳於丘荒洪熙初余休致而歸偕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由嘗亦造焉周覽故蹟徒有感而已正統元年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考圖閱志喟然歎曰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爲之倡而三邑義士葉剛梁仲楊振德等聞風而興或出貲或助力役剗灌除荒取材就工先作禮聖殿大成門貫道橋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爲屋若干間興事於三年秋七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剛美哉輪奐煥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欣戴七年孟夏監察御史昆明張仲益行部至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郡守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福曰是不可以不記溥福遂錄其事來告余惟郡守者民之師帥教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徵輸

簿書期會不與焉今溥福興廢舉墜先爲人之所不爲可謂達治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長後學而遵就樂育者而長有俾之知明誠之訓進敬與義而皆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本旨也他日有繼[illegible]以道明德立嗣夫先賢之教者則溥福今日興建[illegible]不泯矣云

重修書院記

彭時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匡廬最勝廬山古蹟以十數白鹿洞最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

至宋表章爲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翁朱夫子此
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爲
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戌冬蒙恩歸省道
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言曰書院
距城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峰下前守翟侯溥
興起於久廢之餘今守何侯[illegible]等咸起學舍憲副潮陽李
公之志經營措置重加[illegible]葺以去年秋始事而[illegible]今
秋畢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觀焉又自以
違離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奚暇從容他適哉乃不

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召命遽下中貴護往還者促
行甚急予意曰鹿洞之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
舟次南康舟人遽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曰宜少
停以待風止予竊喜曰此乃天助予成白鹿洞之行
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是命[illegible]具[illegible]肩輿太守何侯
濬同知譙君顯教諭[illegible][illegible]間之皆騎以從[illegible]
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紆崎嶇一水凡五六
渡而後至焉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然[illegible]
有清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多文公遺跡背山[illegible]

[illegible]棟宇翼然而爲禮聖殿又西爲先賢祠東爲明倫
堂又東爲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
陋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竹泉流清曠誠於讀書養
性爲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
得久留以遂好古慕賢之思也悵然而去去數月何
侯書來屬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述作於余
以必其成顧予不敏何足以記雖然余既不得久留
爲恨得托名于其間亦復何辭故不辭而記之曰書
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之時乎學校

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有學
學校之政備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子乃
猶惓惓致力於此豈無意耶誠以學校課試遵時制
士未免乎科舉之習書院教養崇古法自可專於性
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習盛則外重內輕趨浮華
而忘本實者有矣惟出于科舉之外而學夫性命道
德之學則士習正而異才[illegible][illegible]德立無所用而不
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世科
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崇書院其志

固有乎此而今僉憲公與何侯等所以修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然後俯科目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將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來學之心至矣遠矣學者尚體其心修朱子洞規之序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益於名教不尤增高於廬山大有光於江右歟請以此言勸諸貞石以俟

重建書院記節文　　李賢

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院而白鹿洞

其一也然此書院於今為尤著實由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昔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為賦為詩求記以形容記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人有繼述文而感發者或能續而修之庶復興起而一方之士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真所謂繼絕學而開太平之心也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illegible][illegible]商賢之心則必慨然為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茲何侯所以亟[illegible]是書院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風而興起也凡文公之用心於斯者亦當體之而用心焉給田之未復者復之聚書之未備者備之揭昔日之教條以為洞規集今日之士友以相講習必使是邦人倫明而風俗美賢才濟濟見用於時庶臻實效而不為虛文矣何侯其視此而加勉焉苟或怠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不修者是以君子所為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豈草草哉

重修書院記　　李齡

南康府北行十五里廬山五老峰之東舊有白鹿洞

書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矗而來結為院基厚山環遶於左右前有三小峰峭拔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於岩谷之間衝濤觸石悲為瀑布湧為雪浪滙為清池淵泓澄碧洞縈萬[illegible]折流而東經于院門而去嘉葩茂樹修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嘗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已廢宋淳熙五年戊戌晦翁朱文公先生來知南康始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勑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于其

中列聖賢教人爲學次第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輒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暇則相與徜徉泉石間搜幽發粹竟日乃返一時名人士子靜劉子澄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游焉後文公爲浙江提舉復遣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塑先聖繪十哲像備官僚學徒行釋菜禮其垂教貽謀之意深矣歷宋及元燬經兵燹書院遂廢我朝正統丙辰東莞翟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址復構殿立像殿前爲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濂溪右晦庵三先

生像像前有二程張橫渠陳了翁陶靖節劉西澗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殿左有明倫堂東西齋伏門貫道門堂左有文會堂祠左有燕息房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棟朽腐成化紀年乙酉齡奉命督學至南康翼日謁書院仰瞻其陋謀欲修之適知府中州何君濬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子之好因以命之君乃謀於推官沈英[illegible]募義民[illegible]等得穀五百斛鳩工聚材命主簿曾昇者與廩生高鑑教諭[illegible]維禎董其事邑人陶風慕義捐貲財施磚瓦助力役者比比經始于是歲八月朔日以明年二月訖工[illegible]重修其舊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道橋剗除荒穢周以墻垣樹以松竹殿堂祠宇煥然一新乃聚在泮諸生朱暉梁貴等與郡人子弟之俊秀者講學討論繼先賢之遺教而興學于當時誠書院之再興也興廢始末前祭酒胡先生記之詳矣星子縣學教諭吳慎復慮是功不記無以示勸將來乃具其事請記于石竊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宮道院徒爲遊觀具而聖賢遺像在是系于教人成規在是先儒之遺風流

澤在是一郡之教化盛衰在是誠爲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若翟何二守可謂知所務矣視彼俗官怠政徒知竊祿而有玷於名教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後之繼治者尚鑒於斯

重建書院記　何喬新

廬山五老峰下有白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中養一白鹿故名南唐元宗始即其地爲國學給田以[illegible]其徒宋興因而不廢太宗嘗以九經賜洞中學者肄習之來學者嘗數百人至熙寧末其學始廢南[illegible]

以來晦庵先生來守南康訪其遺址請于朝而復之又定爲學規以示學者來學者益盛元季燬于兵燹而書院遂廢殆盡學田多爲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白鹿洞賦及和尤延之廬山雜詠諸詩慨想當時規制之盛渴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勝尋昔賢之芳躅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遂焉成化初江西按察僉事湖陽李公齡因提學訪其遺址稍作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得廢寺田八十餘畝以養學者創復之初猶未大備弘治八年嶺南蘇君葵由內

踰遷按察司僉事以董學政嘗過書院憫其蕪廢思更新之告于巡按王君元善又謀于按察使睦君珩僉事沈君清沈君鋭遂圖起其廢宗室上高賢王聞之助以白金百兩諸公又夠數羨財節縮冗費以供工匠之食材瓦之需乃屬劉守定昌徹其故廟而爲規制中爲文廟旁爲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儀門以時啓閉文會堂之前爲延賓館[illegible]齋舍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何[illegible]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牢告于先聖先師而落成焉時兵部郎中婁君性羅政家君諸公延請以典教事惟養士之田未敷蘇君告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慨然以爲已任吏者學田舊爲僧寺所據者今多爲汙萊廢棄矣于是收市開先寺閑田四百六十餘畝又市泗州寺蕪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餘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先是鎮守江西太監董公讓雅重斯文嘗謂先賢遺跡非圖經久之計不可至是亦捐以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値僉以爲百年之廢興于一旦誠爲盛舉乃具顛末令諸生黎允昊漸

求予爲之記予惟諸公此舉有功于吾道甚大必爲諸大手筆豈鄙劣所敢當固辭不敢爲二生請之益堅乃爲之言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溪晦庵二先生出然後有以紹墜緒而振絕學濂溪嘗知南康寓家湓江之上晦庵亦知南康講學茲洞之中則江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皆衣被道德之光矣況靈而爲人秀而爲士者乎我國家文運爭興聖天子崇[illegible]以激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又意斯道因二先生過化之地作爲學舍以教諸生又

市腴田以養之延典教者以教之期得明睿之才以佐休明之治而已凡來學于茲者仰廬阜之巍然而興高山景行之思臨溢江之淵然悟逝者如斯之旨尊所聞行所知斯不愧二先生之道教而亦無負撫巡與在任諸公作興之意矣喬新老矣雖不獲與諸生絃誦于茲然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願與諸生共勉焉既詳識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所隸具列于碑陰弘治己未夏四月望

重修書院記　張元禎

南康郡白鹿書院入我朝翟守溥福起其廢李僉憲齡新其類今歲復多壞矣蘇僉憲葵以內翰選提學來巡按王侍御宗錫謀諸一二憲臣更爲大新之而某人亦佐其費焉院制中爲文廟爲重門左爲明倫堂爲文會堂堂前爲延賓之館規皆仍舊而棟宇堅壯數倍兩隅列諸生齋舍凡二十楹間則多新增者明倫堂左故有三賢祠以祀李賓客周朱二夫子而祔以陶劉諸賢位各以世列侍御深謂非宜特創祠尊二夫子而陶李諸賢則別祠于其西爲愚請于諸君宜因茲大新躋周程張朱四夫子於廟西配之次即朱子昔所舉行請君咸以非著典不果昔翟守之起廢未嘗延師聚徒李提學則禮聘賢士屬各學有志諸生相與講學焉於時知爲己而學有識者固多然喜名不惜者有焉飾詐希覬者有焉學於此宜淨滌名利之心力超名利之關不如是則不惟晦吾道其負正學而玷此地也甚矣胡爲乎來哉今蘇君亦欲延師聚徒愚敢預爲戒之以無負今日大新之盛舉也侍御雅意興學激揚之餘凡新學宮於撫吉諸

郡邑十餘所致力正學甚篤憲臣陸憲使珩沈僉憲清分巡沈僉憲鍰皆不忘吾道者是舉費約千金一出侍御與分巡之所規畫官民罰贖總其事而責成於經歷馮驥訓導雲龍江能則[illegible]守定昌之功爲多蘇君志行必大振正學以副是舉愚紀其顛因以俟云

重修書院記　王鑑

白鹿書院之名其來舊矣嘉靖守南康思有以興[illegible]治民而化之所起必先於士乃大爲振作崇廟貌蓋

形勝置典籍立科條增學田贍廩餼以待來學之人而其風始盛於天下儒者之用所由以顯也自宋迄今屢經廢復而興革淀錯則存乎其人可目造而知也九江分守少參伯益州馮公四明儒族以明進士起家歷宦以至於此愁學館法廉已愛民尤切切以敎化爲已任覩洞院之廢弛廟貌圯而典籍散學田侵而廩餼薄來學者無所興起以先細民惕然動心謀諸守土及主洞者以其餘力捐廩庀美鳩工庀材舉以次第廟堂墻垣煥然改觀經史子集補以完繕

侵田追賦漸爲清理礲石表刻象山講義以示爲學之則勉士以倡化於民不惟其具惟其本可謂知緩急之宜而不眩於難易之迹者矣嘉靖乙丑夏予趨江右之命同舟南康入謁洞中與諸生家講信宿歷覽諸形勝稔知公之有功於茲洞也諸生輩相率徵言於予予惟晦菴守南康時象山開講洞中曰學者專誦說亟進取而忘其爲學之本乃發明義利之辨以決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時聞之有泣下者至今傳以爲盛公之所以作興如此其至諸生無能仰承猶屑屑然不出於誦讀進取之間豈在上者之教使然哉夫象山君子小人之辨嚴矣聞之至有泣下者羞惡之本心所謂恥也恥之於人大矣知恥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人而淪於禽獸猶不足哀乎予因諸生之請曾以續講留付洞中大意則不失本心之良以究其志之所從來是將盡以君子望於諸生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諸生亦曾有聞之而下泣者乎恥也者勇之近而入聖之機也民知恥則爲良民士知恥則爲良士在上者

知恥則爲良臣良相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之事吾人與有恥焉豈徒一時作興之迹而已哉諸生其以此轉聞於公從而表章之求其所以爲士者務成君子之名以無忝於興化導民之意由是以載公經世之美於無窮吾人與有光焉古今人同不同矣可知也

興復書院記　潘志伊

自大江而西多名山匡廬實爲之冠其直南五老峰尤雄特唐李白詩云青天削出金芙蓉者是也李賓

咨渤與兄涉隱居其下有白鹿馴焉故以爲名至宋
濂溪周子來知是軍始倡正學既而考亭朱子繼之
於茲洞中增舍聚徒講學尤奏乞賜額給書則茲洞
不獨以名勝稱而尤爲聖學之標的矣凡前之官於
斯土而有志乎道者畢爲之置産益書以爲遊學者
資山塘田地至貳千柒百畝有奇藏書亦無慮數千
卷近因故相建議以天下郡縣既有聖廟學宮而所
在復有書院徒以開倖途飾虛名皆令毀革以是洞
有先聖賢遺像僅留田三百畝供祭祀餘悉令分市

諸民收其直以爲國需是何一時所遭之厄也朱子
云今佛老之宮一郡一邑凡有幾而夫子之宮何嫌
於二陽明子云書院之建譬如於軍伍中擇其精鋭
者別爲一營耳余又以爲今寰宇名勝之墟率爲二
氏所據而惟此一洞爲之吾儒吏復弗存不幾於陰
幾異說毀吾道而去之檄乎況天之生才也難而成
之也尤難多方以振之猶不克就乃又拘而局焉使
不翺翔容與以適乎六中不尤過乎幸天子明聖孚
悟其非用言官奏遂詔復之時殿宇亭榭與昔[illegible]

諸祠及棲士肄習之所多頽圯不支民悉固不忍而
洞田之分屬於諸縣者惟星子都昌二縣價尚逋半
可復建昌縣田價民既悉輸而用之公矣余因議以
二縣田咸歸之洞以其價還之民尚得田七百六十
畝有奇入其稅以充諸費稍增其中傭役專選一郡
博士之叉討前用羨餘租與尚逋於民者并得七十
九兩有奇以鳩工庀材凡棟楹梁桷之腐黑撓折者
蓋瓦級甎之破缺者亦自之漫漶不鮮者或易或葺
或整或除或堊或雘以至圖書器皿之類皆檢理而

重籍之使於前無修於後無廢於諸監司之隆委少
稱而余夙願亦幸獲酬焉實經始於萬曆癸未十二
月三日至甲申六月七日乃畢郡邑之博士與其弟
子員濟濟[illegible]驟拜[illegible]聖廟咸喜勝典之既湮而復光
也請余爲文以紀之余既不得辭畧敘之若此

復修廟學記　張位

朱先生海內名師也孳孳以興教造士爲念行部來
斯先檄誨語勉勵諸生復爲講章闡明性命修道諸
物之旨多所獨得詣[illegible]之者具有省悟既命博士鄭[illegible]

領洞教士又從豫章范府君薦延請布衣章君來主講席取諸郡俊髦士有志者會聚其中聲應氣求欣然嚮往名山勝地林樹蔚然一時生色焉至是將謀鐫朱先生訓語於石以示勵後學蓋盛舉也田侯致詞屬余言以紀其事噫余諸生時曾從天臺王敬所先生來遊洞中山翠透窓流雲遶戶咏歌絃誦心爽皆清泪沒塵網三十餘年思一再詣無由今浮屠梵刹金碧日新白雲縹緲間常有寘心絕欲之士逃乎聲利故塵世慕焉慕之斯崇之矣乃其敎所由

盛而不廢吾徒愧之欲以鹿士之蹤詣清虛之界是以往往自甘淪墮而弗克振也今茲地也朱先生倡之田侯主之博士卿君布衣章君領袖提醒其間精神感動朋來聚樂山增高而水增深矣慨自政廢而後師道立學校頹而後書院與居斯遊斯倘不爲性命真切之求經綸實務之謀師者徇名而趨士者爲稍而來又何以異於競進希榮者之爲耶洞不負士士負洞矣故敎以人而興地以人而勝會以人而盛言以人而傳然則今日之舉余所嘉歎而樂與之者亦惟其人焉故記

重修白鹿書院記

萬寅亮

廬山之陽爲星渚其陰爲江州柘去不三舍余於江州攺創匡山陽明書院每坐書院友頤對五老峰則憶白鹿洞在其下紫陽故蹟旼夕睇眄間爲栩栩神往者久之以公事入省會輙紆道踰吳章直趨五老峰前小憩白鹿洞見其巖壑幽邃林木翳然眞名教一樂地也摳衣升講堂謁先師規制與黌宮無異岳使人肅容起敬問當年白鹿何似一生指畵中石鹿

以對余不覺失笑已導余捫蘿歷澗西尋一石壁紫陽手書鹿眠處三字庶幾近之然恐亦是鏡中像以白鹿尋白鹿猶之以紫陽覓紫陽已又導余遍讀屏間所鑴論議章心性圖古本大學彷彿登翠玉峰頭片片璆琳無非至寶四壁長歌短詠亦自琅玕滿眼不必辨其是唐是宋也獨其殿樹學舍皆頹然就圮周遭危垣敗桷且岌岌不支矣諸友學以爲請余諾隨約郡守費君學洞事劉丞商度發值鼓儀有役書甚具則詘發鍰金之在南康者以給費君益

資佐之朔爲山南了此公案亦一快事也冬十一月余適至自饒而復止洞中一日夜因與劉丞偕星子王令次第迳觀中左爲講堂中右爲禮聖殿又左爲宗儒堂右爲文會堂今更題講堂爲講修堂左右廊廡號舍盡拓而新之大門西出文會橋與坊塞上流徑撤去改門從講修堂出走下流古枕流橋一生前曰此舊制也余又不覺失笑古人乃先獲我心乎各堂前逼先賢祠號舍又右屏橫障林木蓊蔚未易看西山來爽氣乃爲伐其條枚遷先賢祠于左外之東

隅又遷忠節祠于右外之西隅與相配兩石屏盎拓而前冏竅窾谷病其蓄極不妨以空明張竅奇也門外溪流建瓴直瀉爲跨峽口築二石級四時涓涓深碧可鑑不令見石骨崚嶒石坊移豎廻流山則大鍋名教樂地爲洞門深鎖處講修堂後爲雲章閣會藏書其中又陟而上曰喻義亭前跨澗而峙曰枕流亭澗東曰獨對亭曰聞泉亭澗西曰釣臺亭曰朋來亭各稍有更置加以點綴微見本色又別置亭鹿眠處毀前石鹿標此鹿眠猶不失爲元公愛蓮池也經始于萬曆癸丑仲冬月工將告竣而余適有遂初之念以請告行矣復過洞中南九兩郡諸生偕集扳余留一日爲揚榷疑義郡守賈君及丞倅以下咸在焉余乃拈屏間子靜義利之旨當時聽者至爲泣下今不難再申一過未論更爲泣下否若猶未也則吾儕尚不及虎丘一片石何況紫陽會下諸賢哉朱陸之先有濂溪後有陽明皆以曾設教茲地而祀之宗儒者今其人安在吾夫子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貌黯然黑頎然而長視如望羊吾儕能有神交千古之意乎

則四先生左提右挈當自應接不暇矣白鹿之從遊得傳者十四人而星渚居其八可謂今日之闕知果遂有遜見知哉是役也南康知府費兆元同知劉汝芳通判黎袞推官朱之屏星子知縣王成位皆躬躍從事故能功成不日也又星子主簿張偉董其役例得附書

重修禮聖殿記　熊德陽

自宋設南康軍至于今垂五百年矣先後守茲土者不知其幾而方策所載士庶所傳則十有六人最著

宋得其七元得其一明得其六清得其二焉此數公
者善政暴可殫述大要有功于鹿洞居多予嘗考之
宋熙寧閒周子知南康軍其時鹿洞尚湮而星渚之
學實自濂溪開之淳熙閒朱子繼守乃求國學故址
于榛莽中重建書院置田聚書以教養學者而鹿洞
始著朱子法錢公聞詩來建禮聖殿塑聖賢像以復
國學之舊厥後陳宓朱端章黃桂劉傳漢交第修舉
增置學田至二千畝而教養之制益弘元大德閒崔
翼之又多撫充見虞道園記元末被兵燹學宮茂草

而學田之畛域亡矣明正統閒翟公溥福來守剪荊
棘創聖殿賢祠以復其制功不在紫陽下景泰閒陳
敏政復塑聖賢像成化閒何濬始稽新舊田得二千
餘畝名徒講學聘名儒主之萬曆閒潘志伊田琯袁
懋貞皆踵其事力爲修舉學宮煥然定田制三千三
百餘畝可謂盛矣後此遂爾寥寥
國朝李長春徐士儀相繼爲守展謁書院慨然有興復
之志而詘于時勢不果行惟禮聖殿傾敧敗漏聖賢
像俱在風雨中二公憂之乃各捐俸命工修葺數月

仍還舊觀諸生感其義不忍泯其功乞予爲之記予
惟書院與世道相爲盛衰者也世盛則從而盛世衰
則從而衰往往皆然然操盛衰之權者存乎其人道
非其人不行學非其人不講山水非其人不靈制度
非其人不立自宋迄今垂五百年守玆土者不知其
幾而當世所傳聞僅十六人豈十六人外遂無賢守
哉蓋道學者出治之本國教化者爲政之先務而錢
穀訟獄簿書期會不與焉此數公者獨能崇法先賢
啓廸後進可謂知本圖急先務矣雖然興學者郡守

事也所以勸興學者非郡守事也上之人俱有責焉
吾聞何田二守時賴李朱二使君爲之倡率故得從
容肆力聘布衣胡居仁章潢輩以主洞事而教化大
行今徐公亦奉中丞蔡公之命求主洞者舉前翰林
方以智布衣方文以應中丞佇望方殷徐公適丁艱
去轉屬司理胡君星子薛君覲其成蓋中丞身任道
統銳意興學方惓惓未已也況前守李公今又掌憲
所以佐蔡公興學意殊篤則先此未竟之業尚有待
乎予因記禮聖殿而并及之李公長春字卉園遼東

人徐公士儀字伯羽建德人

重修白鹿書院記

蔡士英

道在古今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也即或盈虧有數而光照之體終不晦消長有時而流行之機未嘗息是故將墜未墜無賴乎在茲識大識小薪傳于學者尼山立極以來後儒莫不奉其一端以互鳴于世至宋而說爲大著宋之言道者不一紫陽先生其最著也紫陽之學無地不闡白鹿洞書院其首稱也鹿洞自唐李賓客隱其地而名始彰自南唐設主領

而國學始傳自宋表章爲書院而生徒講習之規模始大備迄今白鹿洞與匡山彭蠡屹峙爲三不朽矣後雖興廢不常修復亦迭見大約終宋之世盛衰凡四歷至元大德間凡再歷明正統弘治正德間代有哲人江陵僞學之禁熾而書院幾毀于數爲陽九鄒吉水請而復之章舒龔出蒸蒸盛矣末季兵火頻仍禮崩樂壞周道茂草宮墻傾頹余入境詢知之即思勉圖復檄南康郡縣捐俸修堂廡議增建文移不一而是又商于臬司李君長春親歷其地乃聘賢紳

熊諱維典者主持壇坫講明絕學庶幾復見紫陽之盛亡何李君陞任行郡司理監糧之淮星子令忽又淹逝以至料理中乏生徒散處迫余膺督漕之命倏一代星渚欲覩鹿洞威儀修理聖宮流覽舊蹟見徑荒不掃塵蕪滿院詰其故乃知歷諉治俊于胥隸幾無欲清之人主洞者不得安于絃席宜耳噫嘻以余數年加意觀成無期毋亦任斯土者之過與雖然余何敢少懈更爲之經紀其中立條規追逋負侵沒者誠不貲然未可詰究矣量追銀兩重新聖殿復該洞丙

原祖每年輸銀若干奈浮冒無數是使諸君子養士之資徒果匪類之腹甚無謂也今酌上中下三則而倍增之得額銀七百二十金又爲納價新輸與舊子田產六百一十九畝有奇每石折價三錢共銀二百一十餘兩合舊額爲九百三十八兩其兩春秋祠祭並主洞者之公費以及肄業諸生之常餼會課之資將以及四方賢士大夫訪道問業於斯者各有優給又設督洞儒官一員當擇士人之才品兼優者余爲定宪之尚領月支俸薪之事而每季收給[illegible]歲終

會計則惟司理是賁令具淸冊四函一存于洞一存
于郡縣一申于撫部院一報于余以備不時會同查
核凡積蓄之寢食于此中者其獎盡鑿矣約計歲費
七百八十六兩而諸務無不畢裕其餘銀存貯府庫
使備修造之用勤于石永著爲令規條亦旣畫一也
是時李君以楚左轄內名夫斯洞之興李君大有力
焉余聞其將至潯江輙喜以同心共事之人風帆不
遠惡可不速其來共襄厥美也乃飛舸亟迎李君果
喜而就余是日余値交代事不遑李君欣然獨往一

時至洞及諸生聞李君至詵鼓舞稱慶李君歸言于
予曰洞中規畫燦然明備彬彬秩秩方隆未艾庶幾
千餘年明道之區不墜于今日矣余莞爾曰明道之
責至洞者之教也余何敢焉惟是木頭竹屑之務廩
內餼粟之瑣棨已心籌口授纖悉無遺幸不告罪于
先賢惟滋釋耳若夫薪盡火傳俾經天者不晦緯地
者常流更在後之君子留意

重興白鹿書院記　李長春

歲乙酉西江藏事　朝廷子惠元元之詔簡艮二千
石師帥選藩丙戌銓部以南康守請余不佞承之拜
焉有客過余慶曰是郡山喬水濱囯宋大儒茂叔紫
陽二先生舊理也城雖斗大而濂洛關閩之學戶誦
家絃公龍被雄符職無不統罪數茲教惠彼南方猶
皷時哉迄秋抵任戢鴻遍野彼犢訌潰視事之署僅
支以木惟治圃之左古亭翛然卽元公愛蓮池也無
何適八月丁亥之吉有司奏故牘當詣白鹿書院謁
眞　先師乃率僚屬覩明𧮭禮顧瞻殿廡圯斕已甚
隨升堂集師生宣布古人廣厲學宫之意已而勅曰

此李賓客游息之墅而朱夫子與育孝秀之地也海
內稱書院者四嶽麓石鼓睢陽皆不能如白鹿之盛
豈非以其泉韻峰姿質甲匡彭凡出處于中者指爲
杏壇洙泗耶今戎馬之餘甍椽勿傷神輿不莊矣省
多士藏習之所亦又苦侵藍帳泐宿虛緒其若子衿
之剌何方合匠氏謀茸而崩之後會鄒東㸌起[illegible]
芝信余踵勷海後單騎綏之戈遂用止丁亥[illegible]
暇撤署之木支者易之復紫陽門迎二古甃[illegible]之[illegible]
南飲則睟使者之　命下矣蓋余之官南康垣[illegible]

耳既屢與于書院之祭而天祿之校研露塵松幾進
童冠而尋孔顏樂處也將赴廬安竭剖圭俸約數十
金以貽前知府事聶君應井為蘇葺書院之費值戊
子之亂役不克登庚寅聶君乃以商之今守徐君士
儀司馬黎君民貴司理胡君淑貞星子令薛君亂隆
咸唯唯允余指于是恊慮陳謨遴材鳩工先新殿廡
次造文會講修之堂計閱數月而竣雖規模如前而
筠几霞幔雅滌山靈矣諸君推余倡始之緒預伐五
老之石書厥所自時余已除閩稿寄道使者輒鏤函

箋圖具詳顛末不遠千里乞余言以紀其緒余不能
辭然則請辭其說以勉多士在昔姬周應命少師行
疇皇元肇基魯齊秉軸二君子者植彝倫君臣之表
夫固多士之所景行者也今
上崇儒右文授式講誦　駕幸辟雍矜式唐虞三代之
典庶幾羽林虎賁其俾通經多士誕生文獻之邦得
讀茂叔紫陽之書遵逶昌辰覽此弄月吟風踔依雲
紳正笏若惟是終南捷徑顯岐彝倫君臣之鵠則吾
吻白鹿猶將嗤之即起文翁其何能毅雖然漢制郡
國歲舉明經孝廉夫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觀摩教學
之力也余不佞綠俎始之故附名貞珉深切相與有
成之義矣是為記旹順治七年庚寅八月中秋日

重興白鹿書院記　熊維典

四書院之名著于天下而白鹿洞為最基于唐開闢
于宋絡隆于明考亭象山之緒與鳳臬雲壑之勝交
輝並映由來舊矣頃自四郊多壘俎豆缺聞講堂草
深將為馬廄游人慨歎者累息也大中丞蔡公來撫
江右創見彫殘首先約法重道崇文百廢借興公方

運籌戎馬攬轡榛荒詢命訣傷目不暇給也然已訪
存勝蹟斜萃典墳至于小儒蟲魚之技猶不憚折節
考覈珍于琪璧諸書院在境內如鵝湖白鷺濂溪等
處並檄委重興意惓惓也而于白鹿尤篤矣維時臬
司李公執德清郡與公國經而嘗為南康守雅意興
復于是禁侵漁論遷儲請增新畝謀修築振饑
擅延師儒立章條規講課公一與李公手答鐫書而
施行之經營用客務札頻委悉心殫意若此者使但
以記誦詞章之學為諸生資進取則何待于白鹿之

興而公爲此豈皇乎又使諸生之奉教于公也必黜
記誦剽詞章絕進取而後可則上懸此爲令久矣名
儒鉅公嘗于此出焉豈科舉之爲病乎惟士懷苟得
之心倖一旦之獲則雖由此道而非所以設科取士
之意詞章陋矣甚者乃爲雷同剽竊之詞記誦陋矣
甚者乃記近科中選之作于是襲陋轉下而陷溺彌
深自以謂工于規得喪而不知其爲謀之非審則何
待乎有世道之責者閔然憂之而後捄之乎夫士誠
自憂之而自捄之則不必病科舉也就此風泉雲壑

間無變今之業而象山之筆簡秘書之愛藏未嘗不
與公與復之至意儼然聚于一堂可尋也內照不寘
眷意斯在即記誦皆無聲之韻即詞章皆載道之器
即進取皆行義之位也何爲不可此則公與李公所
屬望于諸生者而予紀其事因以爲諸生告焉公諱
士英字伯彥遼東錦州人以治績高等轉本部左侍
督漕之淮諸生感公之德謀諸郡丞龔君請予文勒
之書院以貽久遠李長春字升國遼陽人是春撫粵
藩臨以荆楚需才進遷左轄南康守高民望字輿宇
遼陽人戴書勞字穉求容雲人別駕閔子奇字漢興
錦州人司理胡淑寅字石林榆社人星令薛亂隆字
伯祥韓城人皆奉公與李公之檄以有事於白鹿者
應備書之

重修白鹿書院碑記　倫品卓

康熙十七年春祗謁鹿洞書院至聖先師之殿修祀
事也僚吏班階康士咸集各以次執事升降釋奠畢
退就彝倫堂小大受胙秩然以辨諸生相與揖予前
曰洞學之不講有年矣毋論古國學之壇坫紫陽之

芳規諸先輩數百年後先興復締搆維艱廢替不恒
惟是教育人材廣勵黌序各省臺憲下暨州郡司牧
罔非干城名教扶進士習爲當務今者從公釆藻廟
貌更新俎豆重光百廢咸飭誠百年一日之盛事微
我公肩鴻任鉅不及此敢請碑記用彰不朽余曰否
否吏懼不任職耳凡謀猷驅之內洪纖難易繁簡疾
舒莫非隨分圖度惟矣毋自欺使不隨前人之緒已
爾而况在三之誼敢以時絀自委今日勉告成事皆
藉先師之靈光諸憲臺捐助鼓舞之至意亦爾多

之厚幸也卓不敏其何力之與有乃欲歸然片石答
張觀聽邀一時督洞之聲聞哉諸生更進而言白鹿
洞爲四大書院之首經昇元迄今八百餘載或灰燼
之餘建置更始或荒蕪之後踵事增華遠者不十數
年近者不數歲而傾圮隨之以致來游無停驂之宇
學士乏藏修之席頃自甲寅以來四郊多壘時罰東
瀛爲高爲下已無可因我公起而當之且請[?]若且
集鴻雁且興廢墜諸凡經營以千百計者餘此就緒
維此書院工最鉅費最稠度之旦夜白之上臺維時

戒三部文宗蒞洞遂以修復爲第一義前此弘治辛
酉國賢邰先生提江右文[?][?]倡學功臣麟炳郡乘
今大宗師鐵武高伯[?]捐五百金藩臺姚公又捐二
百金一倡一和尊賦有[?][?]撫各憲無不克襄厥美
何書院興復之有[?][?][?][?]津梁之多幸今日者大
成殿爲貫爲離兩[?][?][?][?]爲奕奕左新彝倫堂又
左修宗儒堂又左建三先生祠又左建先賢祠景往
躅有如彼右新文會堂又右祠習公諸後起有如此
堂宇弘廠房櫳軒豁[?][?][?][?][?]息咸有藉矣東西

添設號舍四十九間舊舍悉與完葺几榻堅好風雨
可一編矣遠[?][?][?]僕從有廨不諠不雜矣垣墉繚
繞內氣[?][?]源[?][?]外潦不入矣卓爾前亭斗碣
北面[?][?][?][?]文昌帝閣層以木板淫濕無侵矣獨
對亭[?][?]新[?]龍亭武侯祠規模頓復大者維新
小者修緝冠履不錯文質咸備凡柱礎之屬若干陶
甓之屬若干木植之屬若干竹葦灰鐵之屬若干爲
工若干緡爲米若干斛不六閱月而告成悉維我公
口授指畫工竣之日而尺寸不忒非我公匠意經營

謀其大而圖其細集其成而計其久今日安得登三
倫之堂而揖讓春風載色載笑哉不有金石之文曷
昭輪奐之美余因[?][?]事之[?]也相其輕重緩急而
衡之夫楩楠杞梓非一日之材停蓄滋溉匪一人之
力毋高謝前人毋薄待後人物以有藉而相成功以
緝熙而能大盡子曰愛惜人才爲社稷計卓與諸生
咸沐　皇[?][?]孫[?]之澤長矣官斯其致士志[?]
正心誠意各自砥礪不負厚[?][?]遲以廓崇[?]先生
之道基近以副部憲二憲臺之加意是繼斯[?]之[?]

一堂授受而予于瞻拜之下慨乎如聞僾乎如見亦
不啻置身闕里親侍立于杏壇泗水間無他形格胥
神相往也余忝司文教分以振興多士爲急而於鹿
洞尤惓惓焉蓋以孔孟心傳闡於朱子朱子道學望
於吾徒所繫匪淺鮮也故承乏以來即請於郎大中
丞允在洞童子英俊有志者另期考試拔尤者四入
南康府庠中丞允所請著爲例即外郡曾入洞讀
書者按試之日撥闈試文亦總加錄取得遊泮者倍
於往日無非鼓舞後進略示來許將講院之英才蔚

蔚炳炳而考亭之薪傳世世繩繩是亦與道崇教之
一助爾今余三試已畢行將馬首而東也余惟聖賢
之道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緯地固不以時會爲
升降而書院之制諸生學殖或有積久漸荒者所賴
守茲土者教化薰勸作育措養之之具擇教之之師
俾來學者踵相接脊續夏誦彈琴鼓篋之聲無間寒
暑一如考亭夫子知南康軍時鹿洞貫人才之都會
即萬世吾道心傳之一大堂奧也詎謂古今人不相
及哉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時康熙五十有三年甲
午中秋前三日記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三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藝文

御書閣記　安世鼎

康熙丙寅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也治隆三代道邁百王武功振而四海澄清文德敷而萬方於變士多撰緩安紘之樂野有家給人足之風議禮考文亟千秋之令憲巡方省撫洽億姓之歡心受正朔者已極雕題鑿齒之

衆頌盛德者不假瑶環銀甕之詞郅隆之盛亘古以來所未及也臣安世鼎以樗質持節西江察吏安民而外仰見

上崇儒重道之盛心凡有興文造士可以敷揚

聖化者勉力圖維冀効萬一之私伏查南康府屬廬山之麓有白鹿書院原係唐太子賓客李渤讀書之地宋初置書院頒賜九經及朱熹知南康軍疏請勅額經書塑素先聖先賢列像聚徒講學而規制益弘自是以後代有興替我

國初前撫臣蔡士英亦加修葺近復漸至廢頹遂檄令前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高會同布政使臣張所志按察使臣孫蘭分巡饒九南道副使臣查培繼公同計議專委南康府知府臣周燦鳩工庀材重爲修理於是廢者葺之傾者補之應創置者增益之若殿宇以妥先師堂廡以居師長號舍以處生徒庖以備日用以及亭臺爲覩聘之美橋梁爲往來之需不踰時而煥然一新乃延南豐鄉紳湯來賀以主洞事開筵授講四方之士負笈而至者以千百計

彬彬乎極一時之盛矣復蒙

皇上允臣所請

勅賜

御書扁額經書隨復檄令南康府知府臣周燦於書院內東南爽塏之地起建

御書閣一座供奉

欽頒書籍以昭敬慎之忱乃榱桷瓴甋之工亦僅兩月告竣時同襄其成者見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何棟督理驛道僉事臣王克善分巡饒南道僉事臣丁

㷧南康府同知臣陳璵通判臣甯立隆星子縣知縣
臣趙世禧分董其役者南康府經歷臣劉從恩照磨
臣胡發也臣竊惟自古帝王凡發一令行一事非但
立法制於一時亦以垂顯庸于後世我
皇上以濬哲之德處中和之極君道與師道而並著治統
偕道統以同歸今書院之興雖在一方傳之史冊千
百世而後頌
皇上之聖神文武者茲亦其一端也不有紀載之文何以
風示奕禩臣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序次其事而系

之以銘銘曰兩儀趣化五精遞運海澗日輝帝乃出
震
聖祖
神宗功高德峻重熙累洽皇圖丕振爰及我
后惟睿作聖既奏武功亦敷文命一人作則萬方以正庶
哉皇哉於斯為盛微臣持節巡撫江潯仰承
聖化遡稽儒林白鹿呦呦洞闢山岑功成入告悚慄彌
深
帝曰俞哉惟汝所請乃命璽臣府洛秘省寶篆焜煌璵函
彪炳遙望五雲光涵萬象相地諏時飛閣傑構五老
倚檐西湖環甃朝日出林晚烟迷岫名山勝迹大江
之右臨川綵筆豐城寶劍
天章所被景物爭煥賓客書屋知軍講院九疊屏風另
開生面羣工鏘鏘兆姓翼翼欣逢盛典曠代無二春
干秋羽禮明樂備多士思皇名教樂地堯日文思舜
日文明帝德光華異代齊聲矗矗贔負萬古鴻名匡
山並峙蠡水同清

宗儒祠記　楊廉

南康白鹿書院有宗儒祠焉祀濂溪周夫子考亭朱
夫子暨勉齋黃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之義何居
周夫子嘗為守于此朱夫子既嘗為守而又興建書
院于此者也勉齋以下皆嘗講學于此者也蓋非有
關于書院則不泛及匪諸儒則固不濫施也於戲儒
之道大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斯其儒之謂乎二夫子大儒也真儒
也勉齋以下諸儒息時[illegible]之教其來尚矣所
以講明而切劘者儒之道而已三綱五常吾身之所

繫也四端萬善吾心之所統也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吾之辯駁也羣居終日潛心乎儒如射者之必至于中的如行者之必期于赴家且望贍仰必如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洞賦所謂明誠其兩進敬義其偕立而日加勉焉此外復以直卿諸儒之著述寘搜而博考焉于以反覆而精思之于以身徃而力行之其不至于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爲報抑豈不足以爲勸哉舊祠惟二夫子其推及諸儒則前提學蘇公伯誠及加祠

額以宗儒而大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賢二公之于書院極有意乎興之邵公謂諸生之來遊者曰非羅科舉進取之念無暇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以爲來者言

宗儒祠記　李夢陽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祀唐李賓客宋周朱三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公爲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于祠者十四人從祀之改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榦陳宓呂燾呂炎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也其詳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宗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如史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敎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

子以重其言于道最爲高者是已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爲之本而是法焉耳以爲之本而是法則必尊之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主則各是其是彼得與我禺峙而角立乎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自孔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于是天下始亇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

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于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始雖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省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眞猶趨嫡趨召趨海趨岱者之爲是誰之力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宝則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忠節祠記節文　　田琯

蓋余華關洞門罔新復道既落成乃周洄遊覽見三賢祠門之左側有室一間側甚湫隘額曰忠節[illegible]詢之爲祀漢孔明晉淵明二先生云祀不知何所昉或謂鹿洞之[illegible]有山曰臥龍嗣以其名之似諸葛公居也故牽率祀公于此而以鄉之先賢附公配焉祠所由名哉然尚未有專祀春秋丁則遷其主以合祭于先賢祠已復歸故所蓋沉滂乎浩習之日久矣余聞言愀然曰此苟道也何名爲[illegible]圖所爲變置之乃謀別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二家相度宮墻之右得與區焉可闢爲祠宇于是誅茅伐石飭工鳩材聿新堂構有房有廊有庭有門繚以墻垣甃以甎堊飾以丹雘不數月而工告成乃吉蠲迎二主入祠而議剖洞租爲歲祀費春秋祭以少牢著爲令庶幾哉可藉手以示崇尚前賢世道人心或有當歟

延賓館記節文　　胡居仁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當學田延師儒聚英俊拳拳以德行爲教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好古學

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巖穴之賢來遊是洞者接武聯鑣公欲立館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至戊子冬歲稔民安乃於農隙興工木石之費皆公捐已資未嘗有毫求斂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譙公讃推官沈公瑛檢校黃君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傷李公之亡惜譙公之去遂而記之

重建貫道橋記節文　　陳敏政

白鹿洞書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澗亦以門名考郡志書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株流曰

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禕遊書院記云書院毀已十
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曰枕
流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
天曆[illegible]寅春余修書院往視適鄉貢進士李昊與其
徒數人[illegible]院中請於余曰是橋值貫道門實書院
正路也修書院不可不復此橋乃命橋近居民覓圯
石於澗得三之二喜曰是易爾又得石工廬陵張文
禎欣然以爲已任經始於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視
舊加高三尺有奇下有巨石恐其阻漲水而有損於

橋也徙而去之並塑先聖四配像於禮殿李周朱三
公像於前祠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矣

貫道門由禮門記 節文 胡居仁

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欞星門並西數十步成化己亥
至興書院司訓方文昌董其事新復立門於延賓館
前曰由禮在欞星數十步東於是師生出入多由貫
道賓主揖讓則在由禮

貫道門橋記

白鹿書院舊有貫道門門外有橋名亦如之莫詳門
之所自廢至國朝則別啓延賓門門之內即講藝堂
其西爲明倫堂又西爲禮聖殿又西爲宗儒祠而忠
節祠在儀門側貫道橋當宗儒祠之前其規制大畧
如此顧延賓門雖當兩山交處乃不數武即石澗澗
畔不一二尺即高山壁立且立亭其上扼狹逼促于
門若壓焉橋仍故處而亦已圯矣橋與門左門與峰
左非所以顧秀而鍾靈也歲己丑余視學江右首按
南康則與郡太守田君謀徵南昌布衣章潢主洞借
諸生究極身心之學太守及其寮寀月必再會剖析

疑義竟日而還布衣則數爲太守言鹿洞正門未足
應山川風氣遐想紫陽之舊當不如此太守然之一
日隨步至欞星門佇望者久之見前山蜿蜒形馴而
俯其旁之巒環若弓其上之橫若几其下之平若砥
而遠山三疊從雲間微微起與我若相主賓焉太守
瞿然謂布衣曰此開脉承五老面望三台背倚來山
之巔意昔其門于此乎布衣唯唯太守于是庀材鳩
工遷門之成遷宗儒祠于東以與西之講藝堂並而
門外則伐木爲橋跨橋爲亭仍題其額曰貫道志[illegible]

古也已又易忠節祠宿射圃亭于橋西蓋蔚乎增鹿洞之奇矣逮余再至則見洞門新闢亭橋咸建博士弟子環橋門而觀聽者近百人余乃歎曰湔以人弘人以地傑山靈之顯晦亦斯道通塞之機也惟茲洞肇于李賓客而顯于紫陽先生當時四方從遊之士若林黃呂蔡諸君子蜂然一稟于正何其盛哉則山靈之贊助不少矣國朝士大夫過化茲土者代不乏賢顧兵燹之後所修葺未必盡故址獨太守用布衣言立復數百年湮沒之蹟豈非一大奇事哉後之

履斯橋而入斯門者儻亦有應山川之靈而追紫陽之盛者乎今有望焉因次第而記之太守田琯延平人時萬歷十九年六月望日

獨對亭記節文　鄒寶

宏治辛酉夏六月寶奉詔視學至南康白鹿書院勝在五老周覽之餘欲為亭以對之步自南岡歷東崖得地丈餘其平如砥其崇如壇竊亭宜於此諸生從者曰此文公先生舊遊也俯視崖石有風泉雲壑四字仰而西望五老當前若拱若揖若趨若降若在咫尺可延致與語寶欣然喜曰此眞吾意乎雖然五老之勝有目者共觀而非公莫之能當亭成衆以名請名曰獨對重公蹟也或謂峰以老稱不獨以秀以奇而以其壽是五老者天始與始地終與終壽孰對之謂公獨焉何居寶聞諸孔子仁者樂山山以氣凝而理行其中泉石土木無所非仁惟仁故靜惟靜故壽凡山皆然而高且大者則尤至焉公仁者也純博中正德與山協為鍾為嶽五老之對固其所哉君子觀其進退語默從容暇豫旣得公之靜矣則其化遠功

深表儀流澤與孔子無窮其為壽對諸五老又有能信之者況公前後代有聞賢何莫不具一節至要其大孰與公比非公獨對誰其偕之是以危登極眺覽天下之至奇雄辭勁筆發天下之至秀彼以其五公以其一出象入神形於彝蹈斯圖公之餘事而所以作對者亦在是矣抑豈惟是哉公仁且智登斯臺也又嘗反而東顧深湖長江至於滄海皆公之五老也寶生也晚幸讀公書見公所對如從公焉敢用窺測記于亭中試論諸五老其亦以寶為知公歟

按鸞封亭即勘書臺遺址其下水石相搏文公愛之號爲小瀑布者是也李山長建風泉雲壑亭又名槩文閣

大意亭記　唐龍

南康之野繄昔有洞距洞數里五老峰峙焉峰蓋洞之勝郡之巨觀也惟是唐李渤隱於洞飼白鹿以嬉今洞堙矣五老峰故巖巖然中峰卓立旁四峰並侍而夾持之宋淳熙中子朱子知南康軍嘗即洞遺墟𦉍除營葺任道于中暇日望五老峰登焉陟降惟性游息以時峰于是乎重正德庚辰夏予小子行諸郡

縣首謁洞學既出問所謂五老峰者林莽鬱然隱隱莫之辨從者指曰某處客嘗建獨對亭以觀盍從之亟起僕夫而已乃攀崖循隴渡澗越壑忽得平砥焉五老羅如於前予迎之曰峰在是矣既而仰若可挹跂若可及無幻形無遯象信所謂洞之勝郡之巨觀也而今而後庶其見大意哉豈天遺之以待吾人而予小子顧幸有遭乎是誠宜亭或曰無石從者曰崖可伐或曰無材曰麓可採或曰工不足曰洞稼可易然則無糜於官而民勿病哉郡長吏張寇巖倅林寬日諸越三旬亭乃成夫太虛無用以道爲用道無體以物爲體故太虛道之根乎不亦隱哉物道之器乎不亦顯哉即隱顯之間洋洋然物而非物可見而不可執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峰堅者石也潤者土也而其宜陰陽布四時生百物則大意存焉耳豈惟峰哉凡川斯逝鳶斯戾魚斯躍日月斯照糠粃瓦礫亦莫不然夫何士洸洋自恣百姓呿呿呼呼噫嘻也久矣君子由學而之敬由敬而之誠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之誠以要之夫然後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之

于目契之于心又奚惑焉苟不敬不明不誠則泰山在前猶瞶瞶耳而道乎哉此實洞之遺教也然則斯亭匪直爲山川之迹雲物之景耳目之玩可知也

六合亭記　李夢陽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亭也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亭在白鹿洞廻流山上是山也四面嶄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嘗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轟日摇蝕霜雪雨花之凝亭非石爲柱易摧也會

報有石柱六臥于匡麓扛之來柱稜而也而如其柱數于是亭制準柱而數而咸六以合豈非天下一至奇至怪事哉是亭也左闕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矣而不之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爲爾何也孔子登蒜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泰山者多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細爲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

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人之始非與聖殊也然卒不之大者非係于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侯夫能大者來焉爾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覃霖[illegible]甚知府章亡踰年矣章劉氏棹信有志者盡厲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其爲人

釣臺亭記

李夢陽

李子遊于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巖合沓石灘茂林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同視五老峯垂在几榻于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摩蘿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聯之鏡曰釣臺俯之湾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郎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

精歛志沾沾而聽停停而視期取必獲蓋饑需之餔而渴俟之詁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詠溪謌天月向暮諸生以爲苦耶樂耶衆皆燮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月爲鉤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磐百凌雲駕鵠起出天地倒覗日月鉤無不獲朝臨巨鼇暮餌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振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磐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鉤甚涎于不可必得者驁遠

者也計功者泥鴛達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況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彝倫爲絲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磐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計其必積久而通大小畢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磐石爲崑崙丈絲爲霓寸鉤爲月溪壑爲四海飯鮎爲鼇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生乃歛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於石爲記

思賢亭記　節文　　曹忭

歲已酉冬余奉上命按江右越明年春蒞止南康按事少稀偕兵憲馬孔養史文直少叅鄭宜濟牟孚海僉憲許應顏魯子亨暨諸從官往觀鹿洞先賢過化之地維時春暉方蕩景物初妍加以泉石娛心斯文會合聊乘一日之暇俯仰山靈道情甚洽余從諸生謁聖殿過賢祠坐文會堂澄慮息想窅然天光雲影眞共徘徊也已乃出戟門歷釣臺六合峰觀枕流石蹟復從文會堂觀洞中石鹿盤旋洞口由左側躡級上登山巔周有平地四方圍丈許諸生指五老峰所在儼然見之乃顧諸君曰此可亭諸君曰可易名之余曰仰止高山景行先哲安得弗思名以思賢可乎諸君曰可乃兵憲馬君檄郡推任子讓董經理其事尼度其材郡守劉子廷詔繼至益董厥役踰載告成煥然增新焉或曰學以志乎聖人之道思聖可也何賢乎余曰考亭夫子聖學之的傳也志考亭即願學孔子之意也不此之思而妄意高達爲鑿空超悟之說反之身心茫無所歸者其肆爲浮議而訾朱學爲

支離正東萊所謂未闚周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癖其流之弊必且相趨于僞而于世道風教豈云小哉故余名亭之義獨有在于考亭而願履斯地登斯亭學斯洞者將求學之是明而昌大之共肆力于踐履篤實之學以馴至乎美大神聖之域不必遠有所慕而厭舊喜新操戈入室也作思賢亭記

太極亭記　　葉雲初

濂溪先生嘗官于南康越百餘年而晦庵先生繼之就唐李渤鹿洞舊址仍建書院其後數毀數復迄于

今規制備矣院垣之外亭碁置焉不具述其綠于垣者鹿鳴亭踞其左後明倫堂喻義亭踞其右後文會堂獨闕其中余謁洞學徐步聖殿之後捫蘿而上數百武得平衍地方丈許可亭也去左右亭武畧相當乃規地奠基鳩工庀材亭焉岡巒周遭四顧一碧五老若拱揖于西卓爾山隱見萬松濤露三峰于松杪若髣髴流汾澮石激之齒齒有聲草木競姿魚鳥悅性遥與高美亭相主賓旁二亭稍俯垂翼其下而此亭巋然在中諸生羣請名因以太極名之生有攝

衣而前者曰太極之義何居得無以左右分陰陽而中爲極耶余輾然笑曰若將决裂陰陽搭配太極乎太極陰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狗其象則滯融其意則神談何容易余試妄談之若要聽之非有極不可聞不可聞卽極非有極不可見不可見卽極極不可聞而能聞聞極不可見而能見見試言亭之聞嚶嚶嚶嚶瀧瀧颼颼蟬咽飈吹猨嘯狐嗥極耶試言亭之見崖嶂龍攖草木蒙茸怪石蹲虎橫砥臥龍極耶試言亭所聞見之變萬籟怒號倏咽倏于雲霞絢彩繽紛倏舒榮落色互鳥蛩鳴殊極耶擴而亭之外之所聞所見疇非極耶更擴而亭之外之所不及聞不及見疇非極耶約之而不聞不見巋然一亭而已矣亭一極而已矣吾非不知極之爲精而故粗言之離粗無精也若離粗爲精精特與粗對耳精與粗對烏乎言精夫可聞可見者粗也聞聞見見者精也可聞之外更無聞聞可見之外更無見見直寄耳于其所寄者尋其所以寄者而不可得姑卽所寄者以名之故天下之物盡寄也天下之物盡極也吾夫子以前極

散寄于萬物而極之名未立自夫子傳易創爲太極之名而極寄于名矣濂溪先生有圖而極寄于圖矣晦庵先生有解而極寄于解矣余偶建是亭而極亦寄于亭矣庸詎知夫精之不爲粗耶庸詎知夫粗之不爲精耶庸詎知夫亭之不爲極耶庸詎知夫極之不爲亭耶名亭爲極不爲尊吾亭名極于亭不爲藐吾極此趣見聞合精粗之說也苟謂亭之非極也而不得以極名之則不齊解屬駢枝圖屬筌蹄卽太極亦爲强名也而况于亭亭耶極耶精耶粗耶眞耶寄

耶顧問諸二三子揮頭曰弗知還以問諸余掉頭曰弗知二先生與吾夫子逝矣不得問其問諸五老之峰諸生退遂援筆記之

喻義亭朱陸同然記　許子偉

余入洞讀朱陸二先生所爲宣諭吾夫子喻義之旨有慨于中擬造喻義亭于文會堂後麓扁之曰朱陸同然諸士友問其說說曰義也者自有天性來已然喻義也者自有聖學來已然二先生安得不然安得不同哉夙傳象山尊德性晦翁道問學爲之徒者至

分門別戶互侵牴悟潛譏剌不相入後學遂謂朱陸異造衛道之士乃肆爲論辨調停其異而强歸之同余竊疑焉夫二先生學聖人者也聖人之道一而已矣何至背馳若是已取象山書讀之則未嘗不道問學矣已取晦庵書讀之則未嘗不尊德性矣已又取所謂無極太極之辨反復讀之止于一時章句意見之偏而未嘗不歸一于太極矣居則曰朱陸同哉乃今睹象山發明喻義痛快人心晦庵書而傳之鐫而示之所爲指初學之關鍵而啓汲孳之塵迷如合符券毫髪不爽安得不曰朱陸同然哉第余竊深有感矣朱陸之時去孔孟之時已遠今之時去朱陸之時亦遠富貴功名之胃淪肌洽髓惟利是趨沉溺者恐復不少即使朱陸生于斯時一引髮而拔之一扣脛而聖之不知遂能令自知愧否能令之愧而遂能令之反求其然否能令然其所然不然其所不然否出乎彼必入乎此離于利必嚮于義余無似正知迷而反嚮畏影而却走之時也嗟乎朱陸之同然孔孟之同然也先天後天前聖後聖其不然而愧愧而求其

必然者亦同然也是則余立亭之意也

陟岵亭記　方文

陟岵亭者南康太守徐公侚羽之所建也公家于池陽距南康不三百里萬曆間袁九潹先生守是郡興起洞學聘舒碣石先生爲之主四方來學者甚衆于時太公希夷亦負笈來受書洞中凡三年始歸歸一年而公生焉公少穎異不類羣兒爲文援筆立就多夙悟識者謂其鍾白鹿之秀云後果以選舉爲此邦牧而太公尚健迎養郡齋時乘小輿出郭指白鹿洞

目此吾所舊遊處也徜徉泉石間竟日忘返野老猶有識之者即欣然造廬把酒道故率以爲常又五年太公捐館舍公以憂行濟行之日搆亭于鹿洞左側顏曰陟岵志所瞻也屬其友方文記之夫人子于親琴瑟書策且猶致敬曰手澤存焉爾况其平生讀書聞道之地乎吾聞太公才氣縱橫馳騁文苑屢不得志於有司去而從戎非其所好乃及見其子爲此邦牧高車駟馬出入都會稍舒其鬱抑之懷非天之巧于報施也哉昔蘇老泉攜二子軾轍遊廬山寓圓通

寺山僧爲作一翁二季亭以張之老泉沒後子瞻復來遊正值其先君忌日手書寶蓋佛偈以識不忘陟岵之意殆猶是耶公又曰不孝承乏南康雖五載然吏職糾紛不得數至白鹿與諸生切劘其恨今解任歸安厝先君後當復來此讀禮其中講求性命之學或者無忝我所生乎予謂此不朽盛事也丹崖翠壑實聞斯言願公他日勿忘之是爲記

獨對亭銘　李夢陽

獨對亭者白鹿書院亭也在書院東枕流橋北崖上爲朱子舊遊處其下則峻溪湍灘衝縱乃其崖下廣而上砥陟而西向適與五老峯對又崖間鐫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向西故曰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余來陟其亭夫獨言之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固謂吾賓也及其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若主耶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無嘗一往而一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爲獨對不遐矣自有茲峯也周

匡氏漢嚴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亭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峯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爲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于斯而占哉且匡氏嚴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白也余知其文也渤也余知其節也夫二者猶不得獨與峯對然則朱主是亭也盍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余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二十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蒞其職有茲來也自顧才丁

謂淺志雖端而履邪力于亭今即至也然逆知來者
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
許下之盟乃爲亭銘巖巖五老若翔若垂堂其東南
我亭對之帷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崎我得其靈
其靈其崎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
嶺廻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摳衣四方攸歸
弘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退跡存崖鑱熒熒如日如星
郡子爰揣獨對斯肇於徽紫陽執並而當淙淙者澗
有源有泉不有哲民疇闢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
跡殊理同哲其我師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四

星子縣知縣毛德
署南康府事周兆

藝文

鹿洞新田記 虞集

南康白鹿書院山長柴實翁謂其郡守崔侯之言曰
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循至數百人宋初因
不待言及夫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
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
昔人所能及者顧之不敏假守玆郡誠不敢以學校
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
行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縛其廩餼使
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頗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
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贅之積可易
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肖翁實攝書院之
事乃能親行田間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
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
事於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
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

藴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辯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斯郡也二年矣適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繕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

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考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禺人其父師饗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洞學田記　張元禎

白鹿書院有田十五頃世遭兵燹院毀田淪無籍可稽迨我朝田則不及二頃學憲蘇伯誠謀諸侍御王元善同寅陸用節沈廉夫沈文進乃屬郡守劉邦泰撤故院而新之又謀諸侍御陳秉衡以養士不可無田適郡之開先寺僧爲徭役所併稱貸不足乃出田四頃六十畝求售焉陳君計値償之繼而泗州寺亦以開先之故出田求售數縮十之一陳君知爲沃壤償之倍其値經營貿易則滁二守重玉林節推伯材之勤焉其幾十頃蘇君懼世邁年湮乃磨石命記之并列田税籍所隸與其頃畝之數于碑陰昔崇安令趙彦綑取僧田二頃入于學宮使學爲忠孝者得以

修其業紫陽頌其務一而兩得信矣古今相去三百餘年事之默相符合有如此者夫士之藉田以養道之藉士以興其義一也三代盛時野無無田之夫家無不學之人故道與治隆風動千載其後田不井授士之養無所出故院有田則士集而講道者千載一時院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以廢如講道何陳君有功于道也博且久矣陳名銓秉衡其字湖南永州人

宗藩義田記　鄒守益

白鹿洞于四書院尤顯南唐時給田以贍生徒考李
請額給書置田于谷源卧龍庄嗣是名鄉碩流賓敎
敦俗四百餘年歲拯代增計星子都昌建昌新建四
邑凡二千三百餘畝而宗藩未有入者嘉靖乙卯秋
饒藩永豐王朱厚㷔以所置都昌柳氏田聚訟租額
輸田于白鹿洞凡二百玖十二畝歲入紫陽倉租穀
計四百三十二石以養俊髦而杜爭怨當道議追價
償確辭弗受于是分巡李一瀚以達于陳中丞洙吳
柱史遵嘉其義行有司大書報國養賢四字以旌之

而王判府思徹發所田畝佃甲填圖冊籍仍鐫石以
垂永久遺仟徵言于洞守益受而讀之嘆曰是舉也
聯三善焉高皇帝表正萬邦復二帝三王綱常暨列
聖熙熙嘉靖我萬邦天錫純嘏本支百世率履繩蹈
矩輕利而競義見豐芑貽謀之臧焉藩封世祿微禍
佛老捐厚貲重寶而弗靳茲獨隆儒重道誓守初志
以靜言庸違爲恥見好善擇術之端焉當道之始也
追租給償據法袪奸而終也旌淑樹風敦實貽久見
敷政崇敏之周焉是可以詔來學矣二三子發軔之
始敬事後食于三善可以無愧尚有光于先哲其田
畝佃甲勒諸碑陰

宗至養士田記節文　敖銑

嘉靖乙卯江藩瑞昌王府朱拱榣者以祿餘所易寺
田七十八畝六分移于洞中以贍諸生白于巡[illegible]
克廉巡按高鏞僉曰可遂以事授之分巡李一瀚檄
南康署縣事推官任讓遣洞生告銑曰此義舉也屬
予記之以垂遠銑曰噫宗室其賢乎夫緇流何爲八
往往以田贍之今易寺田以養士其義利之辨蓋不

待較而知者竊聞之宗室志學而好士[illegible]子嘉之有
篤志好學之論則其賢豈所謂不踐迹者耶是故[illegible]
之入非爲名也彼誠欲藉是以報國然則入斯洞[illegible]
斯學受斯養者可徒然哉必致明道修身爲己任[illegible]
天下國家爲己責若孝弟家[illegible]濂洛諸君子[illegible]與出
而有爲庶幾有補于宗室爲国養賢之舉爲[illegible]
否則所養非所用所[illegible]所[illegible]田亦暫[illegible]
[illegible]席書之以告天[illegible]若田畝之數[illegible]
可稽焉

新置都昌洞田記節文　鄭廷鵠

嘉靖癸丑春代巡同野蕭公惠臨白鹿授諸生敬學大義直欲以身爲教又嘉念學徒既廣先置田租穀未足需給義取贖金二百兩檄南康府同知汪伊增置膳田以贍士使得終業豈非率人以道而使之敬共朝久毋累其志乎汪君敬承雅志竭心計勘買得元辰和瑶隴田六十六畝八分一厘就以白鹿書院立戸于都昌縣四十五八都九甲收籍其一應差徭如例蠲免昔人有言養士之術不在乎豊在乎不費

焉爾不費之道不在乎大在乎不窮焉爾今之書院既爲之擇師而聚矣而又益田以需之計畝而入學徒不必濡手也謂非惠而不費者假之歲月而歲有所蓄月有所給可以優游涵泳而無襲糧告之辭而去之者矣謂非養而不窮者乎

復洞田記　陳文燭

萬曆八年江陵柄政嚴禁僞學詔毀書院江西多創建悉在毀中白鹿洞歸然獨存蓋魯殿靈光也洞在匡廬五老峰下與睢陽石鼓嶽麓並雄宇内昭代蒞重之洞田計貳千叁百餘畝議濟邊得價肆百肆拾餘兩留備祀典者僅叁百畝士解散去存空名也萬曆十二年廟堂議復書院江西復者半洞田在新建者肆百貳拾貳畝入南昌正學書院在建昌者壹千壹百畝價存司庫會中丞餘姚陳御史益都朱端人並列倡明正學下復田之議文燭典司事右使宋公應昌學使沈公九疇咸謂國家莫大乎養士若入太倉直稱米耳給買者價而洞田遂復守道王公橋延道顧公雲程贊而行之南康太守潘君志伊新洞志

學使公屬余言以傳永久陳公嘆曰斯田也剝而復者也物無剝盡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以顏氏之子庶幾于復而孟氏以禹稷之功並天地者同之其心之謂與干祿如師聚歛如求短喪如予是頻而厲迷而凶非復也千載議焉禁僞學而無其實與禁詩書毀鄉校者等耳烏得而禁之願學者勿入于僞而使人竊禁之之名是吾道之與與故曰學古有獲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偉哉茲舉鐫于貞珉告後之造士者是年正學書院田亦復而學使

公爲記樹南昌府萬曆丁亥夏日

清復山田記　　伊貴元

鹿洞廩田租肇于宋寧理間而極盛于熙朝弘正之際幾百千年眞道脉延續之一撥哉近厄于江陵故相儿洞之産悉損値與民爲市故豪奸覬覦野鹿豚之互相逐獵當是時廟貌齋席如故而命下戒嚴士紳屣而去耳幸天子俞言官請洞得議復乃松陵少東潘侯守南康嗣武周朱鋭意鳩工葺宇歸星于都建之田不闕月洞學燦然什役七八士始得課茲地修

聖賢學術道故藉以興矣已而捜剔弊竇諸産業復而未盡歸者如星于所可賠記委李洞生戴策獻夏之謨但啟元吳道長等白于巡臺孫公是時潘侯覲北乃移其議于郡貳福淸李公而專屬其事于郡理舒公公先世文清公嘗遊學北面朱陸遂慨然矚于先生之遺而思紹厥祖又仰副我潘侯崇儒興道之意隨擴嘉隆以前督學螳峒李公志及理郡徐公冊據所載廬山開龍岡胙背壠樓賢廢寺場等處皆隂僻弗通爲諸奸擴佃公曰是可不履畝核哉乃屏從舁肩輿偕洞師悶行竇徑越數武而過山輙棄輿而步所在披峙嶇志名訊故老核官民之實歸田地山伍拾畝有奇而上其績于當道其他寄庄外郡者更謀次第而復猗與公績懋矣抑知公所以興復意乎夫諸名賢後先剏拓豈獨印證山水哉余試思之道本故有則洞産也其汨没于多方世味則影侵之豪貪也今洞産中葉幸復還于舊二三子無亦相與務正學循正道以還我所固有學成而用若田之穡而有秋也庶于洞可無媿哉若多士迷厥修復徒以浮

靡記誦而恬然餼于官其若公所以屬望者何鹿洞溪山靈勝而周朱遺教未泯必有不屑余言者余幸槩一時修復之盛因推公之意而進諸士以聖賢之學也公諱九思號膺亭浙赤化人蓋文靖公璘孫云

復洞田記節文　　于孔兼

洞處彭蠡之濱跨匡阜之麓流澗潺潺有聲修徑盤紆田塍透匝逶迤而入則殿宇森嚴廊廡拱翼垂紳正笏聖像肅如而秋陽江漢之容可仰而挹也一時門弟子亦各以像從享焉升斯堂也眞若周旋揖讓

于杏壇之列者舊有洞學田數千畝以供四方來學之士博士實額主之至春秋二仲則祭奠如郡縣之儀此其禮胡可廢而其田胡可棄而鬻之民也萬曆癸未夏六月侍御賈公以竣事候代南康嘗嘆時吏之非而慨然志復其舊因命司理柳君董覈其事焉余亦幸同事焉維時太守潘公尤悉心經理之令雖未還舊額而鬻之民者已歸其半矣後之捧檄江右者能心侍御之心事太守之事則洞學之興也豈在淳熙後哉

紀提學趙函乙增置洞田記　熊維典

學憲合肥趙公歲試南康率郡屬及弟子員遊白鹿洞感朱陸之遺申義利之訓諸生皆有省公慨然欲興洞學委百金于星子薛令使修葺壇宇令請曰大修乎則百金猶少姑小葺之則洞租可給頃有官產若干奉檄名買若以此金輸直于官可得田五十畝而歲賦其入以資洞學不尤善乎公曰善令乃請田于院遂舉行之諸生曰金之為修也有盡田之為修也無窮又曰恃彼故有盡自修故無窮令君笑曰推此義也可以諭學夫詞章記誦謂之俗學自今為之則所記彌下而求工轉速非不可以倖而捷而推之于試用則已窮況有所謂不朽者哉夫持錢買木不如掘井汲之為可繼也頃學憲為諸生較藝每推本于詞源而以明經窮理為諸生最誠欲以文章載道而應不窮則亦諸生之田也而何假于記誦之陋諸生處此必擇之審矣諸生曰宗師之惠我諸生如此諸生安敢不祗奉至意請識之令君以告于白鹿山人次其言而為之記

宣聖誕期碑記　張貞生

孔子一韋布集古帝王君相之大成崛起為萬世師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復生莫或等倫宰我知言至以為賢于二帝而世乃奉青牛白馬之教出而與之角為主持之論者則曰攻乎異端為調停之說者則曰三教一家以孔子之道高德崇未易名稱二氏顧猶然爭幟並驅使有心世道者不幸而為主持之論又不幸而為調停之說自調停之說開致二氏顛倒人心迷離習尚而世人依之者相與崇飾侈靡寶嬉

梵刹金碧輝煌仙眞君牟尼降生成道之辰則色相莊嚴男女輻輳祓心作禮我孔子則自京師以逮省會國學州邑學外不聞有設立宮墻者上下兩祭外不聞有特薦告虔者至叩以玉麟吐書兩楹感夢之日則茫無以應噫乎孔子爲萬古照長夜一鐸振聾蒙而舉世崇二氏之教乃勝于孔子之教豈非惑哉雖然無惑也聖人之道譬如天地人終日戴天不知高終日履地不知厚甚則雨暘不時水土不濟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就天地言天地雖日恭行薦羞庶

幾昭格天地不任德否則天地亦不任怨孔子道配天地世之人雖歲舉禋祀于孔子無加即時祭無聞或火其書指爲僞學于孔子亦無損然則今日以佞二氏者事孔子我知孔子不受也如是則聖人所誕之辰可曰八月廿七日亦可曰十月廿七日所諱之日可曰二月十八日亦可曰四月十八日要在吾儒佩服實踐洋洋如在不可度思而在我孔子初何嘗有心其間曰此爲吾誕辰此爲吾諱日某也頌祝某也不頌祝而與二氏商一感應借沓其荒唐之言以

欺人乎不可知哉歷代帝王有過魯而祀大牢者有祀于闕里祀于辟雍者太子釋奠則始自晉武大始七年舞六佾軒懸則始自南宋元嘉廿二年勅有司行釋菜始自元魏每月朔勅祭酒博士以下及太學諸生行禮始自北齊大學每歲四仲月上丁日釋奠州縣學每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則定自隋相沿迄今或加隆舉行或改用木主或增議從祀獨未聞從孔子誕期諱日一行祀典者誠以聖人之祭未可與仙佛一例並觀乃山陰韓子　閔世儒不知聖人

所誕所諱遍考諸家而以聖人誕日在周靈王廿一年十月廿七日即今之八月廿七日諱日爲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定期梓行告世已又念鹿洞爲前賢論學名區鐘鼓煌煌莫踰于斯跋涉數千里屬余誌之勒碑鹿洞使人人知所敬禮每屆誕辰諱日籩豆簠簋對越恐後得毋欲崇正息邪使以今之祀二氏者轉而祀聖人而聖人要豈因此歆其祀饗其儀哉獨是吾儒雖有志聖學淵非韓子指示則終身倀然譬人子幼失怙久相遺

志一旦有人告以墳墓所在生于何時卒于何日柰
有不昊天罔極悲從中生者由是孝思感興讀父遺
書繼志述事求不背先訓而後即安則今之遊聖人
之門者往往日稱宣聖動違軌則誕謾佻達風尚日
衰至爲二氏所譏一旦告以聖人所誕所諱之日而
人或從此憬然有悟肅然起敬矧鹿洞兵燹後聖賢
廊廡日就頹圮得重定誕諱之期以告同志俾聞風
而起者徵獨崇修書院瞻遺像方且舉考亭學規
象山義辨重行講明務求無愧則異端熄而聖道著

其爲功來學又曷可少哉如徒曰稽若誕辰諱日以
俗之佞二氏者轉而祀吾孔子我知孔子必不受韓
子亦何必走數千里屬予誌之以傳不朽也耶

署府同知蔣國祥重建二賢祠記

西江十三郡獨南康轄四邑最褻不過三百里蕞粟
外無他產可謂隘且瘠矣特以宋元公周子文公朱
子舊治遂赫然著稱志蓮池者泛彭蠡而擬渤海之
觀遊鹿洞者望匡廬而想泰岱之勝豈非地以人重
哉顧世之重二公者皆謂周子當熙寧初爲南康守
志稱其興教善俗民安其政士宗其學朱子以淳熙
五年被南康之命居官者二年興學宮建官廨蠲租
賑粟築堤惠民善政尤著此其說固也而不僅是也
古之循吏既遷去而民思之不忘爲立祠祀者衆矣
始而推崇繼寖衰息而二先生則合屬官僚春秋朔
望虔奉至今要其政事根本理學太極通書至敬致
知直溯鄒魯之淵源足垂天壤爲不朽也府舊有祠
在儒學旁朱子建以祠周子配以二程張敬夫爲之
記朱子歿軍守陳宓以二程別有從祀乃奉周與朱

同祀此二賢祠所由昉也淳祐間郡守倪竑又拓地
上創閣下爲堂取高明中庸之義元末燬於兵燹洪
武初即其舊址作屋三楹間爲祠以復其舊見王文
忠記志謂洪武間改建於府治東者誤也讀張元禎
府堂記云儀門東爲二賢祠以祀濂溪考亭二先生
則改建其成化間郡守曹[illegible]覲夫惜基址湫隘上風
旁雨且逼近門路漫無防閑婦子嬉遊役夫乞人時
爲休息之所非所以妥靈[illegible]觀瞻也祥入載於茲
久欲拓其規制而[illegible]力[illegible]今[illegible]府蒙商之同寅許

君及合屬邑守僚佐咸有同心共捐俸鬥漸移置今
所爽塏弘敞庀材鳩工爲正堂三間高丈有九尺廣
三丈八尺深二丈六尺前爲門塾繚以周垣旁立義
學延師課子弟爲居守計經始于辛卯季秋六閱月
而落成嗟乎善政被於一時典刑垂於後世統緒接
乎往聖學術啓乎來茲此蓋天下百世之所共宗而
南康一郡獨獲沭二先生之遺澤爲尤幸也余之新
其祠宇豈惟是俎豆之爲耶讀其書而法其人遊其
宇而思其道以之持己則峻理欲之防以之治人則

嚴王霸之辨以之論學則儒與釋必不可以同歸予
願與郡之人士交勉焉二先生之靈其式憑乎因紀
祠事而并言其要如此

提學冀霖講堂碑記　李鳳翥

自召伯巡行布化舍於甘棠而召南之詩傳數千年
而邦耆縉大夫君子身任名教爲先儒羽翼續前聖
之規模其人其地豈不與名山勝境並傳不朽乎白
鹿洞之有學使冀公講堂宜矣公於辛卯臨洞覩
文廟垂頽其中舊存　聖像年深零落慨然歎曰禮稱

君子將營宮室必先宗廟則有本也萬世之師士林
仰爲宗廟本孰大焉此而不修咎將誰諉念山中雲
霧蒸濕且榱桷棟梁無一非松易於蟻蝕若必從新
鼎建全易以杉庶其可久乎於是亟捐清俸選材爲
柱選石爲礎鳩工授式殿廡門闕次第於會城構就
從章江運至洞門數里外乃卸原基登其輪奐施其
丹雘所新　聖賢諸像皆摹倣於曲阜之庭巍然生
色　公不集衆資舟楫人夫悉依民價自惟不勞民
力計其工之歷歲也始於壬辰成於甲午跡其培養

書院之士也由辛卯迄今凡四載恒繼粟以贍師生
士或家修不給而勞於此乎贍之書籍器用有置焉
厲其躬行琢磨其制藝歲科三試優拔俱多[illegible]則
另考一日取入康庠外郡則記名於冊以俟按其郡
再試童子各奮志青雲猗歟備矣或曰　公督學[illegible]
粵年來十三郡之士俊傑者受知卑與者吐氣幾遍
淹滯者莫不向榮何事勞心鹿洞不遺餘力[illegible]　公
曰吾所誦習者朱子耳此其過化名區與嵩岳嶽麓
睢陽並稱四大書院　也況堂我

皇上賜扁賜書而
聖學尊崇朱子尤司教之臣所當重視而不敢忽也謹生
但謂郡縣庠之名專而未明書院之道大猶不爾至
文成云書院之設猶軍伍中遊徼銳者別為一營乎
是役也吾方慮心力之未周無以紹朱子立教之芳
規也　公之勤勤懇懇於鹿洞者如此為鹿洞題匾
廬之麓李賓客昔發其秀馴鹿有聲南唐建館置田
以國子監李善道掌教號為國學迨朱子知南康訪
其故址闢精舍弘教育而立規條疏請敕額及御書

石經印本九經流俗訝之靳政沮之延和殿名對復
盡誠而奏始如其請遂長為敕賜之書院足以光輔
杏壇矣自是厥後代有重修姑述其修之最著者若
元大德間崔翼之為守尚邈考亭續成懿軌若明正
統戊午翟守溥福再造榛蕪繼以學使者李公齡藉
公蘂踵事增華洞田幾千餘畝若萬曆癸未吉水黃
門鄒公元標力為奏復於張江陵禁革之後豈非挽
狂瀾於既倒哉我　朝大中丞蔡公士英克體新政
右文知前季兵燹頻仍洞學久墟田疇隱匿樛修而

清釐之禮聘吾邑先達熊公維典主洞康熙二十四
年大中丞安公世鼎學使高公璜禮聘南豐先達湯
公來賀主洞特疏入告洞中所以有書額之賜當時
奉重修憲檄執事惟虔者是惟郡伯周公燦而熊湯
二老皆前代名臣之隱者入山講學其與昔主洞胡
布衣居仁有光紫陽夫子云然余思紫陽夫子拳拳
斯洞眞有視祠事如已事以道脈為性命者後起修
復之功鉅細各殊惟我冀公洵可稱盡善盡美哉蓋
公竭其心加以獨竭其力行其實非以空行其名臨

洞者三諄諄指示猶如祖父之訓兒孫較之象山之
一講喩義抑又殊其久暫詳畧矣講堂公建誰曰不
宜且朱子遷浙東提舉濱行遺錢三十萬屬繼守者
葺厥功今甲午六月十三日　公來祀新廟告成講
席談經之餘復出白鏹六斤付南康教授熊君士伯
購田若干畝歲收其穀積之以儲灑掃之用豈不與
朱子之遺意彷彿也哉余康郡人也去洞密邇里人
之肄業者且言其盛遐邇士林或有詩歌以鼓吹之
而新城章茂才景愷之賦洞源游揚益見士子之懽

呼有由來矣濟濟過從謂公秩滿還朝有日當勒之
貞珉以垂教澤而願公純嘏比於召公余乃以所見
所聞敬叙而爲之記　公諱霖號潤菴山東臨清人
甲戌進士令峩嵋五年行取主事歷農部三司庚寅
冬　特簡督學豫章辛卯下車接前任未行之科考
壬辰再任合科歲而有三試兼癸巳科畫三送棘闈
云銘曰　臨清之水清且長玉簾之泉潔且光一時
映帶聲洋洋桃李能爲雲漢章貫道橋邊洞學昌我
公獨力煥宮墻宮墻萬仞峙肩岡陵師原憲喜非常

仁粟頻爲多士勸多士欣逢教育良掄才額數曾申
詳引掖權衡總熱腸方今
聖主重紫陽全書刊布遍膠庠星令恭聞天語彰先儒講
學永輝煌輝煌聖域挺窮蒼臣心師範此流芳流芳
勝地尊講堂芙蓉高映衮衣裳眞宜肖像祀江鄉五
老仁壽配無疆

邵延齡建邵康節祠記

邵先生祠祀先康節公也鹿洞何以有先生祠成朱
子志也朱子守南康時於蕭林向氏得先生所書誠
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命刻　鹿洞書屋以示學
者而自爲之跋尾語具載集中　考蓋朱子於先生
先天之學知之最深常曰康節　至靜之極如何見
得道理至此又爲先生作贊有　天挺人豪英邁蓋
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其推尊先生可謂至矣朱子
殁諸生以濂溪二程與朱子合祀講堂而不及先生
距今蓋五百餘年識者尋以爲歉康熙戊辰延齡奉
命視學江右其明年春行部至南康未下車先詣鹿洞
延見師儒周覽名勝慨然曰洞之名肇自李渤而書

院實盛於朱子後人更擴其規模宗儒有祠先賢有
祠而獨遺先生推朱子仰止之誠當亦有慭然者當
康熙甲寅乙卯間吾家戒菴學士視學江右更五六
年滿兩考又嘗捐五百金更新書院亦未暇及此盛
典闕如事疑有待是某之責也夫問又按圖記訪朱
子所謂卧龍菴遺跡蓋菴在五乳峰下距菴百武有
潭瀑水從閒先來奔注潭底湍激漩洑潭心黃石橫
亘十餘丈蜿蜒如龍相傳菴之得名以此則又慨然
曰菴名卧龍於武侯何與而從而像之又從而祠之

又刻前後出師表於石孰非後儒推朱子之意成之
北而又何疑於先生乃出俸金若干兩屬郡守李君
度地庀材經始於二十八年四月廿六日至七月十
八日落成爲堂三楹爲門爲廡若干楹會山僧靈機
以田壹百六十三畝二分三厘求售問其值爲金百
二十兩有奇因售之爲祠田以供歲祀先是洞有三
先生祠祀鄧文莊寶李崆峒夢陽及家學士達平祠
成乃移文莊學士位於康節之左翼西嚮而右翼益
以邵康僖公鋭東盡三君皆康節後裔又皆先後視

學茲地者也而崆峒生次錄其學寂因憶蔡公懋德
侯公峒曾皆前江右督學大儒誠可與並祠共妥侑
於三先生之祠焉李君請曰願有記乃鐫石以識月
日併勒所置祠田於左俾來者有所考云

張象文紫陽祠記

朱子守南康軍重闢白鹿書院後還浙東提舉鹿洞
諸生立生祠奉 朱子聞而遺書撤之歿後開禧乙
亥復以周濂溪程明道伊川三夫子並祀宗儒繼以
陸象山王陽明二先生合祀焉 朱子之祀所由
來也歲丁卯我
皇上頒賜學達性天扁額初與大成殿萬世師表同懸夫
萬世師表尊 宣聖也學達性天崇紫陽也今以
賜之扁加宣聖之堂於義弗協余乃與學博熊君
伯言鹿洞禮教攸關其所以妥侑 朱子者有所
盡須詳明院司道憲更於 宗儒堂外擇先賢舊址
建祠一所前後二進專祀 朱子東西位配以鹿
從事者十有四人顏其門曰白鹿洞紫陽書院棟宇
堅樸規模弘敞多士慰焉蓋濂溪涖南康軍時鹿

久湮二程未至鹿洞望而祀之象山來自金陵講
勒石未曾專駐陽明擒宸濠遊匡廬慰鹿洞手錄
學中庸古本及獨對亭題咏鐫石立洞兼置田養
其功蹟俱不可泯統祀宗儒宜也 朱子守南康甘
二年謇政惠民郡乘彪炳惟經營鹿洞書院立殿堂
請勅額校書籍擢山長惓惓以昌明正學教育人材
爲念上以紹千聖道統之傳下以開奕世師儒之緒
重荷
聖天子眷注寵錫良有以也余忝任康郡數年來求號歲

守毋迷六案堂常懷惕若用是薦俎豆薦蘋蘩備祀朱子於風泉雲壑間不亦宜乎工始於某年月日告成於某年月日董其役者學諭譚士伯昇識之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五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藝文

送劉李二生還鹿洞序　陳憲章

匡廬白鹿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之後遂無聞焉我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守南康日始圖剏復舊觀湖陽李先生繼之白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耻庵蘇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僉事玠庵陳公大參祁公觀

然以作新斯文爲已任謂余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事乃具書幣造於叢巖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如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彭公按察使闔公吉水袁德純各以書還予雲鄉白腴交疏衛守二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幣而辭辭書而走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與白鹿之教復考亭之業必求能爲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

其識不强其所不能諸公郎居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於是邑巾聞有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耆老源源而來靡不觀感李生半姿秀發言論是非不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愼確有據守俱稱爲東白門人也予甚愛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諸公之命久不復辭去予旣遂諸公幣復爲詩別之所以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山也是日慈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賦詩以歸帙成俾予序之

白鹿文葺序

李應昇

予於此道宿有苦心嘗味方旨遭遇知已草草棄去怠每念之津津於舌也是潛斗大郡湖山滔莽魚鳥簿書吏得以其暇發宿香鑪五老之間衙齋清嚮山雲飛脐瀏風入衣廚不供辨濃門不窺臭腐手眼心胏宛然如昨蓋十年來文味道味吏味積此矣廣陵袁公心期秀令文鑒洞澈造士熱腸謬推予主鹿洞大巫拱手小巫登壇遠近諸弟子英英斐斐如白鹿之在郡予乃食以芹藻不使苦壓時其呦呦不使驚吼夫鹿入知其野也長林豐草彼適其適而以人爲機心駭之詎知鹿不謂人野乎諸子之文近於鹿矣入焉不驚至於今其淸可愛其韵可歌其采可擷[illegible]公曰有是哉李子之範乎嘻其肖予謝唯唯否否[illegible]心名遇士所自有予何足肖向固與諸士約各以[illegible]心聽水觀山册以穢腸緇葵拾嘶此亦學道之根一立名之坻也公曰善遂取其文燒燭删剔取裁於[illegible]得百餘篇公題曰文葺以行

新闢石洞告后土文

王溱

乾坤萃秀兮山水鍾靈厥有匡廬兮爭高嵩衡大練紆兮彭蠡帶橫勝跡擅於九土兮福地控乎[illegible]白鹿開先而爲號兮紫陽相從以道鳴遂有聞於[illegible]下兮曠百世而馳聲歲月推移兮世變山傾問樵[illegible]而不知其處兮概名存而未辨厥情余虛薄以[illegible]兮得釆澗濱而歌野莘修予祀事兮仲月次丁假[illegible]齋宮兮夢栩栩兮寤驚若有人兮斯前跡之可[illegible]乃卜日而鼎修兮開雲根而倣其故扃仰賴神功[illegible]願默默以相成竊惟之節目大道以合一爲宗兮[illegible]

在並進兮知行聖賢貴全其體用兮其要在兼得兮
明誠謂德業舉業不可攻離兮在立我以合併世兮
紛爲朱陸之辨兮啓多岐而惑羣生吾徒當以孔子
爲期兮由正途以崇六經神之聽之兮介福於斯
之宗盟千秋萬歲兮護此嘉名

祀白鹿先生辭三章　李夢陽

吹玉簫兮眺桄浦横蔽江兮美無軻賽躕躅兮旋望
宛延窈兮山之左陟山左兮降右忽而來兮倏而去
跨白鹿兮冀兩蹄色含笑兮心莫知既登兮山椒复

南陟兮石瀨日冥冥兮影暮風飄飄兮吹蕙帶

右迎神

綠蘿兮紫莖桂生兮羅戸風颼颼兮若有望神驅西
兮泉涓涓躁我堦兮坐我几以彭郎兮挾匡父蘭兮
兮椒酹日中兮萬舞美孰怒兮颷忽逝雲離離兮去
兮

右降神

迹不借兮心相疑權雖借兮恐易離君荷衣兮蕙帶
逍遥山中兮桂爲蓋天門兮既闢騰而上兮雲之際
右有澗兮山有峯心相慕兮交不遂税吾車兮縶馬
願褰裳兮從予

右送神

辭聘復江西藩臬書　陳憲章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臥而李劉二生適
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
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
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書院之舊希世偉事
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

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籌書之
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
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
斯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而同
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
是師也自文公沒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
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修而復
之既去復顧如吾歸翟公李公者誰歟文公固有待
於諸公也諸公誠念之不宜謬及鄙人鄙人非不欲

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乏餒其行怠肆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而不可得況以淑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覆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

其失鈞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遷於衆口期底於先賢收回束帛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寄丘時雍書　　胡居仁

饒城贈會之役又蒙教誨見喻又以詩贈從遊之士感荷不勝蓋君子修己誨人出於中心之誠故如此也又蒙示以君子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君子之盛心居仁所當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嚾然樂得其人豈論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爲利祿而來者教之以善則不聽棄之以德則不從成羣作隊習爲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諠起謗議

又將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所施也尚賴尊兄與廷辨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亦有尚德之心故某暫可歸洞以俟賢才之集夫謹其始尚恐不能保其終況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居仁益欲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開聖賢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汩於舉業但招得一等凡才不會做舉業之人尚不屑至英邁超卓之人尚肯至乎如此則文章尚不能得其上者況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況能成就人之德業乎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氣則四方之英

以亡矣而書院之廢亦宜也今明執事慨然興復仍
命居仁入主洞事居仁學陋才疎何足以副委任之
重是以入洞之後不勝恐懼務淑栽書令門生胡覺
高榜申致禀覆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廢
必然之理也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絶學以倡明
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相與講論切磋於
其間曷足以及此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
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
洞則士氣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

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
於奔競者不必招至也況江右素號文盛之地學校
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待與洞以教之哉其間有
意氣不羣敦厚好學舉業已通欲復求進乎聖賢之
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與洞何以聚而教之
哉執事之意必在於此居仁亦以此望於執事也謹
薦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洞幸甚洞中全無書籍更
望求入洞以賜肄業

與陳大守書　胡居仁

如大中者實與吾黨增氣但工夫要體認得眞做得
密居仁雖似體認上不差只是做得不密恐學終不
能底於成也

與蕭伯誠書　楊　廉

執事爲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比到
洞中見傑棟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聞向日周
朱二先生之祠以雜陶李諸公執事分兩洞以祀之
尤是但今兩祠共峙一門其入祭差別而於尊奉
二先生之意似猶欠專今不若改門正對二先生之

祠其陶李之祠從旁而入爲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
幹李燔張洽黃灝陳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
講學其處乃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
太白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輕重之失倫哉宋
史列傳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朱熹之門
長從黃幹遊執事更考而并祀之庶無遺恨不具

又與鄒國賢書　楊　廉

宗儒祠記豈寡陋可當第以嚴命不可虛辱勉成之
專塑改教朱子嘗稱東萊作白鹿書院記記成後欲

更定數處今其書可考也某雖無似亦欲庶幾以見
古道耳況一統志與洞志載所祀諸人者各有不同
此間無郡志參考未免缺詞補敘舊聞斷劂之外更
有李白二志俱不見若此之類俱望郎爲改定再免
往復如其無取則勿用可也

與李長春書　蔡士英

白鹿爲海內書院之望考亭爲古今理學之宗不佞
下車即首詣瞻造欲得一主盟以光是典詢輿採望
惟熊約老冠冕江州先達名儒多士所共尊敬奉牛

耳以從不佞雖不獲式廬問道然先之以臺下又申
之以星子令成云有可無否即不佞去冬過海昏時
得邀周旋又業以爾許之邇者致幣復卻在知希之
貴不求聞達然七聘三徵前賢亦所不拒不佞因冗
羈簿書乃克遂門擁篲臺下志存古道政洽章蠡特
以此典相煩務致不佞惓惓之意具帖將幣復往敦
請約老縱卑鄙一切必不忍棄捐斯道令絕響於來
茲也豈敢曰好爵相縻抑自矢秉彝云爾統惟臺下
委曲達之俾獲允郎行南康守令肅備安輪布席以
俟不既

與熊維典書　蔡士英

曩者得炙紫芝眷宇遠心曠度若披雲霧汪汪千頃
猶未喻其涯涘故不揣陳情得邀有道之一盼捧之
不啻黃鍾大呂喜爲山靈再闢生面而多士大荷主
持矣忽承手示似有遐遯以不佞縶戀豈敢希延道
履但天下之重望在白鹿百世之道統在紫陽不佞
忝茲名區爲天下言世而屈老先生即不爲一人一
時計寧不爲天下百世俯從耶不騰翹幣惟大君子

鑒此未嘗之忱俯我好音無食季瞻讓御地方有司
躬逐徑負曷勝顒企

與熊維典書　李長春

執掌廬阜不獲以尺一問訊峰巒者久矣允精空懸
而德耀千仞樞衣末由徒深溺水蓬萊之感耳兩孝
廉至備詢起居多福足慰遐思而清風穆如則又從
寸璞尺璧中如對揖麈元言霏霏玉屑之盈握矣白
鹿片席固宇內之斗山而亦貴彝之杏壇洙泗也擬
臺雅意興復以此蕞林之夫習遊其地不揣下詢芻

毙之想愿意則不惟其地惟其人彼尼山片石河汾勺水直與泰岱爭雄溟渤比浚豈必以其地哉人傑則地靈耳老先生金口木舌蚤已著開擬壑蔓龍於今獨處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固未有殊觀也方將擁拭絳幃掃除函丈元纁束帛以邀泳下風願無遐[illegible]

又與熊維典書　李長春

先生以先知先覺之儔肩繼往開來之任古人[illegible]伊呂以經濟生猶撥之光處則孔顏以詩書[illegible]之色未嘗分爲兩截亦並無有二途如其獨[illegible]

置尋常於不關痛癢斯道斯民且淪胥以及溺[illegible]非上天所[illegible]畀託之意亦雅非名賢所以自待之心撫軍公翹仰山斗式靈韜鐸不徒爲章縫推[illegible]將於鄉國樹楷模淑世範俗之恩至懇切矣先生[illegible]謙過甚執守過嚴名勝無以主持士林失所依倚[illegible]一二與復之同事亦且徙倚徘徊無以仰副盛舉緣此齋沐虔誠特申前請伏乞俯鑒葵忱勿無復加[illegible]郤至若清風峻節萬仞千尋春旣切愛有年豈其[illegible]不仰體願不以圭組累鳳翔之翱翔而第以絃歌仰龍門之登陟其於出處進退之衡未少有違拂也

復李長春書　蔡士英

接翰教知熊約老慨然出任此名山之幸多士之光不佞暨臺下亦不虛此經畫矣不佞以巡歷之役方事馬蹄問所宜十日肅迎及洞中儀該臺下速行南康舖縣詳酌毋靡毋陋接之於彬彬可耳至約老所云願得一副此菨應對接洽四方之士亦甚難乎其才者惟約老自擇而聚之他舉恐未能合志同方也若書院中並一視條亦惟主洞者自有成約臺下詢

以相問何如望之

又與熊維典書　李長春

老先生嘯傲匡山酒雲席月樂有餘閒何當屢以不情仰涸台聽竊以古道原隰士習披流非得天下第一等人疇足與任天下第一等事以故不揣局昧三沐三薰荷蒙不棄翕羌幡然命駕斗奎開豎禮樂皆東第爲二三章縫舉手加額矣復蒙臺諭備堪副此者洙泗方隆而西河蚤已振鐸古人有行之矣何來久有此意而亦[illegible]雖其人芝蘭氣味以類相從所謂

求士於髡若徙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況先生隱居
求志業已有年此中之夾袋藥籠亦必有其夙貯但
祈臺命所示束帛戔戔又將繼先生而後起矣不勝
東人之義亦且馳驅赴彼躬親洒掃以俟臺臨而教
在郎不盡覶縷

又復李長春書　蔡士英

其事誼深但閫判袂風雲黯然臺下暫輟王程拮据
諸案雖以任内事不欲留後人禰苴應亦念不汲同
舟焦苦故不憚瘁勞以期共濟惟有心勤其間尚有

一二要件歷年既久人所畏决者非臺下剸割之才
犀利之筆不能解糾釋紛更祈士元片晷了之鹿洞
主若既登皋比千秋壇坫得此增光至於較文課藝
譽髦多士當與考道論德[illegible]行[illegible]約老院有所學
必為南州冠冕臺下以[illegible]而繼之庶幾美無不備
不佞雖在草[illegible]中[illegible]凡意守
所欲行者業已畢舉悅如霽露之溼須臻也欲復有
既

請瑞昌明經何孝先副講書

自學道之化弗彰以故吏治遑遑不能近古
當今雅意經猷昌明正教有識之士孰不翹首向風而況抱
德珪璋蘊蘊古昔承先聖之道以覺後起之人豈貴
淵在戶之松蘿而忘及人之膏澤乎門下夙負名譽
有矛在人耳目間久矣願借絳帳已借一語須到白
鹿書院而文旌猶未光賁景行饑渴夢寐為勞特肅
楮言申佈區區統祈速駕臨洞與熊約老先生光
復濂洛關閩之化庶幾正學可興人材蔚起大同之
風尚可見諸今日何但小康已也依依神馳翹企之

至

淮上與司理范初言洞事書　蔡士英

門下種德降祉宏道番風明刑弼教於青山綠水中
作川嶽主人大慈不得專美於前矣白鹿在望此不
佞三載來百計經營崩榛蘅壁之中悄締而後有此
自移淮海慨長莫及然每飯不忘此地也冀軍驄至
云門下銳意斯道鳩工　文殿崇獎師儒不佞獲同
心之助喜極莫可言狀小兒家報中屢道門下雄節
邁倫高氣蓋世不佞心儀已久茲復任道如此其篤

集四方生儒課文會業已將彬彬庶幾復見古人踏
事近聞有無賴生員覬覦租爲齊貨攫嘗構訟侵肥
爪分致使養士之公粒竟充蠹衿之私橐坐令狙豆
無光名區蕪穢此實官地方者之責也門下志存遠
大嘗以此事自任力淸逋租驅逐匪類斯爲急著不
佞何年所委耆民余保定因公舉能堪故令料理洞
租近知亦爲諸生所逐門下幸亦察之果其不能任
事則另擇有品行之人督理洞事如其可任仍令董
之然惟視才品可堪者方委亦不必拘拘新舊也總

賴門下力任主持勿令不佞經營之苦心徒付逝波
耶此銘心不朽何煩書幣達將耶附璧不宣

請熊維典書　楊兆魯

伏惟爲道自重爲時自重魯稔聞鹿洞一講席稱最
四方老先生秉鐸於斯馳聲遠矣徃竊不勝遙慕謂
得一日從長者後追隨於名山大澤之間聞所未聞
當是生平一快乃自忝竊以來鹿鹿奔走趍赴程期
未有暇晷得沃訓私之千一天下固有願相副而適
相左者如魯今日之於乎院而思之古清風近在講
院鄉大夫之賢者近在里門事在舉行今猶未晚愿
老先生一起而教誨之俾多士相與有成而魯畢役
還鄉得經函丈將見時雨春風倂不遺海陬之樗櫟
誠吾黨之幸吾道之光也或者疑制科理學判若兩
塗立雪無人郎皋比且爲虛建則又有大不然者昔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爲主謂六經以下至於諸子
百氏騷人辨士所論述大抵皆寓理之具也今魯久
與諸生開喩帖括利鈍之二關見理之明昧次係學
古之深淺茲令就質大雅苟一歸讀書之味會有裒

食流連不謝去者抑或又有疑焉許白雲先生不教
人以科舉之文以此爲義利關恐竊以爲過矣今士
所以粗知義理則制義爲之階爾天下咸摘摘然心
競於功名之門而已黙引而歸諸道德在達人君子
諒不鄙夷而終棄之也且　新政右文時可以表章
正學而子弟受業於鄉塾絕非有執贄上交朋黨聲
氣之嫌今會城濂臺祠已蒋撫軍大人諄命禮致黎
陳二公倡道南川老先生方以天下爲己任忽聽桑
梓之地考亭鵞澤之號望乎必不然矣所不及摳衣

堦下者應援與居併爲試事所羇弗獲如願嵩囑范
司李代爲祓佈丹誠久結不覺辭繁遥跂俯俞可勝
激切

請熊維典主洞啓　蔡士英

伏以河圖括地看到匡廬始是山靈匱披書不宗曲
阜原非學天下第一等事實不可讓之他人古來不
二心傳又急須衍於今日對茲仙洞景彼名儒恭惟
老先生台臺萬頃澄波千尋聳幹擅雲間之譽清論
不數祢河馳日下之聲高辯寧誇秋水猶記馨莛上

國輒恩鳳翥高岡丹青廊廟旣以騰輝鐘鼓儒林可
合絶響蓉紫陽書院郎白鹿仙踪斵祥而搆講堂選
石以布經席巖巖側立儼然泰山浩浩朝宗恍十泗
水或振衣而俯眺有貫日孕月之奇觀或施帳而下
帷正考道問業之勝地落霞孤鶩相延彭蠡之濱叢
菊長楊堪咏傲潜之里龍門自峻諒不殖於雲封鵬
徒雖遥應亦喜乎風積並秀松筠之色盆呈水鏡之
光庶乎孔孟雖窮亨途自在而程張不墜終古如新
者也生等志切坐風情殷立雪掃泉亭之落葉肅迓
高軒遠書舍之爨煙敬延立誨方約五老以俟不嘗
因主人之陋而並陋山靈且開六合而瞻或可緣名
勝之高而亦高我輩生等臨啓可勝踴躍翹企之至
謹啓

徵劉西江淳意啓　范礽

蓋聞麟鳳動日凰推豫章之材捲雨飛雲豈獨前賢
之句忻逢開泰之運聿觀化成之徵原夫白鹿洞者
剏自貞元盛於南宋四山回合郯花之獸疑仙列澗
琤琮掛壁之猿谷響名亞嶽麓雖陽而稱勝跡因晦

翁子靜以皆奇李萬卷遺搆宛然相業寧無似續唐
伍喬芳規具在巍科莳看聯翩茲者幸逢總漕部院
佐壽考以作人撫守撥繼學臺弘新標而助化一時
在位率多鴻國文章慶此譽髦又際淳熙盛事芙蓉
九疊匡嶽之鍾靈何窮前雲千層靈水之壯觀如昔
遠繼廬陵南豐之芳[illegible]邇近紹文潔若
士之宗風聲譽於海[illegible]瀉庶其不我
鄙夷各揄鴻篇相逢遥肯琛璣潘把熏王甃以恭迎
梨棗盈前翠青錢而入選耶抒蕪語代簡同入謹啓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

藝文

五言古詩

白鹿洞故址爰其幽邃議復興感歎有作　朱子

清冷寒澗水蕭灑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
事往今幾時高賢絕來過學館餘廢址鳴琴息遺歌
我來勸相餘杖策尋綠蘿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

永懷當年盛莘莘衿佩多博約感明恩涵濡熙泰和
淒凉忽荒榛俯仰驚頹波發教見綱紀喟然心靡他
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累歸哉碩人薖

遊白鹿洞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并示諸同遊者　朱子

歲月有環周竆臘忽受謝眷尒山水心幸此朱墨暇
招呼得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跡喜見新結架
永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橫流詩書澤下及楊李霸
炎神喜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萬卷藏論言九天下
規模未云遂荒茀良可詫自非賢色辛誰復此精舍
會當求勅賜卑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白鹿洞書院同尤延之提舉雜詠　朱子

昔人讀書處町疃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
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
荒榛適剪除聖謨已汪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
問俗良懇惻撫僭搢慨慷雅歌有餘韻絕學何能忘

題白鹿洞　方岳

遙山信雄深鐘亢上雲雨徵吾紫陽翁幾何不豪取

有來青牛車可作白鹿主詩書夜被之一變至鄒魯
唐虞際淳熙此道日方午澗聲撼皇墳山翠濕章甫
紛其四方人會此共談麈岳也互鄉童履二不及戶
迹後七十年空堂鎖遺矩四書在乾坤六老自今古
蹈回雲漢光不隔天尺五厥惟貂續難誰勿小吾土

遊白鹿洞　張鐵峯

二李不可作町疃深雲稠雙澗滙清白五老存典刑
煌煌太平中賜書來天庭逮我紫陽翁實學益開明
斯文厄劫火誰復主齊盟吾道如日月天運當再盈

以心一樞紐斡旋有常經來告回陽律衿佩還青青

拜文公像　　　　　　　　　　　夏寅

山人養白鹿鹿先山人領偶逢紫陽翁再起書院名
車停𢹂一字雲流走羣英枕石石不頑漱泉泉則靈
彭蠡萬頃波流作泗水聲匡廬九疊峯峙爲泰山形
白鹿此蒼麟因之了諸經我來訪書院僻近南康城
遺像在古祠鐘鼓置兩楹拜瞻不能去豈爲山水行

贈友憶白鹿洞　　　　　　　　丘濬

匡廬古名邦山水多幽勝香爐生紫煙彭蠡涵明鏡

民淳風俗古地僻囂塵靜昔賢過化處草木皆可敬
橫經講道餘無事一遊詠遊詠何所適白鹿有遺巷
近聞鄉先達起廢重搆之興瓦有新字剝落多古碑
千載紫陽翁藉訓留明規古稱教學本曰此以爲師
最哉毋自畫聖賢皆人爲

希賢吟　　　　　　　　　　　胡居仁

顏淵剛且明已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競終易簀
中庸首講獨屋漏無媿愚莫議孟氏賢浩然氣充塞
降自唐漢下誰能踐斯域河洛程氏興幾開千載惑
大哉敬義功外方并內直致知務窮理爲我開閫閾
踐履極其純昭然萬世則晦菴集其全精微盡剖析
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我生今何遲人亡世已隔
因言求其心撫卷倍驚惕道無古今殊今人何自畫
奮此希賢心勇猛日不息追駕雖難扳驅馳索鞭策
鷹鸇不易並數飛無停翼敬義兩夾持知行互相益
擴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賊彼我皆丈夫到頭奚可擇

題漱石　　　　　　　　　　　邵寶

山骨本至真寒泉更磨琢暮暮復朝朝肯許分毫濁

物理固相資所患轂勝作對此感盤銘請向溪邊濯

釣臺　　　　　　　　　　　　邵寶

一線潦春水坐我石如臺觀魚見天機安用設餌哉
直鈎古意存魚我無嫌猜持此以游息旦暮歸去來

獨對亭望五老　　　　　　　　王守仁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虛陟飛巘
長風捲浮雲𡾟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
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過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
彭蠡浮一杯賓主聊酬勸悠然萬古心默契可無辨

次陽明韻　唐龍

昔人飼白鹿形幻忽不見五老故蒼蒼青冥拔飛巘
彭蠡流其下諸峯羅四面翁闔出雲雨朝暮陰晴變
杖履偶乘暇僅如經旅傳雲壑繫遐思石泉動淸眷
墜緒尚可尋流風尤足勸何如隱峯前圖書肆討辯

又次韻

五老隱雲間經年再相見乘月屬淸溪攀蘿度岑巘
峭蒨丘壑心淨洗風塵面山神靈不炫物理潛中變
風雨剝樽彝鳥鼠逸經傳駐跡望冥冥永懷中眷眷

鹿去主不歸酒熱客自勸焉得抱塵遊居吁息妄辯

過白鹿洞次韻　舒芬

孤筵出吳城五老彷彿見兜輿上南康乃獲陟青巘
有開云古初今始識顏面屹然東南鎮不逐滄桑變
匡生竟何在白鹿却弱傳藏修便巨儒煙霞入情眷
黌宇既振作蒔言重箴勸咫尺濂溪水源流許誰辯

次陽明韻　鄒守益

名山屐屢躡匡廬久未見褰衣泛眉湖振策凌絕巘
一笑六合亭始識五老面煙雲異晨昏仙標儼不變
顧憐塵寰巾白駒走郵傳叩首無極翁絕學天所眷
皐皐白鹿規逸駕競相勸矢言二三子無負義利辯

次陽明韻　劉克莊

自我別鴻縢萬古不再見茲來五老前彷彿對顏面
灝氣成江流眞宅化峯巘閱世悲太迅歸入若乘傳
白鹿不可招仰睇情彌眷結茆永作隣服食形不變
至寶諒在茲愚者胡不勸滔滔從俗中是非奚所辯

再至白鹿洞　王汝賓

一盤瀾度危嶺循岡歷崇轄曲疊綠峽溪悠然見雲壑

四塞障崔巍五老獨巽側登亭坐對之蒼翠如可掠
飛雲遊洞門白晝隱冥寞長風落松林淸籟動虛廓
憶昔李山人尋幽創書閣白鹿時相隨嘉名自茲托
觀泉沂孔源飲水飯顏樂伯仲金玉心終焉此寬碩
天將興斯文濂溪紫陽作相繼修其廬賢關開鎖鑰
招搖來象山高堂振木鐸聲教闡四方燈火滿林薄
道德重如山宮牆頻非昨遺跡世所珍衣冠自聯絡
我亦希賢徒重來意如躍瞻拜惕若思踐履殊可怍
突坐媿前修有酒不能酌

廟寢更嚴翼英爽如降臨牙籤橫萬卷上下羅古今
倉皇不能讀感歎違夙心仰思有至訓朴忠存官箴
餘師或在是陳迹徒追尋

題白鹿洞

愛此匡廬山昨日覩飛瀑諸風阻陰雨清興看未足
明發戒徒御飛軒訪白鹿雙旌破重雲至止青山麓
昔人棲隱地奇勝眞絕俗流水窅難窮松風滿空谷
洞戶深且閑明霞帶高竹策杖臨深澗五老近在目
清風渡溪橋蘭芷芬以馥披襟坐幽亭山翠紛可掬

當年鹿眠處尚在清溪曲樂哉此山阿無怪輕榮辱
後來豪傑士依雲結青屋至今溪洞間往往餘芳躅
奇探成淹留還向巖扉宿夜靜山月清心境了如燭
天地一何廣世網一何數人生復如寄何爲久碌碌
行車幸有書歸向山中讀

白鹿洞次陽明韻

憶昔彭蠡舟五老峯頭見今日始登臨振衣躡層巘
五老笑相迎依然舊時面訝我鬢滄浪童心猶未變
歲月幾蹉跎浮生如過傳努力須及時肯爲泉石眷

感歎欲躊躇夕著歸路勸奇留洞中入此志當登辯

登廻流山　陶尚德

躡蹬峯岩難秋風吹我衣巍哉礀口山四顧雲來歸
北向揖五峯南眺彭蠡微世路方險塞舍是將安依

白鹿洞　熊敦朴

南州佳麗地匡廬特孤峭早奮凌厲情披榛度荒嶠
淪躋固纏綿儕仰終謳笑及茲幽意愜臨高一以眺
山深風聲發悲鳴奔萬壑洄流激湍瀨平疇彌野燒
絕壁猿猶哀澄潭龍欲躍深思豈予守尚想任公釣

文物逖往哲冊青炳遺音千古落言詮六家傳指要
香鑪爽生煙石鏡猶照燭遊白鹿翁冷然發長嘯

初至白鹿洞與諸生　吳國倫

廬山五老峯縹緲在霞脊下有仙人巖含虛吐神液
洞門若已深白鹿但遺跡仙人渺何之陵谷尚遷易
二三儒者徒靈源匠心闢芟茆構講堂選石布經席
溪紛洙泗流嶺亦抗鳧繹吾子[illegible]何[illegible]此邈然適
南州士如雲從之可令昔[illegible][illegible]甚雜歟洋洋振金石

次陽明韻　鄒元標

幾從江上過危峯坐中見清秋披蒙茸始得陟崇峨

諸賢聚一堂圖書已滿百憶昔迷岐路困衡不善變

博文弁格物留情經典傳於今兩賓之深荷聖哀眷

古人棄精粕用爲來者勸素琴本無絃了心何足辯

白鹿洞偶成　方大鎮

大道本致一學士終所見卑之溺黃泉高則踰蒼巘

紛紛尚頰聞會不覈其面變者原非眞眞者原非變

乾竺尊爲經迹爵抑爲傳是如丧家子飄泊失其眷

壹志歸正宗與彼異學勸廣幾稱吾徒不負予與辯

又

五老何嶁巃盲人乃不見誰彼明眼人一望知崇巘

既察性若情亦審背與面心靈自契合山體無轉變

紫陽本六經班老熊爲傳珍重無極翁學脈承相眷

象山義利說風規載相勸先後三儒宗不作異同辯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　李應昇

良夜何迢迢松風發深省廓然餘寸心而況幻身影

寒鴉巢白雲高樓謝塵穽機與色亦忘歛翮旭還遲

至理悟消息達士[illegible]云靜

又

峩峩五老峯宵紫朝復碧[illegible]叡托雲霞千秋此白石

野花春芳菲繁霜萎陳迹[illegible]孤澗白松亭亭自肅澤

空華衆所艷素心各有宅[illegible]學薄青霄志士恥倖獲

良稱何太勞委運詎不適

次湯明韻　翟鳳翥

峯老雲常擁時見時不見[illegible]觀釣臺西偕首躋蒼巘

幸璞瘦玉姿文似芙蓉面風雲幾經霜不老亦不變

遊人多題詠髣髴作山傳隱士結茆居情爲泉石眷

五老洞中來招我相酬勸直上紫霄峯低昂再三辯

其二

重尋五老遊不是夢中見長江萬里濤絕壁千尋巘

林壑白雲深誰爲開生面惟古道與道化遂一變

溪邊識性情石上留經傳此中樂趣多塵物何繫眷

五規配四儀爲學者勸夫道一而已朱陸何分辯

送裘汪遠自鹿洞還南昌　湯來賀

前日來鹿洞今日歸南浦之子抱宏才雕龍與繡虎

尋勝遍風泉笙歌而[illegible]花夾道旁何如松柏古

子歸鹿勉旃竹齋重接武

白鹿洞次廻流山　王士禛

廬山何高高白雲在山腹倏忽榮山椒亦或帶山足上下無定姿頃刻變移屬山徑不逢人樵歌出深谷何處遊松聲風泉滿林麓

謁白鹿洞　宋犖

洞古之國學肇興自南唐考亭昔主此講訓何周詳遠際堯舜世大化九域翔宸翰與賜書照燭留山岡緊余忝秉鉞咫尺恒相望

學規藉文敬曾頒朗文敬公學規愧未親敷揚移鎮荷新命來謁夫子堂諸生齋乔走特達威圭璋勸勉亦云切鼎佩耶蘇精劉湖田和象山講義利令人泣霑裳大哉子朱子錄取置座旁斯人不可見後學徒傍徨洞壑藓花積橋亭松風長孫去仍頻駆願此抽篇章

白鹿編贈毛心齋　汪士鋐

書堂清且幽環流曲而注緬維鹿洞遊寒暑三十度生徒所栖息良規今昔慕舊學得心培新知啓神悟步屧繞方塘清陰憩古樹至今群衆中猶與前哲遇當代方崇儒斯文此爲聚毛公之遺經捧檄臨江渡

廬阜是前岡北原屢回互衣冠與絃誦濟濟有舊賦況値休明運天語遂眷顧宣風賴賢宰靈境神所護再見膠庠與重尋舊遊路前三十餘年曾謁鹿洞今追憶前遊賦此以贈

白鹿篇贈毛心齋　韓象起

峨峨匡廬峰淼淼彭蠡水奇秀甲寰區名賢多蒞止濂溪與考亭治行堪仰企今復來神君循良相繼起顧茲荒瘠土撫字良有以開來闢遺編振鐸空谷裏政教本一源仕學兼而理淸貧幸勿厭湖山且徙倚

次韻答白鹿洞生周展臣並簡學博鄭子克副講　徐晟青　査慎行

吾生苦失學悔往思補來一經未精通賦命多邅廻觍顏扣名區洞戶呀然開登堂挾浮氣靜者必見猜此來爲求友庶幾遇奇才之子杜門處堦前長蒼苔昔年充國賓犂彥多追陪脫身出京國振步凌崔嵬爲儒務其醇好勇知所裁士方處貧賤有識羞良媒詞章技尤卑小草冧根荄讀書不聞道枯朽安足喂古來名師儒所以重草萊

追和朱子白鹿洞詩　陸奎勳

鳴鹿走曠野菁莪被中阿洛誦何颯颯初服何娑娑
書院列四大齋心一來過但恨暮春趣毋耽紫霞歌
養禾先薙草培松忌牵蘿黍灰歷浩刼箋疏猶沿訛
濂溪發其端考亭功最多教學該明誠位育根中和
不作天柱砥人海胥揚波研經幸知津皓首敢移他
惠風掃瑤砌清湍滌慢坡卓爾見道妙匪徒樂澗邁

白鹿洞書院　周希孟

巳辭三峽澗來此五老麓流泉跨紅橋古洞標白鹿

學校重匡廬詩書資誦讀義利晰毫芒千載仰朱陸
山以卓爾名溪以貫道目小子入其門瞻謁加敬肅
紫陽一瓣香留此空山谷憶昔繡衣公（先闇跆公巡按江西）書
院营補築今來尚儼然頓兹良守牧（心齋毛明府）文行相
琢磨生徒沾教育鹿洞有遺規冀其一綫續暮春步
溪濱譬若沂水浴悠然竟忘歸松風聽謖謖

遊白鹿洞　胡慶豫

江城春雨繁鎖院輕寒惻芳草碧盈堦巢燕濡其翼
濃雲久不開潑潑彭蠡色攏來天氣清春光滿我室
驅車出郊坰綠𣸣水溢溢高枝露未乾溪口花香沓
入山最登幽行處鮮蘚蹬闕宮既翬飛學舍亦鱗列
琬琰燿宸章雲霞粲藏帙丹巘多松風翠崖有鳴鶻
瑯瑯澗石銘相傳紫陽筆鹿洞巇巉芳躅殊可擷
想見馴鹿人卓哉誰與匹昔日郡被兵此地獨寧謐
乃知名教功可使妖氛絕陟岡登危樓五老秀可挹
嘉木蔭層陰往來樵與汲樵不厭山深汲不厭泉急
物情何勞勞靜者心自愜向晚山更青歸途興轉逸
紫陽馬首生幽賞猶未竭

鹿洞即事　毛德琦

謀士得餘閒景物恣欣賞有泉澗底鳴有花沿堦長
絃歌夾松濤餘韵幽而爽拂座湧白雲開窗俯青嶂
結伴一登臨直踏孤峰上豁然心目清彌覺天地曠
高風憶紫陽千載同景仰

七言古詩

遊白鹿洞詩　曾棨

昔人愛山住幽谷上山下山躡白鹿一朝振袂入長
安出為唐家秉鈞軸功成揚歷辭故丘遂與白鹿山

中遊朝挹香爐之紫煙暮飲瀑布之清流滄桑一變

成煙落書堂重搆絃歌作紫陽賦罷三百年從此交

光照巖壑

廬山書屋　　袁忠徹

廬山九疊雲錦重靈鍾秀結摩蒼穹先賢愛此昔僑

寓至今白鹿留遺踪四明山人美如玉重把清風結

茆屋青燈黃卷飽三餘縹帙牙籤盈萬軸竹光圍含

棐几凉硯池滴露松花香囊螢有時學車亂映雪亦

復追孫康時時更有登臨趣彭蠡磯頭落星渚青半

或向月中眠白鶴時來洞中舞君臨芹泮初十年讀

書讀律志已堅只今乍剛為公暇燈火猶知親簡編

遊白鹿洞　　羅汝敬

聞昔仙人在空谷身披荷衣騎白鹿穿雲帶月去復

還踏破春山幾回綠一從徵詔貴丘園白鹿深閒臥

白雲諫垣飛章見直節煌煌史傳流清芬倦遊重憶

匡南路徑乘白鹿山中去遺書蒲深花草深千載流

風紫陽賦

白鹿洞別諸生　　李夢陽

東南自有匡廬山遂與天地增雄巑山根插入彭蠡

湖呼吸背殺三江勢地因人勝古有訴於乎萬物隨

興廢學館林宮客不棲千巖萬壑堪流涕文采昔賢

今尚存講堂寂寞對松門松門桂華秋月圓拄杖高

尋萬古源梅嶺古色照石鏡扶桑冊霞迎我軒絕頂

坐歌霜月靜石潭洗足芝草繁更有冠者五六人嶒

崖窮嶂同攀搴草行有時聞過虎且暮時復啼清猿

我今朔為公務牽騶騑在戶難久延出山車馬走相

送落日遂上鄱陽船生徒綣戀集涯滸孤帆月照仍

留連情深過後亦其禮謭薄竊媿勞諸賢明朝伐鼓

凌浩蕩五峯雙劍生秋煙

余鄉二子遊白鹿書院歌　　李夢陽

洞原路水山徑微二子日遊過夜歸撒宮古刻徧覽

讀馬時蹉跌泥在衣頃來烈風號季冬雪霾不見五

老峯苦心數子守寂寞我病講堂虛鼓鐘二子此行

眞特奇異時獨往今可知虎吟狐啼且不愳肯使楊

朱泣路岐

高美亭望五老峯　　孫　愼

昔聞廬嶽有美兮青天五老列芙蓉下臨左蠡之洪濤上逼南極之斗柄天開閶闔相撞衝銀河倒瀉三千仞九疊雲屏張錦重今我初臨一眺望峩然奇哉壯觀東南第一峯積翠浮嵐共杳靄須臾萬變無停踪目看鳥飛入雲沒耳聆萬壑風聲松試欲躡乎其巓兮懸崖峭壁蒼蒼無盡兮何由階梯以攀從形神幾超越結念徒顒顒嫋嫋春風空對帳潺潺曲澗亂洄淙佳期不可遂此心良弗慊安得長房龍竹杖飛身直上白雲封手搽青天開親挹五老手聊攜樽酒

一相問混沌既鑿開羲農泰山有老頹云久遺脉常存萬古宗鴻濛之先有五老風雲世變羅襟胷元珠何失又何得還期一笑豁蒙春太素有懷不竟黙便將結廬於五老之旁兮日夕樞趨以從容

題白鹿洞　沈九疇

昨日暴人横當路可惜吾道同坑焚幾兮四海歌誦絶賴有千載風聲存五峯作錐刿今古重湖如璧浮乾坤賢聖雖已久寂寞要在後來將討論我來仲冬風日好竹樹森森山徑窅空堂向夕松子香盤石臨

溪水紛亦歷攬遺踪皆企予竊慕名山欲投老况爾諸生生晉斯前人一一皆吾師生平大節名有托章句何必何足期

遊白鹿洞歌　紫霞真人

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峯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窺人世煙雲重我欲攬秀色一一青芙蓉舉手石扇開半掩綠鬟玉女如相逢風雷隱隱萬壑瀉溼崖倚樹聞清鍾洞門之外百丈松千株盡化爲蒼龍偶著龍騎白鹿泉堪飲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郎

我是一卷黄庭石上讀

重遊白鹿洞歌　孫應鰲

白雲初開瀑布飛逸客復來登翠微山影照耀轉日暉忽忽滿空煙雨霏穿林度逕苔藓腓野花襲人香氣霏洞口波長沒釣磯石脉泉流衝荆扉愛景步步忘曲徑躋到杯酒相與評忘氣滿灑借音撒盤相送目未云幾翠峯散紫暑色乖不覺明月乍沾衣濯出混沌流光輝移陰畑彩星猶稀嘯歌逍遥言旋歸心虛淡然理撫遠世事分明何是非回首陳迹莫嘆欵

古來曾無得所依不見舜琴與洛沂大樵放懷且忘
機松風悠揚聲淅瀝

鹿眠亭望五老峯呈裘使君　李應昇

鹿眠亭上招五老縹緲輕雲不可掃雲行誰為洗眉
痕如黛如藍復如綺日照明霞天半飛瑪瑙屏中映
紫薇是耶非耶瞬已變山靈呼吸開生面五老千秋
眼自塞生面年年人不見願將白鹿嶺頭眠分我眉
端雲一片

和李仲達望五老峯　袁繼貞

噫嘻五老緣何老綠髮蒼顏[illegible]掃力借輕雲入混
青影落明湖繚玉綃千山一一鳳凰飛獨有夔虛謁
紫微虹駁扶來九節杖霞文剪就六銖衣黛光錦綴
臨時變亭亭灼灼芙蓉面開爾丹成幾駐顏徵洪混
池何人今見欲答不答兩無言蕭蕭墮月疎風片

白鹿歌為李應昇賦　但宗皋

香雲靄靄出香谷白鹿如飛走山腹千載騎鹿唯李
公更有李公騎白鹿江陰李公是吾師每逢名山便
欲呼遊平況在斐亭上[illegible]之亭乃不孤樂泉怪石

萬松古五老迢迢欣接武半榻金輪石鏡前一時遠
近推盟主瑤草摘盡講堂鐘頑石聽之爭起舞如魚
如鳥鷗空明胸中雲夢任吞吐既鏤文心敵豊碑然
前斷簡皆蠹腐受衣受法總如解雲章錯落圖書府
遙想當年白鹿堂李公終日坐雲房當年究竟為誰
弟何如今日盡琳瑯要之前無朱紫陽二李聯鑣差
最良紫陽既生二李後誰似吾師獨讀顛前李後李
較殊轍後李昂昂慾掀揭丹崖翠巘自天闢文珠玉
珠渾如雪四海龍門李先生吾將飯依尋大歡

過白鹿洞　彭夢祖

蒙茸草間洞突兀泉上峯谷口無人水聲急懸崖有
屋竹影重漫將玉綠杖倒挂金芙蓉片片明霞袂間
落兩兩幽猿石畔逢御風冷然發長嘯天門半開閶
清鐘廬山山頭多青松枝枝怒撐如虬龍傍青松騎
白鹿露為漿蘿為服五老翩翩招我宿旋掃著雲深
茆屋乞得丹經夜半讀

白鹿洞歌　倫品卓

廬山秀結五老峯巉天絕壁摩蒼龍一峯南下如頓

嚮嵋起青嶂爲屏風後屏之山衆山統羅青掩翠於
中好白鹿仙人選勝遊山陽結洞千秋老南唐國學
宋書院至今名勝通郡眺憶自當年粉太平雎陽石
鼓齊其名談經講學一時盛聚士不下千百人濂溪
道州來作守二程先後相師友繼守新安朱紫陽理
學宗丁炳星斗後先闡敎代有人孔孟薪傳藉不朽
屈指興亾幾百年此間形勝只依然左山前山交輳
護一水中流聖澤源危崖飛湍橋跨澗枕流臺上如
砥平遥瞻五老出雲際坐次拱揖爲賓主獨對亭前

一浩歌蕭然萬物齊終始嘆息藏書賓客賢牙籤寶
軸無人傳几楹榱桷經雨敗聖賢堂構風霜遷我
五馬到匡郡時値干戈四郊震時淸挾策亦登臨
垣敗棟很狐蹊愴徊几筵俎豆情高明增爽更何
傾圮不惜理土木煥乎軒敞各有名今來憑眺意
爽枕流漱石供歡賞江湖遠吏愧盛朝願結衡廬
鹿徑

白鹿洞歌　　汪楫

枕流橋上青草生白鹿洞裏無人行老松大竹互澤
拄鹿跡冢跡相縱橫憶昔紫陽排衆議延和殿上劾
陳情造士豈爲山谷計脉脉力與天王爭苦求御額
兼賜書歷幾流俗無敢輕聖賢華事惡夸大網羅下
土須先聲後來修葺多賢豪紛紛石碣題姓名民生
日蹙地苦僻歲一不治將頹傾若使此地祀佛老呂
新何止數十楹空堦日暮細蟲語屋梁蕭蕭奔鼯鼪
遊人搔首自來去勝地徒深今古情

五言排律詩

重過江州題别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李亦廬

山人常隱白鹿洞　　白居易

曾住廬峯下書堂對藥臺斫新蘿徑合依舊竹窗開
砌水親曾決池荷手自栽五旬方蹔至一宿又須廻
縱未長歸得猶勝不到來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五言律詩

和張彥輔白鹿洞之作　　朱子

遂谷新華館風煙再吐吞舊眠聞野鹿遺恨響驚猿
共賞欣同趣分携愴别魂徘徊空日夕無策駐行軒

遊白鹿洞三首　　仿儼

登六合亭　王圻

山寺何處尋逍遥萬峯陰茂樹迎寺亞幽泉鳴素琴
落日一亭迥暮雲四徑深同游羨衿佩於此濯塵心

廻流山亭　李夢陽

亭高山盡入回首見鄱陽天地開吳楚鼓歌有宋唐
峯雲低棟白湖日倒碑黃六月吾來此涼風不可當

再至白鹿洞　李夢陽

昔別秋色苦今遊風澗清穿石竹猶活雨過泉自生

禮殿古門換釣臺新路平獨來誰與見雲日此峯晴

白鹿洞　鄭廷鵠

石洞藹晴雕高臺碧翠微松蘿常向榻花蘚細沾衣
不厭談經久深慚訪舊稀長歌動林麓山鳥傍人飛

獨對亭　鄭廷鵠

彩亭遥積翠清景向人開奇石堦前出飛泉樹杪來
劇談挹五老高調厎孤臺獨坐山稀晚春風到草萊

釣臺亭　鄭廷鵠

淺澗漾清波晨光侵綺羅石鳴魚自躍山靜鳥還過

羨真趣竟如何

鄭廷鵠

飛步廻流頂青葱徹上空煙花亭樹外海樹酒卮中
徙倚羣芳異騰廻四望同悠然心賞處天路更何窮

釣臺亭　劉世揚

古琴開晴壁新聲傍漱泉到亭魚乍躍移席鹿猶眠
把酒江湖上觀春天地先蒔蘿春自好拂石迓高賢

郎亭　王溱

古洞今誰在春郊此並存遥看青嶂外忽有白雲生

路阻懸崖暗溪廻漱石鳴向來拘簿領何日遂閒情

登思賢堂　李淳

此日憑高處天風吹我襟鶴盤松露重鹿隱洞雲深
氣象開前代鼓歌續舊音舉頭看五老幽意欲投簪

宿白鹿洞三首　吳國倫

斜日照叢扉攜壺坐釣磯水銜千石漱雲挾衆山飛
豈復悲漂泊翻能識是非斐然二三子從汝詠而歸
古壁菱空惻寒雲匝地生亭延五老色杯倒萬松
聲白鹿不知處青山空復情余將掩關臥羣象未損

驚　蹐展非無與其如落日何[illegible]山私傲吏世路避
狂歌竹色杯中滿泉聲枕上多[illegible]崖萬餘仞翳起叟
堪磨

和吳國倫宿洞三首　倫品卓

白鹿薆山扉遊魚隱釣磯雲攜千嶂宿樹擁百泉飛
聖澤成今古仙蹤忘是非登臨意無限未肯賦遄歸
五老乘風下蕭然白髮生入亭猶月色當戶巳松
聲空翠人間世明霞物外情往來幽興熟眠鹿不須
驚　遊展不知倦旋車可柰何野花當徑舞山鳥向

人歌不覺塵襟易應嫌世慮多白雲回首處千古意
難磨

白鹿洞　朱卷

巖壑千年秀圖書屢代看昔賢傳誦法吾道未艱難
古殿雲煙護空堦竹影寒枕流對三峽猶自憶清歡

白鹿篇贈毛德琦　蔡升元

地擅匡廬勝官隣彭澤居山農欣買犢庭吏識懸魚
廿樹多新蔭清暉接太虛（消暉樓太虛觀皆邑中舊蹟也）政成尋白
鹿好爲訪遺書

前題　陳鵬年

君今星渚去最勝號雷封白鹿先賢地青天五老峰
藏書尋絕學醉石訪高蹤掛席嘗南斗他時擬過從

又

百粤彈琹邑循良舊著聲如何飛鳥去仍作豫章行
黔首依廉靜彤廷重老成追鋒期不遠前席問蒼生

又

琬交仍惜別古道得相於共有千秋意何煩一紙書
此邦爲樂土知命即安居買棹秋風裏湘江有敝廬

前題　詹嗣祿

過化先賢地絃歌重豫章官亭耕滙澤南障接衡陽
問菊憐寒色尋蓮憶古香民心歸名杜君是舊循良

前題　柴謙

縣門全對水城郭半依山未了君才壯先看吏事閒
野田通玉峽明月照星灣莫道周朱後高蹤不可攀

前題　訐大成

匡廬山下吏一棹入江鄉好去歸白鹿因之問紫陽
藏書應有壁僊德合留棠莫謂[illegible]流遠君能炷瓣香

登盧山白鹿洞謁朱子廟　會稽商盤

作吏匡廬下春遊鎮日閒先賢還俎豆勝概況溪山野鳥呼人住幽花點席斑南唐與南宋遺蹟有無間

又

莫惜仙踪杳須知聖澤長移風無禮樂報國但文章得路峰千疊尋源水一方會心真不遠松月晚蒼蒼

前題　上虞徐有常

古洞欝蒼蒼春風舊講堂披經研露冷流翰染溪香

地迥羨墻近山深歲月長昔賢遺澤在道氣滿松篁

又

路自諸峯轉林從一澗分坐疑來急雨行恐墮飛雲詩意此中得書聲何處聞撚鬚看五老獨立向斜曛

前題　山陰吳修齡

隨春到鹿洞縱目遠微茫路入千盤細溪迴一綫長鶯花真道學山水亦文章何處讀書罷空齋殘夕陽

又

緣崖謁遺廟彷彿面羹墻楚殿衣冠古春風俎豆香

水聲通竹路雲氣滿松堂一徑斷碑碣唯餘躑躅芳

前題　會稽吳綸文

昔賢教學地古洞閟淳風草野尊師道規模儗類宮水流春樹淨雲散講堂空遙想註書日落花溪面紅

又

南渡儒林傳先生第一人空山尚祠宇大道豈荆榛紅鶴有時去青松終古春匡廬初識面唯覺此間真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七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藝文

七言律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羣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巷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朱子

宮墻蕪沒幾經年祇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朱子

幽臥寒巖不計年飽看山月聽風泉竒憂正得琴三疊玩意惟憑易一編誤落塵中乖夙尚却思洞裏付眞傳封章倘幸天從欲便解銅符謝繫騫

和子徵白鹿之句　朱子

經句不到鹿場陰夢想飛騰不自禁幸有高軒同勝賞何妨折屐共幽尋徘徊未厭詩書樂感慨難忘忠孝心更對豊鐫哦伐木風泉雲壑自淸吟

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　朱子

誅茆結屋想前賢千載遺踪尚宛然故作軒亭揖蒼翠要將歌誦答潺湲諸郎有志須精學老子無能但欲眠多少箇中名教樂莫談空諦莫求仙

讀諸友遊仙詩卷不能盡和和首尾兩端　朱子

去年尋得李家山考卜且成屋數間要與靑衿時散

帙閒臨碧澗共觀瀾詩書本說人間事勲業休看鏡裏顏誰識寥寥千古意新詩題罷蘚痕斑

向來結友尋名山下瞰絶壑高危巔胡為一旦墮塵網五老在望心茫然青牛底處有行跡白鹿幾時同正員淸遊帶雨想幽絶妙處只恐詩中傳

遊白鹿洞　黃巽

少室趨朝襲末班獨尋祠壁碧雲間紫陽學挍千年紀白鹿名高萬仞山歌誦上[illegible]符泰運風烟項刻落塵寰遙聽端拱斯文洽入奏從容達帝關

遊白鹿洞　李時勉

昔賢乘鹿賦幽尋小洞名留却到今人去獨餘芳草綠山寒長共白雲深橋邊卧柳春臨水臺去歸鴉晚度林何日更從洞上過遺址猶在許登臨

憶白鹿洞寄余翰林　彭汝器

幽人隱處隔幽岑樹色依微古木深苔徑未荒留勝跡鼓歌已遠有遺音山頭鹿去餘荒草林下雲來起夕陰期到匡廬尋往事不辭險絕亦登臨

送人讀書鹿洞　高若鳳

碧瓦參差儼杏壇白雲深鎖洞門閑不宗朱氏原非學看到匡廬始是山千里松風潮㵎㵎一溪泉木颯珊珊會須結屋書堂近五老峯前任往還

白鹿洞　陸深

亭臺高下恣登臨泉石松篁處處尋一徑莓苔無落轍四時歌誦有清音人逢勝境功名薄山到斜陽紫翠深五老不隨雲雨變卜將猶見古人心

題朋來亭三首　王宗沐

朋來誠不負亭名坐對天空五老清數薦有時雲作幻堂亭無去主爲盟芙蓉縹緲當窓落禮樂聲歌逸洞鳴千古何人得同調巢松李白竟無成

孤亭縹緲四無隣今古匡廬望裏春俯仰乾坤須著此主張風月更何人洗心賴境終非靜避俗飛山亦是塵未喪斯文吾黨在莫教虛度電光身

結亭原只爲朋來朋至亭成傍雪開三載兩番緣底事成章未達欲誰裁天風樹際傳鳴鐸夜月孤峯倚鏡臺同學紛紛延何事心齋贏得似顏回

遊白鹿洞　吳國倫

向來披髮走廬山萬疊芙蓉次第攀樹杪玉虹爭自翟雲深白鹿不知還誰云傲吏能忘俗賴有新知亦解顏試問山中龍劍氣溟溟只在斗牛間

重遊白鹿洞二首　吳國倫

曾從勝地結良因三十餘年要問津石室依然雲蠹蠹溪橋不改石粼粼諸生侍坐皆新進五老登堂自故人蒼樹碧苔含古色清遊何但遠風塵

何處栖尋白鹿仙千巖萬壑薦飛泉煙霞自昔封丹洞竹栢春深護講筵山意欲留停往客地靈應了再

末幾登臨盡日渾忘老拂石仍攜白雪絃

白鹿洞　朱日藩

磵水觸石鏘鳴璆桂樹叢生山之幽山南剏喜到白
鹿水北恰當逢女牛入耳鏘鐺休太沸會心蘢𧂭自
知求回看五老好容色瀟灑江湖週早秋

過白鹿洞　詹仰庇

白鹿幽居喜共臨青山到處好相尋天開仙掌雲爲
色溜落珠簾雨作音四壁圖書寒竹潤千年廟宇瑞
煙深我來猶負匡君約獨對孤亭繫此心

鹿洞遇元宵題　趙參魯

山館幽幽隔市塵呼朋亦自度芳辰燈前杯話危溪
夜竹裏笙歌引澗春宿鳥知更喧入耳疎梅得月影
窺人天街此際金吾醉遥望祥光護紫宸

白鹿洞示諸生　吳遵

五峯高出五雲端精舍晴開翠鬱盤百世流風瞻俎
豆兩間元氣重衣冠巖頭草色春將遍樹裏嵐光晝
亦寒薄暮詠歸情未已尚餘幽夢繞清湍

遊白鹿洞　張元忭

五老峯前白鹿居得來聯眺獨欷歔百年書棟巢新
燕幾簇殘經隱蠹魚流水何人迴濂洛高山猶自見
匡廬乾坤我輩空冠冕屈指先賢總不如

新復書院　曾乾亨

紫陽心印白雲閒春色年年獨往還一自烈焚來大
壑遂令吾道重多艱枕流誰復貪飛雪俯檻空憐有
碧山不是仙郎書疏上至今牧豎臥賢關

謁白鹿書院二首　彭夢祖

逶迤崗勢草芃芃深在匡廬第幾峯千古宮牆青嶂

合四時燈火白雲封槅門閒字旁松入洞口尋碑與
鹿逢謙集不知歸去晚空餘月送講堂鐘
亭閣爲招五老峯主賓相對常從容寒雨一天洗苔
面清風兩腋騎蒼龍雲深洞口養白鹿水繞山厨燒
青松郎有蓬萊擬勝此我來日日採芙蓉

閱李獻吉碑　余翔

雲山縹緲路多岐將隱行藏却爲誰鳥下饇堂窺古
木苔生鹿院蝕殘碑宮牆數仞經千禩俎豆諸生擁
四維要涉洞門流水曲豹崖亭畔有餘思

思賢亭課文四宗諸生　劉廷詔

孤亭攬結青山勝古洞流傳白鹿名日射香爐煙欲動雲開彛石錦初明談經須解思賢意較藝眞懷報主情巖穴廟廊元咫尺不知何以答平生

同王司理遊白鹿　鄒德溥

五老青蔥天半開風泉雲壑隱蓬萊風驚翠竹侵衣袂雲挾蒼松落酒杯世外乾坤開作主洞中煙月詹爲媒不消歌管拌沉醉巳怪飛花撲釣臺

白鹿洞次朱文公韻四首　吳炳庶

山花不斷鳥鳴陰弱柳吹風半不禁日月廻於塵世異孔顏樂向洞中尋臺臨絕壑堪乘釣石漱寒泉解洗心至此已忘言象外白雲無事發孤唫

登臨聊與獨中賢短褐輕鞋任自然貫道溪頭春滚滚洗心橋畔水淺淺歌閑白日寥雲坐舞破春風藉草眠不向人間干俗事便從何處覓神仙

讀書巢合匡廬山五老峯迎霄漢開新竹歷簷青拂戶廻流映日錦爲瀾山遊白鹿經唐宋廟舊蒼松識孔顏最是侍春風日好杏壇香逐落花斑

一卓爾一山簷際立振衣還在山之巔遊偕鹿豕春恬若望到江河心沛然唐社變爲三代學劉生擬作半千員風泉山月人同得勿謂當年意不傳

遊白鹿洞　湯賓尹

千古宮牆存廟貌一堂鐘鼓今軒縣開尋鹿跡偶遊此乍聽松風亦爽然同異幾人開隻眼往來各自辦隻有鄱陽湖水廬山月遍照東西南北船

白鹿洞　崔應世

攬轡登臨問所之山房書幌鬱襟期拂霄古樹何人

植秀篆蝌文幾代題風吼雲堆皆是道鳥啼花笑莫非詩於中坐臥殊誇勝理學文章實我師

白鹿洞　曹光寓

窈窕尋幽護紫氛石岑高處訪匡君仙人古洞黃庭笈太史名山綠字文春半流澌消積雪晝寒老樹結雲幾年白鹿藏豊草汗漫知誰共爾羣

冬初鹿洞即事　袁懋貞

窮秀本留樛巑峴天際芙蓉倚檻看世事多情松自老化機無語菊猶馨考鐘賁閣淸生籟布席鶴樯冷

沁肝笑指鹿群依舊主竭來李氏遁登壇

白鹿篇贈毛心齋　朱軾

莪莪鹿洞講堂開萬古精靈發越來聖主崇儒番
切問清時選牧必良才光風霽月君新領古檜蒼松
地舊栽從此洪鐘時一叩不教庭廡翳莓苔

前題　查嗣瑮

落星樓過倚山開縹緲丹霞接紫臺馴鹿定隨芝蓋
出乎龍常繞石梁廻百年聖蹟關興廢千古名山逅
草萊莫惜俸錢三十萬建禮殿乃朱子捐俸錢三十萬所營也一尋書洞

掃莓苔

白鹿洞詩　龔霖

道統於今續考亭好尋鹿洞訪遺經樓藏
御墨輝千仭座擁
宸章叠九屏可結一廬乘月白難招五老下峰青重光
名教伊誰任莫負尼山舊典型

白鹿洞詩　蘗謙

出守匡廬已七年頻來白鹿溯遺編每求民瘼登三
五毋負
君恩遠二千靜對鳶魚皆道體默尋經史

有真詮宮牆洪沐
天家澤朔爾長歌棫樸篇

白鹿洞書院紀事　查慎行

古洞盤旋路欲封到門無樹不喬松陰森前後三重
殿奐兀西南五老峰兵火縱教仇與爵蟲魚何敢蝕
蛟龍雕陽獄麓全荒棄留得官牆儼碎碑九原可
作心相許千古淵源只數公大事商量何草草當時
位置太匆匆祠荒勿復論分合道在終須辨異同祀
典也應頻早定莫令禮樂笑雝中前賢餘澤是公
明立法雖良觀奉行尊爾流風綿歷代猶從朔望集

諸生學田籍去官吏侔覩德亭荒士好名此日終尋
非撓徑溪山何負讀書聲板橋南北水濛洞阜尋
山前半草萊題扁已更新歲月看碑猶辨舊亭基
端講院人人設何怪儒風日日頹傳語後來須檢
此間容易著英才

追和朱子白鹿洞詩　陸奎勳

濂洛諸儒此聚成匡廬遙應四山鳴洞規還續鵝
盛御筆推崇性道明巍峩疎疎松蓋偃溪邊朗朗
月眉生塵纓[illegible]恩尋鵠舊盟　賢宦

希聖士希賢高矣亭中坐灑然草色有心呈翠蒨水
聲何事弄潺湲宗臣遺像猶龍卧賓客清風任鹿眠
少壯光陰惜虚擲半緣學佛半求仙

白鹿洞紀事　楊嗣震

賢關匡阜欝崚嶒向學人心到此增卓爾亭前高嶷
仰彝倫堂上書初登最宜一子崇祀（專立紫陽祠）不許
名山獨占僧畢竟儒風貽澤遠生徒氣象尚蒸蒸
喜逢地主是鄉賢（毛心齋吾浙人）異政西江載路傳手闢荒
榛崇理學（清復洞田新修洞志）胸羅丘壑譜雲烟（新修廬山志）入貪

借箸方爲郡（方署郡篆）令到名區始是仙郡喜從君談往
蹟一官如水筆如椽

贈毛心齋之官星子　蒙

天語垂示鹿洞故蹟同人賦詩以誌
榮華　查嗣瑮

落星樓迥倚山開繚𣴎丹霞接紫臺馴鹿定隨芝蓋
出卧龍常繞石梁廻百年
聖蹟關興廢千古名山延草萊莫惜俸錢三十萬（建禮殿爲朱夫子捐錢二三萬所嘗）一尋得洞椅遺昔

前題　吳應楨

薰風拂綫出京華栽得桃源樹樹花胸今高踪看碧
柳匡君遺蹟勝丹砂千村犁雨春耕野一榻琴聲午
放衙若過玉京峰頂望江天秋水有蒹葭

前題　朱軾

峩峩鹿洞講堂開萬古精靈發越來
聖主崇儒垂切問清時選牧必名才光風霽月君新領
古檜蒼松地舊栽我從此洪鐘將一扣不教庭廡鞠莓
苔

前題　胡德邁

治行當年嶺嶠聞飛鳧又指玉京雲庭收廬嶽千峯
勝坐對星湖一鏡分酌水谷簾懷陸羽携琴石室拜
匡君京南絕學
崖裒切與教重披鹿洞文

前題　梅國棟

碧桃翠柳簇花茵野外晴嵐趁好春飛舄久傳仙系
吏彈琴暫借宰官身偶來鹿洞尋紅友更卧廬山試
白民占盡風流誰得似洒然冰雪藐姑神

前題　洪書

雲峰縹緲絕塵寰仙令巾車日往還百里湖山詩卷裏一城花鳥畫圖間清風藹藹琴堂靜春色融融講壘閑更繼前賢開鹿洞曾陳丹陛霽　天顏　邇朝廳雨倚高樓遠望烟嵐當日遊都問名山誰管領因知清政最風流三年製錦稱循吏五馬行春冠列侯時兼郡篆欲到牙津放鷁偈桃花兩岸逐仙舟

前題　宋星渚

西江勝槩滙宮亭萬頃玻瓈湧翠屏遠郭水雲秋漠

漠綠汀風景畫泠泠雨餘嵐氣千層紫燒後畬烟一抹青此去湖鄉妙爲政絕無盤錯到公庭　何來天半九芙蓉憑伏雙凫次第逢攜勝會携青玉杖凌虛直上紫霄峰飛泉三叠寧嫌少曲磴千盤不厭重公事却從閒裡聽頌聲應徧起花封　鹿洞猶存舊講堂蒼松古檜未全荒親承　獅座如綸語虔奉儒家一瓣香檻外春風天濟泣簷前山雨夜淋浪憑君領取無邊趣彈作琴聲韻最長　諭交瀧嶺十年前酒戔吟箋事宛然華[illegible][illegible]來仍客路青緺綰去又江天

朔君還擢排雙戟愧我摧頹業一編他日相逢在何處五湖鮭菜好連舡

前題　陳于辰

漢庭吏治任賢良親聽　溫綸北拜颺此際觀瞻多禁近遙知奏對必精詳谷簾第一清泉品鹿洞由來舊講堂嵩藉長才理疲邑心如明鏡節如霜　二十年前客冀州論交相與古人求晨星聚散東西宦乞米偷閒蹇屭留馬骨頗高廉素著親知責備惠難周道旁一笠君休訝結納安貧不自羞　星落澄湖水

勢衙匡廬遠望白雲封尋幽擬讀諸碑碣被服還思禮德容有吳道子書聖像會面即添新別緒故人殊喜此相逢蕭閑官舍無長物燈映瓶梅倩影重　春風釀雨峭寒新斗室窗几迥絕塵理學今誰臻上乘山川昔日聚賢人精明察及秋毫末強幹眞能舉百鈞執手淸言多策勵頹從頭白轉相親

喬文郁周之晃徐萬俊隨英題湖山爲影圖聯句

世業葩經稱鳳學喬一官如水淼湖濱周才高不厭分人任徐平允萬年[illegible]下車聞希晏學富何妨氷署貧隨鹿洞

重開新講席喬龍岡復見耆儒身 周星城覓月絃歌
徧綠黍谷桑園處匕春 隨

紀恩詩　　毛德琦

康熙甲午夏臣德琦銓補星子令引見 瀍寧居蒙
上注視頎謂銓臣曰星子地方爾等曾到過否朱子曰
白鹿洞講堂在此
上復頎臣琦曰道人去得臣琦自念微末外吏乃荷
垂詢異數若此仰見
聖學精深與朱子獨有眞契故隨在上煩

眷照令斯土者益覺報稱爲難而忝竊之是懼矣感激
之餘恭紀二律

臨軒一一睠循良
思逮微臣亦對揚豈有通才邀
注問恰因勝地示周詳山靈重見眞儒業道德猶傳舊
講堂此去祇承
天語切敢教草樹闕清光　聞道山城曙宿燕祟巖峯
俾俯澄湖漫希宣蹟清於水却喜覽閑近在郭轄領
多慙行處拙作箋只恐受來証　鄜稷紫氣常凝望

渺渺江程去不孤

四言詩

白鹿洞　　顧錫俊

陟彼匡山呦呦鹿鳴言念幽人於此安貞紫陽繼起
正學聿興朝考道藝夕闡誠明揚來聽對山高水清
松杉謖謖衿帶青青歲時在冉獨愧平生雲壑風泉
喟然含情

雪中登朋來亭望五老峯　　吳之龍

虛亭何處來朋渥酒喬松瑤草峯嵂層岡若圍瀠湲

深澗如倒雲籠黛色皚皚雪鎖青冥皜皜晴空蒼翠
依然誰謂五峯果老

五言絕句

白鹿洞　　李夢陽

白鹿昔成羣鹿去誰復來樵子暮來下洞中雲自開

風雩石　　李夢陽

依崖坐孤石北對五老峯中有千尺虹挂斷巖上松

枕流橋　　李夢陽

峽急豈有心廊橋石相激[illegible]橋上聽夕陽入[illegible]

釣臺　李夢陽

終日釣石坐清波閑我鈎擲竿望山月回向衆魚遊

廻流山　李夢陽

登山眺四極一坐日每夕行看夜來經昔上有鹿跡

井　李夢陽

新穿崖下井微霞映深靜松風時來拂娜娜匡廬影

登釣臺　程拱宸

煙水環山碧不見舊綸客空餘此高臺惆悵千年跡

釣臺亭　鄒元標

山頭一片石人傳舊釣磯萬竿秋色裏相對已忘機

思賢亭　鄒元標

芳蘭不可握翠竹映樓臺隱几焚香坐清風撲面來

朋來亭　鄒元標

聖賢久寂寞六籍多荒蕪夜夜庭前月相看自不孤

月下口占四首　李應昇

長松蔭寒泉泉月墮深井鴛潑老龍鱗散落千層影

山靜鳥無言月波冷可沐不道石上月還疑眠白
鹿　渡溪芒屐濕兀立酒初醒點點松梢白疎痕幾

箇是　言尋獨對亭相將松影去獨對者誰子閒松
松不語

七言絶句

題李處士山居　楊嗣後

臥龍決起爲時君寂寞匡廬唯白雲今日仲容修故
業草堂焉敢便移文

送碧崖甘叔懐遊廬阜兼簡白鹿山長吳兄唐卿
及諸耆舊三首　朱子

匡廬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還問
訊千峯影裏舊潺湲

知君袵席下湔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得椎
觀便將傑句寫長杠

遺君蹤跡莾荆榛會把詩書爲作新今日總輸吳季
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山間勝處皆有前賢題詠可尋獨新泉近出最名
殊勝非三峽激石所及而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
之黄石巖絶高而瀨玉之原限界特曠遠余嘗一
詣而不能及近聞故史張生棄家居之其勇猛精

進老守豈有媿焉叔懷倘至其處試爲物色頗存
問之爲佳

枕流石　胡居仁

三峽澗頭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跡一枕千年永不
移清流晝夜無時息

慕白鹿寄余侍講　胡　儼

幽棲此地憶前賢白鹿神遊不記年獨有紫陽遺跡
在石田芝草長苔煙

遊白鹿洞　張元禎

潺湲流水泛輕杯千古風流又一時五老雲端應失
笑此中真趣幾人知

再訪白鹿洞三首　湛若水

廿年不見廬山面依舊廬山似我癯駐輿題詩人不
見丹山今在小司徒
山青雲白似吾無似笑頭顱非故吾世態日隨人事
變山靈何必訝頭顱
金陵當年此講開曉然義利一時分要知義利真消
息物我心生似火光

遊白鹿書院　蔡雲程

石澗猶傳鹿洞名松風滿壑送泉聲當年歌誦人何
在五老峯頭月自明

遊鹿洞　俞　憲

白鹿青春講席開千峯躑躅意徘徊諸生莫訝煙霞
客昨夜初從星漢來

遊白鹿洞　顧應祥

偶從林谷探春芳石澗幽蘭處處香惆悵人豪招不
起野雲長護講經堂

聖澤泉　徐　纘

吾道由來今始見清冷只在最高峯靈源直上三千
尺知是雲端第幾重

偶言二首　鄒元標

壁間時挂不經琴風度泠泠萬古心我欲一弾山水
曲却嫌人操太高深
無古無今無顯微千年賢聖意同歸庭前草色青青
出未許人間說是非

白鹿篇贈毛心齋　胡會恩

城根廬岳千尋聳門外宮亭萬頃澄此去揮絃人似
玉冷冷風著鄖飛騰　彤廷
天語聽分明鹿洞千秋教澤宏簡得醇儒宰名邑講堂
風月辨香清

前題　汪日祺

琴堂無事訟庭閒疊嶂崇巖指顧閒第八洞天堪吏
隱廬山志疊嶂九層崇巖萬仞道書第八洞天　褰帷露冕看廬山
天語親承問講堂風流爲政荷龍光恩惟報　國無他
事好正儒宗拜紫陽

前題　葉册

桃花春水木蘭舟一霎宮亭阻石尤爲慕清風懷刺
訪好從水署識荊州　庭無案牘懶逢迎坐對廬峰
面面横百丈泉飛澄澗底入傳爭比使君清　古洞
雲封掩綠苔千秋白鹿講堂開于今名教先生主曾
受
天恩顧問來　漫道諭交在此時風流儒雅是吾師明
朝又掛蒲颿去極目湖山繫遠思

前題　王思訓

再度匡山値好春彭湖桃李一番新東風不改誰能
識惟有湖山舊主人　荒城三月送歸舟何處鶯花
紀勝遊一郡荊榛帶寒雨章郎春日莫登樓

鹿眠場　查慎行

山人陳迹久荒唐石洞新移近講堂町疃年年青草
沒兒童偏指鹿眠場

武侯祠　查慎行

舊來忠節祠何處丞相新堂獨改營若是此中多序
爵故應無地置淵明

訪白鹿書院　周嗣修

爲慕薪傳訪講臺雲深別是少塵埃門前花竹皆成
趣疑是文公手自栽
千載風流自李家紫陽踵蹟更堪誇可憐勝事今非
昔徙倚溪頭日欲斜

原泉亭　毛忠諫

爲溯原泉出講堂到來許我立蒼茫因思不息終[illegible]
海一線全憑濬紫陽

白鹿洞賦　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巽
歷之非艮粤孟冬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
以東鶩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由得覩址於榛
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
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在
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
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迹眄黄卷以置
鄰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接儁髦而登進迨
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晃以華其歸琛亦

肯堂而詒孫振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
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册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闢
我聖之宏模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諮諏尹悉心
以經紀吏竭蹷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
圖會日月之幾何屹夏屋之渠渠山巃嵸而遶舍水
汨㶁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
之莪莪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聽之爲娛實覬宮牆
之可入媿余修之不敏何于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
窮又豈一言之可緝請詣誦其背聞庶有開於時習

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
顔之攸執彼靑紫之勢榮亦何心於挽拾亂曰澗水
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茶蔚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
游兮業崇德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兮我將焉求兮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
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常泛彭蠡
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
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嘆今夫荒澗寂寞

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
此感也今此篇緝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
而人誦之則不待皆至乎白鹿洞者平章迂軒趙
公之幼子乃購得其藁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
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
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
云乎哉虞集跋

次朱子韵　方岳

嘶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某里中學子方岳摯

得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歎慾歲行之無幾而世
變已不古矣乃次翁韵爲白鹿洞後賦拾我同盟而
歌之其詞曰始余眺眠鹿之町疃界白雲以爲籬嗟
五老人者之無恙獨有覿於二千石之維良朝予樂
兮紫陽夕予夢兮朱塘訊風泉與雲壑勞降囈而陟
岡慨夫子其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琅琅以猶在將
彌久而彌芳皇拇骭其永稜一天視於帝庠悼雲漢
之睢回紛恩溥而德洋嘻同盟其念哉毋諉焉於氣
運惟命義之是閑豈善惡之可混與有獲以詭隨盡

無闕於嘉遯道烏在乎高深體吾身其學問將騖利
以尺枉抑𦗟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
倦今來歌而來遊尚及門之子孫匪執經而問焉誰
與歸兮其論余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山之遺[illegible]帳
莫企乎前修思盡復其舊模嚮去籍以紛放肆乎淩
而予詠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枕寒流以漱
右有書右兮左圖籤老徂之在旁何玉我之勤飭日
三省以滌瀹將因勿其掃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余肯
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

集卅空谷其遐遺蕚萱域之俟入以經籍爲朋友以
泉石爲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蓋歸來
乎山中兌麗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濯起風雩而獨
立挹煙雲而進之間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
瑶草之共拾亂曰有鏘其佩琳琅璆兮風蕭蕭然山
川穆兮翁乘白雲駕言遊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
遐爾心爲翁憂兮歸來歸來吾與子棨兮

次朱子韵　林　俊

浮鄱陽之巨浸訪晏子之名疆亶啓遂以退矚森五

老其孔艮悽攬結於蔚秀紛纈綳於横塘戕征夫以
前路策予馬於山之岡[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其芊於鴻
荒嶼東南以孤峙脊㟼巋於眾芳餘太清於流邈又
奚慕夫五嶽周序而殷庠粤二龍之寄傲凝雲壑以
洗洋淡虛止以超曠斡元樞以潛運綱元[illegible]之羅致
竟玉收而砍混聘鴻儒以高舉擬白鹿而[illegible]逝迴勸
鴻於拾遺勞朋友之教習羌徙跡於東都憯附章而
彙進惟紫陽之肇守君儒[illegible]以圖[illegible][illegible]址於荆榛
矢纖葺復奚孫傍藏修於地所揭要領於前論既廣

助夫士庶亦誠勤夫御書儼聖賢於遺像條規範於
俾模授紀成於秘閣假休沐於洛誦振風雩之逸響
循孔步而顏趨罔入文於登朧振正學於永圖嗣遺
言於敬義恍面語而勤渠悵日月其滋久洞莽倉以
靡除睠余生之伊晚竊心慕而企符悼梁木之宿頹
偕章縫以後集噫墜緒其茫茫懸德門之望入幸來
復其未遠矧日力其猶給礪鍼石以起痾豈濂洛閩
關之莫紹謹濯雪以刮劘奚弊弊乎末習夙遵軌以
信邁覬百一其有立惟格人之可起委厥鞭其願執

鞭濡染於幽馨仰前修於掇拾亂曰聖澤泓澄礫鳴
璆兮雲章煥爛柯葩樛兮含真嗣蘊藻化游兮奚濯
其纓枕寒流兮衿裾容與樂消憂兮浮雲物外泊君
生以奚求兮

次朱子韻一　蕭頤

粵南康之有郡兮據吳楚之封疆由名賢之遞化兮
民俗丕變而淳良村落儼其延郭兮紛陸眹乎芯塘
築白鹿之幽勝兮在東北之重岡昔山人之托迹於斯
兮後復剪其榛荒蕪櫟朹乎都膜兮花草彰其芬芳

暨南　置學兮曰匡山之國庠降五老之哭兀兮吞
彭蠡之汪洋尋大振八聲教兮際朱朝之休運山若
增而巍巍兮泉若潛而混混禽鳥樂以和鳴兮豺虎
避而深遯九經於焉領賜兮羣士於斯乎講問逮紫
陽之興建兮悵然慨乎先進書有積而田有給兮樂
教養之得宜寄其情於賦詠兮祭幼婦兮外孫顧斯
文其管難分豈苟徒之私論慨斯人不常存兮道猶
寓乎遺書類條教之昭晰兮誠萬世之楷模何喪亂
之屢經兮莫留舊而重諏聖澤為之下墜兮學徒廢

其摳趨幸治教之休明兮爵一統之皇圖郡侯蕭吏
相繼而修復兮展夙心之勤渠進諸生以道德兮外
聲利而屏除彼垂涎於玄禧兮洒韓公之訓符余登
臨而假寐兮夢先哲之羣集儼杏壇之講授兮紛堂
升而室入固庶乎其屢空兮雖無事乎口給點鳴瑟
以詠歸兮參省身而傳習踵夫子之步趨兮歎文王
之熙緝呼予前乎丁寧以告戒兮忻仰聽而起立援
予以明誠之要旨兮曰擇善而固執勿驚寤如有失
兮賴片言之摭拾即高山余逝欲兮見千仞之蒼璆

攀桂枝以延佇兮羌偃蹇其相樛世有異而心不殊
兮聊想慕以優遊夫豈躭山水之為樂兮徒漱石而
枕流願辭榮於宦海兮假林壑以消憂從吾心之所
好兮更於世乎何求

次朱子韵　舒芬

設吳楚之兩界鎮江黃之故疆緯匡山之偉觀屹頹
波之忠艮邈敷淺而彭蠡懲險束夫瞿塘有阪有隰
有淵有岡歷姚姒以迄周罔或烈而遂荒肆洞天之
幽閬鬱草樹而青蒼終名勝之莫掩肇宮宇而膠庠

屬鴻儒之起廢濟後學之望洋適奎躔之聚輝贊斯
文而起遁微義揭以直指老佛闢而莫混士知方以
有來或於焉而繫遯余茲仰門牆而摳衣隸也跋峯
巒而頻闚聆澗泉三折而東之諒前途伊邇可勇進
雲相隨乎其若無心鳥相依乎其若不倦感農夫之
刈麥嬉引鋤而弄孫奚貲朴之難復可於此而尚論
既乃度漱石之新梁覩華扁之大書欽皇明之賁飭
匪淳熙之舊模聖訓儼乎而畏規言炳乎足識曰既
及呼其門敢不繩夫步趨嗟孔道之再興惟太極之
圖爰定性於伊洛亦訂頑於橫渠視主靜與慎動
尚窺壁而循除闢千古之幽秘圖與易而契符謂朱
夫子之渾然猶樂大成之槩集迹竆理於庶物真乾
健而巽入顧俾小子之務茲懼夫勉行之不給矧危
微之墜緒烏紀誦之能緝天既設夫我中聖又示之
時習胡甘白首之紛如須圖大者之先立庶據依之
有地斯御射之可執矢自今而惕勵力恒千於人十
亂曰八音宮縣戛玉璆兮聲出林木難為樛兮千載
一時白鹿遊兮其峙為山其水為流兮悠悠未艾我

能無憂兮日月逝矣亦敏求兮

次朱子韵　唐龍

白鹿山水名天下紫陽讀書在其疆上闢道學之統
下開人心之良發軔於匡廬之麓引派乎彭蠡之壖
會莫窺其涯涘實仰止乎高岡爰先祠於一拜閱山
徑之就荒躭泉石之真趣擬宇宙之奇芳天既開夫
茲洞人又聚於是庠要當從而徜徉奚可歎夫望洋
進二三子於其前轉五百年之洪運指夫道以入門
防旁蹊之易混淆正學之蓁蕪匪直幽人之肥遯

木若鹿家與遊蕩莬途人是問考正統之相傳由前
修而直進心皇皇乎而有求神亹亹乎若恳惓誰道
崎菴之神不在玆我將見之羨牆而拜遜遡洙泗之
淵源問夫子之至論太極旣生乎兩儀意象至發於
圖書宇宙吾道之橐籥民物四體之形模曰旣入乎
其室將舍是而焉誠明性天於動靜著實地之步趨
載觀羲皇之心學盡在河洛之一圖屹人心之山嶽
決滄海之溝渠闡明誠之戶牖別義利之庭除彼濂
溪之正脉實異代而同符方關洛緒論之紛紜微夫

子之大成莫集扶孔孟於傍離正黨楊於出入功有
過於退之日惟恐其不給嗟小子之昏愚奚正宗之
能緝慕太史之山川竊有志於時習顧與我之非凡
將勉焉以自立率吾性之鳶魚庶先鞭之可執蹇遺
躅於靜修亦何辭於掇拾亂曰高山流水鳴吾璆兮
青松翠竹惟木稼兮吾道白鹿誰與遊兮千載紫陽
屹中流兮道之云遠我能無憂兮武夷雲谷從玆求
兮

原泉亭賦

千建邦

遡易簡之功能會始終於通復羌造化之盈虛寓消
長於化育覩泉流之靡涯實係心於川谷曰廣大之
固然若車輪之轉轂惟發軔於槁壤爰肇基於山麓
味則飲之而甘氣則嗅之而馥導厥流而彌神之又
何亞夫江漢之族維泉生之者天成之者地旣無往
而不囘亦時出而靡匱匪濯漑之爲功兼含育之爲
利取象曰果行育德衍疇曰彝倫攸敘沸沸以彰侯
儀之修滌源以見府事之治懷衆德而不矜溥厥施
而靡旣想其匯影蓁莽戢迹泥塗嗟沮洳之爲患奚

淸新之可娛徒混淆於荊棘之內莫表著於通達之
衢前有科而弗進望海若而咨嗟非濬斯流易歸斯
壑有若何烹有何濯坐臥流連我心靡樂聆焉顧
之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致之厥亭用作擬方塘之澄泓彷
濂溪之廣廓含雲霞而吞吐斂星辰而融瑩以九仞
爲籓籬紛竹樹之森若象日月之雙懸併靈述之攸
託當其新荷映綠奇蕊飄紅矜繡纖露遠香臨風游
魚往來文鮮從容碧鮮攸攸紫薔漸遠剖珍珠之
粒堪作衛生之饕咲荔枝之未實啣餘香之猶鬆篸

醞釀以成厚實復什襲而受重封強而無敵堅莫能
攻更有內藏之青蓋藉爲發生之芳蹤況夫堀泥波
中取材水底巽若萊之纖姿銖葑菲之下體仿一僧
以相臺如七簇之可啓惟此孤亭屹立宛在中央無
須桂楫匪駕沙棠洪濤不起清風載颺值波紋之如
穀映爛熳之仙粧儼瓊花其萃處飄輕裾而徜徉且
也千尺喬松婆娑其舞蒼翠中含徹底猶撫風動羣
噎吟龍嘯虎若夫陸部鼓吹蟲吟啾唧鳥歌上下韓
韻飄逸既已鏗鏘盈耳音叶琴瑟而浮雲態變山色

嵐含柔條遠拂佳卉乍覃又豈非芳華襲目材中梗
楠者哉惟茲泉流涓涓滙成大沼深乎其容朗乎其
皦乃照顏眷乃解憂怡雲錦徘徊天光繚繞璃霞離
合煙雨縹緲蓄極而通周茲八表齊古今如旦暮一
闔闢於昏曉有鑒于前芳徽未杳有開于後潤澤匪
小據道岸而登之何中立而矯矯務森秘旨于溯原
無徒盤餘情於花鳥曰惟師傳庭訓之在茲藉以警
心而思紹 原泉去書院二里從裘霄峰來又名小
勝

白鹿書院田租記　張景良

古人之制之傳于後當其歷年久遠均不能以無弊
在當事者知所以振救之而已白鹿書院自昔有田
所以給養四方之來學者今田非盈寡而歲入常不
給考厥所由則以逋負者之多也逋負之多弊不在
農佃而在侵冐之紳衿從而中飽之也及今知其弊
而勿能禁久之逋負不已且并其田而不可問而書
院從此壞矣夫書院者教化之地人才盛衰之所以
繫迺聽其至于壞而不爲之所奚可哉况今日者

壽考在上誕敷文教雅意作人嘗念白鹿書院爲朱子
之所剏興繼往開來裨益良多因之
賜額賜書眷眷致優崇之典凡在服官宜飫聞而習睹
之矣顧昔之人能剏興書院于荒絕之餘而今之人
不能維持書院于明盛之日則古今人之不相及何
其遠與余平生景仰書院亦既有年一旦忝守此土
自當以維持爲己責而承
撫憲王公又諄諄有清查洞租之諭事誠有不容一
日緩者第弊起有因除弊者在察其因而圖之故爲

令之計欲清逋負莫急于杜侵冒杜侵冒使和不入
紳衿之乎而直責納于農佃則按籍而徵唯彼愚戇
孰敢為之抗者余因上其議于
撫憲既蒙俯允隨行各縣曉諭而農佃莫不鼓舞樂從
輸將恐後則自玆以往租額之歲必取盈無疑也由
是招徠四方之學者而得賢主講而董率之將見教
化興而人才盛于以仰副
聖明之萬一庶乎有望焉爾是不可無以記之

重修白鹿書院記　余成教

宋孝宗淳熙六年己亥朱子年五十歲知南康軍三
月到任十月重建白鹿書院八年辛丑任滿遷提舉
浙東常平茶鹽在南康三年白鹿鵞湖遂為天下四
大書院之二以其皆朱子講學之地而白鹿又朱子
所重建者也惟朱子上接洙泗之淵源旁通漢儒之
訓詁尊德性道問學闡聖經廣教澤由孔子而後道
在曾子子思孟子由孟子而後道在周子二程子張
子而朱子總其成先賢所津逮固不僅求之於書院
而流風遺韻嘉惠無窮讀其書而觸類引伸登其堂
而觀感興起視里居進修鄉校講習者得力尤深切
焉自宋元明迄今書院屢經廢興有由監司守令修
之者有衆力共修者有捐修一二堂室者其獨力捐
修者罕有以故新舊各半完敝不同也道光十七年
丁酉春都昌貢生余泰赴郡送考見學宮各處損塌
即呈請太守王公願獨力新脩是歲四月興工躬為
經理延其同鄉戚友生員陳夢祝協力贊襄至十八
年八月工竣費錢貳千餘緡旋見白鹿書院殿宇樓
閣號舍牆屋傾圮殆盡復呈請太守王公慨獨力新

修於十八年九月朔日興工躬率長子廩生體仁次
子監生體義經理仍偕生員陳夢祝董其事至十九
年八月工竣費錢壹萬餘緡二十年太守戴公詳請
大府
奏明議叙二十一年奉
授泰同知職銜體仁體義及陳夢祝均邀議叙體仁從
學於同邑孝廉馮椿子眉子眉于門人也相見於丁
酉鄉試之時繼而知其父於學宮書院次第新修為
之甚速夫本其好善慕義之素心即以成其崇儒重

道之盛舉天下不乏其人何幸得其人於吾宗也白
鹿書院為人才淵藪名公鉅卿鴻才碩彥多出其中
先賢講學之地條目具存生徒肄業之區餼廩有給
良有司加以栽培賢師長精其訓迪一旦締造維新
規模煥奕耳目為之改觀胸襟為之開朗以時勸學
知有本原不僅在於記誦揣摩課程帖括之間本心
以窮理順理以應物動以考夫文章之得失靜以究
夫道義之指歸他日之德業事功實基於此則此際
之藏修游息安其常風雨晦明有所庇於濟濟多士

不無裨益也矣時道光二十有二年壬寅孟冬月記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八

祀典

釋菜以示敬也釋奠以報本也舉行有期禮數有節
揖拜有儀凡學皆然至鹿洞爲先賢遺跡所存正吾
儒禮法攸關春祠秋嘗交神明肅觀瞻也正昭者致
誠致格對越在天其可忽諸志祀典

釋菜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亦云大學始教皮弁祭

菜示敬道也鄭氏曰菜蘋蘩之屬呂大臨曰釋菜禮
之至簡者也不在多品貴其誠也能禾曰釋菜有三
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始入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
釋菜二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三也本洞釋菜之禮
每歲孟春郡守送諸生入書院則行先期洞主教官
擇吉日請具祭品行禮齋戒三日至日郡守主祭禮
畢升堂訓誨諸生凡選拔學憲臣初入書院則行主
洞教官初至書院則行其品齋戒如前

釋奠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報本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飲食酬酢等事立學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必奠幣爲禮也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適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今制每歲用春秋仲月上丁日舉行先師之祭府州縣所在俱長官行三獻禮即古釋奠之禮也本洞隸南康府府有儒學是日不能兼行者之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

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則洞祭宜用仲丁郡守行禮

行香

文公曰謁先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稽首只直上捻香了卻出笏叩首而降拜本洞劉堅之

洞教官行禮宜遵文公之教

紫陽祭禮

專祀朱子以門人黃勉齋幹蔡九峯沈李弘齋燔林三山擇之李義鄉炎呂月坡燾胡桐源泳黃西坡…

彭強齋方周洞正耜彭梅坡蠡張洞長洽馮厚齋椅陳三山宓十四人配享都昌陳經歸澔亦附焉祭

聖後行禮

宗儒祠祭禮

祠祀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邵康節陸象山王陽明

先賢祠祭禮

祠祀唐李博士涉李賓客渤顏翊李洞主善道朱助教弼宋明洞主起劉洞師元亨劉西澗渙劉秘書恕

陳司諫瓘元黃山長異明李提學齡胡洞主居仁蔡提學葵鄒提學寶蔡提學清陳御史銓唐御史龍

忠節祠祭禮

祠祀漢丞相諸葛武侯晉徵士陶靖節

祭器

祝板　香爐　燭臺　酒壺　酒罇

爵　登　鉶　籩　豆

簠　簋　篚　帛匣　牲架

牲匣　帨巾　卷巾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九

星子縣知縣毛德
署南康府事周兆

田賦

鹿洞立書院置田養士昉於 朱子自是名卿大夫代有增益然屢經變置又當山荒水沒之界稽覈不嚴欲免侵冐難矣用將都黨及今各佃姓名逐一詳註以杜侵漁志田賦

宋淳熙七年文公始置學田有谷源臥龍等庄共田捌百柒拾餘畝舊志云父老相傳今谷源菴即谷源

庄臥龍菴即臥龍庄

淳熙十年朱端章沒入寺田柒百畝

嘉定辛巳黄桂置西源庄田叁百畝

咸淳間劉傳漢增置貢士庄田

元大德間崔翼之增置上田百畝

已上田止載舊志世遠無從稽覈

成化三年提學李齡置星子縣楊樹壠等處田肆百零捌畝玖分地壹畝肆分塘肆畝柒分

成化七年僉事徐懷置星子縣棲賢橋田捌百柒拾畝

宏治十三年二月御史陳銓置建昌縣泗洲庄田肆百叁拾貳畝陸分柒厘

五月提學蘇葵置建昌縣崇壽庄田壹百零肆畝

七月蘇葵又置建昌縣甘泉鄉田叁拾柒畝貳分柒厘

八月蘇葵又置建昌縣顯慈庄田貳百玖拾貳畝貳分壹厘塘五十壹畝貳分

本年蘇葵又置建昌縣大塘田捌拾肆畝零肆厘

宏治十六年提學邵寶置建昌縣泗洲庄邊孔州田壹拾玖畝柒分又置新建縣豐安庄邊土名大洲田柒畝

正德六年提學李夢陽清出星子縣水磨場等處田陸畝肆分棲賢歸宗寺地壹拾伍畝壹分伍厘

正德十三年知府陳霖清出星子縣查岳開墾荒洲田壹畝叁分

正德十四年提學唐錦置買楊舘寄庄都昌縣中舩垅等處田肆拾柒畝叁分基地叁分塘肆畝至嘉

嘉靖六年提學徐一鳴批府賣價置近洞星子縣栁
守德屋後一冲二冲等處田共計伍拾貳畝貳分
叁厘貳毫
嘉靖六年推官徐進清出星子縣田新開肆拾叁畝
伍分陸厘柒毫地貳拾捌畝伍分捌厘山捌拾捌
畝玖分塘貳分
又清出建昌縣餘田肆拾畝肆分玖厘地貳畝山
捌畝塘陸分
嘉靖二十七年叅政張元冲置建昌縣塢田西杭田

壹百壹拾陸畝柒分
嘉靖三十二年御史蕭端蒙置都昌縣元辰禾窖田
共陸拾陸畝捌分壹厘柒毫
嘉靖四十五年知府張純收入建昌縣犯人常百入
田貳拾畝零壹分
隆慶元年知縣謝存恕收入軍犯錢昌裔告入洞田
壹畝貳分
隆慶四年知縣張可雄收入民人蔡國政田壹畝
萬歷五年知縣伊堯夫收入徐正忠田壹拾伍畝黄

吉田叁畝鄒興田叁畝吳六老田貳畝瀦球田六
畝宋操田叁畝
萬曆十二年同知張汝正收入建昌周四九等田壹
拾畝肆分壹厘地伍拾壹畝陸分伍厘
萬曆十五年推官舒九思清出臥龍岡田柒畝邵家
坂蕭成二姓侵懸合坵田貳畝叁分又升廢寺塲
田壹畝叁分伍厘伍毫又升田貳畝磨子冲清出
山壹拾伍畝內灰山伍畝棲賢橋山拾畝伍分
萬曆十九年知府田琯置星子縣五里牌橋下壠等

處田共柒百零壹畝陸分肆厘伍毫
萬曆四十八年推官李應昇沒入犯人蕭偉贓田康
王坂等處上中田叁拾畝
弘治間御史陳銓置新建縣田地圳塘共肆百柒
拾玖畝捌分玖厘內田肆百肆畝捌分玖厘地叁
畝圳貳所塘柒拾貳畝原係本洞廢租萬曆十五
年將安義縣宗室多炫等輸入官田壹百玖拾伍
畝伍分柒厘陸毫叁絲易換前田入正學書院
星都建安西縣通共田地山塘叁千叁百肆拾叁

畝陸分捌厘柒毫叁絲　內田貳千玖百零伍畝陸分壹厘肆毫叁絲　地壹百零貳畝貳分肆厘陸毫　山貳百陸拾柒畝柒分　塘陸拾捌畝壹分貳厘柒毫

按書院田數載在舊志者與廢幾更其詎時可攷者萬曆三年實存田地山塘貳千捌百餘畝坐星都建三縣及新建縣本年將新建縣原設肆百柒拾玖畝有奇改入南昌府正學書院實存本洞貳千叁百餘畝萬曆七年奉例查革御史邵銳量留叁百餘畝以備祭祀餘田變價觧部濟邊隨該延道王公橋請留星都二縣田地柒百餘畝其建昌縣壹千柒百餘畝變價肆百肆拾叁兩觧司萬曆十三年黍政程拱宸請復原田及布政司陳文燭等各主其議田遂得復暨同知張汝正推官舒九思共清收入伍拾餘畝新建換入安義縣田壹百玖拾餘畝十九年知府田琯以兆帝行宮香資增置田柒百畝有奇其後漸失故額至四十八年推官李應昇續沒入田叁拾畝四縣實存各鄉田叁千叁百零壹畝捌分實該租銀叁百陸拾兩叁錢陸分其土名坵段細數及佃戶姓名詳載舊志卬存本府本洞各壹今無存

國朝康熙十二年知府廖文英重修鹿洞書院志備晳星子都昌建昌安義四縣在洞田地山塘租銀詳列定規於後

一星子縣

原額田壹千貳拾柒畝壹分伍厘每畝每年征銀貳錢于順治十二年奉　部院蔡士英修洞分田叁則征穀貳百肆拾捌石壹斗叁升每石折銀叁錢至康熙七年知府廖文英詳奉　撫部院董衛國批允洞田照例每畝徵租銀貳錢

順治十二年部院蔡士英增置與蘇子田陸百壹拾玖畝壹分捌毫內除石山圩水沒荒蕪田壹百柒拾柒畝捌分捌厘貳毫實在與田肆百肆拾壹畝貳分貳厘陸毫

順治十四年知府蔣[illegible]入查希金田貳拾貳畝柒分奉批減免[illegible]

康熙六年推官汪士奇撥入常諭田壹畝陸分
康熙七年知府廖文英撥入南川老田肆畝
以上共成熟田壹千肆百玖拾陸畝陸分柒厘陸毫
共徵租銀貳百玖拾玖兩叁錢叁分伍厘貳毫
內除納正糧項下銀壹百叁拾肆兩伍錢貳分全
厘玖毫貳絲壹忽肆微柒沙
又除納兵米照依時價折銀伍兩伍錢
又除納兵米脚耗銀捌錢陸分肆厘
又除納加增本折物料銀伍錢捌分伍厘陸毫肆

徵伍纖柒沙
又除奉減萱希金租銀伍錢
以上共除銀壹百肆拾壹兩玖錢柒分叁厘伍毫
貳絲壹忽貳微陸纖肆沙
該徵解洞用銀壹伯伍拾柒兩叁錢陸分壹厘陸
毫柒絲捌忽壹微叁纖陸沙
康熙十年知府廖文英修圩築埲閉墾石山圩田壹
百伍畝叁分照例免徵三年籽粒應於康熙十三
年收租銀貳拾壹兩陸分如遇水旱不時另聽詳
請減徵尚存荒田柒拾貳畝伍分捌厘貳毫內于
康熙五十一年經署本府事同知蔣國祥清查詳
入二賢祠義學文會堂田伍拾壹畝捌分又康熙
五十五年知縣毛德琦清出田捌畝貳分俱已報
陞租糧餘在清查
康熙十二年知府廖文英續置鄒之芬余家坂田叁
拾壹畝
以上原額增撥墾荒各田共壹千柒百壹拾肆畝
陸分玖厘陸毫

內除水沒荒蕪田壹百肆拾陸畝肆分零肆絲
實在田壹千伍百陸拾捌畝叁分玖厘伍毫陸絲
康熙二十五年提學何棅續置殷觀孫陶思祖田貳
拾陸畝伍分陸厘
康熙五十三年提學冀霖續置九都黨田貳拾畝貳
分貳厘
康熙五十五年知縣毛德琦清出隱田肆拾陸畝捌
分伍厘
已上實在各田共壹千陸百陸拾壹畝玖分貳厘

伍毫陸絲
應共徵銀叁百叁拾貳両叁錢捌分伍厘壹毫貳
絲
應除完餞糧兵米銀壹百肆拾肆両玖錢貳分伍
厘壹毫肆絲
應解洞支費銀壹百捌拾柒両肆錢伍分玖厘玖
毫捌絲
今開田畝坐落土名佃戶姓名於後
一都黨中村

梁奉才田伍畝玖分內
程云子佃壹畝叁分　程聖彩佃捌分
程海玉佃玖分　程子言佃玖分
程貴玉佃壹畝壹分　程以文佃玖分
梁其才田貳畝壹分內
程國旭佃伍分　程定伯佃捌分
程公調佃捌分
張文贊田柒畝內
張仁友佃貳畝[illegible]分　張召宜佃玖分

張國犇佃壹畝伍分　張以顯佃玖分
張仁則佃壹畝伍分
龔爾器田壹畝玖分內
張明生佃壹畝伍分　張得旭佃肆分
熊鳳陽田壹拾壹畝壹分內
李廷欣佃陸畝陸分　李京柱佃叁畝壹分
李英士佃壹畝肆分
蕭時中田貳拾貳畝肆分內
雷子和佃壹畝壹分伍厘　張廷漢佃叁畝玖分

程林生佃壹畝肆分伍厘　夏良弼佃捌分
朱公畏佃柒分　程若海佃壹畝零伍厘
張漢傑佃貳畝叁分伍厘　程蘊玉佃肆分
張禾則佃叁畝肆分　程右皇佃壹畝
程得先佃玖分　易凡伯佃壹畝陸分
一易太生佃壹畝肆分　張林征佃貳分
程君定佃貳畝壹分
徐淑田玖畝正佃戶徐榮
以上共田伍拾玖畝肆分正

一都西村

彭朝田陸畝壹分陸厘內

彭子進佃肆畝壹分叁厘　彭清生佃叁分叁厘

彭子樂佃壹畝壹分伍厘　錢子達佃伍分伍厘

傅彭三田叁畝壹分佃戶龔孟進

張子英田貳畝壹分叁厘內

彭子進佃壹畝捌分　陽公烈佃叁分叁厘

龔爾器田拾畝零伍厘內

陶思齊佃肆畝伍分　龔君習佃壹畝肆分

陶周文佃肆畝壹分伍厘

以上共田貳拾壹畝[illegible]分肆厘

一都黨南村

程海奇田壹拾壹畝陸分內

程中玉佃壹畝叁分伍厘　程行岳佃貳畝肆分

李及友佃壹畝壹分　陳文可佃壹畝玖分

陳天錫佃叁畝陸分　程連玉佃壹畝貳伍[illegible]

易陵田肆分佃戶易子云

易士仁田捌分佃戶易青艮

龔爾器田壹拾貳畝零伍厘內

程公済佃叁畝捌分　張禹門佃玖分

袁會文佃貳畝　張海生佃伍畝叁分伍厘

以上共田貳拾肆畝捌分伍厘正

一都黨北村

何國太田貳畝伍分佃戶何必先

崔元禮田肆畝佃戶李智卿崔旦先

崔林生田柒畝內

詹魏佃壹畝捌分　章惟聰佃伍畝貳分

何一義田貳畝伍分伍厘佃戶何奉生

何一謀田壹畝肆分內

何文漢佃柒分　何國諒佃柒分

張金田肆畝內

詹旺生佃叁畝　陽公烈佃伍分

詹克周佃伍分

袁形三田玖畝貳分內

易子錫佃貳畝　易子棻佃叁畝捌分

楊聖卿佃壹畝　張子瑞佃貳畝

楊帛子佃肆分

劉天成田捌畝伍分內

張林子佃壹畝捌分　姚林玉佃貳畝叁分

張林友佃壹畝伍分　姚東升佃貳畝玖分

何朋田叁分佃戶陽云旭

吳康候田壹畝壹分佃戶章友松

錢美田叁畝佃戶錢祥子

章富田叁畝伍分佃戶詹旺生

張爵田[illegible]畝佃戶劉天維

僥得守田伍畝零叁厘內

詹寬周佃貳畝　章希孟佃壹畝

章友松佃肆分　章得友佃柒分叁厘

張公豪佃肆分　詹林子佃伍分

何樞田叁畝內

錢子達佃壹畝捌分　程連友佃壹畝貳厘

張華田叁畝貳分佃戶陽公進

張福[illegible]田貳畝伍分陸厘內

陽俊佃伍分　陽孟林佃壹畝[illegible]分

程貴生佃壹分

宋志華田貳畝叁分佃戶劉天維

張廷相田貳畝伍分佃戶李周文

張佩田壹畝貳分伍厘內

李周文佃壹畝零伍厘　程貴生佃貳分

張全田叁畝陸分內

李周文佃貳畝柒分　劉天維佃玖分

張唐田叁畝叁分佃戶李周文

程靜之田玖分伍厘佃戶劉天維

何一林田柒分佃戶何國諒

以上共田柒拾玖畝肆分肆厘正

上二都黨

陶純田壹拾壹畝捌分內

景君常佃貳畝壹分伍厘　景道宗佃貳畝

景祥子佃壹畝伍分伍厘　張本生佃貳畝

錢季玉佃貳畝　景學之佃玖分

景拱之佃陸分　景廷獻佃陸分

汪訓朝田柒畝叁分內

景發子佃貳畝捌分　景拱之佃叁分
景斗明佃壹畝玖分　景君常佃貳畝叁分
黄雄五六田壹拾畝壹分伍厘內
黄聖言佃貳畝叁分伍厘　陶愛宇佃壹畝陸分陸厘
黄瑞子佃壹畝零肆厘　游旭林佃貳畝伍分
郭貞生佃陸分　黄正卿佃壹畝貳分
景得宇佃捌分
鄒先六田叁畝內
游聖祥佃伍分　張必卿佃壹畝壹分

張貴生佃叁分　張聖修佃叁分
宋淨于佃捌分
余喜田玖畝玖分內
查廷友佃叁畝　王行水佃叁分
王石甫佃捌分　陳希聖佃叁畝
景彬之佃陸分　陶平宇佃貳畝貳分
蔡呈田玖畝肆分伍厘內
黄脐生佃捌畝肆分伍厘　錢若仲佃壹畝
湯成祖田伍畝肆分佃户湯志生

原缺第十六葉

吴子文佃貳畝捌分　吴長人佃柒畝伍分
余君一佃壹畝捌分　余次英佃叁分
余君讓佃壹畝叁分　湯聖友佃貳畝陸分伍厘
易子正佃肆分伍厘　陳盛伯佃叁畝捌分
洪齊卿佃叁分　李虎玉佃叁畝柒分伍厘
吴廷友佃貳畝陸分　吴得仲佃壹畝
吴立生佃壹畝伍分　殷宗玉佃壹畝貳分
殷子彦佃壹畝捌分伍厘　殷仲和佃叁分
殷子成佃壹畝叁分伍厘　殷聖傳佃壹畝

殷子乘佃捌分
李文四田壹畝佃户宋自木
袁娘田壹拾畝伍分伍厘內
查胳子佃壹畝伍分　查榮子佃壹畝伍分
查林顯佃貳畝　管茂之佃壹畝壹分
汪共生佃捌分　查希宇佃壹畝陸分伍厘
查君聘佃貳畝
鄒文成田壹拾陸畝叁分叁厘佃户鄒先明
以上共田壹百柒拾畝壹分叁厘正

下三都黨
郭三五田壹拾玖畝陸分內
查柯子佃叁畝伍分　查又能佃貳畝玖分
查宇子佃叁畝玖分　查信友佃壹畝
鄭孔治佃叁畝　查福友佃壹畝伍分
查龍友佃叁畝捌分
黃鐸田叁畝內
胡美生佃貳畝　胡貴生佃陸分
胡文也佃肆分

萬言三田叁畝捌分內
汪之周佃貳畝捌分　萬子振佃壹畝
徐元惟田貳畝捌分內
徐仲元佃貳畝叁分　徐君長佃伍分
徐元性田柒畝叁分伍厘內
徐華玉佃貳畝零伍厘　徐林生佃壹畝壹分
徐聖瑞佃捌分　徐子齊佃叁畝肆分
李大福田壹拾畝內
李文英佃叁畝肆分　李東旭佃壹畝捌分

李群友佃貳畝肆分　李敬凡佃壹畝肆分
李桀也佃壹畝
常誼田壹畝陸分佃户李通甫
鄭天行田陸畝伍分伍厘內
汪俊侯佃壹畝貳分　鄭伯彩佃伍畝叁分伍厘
汪訓朝田伍畝壹分佃户楊赤成
徐宇田壹拾畝叁分佃户徐升達
以上共田柒拾畝壹分正
三都黨

余明而田壹拾柒畝伍分內
張信之佃肆畝　張敬宇佃肆畝伍厘
張亮彩佃壹畝玖分　張正之佃玖分
張仲璟佃壹畝伍分　張敬之佃貳畝玖分
張茂宇佃壹畝捌分
以上共田壹拾柒畝伍分正
四都黨
查希金田貳拾畝貳分佃户查行如子達
陶純祖田壹拾肆畝玖分捌厘內

陶祿生佃伍畝玖分　陶秀友佃壹畝陸分
陶儀次佃叁畝柒分伍厘　陶云輝佃壹畝捌分伍厘
陶名友佃壹畝捌分捌厘
胡汶田壹拾柒畝柒分叁厘内
熊我貞佃壹畝肆分捌厘　熊愛池佃壹畝伍分
黄啓吾佃貳畝壹分　陳石廷佃捌分貳厘
魏仲而佃壹畝　魏瑞吾佃伍分
許紹先佃貳畝肆分　胡君鵲佃柒分
黄國清佃貳畝捌分　陳赤甫佃柒分伍厘

陳聖甫佃壹畝壹分伍厘　陳學華佃壹畝叁分伍厘
周尚瑚佃壹畝
胡來王田壹拾貳畝内
萬明侯佃伍分伍厘　葉仲宇佃柒分伍厘
胡信生佃叁畝　萬春生佃柒畝柒分
余敬石田壹畝叁分佃户吴秉善
以上共田陸拾陸畝貳分壹厘正

五都黨

胡正朝田伍畝陸分内
熊宜也佃貳畝　胡學友佃陸分
周禮文佃叁畝
胡應禮田肆畝壹分佃户胡學友
胡正國田貳畝捌分佃户胡云升郭金球
胡正明田叁畝叁分内
張輌友佃壹畝伍分　胡貴友佃壹畝捌分
胡正勇田叁畝叁分伍厘内
胡瑞生佃柒分　王祥卿佃陸分伍厘
張于宇佃貳畝

胡正紀田壹畝捌分内
周禮文佃壹畝叁分　熊儀也佃伍分
胡貴友佃捌分　胡學友佃壹畝伍分
胡正相田貳畝叁分内
胡華一田叁畝玖分内
熊儀也佃貳畝陸分　胡瑞生佃壹畝叁分
李伯二田肆畝肆分内
周于爵佃壹畝貳分　周公元佃壹畝貳分
張以文佃壹畝叁分　周禮文佃柒分

于二一田叁畝叁分伍厘内
胡貴友佃壹畝肆分　胡學友佃肆分
胡云升佃壹畝伍分伍厘
胡正耀田叁畝内
熊儀也佃壹畝壹分　熊子服佃壹畝肆分
胡瑞生佃伍分
袁思敬田捌分佃户熊子服
王貴達田壹畝伍分佃戸王順鄉
郭如煞田貳畝佃戸郭云吉

胡齊二田陸畝捌分内
徐次商佃壹畝壹分　張禮友佃捌分
周子賢佃壹畝　萬子交佃伍分
張子耀佃壹畝陸分　周禮文佃伍分
郭金求佃壹畝叁分
胡東田叁畝肆分内
張子耀佃壹畝貳分　程克明佃壹畝陸分
余康之佃陸分
張國富田貳畝伍分佃户張進友

張朝貞田伍分佃戸張子守
周從仁田壹畝肆分佃戸周子成
周從儀田貳畝伍分内
周禮文佃捌分　周子賢佃壹畝柒分
徐得生田壹畝伍分佃戸萬子交
徐時芳田貳畝柒分内
熊子服佃壹畝捌分　郭云吉佃玖分
張雄八田壹畝貳分佃戸周子成
羅國安田壹畝佃戸羅用伯

孫明櫰田肆畝貳分伍厘内
査盛之佃壹畝捌分　張進友佃肆分
郭金求佃貳分　張子耀佃壹畝伍分伍厘
程海若佃叁分
徐敬松田壹拾叁畝零伍厘内
羅開生佃捌畝陸分伍厘　羅凡宾佃壹畝
周子占佃叁分　徐子奈佃肆分
章聖育佃肆分　周成生佃伍分
周坤生佃伍分　謝懋芳佃叁分

張敬石佃壹畝
陳貴四田柒分佃戸羅仲臣
陳華一田叄畝佃戸周聖章
陳貴五田叄畝佃戸袁丹成
熊光田貳畝陸分佃戸熊靜子
熊輝田貳畝佃戸周公上
熊應道田壹畝柒分佃戸周尊先
余傳士田玖分佃戸熊靜子
熊科田壹畝柒分佃戸周尊先

熊喻田壹畝伍分佃戸熊靜子
周希曾田捌分佃戸周公上
殷法之田捌分佃戸錢子明
胡正彩田壹畝內
張子耀佃貳分　張友貴佃伍分
程克明佃叄分
羅賢任田陸分伍厘佃戸羅敬先
羅如泉田陸分佃戸羅明遠
余康之田柒分佃戸胡瑞生

羅三玉田貳畝貳分伍厘佃戸羅紹英
以上共田壹百陸畝玖分正

七都黨

李尚伯田玖畝柒分內
楊叔先佃肆畝柒分　楊簡臣佃壹畝捌分伍厘
姜魁夏佃叄畝壹分伍厘
夏時榮田壹拾陸畝伍分伍厘內
胡榮子佃貳畝陸分　姜兆玉佃叄畝貳分
夏子彩佃叄畝　夏子明佃貳畝

李公秀佃壹畝　陳大宗佃貳畝叄分伍厘
鄒可立佃貳畝肆分
涂宜所田壹畝貳分佃戸胡以來
胡天恩田肆畝柒分伍厘佃戸胡而宗
常餐初田陸畝內
萬敬宇佃叄畝壹分　李我順佃貳畝玖分
袁小八田貳拾玖畝壹分伍厘內
李龍生佃壹畝叄分伍厘　丁君一佃肆畝肆分
丁子宜佃貳畝伍分　丁達輔佃壹畝叄分伍厘

袁四九佃伍畝伍分　袁八十佃叁畝伍分
袁三惟佃肆畝伍分　袁子言佃肆畝伍分
丁子安佃壹畝貳分　袁君懷佃叁分伍厘
袁國學田貳拾壹畝零捌厘內
袁四友佃肆畝叁分　袁叔希佃肆畝
袁聖友佃貳畝玖分伍厘　袁若臣佃叁畝叁分伍厘
袁西生佃貳畝叁分伍厘　袁旭先佃壹畝叁分伍厘
袁君澤佃壹畝柒分伍厘　袁伯正佃壹畝叁厘
鄒之芬田叁拾壹畝內

錢行如佃陸畝貳分　陳瑄如佃叁畝伍分
艾元生佃肆畝壹分　陳子興佃壹畝貳分
殷振宇佃壹畝捌分　余宇伯佃貳畝柒分
余信之佃壹畝貳分　殷剛宇佃壹畝陸分
劉煥吾佃陸分　楊益宇佃壹畝捌分
鄒東友佃貳畝貳分　艾聖初佃肆分
陳未白佃叁畝柒分
蕭奉升田壹拾柒畝壹分貳厘內
余義宇佃壹畝伍分伍厘　姜兆渭佃壹拾壹畝陸分貳厘

蕭子行佃叁畝玖分伍厘
石山圩洞田壹百伍畝叁分內
李加賓佃捌畝叁分　李宗昌佃柒畝肆分
李宗蘭佃肆畝貳分　李宗濮佃貳畝捌分
李國賢佃壹畝玖分　李國榮佃叁畝壹分
李宗仁佃陸分　李遂貞佃壹畝柒分
陳遂佃伍分　趙希林佃伍畝捌分
趙思開佃柒畝柒分　趙希聡佃玖畝肆分
李行篤佃貳畝叁分　趙思明佃壹畝貳分

趙國富佃壹畝柒分　魏思聡佃貳畝伍分
王應祥佃壹拾畝　熊伯宜佃貳畝陸分
熊宗修佃貳畝貳分　熊宗來佃壹畝貳分
熊宗猶佃伍畝玖分　熊宗智佃貳畝貳分
熊宗神佃貳畝伍分　熊宗輝佃叁畝
熊朝吉佃貳畝陸分　熊宗洗佃伍畝
熊宗遜佃壹畝捌分　熊君二佃叁分
熊子若佃貳畝柒分　熊時泰佃貳畝貳分
以上共田貳百肆拾壹畝捌分伍厘正

上八都黨
劉天恩田壹拾肆畝伍分佃戶錢子植
陶李遂田壹畝玖分伍厘佃戶陶質宇
鮑成祖田貳畝壹分伍厘佃戶鮑公信
宋明太田陸畝肆分叁厘內
宋子烈佃叁畝肆分　宋子振佃叁畝叁厘
宋國彩田壹畝佃戶宋朴生
但祥甫田玖分佃戶陶啓先
胡進田柒分佃戶胡姚裔

周尚遂田捌分佃戶周子文裔登
宋國良田貳分佃戶宋海月
宋國選田貳畝捌分伍厘內
宋海月佃壹畝伍分伍厘　宋子振佃壹畝叁分
彭一國田伍畝貳分伍厘內
彭仲宜佃貳畝柒分　陶傑士佃貳畝伍分伍厘
彭一朝田壹畝柒分佃戶彭棋如
宋國棟田伍畝柒分佃戶宋貞子文定
陶三九田叁畝叁分內

周公進佃壹畝伍分　陶啓華佃柒分
陶華玉佃壹畝壹分
陶陽田叁畝貳分內
陶峯友佃壹畝陸分伍厘　陶君友佃壹畝伍分伍厘
胡仁山田貳畝叁分佃戶胡姚裔
周尚貞田貳畝柒分伍厘佃戶周達生
周尚太田玖分佃戶周爾登
周聖龍田伍畝陸分伍厘佃戶周子升
周聖三田伍畝肆分伍厘佃戶周子鵬

宋君八田伍畝柒分伍厘佃戶宋茂初
宋君十田陸畝內
鮑及甫佃壹畝　李成甫佃貳畝
鮑福吾佃壹畝　鮑克昌佃貳畝
宋萬九田壹拾叁畝玖分伍厘內
宋貞子佃捌畝陸分伍厘　宋孟成佃伍畝叁分
宋小美田伍畝貳分內
彭仲宜佃壹畝壹分　宋健生佃肆畝壹分
陽守智田壹畝佃戶彭拱而仲宜

胡茂德田肆畝陸分佃戶胡義友

胡一道田叁畝柒分佃戶周長初胡姚裔

胡茂才田壹畝陸分佃戶周耀生

胡茂奉田貳畝佃戶周耀生

錢應籌田貳畝伍分伍厘佃戶錢貴之

陳天祚田陸畝柒分內

錢瑞生佃壹畝壹分　陶圣友佃貳畝叁分伍厘

樊元卿佃貳畝柒分伍厘　余聖希佃伍分

宋應登田貳畝捌分佃戶宋子列

宋爾立田捌分佃戶宋子列

宋云唐田陸分佃戶宋子振

胡茂成田壹畝佃戶胡賢友

彭光月田壹畝柒分佃戶熊智之

傅元一田壹畝叁分佃戶趙子亦

鄭機匠田玖分佃戶鄭秀生

陶智得田壹畝佃戶陶孝友

周兌吾田壹畝零伍厘佃戶周任生

陶應傅田貳畝伍分佃戶陶登之

趙太德田壹畝伍分陸厘佃戶陶成達

陶奇田貳畝伍分伍厘佃戶陶華玉

周繼名田貳分佃戶李谷貽周茂生

彭一光田貳畝貳分伍厘佃戶彭方升

鮑凡梓田壹畝叁分佃戶鮑聖友

陶禮田柒分佃戶陶嶧友

以上共田壹百肆拾貳畝玖分肆厘正

下八都黨

黃敬連田伍畝壹分佃戶陽金玉

潘盛甫田伍畝伍分內

潘大生佃貳畝伍分　潘君十佃叁畝

國表田叁拾畝零捌厘內

袁仲弼佃叁畝肆分　袁春凡佃貳畝貳分

袁克生佃叁畝貳分　袁君伯佃壹畝肆分伍厘

戢能之佃肆畝陸分叁厘　袁尊生佃壹畝壹分

蕭天升佃玖分　袁南之佃貳畝捌分

袁南陽佃捌分　袁東升佃壹畝陸分

龔亦之佃捌分　龔聖之佃柒分

龔友生佃陸分　戢以慮佃壹畝叁分

湯爾華佃叁畝陸分　戢法儀佃壹畝

羅常仔田貳拾捌畝內

戢保臣佃貳畝柒分　戢昆玉佃肆畝陸分

戢新臣佃叁畝叁分　戢惟臣佃壹畝玖分

戢龍生佃貳畝肆分　戢首元佃陸畝柒分

戢文也佃玖分　戢貞子佃壹畝

戢明綱佃伍分　戢聖赤佃捌分

戢兆宜佃壹畝捌分　戢以彪佃壹畝肆分

張憲鄉田叁畝玖分伍厘佃戶梁次敘

胡七田壹拾畝內

楊公遜佃貳畝肆分　楊朔立佃貳畝玖分

楊美生佃壹畝叁分　雷子通佃捌分

雷居伯佃壹畝捌分　雷士聖佃捌分

袁五六田壹畝叁分佃戶徐朋先

查貞章田玖畝柒分捌厘內

查國平佃柒畝肆分叁厘　查思彩佃壹畝伍厘

查可待佃壹畝叁分

查十四田捌畝肆分內

查甫元佃壹畝肆分伍厘　查上卿佃壹畝柒分柒厘

查公達佃壹畝　查子達佃貳畝肆分壹厘

查居之佃陸分　查有聲佃壹畝壹分柒厘

查世滔田叁畝肆分柒厘佃戶查能吉

查世勳田肆畝肆分伍厘內

查小胥佃壹畝　查神弼佃貳畝伍分伍厘

查爾猷佃玖分

查世鄉田貳畝佃戶查小胥

查世選田壹畝肆分伍厘佃戶查舅守

查世然田肆畝叁分伍厘內

查有聲佃壹畝壹分　查公達佃叁畝貳分伍厘

查志儀佃肆分

查旺佃捌分伍厘

查三六田壹畝伍分伍厘佃戶查孟貴

查爾祥佃伍分伍厘

以上共田壹百貳拾壹畝壹分捌厘正

九都黨

錢昌洪田壹畝貳分佃戶錢椎生
周川老田肆畝內
周爾九佃壹畝捌分　周九彩佃貳分
周宜陳佃貳畝
周香老田壹畝捌分佃戶趙新宇
蕭泰升田叁畝壹分伍厘佃戶錢大生
以上共田拾畝壹分伍厘正
青風黨
胡念八田壹拾肆畝貳分內

熊學子佃伍畝貳分　胡聖甫佃壹畝柒分
熊立之佃柒畝叁分
袁茂田貳拾畝玖分內
陳子美佃叁畝肆分　周子柴佃伍畝伍分
黃未云佃陸畝叁分　熊明旭佃壹畝陸分
吳瑞宇佃壹畝陸分　蕭慶元佃壹畝
陳湯佃壹畝叁分　周如錦佃貳分
張十五田貳畝陸分佃戶張習川文鄉
胡仲両田壹拾捌畝叁分內

姜開之佃壹拾叁畝陸分　但芳時佃肆畝柒分
姜小尚田壹畝壹分佃戶萬耀生
胡仲旺田肆畝柒分內
湯子善佃壹畝叁分　湯得生佃叁畝貳分
梅守生佃貳分
鄭念八田貳畝玖分佃戶湯子善
吳泮水田肆畝壹分佃戶魏天然
胡賓生田貳畝佃戶胡瑞宇
王貴五田柒畝伍分內

張敬吾佃貳畝貳分　段弘仁佃壹畝肆分
萬你唐佃壹畝　胡爾盛佃壹畝伍分
李云生佃壹畝肆分
蕭泰升田叁畝玖分內
萬必登佃貳畝柒分　萬如蓮佃壹畝貳分
以上共田捌拾貳畝貳分正
河村黨
吳貫田壹拾伍畝內
洗如是佃貳畝捌分　蔡勝生佃貳畝玖分

張文習佃叁畝　江發水佃貳畝陸分
俞元生佃壹畝肆分　黄子秀佃叁分
李去瑕佃貳畝
蔡惟謙田壹拾伍畝內
陳華瑧佃貳畝陸分　彭鴐飛佃捌分
張位慶佃壹畝貳分　陳于榮佃貳畝伍分
張漢英佃貳畝貳分　汪天則佃貳畝貳分
江漢水佃捌分　黄月之佃貳畝貳分
陳文鄉佃伍分

周公孝田肆畝內
周國祥佃壹畝　黄柱石佃叁畝
蔡夏生田柒畝內
黄東華佃肆畝壹分　蔡得章佃壹畝玖分
蔡麗章佃壹畝
李[illegible]鶯田壹畝柒分伍厘佃戶李去瑕
朱玉榮田陸分貳厘佃戶李去瑕
徐祿田壹畝佃戶[illegible]立脩
陶三田壹畝柒分佃戶李貽孫

夏元生田捌畝內
楊常貞佃貳畝伍分　楊奎赤佃叁畝
胡昆玉佃貳畝伍分
夏叔善田陸分伍厘佃戶余會友
張季玉田壹畝伍分佃戶徐那禮
余朝安田壹拾壹畝佃戶余瑞瑛
余朝太田玖分佃戶余仲章
余朝龍田肆畝壹分佃戶余瑞瑛
余朝國田肆畝柒分佃戶余仲章

以上共田柒拾陸畝玖分貳厘正

五里塘
汪升田壹畝捌分佃戶黄正方
傅典[illegible]田壹拾畝零貳分內
陳貴生佃柒畝壹分　傅文得佃叁畝壹分
傅詩一[illegible]畝陸分佃戶李國所
李文旺田伍分佃戶李[illegible]
陸興祖田陸畝佃戶[illegible]
周其望田叁分佃戶龍[illegible]

郭通廣田柒畝貳分內
郭得先佃壹畝玖分　黃仲臣佃柒分
陳子聖佃壹畝捌分　陳子瑞佃壹畝叁分
陳傳付佃捌分　陳子孝佃柒分
陳富貴田肆畝柒分佃戶陳如潔
盧滿付田貳畝佃戶陳子會
徐仲模田貳畝陸分佃戶熊啓生
李春飛田柒分佃戶李公化
李尚璉田叁畝柒分捌厘佃戶李堅萬

李尚通田捌分佃戶李盛吾
李尚知田柒分佃戶李在中
李春香田陸分佃戶李濯哲
李益田貳畝肆分伍厘佃戶李子友
繆川老田伍分陸厘佃戶繆任吾
鄭育而田壹畝伍分佃戶鄭子明
伍元鳳田壹畝貳分佃戶張登之
胡應奇田貳畝柒分內
林開生佃壹畝伍分　徐公瑋佃壹畝貳分

楊朝遵田肆畝內
龔君赤佃貳畝　鄧大彩佃貳畝
龔名英田柒畝佃戶萬葵又
熊棱田壹拾肆畝貳分捌厘內
高子凡佃伍畝肆分　萬葵又佃肆畝伍分捌厘
劉君義佃貳畝貳分　鄭育而佃玖分
鄧心元佃壹畝貳分
藍林田貳畝佃戶萬葵又
張應貴田壹畝捌分佃戶張及子

盧朝祖田玖分佃戶陳聖先
周其聖田壹畝叁分佃戶周見子
郭進祿田壹拾肆畝柒分佃戶郭明宇
雷典田壹拾捌畝佃戶陳子會子聖
以上共田壹百壹拾柒畝捌分柒厘五

黃泮黨

彭時甫田壹拾柒畝伍分壹厘佃戶蔡舜儀
艾福秀田肆畝壹分內
艾貴之佃貳畝肆分　艾月生佃陸分

艾子登佃伍分　艾子中佃陸分

成隆田貳拾玖畝柒分柒釐內

成子龍佃壹拾肆畝捌分玖釐　成子法佃壹拾肆畝捌分捌釐

鄒大朝田貳畝肆分佃戶鄒子述

蕭金琢田肆畝陸分佃戶蕭視老

楊昆學田肆畝玖分佃戶楊君玉

李濟鶴田叁畝柒分伍釐內

陳磊奇佃壹畝捌分伍釐　陳若韓佃壹畝玖分

鄒廷秀田捌分佃戶陳在中

高聖清田柒畝佃戶周加英

以上共田柒拾肆畝捌分叁釐正

西洋黨

余聖陽田貳畝肆分捌釐佃戶余叔鄉

余聖榮田壹畝柒分佃戶余叔鄉

余聖先田壹畝零叁釐佃戶余孝臣

余天星田柒分佃戶余叔鄉

裴朝張季田壹畝伍分佃戶裴惟學

姜時秀田貳畝伍分佃戶楊子周

饒文伯田肆畝佃戶鍾必容

徐希顏田伍畝壹分內

戴子祿佃叁畝壹分　伍子泰佃貳畝

以上共田壹拾玖畝零壹釐

吳障黨

張儀所田捌畝叁分內

張加子佃肆畝陸分　王子忠佃叁畝柒分

陳時化田肆分佃戶王子忠

董尚朝田貳畝捌分內

李宗伊佃陸分　王子忠佃貳畝貳分

譚文興田柒畝叁分伍釐佃戶王子忠

李思溪田柒畝貳分貳釐內

王子忠佃肆畝　李宗伊佃叁畝貳分貳釐

王國義田壹畝捌分佃戶裴兆文

周連田壹畝柒分佃戶裴兆文

張耀田玖畝壹分佃戶熊如松

吳時可田柒畝捌分佃戶王子忠

張世祿田伍分佃戶張仲貞

徐中白田陸畝陸分內
徐友章佃叁畝肆分　陳如初佃叁畝貳分
周天佑田伍分佃戶陶順則
琢尚表田柒分佃戶琢先玉
葉亨吾田貳畝玖分內
葉子青佃壹畝貳分　琢文生佃壹畝柒分
葉進生田柒畝伍分內
于哲士佃貳畝　廖子貞佃肆畝叁分
徐恭人佃陸分　葉林生佃陸分

以上共田陸拾伍畝壹分柒厘
提學何稞置六都黨殷觀孫田壹拾畝內
祝以生佃玖分　章魁伯佃壹畝貳分
章育卿佃陸分　尹開陽佃壹畝伍分
蔡子禮佃陸分　尹文揚佃玖分
殷仲登佃壹畝壹分　朱朱先佃伍分
郭耀吾佃玖分　周晉明佃捌分
周子立佃貳分　周公信佃貳分伍厘
黃旺生佃伍分伍厘

提學何稞置七都黨陶思祖田壹拾陸畝伍分陸厘
內
李夏友佃壹畝　殷文彩佃肆畝壹分
李云生佃肆分　陳得善佃叁畝叁分
陳賢希佃貳畝陸分　李盛生佃壹畝陸分
李遜叔佃貳畝零陸厘　李以文佃壹畝伍分
提學冀霖置九都黨田貳拾畝貳分貳厘煎前收租
內
段子林佃貳畝捌分伍厘　段仁友佃壹畝陸分

姚宣伯佃壹畝柒分　段會仁佃壹畝肆分
段憲章佃叁分　段耀甫佃壹畝肆分
段在中佃肆分　段天育佃貳分
段子立佃壹畝肆分柒厘　段聖起佃壹畝
熊群玉佃玖分
上二都黨
張卓仁佃叁畝柒分
下三都黨
李以德佃貳畝玖分　郭恒達佃肆分

佃田陸畝柒分伍厘梅奉九田捌畝伍分捌厘梅

懐田伍畝玖分梅正鳳田壹畝捌分舒聖七田叁

畝捌分陸厘吳崇典田壹畝肆分又吳崇典田壹

拾伍畝李玉宣田肆畝貳分李元壽田叁畝陸分

郭聖二田壹拾捌畝伍分康熙十年廖志載梅楚

梅奉九梅懐梅正鳳舒聖七吳崇典六人名下共

田貳拾捌畝貳分玖厘俱栽梅守道梅守德原叁

洞田肆拾壹畝叁分陸厘之內皆久荒田數又叅

夏生田荒貳畝俱應令附近居民開墾另文詳迎

今仍載備考

白鹿書院地叁拾柒畝陸分陸厘叁毫

水磨塲山脚下地壹畝柒分玖厘楊昆學佃

邵家坂肆畝陸分伍厘蕭君甫等佃

李家山地捌分無佃

脆骨壠地壹拾陸畝壹分叁厘捌毫田[illegible]

珊黄與富等佃今荒[illegible]

卧龍潭地叁畝高聖清[illegible]荒

土橋坂地貳畝伍分程[illegible]生鄢天如其佃

磨子冲林地叁分久荒無佃

書院地基伍畝伍分伍厘洞門斗看管

筆架飛泉地肆畝玖分捌厘伍毫洞門斗看管

白鹿書院山共壹百柒拾捌畝貳分

卓爾山拾畝

後昇山貳拾伍畝

左翼山伍畝

高美亭後壠山伍畝

廻流山貳拾畝貳分

以上共山陸拾伍畝貳分洞斗看管

棲賢橋東屋後山叁畝鄒延秀佃又貳拾畝蕭金

琢佃

鄒家坂山拾畝成俊宇佃

水磨塲山捌畝楊坤學佃柒畝李時昆佃壹[illegible]

梅溪湖山拾畝原佃張恭又清出山叁畝如

柒畝朔林佃

肫骨壠山捌畝

卧龍潭山拾畝

磨子冲石灰山伍畝

李家山伍畝佃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伍畝內海龍所佃貳

餘洞門斗看管

鹿眠塲山伍畝洞門斗看管

吳宅入洞中嘴株槎京堂茅嘴金鷲坐山俱王[illegible]

斗看管又廣古草爵家山奇家山董家山共[illegible]

畝係王君九佃

白鹿書院塘柒畝肆分

梅樹塘肆畝肆分佃戶程信宇鄔天如

屋後塘貳畝陸分龍水沙塞無人管佃

梅溪湖肫骨壠尾塘肆分無人管佃

已上荒地山塘查舊例止納柴草赴洞公用金

仍照前例不徵租稅

查對舊志原無都黨其田畝細數佃名或昔多今

少或昔無今有歷年既久難相盡合今照各都實

在徵糧田畝按名載志至久荒未墾侵隱未清者

俟查明另報

一都昌縣

原額共田叁百捌拾叁畝貳分壹厘玖毫

共地壹拾陸畝肆分肆厘

共塘叁畝陸分伍厘

通共田地塘肆百叁畝叁分玖厘

除奉　部院張　批減租銀肆拾貳両

實徵銀壹百貳拾両捌分肆厘

查都昌洞田與星建不同既減肆拾貳両不許再
減仍照舊扣定

内除完正糧南漕二米共扣銀叁拾捌両玖錢肆
分貳厘肆毫柒忽伍微肆纎

實在鄉洞支費銀捌拾壹両壹錢肆分壹厘陸毫
柒忽伍微肆纎

今開田畝於後

中田壹坵坐落馮家堰土名水漫田丈壹畝陸厘
貳毫佃民曹自勉○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共坵
丈陸分陸厘叁毫佃民曹自畧○中田壹坵坐兩
橋土名尖坵丈伍分伍厘柒毫佃民曹自順○中
田壹坵坐橋西土名橋頭田丈陸分陸厘伍毫佃
民曹自勉○中田壹坵坐冊塘坂土名張公坵丈
壹畝肆厘陸毫佃民曹自登○中田壹坵坐仝處
土名張公坵丈柒分伍厘捌毫佃民曹自勇○中
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張公坵丈陸分叁厘柒毫佃
民曹自勇○中田壹坵坐廟前土名掘頭坵丈玖
分伍厘貳毫佃民曹自珙○中田壹坵坐廟側土
名四方坵丈捌分玖厘佃民曹自畧○中田壹坵
坐廟背土名小田丈捌厘叁毫佃民曹自珙○中

田壹坵坐堰上土名長坵尾丈陸厘陸毫佃民曹
自畧○中田壹坵坐上邊土名小田丈壹分叁毫
佃民曹自畧○中田壹坵坐日頭坂土名四方坵
丈陸分伍厘陸毫佃民曹明成○中田壹坵坐同
處土名長坵丈伍分叁厘佃民曹德成○中田壹
坵坐仝處土名小田坵丈壹分叁厘佃民曹德成
○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福成田丈玖分伍厘陸
毫佃民曹自欽○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福永坵
丈玖分柒厘陸毫佃民曹自普○中田壹坵坐[illegible]

處土名葫蘆坵丈壹畝叁分貳厘肆毫佃民曹廸
成○中田壹坵坐口頭坂土名叁角坵丈伍分叁
厘貳毫佃民曹自育○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梁
氷坵丈伍分叁厘柒毫佃民曹自育○中田壹坵
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叁分捌毫佃民曹自操
○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葫蘆坵丈叁分柒厘伍
毫佃民曹二得○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尖坵
丈貳分捌厘伍毫佃民曹任得○下田壹坵坐南
山下土名惡地嘴丈肆分伍厘捌毫佃民曹任得

○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葫蘆坵丈壹畝伍厘叁
毫佃民曹自普○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四方坵
丈陸分陸厘陸毫佃民曹自振○下田壹坵坐同
處土名地田丈肆分肆厘貳毫佃民曹任得○下
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地田丈叁分伍厘佃民曹自
育○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尖坵丈貳分叁厘佃
民曹立成○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伍分
肆厘伍毫佃民曹自聖○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
地田丈陸分伍厘伍毫佃民曹自普○下田壹坵

坐南山下土名長坵丈叁分捌厘捌毫佃民曹自
安○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尖坵丈貳分柒厘伍
毫佃民曹自安○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梭子坵
丈叁分伍厘捌毫佃民曹立成○中田壹坵坐南
山下土名方成坵丈壹畝叁分伍厘玖毫佃民曹
自畧○中田壹坐雁塘上土名長坵丈叁畝叁分
柒厘伍毫佃民張隆○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大
長坵丈貳畝貳分柒厘伍毫佃民余有祥○中田
壹坵坐門首土名籮下田丈叁分叁厘佃民曹上

成○下田壹坵坐广上土名地田丈陸分貳毫佃
民曹自修○中田壹坵坐皮匠爬土名靴頭坵丈
壹畝壹分陸厘佃民曹邦仁○中田壹坵坐門首
土名鹿頸田丈叁分伍厘捌毫佃民曹自振○下
田壹坵坐广山土名灣坵丈貳分柒厘伍毫佃民
曹自勉○稅地壹號坐汪家山下土名園地丈叁
分伍厘佃民曹自勉

以上共洞田地叁拾畝伍分玖厘伍毫洞廸曹

新生欲勉

中田壹坵坐方家坂土名圓坵丈伍分玖厘陸毫
佃民江緣福○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溝坵丈壹
分陸厘柒毫佃民江子學○中田壹坵坐同處土
名長坵丈捌分柒厘伍毫佃民江緣福○中田壹
畝坐蕭家坂土名四方坵丈捌分叁厘玖毫佃民
江汝太○中田壹坵坐直風坂土名長坵丈陸分
捌厘柒毫佃民江汝太○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
大坵丈貳畝貳分肆毫佃民江汝太○中田壹坵
坐直風坂土名長坵丈柒分捌厘柒毫佃民江永

法○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四方坵丈柒分陸厘
柒毫佃民程汝太○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
丈壹畝肆厘貳毫佃民程汝太○中田壹坵坐方
家坂土名四方坵丈玖分佃民周子明○中田壹
坵坐同處土名四方坵丈貳分陸厘捌毫佃民余
顯謀○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大頭坵丈玖分佃
民程汝太○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捌分
貳厘貳毫佃民程汝太○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
四方坵丈肆分貳厘佃民余光謀○中田壹坵坐

方家坂土名四方坵丈叁分玖厘佃民余啓明○
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舖前田丈貳分壹厘陸毫
佃民程汝大

以上洞田共壹拾壹畝捌分捌厘洞遞陳劉朋

中田壹坵坐猴上土名尖坵丈貳畝貳分佃民李
正選○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圓坵丈叁分捌厘
佃民李國典○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圓坵丈陸
分貳厘伍毫佃民李春洪○中田壹坵坐門首土
名四方坵丈壹畝伍分伍厘佃民李春典○中田

壹坵坐同處土名灣坵丈玖分伍厘柒毫佃民李
春洪○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方成坵丈壹畝
柒分叁厘佃民李高○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
坵丈肆分壹厘玖毫佃民李春魁○中田壹坵坐
南山下土名長坵丈壹分柒厘肆毫佃民李春來
○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四方坵丈捌分捌厘
伍毫佃民李奇

以上洞田共捌畝玖分貳厘洞遞余表五

中田壹坵坐鵲家坂土名婆坵丈壹畝伍分佃民

余光謨○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婆坵丈壹畝壹分玖厘貳毫佃民余顯謨○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婆坵丈壹畝貳分叁毫佃民余中謨○中田壹坵坐澗處土名塥頭坵丈捌分叁厘叁毫佃民余陪道○中田壹坵坐蕭家坂土名圖坵丈壹畝陸分柒毫佃民余立謨○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坵丈叁畝捌分玖厘陸毫佃民余大魁○中田壹坵坐劉家冲土名三角坵丈伍分柒厘玖毫佃民曹孟浩○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邊頭坵丈陸分

伍厘伍毫佃民曹孟浩○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灣坵丈捌分壹厘伍毫佃民曹孟浩○中田壹坵坐白銀墩土名過冲坵丈壹畝玖分佃民余中國○中田壹坵坐白泥塘土名瘦坵丈玖分佃民余中國○下田壹坵坐白蓮冲土名荒坵丈貳畝佃民余二朋

以上洞田共壹拾柒畝捌厘洞遞余二朋

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四方坵丈壹畝伍分貳厘佃民李時春○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壹畝伍分貳厘佃民李立○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灣坵丈壹畝伍分伍厘佃民李國貴○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陸分捌厘貳毫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陸分柒厘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坊坵丈肆分捌毫佃民余正傑○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四方坵丈壹畝壹分叁厘佃民余弘福○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尖坵丈壹畝陸分佃民余飄春○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　丈壹畝伍厘貳毫佃民鄧

惟立○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尖坵丈壹畝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洲上土名長坵丈玖分叁厘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四方坵丈玖分柒厘伍毫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四方坵丈玖分柒厘伍毫佃民李正道

以上洞田共壹拾肆畝壹厘貳毫洞遞鄧繼北

中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洞邨丈陸分陸厘陸毫佃民張敬韜○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圳圳丈肆分捌毫佃民張昂魁○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洞

田丈肆分陸厘貳毫佃民張子德○中田壹坵坐
同處土名四方坵丈伍分柒厘佃民張早魁○中
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洞田丈壹畝壹分叁厘捌
毫佃民張敬甫○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共坵丈
壹畝貳厘佃民張隆○中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
四方坵丈壹畝壹分肆厘佃民張敬弼○中田壹
坵坐同處土名洞田丈伍分陸毫佃民張祖恭○
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洞田丈伍分伍厘伍毫佃
民張祖德○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坵丈貳畝

叁分叁厘佃民張祖德○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
新田丈壹畝伍分玖厘佃民張祖榮○中田壹坵
坐江家坂土名洞田丈壹畝陸分伍厘捌毫佃民
張顯魁○中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洞田丈壹畝
叁分玖厘佃民張清○中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
洞田丈玖分貳毫佃民張文魁○中田壹坵坐東
坂土名洞田丈壹畝肆分貳厘伍毫佃民張文魁
○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壹畝壹分伍
厘佃民張文寶○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婆坵丈

伍分玖厘捌毫佃民張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
名婆坵丈伍分貳厘伍毫佃民張昇魁○中田壹
坵坐仝處土名荒坵丈玖分陸厘佃民張文寶○
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洞田丈壹畝柒分玖厘佃
民張清○中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洞田丈陸分
柒厘伍毫佃民張顯宗○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
洞田丈肆分伍厘叁毫佃民張顯星○中田壹坵
坐同處土名洞田丈肆分陸厘陸毫佃民張先魁
○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伍分玖厘玖毫

佃民張信○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洞田丈陸分
玖厘捌毫佃民張烝○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洞
田丈肆分貳厘陸毫佃民張清○中田壹坵坐東
坂土名洞田丈肆分陸厘捌毫佃民張顯宗○中
田壹坵坐江家坂土名洞田丈貳畝壹分貳厘伍
毫佃民張勝○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洞田丈壹
畝壹分貳厘伍毫佃民張清○中田壹坵坐同處
土名洞田丈玖分叁厘叁毫佃民張義○中田壹
坵坐江坂土名長坵丈捌厘叁毫佃民張義○中

坵壹坵坐同處土名洞田丈陸分肆厘壹毫佃民
張顯宗○中田壹坵坐下坂土名灣坵丈肆分肆
厘佃民張顯贊○中田壹坵坐下坂土名洞田丈
叁分玖厘貳毫佃民張傳○中田壹坵坐仝處土
名洞田丈伍分貳厘捌毫佃民張傳○中田壹坵
坐東岡土名洞田丈叁分陸厘陸毫佃民張承傳
○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洞田丈叁分叁厘叁毫
佃民張承遐○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洞田丈陸
分貳厘伍毫佃民張承傳○中田壹坵坐同處上

名洞田丈伍分伍厘肆毫佃民張承傳○中田壹
坵坐同處土名洞田丈肆分陸厘佃民張郁○中
田壹坵坐東坂土名洞田丈肆分伍厘佃民張承
科○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洞田丈貳分柒厘伍
毫佃民張承太○塘壹口坐江家坂土名洞塘丈
肆分柒厘佃民張承太

以上田塘共叁拾肆畝叁分陸厘捌毫洞遞張

江朋

中田壹坵坐白鶴沖土名六升丈肆分佃民余正

○中田壹坵坐豹沖土名洞田丈陸分陸厘貳毫
佃民余鴻○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伍分
貳厘伍毫佃民余鴻○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漏
坵丈肆分伍厘伍毫佃民余中聖○中田壹坵坐
仝處土名長坵丈肆分壹厘陸毫佃民余恭○中
田壹坵坐同處土名窖頭坵丈肆分伍厘捌毫佃
民余中勝○中田壹坵坐下邊土名漏坵丈肆分
伍厘佃民余恭○中田壹坵坐下邊土名漏坵丈
肆分壹厘陸毫佃民余中化○中田壹坵坐下邊

土名丁坵丈肆分肆厘佃民余中化○中田壹坵
坐同處土名丁坵丈捌分叁厘捌毫佃民余鴻○
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菱坵丈捌分柒厘伍毫佃
民余中國○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四方坵丈壹
畝伍分貳厘佃民余正偉○中田壹坵坐仝處土
名方坵丈柒分叁厘貳毫佃民余中化○中田壹
坵坐同處土名大坵丈肆分陸厘柒毫佃民余敬
偉○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四方坵丈肆分壹厘
陸毫佃民余中勝○中田壹坵坐墩下土名過壠

坵丈壹畝貳分陸厘叁毫佃民余中貴○中田壹坵坐楊家山土名洞田丈壹畝貳分陸厘叁毫佃民余中貴○下田壹坵坐汪家冲土名洞田丈伍分肆厘陸毫佃民吳學繼○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叁分壹厘貳毫佃民吳學繼○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小田丈壹分佃民吳學繼○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捌分叁厘叁毫佃民吳學繼○下田壹坵坐汪家冲土名過坵丈壹畝叁分叁厘叁毫佃民吳學繼

以上洞田共壹拾肆畝柒分貳厘洞遞劉柳余

中田壹坵坐堰西土名丈姑坵丈貳分佃民柳華富○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東家園丈肆分佃民柳華富○下田壹坵坐西邊土名荒坵丈叁分佃民柳華富○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坵丈壹畝貳分佃民柳華韜○下田壹坵坐西山土名尖坵丈貳分伍厘佃民柳華韜○中田壹坵坐西山土名四方坵丈壹畝貳分佃民柳華德○中田壹坵坐園裏土名東家園丈柒分佃民柳華德○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柒分佃民柳國相○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潑坵丈壹畝柒分佃民柳國弼○中田壹坵坐堰西土名長坵丈柒分佃民柳華聖○中田壹坵坐西邊土名尖坵丈捌分佃民柳誥○中田壹坵坐堰東土名長坵丈貳分佃民柳國順○中田壹坵坐下首土名大肚坵丈貳畝伍分佃民柳誥○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頭坵丈壹畝叁分佃民柳國相○下田壹坵坐地下土名地田丈柒分佃民柳誥○稅地壹坵坐山下土

名長地丈伍分佃民柳華富○中田壹坵坐山下土名四方坵丈柒分佃民柳華富○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玖分佃民柳華惠○中田壹坵坐下邊土名尖坵丈貳分佃民柳華富○中田壹坵坐下手土名長坵丈貳分佃民柳華富○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壹畝壹分佃民柳華德○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壹畝貳分佃民柳華韜○中田壹坵坐下邊土名尖坵丈柒分佃民柳誥○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伍分佃

民柳誥○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佃民柳誥○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柒分佃民柳誥○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地田丈伍分壹厘佃民柳誥○中田壹坵坐嶺背土名長坵丈玖分佃民柳華聖○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捌分佃民柳華諳○中田壹坵坐嶺背土名長坵丈壹畝貳分佃民柳華暑○中田壹坵坐山背土名長坵丈伍分佃民柳誥

以上洞田地共貳拾肆畝肆分陸厘洞遞柳世榮

下田壹坵坐岡上土名四方坵丈壹畝貳分佃民李正逵○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灣坵丈貳分捌厘柒毫佃民李正邏○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叁分壹厘佃民李正道○下田壹坵坐岡上土名長坵丈柒分捌厘陸毫佃民李正道○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地丈叁分捌厘貳毫佃民李正邏○稅地壹坵坐岡上土名長地丈貳分叁厘叁毫佃民李正道○稅地壹坵坐下邊岡上土名灣塝地丈叁分佃民李正邏○下田壹坵坐丁[illegible]壟土名[illegible]下[illegible]丈陸分柒厘叁毫佃民李太清○中田壹坵坐[illegible]土名坑坵丈伍分叁厘貳毫佃民李太清○中田壹坵坐對岸坂土名長坵丈壹畝柒分佃民李正逵○中田壹坵坐對岸土名長坵丈壹畝壹分佃民李正逵○中田壹坵坐對岸土名角坵丈柒分[illegible]李正逵○中田壹坵坐對岸土名大長坵丈[illegible]分壹厘佃民李魁○中田壹坵坐窩山[illegible]坵丈壹畝叁分肆厘

肆毫佃民李正逵○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長坵丈陸分佃民李正逵○下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黃藥坵丈伍分佃民李正道○下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灣坵丈[illegible]分伍厘佃民李太清○中田壹坵坐南山下土名四方坵丈壹畝玖分佃民李春魁○中田壹坵坐南邊土名張橫坵丈壹畝叁分佃民李春魁○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過路坵丈柒分叁厘叁毫佃民李正逵○中田壹坵坐堰上土名長坵丈貳分佃民李正道○中田壹坵坐

柞下土名長坵丈玖分佃民李正道〇中田壹坵坐南岸土名㯝下田丈壹分陸釐佃民李正道

以上洞田地共貳拾畝叁分洞趙李太淸

中田壹坵坐西邊土名尖坵丈壹畝貳分佃民吳大佑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井流丈壹畝叁分佃民吳代福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井坵丈貳畝伍分伍釐佃民吳尚義〇下田壹坵坐西山土名狗兒坵丈捌分佃民吳代佐〇中田壹坵坐西邊土名尖坵丈叁分玖釐佃民吳代佐〇中田壹

坵坐墩上土名洞田丈肆分佃民吳代佐〇下田壹坵坐山下土名山下田丈玖分佃民吳承玉〇中田壹坵坐山下土名尖坵丈陸分佃民吳承玉〇下田壹坵坐山下土名長坵丈伍分佃民吳尚義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尖坵丈陸分佃民吳尚義〇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肆分佃民吳代佐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秧坵丈伍分[illegible]民吳承玉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手巾坵丈[illegible]分佃民吳代佐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秧坵[illegible]

叁分佃民吳代福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秧坵丈叁分佃民吳代發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秧坵丈貳分佃民吳代俊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馬王坵丈壹畝叁分佃民吳代伸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秧坵丈壹畝叁分佃民吳代伸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馬王坵丈伍分佃民吳代寶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叁分佃民吳代福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壹畝壹分佃民吳代佐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壹分佃

民吳代福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尖坵丈陸分佃民吳尚義〇中田壹坵坐下邊土名尖坵丈壹畝叁分佃民吳代福〇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細坵丈貳分陸釐佃民吳代佐〇中田壹坵坐堰東土名長坵丈陸分柒釐伍毫佃民吳代佑〇中田壹坵坐堰東土名長坵丈陸分壹釐貳毫佃民吳代寶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漏坵丈肆分叁釐佃民吳承啓〇中田壹坵坐堰東土名漏坵丈肆分肆釐貳毫佃民吳承啓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

名小田丈壹分伍厘佃民吳永啓○中田壹坵坐
嶺背土名長坵丈壹畝伍分佃民吳代賓○中田
壹坵坐仝處土名掘頭坵丈壹畝貳分叁厘佃民
吳代福○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掘頭坵丈壹畝
貳分佃民吳尚義○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
丈肆分叁厘柒毫佃民吳代任○中田壹坵坐山
背土名四方坵丈叁分捌厘叁毫佃民吳代佐○
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陸分陸厘柒毫佃
民吳大富○下田壹坵坐山背土名地田丈貳分

玖厘壹毫佃民吳尚義○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
四方坵丈柒分捌厘佃民吳尚義○中田壹坵坐
仝處土名四方坵丈柒分佃民吳尚義○中田壹
坵坐山背土名長坵丈肆分捌厘柒毫佃民吳尚
義○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條坵丈壹分陸厘
陸毫佃民吳尚義

以上洞田共貳拾捌畝壹分伍厘洞遞吳尚義

中田壹坵坐上邊土名四方坵丈捌分柒厘捌毫
佃民曹自瑞○稅地壹坵坐馮家嶺土名四方地
丈捌分捌厘陸毫佃民曹自經○中田壹坵坐上
邊土名四方坵丈肆分貳厘捌毫佃民曹自輝○
下田壹坵坐降上土名瓦步坵丈壹畝壹分佃民
曹自廉○下田壹坵坐降上土名四方坵丈陸分
玖厘佃民曹自輝○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
丈柒分柒厘佃民曹自輝○下田壹坵坐仝處土
名四方坵丈陸分玖厘佃民曹自成○下田壹坵
坐馮家嶺土名四方坵丈伍分壹厘叁毫佃民曹
自操○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陸分捌

厘叁毫佃民曹祖成○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灣
坵丈玖分陸厘佃民曹義成○下田壹坵坐仝處
土名地田丈壹畝壹分陸厘伍毫佃民曹化弘○
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地丈陸分陸厘佃民
曹甫成○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地丈叁分叁
毫佃民曹自瑞○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坟地丈
叁分貳厘佃民曹自書○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
長地丈陸分壹厘佃民曹崇成○下田壹坵坐仝
處土名曲尺坵丈肆分伍厘陸毫佃民曹自書○

下田壹坵坐嶺上土名四方坵丈捌分壹厘陸毫佃民曹自超○下田壹坵坐嶺脊土名地田丈壹畝貳分陸厘佃民曹弘化○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地田丈捌分柒厘伍毫佃民曹自瑞○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捌分玖厘佃民曹尚成○下田壹坵坐馮家嶺土名月坵丈陸分叁厘肆毫佃民江子學○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地田丈陸分玖厘佃民江國柱○稅地壹坵坐馮家山土名四方坵丈伍分玖厘佃民江國文○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地丈壹畝叁分柒厘佃民江國文○中田壹坵坐坆前土名坑坵丈陸分貳厘伍毫佃民江國賢○中田壹坵坐坆前土名坑坵丈貳分壹厘柒毫佃民江國賢○中田壹坵坐楊家坂土名長坵丈壹畝貳分玖厘叁毫佃民江國柱○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大坵丈壹畝壹分伍厘佃民江國文○中田壹坵坐屋側土名長坵丈陸分壹厘陸毫佃民江國文○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湾坵丈肆分陸厘佃民江國柱○中田壹坵坐

同處土名湾坵丈肆分捌厘叁毫佃民江國械○中田壹坵坐山下土名長坵丈壹分伍厘佃民江國弼○稅地壹坵坐同處土名大地丈壹畝伍厘佃民何其惟○下田壹坵坐背後土名長坵丈陸分貳厘伍毫佃民曹自瑞○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尖坵丈玖分叁厘伍毫佃民曹祖成○下田壹坵坐馮家山土名長坵丈壹畝伍分壹厘玖毫佃民曹自超○下田壹坵坐馮家嶺土名團坵丈壹畝玖分貳厘柒毫佃民曹自超○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大頭坵丈壹畝陸分肆厘佃民曹祖成○稅地壹坵坐馬家山土名地田丈肆分陸厘柒毫佃民曹自超○下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貳畝壹分叁厘佃民曹立成○稅地壹坵坐坆側土名四方坵丈貳分玖厘玖毫佃民曹自輝○中田壹坵坐坆前土名尖坵丈玖分貳厘伍毫佃民曹自志○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大坵丈壹畝陸分柒厘佃民曹自瑞○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尖坵丈壹畝叁分伍厘佃民曹素成○中田壹坵坐路

下土名大坵丈壹畝陸分柒厘伍毫佃民曹自志○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長坵丈壹分捌厘柒毫佃民曹素成○中田壹坵坐塘邊土名葫蘆坵丈壹畝肆分壹厘佃民曹尚成○中田壹坵坐堰上土名湾坵丈柒分玖厘佃民曹素成○中田壹坵坐堰邊土名湾坵丈玖分陸厘貳毫佃民曹甫成○中田壹坵坐門口土名大坵丈叁畝伍分玖厘佃民曹甫成○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尖坵丈陸分玖厘佃民曹素成○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小

田丈貳分捌厘佃民向其然○中田壹坵坐門首土名叩門田丈叁分陸厘佃民曹祖成○中田壹坵坐下邊土名長坵丈伍分伍厘伍毫佃民曹自育○中田壹坵坐下手土名長坵丈壹畝貳分貳厘伍毫佃民曹自輝○中田壹坵坐下手土名長坵丈捌分陸厘柒毫佃民向京祖○中田壹坵坐下手土名長坵丈柒分玖厘佃民曹化宏○中田壹坵坐下手土名長坵丈壹畝叁分貳厘伍毫佃民曹立成○中田壹坵坐下邊土名尖坵丈壹畝

陸分肆厘佃民曹甫成○稅地壹坵坐馮家坂土名方地丈玖分捌厘佃民曹自經○中田壹坵坐下邊土名塘上田丈玖分柒厘伍毫佃民曹自經○稅地壹坵坐馮家嶺土名長坵丈捌分伍毫佃民曹化弘○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湾地丈壹畝貳分佃民曹弘○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地丈肆分陸厘佃民江國太○稅地壹坵坐馮家山土名長地丈肆分陸厘佃民江汝全○稅地壹坵坐馮家山土名四方地丈壹畝陸厘柒毫佃民曹化

弘○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地丈肆分玖厘佃民曹自超○稅地壹坵坐仝處土名垵邊地丈貳分柒厘叁毫佃民曹自育○中田壹坵坐堰上土名邊頭坵丈玖分柒厘伍毫佃民江汝全○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邊頭坵丈捌分壹厘伍毫佃民江國太○中田壹坵坐堰上土名尖坵丈捌分柒厘陸毫佃民江汝太○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尖坵丈陸分柒厘伍毫佃民江汝聖○中田壹坵坐堰上土名尖坵丈捌分陸厘叁毫佃民江汝[illegible]

○下田壹坵坐仝處土名蛇坵丈壹畝陸分捌厘佃民江國登○稅地壹坵坐屋邊土名南地丈貳分玖厘佃民向天顏○塘壹口坐馮家嶺土名長塘丈叁分捌厘佃民向懷英○塘壹口坐馮家嶺土名大塘丈壹分伍厘佃民向懷英○塘壹口坐楊家坂土名國振塘丈叁分捌厘佃民向懷英○塘壹口坐屋側土名曾家塘丈陸分玖厘佃民向懷英○塘壹口坐門首土名核樹塘丈肆分玖厘佃民向懷英○塘壹口坐坟前土名小塘丈伍分

佃民向懷英○堰壹口坐門首土名流氷堰丈伍分玖厘佃民向懷英

以上洞田地塘共柒拾壹畝壹分柒厘捌毫洞

遞曹蘭軾

下田壹坵坐查家下邊土名乾田丈伍分肆厘佃民查玉班○山地壹片坐坟前土名坟邊地丈壹畝陸分佃民查玉班○山地壹片坐仝處土名坎上地丈伍分佃民查玉班

以上洞田地共貳畝陸分肆厘洞遞曹會

上田壹坵坐泰保壠土名斗柒坵丈壹畝肆分柒厘伍毫佃民李傑○上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潭坵丈貳畝肆分叁厘叁毫佃民李乾明○上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叁斗坵丈貳畝陸分貳厘伍毫佃民李乾聰○上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斗伍坵丈壹畝肆分陸厘柒毫佃民李傑○中田壹坵坐許山下土名柒升坵丈柒分捌厘伍毫佃民蔡文金○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舖場坵丈壹畝貳毫佃民蔡文金○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陸升坵丈陸分陸

厘柒毫佃民蔡文金○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叁斗坵丈貳畝玖分叁厘叁毫佃民李傑○中田壹坵坐天井坂土名斛坵丈貳畝壹分佃民蔡文金○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墩坵丈壹畝伍厘佃民李乾聰○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小墩坵丈柒分伍厘佃民萬大春○中田壹坵坐許舍門土名叁斗坵丈貳畝陸分陸厘叁毫佃民李心○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貳斗坵丈壹畝柒分玖厘佃民李乾聰○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橙坵丈柒分叁毫

佃民李乾聽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油蔴坵丈
貳畝柒分伍厘佃民萬大春〇中田壹坵坐坂上
土名雞下坵丈叁畝叁分壹厘柒毫佃民萬大春
以上洞田共貳拾捌畝伍分壹厘洞遞王世文
中田壹坵坐巴家門首土名長坵丈貳畝佃民胡
先覺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四方坵丈貳畝伍
分柒厘陸毫佃民巴益之
以上洞田共肆畝伍分柒厘陸毫洞遞葉朋
中田壹坵坐禾搖壠土名祝禧坵丈壹畝伍分柒

厘柒毫佃民袁國寶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
坵丈壹畝佃民袁國寶〇上田壹坵坐塘下土名
捌升坵丈玖分叁厘叁毫佃民巴弘寬〇上田壹
坵坐仝處土名貳斗坵丈壹畝柒分肆厘佃民巴
弘寬〇上田壹坵坐同處土名斗貳坵丈壹畝貳
分玖厘壹毫佃民巴弘寬〇上田壹坵坐同處土
名斗斛坵丈壹畝貳分陸厘玖毫佃民巴弘寬〇
上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斗斛坵丈壹畝壹分貳厘
捌毫佃民巴弘寬〇上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斗斛
坵丈玖分陸厘柒毫佃民巴弘寬〇上田壹坵坐
仝處土名長坵丈玖分伍厘佃民巴弘寬〇上田
壹坵坐仝處土名斗斛坵丈壹畝貳分伍厘佃民
巴弘寬〇上田壹坵坐禾搖壠土名伍斗坵丈肆
畝柒分佃民巴弘寬〇上田壹坵坐坎下土名叁
斗坵丈壹畝叁分伍厘佃民巴弘寬〇上田壹坵
坐門首土名陸斗坵丈伍畝伍分壹厘捌毫佃民
蔡文科〇中田壹坵坐劉家嘴土名長坵丈伍分
壹厘玖毫佃民巴弘寬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

伍升坵丈肆分叁厘肆毫佃民巴弘寬〇中田壹
坵坐門首土名伍升坵丈伍分貳厘伍毫佃民巴
弘寬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道場坵丈壹畝叁
厘叁毫佃民巴弘寬〇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塘
下田丈壹分佃民巴川公〇中田壹坵坐東
坂土名丈捌分柒厘伍毫佃民巴弘寬〇中
田壹坵坐仝處土名貼山坵丈捌分貳厘伍毫佃
民郭顯〇中田壹坵坐搖禾壠土名竂坵丈柒分
叁厘佃民鄭仲圓〇中田壹坵坐西坂土名塘口

田丈貳分伍厘佃民巴五○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長坵丈壹畝伍厘佃民郭顯○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捌升坵丈陸分捌厘捌毫佃民巴五○中田壹坵坐西坂土名捌升坵丈柒分柒厘伍毫佃民巴弘寬○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陸升坵丈陸分伍厘佃民巴弘寬○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捌升坵丈柒分捌厘佃民巴弘寬○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桐樹坵丈玖分壹厘柒毫佃民郭顯○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道塲坵丈壹畝叁厘佃民巴

弘寬○下田壹坵坐屋側土名小田坵丈壹分貳厘伍毫佃民巴金○下田壹坵坐全處土名門首田丈貳分壹厘叁毫佃民巴金

以上洞田共叁拾陸畝壹分貳厘洞遞巴、弘寬金

中田壹坵坐獺塘土名　丈伍分佃民鄭仲固○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　丈壹畝伍分伍厘佃民鄭光得○上田壹坵坐獺塘內土名　丈肆畝壹分捌厘佃民楊卓先○上田壹坵坐全處土名　丈叁畝伍分佃民袁國寶○上田壹坵坐全處土名　丈貳畝伍分佃民蔡傑陽○上田壹坵坐全處土名　丈壹畝伍分佃民袁國祉○上田壹坵坐獺壠土名　丈壹畝叁分佃民袁國明○上田壹坵坐壠內土名　丈伍畝壹分佃民宋守晉○中田壹坵坐東坂土名　丈壹畝佃民袁國祉○上田壹坵坐獺塘口土名　丈陸畝佃民余敎所

以上洞田共貳拾柒畝壹分叁厘洞遞鄭禾興、鄭五隆

中田壹坵坐姜家壠土名曲坵丈玖分捌厘佃民

劉和玉○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伍升坵丈肆分伍厘佃民劉和玉○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潭坵丈貳畝叁厘柒毫佃民劉和玉○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圓坵丈壹畝貳分陸毫佃民劉和玉○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横壠坵丈壹畝柒分佃民劉和玉○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三角坵丈壹畝貳厘肆毫佃民劉時玉○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横壠丈貳畝伍厘伍毫佃民劉時玉○中田壹坵坐全處土名直坵丈柒分貳厘佃民劉時玉○中田

壹坵坐仝處土名四六坵丈捌分壹厘佃民劉瑞
玉○中田壹坵坐同處土名叁升坵丈貳分伍厘
佃民劉和三○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湾坵丈壹
畝陸分佃民劉和玉○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伍
升坵丈肆分伍厘陸毫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
坐仝處土名長坵丈陸分叁厘叁毫佃民徐孔洪
○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葫蘆坵丈肆分捌厘肆
毫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井坵丈
捌分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坐陂塘口土名肆

升坵丈肆畝伍厘佃民徐孔洪○中田壹坵坐仝
處土名湾坵丈叁畝陸分伍厘佃民徐周想○中
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伍分佃民徐益
圭○中田壹坵坐仝處土名長坵丈壹畝貳分柒
厘佃民徐繼雍○四十二都洞田壹坵土名四方
坵丈壹畝伍分佃民陳文質○洞田壹坵坐天井
坂丈壹畝伍分佃民黃次尼

以上洞田共貳拾捌畝陸分柒厘伍毫祠通徐
孔問徐澄禮

康熙三十一年撫都院宋犖增買田於後

一戶鄭日初田捌畝○一戶[illegible]六田[illegible]○一
戶王肇興田肆畝○一戶黃加若[illegible]

以上洞田共貳拾畝

康熙四十四年提學劉琰增買田於後

一戶陳隆義田叁畝○一戶鍾有民田貳畝○

以上洞田共伍畝

一建昌縣

原額田壹千壹百捌拾貳畝柒分貳厘捌毫

共徵租銀貳百叁拾陸兩伍錢肆分伍厘陸毫
內仝書免徵四差銀叁拾肆兩壹錢肆分玖厘貳
絲陸微肆纖
又除完大糧銀肆拾玖兩壹錢叁分壹厘陸絲陸
忽肆微陸纖
又除完漕米銀壹拾伍兩柒錢捌分叁厘伍毫柒
忽壹微肆纖
實徵觧洞支費銀壹百叁拾柒兩肆錢捌分壹厘
貳毫捌絲肆忽柒微陸纖

今開田畝於後

李八老佃田肆畝柒分○李恩佃田肆拾畝伍分叁厘陸毫○吳和佃田壹拾壹畝壹分肆厘玖毫○吳六一佃田壹拾叁畝柒分捌厘壹毫○朱二一佃田伍畝玖分柒毫○魏百六佃田肆拾壹畝貳分陸厘伍毫○李八一佃田陸拾叁畝伍分肆厘貳毫○李八七佃田肆拾柒畝玖分肆厘陸毫○李八三佃田捌畝貳分叁厘柒毫○魏六四佃田壹拾伍畝壹分肆厘○李十六佃田貳畝貳厘

伍毫○李十九佃田玖分柒厘伍毫○梅五四佃田壹拾柒畝壹分柒厘○梅五七佃田壹拾叁畝叁分陸厘○梅虎保佃田壹畝捌分○梅三二佃田柒畝叁分貳厘○劉二三佃田叁畝壹分玖厘伍毫○劉二七佃田叁畝叁分陸厘○劉二二佃田壹畝零肆毫○吳六九佃田肆畝肆分壹厘○熊十七佃田壹畝貳分柒厘○周十四佃田肆畝貳厘○翟三五佃田叁分捌厘○李八二佃叁畝柒分柒厘○余富佃田壹畝貳分○孟三三佃

田壹畝貳分伍厘○張三一佃田玖分貳厘○李九八佃田壹畝玖分捌厘○劉成一佃田壹畝陸分○劉成二佃田壹畝陸分○李四一佃田叁畝玖分肆厘○汪九二佃田貳畝壹分伍厘○唐十四佃田捌畝○唐二六佃田捌畝壹分壹厘叁毫○唐六三佃田捌畝○唐六一佃田柒畝捌分叁毫○陳十四佃田伍畝玖厘○李二五佃田壹畝陸厘○黃國十佃田伍畝伍分○雷十九佃田肆畝玖分捌厘壹毫○王祖十佃田貳畝○馮六八

佃田肆畝肆毫○鄭三十佃田貳畝○華秀三佃田伍畝○黃來六佃田伍畝伍分○李三九佃田貳畝伍分柒厘○姚角八佃田伍畝○姚角六佃田伍畝○陳五三佃田壹畝壹分壹厘○蔡三八佃田叁畝壹分伍厘○蔡嘴十佃田叁畝壹分○張十六佃田貳畝肆分捌厘○吳坎二佃田貳畝貳分捌厘○吳二一佃田壹畝捌分叁厘○吳二九佃田壹畝捌分○吳十六佃田貳畝○吳坎五佃田肆畝壹[illegible]吳十三佃田貳畝陸厘○吳十

六佃田貳畝伍分捌厘○吳二八佃田貳畝叁分玖厘○吳二七佃田捌分○胡槙十三佃田肆畝玖分壹厘捌毫○江尭三佃田貳畝壹分捌厘肆毫○傅禮九佃田貳畝○胡二四佃田壹拾壹畝陸分貳厘○蔡伯貞佃田陸拾捌畝壹分○蔡十八佃田叁畝肆分肆厘○蔡琳八佃田叁畝貳厘○蔡二四佃田貳畝捌分壹厘○鄭乾一佃田陸畝貳分肆厘○蔡十四佃田叁畝捌分○吳鄭二佃田叁畝貳分貳厘○程貴三佃田叁畝伍分伍

厘○熊十七佃田壹拾貳畝壹厘捌毫○陳儒佃田貳拾壹畝肆分○熊二六佃田捌畝陸分叁厘玖毫○徐繼佃田捌畝陸分叁厘○熊三六佃田伍畝伍分○吳辰八佃田柒畝叁厘○熊仲四佃田叁畝陸分肆厘○吳仲八佃田捌分陸厘玖毫○吳宿八佃田捌分柒厘○吳日九佃田肆畝壹厘壹毫○吳鼠一佃田壹畝肆分○吳秋八佃田柒畝肆分玖厘玖毫○吳祖一佃田壹畝玖分叁厘○吳脈一佃田伍分柒厘○吳祖二佃田肆分

叁厘○吳辰八佃田捌拾畝肆分○趙四九佃田玖畝柒毫○戴三五佃田捌畝玖分玖厘○趙耀十佃田玖畝○趙舆十一佃田貳畝伍分○程三四佃田壹畝伍分○胡三五佃田壹畝貳分玖厘○丁文八佃田叁分○丁文十佃田柒分○熊二三佃田壹畝貳分柒厘○盧亨一佃田拾壹畝捌分○盧皇二佃田貳畝捌分伍厘○盧福一佃田貳畝陸分陸厘○盧士二佃田伍畝伍分貳厘○盧亨二佃田柒分肆厘○熊天三佃田壹拾壹畝

肆分貳厘○盧亨十二佃田壹拾肆畝壹分○盧亨八佃田壹拾叁畝貳分○盧後一佃田壹拾壹畝捌分○盧含十九佃田貳畝捌分陸厘○盧英十九佃田拾畝壹分○張重八佃田壹拾壹畝捌分貳厘○胡文三佃田玖畝貳厘○盧亨四佃田叁畝捌分○盧利二佃田捌畝貳厘○舒六七佃田玖畝陸分伍厘○盧又九佃田壹拾伍畝○盧十七佃田壹拾肆畝玖分○盧二三佃田壹拾伍畝○盧三五佃田壹拾伍畝柒分○萬英八佃田

壹拾伍畝貳分○舒欽佃田壹拾伍畝○舒顯佃
田壹拾伍畝○梁雷八佃田壹拾陸畝陸分叁厘
○梁先二佃田壹拾叁畝叁分○梁十三佃田壹
拾肆畝○徐百五佃田壹拾伍畝○飄軒五佃田
壹拾伍畝○張宇九佃田貳畝陸分○雷允智佃
田陸畝玖分捌厘○駱三七佃田叁畝叁分伍厘
○駱三六佃田貳畝貳分伍厘○駱富六佃田伍
畝玖分○張宙七佃田叁畝貳分○杜文輪佃田
貳畝玖分肆厘○洪彩佃田肆畝捌分叁厘○杜

梅楠佃田壹拾壹畝肆分玖厘○杜後五佃田壹
畝陸分柒厘○駱二六佃田伍畝伍分伍厘○駱
八十佃田壹畝肆分○駱有七佃田陸分肆厘○
駱富十佃田貳畝伍分伍厘○張後一佃田肆畝
陸分○張宇二佃田陸畝叁分陸厘○張八十佃
田柒分伍厘○張阜九佃田肆畝壹分○鄧宣佃
田貳畝叁分貳厘○鄧鶴松佃田貳畝伍分肆厘
○覌六九佃田叁畝[illegible]分肆厘○胡皇十佃田壹
畝玖分叁厘○崔[illegible]七佃田壹畝柒分○歐艮一

佃田貳畝壹厘○祝隆十三佃田叁畝陸分捌厘
○李瑞六佃田壹畝柒分伍厘○鄧艮九佃田貳
畝叁分肆厘○吳又十佃田壹畝伍分伍厘○燕
宇一佃田肆畝○周二五佃田貳拾畝玖分陸厘
原額地并續入共陸拾畝壹分
李諸二地叁拾畝○周衆地叁拾畝壹分
原額山
鄒國三山壹拾肆畝
原額塘肆拾捌畝叁分

吳辰八塘壹拾捌畝壹分○盧正三塘貳拾畝壹
分○劉達一塘壹拾畝壹分
康熙二十九年提學邵延齡置買康節祠祀田壹百
陸拾叁畝貳分叁厘係置僧靈機
每壹畝田扣冊米伍升叁合壹勺共扣冊米捌石
陸斗陸升柒合伍勺壹抄叁撮
蔭塘貳口扣冊米壹斗陸合貳勺
基地壹片扣冊米肆升
山壹隻扣冊米貳升捌合肆勺陸抄柒撮

一户何如龍佃旱田土名　小長坵　塘頭蕭過
破號　衕下四方子　破號北頭○遲田土名一
圳坎上坵　昼㕘長坵　官坵二號　相連丟
橋頭
以上玖段共陸畝壹分
一戶李光輝佃旱田土名　貳斗裡　杉山高塘
尾　坪上小樹頭周洪嘴　坪上大四斗裡　畬
上○遲田土名　沙坵　堝坵　陳壠長坵　相
連西朱　棉花坵　上馬坂貼堰　大坂貼堰

下新口　新堰小麥　坎上小麥　中水打坵
小牛尾　墠坵　坎下小墠　下大坵
以上貳拾段共壹拾玖畝捌分貳厘
一户李聰登佃遲田土名　坂上三角　朱家壠
塘下　上馬坂斗八坵　雙塝塘太坵　大沙坵
以上伍段共陸畝捌分
一戶李聯舍佃旱田土名　上蔣家○遲田土名
奔鋤坵　下水打坵二號　小麥坵　蔡家

以上柒段共柒畝伍分伍厘
一户何山佃遲田土名　上馬坂三角坵　相連
下首　上馬坵三角破號　青魚潭破號　相連
壹號　壠子裡　洪家田貳號　堰口長
以上捌段共捌畝正
一户何雲畏佃遲田土名　妹家坂四方坵　相
連小豬頭二號　漏管破號
以上叁段共叁畝肆分
一户鄒末佃遲田土名　長掛角坵　塘頭墩

上麻
以上叁段共叁畝
一戶李彩白佃遲田土名　地灰破號　鴉雀窠
小奔鋤坵　東黃土　升八大坵　後壠黃土
大坂上升八大坵　合坵
以上捌段共柒畝柒分陸厘
一户周君榮佃遲田土名小麥稚坵貳段共壹畝
捌分
一户許蔣貴佃遲田[illegible]二名叁號計壹畝壹分

正
巳巳年連閏該徵大糧銀玖兩貳分零漕兵二米
伍石貳斗伍升零以陸錢折筭該銀叁兩壹錢貳
分零水脚銀叁錢壹厘零
以上共徵銀壹拾貳兩肆錢伍分貳厘零除閏
月常年止該徵銀捌兩捌錢柒分壹厘零
一安義縣
原額洞田壹百玖拾肆畝伍厘每畝以叁錢折徵
共徵租銀伍拾捌兩貳分壹厘

內除完正糧漕米銀貳拾壹兩陸錢叁厘玖毫壹
絲伍忽捌微陸纖
該徵租銀叁拾陸兩陸錢陸厘捌絲肆忽貳微陸
纖今申減詳允
實徵辦洞支費銀壹拾玖兩叁錢伍分
今開田畝於後
王立三佃田伍畝貳分土名付岡村○程科二佃
田伍畝貳分土名付岡村○鄧仕一佃田伍畝伍
分伍厘土名付岡村○熊志五佃田壹畝玖分土
名依仁鄉港下村○張玉一佃田伍畝伍分土名
依仁鄉港下村○張金五佃田肆畝壹分叁厘土
名依仁鄉港下村○鄒二三佃田貳畝貳分伍厘
土名建昌縣荆湖村○熊偉孫佃田貳畝貳分伍
厘土名依仁鄉栢樹下○熊宇四佃田肆畝伍分
伍厘土名依仁鄉栢樹下○熊汝旺佃田肆畝壹
分伍厘土名依仁鄉栢樹下○李錢十郎朱二八
佃田貳畝叁分叁厘土名依仁鄉塘裕村○周亨
三佃田貳畝土名建昌縣豐安鄉黃埇坪○胡六

七佃田壹畝壹分土名建昌縣豐安鄉黃埇坪○
胡華二佃田貳畝陸分土名建昌縣豐安鄉黃埇
坪○胡明二佃田貳畝捌分土名建昌縣豐安鄉
黃埇坪○胡還二佃田伍畝陸分土名建昌縣豐
安鄉黃埇坪○胡敬二佃田柒分伍厘土名建昌
縣豐安鄉黃埇坪○羅平九佃田肆畝捌分土名
豐安鄉黃埇坪○羅習四佃田柒畝土名豐安鄉
黃埇坪○羅國一佃田壹畝叁分土名豐安鄉黃
埇坪○楊成六佃田陸分叁厘土名依仁鄉山背

村○李正九佃田壹畝伍分柒厘土名建昌縣豊安鄉新義坪○李侃一佃田壹畝壹分土名豊安鄉新義坪○祝信一佃田貳畝陸分叁厘土名豊安鄉新義坪○祝青四佃田柒畝貳分玖厘土名豊安鄉新義坪○王愛六佃田叁分肆厘土名豊安鄉新義坪○王朝文佃田貳畝貳分土名豊安鄉新義坪○徐孝六佃田陸分叁厘土名豊安鄉新義坪○鄧彩三傳禮公共佃田貳拾畝零伍分土名建昌縣茅埠劉口村○周亨七佃田壹畝柒

分伍厘土名豊安鄉禮曹村○羅啟一佃田貳畝叁分土名豊安鄉絲鳥岡○鄧庚四佃田壹畝土名豊安鄉禮曹村○鄧庚六佃田貳畝土名豊安鄉禮曹村○鄧五七佃田貳畝捌分土名豊安鄉禮曹村○鄧庚八佃田貳畝伍分土名豊安鄉禮曹村○鄧泰十佃田伍畝貳分伍厘土名豊安鄉禮曹村○馮郡九佃田陸畝陸分伍厘土名豊安鄉禮曹村○朱五八佃田伍畝柒分土名依仁鄉塘裕村○朱閏二佃田壹畝叁分土名依仁鄉塘

裕村○熊汝受佃田伍畝柒分叁厘土名依仁鄉栢樹下○熊偉孫佃田肆畝玖分土名依仁鄉栢樹下○熊旺佃田壹畝柒分土名依仁鄉栢樹下○熊玖[illegible]佃田貳畝肆分土名依仁鄉栢樹下○楊盈十佃田貳畝叁分土名建昌縣豊安鄉大泮村○張金六佃田肆畝貳分土名依仁鄉港下○熊艮機佃田貳畝壹分伍厘土名依仁鄉栢樹下○熊祖一佃田貳畝肆分土名依仁鄉栢樹下○袁七五佃田壹畝伍分貳厘土名依仁鄉小田村

○楊孟佃田柒分伍厘土名依仁鄉楊觀寮○蔡洪二佃田貳畝肆分伍厘土名依仁鄉付岡村○周顏二佃田肆畝土名建昌縣豊安鄉大泮村○周思三佃田貳畝貳分土名建昌縣豊安鄉大泮村○周盛三佃田伍畝叁分土名豊安鄉大泮村○胡昌一佃田伍畝肆分土名豊安鄉大泮村○熊[illegible]佃田壹畝捌分伍厘土名依仁鄉港下○[illegible]佃田壹畝貳分土名建昌縣豊安鄉黃埇坪○[illegible]八佃田壹畝陸分土名豊安鄉黃埇坪

○劉千八佃田壹畝捌分土名豐安鄉禮曹嶺

以上總共四縣田連新增叁千陸百壹拾畝玖

厘貳毫各照額解洞支用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九終

白鹿書院志十九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德琦撰德琦有廬山志已著錄康熙甲午德琦為星子縣知縣因取廖文英原志重加訂正分類凡十曰形勝曰興復曰沿革曰先獻曰主洞曰學規曰書籍曰藝文曰祀典曰田賦形勝等七門皆因舊志與復主洞書籍三門則德琦所增也

通玄觀志二卷

〔明〕姜南撰　〔清〕吴陳琰增補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元觀志二卷》提要

通玄觀志舊序

自有山海經之後名山有記洞天福地有記而武夷廬山茅山龍虎洞霄諸記誌又作焉雖備載其幽深峻絶之勝而神僊靈怪之事亦所具述耳吾杭諸山自天目蜿蜒而來東望滄海如渴虬奔赴或躍或伏至錢塘則委蛇北顧而復若驤首欲騫之狀者爲龍山南出爲鳳凰山其入城者爲七寶清平瑞石諸山名雖殊而勢相聯屬總之皆鳳凰之前麓也而琳宮之在茲山者爲寧壽爲紫陽爲重陽而通玄實與焉山雖不足藏虎豹而潛龍蛇然其窈窕奇秀全真度世之士往往樂之故蔡經棲其蹤玄玄寶

其勝而野鶴宅其幽皆斯地焉若夫通玄之建在宋室南渡紹興壬午之歲鹿泉感白鶴之夢自寧壽而來建宇請額遂成叢林元末燬於兵亂惟茅君像歸然獨存供養敗屋中幾百餘年寧壽觀道士徐元一慨然歎曰是吾之責也始與其師徐玉岩圖興復之芟草萊剪荆棘除瓦礫而基狐兎之穴集材募工考其舊址而重搆焉飛樓廣殿穹臺崇軒以至道流之居庖湢之所無不備其費不減數千金吁是固何措而能濟哉元一有道術能役鬼神呼霖雨致虹蜺意使箕畢檄召龍鶴而滅妖蠱祟祈晴禱雨屢著奇驗故杭人多敬信之是以不勞而大功成也晚年皆欲

效古人志其觀之始末事蹟以傳未遂而觴謁什矣又數
年其徒郁存方氏於元一則沿孫也乃畀於予作道玄誌
以承元一之志書成予當序其首夫吾儒之與佛老其道
不相謀其言不相入甚者惡其異端而視若水火假也然
而老佛之徒行其道以獲其利則麗其棟宇隆其香火以
事其教之所由始法之所由傳者如孝子之事慈父如忠
臣之事大君不惟敬事之而又圖傳之不朽不敢有一毫
之或忽也至於吾儒反有不然者即顯榮其身矣則怠其
聖賢明道之澤而畧其扶持名教之心雖有一郡一邑之
寄而於古之聖賢及道德明著之士法所當祀者視其廟

垣而不顧任其崩頹廢墜而不加之意焉嗚呼其亦異於
攻乎異端者矣何鄙徒以空言詆排之耶存方誠慤勤持
修鍊其於元一子既嘉其志之同而能嗣其教於不墜也
故不辭而爲之志之序之

嘉靖十三年甲午歲七月既望仁和姜南序

原志

道方志師志志觀典據章華罔遺有紀余聞乃云道崇虛
無方存形迹夫有始者典據則可核不朽者文華殆無已
罔遺著物有紀有序可謂得志哉方何以至盡方志有三
闕敎珍文圖遠夫敎存默識匪錄則疑故疑罔闕故文匪
一詞匪錄則渙故渙罔珍故罔闕罔珍用是創起無因淑
弗加志實啓端焉何以圖遠是方之志師志以志志錄存
形迹志崇虛無敘之者叙其志之若有攸得而不盡厥志
焉爾

嘉靖十四年乙未歲孟夏吉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前吏部郎中仁和瑞石

江曉序

通玄觀志舊序

夫清都紫極聳上帝之高居方丈瀛洲表列仙之別館事雖傳於方外教已浹於寰中況乎金經玉笥之書絳雪玄霜之餌可以斡旋造化保茂營魂往牒有稽陰符匪幻故赤松逃名石室神農展北面之儀廣成絕跡崆峒軒轅屈順風之禮德加萬乘況在齊民是以上士素流勤勤築鍊琳宮貝闕在在崇修況七寶名山總虎林之勝概通玄雄觀挹鷲嶺之嵯峨粵自宋朝彷彿九靈之府迨乎昭代益弘千祀之規廼有道士郁存方者性抱常真靈研大道庭遊白鹿時偕五嶽之賓圃集青鸞夙駐三茅之駕祈雨而雨即降書符不藉乎葛先咒病而病常痊懸藥無煩乎負局信可謂玄門之首覺仙苑之儒英也乃存方謂圖志弗傳則顛末莫考事紀弗述則日月就湮遂纂瑤篇以登故實凡茲觀剏復之始諸真授受之言莫不畢見殫闡源瀉委析於是鄉達名公論交鴻彥嘉茲盛舉咸有序言予既偉郁氏之勸渠復重諸賢之揄引聊述數語以綴簡端況雅慕遠遊幼躭內典覽斯琬琰有爾本衷儻丹鼎九成黃房胎結必且追隨鶴馭侶子晉於浮丘導擁蜺旌接盧敖於北海矣

嘉靖十七年戊戌春三月既望錢唐叔禾田汝成序

通玄觀志舊序

杭郡爲東南都會三吳形勝之地而吳山雄踞郡治襟江帶湖偉然一鉅觀也南宋駐蹕其地益勝山多琳宮梵刹而其俗崇尚老佛之教浸淫濔深執政者欲變而未能也其間亦有彝典之不可廢者而其徒或有禆於民者詎可盡非之乎茲山之東麓有通玄福地乃三茅觀之副宮肇自紹興壬午歲爲都錄少師賜紫中貴劉能真修真之所高廟勅額奉祠茅君香火夙著靈異元季兵燹變爲荒墟惟存三茅古像迨我聖朝崇道奬教異人迭出成化庚寅歲以來有鍊師徐道彰者以雷法顯世譽動名公士庶克復山門舊規余自嘉靖戊戌歲承

命守茲土明年季夏弗雨禱神犧牲亦弗雨萬民嗷嗷父老乃告道彰之法孫郁存方陳其術足以致雨予弗之信廼試之佑聖觀三日果大雨明年夏又弗雨隨試隨應事固非偶然而感通之理焉可盡誣也今茲存方述其觀之創始事蹟集其士林所贈祈禱詩文編帙梓行請余序其簡首故知存方庶幾其誠也夫動天地感鬼神吾儒之誠也存方老氏者流而其術反爲民用又喜詩文豈其心蓋皆老也是又存方纘仰祖風以光其教又豈不同一揆哉噫千光一月萬派一源安知今法師非昔法師耶君子觀

此當益惇歸受之心矣故序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秋七月吉旦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杭州府事福清希齋陳仕賢序

重修通玄觀志序

夾山通玄觀之有誌諸先正言之甚詳惟攷明嘉靖癸卯以後多所闕畧羽士朱君閬緒蒐輯而續補之且將舊誌分類釐訂定爲二卷倫次井然款余門而屬序余以爲道籍觀而興觀藉誌而傳誌藉人而續若前人有闕畧則後人補之自茲以往雖百世可也然誌雖爲觀計實爲道計道以清靜爲宗黃老尚已嗣後諸家闡用功之法象因而有彼家爐火之異同其實夫婦在身中爐火非燒煉從始至終皆載清靜而行至於符籙驅召法用先天一炁自已元神亦非求之於外也若言道者馳其詭論以術名求道者趨於傍門以邀利皆大道之所棄則有觀不如無觀有誌不如無誌矣余於丹書靡所不究質之有道者皆言其旨如此今衰矣有志未逮龍沙之讖敬以俟之同志故序及之且以爲贈

晉安林雲銘西仲氏題

重修通玄觀志序

錢塘山水秀麗發源天目城闉環匝烟火萬戸望湖繞西吳山鎮中葱葱鬱鬱靡可言盤而通玄觀實介其側溯觀之建繇宋中貴劉庇泉敞蹤富貴高廟勅以爲修眞地夢鶴飛翔靈驗奇特通玄二字出御墨也嗣後兵燹屢經興廢疊見卒賴守護者相沿弗替今

聖天子詔修一統志非名山大川古觀大刹例不登載即有附者亦語焉不詳余步諸君子後鄉重審愼甫恭呈

宸覽巳巳初夏羽客朱子閟緒手持本觀誌錄條分縷晰鑱數掌螺并丐余片言爲重余喜曰谷陵易位滄桑變更久

矣雖祖父肯堂播畝未閱幾葉茫乎莫辨求此纂錄罔遺何可得乎閟緒誠有不朽之心敬余弟姪凿夙具道緣與閟緒常握手因述其法行最高但余何知談道惟仍摘高廟頹是觀者爲閟緒勉之上有層霄中有丹室能吟虎嘯潛藏無迹呼吸風雲吐納日月通玄玄者含閟緒又誰望耶若山川之美秀古蹟之斑斕暇將賦之恐筆墨亦喜賡命矣

錢塘顧[illegible]顧豹文題

重修通玄觀志序

晉成少從先君子登吳山過通玄觀輒與諸羽士游如朱鍊師閟緒善符法也後嬰重病鍊師飲以符水良已自後往還無間比年以來晉成砥意帮功從鍊師問參同契諸書承示微言畧有解悟後鍊師修本觀志謁張亭朱若始先生及余恭定既卒業作而曰杭州自南宋以來釋老宮觀甚盛然惟釋氏爲久長其崇奉老氏者不再傳而傾圮或鞠爲茂草者有之然獨通玄觀恒久如新且加擴焉何故此因乎地矣亦因乎人矣其地直吳山之麓氣勢所鍾磅礴而清淑而江山秀麗草木蕃昌與烟火十餘萬家一

覽而盡固與尋常名勝不同而其人或道德自將或深通訣籙皆有名實可紀而鍊師繼踵淡泊茹素以利濟爲事且深究大道之指歸諸羽士亦謹謹自好宜乎茲觀之久與釋氏招提等盛齊隆也雖然觀中諸賢尚巳推而上之不有久視人間如道藏所稱地仙者乎又不有白日輕舉形神俱妙如天仙者乎夫天仙地仙非人所不可至也在立善而巳矣鍊師與諸君盍早厲焉益精專氣勿以難大自阻他時成道之後觀且益盛山之名益顯嗣孫執筆者將大書屢書不一書而巳也鍊師瞿然曰命之矣因書其語於簡端

仁和臧晉成[illegible]撰

重修通玄觀志序

省會郡邑之有志志其大也大則不及詳然邑較詳於郡郡較詳於省至山川殿宇直志中之一耳若水經山海經而後如華陽匡廬武夷之屬皆以山水志而近則靈隱丹霞諸寺亦有志茅山武當洞霄諸道觀亦有志則又詳於邑矣大要專則詳兼則畧而不以不信者亂信斯與信史等吾杭山川秀美甲天下而吳山雄踞城中延袤數里尤一郡之大觀有南宋通玄觀者在山之址中貴劉鹿泉請於高宗所勅建其賜詩猶存石壁焉嗣是元貫雲石虞伯生張仲舉趙子昂之徒相繼爲詩而觀之名益大顯然未

有志也勝國中葉道士郁克正繼其師祖徐元一之志請於邑人姜蓉塘始爲志特草剏云爾未盡善也今克正嗣孫朱闓緒旣慨觀之傾圮請余爲疏引不數年蔚然一新而舊志闕畧未修如富人之家規模縱極宏侈而漫無文采可觀於心有不安於體爲不稱因過余謀重修之余方遊江右遲久未成旣歸檢舊本不無舛誤遺佚者即高宗賜詩三首皆失載其餘可知又　本朝詩文不可不增補以成全書於是整齊排纂以復之而嘉闓緒之苦心於斯觀也夫志者志也前人有不可已之志而未竟者必後人有計以圖而後爲善繼人之志斯觀之志實元一不可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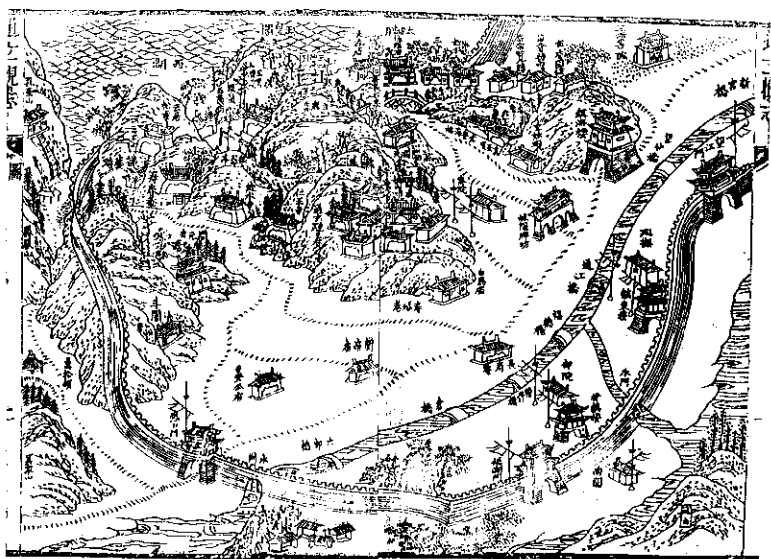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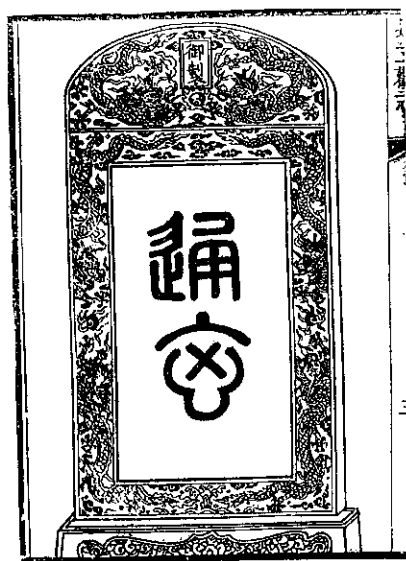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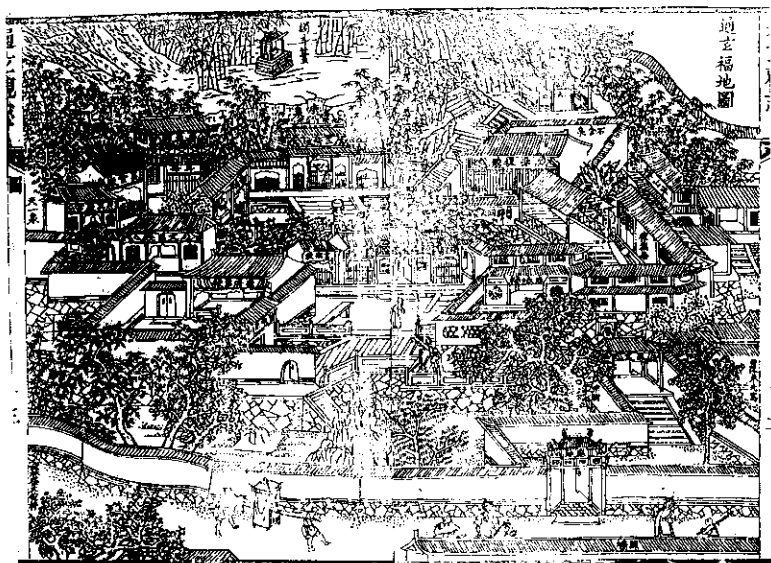
之志也而克正繼之然行之久而未雅馴者不潤色之後來者不裒益之猶克正未竟之志也而闓緒曲體而前人之志而必成之何患闓緒之後之不能成闓緒之志乎哉余是以重嘉闓緒之志誠可示先啓後而補省會郡邑所未詳也夫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八月朔日錢唐吳陳琰寶崖氏撰

通玄觀志上卷目錄

下卷目錄

通玄福地圖

御製

通玄觀志卷上

仁和姜　南蓉塘原訂　錢塘吳陳琰寶崖增定
華亭朱　溶若始重輯

本觀郁存方克正編梓　仁和戴普成悔庵參校
法嗣朱廣基閎緒補述

志山水

劉禹錫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通玄觀之得名以其踞吳山之趾故山不高而地自勝也居山自劉能真剏始後又得徐元一郁存方諸君飄飄仙侶茲觀安得不日益有名耶志山水

吳山

在觀之北昔人祀伍子胥於此又名胥山踞城中西南諸山皆吳山也山有十廟皆宋祀典所載

瑞石山

在觀之西北石壁縈廻山洞窈窕上有野鶴丁仙祠

清平山

在觀之西南與城外鳳凰山相接

七寶山

觀在山之東麓三茅寧壽觀踞其巔層峰叠巘峻拔蜿蜒秀麗甲於諸山

白鶴泉

在三茅殿後形如偃月瑩然天成因白鶴來翔故名

鹿泉

在三清殿後宋劉能真夢鹿得泉故名并以自號泉上鑿一鹿其水久涸康熙癸酉道士朱廣基於泉右別蓄一泉仍以鹿泉名之

石含泉

在望鶴亭前山石峭立天然瑩潔可愛

天一泉

在真慶宮後石壁下康熙癸酉年道士沈以寧甃石為之

壽域丹井

在茅君殿南五代時有一翁居此嘗飲此水年數百歲而顏不老所居樓與巷及井皆名壽域其泉清冽大旱不竭

志建置

神靈所宅非規制宏麗不足稱焉况通玄剏建賜自光堯宮殿皆合儀制今雖更新惟有益加恢廓亦開山者所心喜也志建置

三茅殿

在山之腹宋劉眞人建以祝　聖壽元燬明成化間法官徐元一復建嘉靖壬辰郁存方重修額曰華陽分秀崇禎壬午夏大風拔樹壓殿上梁棟俱折聖像巍然獨存人益敬其靈羽士唐大有修整如故

三清殿

在三茅殿後宋劉眞人建元俞行簡重修尋燬明正德甲戌法師徐元一重建供奉三清兩供九天紫微大眞人張彥頫書額曰三清寶殿嘉靖間郁存方復修後法裔張永韶略加潤飾順治庚寅道士朱兆元更棟易椽法相供具重葺如新後徒顧如先屢欲修治年耄不克乃囑嗣孫朱廣基於康熙辛未年重修

啟元殿

在崔府君祠右中供文帝左右供張仙天醫明法師徐元一設像後張金松等募建以祀之御史金階書額沈友儒有記

準提殿

在三清殿左　國朝道士胡天圻募鹽官陳彝則等建中奉準提傍祀河神

奎光殿

在啟元殿右明都紀張金松建　國朝道士朱廣基募種德社諸善士重建

玉晨閣

在三清殿右明萬曆乙酉仁和紳士林梓捐貲命道士張金松等倡建上奉九皇道像下祀歷世仙醫旁設林氏宗位其顛末具裔孫林瀾記歲久棟壞　國朝道士唐大有李文進募易之後仁和戴晉成於閣下浚地修葺供斗母像於中器具皆極莊嚴

壽域樓

在關王祠左道士徐元一重建郁存方復治之上棲羽士下爲客座禮部郎中蔣㻶書額

眞慶宮

在玉晨閣西明道士張金松築石臺小亭奉眞武將帥　國朝鍊師朱兆元閉關習靜於此康熙丁卯嗣孫沈以寧去臺平基倚石爲屏募仁和王益孚等建殿三楹傍峙護法王天君殿

平山堂

在壽域樓後明都紀胡平山建上棲羽士下爲客堂前列山石養鶴其上又名鶴集居陳繼儒書額　國朝道士朱廣基重修

玄宗堂

在眞官祠右法官徐元一心齋之所今從祀劉眞人及
歷代宗嗣
關應關王祠
在三茅殿左宋祀武安王故名明加封爲帝又裝冕旒
相並祀焉
眞官祠
在三茅殿右祀本山護法里域之神亦宋相也
祖府君祠
在玄宗堂右宋時在涌金門顯應觀後廢明郁存方建
祠奉之遐邇艱嗣者禱無不應禮部員外沈友儒有記

萬玉軒
在壽域樓後壘石爲磴松篁交映幽爽絕塵明道士郁
存方建大理寺卿狀元李旻賦詩四明劉世儒
圖梅時稱三絕 國朝道士胡天圻遷上數級重剏而
充廣焉
望鶴亭
在三清殿東北宋劉眞人夢白鶴來翔而建元廢明法
官郁存方重建每臘月二日望鶴於此名曰迎眞會又
名採眞亭 國朝羽士朱兆元於湖畔請八仙石像以
供之今俗傳爲八仙亭續鐫壽星像於中御史顧如華
書額曰眞人憩息
洗心亭
在三清殿右明郁存方建仁和張堯恩書額字爲人竊
後陳絡其復書
謁斗臺
在三清殿西北宋劉眞人立碑刻北斗符圖朝謁於此
總眞壇
明郁存方建亭築臺禮之屢有靈應
向祀奉神霄總眞劉天君於殿右爲護法神 國朝道
士朱廣基建於殿左故名

凝眞靖
在三清殿右道士朱廣基供奉 教主像凝眞於此
丹室
在觀之左 國朝都紀陳文中得觀址外山地三級徒
胡天圻遂築室於上以爲丹室
山門
一門接壽域巷而進巷道素隘 國朝住持胡天圻推
拓巷南空地丈餘乃設墻垣於外康熙癸酉道士李壁
基架石甃建爲臺門額曰衆妙由階磴而上爲二門石
闌縈紆喬木森蔭宋思陵御書通玄二字賜榜於門

志古蹟

蹟以古勝而無古蹟者好事多僞托之雖一時美觀徒爲識者所嗤耳茲覩自宋迄元明其蹟班班可考非湮滅無存而僞托者志古蹟

宋高宗御書三詩

刻三清殿後石壁高宗御書賜劉能眞

鬱羅洞天

在三清殿左宋劉眞人建陟磴曲折而上如登洞天都錄劉眞人手筆

在三清殿後石壁其文曰皇宋紹興壬午中元節日都錄少師劉能眞開山建觀請額賜名通玄奉元始天尊三茅眞君香火朝元福國

磨崖碑

在三清殿後宋劉眞人磨崖爲碑手書通玄剏建文記

宋相

茅君像三尊侍眞二武安王一侍神二眞官像一侍員二總十一尊皆宋國工塑土爲之儼然有生氣

宋石像

在三清殿後刻石爲四像一爲元始天尊三爲三茅君但宋劉眞人所琢

鹿泉劉眞人像

在三清殿後鹿泉之上

元碑

在鹿泉之左元至治間玄教法師虞集吳全節撰文

元詩

在鹿泉之右元道士俞行簡有高行時貫雲石虞伯生張仲舉輩皆與之遊有贈詩鐫於石壁

徐元一像

元一法師重開山後其徒及孫乃琢像於石壁上刻尚

書洪鐘贊

石鼎

贊教徐元一伐石爲鼎立於殿前以奉天眞刻銘於上

八仙石像

西湖舊有八仙臺最勝後臺廢道士朱兆元移像供於望鶴亭後鑿龕星像於中

萬玉軒畫梅

四明劉雪湖畫梅於軒壁枝榦花蕚筆墨神化題有偶寫一時與能收萬國春之句

志藝文

宇內名勝非藉藝文表彰數傳以後湮滅而失傳者多矣通玄初以御賜三詩光寵一時嗣後元明迄今詩文傳贊甚夥亦他處所罕及志藝文

五言古

禱雨贈徐郁二法師　龍江 王 鉽

烈日[illegible]野[illegible]涸[illegible]圻[illegible]天久無雲望望心悽惻古杭有羽士孫真鍊精魄夙抱濟物心山城駐鳧舄潔壇輸悃誠靈貺遂昭格甘霖溢溝畎禾黍四望碧父老感仁惠攀送隘長陌鶴馭去翩然惆悵仙凡隔

題張鍊師蘭石圖　錢唐 戚熙臣 延菴

九畹產清標移來傍貞石天然景物奇自覺塵寰隔江海瑤碧浤蓬壺近咫尺野服任逍遙疑是真仙謫

遊通玄觀　仁和 孫景時 成叔

至人奉宸旒出入永安宮玉食非所願素心在玄空乞身松桂林頂激先皇衷道業幸幾圓精誠默相通縞衣忽來翔傑構俄以崇但想闕無盡寧知皆有終丹砂遂狼籍竹樹空蒙籠瑤草當年種蒼苔蘚日封披髯見科斗汲石動虬龍振衣謁斗臺散步鶴亭中過觀通越嶠坐愛失華嵩翹我登臨眺惝無紀築功閒來倚修竹解帶沐清風

贈沈鍊師瑞竹　長洲 彭 年 孔嘉

道院清幽品固是千竿竹居者不能對遊人益嘆俗我師味茲理玄想淨塵欲曉來謁真官焚香讀仙籙寂寞坐蒼苔仰覩庭陰綠靜聽風聲響雨中戛寒玉瀟湘了素心懶為時所束願言終此君身世忘寵辱何必倚雕闌紅妝方乃足

禱雨詩　本觀 張永節 太和

鈞拔李師祖祈雨靈應士大夫皆贈詩永節和之

亢陽二月餘陸地千里赤太守憂歲飢貽我青山檄我祖秉精誠登壇運秘術頃刻生風雷雲漢霈甘澤四野悉霑濡萬姓誦懿德玄門益增輝諸山咸取則願言壽且康及門長侍側

庚辰歲凶憫農誓衆　本觀 朱兆元 復元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夜苦煎促盛夏流淹多白水高如屋水既沒我苗蝗又食我粟劫遇此凶年大家宜節束但願歲少豐無惡饘與粥

遊通玄觀 五言排律附　仁和 沈 鈞 開平

此地闢丹丘烟霞象外收隔凡疑有石佇鶴竟同緱赤木淪句曲蒼鈞映沃洲芳鮮盈砌出沆瀣逐雲浮灌木叢消夏澄江瀉鴻秋鼎泥封六一籙篆走龍虬殿古朝元舊臺

非禮閑幽却無名利客惟營竈灑留幾七青精飯三田金
液修何時分半榻共夢太淸儔

通玄觀玩月　沈三曾 念陟

胸有千斛愁難與姮娥論娥有千種思未曾言分寸一時
相對照形影尙隔遠幸得方外士為我殷殷勸雲鶴能名
致何憂洼不浼可以通情愫可以通繾綣覩彼癡兒者此
地懸萬萬

眞慶宮　吳興 董漢策 帷儒

瑞石碧天開弇嶽若飛翰群風動雲壑仙眞集霞岸宛如
北辰居嶶垣樹椒杆余獨審幾微地脉徵來散潛龍投月
窟翼衛朗星爍疏瀹既漸施石淚遂貽燠負扆王會陳旌
旗列前案如知造物意地寶啟幽贊吾嘗至雲巖爐峰矗
天半又嘗遊楚江秀狀翠堪玩然皆鄰山中人跡欲中斷
何如此城市嶔岑轉淸晏結茅鍊丹經雜香心手盥從茲
會眞源大道有綸貫

咏石含泉　武林 馬銓 遲素

我來福地遊抗懷躡前哲斧鑿神鬼工天然顯靈穴山根
窈窕通一泓寒泉冽掬飲沁心脾金鱗遊沫潄疑是古丹
井逝將求仙訣何師號石含端為茲泉設因之兩不朽千
載詎磨涅

蔬飯呈朱鍊師嗣緒　仁和 戴普成 協虞

先君思悲母喚茹二十年捐金修廟貌茲地屢盤桓歸髮
翠竹下誦經白雲端普戍少從遊每令絕葷羶至哉嚴父
訓終身不敢譱五嶽及洞府朝禮必精虔齋戒小不謹往
往遭金鞭羽客欺辟壤公然列綺筵帝眞坐酒肉厥罪莫
大焉地獄恐為此柰何冀神仙朱子性仁慈五戒同修禪
延余煮白飯泉香筍更鮮既飽意彌適相對默無言諷日
薦幽冥庶幾格蒼天

通玄觀避暑　錢唐 吳陳琰 寶崖

大暑酷如吏其熾猛於寇赤日爍流金蠍戟復蠅鬪揮扇
撲蚊蠅乍停鬨似舊餐減動難加苦吟格俱廢計惟逃空
谷道遠軛難就吳山近几案薈蔚最深秀山脊多嶔莊山
腰多傑構陰巖劈空立古木參天茂壁韡與樹陰略見日
光漏竹披森萬玉戛擊雜金奏松枯仍伏狐藤老或隱鼬
海潮勢上下江湖位左右摩崖斗大書世隔渺難究淸露
洗蘚斑空靑現石竇微茫尋字畫畢竟失句讀道人說高
宗賜詩此鐫鏤中貴曰劉敖乞身居寧壽茅君駕鶴來地
與蓬相湊刱宇名通玄洞天世罕覯四時皆異狀九夏更
殊候凜乎寒霜零悽然秋雨溜服茲淸涼散長謝穢濁陋
石含泉漾鯉縈潔亦堪潄吾愛道人賢丹室釀醇酎時一

澆我胸酹䊸浮丘袖代傳藏秘籙門外不輕授造化供驅
旋神鬼任驅走天語行童知醮壇鏡一叩祇今萬籟鳴常
若五雷吼匪直暑能銷實亦災可捄此非我所知書以告
杭守謝魏使君

題通玄觀和前韻　錢塘 許田 莘野

清淨本老氏泛濫在周冠教盛北宋末不解兩龍闘君臣
受金籙宮觀厭仍舊嗟哉五國城徒絫清齋瘦南渡風未
泯奄宦輕去就誅茅七寶山此曹表獨秀光堯高其節御
書精結構賜名曰能真永固祝松茂拍肩憶洪崖買砂向
勾漏建醮展朱書朝真進黃奏役鬼現猙獰護壇驅鼠鼬
歲月任乘除神祇實左右精誠格上帝甘露墀下究青芝
貯藥竈雪乳滴石竇扃戶閱靈文古奧句莫讀遺蛻六百
秋仙籍早銘鏤數歷兵燹劫今復見仁壽樹蔭更交柯泉
流時互奏避暑實相當洞天世希覯炎官轍不到坐久疑
氣候崖崩絡柔藤雨過掛懸溜不須憎市喧微覺嫌悲陋
吾嘗觸熱來匊水供盥漱深房拂枕簟斛𣚺如醉酎道士
飲雀爭迎風卷衣袖符籙有心傳丹訣惟口授背得鳥爪
爬身跨羽衣走一呋豨同契特向何人扣錬魄三彭驚奚
酒羣龍吼幸念開山人廢墜宜匡捄古跡行漸荒表彰賴
賢守

遊通玄觀贈朱道士閑齋　錢塘 馮鈞京 伯中

古觀杭吳嶠層臺俯烟空昔有茅真君騎鶴來此中樓閣
尚輝耀樹木蔭龍蛇仙羽久不來萬竹吟長風卓哉朱道
士大孝為玄功重門闢軒敞殿宇金碧崇鑿石潴新流鑿
壁開岩封周遊頓改觀恍過達者蹤立碑紀年歲勒書原
初終後來遺世人何必蓬萊宮

七言古

題萬玉軒　　錢塘李　旻東崖

雲軒四面琅玕繞半畝翠陰誰爲掃六月涼生暑不侵一天雨過秋先到琴書潤濕衣袂寒清風搖曳朱欄杆我欲借此讀山木驚動鬼神安不安

禱雨贈李法師筠坡　　山陰韓　庠

眞人騎龍來太清要爲下土蘇羣生嘯風叱電神鬼驚皂纛拂空雲倒行天瓢一滴馬上傾甘雨洗郊枯稼榮功成仗劒朝玉京但聞四野騰歡聲

題石壁　　錢塘方九敘十洲

吳山東下何縈迴仙人樓閣空中開紫霞春煖綠蘿館碧雲夜冷黃金臺亭前竹露浮寒玉石上泉香眠野鹿步虛歌罷鶴飛還涼月紛紛滿幽谷

雲亭望鶴　　錢塘虞元良

仙禽一去雲遙遙霜翎遠舉搏扶搖天風乍起山月高恍惚清唳下九霄孤亭羽客首空翹凝睇幾回何處招洞門不鎖茶烟消佇待吹笙王子喬

星臺夜謁

長空無垠經緯明七星輝輝夜縱橫瑤壇清虛仙珮鳴高躋雲表輸丹忱至人欽天運機衡斟酌四氣調五行祥光照耀降元精翊扶玄化生賢英

玉殿朝元

玉階仙仗開重門鳴鐘擊磬肅無喧巍然玉容儼華軒雲衣冠珮升天閽鴛班鵠立朝上元齋心翼翼儼如存風回海宇同軒轅乾坤無疆大道尊

茅宮祝聖

仙眞顯化鶴馭來琳宮霞擁如蓬萊壽皇金榜煥昭回增輝占秀吳山隈金爐焚香聚仙才嵩呼華祝歌康哉天子萬年壽域開蟠桃結子看重栽

贈朱鍊師閎緒　　馬　銓

背山東麓仙靈棲中有羽客來青溪手握素書露天倪長嘯雲亭日月低茅君世傳術與齊步罡揮劒剪妖霓至道無爲應不迷顧我淺識如醯雞養生無主嗟懶稽茹芝爭似飫羹藜天風吹鶴瀛海西丹成七還肯相携

題通玄觀兼簡閎緒羽士　　仁和林　瀾萊菴

浙西之鎮吳山麓脉劈茅君分仙俗開岑蔥鬱五雲飛賜度蹁躚三鶴熟紫衣宸藻何堂皇磨崖築殿出山腹元明相繼皆高士比比名流詩可錄前有元一後鶴泉能令枯篙立雹渥清徵靈寶妙入神叱咤風雷電馳逐行符嚼指代劳牲一天甘澍蒼生福驅邪臧凶劍何精沉痾皆甦老

魁哭至今掩日像圖存況祝赤賦簡烏漉遺文珍秘敢妄
窺我常讀之薰且沐師師指授刻骨盟十有七得復元纁
朱君中扃更功深三疊琴心虛靜篤時將與吾叅同契鍊
液如泉頂達足憶昔曬對月半天兒有脩然林與竹于霄
古樹不知年滿眼琅玕森萬玉因之當暑轉忘歸童子摩
挲毫彌欲江流不盡滌塵襟隔岸雲山豁俗目紫芝可茹
泉可烹讀罷黃庭淸可掬豈無佳境堪等倫南斡雙峰皆
仙屋苟非其人地不靈俗腸庸品徒增辱茲山福地匹賢
眞箇箇兒孫控鶴鹿邏來闕緒振芳聲自是仙風秉道獨
澄心養氣已有年瑕函瓊笈雲雷籙願君從法返希夷神

鬼莫窺兇輕伏㙐予塵網日棲棲何時煮石依虛谷觀有
觀無衆妙門抽添鉛汞事金木

通玄避暑　烏程　閔　珽　愚谷

赤帝司權行北陸蘊隆蟲蟲亦何酷不乘仙鯉踏層冰欲
就陰崖蔭濃綠與山宮闕深且高縹羅之天無炎歊蕭森
老樹不漏日長風謖謖如波濤茅君舊蹟空縹緲南渡遺
蹤差可考通玄賜額錫能眞貂璫不比黃冠好翩翩鶴駕
兩度來謁帝彷彿天門開絳節朝持巾碧落綠章夜奏遊
丹臺斯人一去秋寞漠玉井雙泉蘚枯涸野草春荒禮斗
壇斜陽晩閉朝元閣我來懷古重咨嗟羽士猶能說內家

古祠仙觀自喬木六陵無樹啼棲鴉

探眞亭浩歌　董漢策

天無言何爲而有風雷人能言何爲而有喑啞不可告語
請對以飈張碧鄭白能保身衞國偏祖唐公與謫仙酒狂
救郭令至人不死憑天眞率眞之喜如春膏一怒神勇如
奔濤星辰著茲日月晦天關地軸俱傾搖故令萬物死者
生朽株復兆塵蒙避六合陽回寂無事收斂神功返太平
我有五嶽胸臆閒偶來登此磊落之空山坐嘯青雲覆茅
屋樹稍鶴子投松關浩氣已平風雷息欲覓眞人了無跡
霞旓萬卷舞九盤麟珠綾雲千尺立我欲攬袂從之遊拍
肩洪崖不可得但聞天籟滿賞簹碧水丹山淨如拭

通玄觀劉眞人望鶴歌　仁和　汪　蛟　舟棠

眞人鍊氣還太淸五官百骸通神明一切世相俱揖棄功
圓丹熟登仙程仙程杳冥何日到有鶴飛來作送迎此鶴
肯棲此山麓此山何異蓬與瀛眞人具法眼仙禽是誰遣
玉皇降勅出九霄爲說朝元地尤善瓊樓玉殿蕊珠宮一
一搆造不可緩誅茅伐木成洞府神仙來往君須辨黃初
平羨門子叱石起羊非幻術獨跨白鹿雲中指白古與人
多變化要知三鶴亦如此鶴兮鶴兮爾不乘衞國之軒車
不向遼東華表之所止而乃與山一嘆闕九天喚徹眞人

透心耳眞人見鶴如見仙飛來紫極稱仙使寶帚金丹復
何在蘿羅道院非凡界三鶴已去不再來眞人羽化風塵
外吾欲騎鶴兮訪眞人欲問眞人法可貢

贈朱鍊師重修觀志歌　仁和陳元焌調侯

吳山突兀摩青穹環城叠嶂蒼烟中下視江潮若噴雪俯
瞰湖波吸彩虹萬井樓臺增氣色仙靈闢出蓬萊宮紫陽
古洞多奇異此是茅君修鍊地石床火冷猿不窺丹鬥烟
疎鶴猶唳當年南渡盛繁華剏建茲山自此始衣紫中官
戴籜冠御書勅賜通玄宇削壁題詩迹尚存龍蛇隱伏苔
痕翠往事而今勿復陳吾師灑然抱幽致勝國從來有志

書規模草創未云備師也繼志力任之考古證今無缺遺
遂使此觀名勝一朝著眞人星披雲中吹笙磬朗朗耿金
碧虛空落落駐鸞旗師本吾家渭陽裔曾叩仙壇參妙契
布袍方領黃絲繫飡霞茹术爲生計君不見純眞子賜通
玄通玄之觀至今傳前人創作今人繼師乎師乎述其先
書符禮斗朝天夜望鶴亭邊鶴飛下

五言律詩

賜劉能眞　宋高宗

簡易高人道崇玄性自眞身常居太極心已遠凡塵玉陛
辭榮祿瑤臺役鬼神侍宸三十載羨爾道心醇

贈俞行簡法師　貫雲石酸齋

遁迹復忘形丹成養性靈精誠動神鬼呵叱走風霆鶴去
松雲滿龍歸雨氣腥送師歌短曲涼吹滿江亭

雲亭望鶴　宋　胥北峰

閟館芬霞密珠宮飛日長天高玉宇皎露濕羽衣涼古殿
春生霧寒花夜吐香步虛聲雜耳白鶴望中翔

星臺夜禱

樞府昭文象琳房射彩霞七襄流寶閣五炁鬱鉛華石響
仙垂珮臺空鹿御花夜深飛劍處長駕五雲車

玉殿朝元

電影開千仗玄光燦八紘笙花鳴紫極環佩響朱甍玉棟
金爐淨珠簾寶扇明朝回雙輦白萬象寂無聲

茅宮覲聖

九龍蟠玉院七曜照金門神曲天姝舞湘絃海鶴論香繁
瑪瑙案函奏琅玕青爲顯天王壽鐃竽振不煩

筠坡避暑　四明　屠隆赤水

晝長無一事毎日坐空林風起潮聲斷烟凝山氣沉高坡
薄微暑修竹散清陰晞髮進門下支頤看碧岑

禱雨贈鈎坡李法師　麗山　陳　霈

羣峰迴紫極曲徑引藤蘿洞古苔痕潤坡空鈎色多碧霄
吹蓉鶴清磬起渺茫羽士施洪化文林發頌歌

遊通玄觀　李　俊　友樵

曾到桃源境清虛道士家松間掛猿狖洞口鎖烟霞相見
悄如故堪嗟鬢已華何時謝塵俗同看碧桃花

又　常山　童　瑞

爲愛青霞子來尋石上居斷芳滋後圃桃實秀前除玉髓

香堪閲玄經手自書何當雲外路期我步清虛

又　孔天航　文谷

獨有閑遊者言尋象外幽風林修竹靜雲檻大江流身世
遡空界天人共羽丘逍遥復何事祇有玉尊浮

又　譚　棨

高樹一登望江天渺不分空中聽獨鶴身外盡浮雲遠樹
含春色歸帆帶夕曛興來忘去住燒燭更論文

題鶴泉兼贈郁鍊師　鄞縣　豐道生　南禺

吳山有孤鶴千年集珠林淸唳九霄上徘徊一泉深風雷
隨叱咤水月映沖襟余亦被山侶同揮伯牙琴

又　錢唐　洪　澄　西溪

仙源翔白鶴茲泉始得名派深儕溢諦流潔遠負聲鎖海
塵無跡靈臺垢不生煩襟頓開豁千古挹餘清

又　仁和　張文宿

雪劍投吳嶠靈源自越江出山流石髓上漢引仙幢顧影
眞同潔鋼聲似合腔願言陪二妙借倚白雲窗

題通玄觀　錢唐　黃　機　雪臺

白鶴眞人館青牛羽士家江湖涵月露洞壑閟雲霞野服
紉荷芰山杯釀菊花景純遺井在長此鍊丹砂

通玄觀同胡太守燕集　錢唐　周　詩　與叔

鳳山城堞裏獨覺面南幽眷此樓與地來登附郭樓崗聳
晴射雨竹翠夏呈秋名理夫君徹清言盡日留

石舍金鯉　嘉興　曹　溶　秋岳

古壁迎聰琴名花映座幽烟消山自瘦雨過水添流鼓瑟
魚來聽談玄石點頭得時還可駕失意任沉浮

夏日過通玄觀與羽翀鍊師談道　秦郵　王廷輔　承齋

無計消長夏乘風到玉壇層巒松韻古幽徑竹聲寒野曠
塵心淨江空酒盞寬仙翁能好客重與論金丹

題通玄觀　仁和　邵錫蔭　樾森

高觀連雲起層臺倚夕風山光迷翠岫江雨没長虹對客

斲棋局呼童閉鶴樵掃壇朝北斗花落月明中

二

江沙初過雨湖水復含青趺坐聞天籟忘詮註道經竹深
非礙月梧密引流螢小院迴廊悄松風顫草亭

筠坡避暑

桐溪 王偉治 撫城

避暑渾無地相將入翠林山深晴似雨竹密晝常陰長嘯
清風發高談碧靄沉鐘殘猶未去小閣聽鳴琴

贈朱鍊師閎緒

仁和 范允鏘 用賓

應是鴻都客仙壇靜夜扃鐘寒千樹月劍指一天星莫試
聊蛟術還書相鶴經層霄倚樓閣昏晚入雲青

壽沈鍊師

蕭山 來孫謀 也燕

投老商山客丹砂駐玉顏閉關忘歲月携杖戀溪山橘裏
情偏勝梅間興自閒蓬瀛原不遠咫尺有仙班

通玄避暑

仁和 柴世堂 階升

爲欲逃炎暑言尋深院來疎簾當牖靜高樹傍岩栽於此
北窗臥何須泂蒴杯羲皇眞不減吾思亦悠哉

過觀贈朱道士閎緒

雨洗空山後閒來叩竹扉亂雲生草履宿霧濕蘿衣秋老
寒花發天空白鶴歸逢君眞物外相對欲忘機

登採眞亭雨望

錢唐 周 雯 雨文

奇峰出雲外山色枕邊看硎戶風聲滿茅檐雨氣寒鳥啼
移竹塢花落舞松壇東眺滄江曉波濤正淼漫

招朱閎緒羽士

蕭疎梅雨歇此地綠陰多瀹鼎燒松子耘花引薜蘿人來
空谷裏我醉碧山阿咫尺吾廬是何妨屢見過

秋夜贈閎緒羽師

西陵 來 翔 伯羽

卜隱清平觀優遊萬玉中不隨風味改還與月華通興愜
三更話詩成午夜鐘高懷何所似寥廓一秋空

祝朱鍊師悉幾壽

釋德修 哲菴

好讀參同契潛修養道眞漱霞調戊己吸月守庚申支石

乘槎受邛烟歡飲新刀圭叨一七共醉八千春

筠坡避暑

吳山 何 澄 笠菴

避囂耽隱志山水結同羣倚竹題青字臨坡臥綠雲浮名
非所好清磬恰相聞樂此幽閒地微風動夕曛

登望鶴亭

瑞石孤亭外蒼松老碧蘿懸崖尋鶴舞古像問仙過風物
悲時俗烟霞感歲多禽聲來上下四季奏笙歌

題通玄觀

錢塘 洪 昇 稗畦

曲徑通仙觀層崖啟洞天松陰人枕石花際鹿跑泉壽域
三千界靈柯五百年古亭雲不去留待鶴飛旋

秋日過通玄觀同馮鳴九諸虎男賦　錢塘　李延澤　煥將

共有壺中約乘秋破綠苔元龍湖海士方朔歲星才采藥
雙童去聊書一鳥來正悲牽物役此地暫徘徊

種樹偶成　本觀　胡天圻　石含

野性耽芳木隨宜到處栽靈根乘雨植沃土及時培借補
名山秀憑遮世路埃朝朝清蔭下携杖兩三回

筠坡避暑　本觀　姚燦貞　亦純

趺坐清涼境臨風首獨科寒烟迷徑曲修竹遶亭多拂石
雲根動吟詩鳥語和靜中天籟發日落聽樵歌

遊通玄觀　黄山　吳雯烱　笙山

東麓樓真處岩扉排亂雲樹猶存宋代泉尚記劉君洞爽
雞聲出花陰鶴夢分玄蹤悉探討甕覗有丹文

遊通玄觀　苕溪　沈三曾　愼遊

千秋留勝蹟哀榆久垂名海氣通吳嶠江雲隱越城溪嵐
浮玉乳古殿响神鉦幾度林間坐薰風拂落英

又　錢塘　姚廷愷　恭叔

爲攬江山勝來登百尺樓餐霞峯競秀飛雪浪驚流樹古
雲常宿崖空月似浮久耽猿鶴趣乘興且淹留

又　仁和　張樂善　兼之

曲徑山花發披襟絶磴幽露猶漢代餘月白宋時樓翠竹
聲疑雨驚飈涼似秋欲忘身世累極目大江流

筠坡避暑　本觀　王膺增　尙愚

避暑頻移榻清涼遠俗氛竹深遲見日山濕自生雲偃仰
隨人意榮枯不我聞冷然幽興發長嘯倚斜曛

星臺夜詞

天外層臺迥星河靜夜朝菊英充露釀松竹當雲韶鶴影
空山遠江聲小閣饒詞餘清不寐丹鼎月中燒

玉晨環翠

獨坐對遥岑江天已夕陰窗虛山半入閣峻月平臨雲鎖
松林密烟凝竹樹深閒來時騁目處處豁煩襟

登望鶴亭

散策空亭下涼飈轉薜蘿有樵和月返無鶴帶雲過緱嶺
仙蹤遠遼陽別恨多登臨何限意聊寄一高歌

秋日飲通玄觀小閣　洪昇

曉雨過涼天秋光平可憐峯遥青歷歷江靜碧娟娟香氣
幽尋桂衰容暗惜蓮何人能羽化一嘯任華顛

七言律詩

賜劉能真　　宋高宗

太白龍蹤東南馳衆嶺環合青分披烟雲厚薄皆可愛竹木疎密自相宜陽春已歸鳥語樂溪水不動魚行遲生民無不得處所與玆魚鳥皆熙熙

贈劉真人修道　　仙居吳芾明可

乞歸學釣錦江魚買地吳山更築居與逐烟霞心自遠身辭榮祿客來疎宜春花滿增新圃返老丹成卸秘書悟向忘言誰共得秖應回也日如愚

贈俞行簡法師　　江西虞集伯生

仙壇遥接上真宮吳越江山一望中南北兩峰雲杳靄東西三折雨冥濛經聲旋動仙音作樓閣縈迴複道通雲鶴羽蓋翩翩下九重

仙人無定跡飈輪時輾望三峰

又　　晉寧張翥仲舉

江鄉秋晚滯仙蹤信傳真府憑青鳥斂舞瑤壇走碧龍頃刻風雲興五嶽須臾雨澤慰三農慇欲問叅同契雙鳥遨飛未易從

遊壽域樓　　慈谿賀洪

岩際高樓逼太清長松千尺護雕楹龍光夜動思陵敕鶴背時聞子晉笙天日遠分山脈秀海門遥駕旭輪明登臨俯挹遊仙興欲御長風上五城

雲亭望鶴　　仁和胡世寧靜菴

瑤草青松遶碧壇仙翁望鶴倚欄杆來經勾曲離雲漢去向蓬萊整羽翰遼海獨留華表語緱山雙駕玉笙寒最憐碧落非凡翮曾記翱翔夢裏看

星臺夜謁

白石層臺俯翠微道人曾此振霞衣招搖入夜朝華蓋玄武中霄降羽旗隱隱步虛雲外度琅琅仙吹世間稀月明拜龍鐘聲動驚起亭前彩鳳飛

雲亭望鶴　　仁和姜南蓉塘

仙翁望鶴嘗留此跨鶴朝元去不回白鶴有時還一到仙

翁何日又重來階前瑤艸當年種岩畔桃花幾度開何必更尋勾曲界翠微深處即天台

星臺夜謁

仙翁禮斗築層臺仙去臺空鶴自來日暮碧雲連北極月明香霧遶三台山中盡歲人稀到洞口經春戶不開蹤跡宛然靈勝在更於何處覓蓬萊

贈徐鍊師洞暘　　羊城周新

吳山此日獨尋真四顧烟霞景物新鉛汞鼎中微有火風雷壇上靜無塵碧桃花落岩前雨瑤草香浮洞裏春借問

叅同書一卷背朔妙理授何人

贈徐法師元一　　晉山鄒庚 菊齋

爲慕仙居雅趣多等閒相訪到山阿黃金光映靑蓮座碧玉聲敲翠竹坡大道通玄奇法術片符飛火鎮妖魔我來欲啖如瓜棗不識眞人意若何

又　　冉宗敬 吳菴

仙房四遶石爲基景物淸幽足賦詩綠竹陰濃春寂寂紫藤花落晝遲遲潮生海口拖銀練月到天心瀉玉卮老道凝虛淸不寐焚香獨坐斬三尸

又　　吳贊 樂閒

凝虛道士謫仙人養得精神太古淳自向琳宮探妙理遂持心印救生民露華玉府有爲法黍米寶珠無象春三度偷桃何足羨會看滄海起浮塵

又同友人江文濟聯句　　吳興沈淸

吳山洞府隱徐仙 淸 元氣充周自幼全 文濟 種子成松棲老鶴 淸 推隱放月悟先天 文濟 心涵古粹笑星斗 淸 面醉童顏臥石泉 文濟 嘯柏飡霞同歲晚 淸 任渠笑乏買山錢 文濟

又集古　　錢塘沈行

羡爾方壺道士家 元陳旅作 那知塵世事如麻 宋舒岳祥道 山中寂靜觀朝槿 唐王維 江上詩情爲晚霞 唐劉禹錫 不用名山訪眞訣 唐司空圖 應須美酒送生涯 唐杜甫 月明記得相尋處 唐杜牧之 躑躅時開艶艶花 唐韓文公

壽徐法師元一五袠 并引　　徐百齡

八十六翁陸允誠壽梅花一幅索余詩以祝

年來靜守谷神家半百光陰鬢未華佳景正芳惟杜宇戒筵稱壽已梅花爲想逋老橫斜詠未許韓郎頃刻誇疑是丹光出神鼎分明顆顆白珠砂

又　　沈孝通 平齋

紫府淸華第一流知君元是列仙儔官居玉局恩光重福

被塵寰悲澤週服食定飡仙掌露寒松靜裏古壇秋要知閱歷無疆壽塵劫初添海屋籌

又　　張木 棠菴

長庚半百誕新秋闡教玄門冠羽流洞裏蟠桃廿露泡壇前瑶草慶雲浮知非心性澄江月秘訣精神射斗牛托爾忘年今日與還期同伴赤松遊

又　　沈繼昇 鶴林

棲息烟霞甲子週開筵正値桂花秋胸中劒氣冲霄宇鼎內丹光射斗牛扶教自能敦古道拜官今已遇[illegible]流長生應得叅同理更進麻姑酒一甌

玉殿朝元　　錢塘 徐 綱

初日曈曨寶殿開彩雲繚繞鬱羅臺玉光境內金容現風吹音中鶴馭來幢節影移叅陛入步虛聲杳覆爐回龍舉鯈返猶攀戀拜獻金莖露一杯

禱雨贈元一徐法師　　越山 朱 科

鍊就還丹自養真常餐絳液嗽元津寸心能格九天意一雨全消六合塵豈見江河流沛澤頓令枯槁被陽春遐知歸到仙壇日玄鶴歡迎白鹿馴

過通玄觀　　錢唐 孫 安

吳山深處小蓬萊雨後幽花遶砌開鶴下古松來碧落鹿銜芝草過瑤階泉聲雲際通丹井竹影池邊拂酒杯又得浮生閑半日夕陽何事苦相催

與友人遊通玄觀　　劉 里 乾峰

吳山東麓小蓬萊此日登臨亦快哉修竹倚簷森碧玉白雲滿地淨黃埃須知咫尺仙凡隔得與朋儕次第來更說三茅今古事宋元遺構未曾灰

遊通玄觀　　陳廷偉 曉江

古殿風迴鐘磬殘鬱羅深鎖白雲閒龍吟夜月千山靜鶴透秋雲萬里還海屋未明先見日竹林無淚自成斑徘徊直上巖崖望金粟花開信可攀

題平山堂養鶴　　張 珩 息庵

道人棲處有僧軒着此胎禽不計年長就素翎欺雪瑩換成丹頂奪霞鮮聽經靜時常舞吸露秋高夜不眠擬待三千功行滿拂衣騎上閬風巔

又　　東瀛 陳 珂 虛白

早脫凡心悟道心希夷景界寂無音滿芬滿室琪花茂春色一庭芝草深袖拂天風游洞府手招鶴馭下瑤岑紫霞碧眼神仙侶星斗芙蓉白玉簪

贈平山胡都紀領僧綱篆　　餘姚 張堯年

吳山紫氣挺精英雨露皇朝荷聖明已信壺中無俗客當知物外有仙卿鬱羅洞戶祥光滿壽域樓頭瑞靄盈三教一揆無二致總持綱紀樂昇平

挽元一徐法師　　邵暾光 文泉

湖山易老酒杯殘化鶴那知去不還飛動影移金燭燦步虛聲斷玉瑯珊名依黃土空成夢到青山不整冠悵憶道人歸去也雲房丹火月中寒

又　　仁和 張 愷 順菴

平生好道養金真養得真金羽化身佩玉早朝天上詔錬金終濟世間貧函關路杳牛行穩華表聲傳鶴唳頻聞向通玄相訪處孫枝奕葉道尤新

玉晨環翠　彭啓

丹岑綠樹遠逢迎策杖凌高寄野情雲物都從天上落峰巒絕是畫中生沙明碧水人爭渡風過疎林鳥不驚莫訝寒侵衣漸薄夜來新月一痕明

遊通玄觀

嚴冬風氣覺蕭蕭煮石烹茶破寂寥嶺隔萬松藏鳥跡亭栽密樹斷塵囂雨聲夜送山頭竹嵐色朝來海上潮自是洞靈忘俗慮捲簾無事看歸樵

玉晨環翠　仁和林梓　懷玉

琳宮環拱萬山齊越水吳巒遶碧谿玄鶴遠歸香霧合青鸞高舞瑞雲低尋真羽客迎風濕種玉仙壇去路迷多少道傍名利客誰於林下問刀圭

悼師祖徐元一　本觀郁存方　鶴泉

昔年離俗慕玄真靜夜常懷指授親豈料鶴歸華表月獨留蟬蛻隴頭身凄涼藥鼎埋芳草寂寞爐壇掩舊塵幾向牕前翻舊鉢不勝清淚欲沾巾

雲牕贈郁法師　武康僧王之

朔風吹雨結瓊花散漫空山羽士家夜裊虛明侵白室坐中寒意逼青蛇濕消丹鼎重添火聲動松爐漫煮茶雲散更闌玄鶴下不知明月在梅花

憶郁法師　仁和江曉　景熙

老氏有身應有幻一朝身解幻應無丹成火候爐灰冷鶴化蓬天劍水枯七寶山空沉紫氣五雷壇鎖秘朱符星臺不盡傳真客夜落聚星似轉轤

壽胡平山五十致仕　豐道生

黃鶴山前羽士居久承華誥下彤廬一家已慣兼儒釋二紀曾辭領籍書歸向鶴泉開寶笈行看鸞旆逐雲車江光峰影年年見臥聽方平唱步虛

遊通玄觀　仁和柴羿　禮泉

洞府孤高薜荔封我來清夜一扶筇香生丹井千年草陰翳瑤臺百尺松客子吟詩山月白道人吹笛露華濃蓬壺

莫漫求東海應在吳山第一峰

贈張法師蘭石　羅凝溪

飄飄既慕赤松遊別覓乾坤靜處修五尺兒童跟散步一聲鶴唳破蒼幽看蘭月到添清馥臥石雲生任去留欲問先生丹灶事虛名早已寄瀛洲

遊通玄觀　仁和林長蔭　巢鴻

玄關窈窕勝丹梯灌木圍巒翠靄迷珠殿香浮三境微斗壇篆古七星低信潮出海檣帆見背枕連城市井齊欲弔南朝遺跡杳鶴泉無路草萋萋

、贈復元朱鍊師掩關

閻浮泡影寄根塵立命無如養谷神鍵戶已忘修禊事棲岩始識內觀真星壇馭駛飛金闕斗室閒薰仿玉晨自是忘形并棄智黃輿絳雪豈難臻

又　古婺　祝萬年　君葆

六賊關門自不侵主翁端坐肅衣襟從來萬景由心現豈在三年斷足音蜿蜒室中難遣制龍飛雲外任升沉期君入此能超世火裏蓮花爍爍金

石含金鯽　仁和　沈　捷　子遜

誰道蓬萊去路賒雲封古壁長仙葩池中金鯽聽玄旨座

上菖蒲閱歲華石可為床泉可茗冬宜藏爽夏宜瓜道人占盡吳山趣一曲高歌落彩霞

遊通玄觀　石門　吳　涵　斐菴

飄飄魏鶴此毰毸一曲霞棲遠市埃石髓乍泥分地脈碧桃和露映天台壺中久熟添年藥世上寧知換骨才自到洞天名勝地松篁深處幾徘徊

步通玄觀訪問遠庵鍊師　仁和　陳　箴　必濯

前抱江流後枕湖太虛樓閣壯城隅芝田晝靜眠麋鹿竹徑春深叫鷓鴣偶夢大羅天靄碧勤編三洞字成珠瀟灑仙籟泉聲續沉水香添自石爐

、同念東侍郎登吳山通玄觀　淄川　唐夢賚　濟武

青鞋鎮日得躋攀縹緲際玄關一破頻笑爽銀濤飛匹練座中曉鏡起雙鬟錢塘江北原通海明聖湖東更倚山不識蓬迎成底事儘敎心跡稱高閒

遊通玄觀同豹岩太史賦　淄川　高　珩　念東

門外青山傍屋雖山家也只是柴關那能面闊參差處直在奇峰杳靄間松頂偶看猿定去雲心時喚鶴飛還翠微躡破千崖上天眼方知世界閒

過通玄觀贈朱鍊師圖緒談道　楊體元　香山

第一峰前結短茅閒栽松竹補雲坳岬邊丹竈春常滿架

上黃庭手自抄興到每過雙蠟屐談深恒借一枝巢老來幸識餐霞侶分餉時開六甲庖

二

蓬境無煩鶴守關一枝節杖破苔痕香分石竇泉生乳綠護松關竹長孫江外烟雲侵几席壺中天地別朝昏比來註得參同契靜裏方知衆妙門

吳山通玄觀　錢唐　毛先舒　稚黃

丹臺高近蔚藍天拾杖相扶躡曉烟露冷翻憐香草弱雲深忽現肉芝鮮浮江玉象歸何處閱世銅人幾百年我自上清淪滴久但聆笙鶴意悠然

贈朱閬緒鍊師　　吳陳琰寶崖

飄然身在鬱羅天師事劉救四十年（觀有鬱羅洞天劉救仰能真也）丹就不防猿欲竊心閒直與鶴俱仙種桃開滿春三月劌石趨來天一泉（新鑿一泉名天一）不是後賢存往蹟名山新志使誰傳（屬余修觀志初成故美之）

同任倬雲招史遷叟閔懋名盛紫翰蘇月槎暨朱閬緒道士集通玄觀爲許莘野祖餞即席首倡

古觀頻經散策行偶來雅集境逾清剛將竹盡江心見（先是玉清殿前多竹近日始劉去大江在）洗出苔斑泉眼生（鹿泉久壅復疏）一席皆仙亭有數（亭有八仙像時同座八人）千巡難別酒多情三年再到玄都日鶴

翅飄飄響玉笙

其二

道士招邀躡翠微洞天風緊逼寒衣背無人跡葉全滿屋有山嵐雲不飛漫說口添孤鶴累肯教手負兩螯肥眼看夜久疏星散坐惜離顏未忍歸

和寶崖招同人集通玄觀元韻　　臨安盛弘遂紫翰

曾偕玄度此閒行（秋間余同莘野來遊）又向珠宮謁上清小集客休嗔後至（是日同人先集獨余後至）重來緣擬訂前生酒因宿釀無村味饌出仙廚遠世情彷彿夜深迴法駕瑤天風度子喬笙

其二

景逼初冬煖漸微鳳雛新性五銖衣不爭腐鼠從鴟嚇自愛閒雲看鶴飛引燭靜哦詩草遍堆盤香擘木奴肥杳交新貴休循例好附青鸞一紙歸

和寶崖讌集通玄觀元韻　　閔殲

送客悲高誠酒行西風仙觀碁鐘清詩懷刻燭才無敵（寶崖詩先成）離思當杯感易生初仕冰衙仙吏隱一廛山署故人情松陽卯酉多名勝法善祠中好聽笙（莘野將赴任括蒼）

其二

晴嵐落照晚霏微長嘯高峰此振衣竹裏蕚賢成燕喜（時賓主七人）飲中仙侶羨鴻飛（謂朱鍊師）餘香撲手金柑破纖縷烹鮮

玉膾肥莫以將行惜憭慄即看鳧舄五雲歸

宿通玄觀贈朱閬緒鍊師

山房老樹鬱重重向暮閒來訪赤松龍在衆星傳一劒鶴歸殘照滿諸峰揮毫游戲驅羆馳吸酒神奇謝祝融朝罷羣真清不寐翠微深處夜鳴鐘

題通玄觀　　仁和朱從龍飛章

透迤峰巒抱縈迴宮殿巍峩駢翠苔符籙有藏田野望烟霞無恙洞天開中丘古木凉青捐一徑閑雲護石臺何日蓬萊仙馭降翩翩重覩鶴飛來

題通玄觀　　錢唐馮遵京岵章

清平山勢鬱崔嵬曾有茅君跨鶴來莽莽雲霞開古殿熒
熒星斗護三台堦前翠竹連雲綠洞口桃花帶雨開鳳吹
一聲寒碧落朝元道士步虛回

同李頌將遊通玄觀　錢唐 吳允嘉 志上

李君求友亦求仙邀我琳瓊說五千草表未歸遊海鶴殘
碑猶記紹興年爐中寶氣連空繞竹外江聲動遠天更上
層樓東向望六陵烟樹正蒼然

寓通玄觀與恒嵒沈羽士坐話　董漢策

玄珠已探靈源得更向城闉覓隱淪獨鶴雲空留羽翰長
江波靜拂絲綸傳疑祀事非黃石訪道閒談失許詢曾侍

玉晨敷講席小車楊柳度餘春

初夏雨霽寓通玄觀　江寧 劉玉珮 青蓀

薜蘿屏掩翠微寒山色江光盡日看雨氣頻催芳樹綠禽
聲不放午眠安松間雲斷崖千疊石上溪流竹數竿幽境
最宜閑裏對茶爐風引拂欄杆

通玄觀偕諸子修醮紀事　馬銓

朝元閣畔奏笙簧絳服星冠禮玉京芝檢盡叅無上訣杉
風徐引步虛聲飛符恍致青鸞集擊劍還令白鶴驚應喜
精誠齋受福綉幢深處盼長庚

游通玄觀　仁和 陳枚 簡侯

丹丘何必訪神仙此地風清拾級登瑤草千年留小谷香
泉百折吐寒潺壓襟入座消能盡鶴影凌空去復還勝境
低徊生逸興擬將野服叩仙關

壽域晨鐘　武林 沈雲鴻 驌川

聲自無聲振上方嘈嘈空際韵悠長星河未滅猶傳漏旅
客相呼盡趲行天上神仙趨玉闕人間學士禮金光（道藏有金光神呪）
須知晝夜茲分界莫待提撕出夢鄉

炎夏過觀訪閔綸鍊師　范允鏘

漫向丹丘避俗塵葛衣偏稱紫荷巾偶來林下為閒客久
住山中是道人雲徑迷離留鶴跡竹軒青翠老龍鱗空山

六月涼如水一枕桃笙睡思頻

祝閔綸鍊師四十初度

左挹浮丘右拍肩君身仙骨本天然壺中獨守山中曆甲
子還增海上年竹徑雲深留鶴語松壇日煖抱龍眠遥知
座客求靈秘頃刻春回放杜鵑

重遊通玄觀

古殿琉璃氣象森遊雲孤月俯高岑劉郎重到玄都觀太
白常過碧耳林落鵲引雛經眼疾穉龍抱子度寒深採真
亭上清談勝衆妙門開見道心

壽域晨鐘　來翃

半輪斜月掛林稍枕上鐘音透碧霄鄉夢乍回歸路杳棲
烏驚散曉風高飄揚一似尋幽澗捍格如同激怒潮最是
仙壇清絕處梵宮百八不須敲

過通玄觀納涼　周雯

箕踞科頭綠樹陰掃花拂石聽鳴禽雲移雉堞開圖画風
動江皐散竹林卷幔山光青到榻啟牕水氣冷侵襟憑高
極目烟波處遮莫蛟龍起碧潯

題通玄觀壁上画梅

半幅横斜洒墨痕和烟和霧寫花魂清標挺秀香猶在瘦
影離奇蕊正繁獨耐風霜成傲骨幾經歲月始盤根應知

有子堪調鼎楨幹新霑雨露恩

壽域晨鐘　錢唐李成幹 弘載

紫雲繚繞護松關閬府仙翁倚玉欄曦駕未曾昇若木鯨
音早已振山巒林中鶴夢驚還舞洞底眠龍怒欲搏丹鼎
一週微退火步虛歌罷珮珊珊

玉晨環翠　郞允升 孟侯

携朋乘興上危樓身倚雲霄渺越州山色四閒青入座江
光千頃碧翻陽侶簪修竹翔儀鳳翠檻長松挺翠虬坐愛
碧陰歸去晚萬家燈火滿滄洲

登望鶴亭閑緒朱道士茶話　錢唐陳揚名 令聞

松蘿鈎絲亞紆紆到此塵心半點無採藥一瓢尋甪里衣
霞萬仭問方壺寥天琴響驚籠鶴洞戶花深飛浴鳧何術
駐顏能不老高談揮麈笑吾徒

登望鶴亭追懐李鍊師　戴晉成

鉢衣綷縩杳難攀玉翅翩翩似欲還雪隱梅花疎箔外月
明笙吹有無間樹留宋代雲猶白井近仙翁水尚殷獨倚
危亭頻矯首一聲清唳響空山

重遊通玄觀同方舟弘載　徐逢吉 紫凝

漠漠濃雲樹杪來嘗時曾醉此高臺一雙鶴自何年去五
色花仍對客開石壁無人窺篆籀洞門有路到蓬萊兩君

亦具神仙骨同採金芝伴我回

秋晚過通玄觀　錢塘朱遠

獵獵西風拂俗塵碧天烟霧脫山巾騷壇八十無佳句海
國尋常困旅人青士影搖瀰鳳翼蒼髯聲吼動龍鱗好將
瑞石山頭路欲向蓬萊去問津

秋日同友人遊通玄觀　西泠諸匡鼎 虎男

仙宮縹緲碧雲層石磴崚嶒緩步登江上潮來秋汎雪峯
頭月出夜懸燈着虬倒掛巖邊竹老鶴長巢樹裏藤向夕
徘徊不忍去同行况復是良朋

遊通玄觀　東海沈炅 蒲山

躡磴頻將往蹟搜一泓新鑿更淸幽高巖古樹凌霄直遶浦驚濤拍岸流不盡閒愁弔興廢無邊華屋感山丘巋然獨有棲眞地曾閱滄桑幾度秋

又　錢塘 姚宗樞 覲威

琳宇淸嚴氣象新鬱羅深處爽無塵荒碑漫漶徵存跡古木輪囷不記春小徑堆英鋪罷繡遙山橫黛筆初皴城闉幽賞眞吾好咫尺桃源可問津

又　張樂善

通玄深處最高臺古樹穿雲面面開捲幔濤聲傾耳聽拂簾黛色送靑來石含漱玉流瓊乳鶴爲參眞集碧階從此

桃源欣有路幽人倚跡起詩媒

題通玄觀兼贈石含鍊師　步登南 丹湖 黃琮 瑛菴

千山拱秀結幽居時有雲披奏靖廬紫氣秋霜凝法劍靑霞瑞藹護眞書月澄潭影蒼龍躍風瀉松濤繞鶴輿明徵達生臻上壽握瑜抱璞集淸虛

夏日遊通玄觀　武林 姚宗棨 漢楨

層崖聳秀會城彎欲納新涼此共攀殿古雲迷誥祓裹樓高人出翠微開列仙亭畔靑楓老鍊斗壇邊白鶴閒一望江山煙杳冥法音嘹亮振塵寰

飲通玄觀簡綺霞陳都紀　補錄　沈 [illegible]

仙境習習竹林風更有天香巖際逢放目直趨滄海上登身竟入碧霞中殘碑就讀纔知古弱冠來游今已翁金殿淸嚴生氣象步虛聲裏絳霄宮

二

門外空揚海底塵蓬萊淸迥絕無隣碑參碧落尊於帝竹友檀欒勝過人丘壑忿機堪作隱鬼神有道許相親誰知咫尺玄心在不必深山隔禁闉

題通玄觀寄朱鍊師閎緒　錢塘 朱暎錦 絅伯

傑觀跨居山第一登臨疑是小蓬萊橫窓瀲面朝如鏡過枕潮聲夜起雷靑鳥遠從三島集瓊花常歷四時開身

亦自號名勝擬與高人日往回

雪中毛西河太史招同蔣雚村司馬集飲探眞亭　山陰 許尙質 又文

風度疎簾燭焰靑仙人樓觀麴車停高陽酒客皆堪飲太史書傳恰聚星巖下鶴泉還瀲灩雪中鴻爪自冥冥更闌小騎籠燈去猶有先生號獨醒

五言絕句

題望鶴亭　趙孟頫 子昂

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來不虛

通玄避暑　張壽朋

修竹自凌雲聲從樹中出蔭界生淸涼不知有夏日

又　黃九鼎

眞境三天外風來萬玉濤攜琴坐石室六月峭寒生

又　秦舜友

道衣白葛淨偶來朝太淸玄都日色冷坐掩冰雪生

題洗心亭　仁和張堯恩

竹浪翻梧葉松濤送鳥音虛靈常湛湛不許一塵侵

通玄看竹　仁和柴紹炳 虎臣

五月通玄觀脩脩茂竹林好風自南來石上聽鳴琴

通玄觀十咏

三茅殿　閔致

猶是南渡遺不與金元接夜深笙鶴來雲衣輕葉葉

玉淸殿

神鼎幾變遷銅狄無處所何如玉宸君衣冠仍太古

宋磨崖碑

黃冠登仙境刻石紀其始欲打鎸眞書斑斑古苔紫

鹿泉石刻像

嘉名錫能眞遺像亦非假憑誰說崖山石人淚如瀉

宋元詩石壁

昔人不可作風流見遺墨終愧五千言知白而守黑

萬玉軒

製取青鸞尾附以綠玉莖波來一長嘯蕭然起秋聲

望鶴亭

門外碧桃花隔風弄金井翩翩來不來立盡斜陽影

石含泉

九軔未足多一勺不爲少涓涓石罅中相與汲淸曉

謁斗臺

小兆禮北辰衆星正如拱誰能把酒漿紅雲夜來捧

玉晨閣

仙人此好居彷彿蓬萊近天風吹松濤於焉可招隱

題宋樹　謝天圻

喬木千尋古濃陰蔭碧岑問年高幾許歷宋到如今

鶴集居　朱廣基 周備

花寄庭陰翠松高鶴夢涼道心何所寄山色曉蒼蒼

本觀十咏和閔憇名韻

三茅殿　王虞增

遺構尙巋然仙風如可接翩笑鳳凰山故宮委秋葉

玉清殿

縹緲玉清宮朝元得其所亹亹五千言道大冠今古

宋磨崖碑

南渡啟紹興開山亦其始三復碑上文輝映秋山紫

鹿泉眞人石刻像

崇玄性自眞辭官疏不假趺坐碧山阿汩汩清泉瀉

石壁宋元詩

宋元諸詩人紛紛遺翰墨時有雲飛來蛟龍半空黑

萬玉軒

赤日翠陰生風搖玉萬莖時時清籟發如和步虛聲

望鶴亭

蒼翠滿空亭梧桐老丹井雙鶴遂飛來猶帶白雲影

石倉泉

怪石巳爭奇幽花不嫌少流水何潺潺伴我坐昏曉

謁斗臺

高高謁斗臺衆山四環拱如見劉眞人飛來雲一捧

玉晨閣

高閣倚層霄塵氛不能近隔岸好靑山悠然護仙隱

七言絕句

賜奉祀三茅君　宋高宗

憶昔長江阻颶風於今神馬又成龍炎興指日中原復誰
是茅君翊贊功

題鹿泉　豫章張位洪陽

涓涓玉髓通玄處渺渺丹霞火候時鍊就坎離開一竅何
勞白鹿又啣芝

題鬱羅洞天　南峰洪鏞宜之

桃花爛熳白雲隈偶爾登臨洞府開自是仙眞棲息處等
閒那有世人來

通玄避暑　錢塘黃克謙靈何

清虛淨寂嚴通玄萬竹龍陰醉子先似有西屏常解熱炎
涼不逐世囂纏

禱雨贈李筠坡法師　華亭張其提

亢旱那堪兩月多登壇三日卽滂沱君家奕世祈靈雨合
郡仙師讓老坡

雲亭望鶴　錢唐王澍時雨

七寶峰前雲滿亭春江舞色鶴梳翎扶搖九萬靑霄上金
闕瓊樓第幾層

玉殿朝元

湘簾高捲淨遊塵五色雲深紫殿春鼓吹一人寧萬國
九重丹陛日華新

茅宮祝聖

茅君瑤闕曉霞明萬燭光中玉磬鳴　聖德日新靈鳳集
野人溪谷頌清平

雲亭望鶴　仁和 張文宿 白崖

天邊老鶴心萬里雙翮翩翩不知處道人吹罷白玉簫忽
爾飛來又飛去

星臺夜謁

飛雲結玉三千尺雲外仙人向空立夜深風珮振琳琅口

誦南華拜瑤極

雲亭望鶴　孫景時

遼海無書玉洞寒偶隨仙樂下仙壇數聲清唳不知處可
似當年夢裏看

星臺夜謁

珍橫碧落夜將分地上驂依北斗文霧輦飈輪雲外出人
間猶自說元君

玉殿朝元

星冠霞服秉丹誠羽客朝元向玉京拜罷齊來洞口立雲
中彷彿步虛聲

茅宮祝聖

茅君宮闕護春雲清曉鐘聲遠近聞羽士嵩呼猶未已滿
城香霧正氤氳

雲亭望鶴　金 珊 玉泉

南華誦罷月當天山靜亭空鶴未還忽聽玉笙風裏過祇
疑仙駕白雲邊

星臺夜謁

修竹參差映玉泉石壇風細繞爐烟道人清夜常朝禮瑤
石山頭北斗懸

雲亭望鶴　洪 澄

三鶴飛來夢裏眞醒來果見夢中身於今山頂雲亭在朝
暮還來望鶴人

贈羽士胡平山　仁和 王 謙 自牧

滚滚黃塵撲馬鞍馳驅終日畏途間先生自是逃名者懶
逐閒雲下碧山

重遊通玄觀憶李道士鈞坡　柴 祥

一笑浮名歸去來孤亭天半獨啣杯通玄道士歸何處無
數碧桃花亂開

送花　沈 經 友樵

晨起看花帶露紅數枝斜綻野闌中摘來特供高人玩喜

近移香幾度風

禱雨贈李鈞坡法師　廣安姜佺可叔

性耽雲水學浮丘坐習玄虛幾度秋三日登壇蘇萬類滿天風雨洗民憂

玉晨環翠　雲間陳繼儒眉公

侵漢高樓禮玉晨陰陰松竹翠雲生夜深羽客朝元後對月憑闌講道情

通玄看竹　仁和柴應槐洞山

雨後篔簹翠欲流臨風遲日半山樓陰陰夜色涼生秋始信仙家夏亦秋

宿通玄觀

瑶臺夜靜接青冥鶴步空堦松月清我欲憑欄發孤嘯千崖萬壑風泠泠

登玉晨閣　錢唐顧豹文且菴

雨霽登山興自饒危樓百尺倚層霄紛紛老樹秋江外一片殘霞落暮潮

題萬玉軒　董漢策

烟泛篔簹翠靄團晚涼仙籟竹聲微叫雲鐵笛吹寒玉無限清風滿石衣

渦斗臺

一徑寒烟晶玉篇何人泛駕駐瑣宵平臨北斗年年見碧月青天開洞闢

題石含泉

瑤石山空潭水清碧崖荇藻淡雲生僅存餘潤魚龍變孤負當年鶴鹿名

通玄觀眺望　錢唐高士奇江邨

亭臺山半高還下松竹雲中斷復連最喜隔江空翠色曉來飛到赤闌前

鈞坡避暑　馬世榮用錫

琅玕萬箇掃炎氛細瀹清茶對此君綠蔭恍疑山翠滴經聲遙隔嶺頭聞

通玄觀十咏

三茅殿　宋像　吳陳琰

鶴駕親來踞石壇不教劫火壞衣冠高宗自誤中原復留得茅君冷眼看　炎興指日中原復盡是茅君翊贊功高宗詩也

玉清殿

廢殿重揩柱下尊　一謂元　後來修飾壯宮門　緒謂閒　鳳山灰燼人歸海那及玄關有子孫

宋磨崖碑　劉鹿泉手書通玄觀建記

辭官結宇避豪華掃石親題勞攫斧轉笑四明狂道士鑑

謝乞得未離家

鹿泉石刻像

天家異數賜能真（高宗賜號）仙骨珊珊總絕塵他日中官工釀禍故應面目愧斯人

宋元詩石壁

削壁鐫名幾處垂苔痕侵雨墨淋漓宋顛元瓚如駒隙不朽人間只有詩

萬玉軒

上番修竹蔭山青石徑逶迤凉月明萬箇隨風齊戛玉不知折斷晩鐘聲

望鶴亭

眞人夢鶴鶴重來鶴去亭空影尚猜化作道人曾不識却疑雲外有仙胎

石含泉

鶴鹿雙泉水久枯石含一勺滴成珠聽經贈有紅魚在知我濠梁眞樂無

謁斗臺

平臺北斗夜輝輝風過爐烟染道衣誰傍醮壇吹鐵笛碧天西角一星飛

玉晨閣

危梯直上入虛無面瞰長江背倚湖我愛樓居廿學道不妨寫作列仙圖

通玄十咏和吳寶崖元韻　錢唐蘇　輪　月樵

三茅殿

白日無塵淨醮壇道家裝束宋衣冠茅君鶴駕親曾到好向遺容仔細看

玉清殿

海山兜率孰稱尊上界重開衆妙門消歇臨安舊宮闕鍊師猶勝趙王孫

宋唐崖碑

誰向青崖紀歲華鹿泉手跡尚盤拏吳山有路通仙窟梅福何須更戀家

鹿泉石刻像

辭官不愧號能眞鶴秋飄然絕點塵底事黃金來鑄像銷磨依舊屬他人

宋元詩石壁

紫蔓蒼藤四壁垂宋元題句尚淋漓世間那有長存物十字碑連五字詩

萬玉軒

折得新篁箇箇青疎林微逗半江明夜來蕭颯淸如玉又

和風發共雨聲

望鶴亭

兩鶴何年去復來白雲影裏尚紛猜空亭忽視雙飛燕錯認烏衣是聖胎

石含泉

石竅流泉夏不枯小池顆顆滿成珠紅鱗綠荇參差見可有琴高赤鯉無

謁斗臺

層臺月色帶星輝有客來披鶴氅衣坐到夜深珠斗落海天無際雁行飛

玉晨閣

檻外浮雲看欲無予心久已在江湖何年十二瑤臺去醉裏閒繙五嶽圖

過通玄懷李鍊師　陳誠

烟寒老樹碧窗閒一拂無塵掛壁間疑自雲衣飛去後月明夜夜哭茅山

晴望通玄觀　許田

通玄觀裏樹葱葱暑月曾來避此中閒說道經星斗轉一聲孤鶴唳晴空

遊通玄觀　盛弘遠

吳山南畔舊仙都敕賜中官地一區五國城中人萬里可能廣廈住來無

其二

寒玉千條護石臺澄江如練望中開採真亭外冬青樹曾見高宗天仗來

其三

上清宮闕故依然道士鬚眉略似仙魚鑰引將門扇啟石崖同看洗心泉

同吳寶崖陳梓湘宿通玄觀　仁和胡爾梠眉若

清秋爽氣共尋山紫嶂蒼巖未易攀夜靜松壇明月落恍疑身在白雲間

觀宋高宗賜劉真人詩石壁　仁和陳張相梓湘

千尋峭壁蘚苔封雨洗龍蛇墨滯濃宮闕烟銷留傑句黃冠猶自說高宗

題閬緒鍊師採芝圖　洪昇

不知紵里與黃公塵外衣冠約略同松影重重花罧罧烟林何處問樵翁

其二

負鋤童子過前山相逐幽人採藥還一片白雲如舊識秦時飄落在人間

其三

迷陽蒙密滿巖阿卻曲吾行柰若何貧賤只今難肆志諸

君欲廢紫芝歌

遊通玄觀　　錢唐陳調元綸軒

雲起山高風暗吹登臨極目遠峰奇最憐好景空中賞秋

雨梧桐葉落時

題鹿泉

滄桑遞變幾多春清冷瓊漿味自淳只向林中幽寂處年

年流出一泓新

望鶴亭

樹木層層雲色連琪花瑤草傍山邊亭前雙鶴空中舞猶

想當年羽化仙

其二兼贈閻緒道士

此地山深氣自清聞君習靜道心成披殘一卷黃庭訣忽

聽雲中清唳聲

其三

高山到處嶺重圍今古琳宮滿翠微獨愛此中多寂歷月

明時見斗星輝

題石含泉贈胡鍊師　　尊湖來虬階南玉

石竇新開白玉泉一泓澄澈出天然憐伊養潔遊時懶不

向西湖載畫船

通玄十咏和吳寶崖韻　　汪蟒

三茅殿

法鼓聲開道士壇鸞旂爭擁碧霞冠懸知三鶴飛來日休

作茅君遊戲看

玉清殿

仙官呼我謁天尊知是丹霄衆妙門始信化身金闕外不

愁法界有兒孫

磨崖碑

鑿出山靈石有華空中運筆鬼神拏丹成骨蛻無形跡留

取磨碑與道家

鹿泉石刻像

犁雹騎龍法最眞一朝羽化脫凡塵欲尋雙舄曾難得遺

像居然見道人

諸斗臺

樞星南北夜生輝拜舞臺前香繞衣何事親嘗不死藥朝

元曾許駕雲飛

望鶴亭

三鶴連鳴下界來玉霄降勅許誰猜眞人獨具非常眼識

得仙禽是聖胎

萬玉軒

松篁幽絕一軒清檻外琅玕萬色明最是秋宵寒月上山頭吹玉漸成聲

石含泉

湛湛靈源總不枯噴來石髓溜如珠誰驅鬼斧供穿鑿道力從前勝也無

宋元詩石壁

墨色如新石上垂綠蘿遶砌野雲濃宋元人去風流在分付黃冠好誦詩

玉晨閣

仙人樓閣萬層無望盡蓬丘碧落湖我愛登高扳紫極不負禪寺有浮圖

同豹岳太史過通玄觀看竹　高斾

通玄寶殿地高衆青鳳尾遶碧玉天巳許尋君成勝賞縱饒風雨也來看

過通玄觀　蕭山 蔡琳 紫佩

道館高深迥出羣當年曾此住茅君我來不見摩天鶴試問何時下白雲

通玄觀漫題　錢唐 馮武京 重韓

日照重巖竹影疎掀髯長嘯對江湖一聲玉笛當風落忽見神仙下彩鳧

憶羽翀碩鍊師　瑞山 董廷策 獻可

古木陰森竹徑涼山亭凝望白雲鄉眞人一去無消息秋老碧梧空斷腸

憶綺霞陳都紀　來翊

超然仙子迥離羣丹鼎徒懸射日曛夜靜鶴歸人寂寂竹牕間却半床雲

懷閭遠唐鍊師　董廷策

寒樹回春綠漸新鶴飛不見去年人蓬萊信有通玄路香在梅花處處春

題石含泉　高待聘 千秋

偶處幽篁不見天璞含美玉石含泉灑將一點浮蒼海惹起蛟龍舞殿前

師祖朱君修殿功竣復輯觀志敬呈一絕　王啓增

書到著成惟擊節殿從修後見行厨尚餘寧齊南朝蹟荒草斜陽叫鷓鴣

詞

踏莎行 贈徐法師禱雨　　蜀君 鄭 佐

掣電驅雷呼風喚雨救濟蒼生塗炭若名標玉籍列仙班道闡金章傳紫府　父老兒童歡騰鼓舞海昌從此安如堵凶年移易作豐年憂色翻騰成笑語

漁家傲 同戴梅盧通玄晚眺　　洪 昇

水樹搖晴嵐鎖黛寒烟欲斷斜陽外薄暮微茫呈異態殊堪怪江山今落無人愛　樓下幽香梅一帶亭亭玉立如相待急訂後期游賞再東風快未知幾日花留在

前調 通玄觀雪望同戴梅盧

雪壓天低雲黯黯越山半出吳江外烟火千家城一帶東風大危樓並倚登臨快　竹碧梅紅松翠蓋玲瓏白嵌前峰背鐘鼓數聲沉靄靄銀界月中何處歸仙珮

臨江仙 同沈懷理太史游通玄觀　　姚廷愷

欲避炎歊來古殿黃冠朗誦金函萬竿修竹舞毵毵玄亭臨絕巘翠葆覆澄潭　棗輿只今惟沈約醉餘不憚奇探大江忽被白雲涵開襟同一嘯林表曬新蟾

木蘭花慢 同蕭虎男陳梓湘文沐王公雅集通玄觀　　吳 錫 洪九

試憑高眺遠纔咫尺是蓬萊有苔逕縈紆松陰歷落竹榭崔嵬恰稱詩情酒思看澄江雲塔怒濤回觴羽何妨邀月

劍花忽聽飛雷　烟中遙指暮帆開歸路朧朧埃笑燕舁驪馳空勞塵夢未辨仙胎回首層樹鶴唳趁天風吹醉下瑤臺好種桃花千樹劉郎應許重來

踏沙行 題朱閣緒鍊師白雲深處小影　　海昌 俞 培 體仁

偶下崑崙十洲遍矣行藏只在白雲裏丹成自有青蓮香笑人惟戀槐枝蟻　世上功名真如流水錦衣那及凰烟履兩丸任跳轉坤乾端然趺坐山頭喜

仁和姜　南蓉塘原訂
錢塘吳陳琰寶崖增定
仁和林　淵萊蕃重輯
武林馬　銓遡素參校
本觀郁存方克正編梓
法嗣朱廣基闓緒補述

記

剏建通玄觀碑記

本觀劉　敖鹿泉

夫通玄觀之肇剏也原敖丱角時輒廼屛厥身遺厥欲慕厥道冀求眞全玄氏之門憫世弗容肴進事內庭因荷天渥授以內侍官賜食玉食衣錦衣掌宮□相玉宸富貴亦

極矣雖然詎敖志哉蓋嘗歎曰富貴夢□也眞全身寶也羈富貴而匪求眞全是惜夢幻而捐身寶者敖寧弗致于審耶因學觀心養性煉質守形壽道機窮道奧眞全企悟於豁然庶幾玄玄之妙有不昧於虛靈矣於是竊修道於宮居屢懇請於主上丐放山林圓就心學紹興庚午頂激皇東命出主吳山寧壽觀手賜法名能眞給祠牒賚紫衣暨七寶頃田所賞之賂悉歸於觀供奉香燈存命敖持監養道祝國永長仲夏辭陛入山篤謹焚修密守煉功幸幾圓成弗辜廷慮已卯臘二日敖夜坐夢三茅君偕趺胎禽旋遊山穹狀若棲止伺明旦騁之果見三鶴翩年是日鶴從來翔憩敖之感於茅君驗易殊甚也遂仰鶴儲篠矢搆觀以迎帥期相地剪莽斫荊鑿山平基運斤斲木前刱茅君之廷後竪三淸之殿築鵲斗臺於乾維立望鶴亭於艮位經房丹室起蓋隨宜鉢室山門蔑一不備工竣觀罔額持疏請沐御題曰通玄仍加璽書於左煥耀玄宇於戲觀幸矣哉額亦稱矣哉敖之心不亦愜矣哉且昔放在內侍也縮綵之間念念於道故嘗屢富貴而厭處談眞全而樂聞是非薄緣種植玄門宿慮有在矣以求道而道得適請而請從効修煉而獲悟夢茅君而化鶴哉又奚以刱觀成而請疏上通玄之題沛自九重而先福□哉工始庚辰之

丑訖壬午之申請額月弦而石壁裹於□壁也後之嗣觀者尚守之哉紹興三十二年七月中元日記

重修通玄觀碑記

吳全節

凡今爲吾道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務極宏麗而像設其教之所由與及其所爲輔者崇祠之以爲天子祝釐之所故法制與王者埒而無所禁自京師至郡邑皆然有來告而求識者大抵侈國家崇尙賜予之盛極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杭城道士俞行簡告于天下名山岳鎭爲大而吳山實浙之大觀郡之形勝也而山之奇勝處皆仙宮琳宇而山之南麓有道觀宋額賜曰通玄者高宗南渡紹興

中中貴鹿泉眞人劉公能眞修眞之所公嘗夢三茅君駕鶴旋繞其處翼且則有三鶴翔空遂剏斯所逮今有元百數十載國運雖革而觀宇莫廢予故募衆緣役匠石掄材冶甓修三清茅君之宮殿建謁斗望鶴之亭臺暨山門廊宇槩而新之請爲我紀其事著銘勒石垂諸不朽予聞行簡之言因有感焉夫茅君之仙踪勝蹟顯靈於世載之道典者久矣故累朝設官奉祠香火在金陵之句曲山爲尤盛而通玄之建自鹿泉始今行簡有恢復之勞所以崇奉茅君祝聖佑民俾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翊皇圖於萬年播玄風於攸久則未必無補云爾謹稽首

而爲之銘曰

眞君昔下茅山峯獅子白鶴歌雝雝龍旂鸞輅飈天風霞裾月珮開靈宮天香繚繞雨花濛眞君晏處百福崇上帝錫命嚴且隆九天司命垂玄功道包宇宙恩罷洪物無疵癘年穀豐微臣著銘書亦工巨鰲負石厚以穹通玄福地垂無窮通玄福地垂無窮

重修通玄觀碑記　錢塘季琮庸齋

杭爲東南一大都會星分斗宿地控江浙山川之盤鬱風氣之翕聚甲於天下傳諸信史舊矣吳山在郡城中紆𢌞布施蜿蜒起伏綿亘數里一郡之偉觀也山多佛老宮宇通玄觀値山之最勝處後枕寧壽前揖淸平謁斗有臺望鶴有亭幽邃而夷敞眞人境之福地也宋中貴都錄少師賜紫衣劉眞人號鹿泉諱能眞者於紹興二十九年臘月二日夢三茅君馭白鶴盤桓於寧壽之東南峯詰旦至夢所見三鶴飛翔良久始去次年是月日復見三鶴自空翔於故處眞人感夢兆之祥至三十二年壬午遂奏請立觀崇奉茅君香火山頂造三淸大殿高宗特降璽書賜額曰通玄觀之剏始梗槩有如此元世道士俞行簡重修香火闕闢習靜兩浙罹亢旱禱祈克應當時鉅公貫雲石虞伯生張仲舉輩咸賦詩美之詩刻尚存遭元季兵燹之餘法

筵久虛殿宇廊廡風吹雨淋圮不治惟茅君古像自宋逮今巋然獨存成化庚寅歲寧壽羽士徐淵澄領劄來住持偕其弟子徐道彰能以興舉廢墜爲己責竭己橐募衆緣用是輪奐輝映像設莊嚴悉還舊觀工將落成道彰欲圖不朽懇余記其興建之顛末余聞道家者流以淸靜無爲爲宗虛明應物爲用慈儉不爭爲行深合於大易何思何慮仁者靜壽之旨以之自治可以久視而引年以之治人民可寧一而還淳歷世願治之王公恒推重其道我朝列聖統一寰宇尤以其敎陰翊皇度祝釐永祚妙簡其徒寅祀之而不替矧扶輿淸淑之氣川融山結不可縱量而

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多寓人境神而明之不有其主宰歟又傑人與境遇鍾奇毓秀眞仙異人應期而出無足怪者揆斯觀之本末自三茅君兆夢發祥而妥靈鹿泉眞人闢道開基於宋俞君行脩弘敎驅舉於元今道彰法師遊心玄學優入道域能推其所自得斡旋元化博濟生靈累以救旱勞功吾郡守淮陰陳侯議暨他郡邑守長多丐文以旌其神異故士庶翕風樂助工雖浩繁而不日成之所謂地靈人傑不有徵歟是宜特書大書訖諸堅珉以詔來者俾感於心益致其力將見斯觀之勝概益增與金庭玉局並存於穹壤尚何成毀之足慮哉匪直賢師高弟綢繆牖戶之成勞有可述也其經始落成之歲月董役樂施者之名氏已具列於梁題茲不復贅云

碑陰　　錢塘陳珂東龕

吾杭瑞石山通玄觀乃宋都錄少師劉鹿泉修眞地也高宗勑賜奉祠茅君香火元季兵燹殿宇皆燬熏修久缺至我朝天順中有徐煉師道彰者自寧壽來住持於此誅茅翦棘志期興復成化庚寅歲旱鎮巡藩臬諸公請師祈禱雨即沛然應民濟物祛邪伐祟靡不響應兩浙諸山禱雨一十七壇由是師譽日隆闡揚道教修齋設醮致鸞鶴翔於空中大眞人張公重師道行授以贊教成化甲辰傾厥資創茅君殿壽域樓及諸琳宇正德甲戌冬建三清殿裝三清像輝煌金碧黝堊丹漆土木兼舉煥然一新嘉靖癸未師入玄都時年七十有四遺命弟子李玄泰張玄復嗣法孫郁存方畢其所志今存方追纘玄功請紀其石垂諸不朽先達季公已序其詳予不復贅噫若徐法師者可謂教門高士一代異人重新勝境光裕後先豈偶然哉而存方又可謂善於繼述者也後之來者其勗諸

三清殿碑記　　錢塘鄒庚苗齋

踞勝境建名區敞瞻仰於不替造端顯跡之得其人可也瑞石山通玄觀之建其來久矣三茅舊像雖存而殿宇未備山後三清古殿已變為叢竹之場徐元一法師既復茅君之宮復謀搆三清之殿經營之際適得舊址廣狹不殊且見石壁有刻前後數百年廢而復興豈偶然哉刻成屬予紀言因述斯觀肇自南宋紹興庚午中貴劉公敬奉吉賜名能眞加爵都錄少師褒號鹿泉劉眞人俾主寧壽越巳卯眞人夢三茅君駕鶴於東南之麓翌旦至夢所果見三鶴飛翔期年是日復見三鶴翔空乃卽其地而謀建是觀至壬午觀成請額曰通玄而三茅之像始作山巔復立三清大殿崇奉三清西為謁斗臺東為望鶴亭每歲臘二日舉迎眞會是日必白鶴來翔以故名士多題咏此通玄

觀之所與也雖然非得元一則古蹟蔽於草莽能與復如是乎元一乃錢塘巨室姓徐氏父諱昉母雲氏一夕夢神人授以玉如意遂生元一端重清雅有道緣得受清微五雷諸法及靈寶宗旨精修道法杭守陳公讓越守戴公琥暨鎮巡藩臬大臣迎禱雨澤立獲沛然浙人有疾妖及爲鬼所侵者治無不應由是道譽日隆施捨豐積又募於衆經始是殿於正德甲戌訖工甲申殿成復得四十八代天師爲書其額於戲在宋得劉公在今得元一且其徒李玄泰張玄復孫郁存方皆善繼者也吾知斯觀可延無窮也故樂紀其事

記通玄觀始末

錢唐金璐

與山通玄觀始宋內侍劉真人敖有道心辭富貴高宗朝命出禁庭入寧壽後進都錄少師衣紫衣終其身真人嘗夢三茅君駕三白鶴並止其所詰旦視之三鶴飛翔恍若夢中乃卜其地築壇爲宇延奉茅君觀曰通玄蓋御題也元末迨今中遭圮廢頹墻剩壁古像猶存成化間羽士徐淵澄偕其弟子徐道彰亦自寧壽領郡劄來住於此道彰雅有道行善用五雷諸法祛使鬼神一切祈禱輒應不爽志在興復人多相之功力既聚居然用新渦斗有臺表故誠也望鶴有亭志舊感也三清有殿弘新度也真人名位於書無所見不遐窮考蹟其行誼能解外物悉心道範可謂難矣後世復有道彰者克紹前修闡揚宗教百年廢墜一旦增輝山川秀結靈爽不誣或者真人不死之神冥通默化亦未可知也道彰別號元一冲虛簡淡曠然寡儔予甚重之故爲著其事書之石壁以遺後人俾有所考云

重修通玄觀碑記

仁和虞元良

瑞石山通玄觀宋紹興壬午都錄少師鹿泉真人劉敖之所建也敖高宗內侍志慕玄元乞爲道士高宗賜名能真榮之爵號俾主寧壽觀真人嘗夢三茅君乘鶴至瑞峰之陽旦而見三鶴飛翔夢所良久乃去明年是日鶴至如初真人感之請於高宗爰建殿以祠三茅又立三清殿於山巔後列謁斗臺望鶴亭及道流棲鍊之室高宗命曰通玄書額賜之是爲觀之始也元道士俞行簡重修有貫雲石虞伯生張仲舉諸公贈詩存焉元末兵火殿宇爲墟古像不毀人異之皇明成化庚寅道士徐淵澄與其徒徐道彰即舊址興建盡出巳貲人亦樂相焉琳宇崇麗玉像精嚴碧瓦鱗次瑤堦昉截盤磴曲欄嘉木秀合於是通玄之勝殆不知在闤闠中矣道彰之孫郁存方善繼先志得厥祖之道嘉靖庚寅觀復災惟三清殿力救僅免復加修治堅完輝潤出盡心力倚山爲官嵐滌蒸溢懼其易壞也檻柱

堦垣悉用貞石坊甃孔固石崖瑩密特異他山舊刻宋高宗詩三茅君鹿泉像及諸名人題志乃又增刻元一像而修飾之位置有法皆自存方規畫也至是求予記之并刻於石以述觀之重興也且告予曰此先師祖之志也存方懼弗克承幸畢初志將遍尋名山從至人遊耳嗚呼道士乃能爾耶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克家之任不能必於所生存方之於道彰猶竭力於其身後存亡不貳非孝與仕者受祿怠功罔思永圖遇有所建置乃又緣以營私存方罄其所有早夜勤勤以就事爲安非忠與恒人隻甓塊甓矜勞念費恐恐然有他人入室之虞存方功不爲巳緈然有高舉遠遊之意又非其建與建固老氏之旨而孝其先忠其事又不叛吾聖人之敎予故特書以表之且俾其後人有所興起焉

三茅殿碑記　　本觀　郁存方　克正

惟茲觀肇始粤自南宋紹興壬午年都錄少師鹿泉劉眞人修眞地也嘗夢三茅君馭白鶴往來旋繞徘徊於茲厥明遂見三鶴來翔自乎兆夢題奏請建祠以祠茅君高廟因之勅名曰通玄觀逮元季毀於兵燹殿室荒蕪惟古像靳存者三至我皇明三百餘年巍然弗倚詎匪茅君感應之神曷克若是天順中玉巖徐君與師祖元一徐君棲眞是觀每思久敝志存興復成化庚寅歲夏弗雨鎭巡藩臬諸公屬元一祈禱雨澤屢沛嘗道感信之俱捐俸資於甲辰歲七月壬子重剏茅君殿於故址恢復舊式煥然錯落固云永後矣幾今嵐烟交固雨賜洭潤而棟柱欲摧方也薄劣雖弗克述先志然而繼守茲業寧無式久圖存之思欲萃力於巳緣以功深艱於俯就復得四方助貲始克剏工故甓以陶甓揩以石柱俯以文石之階貿以懸崖之壁庶幾乎弗易墜經始於嘉靖壬辰歲七月壬子逮丙子日畢工仍飾聖儀崇壯香火以奠安宗教而福國庇民於無疆也方雖基舊業敢弗凝志自規敬記以屬後

建崔府君祠碑記　　蕭山　沈友儒　前吳

祠以義起而求其主嗣續力能蕃衍人後斯其爲功也大而人德之也深崔府君其一焉君考蘧脩祁州鼓城縣人也尙義務施世積厥德五十無子禱北嶽夢上帝賜之玉開皇三年六月六日生君故名珏而字子玉君質穎不凡早以孝廉中選補長子縣令有奇績遷滏陽朔望禁屠貴巖嶺有伏虎之異政稱神明仕終磁州刺史其歿也以未究之施宰陰府磁立廟祀之祿山亂顯威助討黃河突渡活萬命屢著陰功唐累封護國威靈公宋高宗爲康王時避北兵馬斃徒行忽遇白馬引至廟中宿廡下夢神促其

行馬引而南相傳泥馬渡康王是也高宗渡江祀於三茅
眞君幸杭奠都勅建寧壽觀祀三茅今通玄觀卽其副宮
建顯應觀於錢塘湧金門外白馬神廟於鳳山門內答神
貺也時張后夢君備羊而孝宗生於丁未年以紹東南偏
安之基論者謂君於宋在汴則濟蹇以中興在杭則誕育
以嗣統厥功懋焉宋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元累封齊聖
廣佑王遍行天下與五嶽一體祭祀我明狀元少宰錢塘
李公旻五十無子禱於君夢賜之恭生子名恭李公德君
欲於通玄立廟未果顯應觀久廢白馬廟存於通玄側其
地枕山瞰江爽塏清幽匯成李公之舉通玄爲宜郡庠彥

吳元昃與修杭志白於守滁陽孫公孟謂是舉也不惟彰
往績抑可與福將來捐貲首倡潘恭晉江蔡公克廉繼之
自是好義者咸樂施捨嘉靖壬子邇卽觀右構祠三楹規
制孔昃鴻臚錢塘張公文敬塑像供奉其中匾曰維嶽降
神昭其靈也初張蔡皆艱於嗣及是俱連育子人以爲君
之賜其他禱而應者類此所謂主嗣續而力能蕃衍人後
者非歟住持郁存方懼諸君起廢之功久而湮也謀石請
紀於予予惟人以有後爲福否則不孝之大者然吉凶不
替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吾人必修諸在我以爲昭受之地
而後可求諸神君考以種德施予而育君則今之爲父母

者思欲昌大胤嗣其賑窮恤匱不吝已矣君以嚴毅方正
爲賢令刺史以聰明正直察幽冥用臻歷代褒崇則今
之爲子姓者思欲顯揚祖考其飭躬厲行不容已矣若徒
致飾儀文而行不掩神所弗歆而乖立廟之義我杭人其
懋之

建玉晨閣記

林　瀾

夫北斗者造化之樞機萬類之主宰也世之求無不應感
而遂通者莫斗眞若吾杭風俗每於斗期齋戒恒半至直
九日梅櫃之氤氳相接步虛之唱和達旦亦足徵在在洗
心皈命矣然遡壇宇之古崇奉之久儀範之精必推通玄

觀之玉晨閣也蓋通玄肇自南宋迄今五百餘年羽士虔
修相繼不絕以故視彼之興廢靡常者大相徑庭嘉靖丁
酉歲先八世祖玉泉府君以年甫三十四棄世遺孤高祖
懷玉府君僅四齡爲林氏一綫玉泉公慮其難育而虧祀
預於將逝之先刺血書帛籲斗眞曰此孤苟獲存而有昌
大之日以百黃金裝像建閣以酬報答後懷玉公至壬戌
歲成進士歷官延平太守晉金騰副使年四十三卽解組
來林下生平以淸白自矢俸入外絲粟不苟歸里之日囊
無他資竟不克竣閣之願無何家兩燬於火斗眞以夢告
高祖之姊氏曰吾祐林氏至此而食其言雷部行下火牌

耳於是高祖閣之惕然曰神明不爽如是爲子若孫者可不亟圖乎遂徧擇隙地皆不愜於志一日登吳山至通玄觀接其人則道法世守而悃愊可交者也諸其山則像設巍然而仙靈儼在者也於是卜其側以庀材鳩工爲奈基右隘而難恢適山西叅政孫公子榮家之姻婭也以價得其書室而充廣之爲高閣五楹中奉紫微九聖爐案供具煥矣美矣外廡設玉泉公像下列先世神位聆法音資冥度也落成額曰玉晨閣廼萬曆乙酉歲也或謂林氏體先志以答神貺廼應如是豈誠元虛之中感名若此不爽得無渺茫難問乎予謂不然天之與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傳言惟皇上帝降衷下民緣人爲物欲所汨沒始岐而視之狹而小之覺天胡高而人胡卑感應之際亦或然或不然爾抑知身之形體雖麗於地而精氣則本之天所謂生生之根皆不外七政五行爲之則惠迪而吉從逆而凶作善而祥不善則殃有不聲發響應形動影隨者乎世之拘儒必以言鬼神溺於禍福而怠於修踐者僅僅以祈求爲感應二者胥失其眞豈知此心自有天地私欲盡卽範圍不過哉矧建閣以來百有餘載聚家已歷五世去聖傳而漸得分支綿系孰非荷神庇之餘自先祖巽鴻公始爭歲重九禮斗之祀不輟然碑志未具無以詔諸來者余自童穉時隨先祖父禮斗已五十年矣當時所見所聞猶能述其梗槩不敢不以不文自諉而謹記之若夫求名流鉅公不朽之作鐫之堅珉備香火田以爲先世永遠之圖尚俟後之賢者

建啓元殿碑記　　沈友儒

文昌自我明憲廟祠於都城嗣是海宇莫不崇奉通玄觀黃冠徐道彰塑像將建祠而以役繁中輟法孫邵存方又以時詘未果今其孫張金松矢成先志捐貲募功卽崔府君祠之西隅剏祠三間奉神其中客衛莊嚴丹雘輝映揭虔要靈一方瞻禮巷衆彝好德之心不以教庥而有閒也

惟時從史則庠彥許仲譽高士陳體元孫擧芳樂施則縉紳張公瀚陳公善馬公三才許公獄吳公遵晦趙公應元胡公孝孫公枝金公階栗公祥施公之蕃蔣公洽凌公登瀛陳公禹謨呂公元等工始於萬曆戊寅十二月越歲己卯冬訖工是役也金松謂積累締構爲力孔艱徵言勒石以詔後人予事神惟謹不敢以不文辭按神姓張諱亞敷字仲子蜀之梓潼人也生而仁愛孝友遇神人授以大洞法籙護國佑民歿爲神主文昌宮晉唐以來屢著靈績元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嘗考晉漢天文志中垣紫微之傍有星曰文昌下列司祿司命諸星意者神爲文

昌司祿其以是歟且所隸分野南直張宿不欽度許豈神之張姓實本此與周禮春官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又非仕者之穀祿與由斯以觀神之爲玄象昭昭矣夫自科目興而呫嗶者率盼盼乞靈於神以冀一得而不知神之生也世以忠孝顯剛大浩然之氣精純不二之心耿耿宇宙揭日月昭河漢風霆烈而山嶽峙有非邪所可乖佞可賚者國家稽古登庸三載大比惟求碩德異才振綱常以輔世庶偉績以庇民顧豈使之弄鉛槧徼祿利已哉繼嗣令濟濟後髦上春官奉大對躋膴仕茂樹忠孝大節以報君親期無愧于天地庶克荅神貺而副建祠之意與詩不云

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請以是爲多士誦而復繫之詞曰

中垣有象如旋珠名曰文昌光陸離其下四曜兩兩徵文武祿命皆主司惟觀有像久乏祠事誠有待人爲之肄名老氏行則儒教崇文教敢怠而棟宇言言丹碧煇洋洋如在誰可欺有祈輙應禍如蔑明邇昕夕來羣黎惟人克誠神乃依淑慝旌別誠之基煌煌天鑒詎可違科名棪武諒在茲神亦永享祠無隮

重修通玄觀碑記　吳陳琰

老佛之教所以補吾儒而濟其不及故百世不可得而廢吾儒之教顯而近智者從之愚者茫然老佛之教幽而遠智者敬之愚者亦罔弗信也然則吾儒所不及化者非得老佛之說以導之爲善是終於不善而已矣往見郡邑學宮之傾圮聖廟之荒蕪人率坐視其廢而老佛之宮將興役人無智愚樂得而從事儒者或非之而吾謂此樂於從事者卽爲善之萌而可與講明聖學之一機也何哉爲吾杭之有通玄觀剏自南宋內侍劉能眞其地爲七寶山巷吳山之旁支也山多古木名泉所謂鬱葱佳氣庶幾近之其夢兆之奇賜額賜詩之盛以及殿宇規制之宏麗見諸記載者詳矣元道士俞行簡重修復一時名士咸與之遊

厥後兵燬而宋塑茅君像獨存神所憑依自百餘年以迄今數百餘年而不易其爲洞天福地夫何疑有明正德間道士徐元一更新廹嘉靖間嗣孫郁克正再新焉至　本朝而克正嗣孫朱閎緒者慨三清殿之將頹嵬請余作疏重修又念觀制故與王者埒山門卑隘以爲不稱廼拓其基且爲廣其門外之垣而凡堂與廊廡皆加金碧粉藻且語余曰毋一設願諸所需工力畢集不勞而致謂非神助豈余方外所能爲耶惟君記其大畧勒石殿左與殿右季侍御碑對峙可乎余諾其請于是多閎緒之爲斯觀功臣而實亦克正之肖子矣世之營室構者祖父不能保其孫

子之能守以余所及見郡之居人有身後而他徙者有目擊其子之粥於人者有一再傳而其孫貧不能葺至於敗壞者雖名門世族比比皆然而商賈之家又無論矣是何繼起之難也而斯觀之爲弟子者輒不失世守不惟不敢隕墜先人遺法而日益光大以永其傳今之儒冠儒服者能無愧道士之肯堂肯構幾人耶閔緒又語余幼失母母懽後母不善視子遺命爲方外人閔緒稍長卽來是觀專讀儒書恒痛母病產死未識母願蔬食終身拜誦道藏諸經暨緇諸內典如是者數年果於洞霄宮夢中見母比問其家人儼然也而後乃釋然專一學道嗚呼閔緒道者

也儒者議老佛家言輒疾其遺棄骨肉自外倫理今閔緒通儒書而又於道藏之外博觀內典惟以見母爲本願其於家人爲孝子宜其在道家爲肖子也孰謂老佛之教必與吾儒悖哉余感閔緒之請觀志既成而于其修觀之功尤不可沒遂爲記以告來者無忘繼起云

通玄觀崔府君祠禱嗣記

蕭山　毛奇齡　大可

丁禮部以六十七歲舉一子其前一年亦旣舉子矣而未育也泣曰吾已六十六年矣今而後能再舉哉夜夢雞轎行出巷而門拾級登覲神于中庭而列炬爲諭之曰崔府君祠也拜且起見衆中一兒翼神按閒私念此兒儻抱與誰則受之頃之有盛服而拜于下者小妻也喜而醒以問左右左右曰有之此間崔家巷有崔府君祠當是也及至巷不是入其門不是登其庭不是見庭所類神俱不是再拜而出居無何以他事至通玄觀偶有神祠則崔府君也自入巷至觀目甫接而心訖之而由觀而門而庭而神則歷歷皆昔所見者卽按衆一衆尚坐一兒于衆間遂禱之而歸而婦有身及彌月而生一兒所謂六十七歲舉一子是也乃予甫歸沐亦六十六年矣其前一年生一女而育之年老難再舉禮部曰崔府君神可禱也因告以夢且曰府君以王子曰禱之當應雖然宜有以酬之予曰吾將爲

文記此事以代酬可乎曰可因禱之而彌月而亦舉一子恍神授者予思古祈子詞原有釋老降生宣尼抱送之說顧三代所祀勳稱高禖予不知高禖爲何如神而嗣此或祠子母唐皇甫觀察祠九子魔母爲生一男是也或祠神嫘齊張敬兒拜三公爲妾祈子于新林廟嫗是也毋與嫗職孕則祠之宜府君何如神而所司在是按府君諱珏彭城人唐磁州刺史也少會舉孝廉爲淇縣令能捍水災以生有異政死而爲神相傳安史之滅神實祐之故在唐世已早有護國威靈之封祠之河濱暨宋高南遷禱宿祠下而神助以馬俗所稱泥馬渡康王者是也故宋祠府君一

建顯應觀于西溯之傍一建白馬廟于吳山之麓以爲白馬顯應當兩祠之名勝之地以荅之杭之有府君祠實自此始若夫崔府君巷則展轉分祠雖至以巷名而非其舊也然而禱嗣何也考通玄觀志府君之公諱讓者五十無子禱嗣于北嶽夢上帝賜之雙玉因名府君珏而字以子玉實隋開皇三年六月六日事也（神以是日生）暨南渡祠此則高宗張后夢府君餼羊而孝宗以丁未年生因以府君爲列朝祈子之神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逮元嗣統復封齊聖廣佑王敕遍祠天下視之五嶽暨明代錢唐少宰李旻亦五十無子禱于府君夢賜之棊因生子名棊乃厚德府君而別祠之今通玄之祠是也祠近白馬廟而觀地高敞可饗神少宰李君白之杭太守滁州孫君太守孫君又白之參政蔡君乃于嘉靖壬子搆祠三楹于觀之東偏而太鴻臚錢唐張君亦以禱嗣故親刻神像而供于其中然則禱嗣而應固神所從來而禮部所云禱以壬子則以壬子所搆祠而不于他祠于通玄者則又以通玄之祠爲禱嗣設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府君之有神豈獨禮部矣自宋明迄今凡禱祀者無不應

斗姥感應記　　華亭朱　洛若始

斗母元君生天竺國修行至道嘗浴九曲華池光明上騰凝結九眞梵炁應現北斗九皇爲五行之主造化之原世傳祇肅祠禮者輒蒙佑逢吉所從來尚已戴子惓廬杭州知名士也性孝友樂善嘗病胞絡痛夕輒昏眩體若燔灼餘兩月湯液勿能療稔通玄觀道士朱君閎緒有道行謁至家設具禮斗七日焚符飲之水汗出神爽病良已戴子流涕承睞乃梓斗母元君像塗以黃金趺千葉蓮花貌相莊嚴神光赫奕見者無不稱歎觀故有玉晨閣鄧林氏所建其上以供九皇戴子取上騰九炁之義奉斗母像供于閣下幷帷帳薦具旣完且精閎緒率其徒朝夕焚禮梵音鐘鼓上徹霄漢可謂隆矣洛謂道家靈妙以北斗爲稱首然斗中所重惟孝弟善行昔蘭公篤修孝道斗眞下降自稱孝悌王示以丹要天妃禮斗以祈親壽斗母親至授以玉書今戴子謁閎緒禮斗夙疾纏延霍然消散固其一心質敬亦由戴子平生之孝悌閎緒之功行爲之本耳不然而其人根源未盡與行事漫漶雖敬齋祠之禮盛醮獻之文斗眞必棄之矣其肯著靈響荅除患於冥冥哉洛既次其畧爰稽首而作頌曰

於惟天姥含元精凝化九皇均五行悲閔苦難尋聲觀厥淳疵(?)有權衡至心代籲感延生金寶瓔珞肖儀形夙夜項禮緒眞經孝親修善秉(?)衆誠羽客逍遙躡天庭相從濟

彌道乃成浩封泡幻唯浮名顛顛失得在芥寘

玉晨閣禮斗感應記　　武林沈雲鴻瑞川

余年弱冠伯父命余禮斗明年戊申有同舍生善乩仙余偶習其術因叩先二人壽乩書屬余禮斗爲先母延年余遵行七七請以巳壽五年上蒞先母亡何先慈大病幾危而愈後卒于甲寅夏計巳酉至甲寅纔五載耳壬子獲交朱閟緒朱固通玄觀法士也因得領畧觀中之勝及建觀始末觀三淸殿右有玉晨閣閣奉斗神其上爲閟緒朝眞禮斗御氣存神之所巳未先父患疾在呼吸閒余書黃屬閟緒禮斗七日願以巳壽三年爲先君請延未幾獲愈而先君竟卒于壬戌計巳未至壬戌亦僅三載一念愚誠有祈必應孰謂神可褻經可瀆而閟緒爲人祈禳延保不大有功于人父母子弟哉茲閟緒增輯舊志付諸剞劂思以光前啓後誠哉不愧其爲閟緒矣余故樂記數語于志中若夫觀閣刱建之始末名作如林余更何贅焉

崔府君顯應記　　錢塘王道寧志安

武林會城之南有淸平山山之麓祀崔府君神宋高宗爲康王時廹於金兵神顯靈有泥馬護蹕遂得南渡偏安奠都後敕建祠宇累封磁州賜子護國西齊王其襃是封也以神爲唐磁州刺史磁人戴德立廟祀之遡厥考蘽嗣禱於北岳有夢玉誕生之祥遂主嗣續焉余友侍御祉公閣巷爲諸生時卜居斯里凡有叩於神纖悉必驗戊午秋試未撤闈公之友門鄒子引䄂爲公內簾館舍距神祠咫尺忽夢一老人若胥吏狀抱大冊馳馬上呼之即下馬相見乃知爲故僕陳惠也鄒問曰汝何來對曰惠歿後供役西齊王案下所抱冊即今科鄉榜也鄒勉留展閱皆金字大書多不記憶閱過半見錢塘趙蒼璧列第四名四字似重複遂驚覺以告於公及榜發果中第四十四名聽鹿鳴後戚友稱賀聞者皆大奇之後公以計偕入都往禱於神復予佳兆遂捷南宮蓋神爲賢令刺史而威靈助討逆藩救溺黃河萬命功德在人實能禦災捍患至於眷德昌後屢有奇應備載碑文與五岳並尊祀不虛享人知祈而報者多以其繁衍人後抑知桂宮祿籍更有以陰相而默定之者乎然非公之積學篤行孝友仁明素孚於神其何能示兆如此公於壬戌成進士閱五年授麻城令適武昌兵亂全楚繹騷公以忠勇激勵士民登城固守復全時浙中說言公與難余以友誼摡心叩於神有經旬盡道天無日喜得今朝見太陽之句不數日好音馳報公旋奉
欽召擢侍御史三載卒於官自司牧以至立朝政績彰彰足爲庶僚模楷別有傳誄紀載至陳惠者乃鄒子之祖先之

公所收養自領鄉薦及歷任貴林守始終稽其心瞀歿而得隸神臟亦足勸世之忠於主人而不二其心者侍御之子若堺索受業於余將鐫石以傳其事而屬余爲之記

爲善降祥爲惡降殃其說可以服庸人而不可以勸君子意其必報而求之名曰邀靈意其有紗而實之名曰惑俗然則聖人條慶餘殃之教贅矣乎嗚呼君子亦知其所以然而求之而實之而巳侍御廸圃菴與余同釆芹共筆研蓋積行君子也未第時神示之兆遂獲儁屢叩屢驗官京師有直言聲歿之日命其子諧穉蔣堺任芳孫之驥紀其事於碑子若堺請於師王子志安以爲

是記其子若堺余世講也志安亦與余同釆芹定交四十年行誼夙推吾黨庚辰夏讀其爲沈志可禱神文其於友生若斯之篤也則是舉非邀靈非惑俗者矣蓋知其所以然而求之而實之夫積行君子何求於神哉語云神之聽之巾和且平又曰自求多福嗚呼君子之求如是

錢塘何爾雲曾園氏䟦

玉晨閣林氏宗祠記

錢塘朱琰錦紉甫

吳山之麓有通玄觀爲羽客𨻶真之地觀之西偏附玉晨閣上奉斗真落成於明萬曆乙酉歷今一百十六年乃林氏大宗贈太守玉泉公好道遺命子副使懷玉公承父志也誌言之詳矣其閣之下一間即爲林氏本支明禋之祠祠觀羽士當歲時伏臘陳列俎豆及每年重九

斗期大宗一門少長畢集以薦馨香祖功宗德足以徵信其感應猶達於紫府也如此但閣之兩側向無垣墻風雨摧搖恐就頹圮錦過而慮焉因思先外王父文學子行公爲京兆儆菴公子於林氏稱小宗品誼端方積學博古不

幸一傳文學康輿公再傳友常而止錦幼失恃先外王父教育二十三年深恩欲報同於罔極而意無所伸特捐三十金封築兩垣另裝新龕合祀附垂不朽禮在當然使子行公三世神主有所憑依則此閣永存子行公絕而不絕矣亦猶行古之道也豈曰功虧一簣待余彌縫其闕哉但錦一念報本之誠以爲非此不能格神䝉貽冥福耳第主則附祀矣而墓則無祭余心尤未慊也再施田畝以爲子行公春秋墓祭之需懼後日林氏子姓黃冠者流不知其原記此附入觀誌庶知垣田之所自來嗣是本觀法派或不負余報本之念祀乃無闕是余之所厚望也

賦

通玄觀賦 并序

婺源 余光耿 覲文

歲在瘖陽作噩余假榻壽春僧房亟詣之暇間與子愚貫柯諸衲子窮幽訪古因得縱覽通玄觀之勝通玄者宋洞玄大師劉能眞所築而高宗御書以顏焉者也世久傾圮法嗣徐元一郁克正踵而修之今鍊師朱閎緒加恢拓焉金碧焜煌遂爲杭城道院之冠余考觀志所載劉本焚修于寧壽通玄乃其賦館今寧壽已鞠爲茂草而閎緒獨能光大之以不隳此堂搆輿綦塈之功可不爲偉乎爰樂而賦之其辭曰

遵胥阜之南麓有縹緲之仙居雲溶滃以吐紫風颷戾以凌虛瑞石背拱以秀矗湧平迴合而翠鋪踞重城之名勝鍾清淑之扶輿帶闤闠而不攖其濁挾精藍而彌助其邃振步虛之天聲答上方之梵唄拓窮巷之廹隘聳高門之負贔滙衆妙于寰中渺蜉蝣于塵世引探幽之夙饒早聞香而知嗜乃嘯儔侶乃整步屧乃扣扃扉乃踰閫闑雲棧屈蟠當戶揭孽摳荷衣而蟻緣鼓屛踵之躄躠彳亍未窮乎崖巘形神巳爲之超越則有全眞俊彥導引耆英眼方垂碧貌古餘頳壼嚳嘆火之酒窗懸闢橘之枰覩羅浮之翔雀下丹梯以相迎問魏晉之何世詫耳目所未經分石髓而餉客曳金策以導征洞府羅森締搆寧謐或敞而軒或奧而室或蹇嵼以上躋或窅篠以下匿或負陰而面陽或斜帶而横溢或聯駢若繩牽或孤跱若涌出折矩周規宜豐適約蘭楣戢脊虹梁聳擢髹彤煥爛蘤藻斑駮枀恩豁達欄楯曲却硤碣瑩膩飛簷鐃鍔彈攤朱之聊覜啓工倕之刻削紛總總以颯纚赫耶耶以煊灼徑千折而易迷目四顧而生愕瞰華侈于九關六璅碧于五嶽是則斯觀之大略也若夫長筵廣座布列高眞香花縈拂蜿蜒烟熅璽伋詭異雜沓輪菌則又有光怪炫忽可得而陳者惟太初之溟涬胎混沌而無罅分一氣于三淸肇兩儀之萬化

扶守雌之佐詮紬猶龍于柱下跡跃突兀以高居青牛紛彿其未鴐遁華陽以習隱偉漢室之茅盈何震囧之同心蹤簪紱以從兒蓮形模於國土神宛然其若生經推頹而不壞審遺蛻之有靈過玉晨以流眄怖星君之尊嚴由天樞以下數曰璿璣與衡權合闓陽與瑤光躔終輿而轉旋配輔弼爲九皇並晃笏以御天更膨脝其作隊負斗母之雲軿玄武水精臨乎眞慶寶龜靈蛇左右奔命翊以靈官威稜峭勁身鬃流沙殊源與泒万烈中原交馳不礙準提金仙亦與膜拜奎光彪炳燦乎文昌七十二世化跡孔彰鴻筆駿彩此焉發祥武安造漢忠壯亥霄名懸張趙氣敵

孫曾毅傀所懾魑魅潛迸烈烈犴君磁州著績泥馬區從
英爽赫奕血食千秋祚衍攸錫瑀臺犇仙作合有年厲拘
而東移宅峯巔率以南極杍首廁然他如河瀆之神神霄
之將黃農之帝伊岐之相瑶笈之符杓魁之狀與夫致法
所職司佐風所宣暢莫不具威儀聳聽仰會精變豐盼蠁
秀發生晃旒警欬傳惚恍靡霓旌之蕭騷馭飈輪以來徃
並典祀於秩宗肅矯舉以滋罔當夫齋壇汛掃鐃鼓震肅
笙引青鸞符招白鶴絳闕朝元綠章干瀆玉瓚觴觴蕭爇
馥郁劒上指而山魈夜號斗虔禮而爽迅下燭日月供其
吐茹雷霆爲之讋服斡生死於嘘噏轉雨暘之愆伏丹竈

煖而絳雪凝藥杵鳴而玄霜熟匪籛倨之爲朋嚆方朔而
齊躅若乃散慮舒神徘徊徙倚曠蕩空明一眺千里遊栫
鋪瞰晴霞結綺飈未振而谷響先聞雨已收而林烟尚斐
澄江潛淡以春融怒濤蹴踏而秋起風帆落萬點之浮鷗
遥岑獻一撮之聚米熊門岌業恠鵩吻之俯啄於堦除市
語譁闐若蛙鳴之亂沸於井底辨龜豬於微茫信滄洲之
接趾暢遐情於趨趨胡氛埃之能滓至若山谿谷谺泉流
如濯鶴翔鹿伏隨地而泝天一疏其滓瀣石氣含其爽竦
聚游鱗之篧篧時潑刺而曲瀰處應龍之泥蟠鬡毛髮而
震恐波分浪于古井石屢焦而長濟制奄忽之顔齡奇鉛

汞之神功原壽域之關鬮託修練之老翁虬枝樛結古今
槎枒參天拂地不計年華迦陵王母乳育成家鐘籠千畝
茁玉抽簪蘼蘼摵摵借風而吟綠陰被盤滴翠篩金蔽周
垣之蓬廊曾不足限其漫瑶琪藥瑶芝玉禾朱草鍛月歆
紆含烟婭嫋玩之可怡顏茹之可却老炎帝多所未咀爾
雅漏其稽討何止枸根茯而神犬嘷松脂凝而兔絲繞於
是觀者意豢聞者首鶲相與讚歎曰偉哉乎斯觀洵方外
之蘂珠城中之瀛島也巳乃搜闘擫編析委究源本穴丁
夫南渡鬱發闢自中涓鄙貂璫之歛兟褻羽服之翩躚武
蹕淮南之舊法衍道君之傳築寧壽之千仞致頌禱于萬

年心蹙蹙以薰修夢杳杳其呈露策芝田之仙驥自三峯
而飛駐且蹤跡于層阿果鳴阜而引啄遂芟蕪以夸塗重
營度乎奧作錫嘉號于通玄叨恩寵之厭飫御藻璀璨以
流輝星辰照耀而長曙負鴻基而孔固驚勝蹟之日滋譬
彊敵之南束纘先疇於敷菑鬱羅臨洞天之標榜磨崖勒
紀述之豐碑石鼎鍋菌蠢之奧句粉壁繪迴春之幽姿張
陳蘼汁以趣額虞貫鉥心以摛詞龍驤鳳躍波委烟霏迄
乎近代賦天台趣黃鶴者彌不可數計而豈恤夫神皐福
域無以耀嶠嶷而燭來茲夫古往今來則星霜數其倏迅
天荒地老則海田忽爲變更臺榭高而弗隳池籞由而弗

平相銅狄之佗佗更一姓而鉛水傾刻丹丘之無主亘累劫于昆明胡爲乎德壽既廢重華亦翟闊馬丁當寒生更漏聖水鳳山五傳遞授而此巋然靈光者獨不隨春風而獻麥秀筍簾長懸氈氈日甃泉泂重疏鶴老還轂雕峻壘慶其更新規橅無廢於由舊豈神靈之呵護能幻宮闕於金銀亦人謀之代興不替弓冶于堂構也乃作頌曰

於鑠通玄祀踰五百舨稜耀日觀瞻彌赫以嗣以續在昔日徐繩其祖武今也惟朱雲冠月佩絳節青虬鹿泉有知合笑來游今之需後猶昔需今曷哉來哲負荷同心

文

上崔府君禱夢文　　　吳陳琰

惟神常格理貫徹乎幽明有德斯聲氣感通夫晝夜上帝賚之良弼形似築巖太公望以聖人象占釣渭詩書彪炳稔有馮依英傑飛騰定多徵兆自是人爲之應誰云天聽之難恭惟　崔府君赫濯威靈聰明正直生含美玉卜維嶽之神明早脈文驚推有唐之才望一官黃氏長子賴長吏之賢再造釜陽衆父兼衆母之愛嶺除猛虎谷不生風水滅巨蛇川無害稼磁州廟祀喧傳刺史精明天上陰兵立詩祿山禍亂黃河拯溺活萬姓者必封白馬橫行渡一人而有慶嗣是吳峯前麓重移顯應之基茅殿右偏統攝通玄之觀（宋建顯應觀於西湖後改建於通玄觀）山跨舞鳳既扶宋室偏安宮兆饋羊復誕孝宗善繼累褒王號紫誥紛綸奕美府君丹楹烜耀六陵骨壞孰尋趙氏荒原九市香飄爭識崔家舊巷長衍子孫之祚振羽繩繩永垂人士之型恭瑺濟濟琰等少耽文翰未分筆上之花長逐名場幾類蕉中之鹿父書徒讀趙括貽譏君檄可邀毛生滋喜敢厭尋常之齏粥實慚長大之莪蒿伏願幽示迷津明開道岸指南車在庶令附轍循塗冀北馬空無使嘶槽伏櫪悔三年之易逝切剔詎止文辭念一息之未亡遷改尚圖實行謹自今始

合此夕之靈符願從公遊據他年之左券

宋元詩序　　錢塘 吳 源

予一日至通玄見其仙靈棟宇莊嚴煥爛山巖石碣篆刻聿新乃宋高宗所書賜鹿泉先生三詩及貫雲石虞伯生張仲舉諸名公之作今之賢士大夫多有之其雅淡清新者若秋雲之麗空莊重典則者若喬嶽之聳秀綺麗瓌奇者若金谷之敷郁予瞻玩之餘不覺感之深而嘉嘆之曰道流之守其宮猶子孫之承其家也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弗傳杭之有通玄觀舊矣故陋相沿疇其振厲而作新之者茲觀之彥郁存方氏承乃法祖徐道彰

之志毅然自任式克奮興至於文字尤加珍重如此可謂知所重而善於繼述者也噫微先生則觀奚以彰微諸作則先生奚以彰微存方氏則諸作奚以彰是則觀以先生而名先生以諸作而著諸作以存方氏而傳古今媲美文廳具在於是乎垂不朽矣世謂通玄之山有靈焉不其然乎後之人誰嗣而慎守之則觀與山俱境以人勝不然則雖有修糜補墜之功觀美焉耳於法何有哉紀厥成永休弗忘以昭勸也故爲之序

晉元一徐法師禱雨有感序　　楓晉 毛 敏

昔韓昌黎謂老氏道其所道去仁義而言道非吾儒所謂

道也與時在衡山遇道士軒轅彌明則又重其能驅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亦因而敬之豈昔所云蓋有所指也歟太霄經曰道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以從道爲事故曰道士徐道士者杭郡人也虛極靜篤蓋神仙之徒也今年杭郡雨澤愆期三農告災守土之臣惕然震惶以爲民者國本食者民天使播種後時稼穡弗遂則歲且薦飢民將流離無以出賦稅以給軍國之稍費宗廟之粢盛有司之出納政綮禮曠罔足以善其治所繫至重且大乃率羣有司徧告於封內壇壝而雨猶未霈又俾道士按周禮潔地與山爲舞雩之壝秉虔致齋發號申命於是

升壇而神降靈風肅然澍雨滂然四郊沾足郡姓忭舞萬口一辭諷咏讚嘆豈非以老氏之道爲仁義之術而用心以救民者乎固非特袪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畔乎仁義之道而自道其道者也事竣當有文以書其績夫惟道士有三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僊道士杜冲尹軌宋倫彭諶之匹也三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儔也若徐道士風雲生於掌握雷電在於嘘吸非道士之神僊而能若是乎予嘗聞古有神僊以紳笏爲柴柵以聲名爲韁鎖簡散而成癖然簡則與仁相違散則與義相戾其深居遠引不肯有意於生民也審矣今若此豈非道神僊之道而恭仁義之途者夫雖然啟宗以恭默中與淡文以玄默致化他日相國者必以清淨製錦者貴乎不擾皆道乎此道也卒澤于仁義道德而已矣予重道士冠服雖異而仁義之心同則其道與儒者奚不同也昌黎之言豈不燒然可見也道士尚當修其道以輔相乎吾儒仁義之政豈不懿哉尚勉之毋怠云

記郁法師禱雨序

福州　王　鈦

錢塘山水秀麗復多靈壇古蹟余筮仕得之竊亦自喜然以民社之寄鬼神無常享民罔常懷則又懼焉況劇邑非武城比顧學言游而未能也嘉靖乙未屬歲旱民飢早夜

惕若因念周典有索鬼神之禮今之黃冠亦古巫覡之流也余既不能身致中和以感召休祥則禱祠祈禳以回天變苟利民社亦爲政者所不廢也是時與山通玄觀有郁法師者名存方實能修潔事神又善五雷諸法故水旱有禱輙應茲歲復試之信有徵也余甚嘉之書此以酬其勞且以見其有裨吾政并志吾長民者之感云

祝筠坡李鍊師壽序

錢塘　孫　枝

夫老氏之言壽於儒釋相去遐矣老者年之永壽之稱也昔老子設教以虛爲宗以道爲體曰虛曰道無形無極無極而極變化不已老子生而髮白莫知其年此蓋太始分

形應化無上大道之尊也是名曰老壽亦在焉筠坡錬師崇老氏教家世仁和姓李氏溯其源卽老子之後故自有僊風道骨其來遠矣早歲出家學金丹術於吳山通玄觀得徐郁君之祖印南泉張君秘授五雷心法運之則能動天地役鬼神致暘雨殄妖祟凡諸祈禱莫不𨇠驗濟梟鎮牧縉紳君子咸雅重之輒加奬禮貽以詩詞隆其德望也適今巳巳歲七月念有七日筠坡君値五旬誕是日厥師若徒偕諸僊侶黃冠羽服登壽域供山花摘僊葩呈雲耤獻冰桃鹿鳴紫府鶴下瑤臺樂奏南飛歌傳北郢載勸載飘載舞載拜歎笑滿堂視之卽碧海蓬萊一洞神僊之慶

會也筠坡君與余爲物外交尤最契者乃爲辭而祝曰筠坡君素以溫良自牧禮讓接人玄理精修盛德昭著且能運符術動天地役鬼神致雨暘殄妖邪誠由一腔造化所致耳以一腔之造化贊天地之造化則可與於天地叅矣以天地之爲壽天地有開合元會有交遂余亦爲未至筠坡君乃老氏流以虛爲教道無不在夫道與虛有名無相先天後天莫知其始終亦莫知其老也筠坡君迄今自丈至耆延於耄耋以及期頤更於他日聚三花朝五氣遺蛻登僊會精氣神於大羅之天將謂一身爲李氏老子之再應世也非壽而何抑亦備釋言之生之爲寄諸行無常爲可以爲壽筠坡君踵老子之莋繼無極之眞語其壽莫知其爲紀也復何祝

朱錬師住持三茅雲深院序　　范允銘

二氏之有法派卽儒者宗子之遺規也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子之法行則人知其所自來莫不尊祖而敬本而仁厚之俗成矣二氏以他姓爲嗣續與儒者相逕庭然其法未之或離也上有師承下有稟受非其族者鄙而去之不啻旁門外道然而支流之若絕若續者必思有以延之而不墜嗚呼宗子之法二氏陰用之而儒者乃廢棄之何哉

吾杭寧壽觀爲高宗所勅建劉能眞乞祠香火於此自後而通玄觀雲深院嗣興焉以本支律之寧壽觀則其祖也通玄觀則其繼別而爲大宗也雲深院則繼禰而爲小宗也爲大宗者既已振振蟄蟄勿替引之矣小宗則勢孤力弱幾同於若敖之鬼不祀忽諸今其可無榻乎頎君雲上橋梓奉道於院中者乆懼斯院之澌滅也延通玄錬師朱閎緒住持院事閎緒不敢僻乎謂之曰詩賦下泉懷西周之舊也易占碩果由剝而復之基也凡事之廢與成敗雖不可得而知然而窮則變變則通此其時乎且雲深之與通玄其初猶之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

分而爲二其一忽斷焉而使與日竹他人得據而有之是猶以養子承宗而廟不血食者也今閔緒慨然以爲己任左提右挈何所往而不宜莊子云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昌黎有言水盛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閔緒之於通玄有中興恢廓之功推其餘力易地則皆然也顧君其可謂知人也已抑吾聞君子之於其先也崇德報功則有不祧之位閔緒在通玄大宗也而以功顯此久而不祧者也今住持此院小宗也而又將以功顯此宜祧而不祧者也此吾援宗子之法而推之後者也

銘

白鶴泉銘

錢塘　王　淪　本澄

惟茲淵泉源出瑞石取之不窮聲列甘碧可潤焦枯又痊瘝疾不降不昇爲禮之式井渫不食爲我心惻鶴馭盤空汞昭孔德

又

會稽　祁德容

出雲根涵太清本天一通滄溟甘以冽醴斯凝玄之玄徵此銘

石含泉銘并序

仁和　陳　晟　恐沉

教人專氣致柔如嬰兒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五千言要義也通玄胡羽士號石含即名其山巖之泉曰石含泉諸遊於方之外者守其師說而不化多未解石含意余曉之曰山下出泉涓涓至柔也湧焉瀉焉沛焉溢焉不崇朝而奔放大海之中石雖剛闘有時而泐運斤者過之日攻琢其礙月剥削其礨甚至如白石先生之烹而飯焉石安得常在哉夫苟能含之必悠然有會於中而忘其落落矣於教何悖乎昔劉真人號鹿泉郁鍊師號鶴泉合石含而三之人之號泉之名爲觀中勝蹟可銘也銘曰

石泉之名羽士之號士兮泉兮均含乎道抱一葆真不離

不鑿爰介而貞莫困而懊濈濈之初利在善導濫正沃垂沉出則倒無汨於沙無淆於瀑盤静流清萬里必到寒冽沁心除煩却躁時至悟焉手舞足蹈蛟龍有神勿褻勿澇鐘鼓馨香山靈寘報

石含泉銘 并序　沈雲鴻

觀三清殿左有隼提殿殿後有石含泉泉出石壁下一泓清澈可愛冬夏不竭其疏鑿營建則胡鍊師實經始之也鍊師號石含遂以名泉銘曰

静取諸山動取諸水静爲動極動爲静使動静如環神乃不毁非我石含焉能悟此以號號泉江河沼沚

又銘曰

清泓一匊四竅維谷似人身中筋骨皮肉包褢丹田坎離往復泉耶師耶天高地穆

採眞亭八僊石像銘 并序　錢塘 沈之驌 思才

余自耆年聞先世有石僊像八鬚眉畫然神氣凜凜盎出自名手向奉之名山禮於脩士迨壯偶陟吳山之隈進通玄之巔而見之攷所自則出余家也見夫亭榭芳潔林石蕭疎頓滌塵囂之想爾深敬禮之誠因不禁率筆而爲之銘

美哉吳山一徑迂邃峯列嵯峨亭峙蒼翠天地爲軒丘壑爲垣中有眞人羣居忘言世遺其跡究然在石僊於步虛嚴阿自適玄功不朽石幻夫僊風聲鶴唳芳草芊芊不染一塵飛雲靄靄余偶登臨怡情物外

山向銘　徐道彰

三淸寶殿面巽坐乾庚辛落脈壬丙徵旋橫龍貼脊理合自然東南旺地居之甚便西北煞重永不可椽虎沙宜静動則禍愆萬勿錘鑿克保千年勒石囑後以誌吾言

石鼎銘

大明國歲庚辰月戊子日庚申通玄臣徐道明造石鼎發精誠爇妙香散芳馨周法界供天眞福國祚遂生成資六

道盡超昇七十一著斯銘

鐘銘

三淸寶殿金像初成晨昏香火洪鐘發聲開覺萌蠢以啟善根協響僊樂以敷法音千眞齊降道炁常存

磬銘

擎磬一聲上聞玉淸帝心昭格道化日新和天安地敬著斯銘

燈銘

瑞石山通玄觀長明燈周法界願年豐祈道泰

、疏

重修三清殿疏　　四明　屠隆　赤水

伏以大道虛無，幹延康之始劫；至眞玄妙，起龍漢之初年。懸寶珠以當空，晃朗而照八極；結祖氣於太一，輪囷而造羣生。爲聖境，爲眞境，爲僊境，並稱宸御之尊；曰玉清，曰上清，曰太清，各主神宮之教。巍巍寶座，盡萬天悉統於宗；蕩蕩鴻名，總千靈咸隸其籍。混成有物，立泰元神媼之先；塊圠無根，在鬱蕭爾羅之上。黃金爲殿，白玉爲宮，非玉非金，莞棟梁而九霞縹緲；丹鳳爲車，蒼龍爲御，如龍如鳳，承鑾轂而元氣氤氳。臨御而眞官擁扈，雖眞官罕睹金容；出入則神吏前驅，在神吏止聞聖號。是盍析之則名有三清，總之則尊無二上者。杭郡通玄觀之有三清殿也，枕吳山之遂麓，據神靈之奧區，僊芝靈藥，地脈通乎三茅；紺殿瓊宮，香火崇乎列聖。江湖襟帶，堂開白練之光；日月吐吞，亭借翠微之色。縈紆層階，朓出窓中雲霧；巍檪高棟，夜窺欄際星河。映座而竹樹蕭蕭，景堪圖畫；入耳而松風颯颯，韻比笙簧。玄都城市，清磬朝昏，而務上方僊府，人寰紅塵；咫尺而隔下界，是以丹竈猶存，毎樓羽客；靈壇無恙，時致僊飛。茅君之鶴駕曾停，劉眞人因而得道；太皆之玉書早授，徐僊官因以昇眞。遺蹤可徵，前躅不謬。頫百代之玄風於今未艾，而三清之寶殿歷歲頗深，若不及時修葺，竊恐漸致傾頹。羽士張永韶等身隸玄門，志典大教，將稍修乎聖殿，欲廣募乎人緣，隆以礎瀏而崇淸虛，思沉淪而希冲泬。欽天無倦，奉道有年，皆策杖而宿精盧，匆登殿而拜聖像。故備題數語，敬告諸君。伏惟除慳去悋，破彼凡情；懺罪謝愆，修茲天福。至心而喜捨，畢力以功緣。三千八百，亦功德之一端；七御九宸，共鑒觀而臨汝。謹疏。

又　　古婺　祝萬年　眉叢

伏以勝崗闢郡，地接三茅；洞府長春，擅佳名於壽域。靈壇深窈，錫御翰以通玄；採眞亭畔，閱丹灶其如新；謁斗臺邊，卬芝宮之若卽。碧洞僊人蛻去，喜桃源自有春風；青溪道士重來，幸滄桑罔同朝露。當神州陸沉之日，薪木無傷；蓋靈祇呵護之周，壇壝不改。惟茲寶殿，遡肇建百有五十餘年；崇奉三淸，賴鴻功德遠；百千萬劫，在上聖瓊樓玉殿。無取鳥革翬飛，然下姓暇命，欽贈奚忍？蜍梁蜉棟，聖神寶號；載之玉笈琅函，禍佑蒸黎。莫罄香焚，尸祝巍巍寶闕，贊嘆何容？而耿耿愚誠，齋虔有素。當此欹椽嚙桷，目擊何堪；矧茲敝體頹容，丹誠莫展。及今不葺，後此安施？雖精衛有心，亦願卿枚而塞海；奈愚公無力，不能運土以移山。擬劍弘規，仍循舊貫。良木來自上郡，不能無翼而飛；工料鳩自

他方亦豈不蹈而至兆聖相金身塵積當與輪貝齊新若
檀施喜捨心誠妙見經聲有日羽士朱兆元特發精誠肩
茲弘任幸輸帑以隨緣仗推誠而樂勸布金捐廩有玄虛
列聖以鑒臨夕課晨經願一切同歸於仁壽謹疏

建啟元殿疏　仁和趙應元

伏以七寶紆陵俯瞰紅塵之海三茅控阜高標白玉之京
肇宋高廟之御書通玄賜額屬我萬年之重新祇留壇
恭惟　文昌帝君天樞顯曜斗杓降精明鎮梓潼職司桂
籍九十四身之幻化普錫陰功一十七世爲士夫恆存救
刼輔佐玄天之主闡揚大地之靈握多士之文衡故有司

祿宏仁之號莞兆民之壽籙又有更生永命之稱茲者順
寘奘之人情建有嚴之廟貌山川縮帶卜箕斗極之方日
月照臨正位離明之地輪財助力不無賴於同心經始落
成必有資於衆信神無方而不應事有感而遂通青鳳遥
臨擬蓬瑶臺之侶朱衣聽黙定充玉筍之班庶祕宇延真
山靈與神靈並顯崇霄降鑒　國運與文運俱隆徧呼高
椋用修短疏

募修崔府君祠疏　仁和丁澎藥園

蓋聞夢兆熊羆詩詠生男之吉門懸弧矢禮傳誕子之儀
若非春祀高禖難逢電繞樞星之異然必夜祈尼阜始致
麟披繡紱之祥故祓禊於泗濱精浮石磬降才於霄漢彩
墜旂鈴玉燕投懷早卜燕公之慶金環探樹爭誇太傅之
奇莫說嬰兒鶴蛻從來佛子神胎崔府君者名香隋代系
出祁州烹鮮冀氏政同咒虎之童恢叱馭釜陽節並懸魚
之羊嶺迫淡壁峴山而廟存滏水以陽開濟世之施展陰
府拯人之業功靈武之助黄河續愁祐建炎之駕白馬功
成遂崇廟貌於與山爰祔堂皇於佛觀枕瑞石之凌雲烟
環斗室臨鶴泉之偃月流瀑松關緣神君誕育之時徵祥
於賜玉及宗室偏安之後顯跡於饋羊生同買父沒衍韓
兒真掌蓍嗣之籍弘敷錫乳之仁有祈必應是禱皆靈余

自西河久痛誰期承旨開顛蓬壁新吟莫慮非熊再世登
擊示寵幸入華胥境勝偶贈儼遊汗漫處求玄鳥至時應
孱衆星廻節三辰能語致稱佛果生逾百日始啼競說奇
男僅見悟神既之非訛知感通之最捷鍊師闕緒花開七
七道悟三三飲崔婆之酒醉卧白雲吹子晉之笙吟豪碧
落樓神壽域服氣清平廊鹿泉之形教大暢玄風燦冲隱
之遺丹弘流浩瓜覩藍天之頃圯矢志輸貲金門慨洞府
之彫零秉志輝煌玉局無如鳩工匪易資斧惟艱雖至道
無爲不事禪家之托鉢然福田將墮還須柰士之揄材朔
投綦在手曾蔭寶樹而占鰲頭化鳳集有待錫奇姿而摩

巔頂欲結種玉之緣願廣揮金之度一粒一椽皆成妙果寸絲寸鐵盡是善因庶瓊館瑤臺不減蓉城之勝鳳笙鸞鶴常如緱嶺之登爰抽短疏用作先驅、

募造眞慶宮疏

黃漢傑

學道之士必有皈向然後造詣眞純心無岐貳則道必有成如黍玄上相之皈誠太清天雷上相之敬奉東華皆是也通玄觀羽士沈恒旭少時虔奉眞武今老矣欲遂斯志建眞慶宮於山之西北隅旁樹二楹爲壇靖寮以長垣輔以堂廡爲煉眞修玄之所紺殿雖敞力難畢工斯夕焦思無補也余爲此嘗告大人先生共成之於是爲倡勸將見飛甍雲翬藻井星麗二三好道者棲息吟誦如躋蕭臺而登紫極以是成道不難是亦瑞石山一大事因緣也是爲疏

重修三清殿募疏

吳陳琰

郡城七寶山其巔有寧壽觀南宋內侍劉敖乞爲道士時所居其東麓有通玄觀則敖所剏也敖嘗夢三鶴至東麓兆視果然明年是日鶴再至遂卽其地芟茅君三清諸殿請額得今名殿後有望鶴亭元趙承旨有詩未幾廢於兵燹明正德間道士徐元一用五雷諸法禱雨立應一時施者日積元一不自私盡出以構二殿至今復視南宋之舊者元一力也往辛酉夏余與濟南唐翰林遊吾山距翰林故愛竹每邀余來觀中入門拾級而上而三清殿皆竹周視殿宇完整竹陰滿堦下輒坐卧久之距今九年余別翰林已七年與林子陳子再遊其地則竹亦稍減而殿角又將頹矣吁甫九年而所見若是人事廢興可勝道與道士朱廣基語余云是殿柱石故堅好特梁有竅瓦有溜垣壁不可支及今不脩葺難圖矣敢請一言爲諸君子倡余諾其請因告二子曰凡事無廢與廢與存乎其人有心者必乘其未廢而治之則易爲力而事有濟自古國家理亂得失皆坐此卽以南宋論國事大半去矣倘及其未廢而豫爲之圖生聚教訓未必不可恢復乃苟且便安以至一蹶不振何其愚也然則敖之棄官入道亦感夫時不可爲而爲此耶觀自南宋後廢而興者再元一以下數世能脩復之浸假人盡如元一雖百世安可廢哉吾聞觀中代有脩鍊之士醮壇精虔善驅役鬼物鶴恆來降不獨南宋爲然行見是殿修復時必有羣鶴自天而下如敖夢中所見者道士亟以告余余猶將和承旨詩以樂其成也

徐元一法師傳　　仁和許仁元夫

元一徐法師諱道彰法名道明別號凝虛錢塘鳳山宦裔
也幼任眞人府贊教生於景泰庚午年少有道緣企慕老
莊禮三茅徐洞陽爲師講肄內典諸書爲人孝友誠敬利
濟自期竹崖居君見而重之因授以清微五雷諸法從此
益砥行律身玄風日振母雲氏患疾元一手調藥餌目不
交睫夜則禮斗願以身代潛刲股肉和參芪以進良已後
數年母沒號泣呼天幾不再生既葬依依孺慕素食終身
執政者給劄推住通玄觀通玄派出三茅已遭兵燹元一

力圖恢復併脈無支成化辛丑杭郡亢暘太守淮陰陳侯
請之出建壇於城隍廟三日大雨如注枯槁勃興一時聲
名籍甚皆號爲法師雨嗣此屢禱於山陰禱於海昌禱於
鴛湖禱於苕溪凡一十七壇無不響應故越士贈詩海昌
餞詞郡守陳侯金陵梁侯西蜀楊侯皆贈以文或獨其役
或旌以幣帛而人德之也深其爲功也大又能採三光之
氣治穉兒之失明行紫庭追蟲法救癆瘵於幾危者嗣後
遐邇醮禳必延請焉所獲金帛建三清等殿法相器具畢
新迺迎徐洞陽師於三茅奉以通玄上座主維觀事凡諸
飲食起居問以寒暄猶孝子之事嚴父後師僊遊哀毀骨

立毋過節忌啼號追慕一依儒禮年來聲譽日隆師不自
居乃築丹室數椽潛身脩鍊足不踰外如是者十數年至
癸未長夏既望山亭忽有群鶴飛鳴師知仙期已至乃囑
徒曰後三日我當去矣急脩後事毋忽至期沐浴更衣索
筆書偈曰倏來倏往七十四年今朝歸去白日青天咦萬
緣淨盡超三界一點靈光照大千書畢遂趺坐而化滿室
異香竟日不散遠近士夫莫不驚嘆號曰神僊時余避暑
在山親覩其事故爲之立傳以示其後云

徐元一法師墓表　　仁和沈儀懋德

惟吳山有觀曰通玄粵在昭陽協洽歲之且月既望二日

觀之元一徐法師化去爰塟劍於南山之原厥嗣孫鶴泉
贊教曰闡隱發潛惟在吾子敢請予嘗識法師接其話言
乃操觚曰法師之生風骨不凡鬚髮飄蕭膚理腴澤時時
鞾冠野服容與林壑間有遺世獨立之意見者以異人目
之少厭塵俗辭家入道其始在三茅既而謝通玄闡教乃
築山房日居其中專氣致柔委心內典其於正授旁參不
遺餘力諸凡道家所謂清微靈寶五雷皆通其法訣每時
值大旱有司禮致之若歲己亥雨歲辛丑雨歲丁未雨消
歲戊申雪禱皆應他爲妖所憑謁師求治又累著靈跡觀
久圮亟捐貲辦庀殿設崇像數十年來玄教中泉然爲舉

前遠近稱之不容口云夫老氏爲教其來遠矣若謂爲有
則寥廓荒忽不敢知然竊自念造物者取諸吾身焉爾已
匪直神甚其誠也自主貴誠誠通應天自律貴正正通禦
邪不窺牖以知天道由來言之矣法師其有得於是也乎
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茲亦庶得而泯沒矣摘文以
昭永世其可哉法師其諱爲道彰其籍爲錢塘城南里其
壽爲耄有四其職爲眞人府贊教其後之嗣其教者爲李
玄泰張玄復與郁存方及張應禎胡應祥凡十八

郁法師鶴泉傳　上虞　夏宗虞　西[illegible]

法師姓郁氏名存方字克正別號鶴泉乃仁和鉅族也其

母姜氏夢鶴鳴其舍而孕生於成化丁未九月十九日幼
有道心父琳遂送入通玄禮東山張君爲師習正一教而
師祖元一法師知其品行不凡授以清微靈寶五雷秘法
後嘉靖丙戌戊子乙未歲每大旱鎮巡藩臬重臣洎郡邑
長吏憫農悼物徧告於封內壇壝弗雨迺請鶴泉於城隍
三茅佑聖等處立壇恭默運誠甘澍大降張眞人舉爲贊
教職嘗用業法善起石符則救侍御於井奮鄺去奢斬邪
劍則治婦魅於梁效曹德體驅疫術則逐祟於驛此特其
大者其他術雖以悉報退遜咸被道辞日播積酬信建望
鶴亭謁斗臺壽域樓眞官祠玄宗堂石崖古像編輯觀誌

凡元一剏而未集者悉繼其志而成之如城南鳳山嶺道
傾陷艱行則捐鉢資鋪石板爲坦途江滸洋泮古井崩塞
則躬募人力運磚修飾如故遂築亭於傍冬夏施茶湯以
濟衆暑隨身衣单每遇窮苦見即解施後庚寅歲鄰火飛
燎延及住室而三清諸殿巋然無恙人以爲鶴泉之誠而
神祐之也凡燎毀者整換如新巳亥六月太末婺睦洊水
大作民多漂溺蔽江而下屍積沙渚鶴泉倡其同門掩骼
埋胔捐貲舁瘞及枯骨爲庚子壬寅乙巳歲復屢旱又
請禱雨於佑聖觀檄移龍王借湖水以濟急須臾雨作民
居芃溜有荇藻細鱗之異尤爲郡守陳公所重作文以表

之君子謂鶴泉鍊太虛燭微若雨晹禍福袪妖祟寧民瘼
所私紹述溥諸法淑後堅恭恪酬人修言辭貞行福國忠
也紹述孝也淑後慈也寧民仁也恭恪禮也燭微智也貞
行信也皆聖賢道也身老氏而儒其道君子所亟取故予
樂爲之傳云

朱鍊師復元傳　祝萬年

朱鍊師世居仁和諱兆玄法名敬秘字泗山復元其號也
母夢採桑椹青大如郁李食之而娠臨蓐時父見一青衣
童入室而誕神彩迥異肌有青色及長喜素食少言笑甫
十齡從父省叔環峯公於通玄觀至則嬉笑曰此吾家也

瞽不去矣父强歸之不能遂入道天性穎悟書史過目不忘余與公同學每謂余曰道在修已然後可以及物余喜而敬之及冠度爲道士習正一教凡事神接物必忠信誠敬是時遐邇士夫皆稱爲青巾道士以公之戴青巾而有德也偶值歲凶公募衣粟以賑飢與率同志以瘞道死建大齋以薦拔捐經貲以濟流離凡利濟幽明者不勝枚舉每涉事必興嘆曰世事無常此身是幻忩本逐末去道遠矣乃自號若亡子閉關不出潜心內養迫　熙朝建鼎天命一日余暨契友過公於途欲揖不及既思曰公在關值方兵釋驟或請出避公曰數也何避焉矢志不移以順中奈何出耶遂往叩之見公閉息危坐余驚喜曰是公守一於內神出於外也凡事多奇驗禍福則隱而不言關前恒有異香彩雲之兆後願滿出關遂發修葺願不數日而衆善咸歸三清諸殿相法器供具悉一新之嗣此謝郄世緣撿閱道藏參究玄典遂輯玄門家話諄切訓後使長幼無曠職整肅莊嚴遠近羽流皆引領曰玄風自此振矣士庶皈依日益順治丙申仲春三日囑徒曰再一旬吾將去也飲而弗食其徒踵門告余余俟期往驗見公沐浴更衣携杖登殿禮畢降階握余手曰會聚有年今日別矣遂入室書頌曰何須涉水登山自有龍吟虎嘯發成六甲周圍

繞是復元一竅書畢趺坐徒衆拜跪請命公曰吾道有三寶一曰誠修二曰教化三曰勤儉遵守弗失用無窮也言畢晏然而逝神氣如生鼻垂玉柱是時遐邇士庶皆羅拜稱神余示之曰世之爲老氏教者崇尚虛無聖門多背之今復元公矢心立行吾儒偲不及焉且其超然玄詣應運無方生死之際去來自如非具大風力者誰能若是綱謂知天知人成已成物始終貫徹而令乎內外之道者惟公得之矣故爲之傳

頌箴

崔府君頌　　李旻

賢科發第百里爲侯辨究幽隱製器雹裂雲戈敗敵泥馬飛舟血食千祀用報全猷

禮金容頌　　徐道彰

黄帝昔奉白玉真容古今尊仰大道無窮

朝玉殿頌

殿正北方天門乾亥高靈所居敬之如在

禮大士頌

稽首圓通主淸虛碧落神根理先天氣貞元應化身爲救衆生苦名稱觀世音一真分萬化三教總歸心

謁真官頌

守衛山林護持香火僊聖靈壇龍虎禁伏私竊潛偷天懲神禍戒惡從良消災降福

愼道箴

道以愼守身不可肆一或不謹流於不義小過大尤爲德之梟君子審之謹之爲最視毋邪色聽毋淫聲言必顧行動必以誠日居月諸厲志勉行戒是令德無忝所生於戲愼哉務致謹焉身修道守遂合自然我作斯語小子勉旃若也徒聞終身罪愆

對聯

題三茅殿梁　　本觀　俞行簡

聖主齊等乾坤咸增化日

茅君道包宇宙永振玄風

題三清殿梁　　錢塘　徐潭

大道包造化於一元天長地久

皇極溥恩波於四海國泰民安

題三清殿　　屠隆

七寶鋪靈真蒸遍周法界

一元運化大江不盡東流

題玉晨閣梁　　朱祥

位正紫垣權天樞而重華帝座

辰居北極俯地軸而遍利神州

題望鶴亭　　華亭　董其昌

望微塵寰遠近江山懸一畫

高連雲漢東西日月跳雙丸

又　中供八仙石像　　晉川　顧如華

蓬島佳儔原由積行中來士庶還資接引

名山勝槩政與儔風相協地靈賴以鼓吹

題啟元殿梁　　本觀　張金松

海嶽效真符祝一人皇圖鞏固
星辰司景命期多士文運維新

題平山堂　仁和 童漢臣

讀罷黃庭夜半月華清可掬
點餘周易天心日正景難言

題丹堂　徐道彰

含英咀華聚真氣於玄關竅內
收視返聽凝元神於大定光中

題山門　吳山 張守常

七寶雲霞開洞府

一壺天地出風塵

題準提殿梁　仁和 姚元楧

聖願弘通天人共證垂慈光於萬禩
法輪廣御愚智同融普慧覺於千秋

題玄關　朱光玄

關心如處睟
體道若增愚

題斗母殿　戴晉成

閣對晴江湧出龜臺獅座
崧隱疊嶂飛來鸞樂雲光

像贊

鹿泉劉真人像贊　曹勲

有趣劉君化物示慈心同虛靜妙契希夷建宇養賢峙壇度之香火克勤一代道師

元一徐法官像贊　錢塘 洪鐘 宣之

賦質惟淳稟氣惟清行以正守志以道寧心映白日身遠紅塵質鬼神而應響禳災眚以回春重爲一代法師見重四方縉紳噫斯人也豈非鍾鳳山之秀而披髮騎麒麟者耶

又　錢塘 吳玭

錬質名山悟真玄老馭風鞭霆回生甦稿丹轉九陽神遊三島嗚呼星冠我我雲裳翩翩可狀者形難名者道斯固秉正法於天心函佛骨於大造者歟

又　鄞縣 豐道生 南禺

儒宗之裔老彭之徒學傳大易機握陰符道致厥本術則用餘格天驅神物濟孽祛湛然淵衷秋海明珠傳法有人乃遊清都元一稱號道彰氏徐曲復宋宇行績可書

鶴泉邵法師掩日圖贊　屠隆

妙哉法師玄機靈悟一劍當空萬神擁護掌上造雷手中起霧鬱儀煌煌雲府莽五太陽無光靈雨遂注噫無太乔

權上帝恐怒

鶴泉郁法師贊　　辛　績　下岡

於赫通玄肇基宋炎内相涵眞鶴翮翩翮元一東山光裕後先後先載揚寶維鶴泉有覺玄處達地游天雨澤潤民妖祟不慾領袖羽衣縉紳碩言

七眞總圖贊　　吳元艮　青丘

三茅肇迹爰有通玄二徐繼興道法弘宣雨暘助化昭格昊天瑞嶽藏秀鹿洞流泉代有高人栖眞保年懿哉郁公創守乾乾法術彌精紹祖光前儲府贊相榮名克全復有都紀亦既多賢鸞翔鶴集石古松堅藹然一堂冠珮翩翩

志同德合接武齊肩䜣曰方外恩義奚偏來葉彬彬與起勉旃嚴事如存千載綿延

鈞坡李法師像贊　　華亭　沈紹文

瑞石山中偉哉玄老相貌飄然襟懷愈好種竹軒前塵埃淨掃清風時來永鎭燕閑靜悟玄機幻緣俱了鈞坡能了幻緣何必假丹青之精巧這些還是幻緣老道自有外眺

蘭石張都紀像贊　　居　隆

貌朗而標神越而超髯而飄蕭或行吟乎竹下或坐笑乎山椒黃庭既罷沆水未消杳渺乎麗唐乎與孤雲野鶴而俱寥

復元朱鍊師像贊　　仁和　沈　捷　大昌

這羽士潇月之容長河之目目迎先天手探暘九緑鬢朱顏青巾素綬繼後承先道充德阜靜以養眞動則不苟巧哉丹青有如斯之妙手不信請瞻其儀還是復元係否

石舍胡羽士像贊　　瑞山　董廷策　獻可

蒼松爲蓋巖石作屛熙熙然靜坐其間如待沖漠也清流托潔撫膝長吟飄飄乎獨抱其眞如返太初也望之如木雞其遊六月之息也乎接之如神龍其化百世之機也乎誰謂尺幅之中不足以表高超之志也哉

志法派

道家法派猶儒家之授受確有淵源未可忘所自也通玄派肇自三茅寧壽觀至於雖在三茅而住持本觀者實本支也南宋敕牒並列於後以志盛事云志法派

玄悟王大師

玄悟王大師自北海來至臨安見吳山有五色雲占知吉地遂登絕頂入林趺坐竟日不起士民見其目光神彩風度不凡多敬禮施捨乃編茅爲菴設三道像供以香花坐一木榻日進一蔬食足不下山者三十年一日召衆曰予辭世矣乃作偈曰一寸光陰一寸金結茅默坐白雲岑驀

然識得虛皇面天不高兮海不深語畢蛻去是爲寧壽開山祖也

道像蔡法師

道像蔡法師不知何許人宋高宗渡江時遇風舟不能進問左右曰此去何神對曰三茅山有茅君焉禱之立應後幸臨安之吳山有三絳衣人項之不見訪其地惟茅菴中有三茅眞君像因感江中之事遂賜爲三茅寧壽觀還尚行者充知觀事以道像主焉道像博通經史洞達玄機爲玄教一時之望

都錄少師劉眞人

都錄少師鹿泉劉眞人名敎河南開封府人宋高宗內侍也乞爲道士高宗因命主三茅寧壽觀事賜名能眞紹興己卯歲十二月二日夜夢三鶴飛鳴東麓旦視果然因刱三茅諸殿請額得通玄名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欽給光堯宸翰福牒禮高宗爲師勅賜左右街都道錄少師及紫衣師號又夢白鹿得泉自號鹿泉壽八十一羽化是爲通玄第一代祖師也

元淳張法師

元淳張法師宋寧宗時人爲三茅觀住持嘉定十年降旨

賜號沖隱先生屢降宸翰寵賜後不知所終

靈寶高士邵法師

靈寶高士邵法師名道興宋理宗命主三茅觀事賜宸翰曰靈寶高士清行法師道興道法高尚志行清眞後亦不詳所終

通眞靈妙林法師

通眞靈妙林法師諱可明元英宗降敕爲教門高士通眞靈妙弘道法師兼杭州路龍翔宮提典管轄三茅寧壽觀住持後有旨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摠江淮荊襄等處道教幷知集賢院道教事泰定元年五月住持三茅觀

大中王法師

太中王法師諱景暹京都人元文宗時住持三茅觀重修殿宇道法高邁有德行壽八十

行簡俞法師

行簡俞法師諱眞靜嘉禾人元順帝時住持三茅觀後主本觀深明道法傳通儒典兩浙祈禱輒應一時名士多與之遊貫雲石虞伯生張仲舉輩咸有詩贈焉壽七十七

居菴蔡法師

居菴蔡法師字道寧紹興人初住持本觀後領本府劄住寧壽任本府都紀性慈好生壽九十八歲

静菴張都紀

静菴張都紀諱守常嘉禾人初出家本觀後隨師蔡居菴住持寧壽道行敦謹任本府都紀二十餘年其徒數十人各主名山壽八十五解化人稱爲福壽神僊云

雲岑魏都紀

雲岑魏都紀諱志恂仁和人性高邁有操守住寧壽後住持本觀任本府都紀年五十三卒

玉芝戚鍊師

玉芝戚鍊師諱志能住持本觀性頴悟通儒典蕭散脫落壽七十三

毅菴何法師

毅菴何法師諱本澄仁和人得老氏持身之道住持寧壽後理本觀任本府都紀壽六十七

玉巖徐法師

玉巖徐法師初諱淵澄出家後改名洞賜錢塘人初居寧壽觀後偕徒徐道彰同住持本觀焚修重建壽七十四是爲通玄之始祖也

重開山元一徐法師

重開山元一徐法師諱道彰法名道明錢塘人禮徐玉巖於寧壽觀後住持本觀任大眞人府賛教號凝虛養素通玄冲妙弘道法師壽七十四臨終有蕐鶴翔空之異見知縣許仁所著傳

體悟李法師

體悟李法師諱玄泰字春山仁和人住持本觀師元一行雷法壽八十一而化

守玄張法師

守玄張法師諱玄復字東山海寧人師元一得還元訣性淳樸住持本觀壽七十五歲

鶴泉郁法師

鶴泉郁法師諱存方字克正又號思元仁和人師張東山得元一祖印祈禱祛治靈異非常任眞人府賛教住持本

觀壽七十九預期時日而化贈凝和崇道法師詳見要宗廣傳記

弼化張法師

弼化張法師諱應禎字南泉仁和人鶴泉授以雷法任眞人府贊教住持本觀壽七十六

平山胡紀綱

平山胡紀綱諱應祥字文瑞世居仁和博通儒典禮鶴泉爲師禮部考授本府都紀兼僧綱司事詞句洒落一時文人咸重之壽七十二

朗玄湯法師

朗玄湯法師諱景清字鹿岡仁和人平山之徒性頴悟善詩文領禮部劄住持本觀壽七十四

友靖李法師

友靖李法師諱景源字筠坡仁和人祈禱兩浙江淮無不顯應郡邑紳士皆以師禮事之壽六十八

環峯朱先生

環峯朱先生諱玉松仁和人師鹿岡性寡言得守一之法領禮部劄住持本觀壽八十三而化

蘭石張都紀

蘭石張都紀諱金松仁和之望族也性斂悟篤好詩文

住持本觀後領劄任本府都紀人稱爲玄學先生五十一歲而卒

九霄金先生

九霄金先生諱鳳儀仁和人嗣環峯住持本觀喜講南華經後任眞人府知事壽七十二

埜鶴沈先生

埜鶴沈先生諱子儀世居仁和住持本觀任眞人府贊教部給冠帶壽六十三

致素張法師

致素張法師諱永韶字太和仁和人師事九霄精文墨三教經史無不博覽作文敏捷過人領禮部劄住持本觀四十七歲卒

瑞竹沈先生

瑞竹沈先生諱一德仁和鉅族太和高弟勤修樸素不辭勞瘁任眞人府贊教住持本觀卒年五十八歲

蒼梧趙先生

蒼梧趙先生諱一敬餘杭人精正一教領禮部劄住持本觀五十六歲卒

勞涵盧先生

勞涵盧先生諱嗣隆師瑞竹住本觀五十二歲卒

吳三鶴先生

吳三鶴先生名啟元住本觀卒年五十

復元朱錬師

復元朱錬師諱敢秘法名兆玄號泗山自號若亡子瑱峯族任得瑞竹祖訓博通儒學深究玄典住持本觀經營重創繼武玄宗人咸欽仰壽六十趺坐而化孝廉祝萬年有記

養谷李先生

養谷李先生諱如龍仁和人勤儉克已住持本觀卒時五十二歲

羽翀顧先生

羽翀顧先生諱如先桐川人禮復元爲師貌清奇性靜篤領部帖住持本觀人咸企其高風壽八十而化

闇遠唐先生

闇遠唐先生諱大有仁和之棲水人羽翀法嗣天性謙和存心濟度以覯事爲已任住持本觀壽七十

華玉李先生

華玉李先生諱文進性樸素多齋醮住持本觀壽六十六

綺霞陳都紀

綺霞陳都紀諱文中家世仁和師事闇遠性聰慧精文墨

豐慶超凡任本郡都紀四十三歲而卒

敕牒

一

尚書禮部准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都省劄子五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內侍劉敖可將見官職特與換道士并紫衣師號賜

名能真差管轄寧壽觀蕚差人取索本人狀稱本貫開封

府人敖見年五十七歲禮

太上皇帝爲

師本部今依准指揮書填度牒者

右劉能真奉

勅與披戴牒至准勅故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日書令史王給令史尹主事張汝

器行宮左朝散郎祠部員外郎勾能

祠部郎中闕左朝奉大夫權侍郎陳

左朝請郎權侍郎吳　尚書闕

尚書左右司承指揮用新法綾紙委官繫銜押

左朝散郎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馮

右宣義郎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司薛

二

尚書禮部准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都省劄子五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內侍劉敖可將見官職特與換道士并紫衣師號賜

名能真差管轄寧壽觀蕚差人取索本人狀稱本貫開封

府人敖見年五十七歲禮

太上皇帝爲師本部今依准指揮書二字師號洞玄大師

者右劉能真奉

敕宜賜洞玄大師牒至准

敕故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日書令史韓給令史高支直主事

尹

左宣教郎守祠部員外郎高

左奉議郎權侍郎張分押

左中大夫試侍郎曾分押　尚書闕

尚書左右司承指揮用新法綾紙委官繫銜押

左承事郎試右司員外郎陳分押

右宣教郎試左司員外郎程

三

尚書禮部准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都省劄子五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內侍劉敖可將見官職特與換道士并紫衣師號賜

名能眞差管轄寧壽觀尋差人取索本人狀稱本貫開封府人敖見年五十七歲禮

太上皇帝爲師本部今依准指揮書塡紫衣者

右劉能眞奉

敕宜賜紫衣牒至准

敕故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日書令史郭給令史高支（?）主事尹

左朝散郎祠部員外郎張

左朝奉試侍郎蘇奉使

左朝請大夫試侍郎吳　尚書闕

尚書左右司承指揮用新法綾紙委官叅衙押

左朝奉大夫右司員外郎陶

左朝奉大夫左司員外郎魏

通玄觀舊志後跋

天開地闢卑高以陳山峙川流形勢斯見先王體國經野大者爲都會次者爲藩鎮其險巇惟僻者則神仙釋氏幽人羽士擇而居之然而地勢遼邈人莫悉覩於是乎山海諸書與夫十洲五嶽洞天福地名山等志並行於世蓋將使天下好奇之士不必親歷其地一撫卷而可知其悉也吾杭之鳳凰山宋室南遷建都其下蜿蜒入城者名爲吳山舊有十廟存焉東峙山麓石壁峭然者卽通玄觀之岡也道士郁存方以觀之瓶始於南宋易遷三朝歷年四百中間興墜不一幸而神像巋然碑文不剝慮後之視今未必能如今之視昔況山雖峻遏景趣實佳石色瑩然可翫不有所紀安能傳之四方以垂諸永久乎予因謂之曰子玄教人也以不久者言則天地山川皆物也物窮則毀曾不能以一瞬息自存況吾與子欲以文字傳之無窮耶以久者言則天地山川生於無名無名之道億刼不毀不毀之道又何假於言語爲哉道士曰然則若之何曰雖然吾與子亦物也物毀名盡天地尚爾況於人乎盡子之心終茲山之一刼而已矣郁子曰善於是乎跋諸末

錢塘俞文祥跋

重修通玄觀志後跋

由鳳山而東扶輿蜿蟺漸以平夷湖水亘其背江流決其昔下瞰會城星羅碁布而胥山之麓居高而扼勝則通玄觀在焉嘗與登謁斗之臺憩匯息之亭心曠神瞩徘徊遂覺神仙去人亦邇信乎棲真習靜之所必得山川之助而陋者謂神仙可致欲以區區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噫亦未矣按觀之剏始爲紹興壬午宋高宗賜内侍劉敎奉道之地也余觀有宋北轅之禍匪直章惇蔡京輩爲腹心之蠹至如童貫譚稹梁方平之徒以闒冗小臣手握兵柄口含天憲蓋不待二帝蒙塵天下已知其事之不可爲矣南渡中興無能敗于其德唯不任用奄人一事足掩前代觀劉敎之以黄冠乞身舉前此蟒衣玉食之侈一化而爲山巾野服之容卒之歷君凡九一百五十三年之間幸無奄侍之禍未必非中興之業有以開之也劉爲通玄鼻祖以似以續圮而復興紀其扶衰振敝之功前此爲故明道士郁存方今此爲朱閎緒卯金子之宗風賴茲不墜閎緒尤思有以信今而傳後也爲取本觀舊志而續修之而吾友吳子實崖實董其成校讎不遺餘力余閱之慨然歎曰桑海之交雖一名一物苟有關于故國者君子猶摩娑而馮弔之況乎此觀先堯之所勅賜御書之所留遺宸遊之所留

動徘徊其間者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不啻璧光漢殿僅比之碩果而已也志而傳之非其盛事與若夫峯巒之鬱盤草木之𦽝茂宮殿之瓌麗庖湢之弘整則閎緒志之詳矣余端居多暇尚能爲閎緒紀之

杭郡范允鏘用賓氏題

重修通玄觀志後跋

世之貴嗣續者謂其能承先烈脩舉廢墜以垂統緒於無窮也不幸而無其人則遂至于不復振卽有其人矣而不能旁搜遠紹補輯舊文乞學士大夫之言以爲表章之助則譜系不傳而無以示後所謂承先烈者亦止一時事耳君子無取焉羽士朱子闇緒棲跡通玄歲甲寅余與友人就其處爲種德社識闇緒自茲始而所稱通玄者亦始知其宏敞淸勝竹木交蔭泉石參差爲吾杭一鉅觀也閱今十有八祀歲至觀者六把朱子之容脩然霞舉聆其言論則又瀟洒絕塵使人自遠士君子咸樂與之遊蓋有道者也習正一教謁大滌山善長孫君授五雷諸法知眞人府事一日袖通玄舊誌示余且述其始末甚悉請爲續誌之以傳諸後余卒讀而歎曰統之絕續事之興廢豈不以人哉觀創於南宋誌梓於故明至嘉靖癸卯歲而訖此後莫誌焉其攷闕者不得而知其增飾者奚自而考其人其世雖有足稱何所諮而述焉且詩文題贈間爲名流鉅公手蹟所存者何以採摭裒集焉則斯時也正數百年廢興絕續之關也過此弗修無論後者莫觀卽所爲舊誌亦將漫漶磨滅不可復識矣子以是自任不朽之盛業也賢子孫之事也是誠務其大志其遠而非苟徇於一時者也嗚呼

如闇緒者洵足風矣吾烏知其後不更有如闇緒者則而傚之克纘其志耶吾又烏知其後不更遲之數百年始得一如闇緒者而爲之修舉廢墜兢兢若不及卽要之有是舉而後千百世有所緣而倣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誠善乎余故樂從其請因爲刪繁就簡核實去浮向集一卷今析爲二古者列前今者殿後節目分條貫具此闇緒之志也余敢自矜徼勞庶以俟學士大夫共嘉其志而表章之云爾

杭郡馬銓遵素甫跋

通元觀志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陳琰撰陳琰有春秋三傳同異考已著錄通元觀在錢塘縣宋紹興中劉鹿泉請於高宗建為修眞之所嘉靖中姜南始志之陳琰以姜志未備更為此書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十七卷

〔清〕羅森等撰　蕭韻增補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丹霞洞天志十七卷》提要

重刻麻姑誌序

志者史家之流也顧志山水與志郡邑異志郡邑者山水特附麗其中志山水則郡邑之經緯錯綜翻若從山水而見此自桑欽酈道元後別有圖經所為補職方所未備也豫章形勝甲寰宇而建武以麻姑特著予

往閱顏胥之記地氣殊
異江山炳靈輒不禁神
越比領使節來閩偕
搴帷稍得登臨其上指
際雲嵐石林巖瀑漈

叙二

滌襟抱當不翅流連景
光者詢諸掌故姑山舊
有詩無志明　神廟時
郡守鄔齊雲屬鄉袞左
奉常編之凡若干卷顏

天

曰丹霞洞天誌藏板郡
黌庫中経燹頓燼即
民間鮮遺原本今
予肇服川岳效順雲物
陟視茲山以釐祝禋祀且

叙三

博士家操不律所藉以
貴雄鷙矯絕者類多得
之山史之歐馬誌胡可泯
虖爰命郡守白君楚珍
董厥事咨訪遺碩綴葺

舊閩百爲圖者八而鶴馭
雲軿福庭隱岳髣彿見
之繪事間次爲考者四
爲表者二爲志者四爲記
者五則量氣之分野山澤

之流時名賢之著代生植
之阜蘇宮觀之廢興典
籍之藏秘與夫羽毳緇幢
冥靈怪異名分一目靡不
犁然畢具云其他記序

碑銘詩歌襍撰彙語典
午下記有　明率皆治
世之青而靈谷鼇峰雲
门萬壽諸景與麻姑相
賓主者則附見帙後斯不

亦山史之董狐哉鍰既成
未敢據爲已代名仍鄙
左示不忘也或曰誌之爲
言志也必胸中别有丘壑
乃能以性術爲圖牒以寔

嵩居川觀事其若車騎
之顯者何是殆不能嘗
致趙道一撰方平傳至
遠肇孝廉除郎中漢
桓帝時至太尉陳耽家

敘六

尸解而去方平故大夫
人間世安在其不仙耶
及考華陽句曲左元放
清齋三月洞始為開又茅
輿域神皐為造物所靳

閲何以故心之所之謂之
志之凝神釋與灝氣俱
則方寸之内有金誌焉先
正有言見山忘道見道忘
山予觀察之餘吏事稀

敘七

少借境沃情于此中不
無小勝豈徒以西山爽氣
拄笏支頤導向平之履
决宗炳之卧遊已耶是役
也泰訂則郡司李秋君

署修南城令李君豹采
編纂則蕭孝廉韻校閱
則蕭孝廉文灼鄧生廷懋
張生簡臣與助刻諸紳
士例得並書

賜
進士第江西湖東觀察
使令陞陝西督糧道虔
參政約齋羅森題

麻姑山志序

天下高山大川皆仙佛主
之五嶽仙多于佛四大名
山佛多于僊然二氏之學
今日覺禪轉盛而山衡則

游賞題咏者必多山僻則
游賞題咏者必少此大凡
也乃好奇之士復取五嶽
諸名山而多其故余謂其
志皆可畧蓋山川名勝各

郡邑業志矣而此不幾複乎或曰非複也郡邑志貢賦沿革編戶人物土產之倫事甚顆顒豈能遍載各山川之詞賦而題詠因有

遺者故必各山各水自爲之志且禪玄二氏其理與博淵微可盡遺乎余曰是固然矣三代而上未有書籍之先郎國史亦甚簡括

典墳所載提其大綱而節目自見若必事事而詳之物物而悉之其細已甚故有名山大川之載而其餘可畧有郡邑志而山川之

志又可畧雖謂學者于名理物象當無所不知山川之勝賞題詠紀載此所爲宏攬博物之一助也而不知道書所稱福地洞天之

宬光怪其所自有我烏容以傳之而就中輯輠所至有不能已于懷者如麻姑一志首繪事次考次表次志次紀詳哉較雁宕廬霍

頗多意者仙人爲之庶幾職方之遺事桒鄰之董狐山史之良才也余來訪道于此相與蕭孝廉韻条互攷訂志事遂成　約齋公

謂舊欲余任此事既以間關辭今躬閱其勝班椽遷筍局容以非其職辭故數語續貂聊攄所見若夫發禪玄之秘盡山水之情後

之君子得以踵事焉雖肰麻姑之山僊山也麻姑之人仙人也非麻姑之人不以名此山非麻姑之山不能成此僊入可以不學仙

乎僊可以不居山乎山又可以少此人乎余于是乎有感嗚呼噫嘻野夫樵子或能言之而不能知之冠劍百族或能知之而未必

能記之 約齋子能知之復能游之今又纂而修之知之而言之以傳後人李子又從而紀之嗚呼盛哉

闤闠居士南昌李明

睿撰

凡例

一是志以麻姑為主紀載頗詳他如麻源三谷及丹霞從姑之勝所知所聞亦必盡書其有出見聞外者姑存而不論斯亦主賓詳略之義也

一志者識也序記詩詞各以次第識之宗工鉅筆請以冠首其他斷壁碎金登覽題詠亦皆詮訂附錄總使名山生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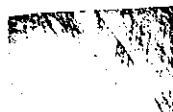
一舊誌統紀未一篇帙舛訛茲經參考審校類各有誌誌各有考間或失諸汗漫溺于神怪亦志神僊

之事非可以耳目拘也

一山誌嘉靖間已有詩文兩冊第靈山勝地遊覽甚夥加以使軺往來名公製作尤多稿多遺失今姑錄其存者彙為數卷其有先賢遺章散在篋笥者願同志者公之俾後人得以繼續

一宇內洞天福地無兼聚一山者惟豫章匡廬與麻姑丹霞並擅其美其奇峰異水與夫聖跡神蹤類限于睹記者姑俟後之君子

一為考者四謂考校於子史百家也為表者二謂標表其名號方隅也為志者四謂志識其頗廢久近勿俾遺忘也為紀者五謂紀記其制作精神俾有統宗也故每卷必以小序撮其大旨云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目錄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目錄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一

古燕羅　森約齋　中州伙宗哲曾修
南州李明春太虛　裁定　都梁李正蔚豹釆　鑒訂
南城蕭韻明彝增補

繪圖總弁

古人左圖右書圖書肇自河洛而載籍因之有虞氏作繪彰施已有其事乃神僊家言大道溟涬一氣渾黎幾不可爲象矣而五嶽真形圖靈寳位業圖又何以稱焉麻姑徃𪋤高真彼其在青琳之宇光碧之房

雖大姿飛霧世孰誰得見但葛玄傳之顏平原記之而知姑一好女子也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衣非錦綺文采耀目今圖中所貌是耶非耶及攷禪官僊鑑晉咸和末西城真人王方平與紫虛元君各坐班龍車馮如意几其扈者千乘萬騎閃倏而至六合饗樂拊八琅璈諸花果瓊腴不可辨啖何其與姑七夕會宴圖相符合也若乃天垂象地成形即方壺蓬門必有羽人傳照矧近而封域有目者可眺有趾者可陟歟姑山之奇在瀑布與雁蕩龍湫等從姑以怪石勝屹峙盱上不讓吳門虎丘至丹霞芙蓉麻源碧澗猶顧長康所謂巖壑競秀王摩詰所謂輞水淪漣皆天然圖畫不假槃礴而能者也雖然滄桑亦幻陵谷疑遷遊覽皆鴻雪耳吾安得齋祓采真保所神忽庶幾姑與方平白雲冉冉髣彿而一遇哉無已且問之赫蹏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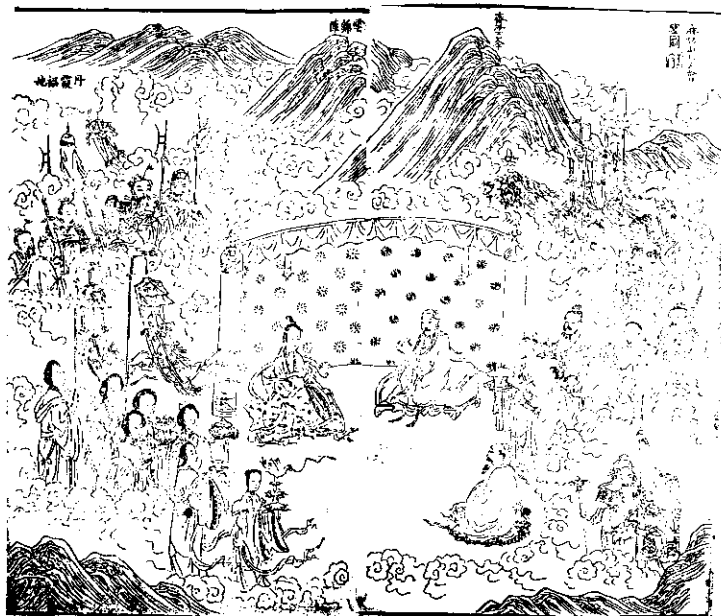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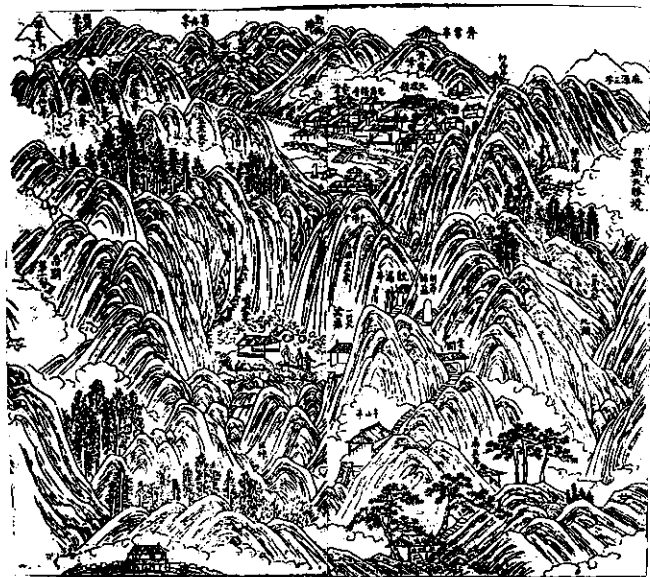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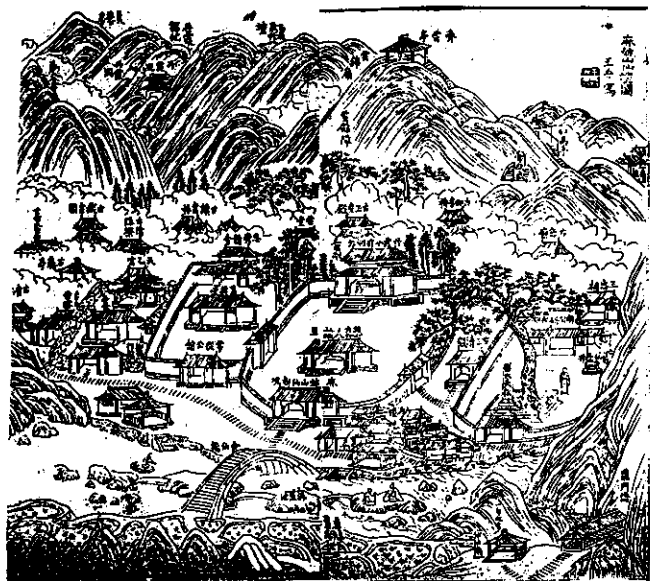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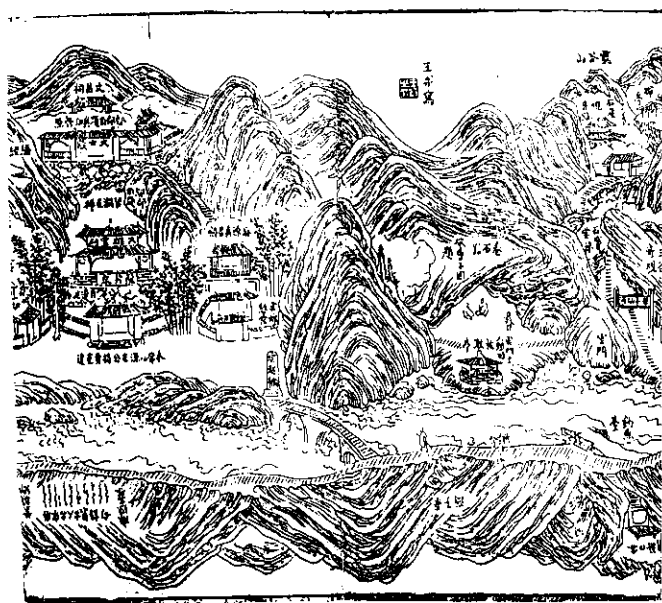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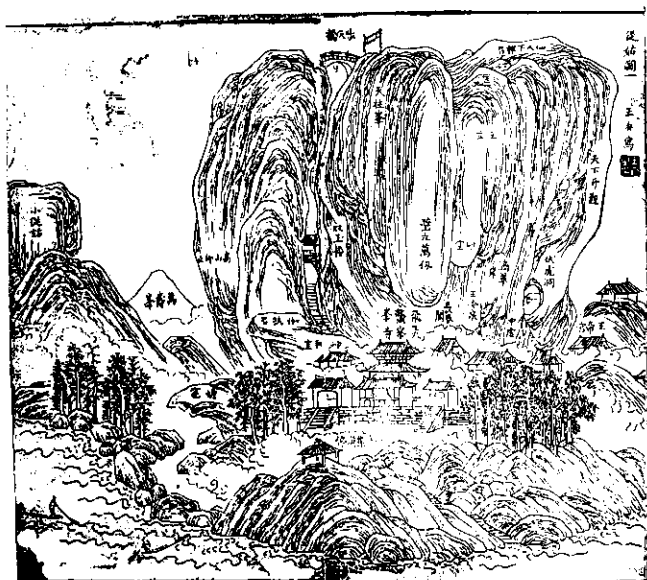
元君寶誥

圓通湛寂定應慈仁崐崘山示現妙身青
城洞光顯聖蹟過吳度蔡善應誠于感通
擲米成丹嘗遊戲于變化總領群儒之上
包羅萬彙之中鍊體九和超功十極大悲
大願大聖大慈真寂冲應仁祐妙濟元君

奉道弟子王弁薰沐謹書

麻姑山總圖
三升寫
雲蓋山
鳳凰山

從姑圖一

從姑圖二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二

古燕羅　森約齋　裁定
南州李明春太虛
中州狄宗哲魯修
都梁李正蔚豹釆　鑒訂
南城蕭韻明辨增補

考

星野考

天地自相依附形氣包裹如日色回照九垓而測于土圭者僅同珠粟姑山之在封域亦若是則已矣雖然山川之形著于地精氣實上應于天正襲紘維究

發纏次往往不出保章氏星土之辨則本陰陽而觀流峙察雲物以占禨祥禍庭隱岳斯取鏡焉未可曰天道遠人道邇也

粤稽道書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其分野之星莫不各有所屬盱江麻姑山在二十八宿中屬斗 斗南斗也
漢志云吳地斗之分越地牛女之分南城吳地當斷以斗為是或謂為斗牛之交或謂為南城須女者則兼越而言之矣南城屬吳最久其屬越者乃越併吳之故地耳然不敢從牛女

其在斗六星中屬第四天相星 按石中云第一星主吳第二星主會稽第三星主丹陽第四星主豫章第五星主廬江第六星主九江南城古豫章屬縣故在斗屬第四星

其所入為斗十一度 按晉史州郡纏次云豫章入斗第十度其所援述則以為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周京房張衡之言皆然故正德郡志姑從晉史而嘉靖撫州志又以為南斗六星凡二十五度其第四星主豫章則四度有奇豫章之疆凡千里約二百五十里有奇而當一度豫章既入斗十度則撫州去豫章二百里將入十一度矣今顏魯公僊壇記稱有唐撫州麻姑山而南城去豫章又三百餘里則其入十一度比之撫州似尤可據故以為十一度

其在北斗屬第四權星 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兼之廣雅云布度定紀分州繫象雍屬魁冀屬樞兗青屬機徐揚屬權荊屬衡梁屬開陽豫屬搖光南城古揚州故云屬權星而道書又云北斗九星一貪狼二巨門三祿存四文曲五廉貞六武曲七破軍八外輔九內弼則麻姑所屬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主之矣

其在三台屬上台司命下星 宋史云上台為司命中台為司中下台為司祿又曰上台上星主兗豫下星主荊揚中台上星主梁雍下星主冀下台上星主青下星主徐南城古揚州故云屬司命下星而道書別云北辰之空上有三台一曰虛精開德二六淳司空三曲生司祿其星並纏形如雙目疊為三級以覆斗魁是名天階若人見之豎形在世壽可千歲隱顯莫測與道合真想麻姑當日必見之矣

其在天市垣屬吳越星 宋兩朝天文志云天市垣二十二星其東垣南第六星曰吳越王曆通政經云天市星衆潤澤則物產實

其在五緯主熒惑星 星經云熒惑主霍山揚荊交州又主楚吳越道書云火星應于夏令火處心為靈神應無方其體不測名曰熒惑于仙家丹鑪尤宜

南城於古無專星然故楊州吳國豫章之境史傳所載詳哉著矣郡乘輙援以為據而麻姑亦附其中昔李白登太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則辨星土者于名山宜加意焉今按星經斗也者量也所以斟酌損益者也壯斗主酌量宇宙之元氣南斗則進賢受祿而酌量其宜使不僭不忒也權主乎賤言斟酌乎時令也天相者天廟之相也三台為天階其上台曰泰階泰階上下二星為司命司命者主壽命也熒惑者火星也火主禮禮也者理內則理政外

則理人是也由斯以談麻姑所屬之星野豈不為洞天福地也哉

形勝考

顏魯公記地氣殊異山川炳靈李泰伯序地靈源長筆不可諸麻姑之秀冠于江表其來尚矣顧茲山廁隸于撫也封疆之離合必表年世而後知茲山不始于唐也偎嶠之主名非按圖經奚以據縉紳學士景慕玄風可但索之太虛寥廓已耶則形勝烏得而不考

按盱麻姑禹服屬楊州春秋屬吳楚國漢高帝分豫章之南境為臨川南城二縣隋開皇初楊武通奉使安撫遂陞為撫州唐太宗時南城隸撫州為屬邑故玄宗時顏魯公碑記稱有唐撫州麻姑山云五代時南唐李昇竊據江南即南城縣置建武軍宋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昌軍元改建昌路　國朝王溥歸順改肇昌府尋改建昌府南城附焉由此遡推自南唐歸宋此山已專屬建昌矣

按河圖異志云麻姑山乃三十六洞天之一十洲記

云第二十八小有洞天也其高百丈周廻一百五十里乃陰陽家言謂茲山發脉于軍峯奔騰二百里至西芙蓉山復盤旋三十餘里結丹霞第十福地又蜿蜒東行結飛爐王偃泰人雲錦諸峰而聚於仙都觀故東瞷郡城西跨宜邑西南控麻源三谷東址滯盱黎二水魯公記稱地氣殊異山川炳靈信神仙之窟宅云

按白玉蟾集有隆興府麻山道院記本山獨名麻姑龍漢年前莫可考鏡閩撫州圖經舊記東吳天璽間

有仙王遠過茲山虔恭經遣使聞麻姑同爲讌會因
舊僊踝故以麻姑名山

古蹟考

夫代與世移物隨時變居今鏡古匪蹟何稽石磴紅
泉靈蹤之風流尚在銀鉤鐵畫魯公之生氣猶存若
乃紀化仙都顯神丹於木石抽奇冊府寄深思於縹
緗則所謂昔人已矣遺蹟依依以故點綴陳蹤聽之
乘除大運俾千載而下意氣相感者得有考鏡焉

魯公碑 即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手書小楷并碑陰附
刻楷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褚河東諸小楷
與碑品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嘗爲好事者攜
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澗斷得之斷其一角
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
誰能鐫後人每珍之謂翻刻勒本不如也

金龍 唐玄宗開元四所賜相傳嚴早投于石潭因
感黃龍見爲一說以金龍玉簡瘞山門歷年
既久金龍後易之僅五寸許蓋爲負而歸以金者
然製作精巧古色蒼蒼非近代手他每貴客至道
人猶持獻以供遊覽一助

王簡 開真人殉葬墓中後改瘞府庄空棺無別物推
于鑑王簡二事而已王簡即象簡相傳底化時
爲中貴人持去

碧蓮池 在麻姑仙壇東南池有紅蓮紅忽變碧碧又
變白說見魯公記中今池已爲桑田矣曾子
固詩云神仙恍忽不可
名空有池蓮變紅碧

流盃池 觀門外虹橋下錦溪是也其源自丹曲澗
秀蛇紫繞不減蘭亭李泰伯詩云聞言山有
池仙客曾流盃其全詩載誌中今池廢已久郡守
鄔齊雲公命工修復因堤址而加濬焉激湍清流
猶足追蹤往跡

七星杉 在山腰高切雲漢參橫若七星然曾子固詩
古杉蒼蒼倚斗文其幹十圍陰蔽野今無接
天文志北斗七星一天樞二旋三璣四權五衡六
開陽七搖光僧真者多植之始因以爲今名也

唐大夫松 在古松軒前元時枯洪武間復茂蔡皮
黛色皆負龍甲蒼枝摩地又爲而起顯記
中所云偃蓋松也相傳撫軍胡柏泉公其母夢麻
姑山大夫松托生遂以名焉公既偉不顯日登
此卽在樹下生後人
立祠祀公蓋本諸此

宋御書閣 在仙都觀左絡與問建藏明大宗御書法
帖左宗明堂門飛白篆體及累朝褒崇誥
勅于上太學蔵書李翺作
御書閣後記其文載誌中

藏書山房 在仙壇之右宋淳熙中知軍事李江自任
嘴山李渤故事建閣山腰架插經史百氏用
群書寶訣閣待制楊萬
里爲之記久圮不存

鄧紫陽試劍石 在胡家烈墳前傳係鄧真人寶劍所
指石遂分裂爲二其左側一石爲真
人藏存書處
又名藏書石

玳瑁石 在本山麻跪泉數步間小石皆如玳瑁
其質甚美琢之可以爲器先李泰伯詩

雲莊 在姑山之南爲曾容公別墅附加綉樹如煙
雲原濕高下畔有曠土僕大載酒亦太平時幸
事也宋景德中曾致
堯有記今失其處

李泰伯讀書林 在仙都觀之右與門人曾子固隙太
公葺講藝于此所著述有易論禮論

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兵策各十篇周禮致太平
論先儒朱熹謂與其意合又有平土書二十章井
井田之遺意慶曆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泰
伯臨發無他言獨執陳次公十以明堂制序圖爲
記次公宅在春岡寺亟黄通遊麻姑過讀書林特
贈以詩云幾花野艸照几席溪風谷鳥清襟懷名
教果有如是樂欲別偕對儲
卯跡今故址即育英堂也

附

謝靈運詩碑 在雲門寺所謂銅陵璥碧澗石磴瀉紅泉者是也其全詩載誌中

繙經臺 謝靈運見遠公後肅然心動乃即雲門寺繙淳繫經作繙經臺于麻源石壁間遺跡尚在見宋賢呂南公詩栄伍書處訪遺事國朝何淑丘賦訪繙經之遺臺兮慨增其慘悽

華子期釣魚臺 在麻源岡上華子期傳九江人角里先生弟子嘗霧釣于此故名元學士

揭傒斯有詩云小徑釣魚臺斬聯斬丹岑 國朝
呂當詩蓉屈高聯碧潭秋曾有仙翁此釣遊積久
翻教苦上石至
今猶認月爲釣

雲門石壁 在麻源三谷壁間有宋龍守翁逢龍祈雪詩谷中草木幾經春勒頌猶存古隸文千里耕桑安土俗一爐香火奉山君多留姓字溪邊石慣見旌旗騰上雲太守若賢神自感夜來人夢雪紛紛今皆蕪剝蝕字猶可辨

人物考

志人物者何志人物之與山川相不朽者也蓋芳躅靈蹤陳當代之史冊而流風餘韻亦後世之梯航其或流匪躬以盟心或抽麗藻以見志或建旗剖竹以撫偉代于千秋或漱石枕流激清風于來葉蟬頭綺綉兜頡浮光鏈遭塒顯晦殊途而點綴煙霞一致故灌園之叟得以依附青雲而方外之徒亦得聯書紫綬古人有謂玉蘊則山輝者山靈亦本于人傑耶

宦遊

晉

謝靈運 上虞人元嘉中爲臨川内史好山水每出遊必與數十百人伐木通道窮奇搜異今華子岡麻源第三谷多其遺蹤詩刻有石磴瀉紅泉之句

唐

顏真卿 字清臣開元中舉進士大曆三年爲撫州刺史歷官太師封魯郡公作麻姑仙壇記一首

劉禹錫 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擢進士第歷官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詩一首

白居易 號樂天太原人元和元年憲宗策試制舉擢才識兼茂科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晚號香山居士詩一首

韋丹 字 舉五經及第初授咸陽尉元和八年遷江西觀察使去害興利見昌黎集詩一首

獨孤及 字至之洛陽人寶應初南豐令爲政簡靜暇日則以琴書自怡詩一首

劉洽 舉進士華源令詩一首

南唐

沈彬 詩一首

宋

李綱 字伯紀邵武人宰相請仙都觀提舉杂轉江西制置使詩一首

張商英 號無盡宰相詩三首歌一首

楊萬里 寶謨閣待制學士記一首

晏殊 臨川人祥符二年應江西賢良詔宰相詩一首

胡舜舉 紹興中知建昌軍事政行俗變百廢具興以其餘力作盱江志郡人建亭從姑山表其遺愛詩一首

劉涇 工部郎中詩五首

張士遜 宰相詩一首

張稔鄉 紹熙元年南城縣丞詩一首

楊傑 字次公無為州人元豐初為南豐令政事修舉縣學之射圃忽生芝草人以為善政之應歷官殿中丞詩三首

蔣之奇 樞密行部詩一首

王十朋 紹興丁丑狀元龍圖學士詩一首

蔡若水 南豐頭外詩一首

李秘 元豐六年南城令號盡廉明作虛齋于縣詩一首

張致遠 給事中詩一首

上清真人 詩一首

盧知原 字行之德清人元符二年南城尉有善政邑余家渡春漲知原造橋利涉號盧公橋見弟祖用以才職稱見宋史本傳詩一首

郝天挺 詩一首

白玉蟾 初姓葛諱長庚福之閩清人後至雷州繼白氏後因改姓名玉蟾字海瓊博極群書貫通三教師陳翠虛得仙訣號紫清真人嘉定末尸解于盱江府一賦一詩二

李潛真 詩一首

蜀僧 參麻姑山即詩僧墓詩一首

元

黃鎮成 江西提舉詩四首

上官均 詩一首

國朝

謝士元 號約庵長樂人天順間由進士任本郡太守公大新學宮作樂器行鄉射禮暨會萬卷於學宮建李泰伯祠並表節孝以卓異久任在郡八年加三品服俸後擢御史去祀名宦詩六首

羅倫 號一峯狀元學士詩七首

夏時正 大理寺卿詩一首

鄒矩 進士南城訓導記一首

司馬相 福建僉事詩一首

謝一夔 狀元禮部侍郎詩一首

王綸 江西參議詩四首歌一首

羅思敬 南城學諭治春秋作訓蒙長于吟詠誌稱名賢後登進士詩三首

秦旭 武昌守詞莛昌守詩三首

邵寶 號二泉無錫人江西提學詩一首

夏寅 提學副使詩一首

詹雨 本郡太守詩一首

胡贊 字克襄餘姚人公清約如寒士不為赫赫名當賦詩見志曰人于方寸求明白官在朝廷任去皆謠稱名宦詩一首

謝英 本郡同知詩一首

田龍 江西僉事詩二首

包韜 撫州推官詩二首

秦夔 號廷韶無錫人本郡太守公廉謹除夙弊與學校善為詩文從祀名宦記一歌一詩七

曹奎 本郡同知詩五首

竺端 字正蒙四明人任本郡通判居官廉恕善興水利指授方畧作陂瀦瀦在洪源各處總名竺公陂云詩二首

陳易 本郡推官詩四首

葛綸 左長史詩一首

李麟 字文祥本郡太守公性廉介家人無肉食者殁于官倒囊無餘綺可殮止遺俸銀半錠條

屬嘆服士民懷之詩一首　張宇莿 嗣教真人詩一首

馬　能 右長史記一詩一　陳良瑚 本郡通判詩二首

李夔陽 號崆峒本省提學副使負重名有集行于世詩二首　釋深明 詩二首

陳　沂 行太僕卿詩一首

曾　嶼 號少岷四川瀘州人由進士任本郡太守博通群籍善書法工古文詞盱士以文學稱者皆公所鑒拔祀名宦詩六首　陳端甫 江西僉事詩一首

孔　[illegible] 臨淮人由進士任本郡同知陞平樂太守詩一首　王公福 右長史詩一首

張　默 左長史詩一首

王　度 字律生號石梁浙江臨海人由進士任本郡太守誠心勁氣篤于愛民作興學校開風[illegible]往皆稱石梁先生祀名宦詩三首　鄭允璉 閩縣人進士本郡同知詩五首

嚴　厲 廣昌教諭詩一首　葉　元 本府訓導常熟人詩一首

吳餘慶 右通政使詩一首　陳　桂 典簿詩一首

竇　泳 本郡推官詩一首　張四維 南城訓導詩一首

李東陽 大學士兼太子太傅詩一首　于　欽 泰州人南城教諭詩一首

呂　憲 進士中書科舍人詩一首　陳　附 南城縣令詩一首

郭　麟 泉州人南豐訓導講明聖學嘗曰默作澄必體認天理捐俸置田以贍士之貧者郡志贊之詩四首　舒筧山 本郡太守詩一首

劉　璋 戶部主事詩一首　王　茂 南城縣令賦一詩一

伍餘福 進士吳縣人本郡太守記一詩一　陳克昌 進士仁和人本郡同知記一詩一

王獻芝 進士歙縣人本郡推官尋陞戶部主事詩七首

譚　律 本郡教授詩二首　陳　津 監生會稽人南城縣丞詩一首

張奇瓶 上清真人詩一首　胡廷玉 臨清人詩一首

徐同愛 南城縣令官至監察御史詩一首　李　方 本郡通判詩一首

岑　萬 江西參議詩一首　余　濬 南城縣令詩一首

林　烴 號仲山福建閩縣人由進士任本郡太守家世仕宦有清白聲其父尚書公嘗勉之古循吏蒞任毋以爲言政崇大體赦小過性介絕俗爲不悖庭訓云詩一首

鄭世威 江西僉事詩一首　劉志學 新城縣令詩一首

蘇　祐 濮陽人提學副使詩一首　方　用 歙縣人本郡推官詩一首

陳嘉謨 蒙山人都御史詩一首　陸煥章 禮部儒士武進人本府檢校詩一首

胡　松 滁陽人江西巡撫都御史潮汀寇起公駐建昌討平之尋陞兵部左侍郎南祀麻姑山詳見碑記詩二首　王　洋 新城教諭詩一首

朱廷臣 潮陽人本郡太守序一首　鄭尚爵 南豐主簿詩一首

王祖嫡 翰林編修記一首　蒲　澤 山西僉事詩一首

許孚遠 號敬庵德清人由進士任本郡太守刻意尚行力追古學以至善至敬爲宗會行淸夫貢賦一淸當道薦其有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尋陞陝西提學副使所著有許子牧攻署遺本郡記一首

陳　邁 刑部尚書詩一首　詹景鳳 南豐教諭歌一首

范　悚號賜休寧人由進士十任南城縣令居官潔苦衣布飯蔬其興革者議邑蘆溪禁詠人命行一條鞭法立社建倉追田賠學單車徵行詢民利病甚有學有守有膽有力者誌稱完吏記一首

董　越禮部尚書賦一首

張　恒嘉定人本郡太守記一篇詩四首

錢時雨滁州人南城訓導力行古道見郡誌詩一首

曹　達字儀中太倉人剛直敢言以御史謫南城令為政寬嚴並用加意學校表揚忠孝詩一首

王　儼咸寧人兵備副使詩三首

童思善泰和人審理詩八首

顧聖之山人歌一首詩一首

萬言策羅田人左長史詩九首

沈　度詩一首

葛　焜號百岡蘇州人由進士任本郡通判公中年喪耦即終身不娶倅郡有清惠聲嘗輯古名言為感世篇又著有有爾文集行于世詩五首

陸萬鍾華亭人江西參政詩一首

戴　燝長泰人湖東兵備副使詩一首

黃汝亨字貞父錢塘人禮部主事記一篇詩一首

張其惺華亭人進士中書科舍人詩一首

林茂桂漳浦人觀政進士詩二首

朱謀垔豫章王孫詩一首

汪之彥江夏人進士本郡推官詩二首

林紹明刑部員外詩四首

沙　機奉新人進士太守詩三首

曹國儒詩三首

卓有見詩一首

楊武烈號瀛中歙縣人由進士任本郡推官課士論文具稱藻鑑僩商稅罷遏攔之役委聽獄多平反見郡誌詩二首

黃應元道州人本郡同知詩四首

黃學曾本府教授詩一首

朱　鯤江藩王孫詩一首

孫　南鶴為人大理評事詩一首

陳　旒崑山人新城學諭教法嚴明持躬不苟士皆悅服誌名宦歌一詩二

吳夢相晉江人進士本郡推官詩三首

李夢辨晉江人進士南豐縣令詩二首

傅天錫晉江舉人詩一首

張履正號怙巖廣信府太守詩五首

鄒鳴雷號齊雲浙江奉化人甲辰進士本郡太守萬曆三十七年蒞任記二篇詩六首文四首

陸　鍵號開仲浙江平湖人丁未進士本郡司理萬曆三十六年任詩五首

陳臣忠莆田人甲辰進士本府教授詩一首

林繼祿廣昌縣令詩一首

朱　拱縣令詩一首

錢　傑慈谿人南城學諭詩一首

王　泮新城教諭詩一首

華仁夫號完沖無錫舉人本郡通判記二首

吳廷謨南昌舉人署南城教諭詩五首

郡人

南唐

查文徽詩一首

宋

李　覯字泰伯南城人居鳳凰山下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范仲淹余靖交薦仕至太學說書著有盱江文集三十餘卷行于世寶祐二年郡守楊瑱立堂祀先生以門人曾鞏陳仲父配元末燬于兵成化三年知府謝士元重建改舊典文堂為景賢堂詩見郡志麻姑山讀書林是其講藝遺址記二篇詩十九首賦一首

朱　京字世昌南豐人熙寧六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博學淹貫神宗數召見擢為御史疏劾無所迴奉風神峻整見者憚之載郡志詩一首

呂南公 字次儒南城人號灌園先生熙寧中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益肆力文學絕意進取曾文昭公薦于朝稱其為文不事流俗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廷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詩一首

曾鞏 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天子察公賢出手詔諭典五朝國史文章與歐陽修齊名諡文定記一篇歌一首詩九首

王無咎 字補之南城人嘉祐二年進士授天台縣令棄官從王安石游然與人寡合常閉戶治書曾子固稱其文反覆辨博卒歸與安詩一首

朱彥 字　南豐人熙寧九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顯謨閣待制上御便殿語張商英曰近日制誥文氣焆弊可具文采十人以聞商英首以公薦上曰朕喜其文久矣可以刑部侍郎兼顯謨待制立班六侍之上朝論榮之詩一首

童邢亢 南城人崇寧五年進士詩一首

許抗 南城人皇祐元年中為京榜進士官至福建都轉運使奏罷諸州樓榜民獲蘇息詩一首

陳鼎 南城人大[illegible]年[illegible]豐城縣令歷都官員外郎詩六首

陳陀 詩一首

蔡冠卿 字元輔南城人慶曆六年進士以大理寺少卿出知饒州有善政吏畏民安蘇東坡贈行詩云陳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枕與嗟天驥遠纛牛欲試良王須猛火去饒後民思之甄祀范文正公祠以范公亦謫守饒也冠卿文克宣至河北提舉與宋郊同榜亞見縣志詩一首

傅天翼 南城人慶曆六年進士詩一首

曾漸 字鴻甫南城人紹熙元年榜眼官至工部侍郎卒贈少師立朝有風節雖遭慶元嘉泰之閭而冰玉自潔天下贊之見一統誌詩一首

范案中 南城人元豐八年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元祐黨籍死紹興崇節義贈直秘閣詩一首

王文卿 字安道南城人徽宗朝封侍宸真人有詩集一卷見郡志詩九首

黃通 寺丞詩一首

元

程鉅夫 號雪樓南城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楚國公元初見知于世祖每章敢言民間利病及請搜訪賢才世祖皆嘉納之元有天下將百年東南士君子以聖賢之學渾厚正大之文發清要踐通顯者自程文憲公始詩一首

揭傒斯 豐城人少貧讀書刻苦延祐初程鉅夫薦于朝授翰林學士編修丞相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尊禮賢才為先詩五首

黃叔美 字河清南城人隱居盱南山中為詩慷慨有集行于世揭傒斯為之序曰叔美為盱故家其先仕宋為登聞檢院兄叔敬亦知名詩一首

曾應祥 賦一首詩一首

國朝

鄧榮 字孟擴南城人永樂四年擢邢寬榜進士正統間大駕北征公以都御史扈行師次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請公間道歸可自脫去公言鑾輿不返我尚何歸遂死于難追贈左都御史諡忠愍官其子瑺大理評事立祠祀之詩一首

宋復亨 南城人洪武丁丑中陳郊榜進士官至監察御史詩一首

李永年 南城人永樂癸未中魯棨榜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山東參政才能茂著詩二首

鄭誠 南城人吏部侍郎詩一首

趙濟 南豐人永樂癸未進士福建參政漳寇為亂郡督討平暴卒橐蕭然無以為殮詩一首

趙禮 南豐人永樂壬辰中馬鐸榜進士浙江提學副使首拔姚夔已而登解爭廷試第一人其明于知人若此詩一首

章文昭 南城人永樂乙未陳循榜進士官至中書舍人詩一首

羅子濬 南城人永樂薦辟發源諭詩四首

何文淵 號東園廣昌人永樂戊戌李騏榜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學識高明持守純潔忠謀讜論布

濟朝廷眞一代之名臣也詩二首

左瑞 南城人永樂進士浙江御史詩二首

揭稽 廣昌人永樂辛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正色立朝介然有守海南天妃廟靈應甚使者過必祭焉公渡北惟投一詩云秉心聖柔與永清黜陟廉介從聖明若載苞苴弁士務任教沉在此途濱至今傳之詩一首

鄭悠 南城人宣德癸丑曹鼐榜進士官至太僕寺卿詩一首

羅祐之 南城人宣德薦辟公安縣令詩一首

何喬新 號椒丘廣昌人景泰甲戌孫賢榜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肅文章行業人無間言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續百將傳百餘卷行于世詳見郡志歌一首

左贊 號桂坡南城人天順丁丑黎淳榜進士官至右布政使公爲文講純人崇理致尤精于隸書端重奇古 憲宗覽之稱善或謂公且大用然與人外和內剛議論是非不肯少假借以是爲當路所忌詩十七首

左贇 南城人天順丁丑進士參政詩四首

方篙 南城人天順丁丑進士郎中詩一首

張昇 字啓昭號栢厓南城人成化己丑狀元官至禮部尚書公在春坊因災異陳言劾奏大臣劉吉左遷員外郎尋復原秩歷陞大宗伯經筵啓沃重名器省供應表揚節義衆望歸之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僖著有栢厓集若干卷記一詩六首

王華 南城人成化乙未中謝遷榜進士官至廣西副使序一首詩五首

左悠 南城人成化乙未進士奇辛詩四首

藍泰 字世康以才行薦辟未任詩一首

江徵 字景吳南城人成化辛丑王華榜進士官至冏用會事行並用釋界之遺法奏行而三月告成且致交秀削峻之瑞見郡誌詩一首

左紹之 國務以賢良薦辟任鄒縣丞詩一首

羅玘 號圭峯南城人成化丁未費宏榜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少負才久不售入國

學務解順天舉進士選翰林爲文氣高邁士林傳誦遷吏部愼交接正體統謝病歸逆濠常遣餽謁公公避于深山有先幾之哲諡文肅所著有圭峯集詩一首

張恩 號兩山南城人弘治己未倫文敘榜進士官至浙江左布政使分守嶺東時有巨惡號十虎按治以法民爇香遮道頌之詩廿一首

夏良勝 號東洲南城人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嘗諫武宗南巡有直聲司文選救擢人材皆合衆望所著有東洲稿詩五首

程鄉 南城人由鄉舉官至苑馬少卿先知上元縣賢能甚著民有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科鄉月無雲之謠至今傳之詩一首

黃壽 南城人順天中式官潮知州詩一首

李泰 新城人號塞齋由進士官至員外郎心純貌古精于易學動止不苟主事時宦官李廣督宮役同官者屏膝多立致美擢公相見長揖雖忤弗恤也致政杜門不入城府壽九十三詩一首

王增 字仲謙南城人由監生官至福建副使剛毅肅亮風節凛然班才之傑出者嘗居艱隣火將及增哭曰母柩不保何以生爲欲赴火死須臾反風免公未死先一日忽大風晨起服衣冠命妻子羅拜云出游道遂卒人以爲神詩一首

趙璽 南豐人海州判村野有古學詩一首

饒秉鑑 號雯峯廣昌人由鄉舉任燕州太守狀貌古瘝切于爲民有如饑溺做藍田鄉約行之倡爲義倉修水利著春秋提要何喬新表其墓曰予不稱其官而衣之以先生者猶先生有德之稱也爲士而有德功名高貴不足道也詩二首

羅宜 南城人以人才薦辟授訓導詩一首

葉寛 南城人福建籍正德戊辰與夏東洲公同榜官至浙江大參詩一首

王鍼 南城人正德戊辰工部主事詩一首

黎近 涉陽縣令詩四首

鄭道 字與常以文學徵聘至京上太平十二策迕權貴尋以御史論謫遼按察司照磨詩一首

益宣王　潢南道人　憲宗純皇帝四世孫昭王之子雅尚藝文尊賢敬士頗有東平之風詩一首

王伯爭　號存誠先生未詳詩一首

程洛　南城人太常寺少卿詩四首

鄭嶸　號自窓由鄉舉任眉州守博學有文名叙判高州清夷得法賦役稱平詩四首

金章　號鳳山其先武進人今　益藩羣牧世于凡具文武才弗究于用奇正逸宕率發于詩夏桂洲閣老贈云麥醴尚驚予論道山中正喜子談詩文徵明待詔寄云隖有可人期不至老懷鬧處是祖思若有孝感堂集夏東洲公作序詩五首

陶清　號石泉舉人襄陽府同知詩一首

蕭原吉　號榛坡南城人鄉舉經魁初授長汀諭欽取入郎上章論劾權倖當路軋之遂歸後家宰李公時復薦為給事中竟辭不就詩一首

存燧　號褒老南豐人由鄉舉任興化縣令誅惡鋤強守正不阿致仕歸安貧不移詩一首

陶昺　舉人海州知州詩一首

潘劍　字孝民南城人氣高行古力學問窮吳康齋先生門人幼喪父事母以孝終喪雖久每言及鄉泫然流下謝約庵作郡鄉射之行賓其指教然未嘗干以私謝公薦之曰眞端士也詩一首

車廷松　南城人讀書尚古隱約不仕雖廠里罕見之著白江集十卷郡守王石渠公禮訪扁曰高士廬事見郡志詩一首

張文質　南城人贈禮部尚書詩一首

左于貞　邑文學贈監察御史詩一首

吳衍　號竺源南城人嘉靖辛丑沈坤榜進士官刑部郎中詩四首

李喬　廣昌人嘉靖癸未姚淶榜進士官至吏部員外著有石閭集詩一首

夏寶　舉人岳州同知詩一首

王材　號稺川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國子祭酒著有念菴集行世碑記一篇詩八首

羅汝芳　號近溪南城人嘉靖甲辰秦鳴雷榜進士歷官雲南參政學者私謚明德先生詩三十首

李萬實　南豐人嘉靖甲辰仕給事中詩五首

江晃　南豐人嘉靖甲辰光祿少卿詩一首

王祿　新城人平和知縣詩一首

王哲　舉人州學正詩一首

鄭蔓　光化縣令序一首詩一首

鄭鑑　號虛吾南城人豐縣知縣詩二首

鄧元錫　號潛谷先生新城人由鄉舉徵聘翰林待詔少閒積山講良知學衆駭弗省先生矢志肩之遂絕意仕進杜門潛學三十餘年著五經繹三禮編繹潛學稿上下函史等編行于世詩九首

張績　號斗陽南城人隆慶戊辰羅萬化榜進士歷官工部員外記一首詩二首

左宏　舉人吳江教諭詩一首

敖彧　序一首

羅錦　封刑部主事詩二首

余希周　舉人詩一首

劉源　號東瀛南城舉人海豐知縣詩二首

張崇　改名于岸南城人順天中式詩七首

蕭鵬　號濱南潛山縣令著代奕稿詩二首

許璜　綏州府同知詩一首

鄭濬　號斗華國子學錄有詩名詩十四首

陳鼎　南豐舉人鳳陽知縣詩一首

張時泰　號晉屏由鄉舉任太平縣令詩一首

鄧汝相　南豐舉人知州詩一首

蕭九成　號夔南湖廣左參議詩一首

高瑆　舉人詩一首

何濤　廣昌人解元安慶府推官詩五首

范沂　舉人郴州知州詩一首

李玘　惠州府太守詩一首

陶桂芳　選貢詩一首

左文麟　舉人鹽運司副詩一首

左謙　贈監察御史詩一首

江宇　景陵知縣詩一首

蕭玘　池州府判封大理寺評事序一首

吳朝宗　寧國府同知詩一首

范郴　順寧太守詩一首

萬民華　平陽府同知號墨所詩三首
王一言　號帶水南城人萬曆甲戌孫繼皐榜進士官至應天府丞記一首詩六首
鄒錬　號純吾南城人萬曆丁丑沈懋學榜進士歷官巡按御史太僕寺正鄉祀鄉賢詩一首
聶鉉　辰州府同知詩五首
趙師聖　號我白南豐人萬曆戊戌趙秉忠榜進士官至翰林修撰詩四首
趙燿　南豐舉人詩一首
黃文炳　舉人知州詩一首
左宗郢　號心源南城人萬曆己丑焦竑榜進士歷官提學御史太常寺卿記二引一序一詩一
黎民範　號鳳岍南城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刑部主事雲南副使詩一首

鄭汲　當陽縣令詩二首
吳麟　永寧知州詩一首
蕭鏜　號六溪常寧知縣詩一首
張寶　襄陽府推官詩一首

趙日章　舉人號徵沙有才名詩一首
鄭之文　號愚公南城人萬曆庚戌韓敬榜進士官至真定府太守詩二首
馬煥賓　號賓王南城人萬曆癸丑周延儒榜進士任桐城縣知縣前誌尚稱舉人詩一首
吳可傳　舉人詩二首
鄭文華　運使詩一首
鄭寧　武定訓導詩一首
謝晏　羅源知縣詩一首
江溥　鶴慶教授詩一首
李鉞　選貢詩一首

蕭淵　雲和知縣詩二首
梅璋　贛榆縣令詩一首
瞿佑　周府長史詩一首
趙瑞　雲陽教諭詩一首
甯璋　紹興訓導詩三首
蕭瑶　萬州判官詩一首
甯汝聰　恩貢詩一首

姚來京　歸德府同知詩一首
華山王　號心源詩一首
鄒福　教諭詩一首
王希曾　舉人詩一首
浦陽王　號璇源詩一首
王秉暘　名士詩一首
黃公桃　庠士詩一首
陳褒　封御史詩一首
過聞聘　庠士詩一首

黃大順　推官詩一首
劉德彦　吉府長史詩四首
羅懷智　太學生詩一首
王選　丹陽縣丞詩一首
李尚賓　貢士詩一首
馮儆　山人歌一首
程鉉　山人詩一首
黃堂　太學生仙居縣籍詩一首
萬文麟　太學生詩一首

夏裕　建陽知事詩一首
李先芳　貢士詩一首
范爗　香山縣丞詩一首
少農子　詩一首
郭珂　貢士縣丞詩一首
吳倫　選貢詩一首
張肇　太學生詩一首
鄭惟贊　逸士詩一首
陶廷夔　逸士詩一首

吳惇宗　太學生詩一首
楊百里　山人歌一首
張致和　詩一首
潘錠　太學生詩一首
王綱　貢士詩一首
李慶　詩一首
王用政　封主事詩一首
吳培　詩一首
蔡時英　文學詩一首

丁　萬 庠士詩一首
程　里 庠士詩五首
王嘉丞 太學生詩一首
馬德良 千戶詩一首
無名氏 詩二首
吳　堂 詩三首
黃　選 福寧州判詩一首
鄭　華 永州經歷詩一首
釋宗高 詩一首

劉梅南 詩一首
鄭景瞻 詩一首
陳　政 詩一首
鄭之京 邑文學詩一首
張　桂 太學生詩一首
萬　縉 詩二首
饒中頴 詩二首
王　珍 詩四首
黃　銓 旌德縣丞詩一首

朱翊鍾 鎮國將軍歌一首
張　梓 巫山縣簿詩一首
劉　淡 山人詩一首
吳　栢 歲貢詩一首
張光啓 建陽知縣詩一首
夏廷選 太學生詩一首
黃公李 貢士詩一首
高　階 庠生詩一首
張懋賓 長史詩一首

黃　溫 隱士詩一首
吳　會 詩一首
左　洄 逸士詩五首
黃有仁 蘭州同知詩一首
黃　寧 詩一首
姚來宜 庠生詩一首
高　陞 庠生詩一首
姚來宣 庠生詩一首
高　陟 庠生詩一首

夏日貢 州判詩一首
周一暘 訓導詩一首
曾應祥 高士驄一首
劉崇器 薦舉詩一首

朱大濟 詩一首
丁　璜 庠生詩一首
萬　祥 詩一首
陳　善 庠生詩一首

詞刻

吳之屏 號謂齋浙江崇德人崇禎壬戌進士任南城縣令記二首詩十首
吳麟瑞 號秋圃浙江海鹽人萬曆己未進士任湖東道兵備副使詩二首
馬世奇 號素修南直無錫人崇禎戊辰進士翰林院編修典試江西詩一首
吳麟徵 號磊齋浙江海鹽人崇禎壬戌進士任本郡推官詩一首

黃端伯 號元公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杭州府推官詩一首
蕭　漢 號雲濤南豐人崇禎甲戌進士鍾祥縣知縣詩一首
羅　森 號約齋順天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江西湖東道兵憲詩二首
李明睿 號太虛南昌人崇禎壬戌進士禮部左侍郎詩四首記一首
熊文舉 號雪堂新建人崇禎辛未進士吏部左侍郎記一首
李元鼎 號梅公崇禎壬戌進士兵部左侍郎詩二首
黎元寬 號博庵南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浙江提學副使詩一首
朱　徽 號子美進賢人崇禎辛未進士吏科都給事中詩二首
熊人霖 號伯甘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太常寺卿記三首詩六首

饒宇樸號蟄廬進賢人順治壬辰進士刑科都給事中詩二首

白寶珩號楚玠河南尉氏人由恩貢任本郡太守詩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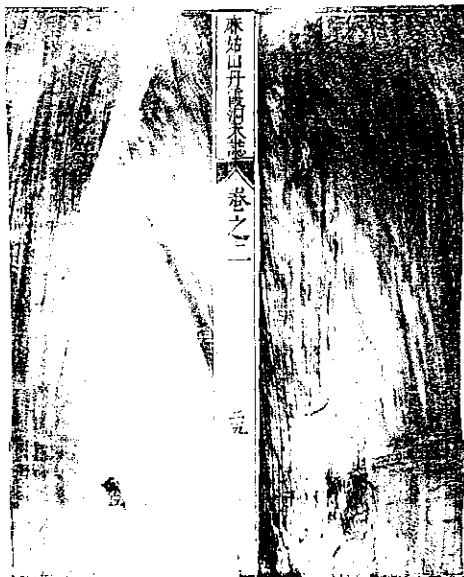
狄宗哲號魯修河南鹿邑人順治壬辰進士任本府司理詩二首

李正蔚號豹釆江南盱眙人順治壬辰進士任南城縣令詩二首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三

古燕羅森約齋 裁定
南州李明睿太虛
中州狄宗哲魯修 鑒訂
郡梁李正蔚豹釆
南城蕭韻明舜增補

表

峰巒表

天地發育萬物犂成于西名山勝水多聚于西瑤池玄圃乃在弱水流沙峨眉翠微亦復延庚揖酉則山巒之峭拔者多西向矣麻姑屹盱之鎮峙郡之西控引旣闊襟帶衡嶽維玄關洞府有藉翀舉之靈而丹穴青丘抑亦扶輿之秀故宴七久于雲峰謁三仙于鑪嶺與毛女秦人不遇追葛玄華子遺踪其他象物呈形標奇領異千峰百岫靡得而紀云

齊雲峯 仙壇後最高處爲麻姑主山鶴廻鶴降之所

五老峰 仙都觀前五峯連亘如老人卓立又道書謂朝元五老故名

葛仙峰 仙都觀前左側高峯是也其上有葛仙壇葛仙名玄句容人嘗煉丹于此山後飛昇去宋呂灌圃先生詩云南峯枕岕坂逕路判榛稠遺壇在其巔名爲仙翁猎其全詩見誌中

雲錦峰 仙都觀右側高峯插雲九罹俱爲宋范越鳳云此雲錦障進仙家必得此峯方可立鼎

秦人峰 去仙都觀之二里間相傳秦人遊羅[illegible]樵者遇之面色黎黑追之則疾如飛鳥不可及宋李泰伯詩秦法雖甚苛秦吏若猶拙山林不數里俾爾逃得脫全詩見誌

王僊峰 在丹霞觀石洞後世傳乃清虛真人王裒上昇之地有飛昇壇在焉

飛爐峰 上有三仙石竈遺跡有仙爐存焉前石爐係單峯頭末將八字出靈書若名

浮丘峰 仙人浮丘伯隱華蓋山鍊丹于此經之江南支山麻所不歷姑山為浮丘伯故名

仙羊峰 在丹霞洞東符觀之右三峯高聳其巔頂曰仙羊峰王郭二仙乘浮丘伯飛升其上有三日真君祠淳熙郡志作仙王正禮郡志作仙羊又曰石羊本北石成羊而名宋人有詩曰咤石化成羊騎之上青天圖謝見狀涂三山遂雲煙訛為仙王者非

毛女峰 秦時有女曰魚道趣偕真而隱其地四圍皆生毛竹後有樵採見之者因此毛竹但為毛女一說毛女字玉姜秦宮人秦亡入山形體生毛食松葉遂不饑寒此峯孤標秀異疑有仙女故名

逍遙峰 本山西南按道書第四十福地有逍遙因以名峯王侍宸真人詩登漢仙峯一柱清晴春登覽四山明慨思今古無窮事那得逍遙自在情有石刻存

五雷峰 本山西察而對五峯如觀前五老嶙峋相向名為五雷按大洞雷書曰神霄真王用以剖析五屬一乃震動雷二乃霹靂雷三乃邵陽雷四乃波捲雷五乃正流雷山雲應之相傳居此者符術多驗至今猶然

香爐峰 在本山未詳昔江淹登廬山香爐峯有詩曰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麻姑爐峯得名類此

萬壽峰 在姑山之陽上有元和院宋時建額院門左右有漢松二株大數十圍唐宋時物也

祀三清不施梁棟而成後有輪藏閣

紀霞峰 一名出雲山在丹霞洞之後

雲蓋山 姑山之西五里迭出兩峯類仰延互乃郡邑之來龍也先贊左時朔詩宿昔愛茲山摩天翠如割仰瞻近紅雲俯視小城郭蓋龍首春雲爲肝江形勝之一云

霧應山 姑山之西北十里常有雲霧覆頂禱雨輒應或横亘山腰俗謂之山帶唐詩云風吹山帶遙知雨又云霧似山中子始謂是歟

西芙蓉山 姑山發龍自軍峰委蛇百餘里結芙蓉山東南一支馳爲陽華至仙都觀近則與紀霞鶴壽諸峯勢脉相高遠則與閣邵烏君叟立貢王登芙蓉之巔望彭蠡如盤盂匡廬若關阜大江以西最高處也郡有東芙蓉山故此以西名

丹霞山 仙都觀西去七里即道書所云丹霞小有洞天也一云丹霞洞有出雲山在其側山之陰峭壁險峻上無林木彌望茅葦有一徑通行去洞遼絕人跡罕到宋紹興甲寅郡人避寇登其上行半日忽見坡中有草庵特一小道人兀坐觀書字畫奇怪似非世間所有旁置一簝榻人問其所食何物答曰此中勿永亦無何食之有

附 麻源

華子岡 在姑山西南五里謝靈運山居圖云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相傳華子期者九江人角里弟子愛仙隱靈寶方合服之日以還少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如蟬蛻焉隱于瀟山後乃仙去翔集此岡故以華子名

龍鞍嶺 俗呼麻嶺麻源三谷由此而入宋呂南公詩漢龍觸躍龐敝鰭記當年志未平

靈谷山 姑山之西南十里在麻源水口即觀音巖是贊羅近溪勒有四字曰石竇雲梯拾級而登有祠先宇焉歟石爲之西望群山如黛溪水遶門清可鑑髮亦奇勝也

銅山 在麻源晉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李善註云銅陵即銅山也

廩山 在麻源淳熙舊志云藍田王言以禾囷爲廩山有大石其形似之故名

垜甲山 入麻源山嶺之北惟石層疊如垜甲形五代時危全諷屬練山下先贊左肘翊詩危郎曾此集鄉兵故至今猶目寨前寨後云

虎頭山 去麻源三里石崇觀之右山頂有石如虎狀上官夔詩云虎頭峭立何巉又下有石本松杉與

僊姑巖 一在麻源嶺上一在石崇觀後山其巖深廣有石壁古題依稀可認巖石間多螺蚌殼疑是滄海桑田所變說見顏魯公記中

卷石巖 麻源雲門寺左臨溪巨石自西北來有卷阿之勢傳聲清亮舊無名號宋元豐間太守陳向釋立名僧思顯書字畫遒勁至今存焉相傳宋曾子固讀書巖後人詠詩中秘有書遺稿在南豐無客辨香來疑或有據

鍾臺峰 在麻源深處昔有闍僧懷震遇一虎蹲視震此之且祝曰欲伴吾儕行可隨吾所至虎纔步隨之至此峯隱焉他日以菜葉浮溪尋水源而入見僧踏虎而坐遂創庵于峯下別詳守觀志中

獅子峰 在麻源水口山頂有石下臨溪水若昂如獅傳權記云僧延西爲予言石有喙而亡其唇頷又一小者伏在沙磧溪水瀉湲哮吼水中與上峯相應儼如斧斲

三谷 姑山南澗爲第一谷深邃周廻數里姑山北澗爲第二谷多奇花異卉麻源極北爲第三谷宋陳肅詩康樂騁征車詩吟第三谷冷冷碧澗泉風來似琴曲谷口在麻源山下去郡城五里

附

從姑山 去麻姑十里實從山也故名張肅辨云從姑其山自閩來止于此兩江左右夾而交于前故以一山之獨而賓麻姑山有三峰東爲秋澤巖中爲蔡侯祖塜西峯尖爲壁屹立岍江江有潭有龍靈峯寺在其上巖洞深邃泉石奇偉亦附郭一奇觀也

洞天山 去從姑半里中有道院宋時建額爲遊人憩足今圮

伏虎巖 在從姑山元符中僧延正一夕夢頒髯老父曰吾守伏虎巖二百年今以昇汝言訖凌風雲南逝翌日山童言夢亦然衆方異之停午大風雷雨暴作巖之東轟然聲振視之有竇深以入其中益廣周廻數丈得香爐刀器石榻若昔有人居者至今深穴猶存一名虎穴即俗呼油洞者是

秋澤巖 在從姑山宋紹聖中有僧暴身祈雨得應故名

泉源表

夫澤萬物者莫靈于水故山清者水碧山高者水駛理固然也若乃流膏沸道靈長歎一勺之神功吼雙舂之瀑布泓流虎跑洞隱龍湫泉石之妹卓矣絕矣他如曝身應澤救旱投潭則一簾化雨堪同水月之巖千里耕桑不問桃源之洞故曰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竇澤帥象儀軌罔非嘉績于今斯同臣心是比

有以哉

神功泉在麻姑山龍門橋之側桃源洞之下其泉味極甘冽釀酒尤佳故老相傳先年泉初出如酒色微紅飲之醉人想爲丹液所滲後農人以磁器取之泉色變味淡不若先年多矣然比他水猶爲絶勝也

虎跑泉在姑山秦人峯下鼓掌喧呼則泉躍而起至今猶然一說先年有虎至山爪地泉湧故名宋陳肅詩愛此一泓碧何年因虎跑今人多不信苛政空咨嗟

瀑布泉在麻姑山泉自丹霞洞斗折伏流十餘里經仙都觀前其流灑灑不疾不徐至二峽橋厓谷忽殺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墜落谷中下與石鬪奔放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飛兩白龍飛下垂飛雪灑灑濺人天風引之作細雨高若士女裂白名曰玉練斐飛即俗所謂雖非也郡守秦夔有記

龍湫在龍門橋下水簾巖內巖有石佛簾蔽不見簾下有潭深不可測是曰龍湫舊有亭建其上

錦溪在姑山上舊名筠錦溪筠字從竹從均犯宋御諱故去之

九曲陂在姑山之西渡溪一帶其水奇絶若天造然侍郎鄭誠詩黃河九曲通海門圓陂桃源三月潭

南澗在本山之上

北澗在王仙峯一路

丹井一爲葛洪井在仙都觀之右一爲浮丘伯井在平田中其地産瑶草一爲洪厓井在延禧觀今人所知者葛井也李泰伯詩丹竈久已毀井泉空獨存群仙謝嫉妬使我身漂淪俯視寒井水泣涕沾衣巾

金龍潭在姑山上唐開元時大旱玄宗因投金龍于此感黃龍見焉一在丹霞祥符觀之南禱雨輒應亦曰龍潭

龜潭在龍門橋之下湧雪亭之前其潭深沒中有一石端伏如龜者足畧具遇水淺浮露半出可見

月潭龜潭之下瀑布之上其水瀦廻圓如滿月

伏獅潭雙瀑之上水中有石其形如獅蹲于潭底故名曰伏

禮斗石潭在龍門橋下潭上有石相傳有龍蟠此夜朝北斗一說鄧真人禮斗石未知孰是

桃花源在姑山上魯子固詩來時秋不見桃花空雪寒泉瀉石灘全見誌中

菖蒲源何有高僧結茅近飛爐峯下

浮竹源民居本山西北村

北源民居本山之北村

余家源民居本山之西北村

古塘源民居本山之南村

裏南源民居本山之西村

五郎源民居本山之西北村

桃源洞在神功泉之崖上洞口圓小僅容人入嘗有太守遊此令人持火入探之深黑莫知其極經一晡甫出或云有千歲老蟾居焉

水簾洞在龍門橋底懸瀑若簾洞門隱隱其中明敞廣可容百許人南唐沈彬詣窮其狀有水簾

洞裏見龍眠之句宋王荆公詩穴石作戶牖瀉泉當門篇

風洞 丹霞觀後山下風所出處草木不生人跡罕至曾有避寇者盛暑中至其旁爲之寒慄

附

麻源 過駝鞍嶺循溪而入茂林脩竹橋跨溪上北有磅礴祠中有雲門寺後有太霄觀西入數百步四望沃衍是爲麻源源有水水有三支上瀉者一也寒井者二也大水源者三也至谷口復匯一溪一隊之間又分爲三道一道依山腳而流至石下居民一帶統焉一道流通大溪直入麻港一道入尉陂溉田千畝繞城而東入于盱江源源而來可稱奇絕

紅泉 在麻源石磴之上相傳仙人萃丁期當跡得丁此其泉清瑩流于砂石間亦色相映隱若流丹故名紅泉宋縣令李樞詩紅泉流傳是霞砂液深處應藏九轉丹○

碧澗 三谷舊傳有紅泉碧澗今不可考或指雲蓋麓溪爲紅泉萬曆丁未左參常聞林號碁泉勇石鑄遂鑿池注之映如碧王因勒石曰碧澗云

附 從姑

定應泉 在秋澤嶺之側歲旱取水禱之多獲霈應今名玉泠泉泉從牖實下涯爲池方廣可丈許正當巖際每日光斜射其中上下混蔑雜明德先生題之曰濟余潑碧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三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四

古燕羅 森約齋 裁定　中州秋宗哲魯修
南州李明膺太虛 ⋯ 郡梁李正蔚豹采 鑒訂
南城蕭韻明彝增補

志

物產志

夫山者產也產萬物者莫脩乎山而建武諸山麻姑稱最以故地氣殊異發宜自奇秫米作貢於先朝神功流釀于郡邑棶瑤艸之奇葩而紹丹井之異把紫

餘之異丹而得龍門之奇蘚生於澗芝秀於谷其他珍禽獸萃奇獸蝂潛所謂寶藏興貨財殖利用民生莫可殫述者也姑即其見見聞聞者紀而載之以俟後人考核云耳

麻姑酒 一名神功泉其先石罅間流泉作酒氣色微紅傳爲丹氣所液後水色變白然味厚臌凡水數倍取以釀酒最佳今亦不拘也但麯藥和艸烏等藥則味甜而毒重易醉而難醒諺云巧僞亂真厚腊滋毒信然

銀硃稻米 本山出四月始稼八月方收宋時取以作貢制二百袋今山中半係他種銀硃者亦鮮矣

火紙 煮竹皮稻草成之僅可作楮鏹不中書也山源一路所出商販者多貨以霞山為最

苧麻 可績縷為布麻子可食可壓為油其利最廣麻似苧而薄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不可不別也今本山及麻源地高不可為田者蒔之一科數十莖宿根自發一歲三收

石炭 取椋柴燒之堅硬異常名曰石炭所以別于煤炭也條各長二尺許熾之爐中可耐一日西芙蓉各山出

筍 各山俱有之惟冬生而未出土與夏生而着根者為貴

蕨 本山及西芙蓉山最多今歲燒山則來歲蕨繁舊生蕨之處其葉老硬村人記之謂之蕨基葉初長如小兒拳可食嫩可搗粉滑而性冷故稻荷者多不宜食云令人脚軟蕨者蹶也其理或然矣

蕁 葉似菠棱菜根如小蘿蔔味辛性熱氣香生水源至潔之地本山及黎川乃有之近亦不可多得

芹 爾雅云芹水菜也一名水英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本山南北澗緣溪水涯生之

禽鳥類

鸛鶴 鸛似鴻而大長頸赤喙黑尾翅鶴脚青黑高三尺餘喙長四寸然鸛生三子其一為鶴禽經曰鸛陽鳥也鶴陰鳥也鸛感于陰故知風雨鶴生鸛者極陰生陽之謂也今人通呼鸛為鸛鶴巢于麻姑西北之古木

翡翠 絲溪有之翎翮青翠善啄魚羅圭峯詩鵯啄魚鵯不得飫處羅得殺兀其項苦哉象以齒自焚不如清餓學蟬飲

練線 有白者有五色者白者如練五色者如線故謂之練線

百舌 春始鳴至五月止五月無聲者陽氣極于上陰氣極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其有聲則為異

梟 不孝鳥也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皆節約絕其種類使百官祠皆用之至漢武時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亦此意也然本山最多

鶺鴒 一名雪姑大如鷃長脚尾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文故又謂之錢母詩曰鶺鴒在原有尾相應和之至也本山出

啄木 目如錐長數寸常啄木食虫故名俗言此鳥能曲爪畫地為印則蠹孔自開故啄木可以療齲說文曰齲齒蠹即牙虫也俗放

喜鵲 俯鳴則陰仰鳴則晴人聞其聲則喜故名喜鵲李琳江詩鸞鶴者鵲何品流羽毛白黑林之幽生乎相翁可對友有巢在往輸鳴鵠氏然都會報人喜愚兒幼婦惟爾求萬聲千躁幾曾驗聞者終是癡昔頭

雉 一名翟雉以其素質五采皆備成章也避武后諱雉名野雞至今未變本山有西芙蓉山尤多

竹雞 麻姑深谷有之嶺表異錄云肉白而脆味勝雞雉

鷓鴣 嶺前有白圓點文自呼其名向日而飛志常南嚮不思北徂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古辭云鷓鴣啼斷楚才能覆身此之謂也其鳴曰鈎輈格磔

鳩 俗名斑鳩項背俱有斑點故名天陰則屏其匹晴則呼之一曰尸鳩一曰祝鳩尸鳩性慈祝鳩性孝總壹鳥也故有尸祝之號

鶚 古語曰在北為鵰在南為鶚鶚鳥之小而勢者擊鳥先高搏勢之勞也隼亦鶚屬一名晨風本山深谷中多有[illegible]

鷹 月令二月鷹化為鳩故一名鷞鳩頭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鷹在衆鳥間若睥睨然故猜怒而

後全剛生焉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其沈鷙而武也本山有之

鷺　本山平田及溪澗中皆有色白頭上有絲毿毿然步于淺水好自低昂故爾雅曰舂鋤也一名屬玉

燕　紫胸輕小者為越燕胸斑黑聲大者為胡燕作巢喜長或謂可容一疋絹者令人家富李肝江詩綉戶珠簾見寂寞來其大且安身翟公門下時飛入金勝交情從頭人

布穀　一名博黍一名郭公鴉聲呼鳴以巢撫不自為巢據鵲巢而居之農家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故江東人又呼擢穀

鴉　項白身黑曰鴉純黑而反哺者曰烏今俗通呼為烏鴉每鳴作鵶鵶聲人多忌之羅一峯詩汝為先知眾多言世不容吉凶人自致緘口聽東風

鵓鴣　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時見之如八字云故字書謂之嘲哳鳥毛羽新成俗于五月五日伺其養之以教其語

獸類

虎　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纔生三日即有食牛之氣靠巖而坐倚木而死每出必以爪畫地觀奇耦而行夜行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目光墮地得之如白石或曰即虎魄也向本山罕至今不聞出沒民皆患之

鹿　善啓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夏則解角而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角有斑痕紫色行或有遥出口不復能急走也舊說鹿者仙獸性從雲皋今聞丹霞峯下人見有一二白者

麈　鹿屬飲水見影膽怯驚奔雖有牙而不能噬

麂　毛尼狗足能上木好作麂麂虎所在必鳴以告麂其聲麂麂然故曰麂亦獐類也其皮堅韌用作襪

鳥為佳本山北谷有之

兔　其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子又楚辭曰顧兔在腹言兔居月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故視秋月之明暗以卜兔之多寡也除西芙蓉及丹霞外亦不能常有

狼　身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又善逐獸故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獨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僅見于余家源後山云

貍　狐屬其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故字從理理者里也字在里者也人所居也貍穴而藉焉故貍又通于貍字然味頗香美本山所出者約有三種其尾有九節者曰九節貍白鏡身長似貓而虎理至腰者曰玉面貍食果而形差小者曰果子貍皆江南之珍味也嘗讀蘇子瞻詩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殷勤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則貍之味美可知矣

山羊　闘爾雅謂之羱羊似吳羊而大角善闘至死不可牢畜西芙蓉山有之

狐　各山俱有其狀銳口而大尾狐之所在鳥輒群而噪之蓋妖獸之禽各以其類相占也釋獸云狐禮北斗而拜變化則獲其雄狐宜黍稷俟其從從之吉矣

遠鯉　之居土穴中其狀似鯉故曰遠鯉尾能穿穴又謂之穿山甲躍高宗時獲此無識者惟高廟辨之時稱博物

花類

王蘭花　似辛夷而色白鐵家園亦有之惟本山大夫松側一株花大如蓮初春時放香滿巖谷

百合花　根小者如大蒜大者如椀數十片相累狀如白蓮花故名百合言百片合成也蒸煮食之

味極芊美

木樨花 即桂、當秋盛開如粟有紅黃白三色、謝靈運詩、南州實炎德桂木凌寒山則生于高巔者又勝于灌叢也白香山詠桂曰我愛木中犀不是凡花數

紫薇花 一名紫荊唐楊於陵曰有朱明接于紅若、其花芳馥數旬猶茂予嘉其美而能久也、摘府辭下紫薇俗呼怕癢花又號猴刺脫、

山丹花 一名姑山丹并州姑女廟俗傳介之推妹育取山丹經過者必雷電以震之出胡野敵戟

萱花 忘憂草也嵇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一名宜男卑其花孕婦佩之必生男今遍山皆有初發時其芽可食曰黃花菜、

鹿葱花 即萱之單瓣者、石崖間有之、范約鹿葱詩云、野馬不任騎兔絲不任織既非中野華無堪[illegible]以為野中所無鹿不得而食之晏元獻公以為鹿葱花中有鹿斑文是以得名與萱小同大異開花亦不同時

蝴蝶花 莖葉似蘋扁竹花差異有紫黃白三種、辨內點點與彩蝶相似李群玉詩蝴蝶生來足愛花春工描樣作奇葩莊周有夢何曾覺幻化齊肥落幾家

蘭 葉如莎首春則出其芽長五六寸其杪作一花、花甚芳馥大抵生深谷中微風過之其香達外故稱幽蘭所以象君子也

蕙 與蘭相類花亦春開但一幹一花者蘭也一幹或五六花者蕙也大抵山林中一蘭而十蕙故黃山谷曰光風轉蕙汎崇蘭

山茶花 深紅色花大如錢曾南豐詩山茶花開春未歸春歸正值花盛時蒼然老樹昔誰種照耀萬朶紅相圍蜂藏鳥伏不得見東風用力先吹開追思前者葉蓋地萬木慘慘攢空枝豈如此花開此日絳艷獨出凌朝曦

菊 春生夏茂秋花冬實備受四氣葉枯不落花槁不零費之可枕釀之可飲譜菊者八十一種惟黃者應土本山止此一色

凌霄花 即詩所謂苕華也華而芸黃葉而青青蘿絡石壁盛夏視之如錦可以治蠱一云凌霄花即紫葳善治酒皶熱毒

月季花 每月一度紅花盛開故名

金銀花 一名忍冬藤初秋時開黃白滿壁揉之陰乾止氣下瀉

雞冠花 乃陸艸長五六尺幹葉若紅其花正紅狀如雞冠間有白者本山及麻源谷中有之

玉簪花 葉似車前而大花莖端似玉簪香甚

結香花 其老根即丁頭遠也江南呼丁香為百結花唐詩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東風各自愁

金鳳花 可染指甲村婦時取之一名鳳仙

躑躅花 一名野杜鵑即映山紅也清明時開遍山谷唐曹松詩一朶又一朶併開寒食時誰家不禁火、總在此花枝

寶相花 花小如錢千瓣扶踈如千葉小蓮可愛有白與水紅二色單瓣者名為佛李

刺桐花 春盡始開紅色一名鶴頂丹東坡詠花深小態鶴頂丹

野薔薇花 又名牛勒牛棘刺紅其花凝露椰子厚得呂黎文先以薔薇露浣手然後讀

紅娘子花 一名鬼燈籠其結實若荔枝其色紅若珊瑚其實圓如彈

木類

桃 生三年便放花其菓早于梅李但皮束堅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劃其皮不然皮急則死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甚仙木也李泰伯詩方朔相逢阿母家別來幾度換年華春風合是教伊笑開盡無名艸木花今各山皆有

李 一名㭰柹一名苦李即今之麥李與麥同熟者㭰柹稍大俗呼柬子李也素問曰李南方之果爲木之子故其字從木從子

銀杏 俗呼白子本山西宓道寮峯有二株大數十圍相傳神叢借之外成化間羅上峰少宰植一株于學宮先是屢困場屋借此驗終身科甲後樹成合抱圭峯發解連捷事應相符乃此樹華而不實或大比年則實惟嘉靖癸卯六月其實繁甚羅明德先生連舉鄉會故郡志載辭異中

杏 汜勝之書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齊民要術曰杏始華榮輙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後輙蘭之故農事之候望杏而已

一本山村民家有

橊 一名丹若廣雅曰若橊木不甚高大枝柯附幹自地便生作叢花有黃赤二色實亦有甘酸二種甘者謂之天漿

山中皆有

梅 味酸其實小者爲石梅大者爲水梅鄰鄭熏詩不有調羹風味在清標空自老西湖見誌

松 有五鬣者有三鬣者用之水中可千年不壞其花爲松黃可餅食節爲松明脂爲白膠香曾南豐詩喬松高于雲衆木安可到風雨天地動一葉不敢倒豈同澗中泮上下逐流潦其樹大連抱高數仞葉似貓而異杉形似栢作松理而絕難長肌理細軟堪爲器用古所謂文木也

榧 本草木部有榧實又有彼子陶宏景註彼即是榧惟蘇恭能辨其爲一物向本山有之或云古七星杉近是

櫧 有二種實小而圓味苦澁出本山形似苦櫧而味甜者惟麻源有之爾雅曰櫧似柃葉冬不落上林賦沙棠櫟櫧其來舊矣

山梨 俗名青霄梨曾南豐詩今歲天旱甚百穀病已久山梨最大樹爛此亦乾枯當春花盛時雪滿山前後常期摘秋實穰穰落吾手忽驚水土敗不與青澤偶清晨起周覽映葉才八九寧知蕭條內把握忽先有開苞日星動落亦水雪剖礴當案經齒久嚼梨乘垂刀歲晚迫風霜人饑之藜糗具味雖暫御未許罍樽酒

竹 有數種苦竹大者可屋其嫩者可造爲紫竹皮紫大可徑許苦竹堅利可代鎗戟槐音竹可供花石之玩白竹可簞水黃竹可編籬笙竹可爲器用實竹可作拄杖本山皆有之呂南公詩此君原有節此君本無心此君在大地清風無古今

椿 香嫩可作菜食其臭者非椿也樗也俗訛爲臭椿丹溪辨云樗木臭而疎椿木香而實樗用根葉莢未見椿上有莢以此爲異

栗 生稱謹密三顆爲房其房如蝟刺毛其中獨稱者號爲栗楔左盛人其質縝密故稱美王縝密以栗

山核桃 肉稍細殼硬如鐵山源中有之

榆 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荄大榆比方有之即所謂榆蹦也爾雅謂樞荎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而刺榆有針刺如柘然皮皆滑利與白榆無異晉風山有樞隰有榆樞亦榆類江南無榆則本山所產者但可言樞也今俗呼攪牛樹

梧桐子 此木易生鳥雀啄墜者輙隨生植成材之後樹可得實一百食之味如芡世皆言金井梧桐

以葉上有黄圈文如井故曰金井逅甲注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月爲一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在何月也

柳 有番絲柳有楊柳有柽柳通謂之柳雜縱橫顛倒植之但近水即生曾南豐詩亂條猶未變初黄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桐子 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桐既與梧異而桐之中又有數種有其子可以壓油者即詩所謂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者也今各山有之鄉人謂之油桐蓄魚者每春以草蓑之頓令肥大秋後飼以桐葉以封魚穴則不復食亦不復搜

山查 消食行結氣各處有之惟本山大如錢

楓 似白楊有脂而香木厚葉弱枝善搖故字從風葉作三脊霜後色丹所謂丹楓各山多有

茶 木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一名荈一名蔎今通謂之茶茶又茶之別名有枳殼枸杞皂莢等芽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前欲多斤往往䃼以泉味今麻源第三谷出白山茶黄與谷有白茶茶賦可考

冬青 一名女貞一名蠟樹又名萬年枝宋禁中多植之盧多遜詩好風吹動萬年枝是也惟唐珏作冬青引至今誦之令人太息

蒲 有大如劍脊有小如帝繸大者生澗水中小者生石壁懸崖之上所謂一寸九節是也

繡雲艸 即薜荔也楚辭昔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俗呼繡雲草神功泉上有之

虎茨 一名滴雪冬寒始開花高不盈尺好事者植數十本爲一盆慈倩可愛

紫藤 細如絲縷長可丈許攏門梧下石壁婁生白香山詩藤花紫蒙茸藤葉青扶疎下如蛇屈盤上若縑繁紆

芸香樹 仲冬之月芸始生類豌豆作小叢其花極芳秋後葉微白如粉汚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今謂之七里香古者藏書用辟蠹

梔子樹 高不盈丈其花六出本山有大如椽者五月時開芬馥異常其小者花瓣重疊名玉樓春一名木丹一名孟蘭曾端伯呼梔子爲禪友

藥類

芝 瑞草一歲三華故楚辭謂之三秀論衡云芝生于土土氣和則芝草生本山近歲常有

茯苓 千歲松脂也上有兎絲則下有茯苓故又名伏菟宋王微茯苓讚皓苓下居彤紛上旹中狀雞鳧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切又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枸杞 一名青精子其根久而有物如狗劉仙傳朱孺子居大若巖一日汲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枸杞叢下而没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狗煑而食之頓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擁而去本草云去家千里勿食枸杞言強壯陰道也

管仲 即胡孫薑也秘方將軍丸當丸管仲勞療門施治

瑤艸 丹井傍特生道人曾以松栢竹枝同餌其味香絶無苦澀遂名之杜少陵詩方期拾瑤草註云仙境之物如珊瑚磘恐琪花瑤草徒以其名也或曰此藏蕤草

瓜蔞 一曰栝蔞雷公炮製栝蔞凡使皮根子莖效各別其栝并蔞樣全別若栝自圓黄皮厚蒂小苦其蔞惟形長赤皮蒂粗是陰人服其實詩所云果贏之實正謂此也贏說文訓懶草木皆自豎立惟瓜卧而不起似若懶人然則瓜蔞之名從果贏生耳

葛花 一名雞齊一名鹿藿今食用之葛非為絺綌者也其生延蔓可二十步人皆掘食之其花藤服方寸匕皆可解醒去酒毒博物志曰野葛食之殺人

益母艸 即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花花生節間毛詩云中谷有蓷曾子見之而悲詩人之託窮而及本故又名益母也

地骨皮 即枸杞根也古詩云却老枝地骨皮仙人杖輔頹羅蘇東坡詩神藥不自閟羅生滿山澤仙人倘許我借杖扶衰疾

香附子 遍山有莖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周而多毛一名莎草根一名雀頭香晏元獻公庭莎記曰楚莎耐水旱樂延蔓雖茇心附紫弗之絶也故醫家用之

車前子 大葉長穗生路邊喜在牛馬跡中生故曰車前即詩之所謂芣苢也婦人採之令人宜子

商陸草 一名蓫薚高三四尺葉青如牛舌夏秋開紅紫花作朶根如萊菔今俗名章柳神益其根似人形象而用之能報禍福也又一名夜呼杜鵑三月鳴晝夜不絶至商陸子熟乃止

淡竹葉 即詩所謂菉竹也說文曰菉王芻本草曰菉蓋草今俗呼淡竹味苦寒去煩熱根能催生故又名碎骨子

石菖蒲 古作昌歜一名堯韭服之能益人神智鄭白窓詩石徑雲供碧青蒲烏跡稀春風一回首曾點也忘歸却老延年于斯暑見

黃精 太姥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之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入口立死杜子美詩掃除白髮黃精在本山有之

半夏 性屬金屬土月令曰蜩始鳴半夏生白傍蕘子全似之但咬着微酸不入藥用採取者須有辨

天門冬 古作滿冬一名顛棘春在藤蔓大如釵股高至丈餘葉如茴香極尖細而踈滑列仙傳赤須子食天門冬細髮復出齒落更生杜子微服之御妾多子日行三百里

生地黃 一曰芐古以為菜鍘黃用之生于黃土地者佳故名地黃又生者須以水試浮者名天黃半沉半浮名人黃沉者名地黃以沉者為良芐字從下亦取地之義也

麥門冬 生出谷肥地葉如韭四季不凋根有鬚作連珠形似礦麥顆故名麥門冬四月開花淡紅如麥實圓碧如珠謝靈運山居賦曰二冬並稱卹殊性言與顛棘有異也

薯蕷 即山藥也本草謂名薯蕷因上一字犯 英廟 諱下一字避唐代宗諱久改今謂之山藥則盡失當日之本名矣恐以山藥為別物故仍書薯蕷云

蒼耳 一名蘼見離騷一名羊負來見博物志其實如鼠耳而蒼色上多刺好著人衣今人通謂之[illegible]耳本山有之

艾 一名冰臺其字從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癈草治病各有所宜惟艾可灸百疾歲多病則艾繁亦天備以救人歟

射干 莖長四寸葉似蠻薑而狹長排列如翅羽故一名烏翣翣者羽扇即今之扁竹草也花六月開似萱草差小上有紅點人家庭砌多植以為玩醫家治喉閉癰瘡

葒艸 一名馬莧葉大而赤白色生潤澤中高丈餘詩曰隰有游龍即是此物言其枝葉之放縱也

何首烏 俗名夜合藤昔有何姓者素服此至八十髮轉黑人詰其故遂名何首烏云性微溫味苦澁忌犯鐵器又華陀傳漆葉同青粘服之使人頭不白彭城樊阿受此法年五百餘未知效否附錄俟考

金櫻子 霜降採取擦刺去積用文武火久煎成膏能活血駐顏本山籬落間多有

款冬 葉似葵而大叢花紫赤色生根下雪中始出楚辭曰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柳蓋至陰之物意取以喻小人至傅咸作賦又賞其稟精純粹不受變于寒若為可貴所取義各異也

宮觀志

志宮觀者何神明之所宅也志宮觀而及亭榭者何志其宅一山之勝而登眺者亦得以舒嘯也故殿首元通祀有常主次緣亭榭時有廢興至若古寺名樓神房丹室望雲門而瞻谷口睇鑪峰而仰浮丘斯尤宮觀稱奇亭臺讓美者矣第危崖峻嶺而上材木饒輓惟艱加以雲蒸霧鬱難以堅完易為圯毀以故有崇搆見稱千古迄今僅存其名者他日為山中計不必作始以更新似當修復其舊貫云

元通寶殿 即麻姑仙壇也唐開元時始建稱神女祠舊稱仙壇宋咸平賜御書改仙都觀宣和中賜元通殿額紹定宸翰元延祐改仙都萬壽宮至正[illegible]毀國朝永樂建萬曆丙申災丁酉復建內額元通寶殿外仍仙都觀云

寥陽殿 即三清殿在仙壇之左五代末南唐時建尋圯宋康定二年重脩太學說書李覯有記元季兵燬國朝洪武初復建改稱今額

老君殿 在西窟寨久圯碑記存郡守鄔公鳴雷改置天一宮之左

玄帝殿 在仙壇之右久圯今郡守鄔公即清隱寨故址重建額稱天一真慶宮命羽士焚修所以祝聖壽也時工人扶木從高而墜及于山巔衆駭愕謂必無生理亟下俯視自鼻間尚有微氣救之就枕移時如醉半夜始甦起大聲呼如仙不在日天明始甦安然無恙後結砌碑石工苦泥水稍遲願勤人力偶于西北角取土清泉一泓應錫而出因名曰神應泉其靈異若此

仙都觀三門 舊稍隘宋慶曆六年道士凌齊華請增廓之中書舍人南豐曾鞏記歲久圯國朝萬曆郡守張公恆縣令胡公明佐次第脩復

十賢祠 在仙壇之左祀鄉先達宋尚書左丞鄒潤甫參知政事陳彭年太學說書李覯中書舍人曾鞏右僕射曾布翰林學士曾肇兩子司業朱京刑部侍郎朱彥進士大夫令王無咎灌園先生呂南公宋紹興中知軍事蔡延世建元季兵燬

三忠祠 祀[illegible]公顏真鄒宋節[illegible]建昌中[illegible]上管建昌軍仙都觀信國公文天祥[illegible]南嘉靖中郡守臨海王度建滸陽朱廷臣脩萬曆辛亥秦化鄔鳴雷重修以岳武穆祠久圯欽祀製主附焉合三忠而并以四矣

胡莊肅祠 即凝真堂故址祀懋德江西都御史胡公松公號栖泉滁陽人母夢麻姑大夫松托生因名萬曆間潮汀寇走掠湖東西諸郡廷推公撫軍星馳至郡駐師建昌分道迭擊賊遁出境士民感之立祠本山祭酒王材有記

順濟侯廟 在三峽橋之下舊有龍湫洞穴深沉杳不可測唐玄宗時大旱投金龍于潭感黃龍見焉按祭法凡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者謂之神宋世祈雨輒應崇寧間始降勅封神應顯佑順濟侯廟在龍門橋側今廢

岳武穆廟 在雲關嶺之上哀烈墳左高宗紹興間江西路安撫使李回檄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分兵擊郡之故立廟祀宋末圮至元十八年總管夏璵重建至正十九年燬 國朝萬曆郡守鄔鳴雷移置于三忠祠合祀

蔡眞人故里 即蔡經宅今仙都觀是也按太平廣記及皇眞考皆云宅在姑蘇據顏魯公碑本傳稱州傳宅在姑山無疑今從顏記門額仍稱故里

丹霞觀 去麻姑壇北七里南唐齊王李達建名眞皇觀以生儀時碑撰其上又有開山古鐘一口齊王塑像存鐘題有宋大中祥符年號改其額按洞淵集云即丹霞小有三十六洞天也俗呼丹霞觀久圮

崇眞觀 在姑山之下西二里宋有僕射魯布詩古木蒼苔翠雨巖仙壇咫尺近鄉關此山復鶴眞堪侶蕊十幽棲謝在蓬見正德郡志今存

石崇觀 去麻姑壇五里唐建額石崇延生觀顏魯公記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此其處也宋治平初改仲虛觀邑人轉運使許抗詩石崇名見魯公文千古霸蹤信少倫俗衰至今遺巳能海中誰復認揚塵古殿存或云魯殿遺至今無纖塵

延禧觀 在姑山之下南五里名洪源南唐建額長樂觀宋治平改今額包文肅敕祠在焉做與父納叔逯遊宋聯翔庵陸子靜門世傳其學程伯宗有記今觀與祠屋址僅存

元和道院 在姑山之南萬壽峯宋建額 國朝博士吳漑記東北坳有西竺庵今存

恒山精舍 在姑山之麓 國朝洪武初王伯昭構昭世祖安中宋尚書丞先歷臺省上章論劾蔡京直聲震世其子辟章出守泉州往來府士遂家焉傳至伯昭締室姑山著書樂道以先世為恒山人名曰恒山精舍示不忘也學士宋濂為之記今圮

會僊堂 即白雲峯故址雜一峯詩使君一舉三百觴山殺猴麻腦香醉後大嘯出門去魯公風骨山蒼蒼見正德郡志今圮

又玄堂 即省悲堂故址郡守鄔鳴雷司理聽鑾重建改稱今額傍其門曰御風行館

育英堂 郡李泰伯讀書林故址郡守鄔公重建會課諸生置田給贍左奉常又捐貲助之盡出家藏書籍構架堂中以資誦讀其堂後為思齊精舍其外門曰雲從公館云

伏虎庵 在西芙蓉大覺寺之後即懷霞禪師伏虎處師道機高潔每出入山中虎必迎送為常一日入山虎不至及至庵見虎伏地死師乃知竹杖師為拔去倒插土中今艾竹已成叢林枝葉根幹猶倒生云

廣度庵 原在郡治北鳳凰山下大學士張位題額今本山小庵其靜室也在郡眞人墓左萬曆壬寅蜀僧法寂闢僧法淨建近增廊之

齊雲亭 在仙都觀後山頂有亭宋侍宸王眞人詩邦國有誰能使節升天由此可無梯名為顏魯公祭也久圮萬曆辛亥重建

湧雪亭 在雙瀑之下飛流半空而瀉群吼山谷望之如雪近之如雷建亭于前以覽其勝學士揭傒斯詩泉源出地底仰向空中行疑月夜急雨雪灑空鳴噴薄倒飛鳥鏗鏘怒百靈詩載郡志亭久圮郡守鄔公重建

神功亭 巡按御史邵梅墩公建亭跨泉石之上扁曰一勺之多有碑今圮

漱玉亭 在飛瀑之左雌石壁數仞遙有千頃雲處今圮石臺尚存

振衣亭江右督學王敬所公建今圮

觀瀑亭在雙瀑之左郡守秦公夔建內扁曰玉龍雙乳自作有記及七言古風勒石其上後邵二泉詩有主人愛客能如許觀瀑亭前酒再斟供見王徵君詩志逮爲特閣郡倅華仁夫遊山憩此嘆曰雖故是瀑帶溜旁觀耳乃度地側瀑作亭六楹規制弘敞師秦公之意仍榜曰觀瀑

玄谷庵在七星峯下全真道人修真之所玄玄道人建

龍湫亭三峽橋之右今圮

望僊亭五老峯之上今圮

古藤亭仙壇後之山岡舊有古藤七星杉皆已斬伐亭亦圮

尋真亭在姑山之足宋白玉蟾詩往事王遠後蔡經苔碑寂寞顏真卿喚精羽人呼無處一鶴飛

上尋真亭今圮

獨松軒在偃蓋松之後金鳳山詩不羨徂徠有蔣柯一株偃與雪霜磨作古松者非今故址改建

胡莊肅祠

清暉閣在獨松軒之前相傳鄧紫陽修煉時有白雲朝暉凝聚不散故名今圮

度雲關半山亭之上石磴數百級登涉甚艱宋時于此壘石爲關以館遊人之勞榜曰度雲金鳳山詩自無關鍵不知開闔關人閒千丈峽只有白雲關不住悠悠然飛去又飛來今關圮石散郡中紳士徙建石枋于龍門橋側仍題雲關以存遺意

半山亭昔名畨玉以瀑布在傍又名半山以山上下五里正當二里半也宋曾肇陳簡皆有詩亭圮長史馬能重建郢人張文信公有記今存

桃流亭雙瀑之上左側郡倅華仁夫建俯瞰月潭趙大史師聖題額

太古亭在本山之凹羅近溪先生詩世無太古時誰題太古字悶然過幽亭山靜似其意今圮

翠微亭在本山之麓俗呼山下亭是也舊扁有登高必自四字今存

小有洞天亭距山下亭僅二丈許今圮

附 麻源

雲門寺去麻姑山十里南唐時始建宋治平初改稱慶雲元祐中尋復舊額以謝靈運經行此地立康樂軒有石竇流清泉不竭左有巷石嶮巖爲修竹數畝下臨長溪有飛橋跨焉久圮左奉常宗郢重建

太霄觀在華子岡之北宋淳熙中建額張宇清詩云遠閣悅聽青瑣闥虛壇靜禮鬱羅天今圮

靈僊觀一作龍仙在麻源今圮

霽豐廟在麻源第三谷顏魯公記所謂谷口有神祈雨輒應是也山有石銘二鄉民因塑爲像配以夫人神或以爲姓陳或以爲麻姑之弟或以爲隱君子豹子三谷間不顯名氏皆無所考南唐保大十四年知撫州方延紹重修廟宇至宋天聖七年知軍事劉屯田希元有祈雨感應碑在廟廡下提刑黃震有祈雨文曰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以能興雲致雨澤吾民也痛念撫州比歲連歉今又亢暘亟閭合禱者寺觀吕侯謂昔顏魯公守撫州嘗言谷口有神祈雨輒應谷口即麻源今雖分屬建昌實我山川之舊不可自外視以爲降也爰今禱雨宿于無方因達介紹公之說近受吕侯之教不遠百里告虔惟神念吾撫州之民亦由前日之親也辦香朝遣雷雨夕至事莫萬于民念舊情莫哀于遠新神其鑒此勤懇也文載淳熙舊志

康樂軒在三谷謝靈運為臨川內史常停軒于此故名今圮

藏書閣在麻源元學士程雪樓建其自銘曰前數千藏在方冊如見其人後數千藏有方冊此心此身非不錯于物乃謂常珍非稟異而曰覺斯民吾受吾廬益以序咎讀書名由尚友先覺方夫瀲灧玉室金堂述莫致之吾有旅閒師常非藏佔嗶非讀咨術朋來問津三谷今圮

三谷書院在麻源 國朝禮部尚書張公升建今圮見正德郡志

危王堂唐乾符末黃巢寇黨所在竊發邑人危全諷豪勇任氣聚衆麻源以遏亂略鄉里德之立廟祀焉僖宗中和二年詔以全諷為撫州刺史後以功封南庭王元至正間追封南庭忠烈靈惠王詔立廟祀今圮

桃漱亭在卷石巖下郡曾南豐讀書處一石臨流左奉常宗鄂構亭其上因名

觀音堂即靈谷山舊有石坊羅明德題曰華子仙源其勝槩見峯巒表今存

附　從姑

盤峰寺在飛鰲峯下宋紹興初有一僧遇旱歲暴身巖上雨澤沾足因榜曰秋澤巖元符中道者周智方又奉南安常玉至巖中祈禱雨暘報効如響曾郡有靈峯寺舊址久廢因移是額遂以為名後圮建不一 國朝羅汝芳增廓之即其前為長春閣

快哉亭在秋澤巖右宋紹興中知軍事胡舜舉建邑進士董宗說為之記後胡公摧鎮延平士民思之又名遺愛亭今圮

坐春亭去洞天山半里客登從姑首從此入近溪先生講學時建屋二重以棲來者亭其中曰坐春亭外有池池中有小舟旁植紅蓮池上有松環之松下有石几及門諸生每于此遊息焉今圮

洞天山道院在從姑山見開慶郡志久廢

前峰書屋飛鰲峯之左左曰言詩右曰虛禮即近溪子過庭處今存

寶光閣上塑斗母像今存

竹影庵在觀音庵之左今圮

橋梁志

橋梁之修王政所急況靈山勝地鹽輿蠟屐所往還廣陌崇岡又農夫樵子所利賴迎仙成于至正三峽創于建炎歷虎溪而漸升雲嶠循谷口而半入桃源庶俾尋真者不苦弱水之三千而覽勝者獲蹋僊梯之百二則夫志紀先之補葺後之一聽諸代之好事者

迎仙橋觀門外石甃橋是也橋下有石刻至正二十四年造

三峽橋宋建炎間始造錦溪之水凡三折當谷口而峽束焉故名其傍有桃源洞神功泉下有水簾巖石梁橫跨其上元揭傒斯有詩咏之 國朝重修改稱龍門

虎溪橋山下石橋是也唐景雲禪師與廉使韋丹友善講律姑山故名

甕橋入飛鰲峯路本山道人建

北源石橋北源路入本山

附

雲門橋在雲門寺前元學士承旨程鉅夫建按地志會稽有寺亦曰雲門晋王獻之所居寺前溪流環遶有橋跨之唐人題咏五雲山下石橋邊六月溪風酒面寒程公名橋意本諸此 國朝左春坊宗鄧重建改額雲起橋

江家橋通麻源三谷宋紹興二年判官張博建今名仍舊

程公橋在麻源元程文憲公建以路通藏書閣故名今改額雲豈

寶山橋入麻源三谷路在游魚山下宋咸淳中克堂包公建今俗呼路家橋

張册石橋明代尚書[illegible][illegible]事元公微作碑記之

步天橋在麻姑山絕頂羅明德先生延朋山斷處架石為梁旁有小屋曰御天窩橋之下石壁如削僅通一線曰躡雲峽其自題有詩步天橋已半雲間橋外雲窩意更閑峯影斜懸梯作徑峽光低韓洞為關見

南城縣志

墳墓志

嘗聞至人不死真氣長存紫陽爐簡寧齊蟬蛻于仙巖哀烈珠塵不妹羽化于方外至若七言濬巧一字懷慚終以懟死不亦愚乎總之玉石共盡于一丘人生何羡乎九轉徒令弔古者不能無遼鶴之感云

鄧紫陽墓仙壇之左唐開元二年紫陽既羽化去玄宗遣中使二人送還本鄉以次年葬于山頂甲子改葬棺中惟象簡香爐而已今石槨尚存

鄧德誠墓姑山之頂范攄雲溪友議曰麻姑山谷之秀草木甚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為黑道鉤而錫紫服泊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尸解也然忞為丘隴松栢桐塋詞人經過亦嘗與咏已于自忽有一少年偶題絕句不言姓字但書天嘯逃人後來者觀其所刺無復為詩文鄧氏之名因斯漸滅矣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升天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詩僧墓在姑山田畔昔有詩僧遊仙壇題詩石上曰萬叠峯巒徹太清麻姑曾此會方平日從宴罷歸何處寶殿瑤臺空月明後樵者施棉于自字上改書一字樵者無意直依哉耳僧後來見之恨自字又不如一字之工忿鬱而死因封此山今石壁上一畫未滅故名曰一字石在龍門橋左

胡烈婦墳在雲關嶺下古名王廟之右姑名舍邑胡世字女及笄歸李華弟外鄰縣氏好淫月與所私飲胡謹遊別室易怒其與巳痛箭逼之疾不行夜赴井遇隣婦援之得不死易怒愈甚遂絕其飲食餓于牀沙壓而死之嘉靖間縣令曹公遂白撫中丞聞于 上賜謚哀烈立廟祀之葬于本山相傳地出天仙盜瘞者輒為雷所擊惟哀烈葬後始安焉

仙骨巖在麻源巖臨溪峭壁數十仞天氣清明巖中光彩動搖隱隱若棺形在內舊傳巖中有仙骨在焉宋政和中邑尉安時題有詩仙骨傳來不記春仙巖石欲化成塵

楊家墓相傳唐宋時塚未詳今民居數十家地有老松與仙壇前大夫松無異

按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墲檀弓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名今楊家墓本平丘而亦云墓者豈方言所謂凡葬無墳者歟名殊近古然不知始于何代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五

古燕羅　森約齋　中州狄宗哲魯修　鑒訂
南州李明濬太虛　裁定　都梁李正蔚豹釆
南城蕭韻明彛增補

祀

祀典紀

祀典之先靡可考鏡粤自西晉泰始以來方平控鶴迴飈於玆發麻姑擗麟開宴於斯堂集靈標異偃美山川顯號鴻章輝煌雲漢所謂禦灾捍患匪民實式

類之若乃檢玉泥金禋祀世加降及仍用迄宋史冊可稽若夫與期歷年無改緬思七月之羽儀遙聽雲閒之環珮馨享者不能無玄洞之感焉因刻古先祀事如左

唐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本山道士鄧師璀應詔入朝因請立廟開元二十七年始特立麻姑廟度鄧思明爲焚修道士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有黃龍現玄宗感焉復命增修仙宇降賜僊姑眞儀部從塑立諸像顯燿祠宇

宋

眞宗咸平二年淮江南轉運使奉勑牒賜麻姑仙廟爲僊都觀以御書旌耀

仁宗皇祐三年詔以御書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諸麻姑山仙都觀

神宗元豐六年九月封麻姑清眞夫人勑曰神仙所宅祐此一方赴感應祈慶祥屢下姑從人願開號賜封與能歆熹以永民福可封清眞夫人主者施行

宋哲宗元祐元年誥勑曰眷惟仙都之境已啓清眞之封守臣建言欲加顯號朕何惜徽名縟禮不以慰一方父老子弟之心哉歆我茂恩永錫靈佑可封妙寂眞人

宋徽宗宣和六年誥勑曰欽承妙道寅奉至眞還贈絕卓之靈夙駐列仙之馭眷蒙仁於乎佑宜稱禮於褒隆建昌軍麻姑山僊都觀妙寂眞人鍊體九和超功十極嘗遊戲於變化復應誠於感通上字赤文揭摩霄之紫麗丹臺瓊府配德名之顯爵尚期沖璧之

臨永茂珍祺之錫可特封眞寂冲應元君
右降王冊宸翰大書眞寂冲應元君及元通之殿十
字賜焉
高宗紹興二十五年賜御書法帖十軸于麻姑山仙
都觀
宋寧宗慶元元年蜀人省州教授危藁等及陳請青
城山上星觀麻姑洞元君感應乞旨同建昌軍麻姑
山一體褒稱得旨特加仁祐二字
宋理宗嘉熙元年得旨特加妙濟二字於是年四月

十八日中書舍人李䇿行詞總稱八字之崇稱曰眞
寂冲應仁佑妙濟元君
元
仁宗延祐元年贛州路屬縣寧都地接廣昌山寇竊
發本路士民禱于元君殿後寇果遁去知建昌路總
管忽都魯海牙奏聞乞賜改稱官號下詔改爲仙都
萬壽宮勑以道士程貢孫焚修宮事
國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詔天下名山大川悉仍舊號

境內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江西行中書省建昌
府麻姑山以七月七日知府率屬祀以少牢歲舉祠
祭遂著爲令
附
宋紹興二十七年知軍事胡舜舉請建祠祀唐撫州
刺史太師魯國公顏眞卿于麻姑山高宗從之祠成
舜舉作詩以紀其事元末兵燬前祠勑建例得附錄
于此其十賢堂三忠祠岳王廟危王堂胡公祠及天
一眞慶宮俱有司崇祀未經奏請者別見宮觀志中

茲不贅
右謹按麻姑仙都觀本蔡經宅舊有仙壇至唐開元
二十七年道士鄧紫陽遺奏乞立廟于本山玄宗從
之始立神女祠尋稱麻姑廟天寶五年復詔增修僖
宗乾符四年黃巢餘寇攻陷撫州延及南城仙廟焚
燬南唐昇化二年臨川王嘉命道士楊體仁葺廟圖
以獻復建廟宇至宋眞宗咸平二年詔賜御書改麻
姑廟爲僊都觀嗣是屢朝封號褒崇徽宗親洒宸翰
賜額元通之殿高宗紹興二十九年閩寇范汝爲陷

邵武進攻建昌軍屯兵木山焚其觀理宗嘉熙元年
道士陳暘谷募資重建至元仁宗延祐元年有司奏
請題額詔改仙都萬壽宮至正末兵燬　國朝洪武
二年表祀岳瀆之餘從禮臣議麻姑山命守土官以
時致祭提舉雷振遠都監劉碧淵等奉行拮据募建
寥陽殿成宣德二年提典周崇禧劉椿年繼掌其事
頹郡守吳玫文借助而元通主殿始復焉萬曆丙申
七月七日府司偶應舉祭偶以公務忘遣屬官是夜
忽灾神火丁酉部民王昭顒建借規制朴畧大弗如

前庚戌郡守鄒公鳴雷捐俸增飾廟貌一新此姑山
祀典唐宋迄明興廢之大略也

仙靈紀

夫仙者遷也謂其遷變不常也出有入無超凡證聖
無拘束于五行總游戲於三昧至若衆鳥銜薪表其
祥嬰兒示蹟旱其瑞化粒米而成丹擗麟脯而開會
沃焦顯化就日窺心一星飛火能燒石堡之城三峽
投符忽救旰川之旱所謂掌握風雲神通造化者矣
第滄桑幾變尚存瑤艸奇葩鸞鶴幾迴獨覩虬松鬣
參天艸木亦借仙靈爲久長者耶

麻姑古宣城人也今寧國路有麻坊其地擧皆麻氏
又按道書云老君示攘除灾厄法中有遣麻姑蒼老
等語則知麻姑浩刼之高眞來邇應世有自來矣今
兩存之以俟後來者之考訂焉

故老相傳仙傳有載姑仙妙齡嘗與嫂出故山中嫂
訝其遲姑云適遇女童共戲水傍其來也罔知所自
其去也莫知所之嫂乃令姑曰來則以緋線綴其衣
因躡其後徐至于大松下忽爾不見但遺緋線于地

掘之乃得茯苓若嬰兒狀甚怪嫂命烹之嫂適以有
故他往姑輒自嘗之就飲其汁殆盡嫂至則弗得沾
味然知姑已先得也

又傳云姑嘗與其弟入山拾薪甚艱惟姑獨往得薪
甚多其弟怪訝陰竊伺之惟見姑宴坐林間群鳥銜
斷薪而至其弟歸告其母母乃強詰其故姑自知其
神異已洩明日遂棄家而去莫知所之後數年間忽
歸于家人問其何自姑言自青城山而回家人見所
穿之衣垢弊頗甚欲使更新以替之姑不受曰自有

仙嶔其服皆精潔文彩非世服也又復棄家而去蓋
僊傳云姑南遊與地盱江小有洞天山之巔遂栖息
焉
陶隱居仙傳云總眞王眞君名遠字方平東海人道
尊德盛不能具載至魏明帝青龍元年於平都山昇
舉為總眞眞人理西城西玄之山山在益州之西耶
為西極總眞仙之府也仙馭遍歷四方所領高仙上
士一萬五千人居蜀峨眉山宮室住居俱存洞府西
晉太始間東入括蒼過吳胥門蔡經家教以尸解經

忽然身輕發熱如火欲得水灌舉家取水灌之如沃
焦之狀蟬蛻而去去十數年許天墜間忽然還家去
時面貌已老及還更自少壯語其家曰七月七日王
君仙馭當降及降遣人聞麻姑姑至坐定各進行廚
讌會後經拔宅上昇一說方平孝桓帝時舉孝廉為
郎遷中散大夫後隱青城山蔡經師之一日過經家
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
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
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

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
千錢與餘杭老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
酒五斗許信傳餘杭老答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
陳尉居蔡經家舍之比不著名字當罷尉時聞經家
有仙降乃詣門叩首求乞拜見方平令引前與語陳
尉便乞得隨從驅使欲比於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
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邪不正難終以仙道也
當授爾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
中給與陳尉言此不能令君度世可令竟君本壽出

百歲也陳尉一百一十歲而終或有道士言後數十
年蔡經復暫歸家方平有書與陳尉眞書書字廓落
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始知之陳
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傳符小箱盛焉
浮丘伯西漢人幼嘗受詩于申公後遊巴陵山學道
得三五飛步之法隱大華蓋山紫玄洞景元七夕上
昇漢昭帝時嘗煉丹于此山遺有丹井在焉與葛仙
井相去不遠水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浦始受王雞之瑞則又周末人
王郭二僊俱晉人名無可考或云王褒郭姒始訪浮

丘伯未遇凡江南支山無所不歷尋至撫州華蓋山乃遇浮丘得道晉元康二月同馭飛昇今龍潭鶴坐碁枰筆架眞跡遍存麻姑其舊經行處世稱三仙飛爐峯尤響應也

華子名期相傳九江人角里先生弟子受仙隱靈寶方服食之易皮如蟬蛻後仙去翔集麻源岡上

盱村仙姥不知何時人有老母生三子掛五銖衣從物外遊久之能變化母喜食魚遂于黎泥溪十日獻二鯉數年間挈其母登西洪山而仙去當時因號爲

盱母 江見韓熙載記

鄧思瓘唐天師號紫陽隱于麻姑山開元間詔求方士本郡以師應辟帝雅重之賜賚甚厚常用使神卒朱兵討西戎之俗境若雷霆之變化犬戎大敗時稱爲神人後感虎駕龍車之異奄忽而化歸殯本山玄宗賜之詩云太乙三門訣元君六甲符下傳金板術上刻玉清書有羡探眞士囊中得秘珠自茲三黜後翊我滅殘胡

鄧德誠紫陽姪也少穎悟常隨紫陽侍內禁玄宗奇之曰斯子必爲教主以巾簡授之一日召至京謂曰石堡頗爲邊患何以制之對曰臣不敢不效用以安聖慮乃然燈七以象北斗焚香冥祝一燈飛勢若流星石堡之城爲灰燼矣子延康天機玄捉法相冲稚祿神姑氣澹然與天倪玄合 淳熙郡志

顏眞卿字清臣開元中舉進士官至尚書丞封魯國公以正直立朝爲盧杞所忌詔遣諭李希烈不屈遇害別傳云眞卿少時卧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以救之立愈因謂之曰子之名已在仙

籍抗節輔主守約致身百年後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後以金丹一粒授之後眞卿殉節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吭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眞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漆黒握拳不開爪透手背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時人皆知魯公尸解得道焉

白居易號樂天唐刑部尚書加太傅晚年好修煉之

術有人航海爲颶風漂至海山見仙都寶殿獨一院扃鎖甚固云是樂天院乃白太傅暫生人間留以待之人以聞之樂天乃自作詩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後與县雲禪師坐麻姑山講律有契傳聞葉官後得尸解法竟仙去

王侍宸南城人諱文卿字安道得道法于汪火師宋徽宗時京師大旱應詔以玉帝鎻河借黃河水三尺已而天雨泥潦如其言賜號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冲虛通妙眞人公知國步多艱辭歸隱麻姑山暨尸

解瘞冠劒于神龜岡常出沒混跡和濟天下凡蜚霜降雪驅雷役電捷于影響元至順辛未宣加靈惠眞君時燕山武德公買住來知路事立祠天慶觀祀之

盱江書院山長鄧茂生記

附女仙

顔魯公記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顔色亦少曾妙行夢瓊仙飡花絶粒皆唐時宮人按唐史王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後爲道士俄進號上清大洞三景法師天寳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不爲賤矣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萬戸之產延千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隱于西華山石鋒竟仙去故一時宮人多有入道者麻姑山黎瓊仙其一也

又嵩山焦鍊師不知何許婦人相傳生于齊梁時常胎息絶穀居少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或謂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不能測其所往李太白遥贈以詩曰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煙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

白樂天詩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蓮

方輿勝覽云麻姑後趙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唯雞鳴乃息姑假作雞鳴群鷄皆應父覺欲撻之乃逃入仙姑洞後得道于城北飛昇因名麻城今其縣有飛仙亭屬黃州府東坡赤壁賦挾飛仙以遨遊蓋指此也不知與麻姑是一是二附錄備考

藏書紀

藏書何紀酉陽雜俎宛委遺編名山石室之副自古

誌之矣夠兹姑阜表自顔碑山以人傳記由文重峰五老而照石渠之藜橋三峽而倒詞源之水奎章宸翰前宋屢頒宣僅墨莊齋癖字食神仙者耶或郡牧購收或名賢著述附列如千少傚匡山鹿洞李渤故事云爾

頒降書

宋太宗御書一百二十軸咸平二年賜藏仙都觀

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宋皇祐三年賜藏仙都觀

宋高宗御書法帖紹興二十五年賜麻姑山十軸

大明一統志

爲善陰隲

感應篇眞西山序李昌齡傳

孝順事實茹宣王重刻

洪武禮制附諸司職掌

五倫書

仁孝皇后勸善書附烈女傳

祖訓節略註疏以上藏育英堂

著述書俱郡邑名賢

盱江文集李泰伯著其自序曰李覯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料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爲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爲未能盡無媿悶其力之勞概不棄去至于妖淫刻餙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藉手見古人矣故自記云

王補之文集曾子開序補之歿二十有八年二子綱紀踐乃克集其遺文以授南豐曾肇曰先人不幸早世文字散逸今其存者纔若干篇離爲若干卷願有以發明先志于其篇首予不得辭蓋宋興百年文章始盛于天下自廬陵歐陽文忠公臨川王文公長樂王公深父及我伯父中書公同時並出其所失言皆以尊皇極忤異端明先王道德之懿爲主海內宗之于是學者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後卒成其名者相望補之一也補之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異之歸以其妹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游最久至棄官積年不去以迨于卒今其見于集者質疑問辨于數公爲多故因其言可以知其學也補之之于斯文非苟然而已蓋其于書無所不讀讀無不記于聖人微言奧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于諸子百家歷代史記是非得失之理必詳稽而謹擇之本茂華者源深流敟故其爲文貫微古今反覆辨博而卒歸于典要非特馳騁虛詞而已也充補之之志蓋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矣獨常解論語十卷行于世補之南城人姓王氏諱無咎補之字也平生喜飲酒遇酒輒醉稍醒雖昏夜眾人熟寢必自起吹燈讀書達旦終身常然不爲寒暑輟也蓋其勤苦自奮故能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學者補之之葬王文公爲之誌云

元豐類藁曾子固著初稿五十卷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羅一峯序

定齋集聶子述著

曲阜集曾子開著

柳文音註董宗說著

聖門言行錄劉定夫著

盱江偎藁符行中註

詩解義朱彦著

論語解王無咎著

灌園集呂南公著將正氏序劉夢得常稱湘潭郴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悫而文晉鄉麻源地氣殊異江山炳蔚視瀟湘爲不足道返

時人物磊落喆望其位于朝光顯者固多而隱于草布卓立傑出如灌園先生者世未必知之曾子固獨愛重其文謂麻姑秀氣世不乏人豈虛言哉先生幼而警敏力學不倦于書無所不讀發為文章瀟深浩渺自成一家羞同舉子華絝纈陳言氣象萎薾逈今有司之好熙寧初嘗預薦試春闈不利退而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務著書講道發揮聖賢妙旨且借史筆褒善貶惡垂世立訓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先生所養如此視一第得失奚足為輕重耶元祐中在朝諸公交口稱薦欲命以官而先生不幸早世咸用盡傷余先君昔與之遊備知其賢每嘆南城豪傑之士如李泰伯王補之及先生其才皆有大過人者而所享皆不永泰伯補之雖得一位則旋而死先生且未及仕造物者何奪之速殆難以理推蓋命也夫先生姓呂氏諱南公字次儒其子郁亦有學能世其家拾先生遺稿編成三十卷紹興壬戌予領漕江右巡行至郡郁攜見請且屬為序因循未暇後二年蔡憲浙部不遠千里以書來請益堅義不得辭于是乎書

仙鬼羽翼

曾致堯著 孫曾鞏序

泮林討古

曾鴻甫著

侍晨詩集

王文卿著

唐紀

陳彭年著

雪樓文集

元學士程鉅夫著李好文序略公生宋淳祐己酉至至元丙子江南始平遂以侍子入見尋命入翰林年方壯也初世皇在潛邸已喜儒士比天下之鴻才碩德聘不延訪招至左右爰洎即位一時文士彙征並進如王文康公鶚王文忠磐李文正公治內翰徒單公履之儔多前金遺逸皆為我用惟公南來際遇甚隆遠事四朝出入顯要居侍從者踰四十年一人而已今其存者內外制誥及諸雜文若干篇詩詞若干首總四十有五卷於戲盛哉公諱文海字鉅夫避武宗御諱以字行雪樓其號云揭士奇跋右吳文正公澄為程文憲公鉅夫作晉錫堂記今文憲之孫南雲重書

之將刻石以傳蓋至元二十三年文憲奉詔求遺逸江南明年以趙文敏公孟頫廿餘人入見皆見獎用時吳文正公沉雖至不仕而去文憲猶力言其所著書可以教國子傳天下詔遣官繕寫以進文憲時弃集賢直學士大德四年拜江南湖北道廉訪使七年代歸居所築室于麻源三谷明年作晉錫堂吳文正所為作記者也文憲事業具載國史而所薦引如文正文敏而下知名尤多君子事上莫大薦賢文憲之功盛矣哉

忠義集

水村劉壎如村劉麟瑞著何椒丘序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勸上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為美及其遭罹變故而上下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郭封疆者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皆秉節抱義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壎如村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東善合二先生所作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于是集私相傳錄而已暨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世不知前輩姿芬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敝于敗篋之間上谷趙君驗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于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觀文強善對李縣之語謝君直復猶夢炎之書為之慨然興嘆楚材谷錄事之詰朱淩語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鏡湖見下拜受葬與王士敏書詩于禍以死自誓又泫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于此矣因釐為七卷錄而藏之浙江僉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壽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于天性其于人心凡立于天地之間而名為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

存養不舍失則其氣浩然矣且遭事之變觸白刃臨鼎鑊而不懾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況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激湧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骨凜然惓惓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讀史臆見 何坦著

醉夢稿 黃子邕著王文忠公序 盱江黃子邕氏善為詩其詩有曰醉夢稿者皆古樂府歌行五言古體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一本于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于古矣子邕嘗北遊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今天子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官于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于子邕者居多予故論其詩併及其世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也

桂坡文集 鍾琀序

桂坡遇錄 自序

三谷志 自序

曆解 俞原叟覽以上俱左贊著

周禮註解 何喬新著

栢崖集 張昇著

圭峰文集續集 夏良勝序

圭峰奏議 以上俱羅玘著

晉錫堂私錄 程㣧著

白江集 隱士車廷松著

梅坡集 蕭原吉著

周易變卦傳 夏良勝著、自序畧云嘉靖八年五月良勝以罪逮繫獄覩生五十年矣叢愆積過悔咎莫及日對周易一卷惕然深省夫易變易而不窮者也故益必觀變爻詞是已不變象辭是已卦爻通變若乾之用九坤之用六乾之坤亦坤之乾是已外此無占辭焉是欲學者斷類而長之也不揣愚陋自屯以下而奇偶互變之其位其象其德其名皆有自然消長乘應吉凶悔吝之占不假強贅而意自足祖述序卦為變卦併皆程子見市兆曰此便可以盡易朱子謂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此最善言易者良勝無似竊有志焉久矣忍死命臏非敢謂能言易也

曆象氣節圖

日食虹霓辨 俱萬實著

批點近溪子集 正續二部

五經一貫 李卓吾批

心性一貫

皇明名臣言行補

盱壇直詮 楊起元序

明德詩集 陶望齡序

續近思錄

近溪語要 許孚遠序

從姑山集 以上俱羅汝芳著

近溪子附集 蕭應泰編

念劬堂稿 附石堂近語

南雍申教錄 俱王材著、皆衛道救時匡國詘邪語

潛學編

函史上下編

五經繹 內易繹有先天後天圖十翼通說

三禮

家禮詮補 以上俱鄒元錫著許敬庵傳畧云潛谷子文章雅不為酬應閒一襟樂率傳經析義而推渾極變規周漢而有其質文詩辭襲近體而古選沉鬱蒼而漸風雅而成家著述自經繹函史外有四書周易潛說本古儒詮解而析衷之以為後學指南謂漢而下儒莫大于王文中而以僭議之者過也次中說為六篇而周元公之通書張子厚之西銘程淳公正公之遺書彙為編以明儒統周哀經隆而諸子之說昌史列其傳傳所不及者有子約近代有集名家者有集約詩自古而來取其卓然關風教者曰世風詞不必盡詩而近存雅正者曰近雅騷賦繁焉統曰詩約明真詩未嘗忘[illegible]考一編統二氏與吾儒述翕貞勝之旨[illegible]命得失塵盤可謂深切著明篤信于聖

人之道而不惑者也門人學者稱爲
文毅先生嗚呼斯文在茲信矣夫

收貯書

十七史詳節 呂祖謙著
朱文公語類大全 朱熹著
文章軌範 謝枋得編
草亭詩 國初大臣著
江右名賢編 督學朱廷益發貯
象山語錄 陸九淵著
皇元風雅 蔣易編
綱目發明 尹起莘著
魯齋遺書 許衡著
龜山語錄 楊時著
氏族大全
古今三大學訂義
隆砂證學記
三禮考註 郡守謝士元刻板存本府羅一

峯序畧宋儒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敘正元臨川吳文正公沉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益用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益取朱子之論也我朝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于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璧從康之孫求得之攘爲己作以公支言敍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以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其名篇取義著述之功未有大于此者惜其書未及成化庚寅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守編修張公維禎長樂謝公士元時守建昌時正界梓以傳且屬倫校之乃訪善本于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生之典庶乎無遺矣

金陀粹編
王筍山房集
鷺洲會語
江西議謚公册存稿
仙巖誌
南雁蕩誌
郭青螺黔艸
章布衣洗堂語略
處臺輿圖要覽
崇正書院會約 以上俱左宗郢書

按藏書故址其在麻姑山則有宋建御書樓李泰伯讀書林何氏山房恒山精舍在麻源則有程雲

樓藏書閣張栢厓三谷書院在從姑則有前峯書屋今人代已遠秦燔漢壁了不可問矣近育英堂典籍多在奉常所儲郡守鄔公亦蒐訪購求秘帳殆將盡出姑就見聞傳習略紀大都庶俾山靈生色云

僧釋紀

名山珍域僊佛之都居也而麻姑獨以仙得名故宗教寥寥不少概見間有半肩磨衲一帙疊艮笠盋皆見道忘山如匡廬慧遠者耶要以凭高發嘯入谷澄

神徘徊衆溪之籠睨傲孤雲之岫則君子未嘗無取
焉敘次而傳之其譙見于他山者弗錄

唐景雲禪師諱上弘姓饒氏從南嶽大圓大師具戒
行大曆初肄業景雲寺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
本道觀察使韋君丹相友善坐姑山仙壇講四分律
度男女萬餘人白居易先生爲作塔銘

可遵禪師放懷不羈得大自在危善滑稽雄辨絕倫
凡篇什率意縱筆皆中理常題神功泉詩云直待衆
生本無垢我方清淨混常流後遷寂于章山

景辯禪師姓傅氏永豐令羲之子少警敏嗜學廣記
聞道人有琦者說法章山辯往聽之乃悟薙髮祭禮
名師受具戒後進明湘真如法席心法益明不受人
事結習山中者十餘年建炎亂避地天台後范丞相
留奏居浮山久之出其古衲并書付其法嗣法昇等
跏趺而逝得五色舍利目睛齒舌皆不壞及數珠俱
存王彥章爲撰塔銘

宗高不知何許人善詩有題詠存志

詩僧唐人有七言絕句一首存志其詩末二句云自
從宴罷歸來後寶殿琤臺空月明題于石壁間樵夫
偶于自字上改以一字僧見改字甚工因愧憤而死
瘞于山今有詩僧墓

深明號月堂天寧寺僧少卿晏公良勝贊其像云此
真儒月堂者名墨也居墨也衣履亦墨也若其心儒
也行儒也詩與畫又儒也墨可寫也儒不可寫也嗚
呼月堂墨而儒者耶儒而墨者耶今志中詩有泉聲
與道閒消長山色闕人無古今是其名句

幽棲紀

浮誕不經稱引鄙細鴻儒鉅人略焉顧宇宙大矣神
仙家言何所不有且禹鑄九鼎使民入山林不逢不
若而穆天子傳竹書紀年往往蒐奇秘述鬼神倘易
之所謂藏往知來譙物撰德者歟夫博以溺心雖方
隅猶障識以窮理即寔漠皆通紀之于末亦在山言
山知幻離幻之意云爾

盱江劉氏故族也門有古栢二株陰蔽數畝劉氏一
老者夢有女官自稱姓麻乞劉二柏葺合劉曰吾意
非吝直不易去耳女官曰公意許矣去此不難劉諾

異其事然亦莫之信也翌日風雨震作天晦如夜人皆閉戶潛隱久之開霽失柏所在潛遣人山中伺之二柏已卧㵎側矣 出西樵野記

麻源第三谷山水清邃爲江曲勝處有僧寺道觀各異所有陳僧者死其徒邦彥代掌僧事皆在三里外民家作緣會徒衆悉行旋寡村農陳三守舍甫二更明燭獨坐門戶外咄咄聲方疑怖間一僧揭簾入吐舌至地陳走廚中握庖刀亂砍殆於失心夜過半寺衆還覺內呼擾趨侍陳已昏厥良久方蘇

雲門寺有魈怪頗幻嚇人常有游客至主僧邦彥館之于三門傍小室冬夜附火不覺昏睡及開目見一物長三尺蓬髮鬅鬙正相對坐客驚呼出戶僧聞之笑視曰何害何害原非別怪是蓬頭小鬼耳 出夷堅志

術選爲江西總管將邀麻姑山王侍宸來豫章從學雷法王惡其人然凶德可畏但教其大略在朋輩中已爲高妙選嘗試藝塋僧刹一塔嶄然高出四表即焚符治之少焉火從中起蒸爲煙燼而塔無所損既而憤王所傳不盡欲募刺客往山中加害王已先知之怒曰彼爲弟子而謀射羿豈人情哉於是乃即山頂結壇飛檄召將悉追其所部靈官將吏選所行法自此不復驗矣 出夷堅志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嘗婺一妾淳熙甲子預秋薦將赴省試眷眷不忍行在道賦水仙子詞一闋每夜飲旅次輒使隨宿小童歌之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獨酌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執拍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忍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汲水天意

令吾先登喜不將君伱知得未蔡邕博識爨桐聲君背負只如是酒滿金杯來勸你慾賡和改之前詞改之以龍門之句喜甚書之於篋與之歡接但不解蔡邕背負之意叩其姓氏曰我乃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劾謫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詞勉來謝且願陪後乘改之遂與之東後果擢第調荊州教授歸過閣皂山道士熊若水嘗知改之隨行者非人乃戒其歸寢時熊在外作法令繫抱勿致竄逸及熊排闥而入乃見劉正擁一琴始悟蔡

邑之語及再經麻姑訪諸道流乃云須有道知軍携
古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悞觸堕砌下破不可治乃埋
之官廳西偏遽發痊視之匣空矣改之乃舉琴置匣
命道衆焚香誦禮而仍瘞之 出六十家小說

臨川記云撫州麻姑山嘗有登者望廬嶽彭蠡皆在
其下有楓樹數千年者其人形眼鼻口臂而無脚入
山者見之或有砍之者皆出血人皆以籃冠於其頭
明日看失籃挂樹知爲楓子鬼又有楓木人於楓樹
下生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

縮依舊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禊之即雨人取以爲
式盤極神驗楓天棗地是也 一出十道記 一出朝野僉載

元時有人于西芙蓉山中伐大木木中有肉可五觔
有如熟猪肉 出稽神錄

呂灌圍測幽記治平三年建昌軍夏旱郡官禱雨是
時鄉貢進士傅巖家小奴牧鶩暮歸占其數乃以爲
已失一鶩家人迫令出尋夜不敢歸即入神隍廟神
座後寄卧夜聞神召其下云傅巖家奴不得鶩懼罪
至此爾爲渠訪之一鬼承命去有頃復至云鶩本不
失乃是一鶩先入園而奴獨數後至誥鶩以爲失其
一耳神曰爾到園間乎曰何敢妄也既而又曰郡官
求雨甚亟吾不能致之汝詣麻源探信來鬼唯唯去
久之至曰須後日乃雨耳曉鼓動奴遽歸果於園中
得鶩而雨亦如期而至 出淳熙郡志

南城陂頭土人崔椿慶元元年築宅鑿石爲基深數
尺於石中得一桃核取視之應手爲塵而散及將開
井日者云宜就屋之角崔嫌與屋大近欲遠之蓋古
者田中之古井以竹爲籬闌尚宛然竹但微爛而闌

之堅不可拆具有破盌及飲水盞汙污之類存桑田
改變疑亦類是 出夷堅志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五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六

古燕羅　森約齋　裁定　中州狄宗哲魯修　鑒訂

南州李明府太虛　　　　都梁李正蔚豹采

　　　　　　　　　　　南城蕭韻洲舜增補

記

麻姑山仙壇記　　顏真卿 位太師 封魯公

麻姑者葛稚川神僊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

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覲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閒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

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

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
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
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
有神祠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
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
執節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
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
載投金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黄龍見玄宗感焉乃命
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嗚呼自麻姑發跡於

茲嶺南真遺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
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亦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飡花
絶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
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
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
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大曆六年夏四月
也

宋

重修三清殿記　李覯 太學說書

覯幼時讀顏魯公麻姑山僊壇記觀其稱道壤地之
殊絶人物之瓌怪目想其處謂如鈞天帝庭非下土
所彷彿也及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煙雲饜飫水
石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腐或溼無足可居惟仙
若神可以顧享隱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
謂三清殿者今為復之先乎枝是殿之作背山向陽
得地之正唐五代迄茲載祀遠矣雖其營繕頗甚盛
壯而木窮於蠹瓦困於雨日壞月墮幾將壓焉潁川
陳公策鄉之耆德勇於為善一見其事惻然于中乃

發家財以葺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備或改
以新或完其舊昔撓以隆昔卑以崇赭焉而霞開堊
焉而雲落真儀之位得以而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
雖大道之要本乎淡泊安在土木之華而後張顯然
名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遊覽之盛不足稱述故言
神仙者必曰崑崙之墟瀛海中洲偽宮闕之侈視珠玉
不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為美談若麻姑山著稱久
矣元和詞人白樂天輩咸有詠歌粲于屋壁自爾以
來言者溢口書者滿牘天下靈境茲不後焉苟非崇

餙榱宇巖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潁川公之意豈徒然哉覯之祖公大父行也見命爲記謹書其畧于時嵗在辛巳康定二年

重修麻姑殿記　李覯

三代之英既往禮教不競人欲大勝欲莫甚乎生惡莫甚乎死而道家流誦秘書稱不死法以啗之故秦漢之際仙之學大於王公而方士甚尊寵然或云延年或云輕舉皆人耳目間事久而未驗衆則非之矣佛之徒最後出而言愈遠其稱天宮之樂地獄之苦

鬼神之爲非人可見雖明者猶或疑焉是浮屠之居貨賄竭天下宮室僭王者而黃冠師窮智役辯終弗能及自非當世好事慕方外之游者孰克廻面于眞靈之境哉麻姑之名聞之於葛稚川傳申之於顏魯公記峩峩茲山得道之所始也自唐而下祀禮不絕築宮度人以嚴其事而殿屋之設歲月積久雨淫風虐撑拄弗暇將無以布几席陳香燭爲鸞鶴戾止之地群日蚩蚩莫肯營救潁川陳公博識之士肥遯州里頃常遊山周覽及是將命工徒一新其制言未果

行而卒其子今山陽司寇諫弟詢不忘孝思盡稟先志乃出家貲以幹其事斬木而山空伐石而雲愁役不逾時營繕以畢修廣有度奢儉有宜禮神之位兹無所愧論者謂眞帝在上庶方無虞歲不凶灾物不疵癘故斯人得厚本節用爲富家者往往如是內和親戚外禮鄉鄰餘力乃以奉釋老求善祥兹亦平時之盛觀也可無傳歟巖巖有堅請勒其詞康定二年中元日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中書舍人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盖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頂而上至其處其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所不能灾予嘗視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

徒使世之術術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耶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矣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舉相其宮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舉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易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舉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後記　李覯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藏諸名山麻姑仙都與焉夏六月道士黃太和爲覯言今者聖人肆筆而山藪得之其奚翅金簡玉字蓋猶嵎夷琳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罔不光華非復與壓俗等幸哉願有志焉以示後何如覯復思念王者制作史書樂歌幽則物無遠則夷貉耳者必闓口者必誦安在愚儒識之况禮不斥弊其可以祀已而又念江南單薄與上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既殁傳聞將失實史官記注秘莫得見則吾君之行禮彼山之受賜曷從而知之先正盛公亦嘗爲御書閣記所以述太宗之事殆可繼也矧茲嚴父配天古之大事漢收秦燼失其根萌冉冉至唐名在實亡五代魚肉誠所不暇祖武宗文志亦未集術啓我王及此希濶如廢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鬼匪自群議禮明樂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訓永以華國周公宗祀而文字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孔書未有聖賢相副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迺者秋大饗而知其說者有

不在焉則謂之何尚從儀守見是寶書椰天幸也故就敘其語俾刻之云

麻姑藏書山房記　楊萬里寶謨學士

盱里有名山曰麻姑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城十里許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下有老氏宮曰仙都者枕山而居或云蔡經宅王遠麻姑邂逅之地或云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顏魯公記但云山頂有壇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說然乎否乎未可知也淳熙丁

未春偶至山爲留一月藤杖芒屩乘輿孤往幾數武至宫則松竹羅植前對五峰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用廬山李氏故事作一山房使來遊者登覽觴詠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于懷維去山未嘗去山也後逢今邦侯江君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又一年郡事辯飭廢舉輙叙其地立屋六楹後室前霤而乃闢其上月扉風櫺縹緲飛動若出天半架積經史百氏是度是劬蕭森蓋作之至季落成談者以爲盛事丙子記予與江君合而離離而

合三十七年矣其孤懷勝閑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彌高觀于茲舉可以得其槩矣

國朝

麻姑山記

鄒矩 南城訓導

盱江山水最勝而名天下惟麻姑直城西十里緣山麓而上百餘步有尋眞亭又數百步有雲關嶺極峻山皆衆然簡貯盜上斗折數百步至山半勢益高俯視諸山如龍首峰赤面從姑石皆帖然出屐下山下有澗嶰石南奔十餘里其流而平布石者如織組其攤石而下者如驅潮如捲海前者未去後者湧至暴悍奇恠殆莫名狀其聲細者如響環珮如鳴球其大者震撼林谷如轟雷直上數十仞俄有水垂峽如懸河葢所謂瀑布者其雄壯瓌異人以其尤爲麻姑奇觀信然上有潭深黝而正碧有龍藏其中有金龍潭大旱祈禱輙雨潤傍爲亭枕流畨王飛練湧雪下上聯絡如貫珠然皆因水而名又上數百步有橋翼然架石澗上石峽束水倒流聲淙然特幽勝石罅有泉

側出極甘冽以釀酒尤佳名神功然後稍上東行數百步至僊都觀壇即蔡經所居王方平來會姑仙之地其事具見顔魯公記魯公祠及江氏書房在焉觀後有唐鄧紫陽塚巋然而櫃中空相傳紫陽尸解棺亦飛去獨遺爐簡瘞壇上壇之外山皆迴環有聯若星拱者有矗若雲滙者有尊嚴若神人者皆有古藤七星杉皆已斬伐惟存一松猶偃蹇如蚪龍可愛山上有仰高亭又上有齊雲一碑岑然立榛莽中下瞰城郭大僅如掌烟霧際天其氣磅礴眩晃或黃或赤

或青或白或紫或黑變幻不一遊者皆飄飄然如騰空御風而欲仙山後有霧應有仙羊有五老有秦人諸峰盤拏八九里皆勢若犄角秦人峯與桃源相直去秦世人避亂于此或仙者居之故名源中桃樹今猶有存者又有碧蓮池在觀前今已為田由麻姑十里至丹霞觀亦峻險水益清駛有聲草木益森翳多佳景觀有鐵鑄仙像皆巍然所謂丹霞洞天者乃仙者所宮宅猶去觀十餘里在山巔與諸峰勢脈相屬時欲窮其遊以日暮不果予避地盱江且九年嘗

欲遊輒阻魏恒特奇偉今年始遂于遊既遊而歆歎而宿宿而乘月四顧以歌浩然忘世若與蔡經王方平遇神者有符數非偶然信矣成化甲辰十月七日

觀瀑亭記

當麻姑絕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篁竹間數十里經仙壇下與神功泉合其流瀌瀌不疾不徐至三峽橋匯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坑谷中下與石鬬不勝怒則洶沕作秋濤出峽聲奔放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脅飛雪灑灑濺人其聲清越而大風引之乍細乍高若士女裂帛明珠落盤又若鐵騎突出而刀鎗憂擊響振林谷誠山中之一偉觀也成化辛丑予承乏是邦又明年適禮祀麻姑始獲觀是泉而愛焉因命道士曰洞淵者作亭其旁扁曰觀瀑或謂予曰子身為二千石蒞盱甫數月教逆未宣滯壅不流不思握髮吐哺以盡厥職而惟瀑是觀殆非政之所宜予曰不然子之所謂非宜乃予之所謂宜者也予素憤憒昧於臨民之術幾自尚書庫部郎中出守武昌當西南劇郡

不勝簿書期會之勞兀兀窮晝夜不息而氣煩志亂政愈以癰于懼大壞之煩而政之癰也則施施焉登樊山臨夏口眺大江之流以蠲滌其胸臆既而灑然而歸若醉而醒病而蘇壅者以決滯者以通而於政或庶幾焉今盱為江右僻郡其政之繁減武昌之三之二而茲瀑之勝又有足觀者清而不汙直而不撓體柔而用剛可以激貪起懦類皆有益於吾之政夫所臨者既簡而所觀者益勝則茲瀑者其攻予病之萬金良劑庸可廢觀乎哉或人唯而退遂書以為記

半山亭記

馬能　長史

麻姑山府城之望也考之郡志其上舊有亭六七餘處歲久風雨漂搖皆傾圮無蹟唯觀瀑壺王巋然尚存觀瀑狹小游人不入壺王近復傾圮予嘗覩其基正當山路之半有亭於此可息勞倦避風雨助游衍資瞻眺也乃經營而重構之又慮孔方或不堪事爰集匠氏各計所須探索俸金僅足於用由是擇日起事擇人董事其制以方其柱以石其規模比舊增大前後升降有階左右布甃以石內設長几二以待過客昔皆無而今有也昔名瀑上以瀑在傍今名半山以山上下五里亭正二里半之處僧亦有亭曰半山豈在此與舉工於九月一日其畢十一月十七日予惟茲亭既成行探者望而休避雨者望而止載酒者望而樂徘徊瞻眺必亭而寓是亦游人行客之一助也又惟世皆無常興必有廢亭閣歷歲月淺深則委之氣數若大風傳雨傾檐摧桷毀圮而葺之則有望於後之仁人君子也工既畢愧不能文姑書於此爲來者告亦以述作亭之意云爾正德七年十月

半山亭記

張昇　禮部尚書

麻姑山在建昌府西南山脈自軍山來延迤綿亘餘百里不斷入麻姑頂則爲芙蓉峰嶄崇上薄霄漢自是峯巒競秀爭奇開屏列嶂至要脅地有仙壇今爲麻姑觀峰挺削笋水懸飛流巍然爲一方形勝蓋郡之望也歲有祭祀行於七月七日郡守主焉遊客自古爲盛其著者則有唐顏魯公記餘皆播於詩賦盛推是山秀麗奇峻天地有名山距郡城十里許農者耕旅者出肩擔背負者無時無之其遠則通宜黄臨川贛吉人跡絡繹如織且遊客眺望宴飲不已第山徑崎嶇原谷幽僻婦女濟步稍有憐之者爲作亭六七所歲久圮壞秪有觀瀑亭猶存亦窄隘褊淺而莫能容衆乃右長史馬君嘗至山登壇高凌絶巘亦馬倦僕痛況往來之人胼手胝足終歲無停甚至充虎狼之食被蛇虺之嚙困風雨之暴猛遭雪霰之凍寒悵悵無依君深惻惻思有以處之乃謀于匠氏聚材攻石慨捐俸金亭以方制柱以石甃升降有階宿泊有所內設長几外甃堅珉規模宏壯構結精緻自是

往來得以依止憩息得以節勞其山路上下五里亭
適二里半故名半山蔚然塗塈之可觀煥然山水之
增色而行路者得有所依惠及人矣然亦仁人之心
古之觀人者由粗以及精由近以及遠君順天宛平
人由鄉進士簡輔　贊王仁德乎於郡民賢聲播於
遐邇識者歸於鄧諸之功則斯動作豈徒然哉

游麻姑山記　伍餘福本郡太守

按神仙傳稱麻姑蔡經王方平之事亦甚可惟及宦
遊是邦今所謂麻姑山者猶夫昔也先屬撫顏魯公

王之矣今屬建王之者誰與其雄踞為山蔚作群望
而姑山寔當斗牛之交降生唐遲五風十雨之徵應
焉靈蹤神跡雖千載猶存丙申夏六月偕王子覲之
其次則祁子棐子屠子及孔子鄭子畢集拾級而登
得半山亭焉下瞰深崖茫洋如海而兩崖擁立於蒼
松翠竹之間如弱如蹲莫名其狀諸子皆少憩復進
不數里抵神功泉泉上以木為橋其平如砥其下空
上涸游龍蜿蜒王井氷壺噴薄萬里其初自石崖而
出滴滴琮琮如群仙挾觿料而來騰梭飛練可以振
風雷浮日月也有道人指之曰今之釀為酒者豈其
泉耶尋適仙都觀榜曰小有洞天有堂焉姑仙位其
中猶有唐制更禮其賢者而俎豆之先是提孜者信
國文天祥司其事而又亭之尋碑蓋顏魯公舊物也
為好事者竊去今選檟外此則鄧紫陽羽化之所周
以石城護以砂磧相傳唐玄宗為之賜葬其碑文曰
紫陽真人之墓予登眺久之還居凝真堂時夕陽未
落掩映空山東沒西升晚霞一色又步至小石橋未
畢其興隨過神功與泉復合王子歎曰吾將假蘭亭

之游乎各籍溪坐或邊或豆或盂或經以次排列神
功之間酒亦隨之其浮而東者某人其泛而南者某
人如沉者罰各以其浮沉為數鼓吹歌吟與騎出作
將別去謂之曰樂乎不樂乎錯古之會蘭亭者不過
是也諸子皆躍馬去予復徘徊顧藥子尚在呼童襭
其馬而馳之御與俱道人燭予其堂酹者謂者行者
臥者各適其天而已少須童子以茶進或曰水乎湯
湯一旗一鎗彼執其柄我滌其腸各就寢次早過會
仙堂予笑曰如斯而已乎道人曰復有所謂第三谷

者蓋麻源也行數里由林薄而入露氣草香逼溢人目但見石壁弘開雲門塹駐其傾瀉中流蠙珠錯落渡一橋斷而弗續倚者以輿濟之憩雲門寺寺有水水有三支上潘者一也寒坪者二也大水源者三也至谷口復滙一溪不可測矣其殆彭蠡之流乎時綠陰滿堦鳴鳥嚶嚶將廖摩其所謂石壁者以萬仞計其上巖皆鳥篆灑灑縱橫緯有風格或曰雲門沉沉石壁稜稜或直而起或巨而橫又行數十里得長岡焉蓋謝靈運訪華子期處也其詩所謂桂樹凌寒山

者猶可想像而碧澗紅泉惜其無復予之度矣登高眺遠景象萬如大瀲小碧如鱗斯魚謂之岡則可矣謂之華子則不可也悵悵而去去則宜黃界矣予又曰如斯而已乎一谷之始三谷之終其中第二谷者有桃花源焉深入則覩不然則不吾倦矣吾其返矣

神功泉葺亭記　陳克昌本郡同知

神功泉去郡城西十五里路傍小石池廣僅尺許深稱之雖[illegible]息填百餘人飲之不少竭終歲不涸不見泛[illegible][illegible]亦極清而甘比凡水稍重最宜醞故研江有

麻姑酒之名洪武中同知梁君書有扁尋壞景泰初通判荊君碑諸石復覆以亭迄今百年半欲就圮嘉靖辛丑予謫茲郡明年秋祀姑祠偕太守朱公判倅李君節推方君往奔祀三忠因有所謂武穆之議矣返觀於泉詢其所謂神功者道人曰山頂有竈昔葛仙煉丹之井故名各汲飲方君好事取一盟權之如人稱因嘆曰實勝境靈跡洞天福地也可無葺諸公曰吾所取獨異是蓋山下靜清之義茲可以徵志可與言政矣予曰然則茲泉其有益乎汨則亂可懼也

遂葺其亭爲記

游麻姑山記　王祖嫡編修

季冬朔遊從姑山次早辭　王廷入内殿奏雅樂日巳過午王曰從姑雖勝然以麻姑得名游從姑而不登麻姑猶見小巫而不見大巫也巳屈窻使朱君陪薄暮尚可返予敬諾出南門昇仙橋折而西村落不斷輿行畦上兩旁俱水數里朱公已候于竹舍因卻騶從並輿行十里許一平坂松杉蓊鬱則登山徑也輿以熟練棧之縈廻屈曲又三里至半山亭大宗伯張公升

有記又二里有貞婦墓里人云此龍脊也往有葬此者輒有雷擊婦孝而烈葬此廼安又二里有亭曰觀瀑山峽二飛泉如二白龍奮怒爭下又如二素練拖翠微中奔激霆震濺沫百尺稍下則萬壑爭流四時不絕廬山瀑布自千仞直下信天下偉觀然止一耳此雖巨壓僅十數丈而二亦甚奇也觀久則山風四來寒不自禁朱公取鶴氅衣我又二里有亭架兩石之巔朱公曰此橋亭也渡橋即神功泉泉由石隙細流池可數尺掬飲之微溫而味甚甘美即麻姑仙源也

道人云天久旱不禱有[illegible]以為候而靈異無敢犯者池旁小碣漫漶不可讀泉側有亭侍御姚江邵公扁曰一勺之多此處多腴田一望平坦不知為絕頂也麻姑壇祠去泉未半里甚宏敞而棟宇推落門前小峰五亦曰五老峯姑像如好女子王指瑩然姝不類鑄瓜祀以七月七日仙降期也祠左為滁州胡公松去思祠右為三賢祠祀唐顏魯公宋文文山公李文定公也祠前一松甚巨勁石其旁曰大夫松護以石檻真千年物也道人請至別墅飯畢出所藏金龍云唐留此并象簡為鎮寶象簡成化中為中貴人持去僅遺金龍龍僅三四寸蓋銅而飾以金者製作精絕古色蒼蒼非近代手也時日已入西廳廼汲仙源水以予所攜虎丘茶烹之予與朱公各啜三碗昔王川子嗜此至七碗不知何水予二人共六碗得毋為長鬚赤脚笑耶又索一碗分飲之登輿而下入城約二鼓矣客有問麻姑何如從姑予曰麻姑山高氣象宏遠徒以仙源瀑布勝耳從姑雖小而奇麗之極莫能殫紀以閨閫言麻姑其青裙白髮之貞

婦從姑其靚粧袨服之妖姬乎客曰子喻甚善第從姑靈境而以鄙褻方之不幾于巫山黃陵之誚乎予曰否否大姑小姑彭郎十姨流傳指點孰真孰贋人間天上盡虛幻爾獨奈何擬于從姑吾家方平苟聞斯言亦必大笑不忍鞭我矣

禱麻姑紀事記　　德清許孚遠 本郡太守

萬曆十有一年夏五月旰恒暘自六月壬子至于癸酉不雨民情孔棘太守許孚遠率僚屬齋戒禱于城隍者三日不應則偕士大夫暨百姓徒步而哀禱焉

越三日又不應於是僉議禱麻姑山遂以甲戌侵晨
走麻姑山從之者別駕薛子瀚司理傅子國珍南城
令王子以通餘戒勿往祠出南郊見田間龜拆禾將
焦枯蚤禾登矣弗獲嗣播農人在傍蹙額告曰及茲
而雨可藝菽麥否者絕望予心惻惻迤西行數里近
麻姑山田多旣禾稍得泉灌溉下潤上槁如饑渴然
俄轉入松徑輓輿而上憩半山亭林間涓涓水流不
絕田有從畢歷高如堦級相似嘗茲災嫩生意猶存
予念曰山澤通氣其效乃爾又徐行陟崇嶺至觀瀑

亭見峽中有飛泉兩道勢若懸河降危崕而下深淵
其來無窮其往無際吾黨疑眙徘徊者久之嗟乎天
地之間以水爲血脉萬物不得則不生茲吾民所謂
皇皇者歟由觀瀑亭可數十武至三峽橋逾橋而南
復折而西有亭覆碑曰神功泉泉自石罅側出不盈
斗而汲之不可盡味極甘冽山中人爭取以釀酒故
酒以麻姑名轉陟閣仙都觀忽在目一望皆平疇寬
衍而四山環繞森羅嶙然若別一世界泉源不知幾
千萬丈浹於田中禾黍芃芃絕無枯槁之色予不覺

色喜顧謂諸君曰使盱城咸若茲吾無憂旱矣爰入
觀謁麻姑仙行禱祀禮禮畢讀顏魯公碑記或云麻
姑與王方平會于蔡經家而傳其名或云麻姑於此
得道神仙家蹤跡變幻吾不能知乃其精靈炳於山
川歷數千載而不可磨滅必也先得道於此方平之
會又其後者也日嘗午假于洞天別室飯已復整衣
冠趨廟右謁三賢祠三賢者一爲顏魯公一爲李忠
定公一爲文丞相再趨廟左謁胡莊肅公祠予嘗爲
莊肅公屬吏因與諸君談公生平操行懍然有感祠

前有一古松偃蹇若虯龍形好事者勒石以唐大夫
名之門外一山截如屏障五峰聳起人呼爲五老峰
此仙都觀大槩也將行辭于麻姑仙予前祝曰神僊
有靈惠我甘霖救此一方民命予能爲爾仙鼎新廟
宇諸君同聲曰諾遂出門登車復過三峽橋俯瞰盱
江縹緲在煙霞之外遥指從姑石情青螺一點耳行
及山麓牽輿北向欲訪所謂麻源三谷者忽見雲氣
飛騰覆滿山頂雷聲隱隱聞霄漢間雨如驟至驅役
人急趨度石夆而下兩山夾出中有流泉湍駛浩如

長渠詢之正麻源也走數百步過小橋將止於雲門
寺鄉先生張斗暘王實菴二公者出竹林相邀羅生
懐智以乃祖近溪翁之命亦來候于此南城令王子
於是先辭太雲門地最幽勝然殿宇傴仄不堪避暑
二公具餚酒以進聊數酌乃行復逾橋散步觀石壁
篆書且西探山中來脉處王實庵曰此山來自宜黄
頗深與有佳氣指二小阜似雙魚形堪輿家以為水
口山也予曰有是哉月已酉雨欲作者逾二時而未
至然雲雷之勢益以猛矣倉皇就道奔華子岡華子

岡者蓋謝靈運訪華子期處也谷口有一石洞穿洞
而入又斜轉百餘步登觀音巖甫入門則雨大至予
黨三人與張王二公者不覺鼓掌大喜因對雨圍棋
數局飲酒各盡醉始歸歸途猶有細雨霑冠蓋上兒
童父老欣欣相向無似向者之蹙額而告也越翌日
乙亥又雨丙子東北郊雨丁丑四郊大雨或謂麻姑
之仙果有靈應又或謂吾黨一念之誠庶幾有格于
神明予應之曰天人之際良不易言貪天功以爲已
力不可且夫禱于城隍者七日而應禱于麻姑者計
時而應彼神靈豈有遲速乎哉予等幸藉神助以紓
民憂姑紀其始末如此

重修麻姑山仙壇記　張　潢 工部郎中

郡西南十里而遥蓋有麻姑山云山由半山觀瀑二
亭折而上為龍門橋歷神功泉則平陸矣泉稍東為
仙都觀唐顔魯公記王逺會麻姑事謂不識為何代
則茲山開創莫可詰矣玄宗開元間道士鄧紫陽棲
焉道士所著靈異甚籍玄宗爲增飾宮觀至數十區
今皆湮没獨神女祠尚存十州記所謂小有洞天是

巳土人水旱灾祲輙禱輙應世傳神以七月七日降
有司歲一祭之載在祀典長逺矣嘉靖丁酉天台王
公謂顔魯公又宋李忠定文信國二公皆嘗有事茲
土立祠祀之扁曰三忠辛酉閩廣兵憲旁邑郡士民
謂胡莊肅公松嘗撫輯之乃於祠東偏祀莊肅公迨
今若干年諸皆傾圮蕪弗治已萬曆乙酉夏五月不
雨民惴惴恐祲太守許公惻然念之究泉原所由乃
偕別駕薛公節推傅公邑尹王公禱于麻姑神女祠
禮既告成徘徊祠下公憮然曰予聞麻姑著靈茲地

久矣即如三忠其精爽固浩然在兩間今茫坦若此謂守土者何弟今不雨耳歲幸免於祲吾將有事茲山矣公遂驅車雲門頃之雨至明日再雨歲乃大獲山民里婦頌公愛民格天者椰榆徧井邑也居數月公不忘前語將鳩工程材諏吉以告與事一日謂鄉先生羅公曰君梏椰從姑不啻如家夾人能不為麻姑孽畫耶先生遂唯唯受公計公謂神女祠第因舊為新三忠祠稍增廓之又從莊肅公祠與三忠並以便祀事莊肅公祠故址距古松不數武為亭覆之顏

曰太古三忠祠西故有停雲堂以舍游客命撤餘材飾之濬渠治徑易腐故傾蕪者葺之宜者燦之壇殿門廡罔弗貲良一切經用皆公裒俸以飭郡人工取諸募木取諸山而民未嘗費一錢也再逾月而厥工告成公偕薛公邀羅公與予再一往觀之翬如翼如丹護雲霞遞相掩映平疇千畝一水帶之宛然洞府之在玄丘也公巍然色喜復屬予記其事張僧氏曰嘗聞之人言寧學有川不為涓涓語務大也今世仕者悅過客庭館廚廄無不鮮備至壇壝古蹟往往避不為即好事者為之不過為佳山水增勝耳歐蘇大儒不免蹈此他無論已敬菴許公古心直道取祀典所不廢者修之使往來茲山者覿神貺則知天人感應之機仰三公則作人心忠義之氣其係於化理豈小哉公諸善政郡士民皆能記之茲不具述述重修始末云

偃蓋松記　新安范淶 南城大尹

予嘗觀顏魯公記仙壇知諸勝槩藉鉅筆疏重無顧一遊覽之適親篆茲邑越二載從過客登焉相摩挲

刻石論道士覓石崇觀高石中螺蚌殼及舉子岡為謝靈運所題處遠迤薄暮不及到獨瀑布懸崖數百尺下循然玉龍吐珠璣與古今過客相狎也壇東南仍有池池之中俱為靈蓮春艸處矣所謂紅蓮變碧又變白者不得見其傍古松一株蒼皮黛色背負鮐甲如龍脊項下鱗鱗染肉紅如龍腹道士指為唐人所植覯秃枝已摩地又將仰而起則記云松皆偃蓋或是物歟因與客席其蔭而坐浮白舉滿客微醉予謂魯公忠義冠宇宙文章黼世其剌撫州時南城令

獲在約束中必自以爲幸予今猶得令公所約束故土苟易世賍之亦屬吏也幸也而况席蔭於公所嘗遊之物左幸也顧九原不可作徒仰止於勒石間而所載記者又不可悉見徒見之乎松蓋松之勁節與公正氣類故幽而彌光久而彌芳其致一也公爲唐刺史松亦偭于唐秩得爲大夫宜木其世爵而題之使後之遊者知此松出於公之世曾入公品鑒故爲人所愛斯知陵谷石木之所以勝者不勝於物而勝於人也客曰然遂題之仍命石工護以石楯云

建武遊名山記　吳門張　恒 本郡太守

建武控五嶺引七閩據南州上游襟吳帶楚山川炳靈地勢雄濶其勝冠江表予升層墉倚丹樓而四顧覲閭平之宮左東苑右■闠邸署相亞廛井相連長虹跨江茂林繞郭村市依乎汀渚原田闢乎阜麓疆畛相錯如繡環城以東則有東芙蓉魚蜦東界席帽太平大旭龍門金華石筍諸山峰曰銅斗曰逍遙樓嶺曰梓木曰望州石曰鼉龜曰落消曰仙君曰獅曰龍環城以南則有從姑洞天楊公虎頭諸山而洞曰脊岡石曰磁龜巖曰秋澤曰二虎洞曰伏虎其城西諸山爲仙爲銅爲廩爲麻姑爲埣甲爲霧應峰爲華表爲龍首爲萬壽爲飛鑪爲仙羊爲葛仙爲泰人爲鐘臺嶺爲風快爲駝鞍岡爲華子石爲赤面爲金塘爲玳瑁巖爲水簾洞曰丹霞谷稱三谷而鳳凰女冠雲蒼章潭五山石仙郭仙兩峰在城之北遠者隱近者顯昂者矗如俯者伏如或中斷而陳峙或蜿蜒而連亘周郡郭而繚繞之其最高且遠者爲軍峰萬仞刺天尖若卓筆屹然爲一郡望若盱江水源發于血

木由廣昌歷南豐縈軍山自西南而趨東北奔流瀠洄浮高空擬群嶺出樹杪踰修梁而來又新城飛猿一派自南北下迂紆如帶行至郡城東而滙盱爲一比接臨汝源長委清瀉乎洋洋渺乎茫茫淨沚芳洲間汀渡沙浴鳧鷖翔鷺鷗遥帆凌虗天水一碧煙雲卷舒晴雨萬態予乘暇周覽目悶不極而遊弗徧若杖屨所及輙考之志牒詢之緇羽之流綜核見聞差得其槩嘗聞之形家言茲郡秀靈鍾于鳳凰山以鳳凰曾集于此故名然山脊隆隆起首向北郭張兩翼

而修厥尾狀亦甚肖翳薜若蒙蒜菝帶犖薄姊有厥
毛疎松含風若聞韶而鳴音中律呂予乘之遨恍乎
翔千仞而凌紫虛與古吹笙者儕矣山之麓舊有亭
五爲職光翔鳳登仙凌雲朝眞庵一爲圓寂今廢獨
泰伯祠墓存泰伯名李觀每歲九日郡人聚而登遊
以爲常東芙蓉山在盱江東去城五里圓聳而森列
數峰秀擢雲表紫翠的的若仙葩旁一峯截大江而
砥其衝水怒激避而北折山臨水而立其景可倒而
觀也宵清月明天河𤅢垂半倚山巔下臨盱而上接

漢光彩互映予登兹巔而環視群山其觀尤大予西
南向而望二水之分而合合而來來經兹山之足而
北去其觀尤遠出自南門度盱入從姑之墟凡五里
衝鐵關憩靈峰寺仰金鰲之崇巖漱玉井之寒泉探
伏虎之幽洞詢秋澤陟天梯入斷厓兩壁夾峙中有
峽徑如委巷長數十百尺仰而窺天見空青若綫曰
一線天出斷厓北又沿巖側足行有小徑長數十尺
澗僅容足稍前鑿懸壁二十餘級高亦如梯級受半
足從者挽予而上盡梯之級復陟數十步躋峰之巔

峰晝爲二横以石梁是曰天橋向所云仰窺天若線
者俯梁而俯瞰若深澗焉一峰尤高名天柱巔有石
如枰世傳有仙奕于此予箕踞而遐矚宣高明世界
蓋郡諸山環列若抱而兹獨中立血木飛猿之水一
縈其前一繞其背而合流其左故山不甚高而覽群
峰縮二水而兼有其勝至於兹山之麓迤邐坡陀紫
丘垤隱岡陵原田阡陌高下紆紆沙石相銜頹至青
黄間色爛若蓮鏉又一奇也城之西五里有石方而
赤曰赤面又曰紅屏志所稱印石呈章者是巳石孤

迥隔絶人居杳無雞犬聲其面東嚮常若凝脂予曰
若飲天酒而色長赤飧朝霞而頰長紅予請飲一石
醇醴而後兩相向焉石之文類篆刻似予所縮符然
亦絶似屏頂有小菴若懸巢左室供仙眞而一羽士
居其右室室一榻二缶一鍋一瓢餘無所有榻施蒲
梳薦予趺坐其上久之萬籟寂然心境俱曠是夜夢
予爲兹巖道士而予欣然足也麻姑山在城西十里
自麓而升巔又五里由尋眞亭度雲關嶺石磴盤廻
而嶔嶇長林扶疎而交加景極幽阻比至山半有亭

焉山纔半而地甚逈兩厓夾立于目爲兩厓所闓惟見龍首從姑華表諸峰參差下方盱江露十之一然而延睇東一隅煙霏微而雲滃翳萬象倏有忽無景特異亭下澗泉奔而長號勢甚駛聲甚壯已覺去人間世遠復上行數百步至觀瀑亭瀑自懸厓瀉下千餘尺析爲兩條分雄雌巨者雄晶晶熒熒混混繹繹稟太素而無滓亘萬古而不舍纔以輕颸射以赤曦絢以明霞其光璀璨而異態明月照之白雪落之清風揚之飄乎溶乎若薦絹曳縠懸萬丈而爭飛不雲

而雷無澇而澍聲振山谷而境愈寂細沫跳珠餘響韻玉入耳而不厭予毋從他山觀二瀑僅僅若懸僂縷而奇壯乃至此哉又復上行出兩瀑上澗稍濶而平中多佳石泉依依遶石而行予與同僚友生選石宴坐爲流觴飲飲且歟且濯且謳笑詠偕遊山多丹花勑從者擷之盈筐滿懷從上游散之葩與泉爭流艘相襄而光相映也土人剡巨木橫澗引泉而之比沮洳曲折而資灌溉其利溥傍有桃溪番玉飛練湧雪等亭今廢稍上有潭名金龍有祠禱焉旱禱即雨記者謂唐天寶年間投金龍于此有黃龍應之至今羽人藏小銅龍以志其事重客至出之以爲奇復起而徐步登三峽橋俯而窺澗泉乘高而倒衝嚙巨石石逆拒而鬬泉疾走墜而復躍旋而復瀉橫潰若决下赴爲瀑其勢愈益駛其聲愈益壯逾峽橋西沿澗行澗底清泉一勺從石罅間出有石如盂貯之盂僅尺許深不及尺而泉常盈大旱弗減即千人並飲之亦弗減甘寒而清冽可茗可觴是名神功傍有亭亦廢復折而西有平田數十頃田畎而常稔阡陌透迤

不復知此地之爲峻嶺其下乃懸厓叉蹬深阻萬仞若前所見也細澗若溢潺湲安流不復知此水之下埀爲瀑布懸流橫奔而不可禦也過澗橋入仙都觀觀先弗戒于火今新構志云是蔡經舊宅爲最時會僊處記稱世傳麻姑于此得道昔爲壇壇今爲殿址向稱池中白蓮化碧今池且變爲田七星杉古藤俱謝唐藏書閣亦亡惟一古松存其蓋偃枝幹如虯蒼然茂鬱貞千秋物也予爲徘徊久之顏魯公眞卿紀麻姑甚詳其碑亡而公之祠存鄧道士紫陽化去遺

鑪竈今亡而石槨存葛仙翁舊煉丹于此以名峰而今丹井存壇踞山頂乃前後又有高峰圍合予登後峰之巔所謂仙羊逍遥五老秦人諸峯聯絡在望與桃源接相傳謂秦人避亂于此如武陵桃源猶有存者而所云秦人峰志謂其人色黎黑熱人遇之行若飛鳥豈耶古種桃人耶東北有石崇觀記稱石中有螺蚌殼疑是桑田所變云自右壇緣澗而西南爲道行山益峻谷益深越五里而登飛鶴峯峰最高環視近郭諸山纍纍若兒孫賍壇間古松如蓋澗如髮

軍峰若遠若近秀色從碧虛中出而襲人衣袂覽二水分合去來之勢尤極遠目盡二百里郡郭微茫隱隱二水間如蟻封高脊連野平疇紫村亂木廻洑荒途交甸互綴紛映千山光水色蒼嵐紫靄之中真大觀也峰頂有石屋爲三仙祠其香爐不知何處飛來因名峯已復南東其行路波被荊棘攀藤葛涉險五里許至丹霞觀觀在幽巖茂樹間水泉淸駛淙淙有聲鑄鐵爲仙其像莊嚴半山有風洞風所自出盛夏凜凜有寒氣而丹霞洞志稱在麻姑山西出雲山在其側宋紹興時避寇者登山行見坡下草菴中一道人兀坐觀書字畫奇怪非人間有是曰丹霞洞天又俗傳三峽橋下澗側有洞洞口隘而中閎遂昔避兵其中者千人冠聚薪蕘之多幾使者恣所往數日從閩地出僉謂丹霞洞天在此而記又謂丹霞洞天去丹霞觀十里在山巔仙靈所宅與萬壽峰接其說異予復東行數里榛莽徑迂而詰曲輙迷所嚮數問道乃抵萬壽峯其高亞飛鶴而眺遠景相似上有道院名元和今廢寥陽殿在其下或曰殿即元和院巒嶂

合沓境甚僻客罕有到者殿樹自前代何無一塵兩羅漢松甚古視壇前唐松尤大他日復尋三谷之勝志稱麻姑山南澗深邃周迴數里曰第一谷北澗多鮮葩奇卉曰第二谷或云即桃源而麻源乃第三谷在麻姑山西北踰峻嶺循淸溪而入石壁夾溪溪盤回處壁隨之宛轉石色如鐵多古篆刻若蔓薛糾予仰剔而諦視之僅一二可辨入二里許爲雲門寺寺隔水水之派三曰上潘曰寒坪曰大水源俱淸淺行咨日而合爲一溪溪泉悠悠含巖風而文成漪漪如

也寫錦石映雜花而色成丹燦如也瀉高湍觸危磯衝急峽而響相續轟如也鏗如也鍧如也予謂瀑壯而奇源濬而永各擅厥勝寺有石橋其址存或曰橋乘夜雷雨飛去華子岡又在寺西數里以冉里先生弟子華子期隱此得名然岡田聯謝内史詩所云銅陵碧澗石磴紅泉依然在目而内史翻經臺已失其址矣雲門突起三里有鐵谷觀兩巨石並峙而倚上交下拆是爲門入而升徑幽巖廻精舍緣巖下藉爲壁而上藉其半爲宇泉聲盈精舍中鐘磬和之多幽

趣前溪從雲門來經西巖而欲嚙其址疊石爲岍上施石欄予從兹取道鼯跱蜻蟬嬋嬋與泉交映不復知其入境也總之予所遊諸山林幽泉奇巖壑清麗近而遠險而奧而衍入之有泠泠絕塵之想飄飄遺世之思予最愛麻姑山麻源華子岡近郭最高登之而極覽區中盪胸胥宇立萬象之表而相羊無障無閡予最愛飛鱸萬壽兩峰及東芙蓉山巨靈見巧片石登秀不削而成不雕而奇驟見之而心愕久之益徘徊躑躅而不忍去登之可以遐觀而延眺予最愛從姑山紅屏石群山之脉實自軍峰來若崩波澶洄百里勢如轉瀾而鍾其靈於壯郊以爲郡瑞予最愛鳳凰山嗟乎人與世交相閱而名山大川古今常新予獨念夫昔之仙而遊者若王方平蔡經麻姑輩御風雲駕龍鸞擬麟饌花謂蓬萊之淺深悵滄桑之變更爲千古奇聞而今安在也予又念夫昔仕而遊者劉龍章丹之清燕謝靈運之文釆顔真卿李綱文天祥之忠貞莫不彪炳千秋而今安在也予又念夫昔之生于斯而遊者李覯醇博曾鞏文本六經曾肇

立朝端嚴而文雅馴莫不擅美前代而今安在也嗟乎山川託遊者而名遊者亦託山川而存昔人往矣廼其名猶與山川俱不朽蓋所托者遠夫士挾真而希古覽勝槩而揖前人則旦暮遇之矣雖然達人之觀遺物我忘古今後先無去無來孰亡孰存不繫情于浮踪不膺心于空名期于適而已予意適故記之

重修麻姑山三忠祠記　朱與翹 郡太守

三忠祠何祀祀唐撫州刺史魯國顔公真卿宋節副建昌軍丞相李忠定公綱王管建昌軍仙都觀信國

文公天祥也祀之者誰則嘉靖知府臨海王度也其後葺之者誰則知府潮陽朱廷臣也祠圮矣續而祀之者誰則今　上萬曆三十有五年同知烏程閔遠慶通判錫山華仁夫推官溫陵吳夔相與予與翹是也予守是郡時陟麻姑山訪其故跡附三忠之祀蓋亦屢易云始魯公之有祀也在宋十賢堂內則紹興間知軍事胡舜舉所建而元季燬于兵者也自堂燬而　國朝之祀魯公者或闕矣逮王公而創祀三忠其祠則在仙都觀二門之西所謂雲堂其址也嘉靖

末守凌公立始生祀翅撫胡公松于故迎真堂而偃蓋松焉則以公愛麻姑松而生且公駐兵恒朝松坐終日也已而羅公汝芳建三忠祠于白雲祠之址而胡公祠亦易置為並三忠祠而西則萬曆甲申歲也距今二十餘年耳而敗瓦腐楝乃無一遺薦贊祀而中杙乎哉諸公乃謀所役之予始易諸今地橫廣若丈深若丈有若尺析為三間中置神位以別與代其面則距偃蓋松二丈有奇其胡公祠則附如西何猶故祠地也已而華君倖若功焉則謂予不可不記予

惟魯公之得祀厥山為記仙壇耳信公之得祀厥山為王管耳然特居使廳耳乃遂重山乎是山非有公而人有公于山也若靖康間之黨忠定也授以節副建昌軍安置尋以上疏論辨再謫寧江其後即為江西制置大使恐是時論至軍亦無暇為茲山友也並祀之若何崇乎忠也崇忠于山若何奇乎山也山得元君而神矣豈不繫三忠而奇哉議者曰惠不以魯公振魯公乃以殞賊于振宋必以忠定不南渡無忠定則不得不南渡逮寶佑咸淳而後不可支矣而信

國獨伸大義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則君子有餘恫焉然則三忠逝而仰止者不高山並乎哉或曰魯公之形仙也始無集琳宮而受事元君者歟予曰何必然記有之仙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其忠而三公也奚其仙奚其非仙奚其非非仙於是作歌以侑之其迎神之章曰世曠兮靈修冉冉兮神遊歸松蓋兮濯錦流眷茲壇兮暫駐神之降兮一谷雨斯氏兮既渥爛洋洋兮上下盡將葵兮飛瀑桂有葯兮蕙肴燕將絜兮蕭燎連蜷兮容與屬屬兮予交其送神之章曰

山之陽兮水之曲蹇誰畱兮神之屋涸寒兮鼓不揝神歸兮何速忠魂兮烈烈受緇兮安節樵水清兮未歇螺之采兮詎瀎越三忠兮齊光與日月兮徜徉偕新宫兮颷舉彷𢠵兮幽芳

遊麻姑諸山記　　武林黄汝亨進士

乙巳夏五予得釋肩鍾陵以行從臨汝入建武辭宜指徐公子友湯若士在臨汝嘗恨不得造其門亦夙有姑山之典未償十九朝迺得抵臨汝詣同年袁滄孺而後造若士是晚滄孺邀予觴擬峴臺云唐裴胄

公題臺甚𢚃朗前豁山屏列群仙鶴上下林杪漁火點點浮遠岈佳甚爲若士追而去觴予玉茗堂月色如晝若士寧馨兒大者開遠及帥生廷謨平昌門人葉幹俱在座歌者王郎聲琅琅似笙簧中出暢飲幾夜分與若士別去若士黯結不已次日肩與追躡予五十里及東館予大喜把臂門盤山又一會也是時予以在鍾陵有未了筆墨債謝若士午以前君且去日暮郎促膝縱譚如是者兩竟夕南城門人黄元在公桃陶西之仁處遲予東館已三日相聚快甚廿二日雞始鳴別若士若士見囑曰歛精神愛日予不能答登車去是晚抵建武南城令葛君予同鄉邀集東湖館中黄陶兩生趣迎曰姑山仙人待先生久矣予笑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于是手板謁謝諸上官余公方公及御史臺徐公方余兩公席間盛稱仙巖龍峯之勝心識之遂辭以行予同年朱惺後來守建武華君別駕吳君司李並相邀遊中洲以一夕了之中洲出東湖三里許修竹數萬竿清蔭可三五畝因與諸公婆娑其下自喜曰處處㳟王版也孝廉鄭豹

先風流逸群所撰有𢢽亭𡧟藥記並清絶同將軍張扶輿邀予過飲益世子仙源及華山王心源並折節爲梁園之招亦以一夕了之兩生趣游曰與麻姑期何後也于是廿五日從華公索車與滕楊擔茶鐺出城南行黄陶兩生乘小𦨴子從門人王青蓮嘉猶王叔彝秉揚俱至相攬車歷石磴上十里有亭一座爲盤礴其上又五里爲半山亭見兩玉蚪從半嶺下奔淙淙可三百餘尺則瀑布泉也又半里爲三峽橋橋可置坐不見瀑其下有投龍潭記載天寶五載投金

龍于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其處也會日方午岑岑不耐暑竟造麻姑殿再拜轉道合同四生飯雨忽如注氤氳從四面集飯罷雨止日向晡凉飇爽氣颯颯似秋予顧四生而樂之曰姑山有靈爲我輩濟勝因相與步出觀門平眺四際山巖峰頂前後平田可數百畝此他山所絕少見所謂碧蓮池盡阡陌矣因憶記稱紅蓮變碧碧化爲白今日且化爲靑禾麻姑何方平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則靑碧紅白詎可常乎可發一慨復循阡而出幾半里許有巖石

下尺許四生指言神功泉在焉會雨盈掩泉口不及管乃小坐三峽橋上下可聽泉窺潭左右山峰色俱集爲命酌十餘盃仍令王郎發淸唱渺渺出泉響上各不相奸令鍾子期在爲絕倒矣微酣起下視則巴臨雙瀑上瀑故勢奔益以新雨勢益橫兩峰並噴薄下夜雪秋濤銀河素練纍纍散爲珠濛濛拂拂爲霧爲煙泛靑碧百餘尺可望不可即須令人應接不暇爲呼大觥者三分高字韻之薄暮返觀中山門左有古松可合圍唐所封爲大夫松者可班三竺九里中

有詩僧墓不載姓名可惜四生乃邀予麻姑殿前露坐山靄間松風謖謖快人意索麻姑泉酒嚼之不可得佳者笑謂諸生不如竟飲泉于是退就枕蚤起辭麻姑出西之爲言此殿結構非唐時物其小法身經火不壞亦靈應也指其山絕頂有齊雲亭已圮不復登殿傍瞻忠祠爲顏魯公李忠定文信國三公壇側有紫陽墓闢元眞人鄧紫陽瘞骨處也自是道故徑出臨神功泉水稍減泉口始出口不盈一小盂而深深不竭味飫而重即葛稚川丹井也好事者取以釀

酒稱眞姑酒四傍即本山泉與較稱無兩即輕減錢餘眞神矣過此即三峽而雙瀑瀑比昨日新雨後勢稍平而雪光錯落晶晶與朝日相耀亦自奇絕橋之下爲避洞又昔稱壇傍杉松曰七星杉松皆偃蓋聠闊步虛鐘磬之音不可復接惟玳瑁石踞此壑中無恙耳以下所涉皆故谿谷也于是作從姑之游陶生輩爲言從姑山去城僅五里許此去易竟耳從此折而西北紆廻數里有雲門寺再上爲華子岡即謝靈運所詠麻源第三谷是也又轉爲靈谷游者往往失

之不可以不往是日天日初朗愁不耐暑須之微陰騣騣似有雨氣雨附習習亦似秋爽時予欣顧四生曰緣與情會矣何得不往仍命輕車迤西北行上下山坂不堪峻而田阡開之往往於深巖峭壁中開平爲田綠野之色與碧山青澗相錯他山未有也行未午而陰愈重漸近雲門里許澗水澄瀉而奔注巉岫峰疊爲蹲爲踞爲立爲卧若列幕縣帷大半似盤山第盤山無艸木爲衣此山時有樹盤山一長石橫卧如虹亘此山澗灘凡數折皆綠漪可挹石文舊題識

處皆殘剝模糊苔蘚中不可讀近時無佳筆惟拳石巖爲曾子固題尚在書法莊整如其文乃知品巖亦自難事隔澗一林望之破屋敗垣殘門荒樹則雲門寺也澗水獨湧甚又無棧石橋可過予得五六輿人肩而過涉王生誼四人皆振衣解襪跣而下數尺以渡衣帶半墮流水間相顧而笑會寺門虛無僧僧不耐寂俱謝去惟雲封苔鎖鳥跡鼠蹤草樹數株而已而境絕佳後來者定興起之與諸生席地藉草坐提小榼飲山酒十餘杯甚暢須之片雲黑茫從直北起

予曰雨至矣趣行急越澗則雨已淋淋下着體澗前有野店可就坐僕夫衣履俱揮雨如汗苦未得炊予笑曰饑與雨是人苦事惟游山時一一入佳境僕夫聞之亦爲解頤待炊而食須之微雨不止即共衝雨行問所謂華子岡者無標識處寺前人北指最高頂近是雨甚亦無徑不便登因誦靈運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遂登羣峰首邈若升雲煙之句似之獨泉稱瀉紅不然耳解者謂水自丹砂出非耶顏魯公記稱西北有麻源謝詩題入華子岡恐其處也則亦髣

髴之辭耳再北入靈谷徑其石岫一片似吾西湖寶石山帶以石欄干又數武則石巖垂爲屋昔晞陽范公令此邑題其巖煞僅可當飛來峰一竇耳又三轉石磴上道士樓居在焉四面巉巖石俱蔽遮不令見香火客座俱窄窄在重闉中悶甚有境不可以無人如此耶驅車出而黃陶諸生後至予曰可以已止不入復披寒雨行十里許臨河渡從姑山從從姑山後上爲趺跏石可坐數百人落級而左兩巖隙深千尺有天下墮渺渺飛一道光名一線天其上爲天柱峰

為歩天橋遠眺則江城野郭煙樹萬家縹緲在望從一線而度爲雙玉樓黄生云羅近溪先生講道其間于此山偶得一記前身夙有緣故名雙玉迤而右爲飛鰲峰乃從姑壇塲處緣崖爲堂郎羅先生所共四方人揮麈談性之地亦似君南山石屋之一俯檻則林木掩映蒼翠在眼終以石勝復轉而左爲竹影庵爲讀書巖皆先生所品題諸生曰風雅之士謂之雅稱予曰道無雅俗山寧有雅俗仙則仙儒則儒此姑山惟諸君判案耳從讀書巖歩下級日已夕仍還飛

鰲峰而別駕華公設精饌名茶令見待王生輩復爲具快飲峰前似非寒酸本色然亦何必減方平美膳擗麟脯也晩倦疑即宿此山次旦門人吳世鄉君章亦至諸生各出紙扇索予書予急揮毫應之書訖即行矣往予未至姑山時客多稱從姑奇絶而以麻姑本山爲少致已而覽之則從姑見稱有故一去城近縉紳先生與閭巷人過覽便一峰石磊塊多幻奇覽者目易眺一羅先生標置聚徒衆爲此山短行而麻源入山深跂高測險泉石幽曠無色聲奇艶閒其無人松響雲光映徹林表據予所見金陵棲霞雲川圖證吾家霧峰寺並擅幽勝而三峽雙瀑神功仙跡尤他山所無此湖東第一山也萬曆乙巳六月三之日記

麻姑山觀瀑堂記

無錫華仁夫 郡別駕

水之激於峽而噴也爲飛瀑是谿谷之奇波遊觀之所炫矚者也麻姑山之奇峙也以盤亘數百里其奇流也則以雙瀑觀焉者或以耳或以目或以韻賞或以神寓又或過而不睨睇而不樂也而瀑未有改然

世於是往川於是閲人於是觀矣始予從大守朱公司理吳公遊是山也過秦公故亭憇焉成化時吾邑秦公夔爲守恒以省農爲政予讀其記知瀑之得秦公秦公之觀善也望其流則奔如飛龍之墜淵也聽其響則頽如怒風之赴壑也予蓋目不及眴耳不及注矣朱公則嘆曰雄哉是瀑惜射亭陿耳焉得仰承其飛沫哉吳公則又笑曰亭其美哉其遅際夫瀑狀而未近洽夫瀑情者乎予曰唯然水有異觀之地必且有異廼屬部民丘弘蒔者度山腰得址焉庳故亭

可六七丈許闞土而東則中有故驛道焉疑宋以來雙練亭其地也於是庀材而屋焉前爲堂朝瀑榜亦曰觀瀑後爲軒則榜曰一覽滄桑蓋爲楹者六爲旅房者二堂外爲臺者丈許爲費凡幾十金則二公倡而予和焉既落予復從二公後遊焉東眺則據邑疇隴若聚米然黎盱二水若衣帶然遠則閩嶠島君若屏近則從姑二石若蚌而東芙蓉諸山則縈縈若坐廡下然蓋憮然若海而田者矣踞堂而觀則兩山夾瀑如闕瀑口有巨石崎焉而流界爲二其右則緣壁

而瀉其左則衝石而飛是曰雌雄之水其壁乃如鐵其皓乃如雪湧其鳴乃如神鉦之擊其下則石盤焉如坳如級復如灔澦其沫灑灑則下而復上如霙舞焉齒齒石間分流而後合注也二公始撫膺而曰異哉今而知觀之非畓矣豈其奇變哉地當乎水水爲之爭飛人當乎地地爲之易勝矣已予以政暇轍數造堂觀焉度澗而西一石平可坐一石稍高曰半規之臺臺以西水出石陰注爲池池坐數石是曰流觴之池縣池而上有臺二磊琛面瀑十尋而近而瀑益眩

目是曰湧雪亭之址又前有石橫踞澗中而倍臺三尋石上有凹受水植蓮是曰石蓮池池畔趺坐數人則瀑皆射面予凝覕之則忽若微雨旅風忽若驚濤湧浪又忽若雙練之曳曾胥矣日暴之則晃晃其若霞緼緼其若霧矣其南有層崖則石積如累縣危如墮草木翳而砧砑錯焉其舉若泚水而滴其崖下有石則跨水欹立而濺流伏焉予命之曰挖流之石瀑之下有石池焉或曰是鄧紫陽所投金龍處也或曰投龍在水簾巖下近瀑而左有石孤峙予則命曰欹

石予嘗坐欹石而面南崖則水石若競勝矣側而俯瞰則其壯也若搒其疾也若飈風迅霆予然後歎觀逝之微也其原也乎哉溯瀑而上數坎爲星潭其石如星爲月潭其石如月爲碓潭其石如臼其他奇石或竪或倚或蹲或臥或鋸或齒或窪或竅盤折不可勝狀至水簾巖下則龍湫在焉而禮斗石若塞其口矣月潭之下星潭之上有石墩焉予搆之亭曰梳流或以爲三峽橋址或以爲宋梳流之址蓋水導自南源北源合而遶仙壇至峽而石斂焉其下爲壑是以

激爲氷蘿又鍧鐺十數坎奇石間不勝其鬬是以激爲飛瀑其澗身皆石其飛白瀉碧則皆石爲之戰盪是水經而石緯者也清如是水貞如是石兩盪而奇鳴焉吾邾所以觀瀑矣人於世之盪也不翅海田互變其如石如水不奇乎哉是役也予故樂觀之有地也以語二公二公亦曰善以耳目而游乎神韻庶可言觀矣朱公名與翹海寧人吳公名癈相普江人所與捐貲經始而今以擢去者則郡丞鴙程閣公遠慶也惜不與其觀厥成有客綏安謝兆申與予快觀焉

其言瀑也春怒則頑夏怒則瀉秋則潺而冬則灑其於觀也役耳無如目役目無如韻役韻無如神予亦曰善記之以待觀觀者

麻姑山龍湫亭記　華仁夫 郡倅錫山人

一谷之水曰綉錦溪當谷口而峽束焉其懸數仞其霤曰水簾巖巘腰蓋有石餅焉恒以蘙蔽不見也簾之下有潭焉是曰龍湫左右皆石壁距潭二丈許則巨石卧焉相傳爲鄧真人禮斗石石可坐十許人其北涯則峭壁數仞而草樹翳其上跨簾而橋曰三峽近郡人易曰龍門守朱公丞閔公理吳公嘗與予度橋則聞水澌澌耳俯欄而窺則深壑杳然亦不見簾狀也第從橋外瞰焉遥觀瀑堂成復倚橋而構是亭於是簾之隱橋下者始噴如躍如與目謀也則三公功也亭成閔公已擢去予從二公至亭上則見瀉者白而沸者綠簾淙淙其激石水悠悠其歷坎矣三坎之下有潭浸碧焉天光映之若不流者其下爲月潭則雲影翻于波上望星潭則窪如也而石墩砥焉望觀瀑堂在下則卷如也其外有山則釜如也而桿焉

其視晴龐墟邑若二江若諸山則愈曠愈邈而獨烏君山屹然東峙如霸如黛蓋烏君閣山也而是亭適竇焉二公則曰是亭不勝于觀瀑堂乎予則曰觀瀑以瀑觀簾以簾簾近陰瀑近陽知瀑之險是謂柔而用剛知簾之幽是謂斂而斯張其構勝劣哉惟所徜徉爾矣予於是宿焉竣晨望曉色在蒼茫中益嘆是亭之奇勝也乃與謝耳伯緣南崖而下揭而坐巨石上見簾灑灑下注旋如車輪則不勝神越矣其梁踞峽間僅如甕口天乃在口中其峽中石則爲齒爲晛

嵓翠潤若古銅色其澗橫不溢夾而獨以削壁幽陰竒其在下視日則僅在壁表即日午猶凜然似秋風厲也出梁而右有洞黙如南城志以爲桃源洞弟桃源洞在霧應山南麓云予嘗觀春漲則水不勝涌而激射砰湃橋若爲之震盪瞰者亦悸焉蓋泰人峯以北爲北源峰以南爲南源其㘭峴間各瀉爲瀑布而會於是亭之下其歷險其折竒其蹈深其力壯而其致遠不放諸海不已甚哉水之不可不覩也謝生曰水必歸諸墟性也宋以來有忘歸亭蹲焉則言賞也

獨不聞金龍投而黃龍見乎龍湫之有爲亭爲廟享有宋之封以食于斯土今則圯久矣無禱之者矣龍蟄于淵者不階尺木以升天乎榜之曰見龍曰乘雲其可乎曰否如其龍湫也吾亦曰龍湫云

重修麻姑山記

四明鄒鳴雷　郡太守

建武之有麻姑仙壇也不諗肇自何年自顏魯公記之而其蹟爛然至今顧靈蹤秘躅幽邈阻深無人乎武陵漁父之遭而有禱必應捷於影響固非凡心所能憶度矣且其山輿衍無極夷險迭呈雙流噴瀑從空而下周折潺湲斗絶之巔平曠宏敞登高四顧巑岏嶙峋爭穎竒而薦爽令人應接不暇其勝景也如斯又去郡治可十里而近杖藜命屐無煩遠涉誠騷人韻士遊客薦紳覽勝所必到者也迺由唐以來修廢不一至　國朝而廢墜已甚萬曆乙酉郡守許公雩雨立至爲稍加葺理旋就荒落歲庚戌予以政事之暇偕司理開仲陸公問竒至焉徘徊覽眺遍訪故蹟無論風亭月榭綺牖雕闌已湮沒于蒼煙翠靄之間一二斷碑殘碣鬼葵燕麥蒙茸其上神殿數楹蘿

薜縱橫蝸蚓雜沓猥慢不可覩予慨然謂開仲祀典稱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敬無疑境內神祗能禦災捍患者敬無褻是山載而有之而僅僅孟秋一祭故事是修其妥靈之所乃聽蕪穢至此耶予守土者何責之逭勝絶地亦將爲遊戲者所噱矣於是各捐俸鳩工命司獄宋良佐經紀其事而良佐亦精敏有巧思料理曲當費省功倍山由麓而至巔爲路爲棟梁爲墻壁爲泉壇由門而至室爲亭爲殿爲廳事爲廊爲祠爲道寮器由神座而至供具爲香几爲錢爐

爲桌爲椅爲床爲幔爲屏障爲扁額爲楮墨無不周密堅緻落成而予與開仲復登輪奐修楚神像莊嚴朱丹爛熳遊目爽心若有以增玆山之勝而山色嵐光飛揚映帶恍鶴馭翩翩從雲中來集也因念遷化無常慮貴經久惟絲黄冠一二餼粥不給而復爲浮税所苦聚散不可保又何以責其典守烏知今日之舉不轉盼而化爲烏有耶輒爲畫決其浮丁與糧且措撫羨鏹贖還田地若干畝庶幾修之有賴耳開仲復謂是舉也蓋太守之意微矣昔者曹參否蓋公而

默襄清淨寧一之化今太守凝精玄默化行不擾而拳拳是山夫有所寓意乎將後之人不得其意而徙謂是選勝怡情流連光景已也是不可以無記予曰遜哉開仲之志也顧予謭寔不及此惟是循習舊貫董其廢弛遏其侵越俾不遂耶於賺以爲神羞則所望於後者亟也故爲記其顛末以垂永久云萬曆三十九年歲次辛亥中秋吉旦

辰州府同知 聶鉉

重修齊雲亭記

麻姑古有齊雲亭不知肇自唐耶抑唐以前耶歷世凡幾更徙寄空名於志籍不知湮自元耶抑元以後耶俱不可考已讀王文卿詩有云報國有誰能仗節升天由此可無梯惜不見全詩耶此猶可想見其空視宇宙叅兩造化氣象嗟夫事有興廢神無存亡豐獄之劍合浦之珠夫物且然況於人乎夫人稟天地之精含日月之明前乎千百世之上而非古也後乎千百世之下而非今也蓋古今時也神所叅也神無往而不察則時無往而不著不佞於齊雲亭而深有感矣盱麻姑據西南上游層巒疊嶂盤旋百餘里其

間含靈孕秀獻美吐奇未易名狀神仙窟宅紀載于顏魯公碑可讀也聳壑凌霄足以當西南半壁中有齊雲亭說者云爲顏魯公建王詩似有所指也夫雲何物也游氣上升横霄薄漢時而日星著見登斯亭也身可依而手可摘時而煙霞掩映登斯亭也暮可宿而朝可餐雲乎雲乎何必於亭而亭適與之齊也亭乎亭乎何必於雲而雲適與之構也乃不意數千載後時不相及也數千里外居不相近也復有所謂齊雲主人者與之默合而復興起耶主人爲 郡伯

大夫長身山立修髯玉潤矗乎若千仞之絶壁而莫之即也赫乎若大明之當空而莫之翳也喬乎若蒼翠之凌騰而莫之凋也浩乎若奔瀾之東逝而莫之挽也飄乎若孤鶴之唳天而莫之羈也倏乎嚴霜凍雪又倏乎煦日和風而莫之執也身坐堂皇而情周四境心勞期會而神遊八極暇日與二三僚友同四方賓客舉酒相屬討山川形勝闕者補之頹者飭之官民不擾悉捐已貲念麻姑肝第一名山仙都道觀雩禱輙應諸勝槩修舉廢墜煥然一新觀後最高處

隱隱有亭址狀時太學生某某等相與謀度未有以也忽某生某曰嘗讀麻姑舊志有齊雲亭夫非其址歟郡大夫亚號齊雲適與亭符似嘗新之吾儕責也不佞聞之曰有是哉事相成而名相符也夫事有相續不問今古名有相因不嫌異同諸生仰前朝之遺跡而續於今將感大夫之徽稱而因夫舊址表壯觀於中天飛崇甍於鰲首日星猶故也身可依而手可摘日星有異於昔乎不煙霞猶故也暮可宿而朝可餐煙霞有異於昔乎不覽群峰之峭厲則曰此大夫之

儀可像也仰赤日之行天則曰此大夫之威可畏也撫唐松之鬱翠則曰此大夫之節而不可改也觀飛瀑之懸瀉則曰此大夫之氣節百折而不回者也見玄鶴之翩翩則曰此大夫之清高閒情以自適者也時而風雨相薄時而虹日相貫則曰此大夫之改容而霽威者也振衣騁目意與象會登高眺遠神與景融此正所謂神者而常存將運而不息者也亭始事於萬曆辛亥六月某日告成於七月朔有某日諸生來問記不佞爲之言曰顏魯公值唐運多艱而忠義

隨觸輙奮大夫席 國家承平之世履亨嘉之運而忠義之情每形於政事之間夫非王誇所謂報國者耶不佞尚能搦管廣文郷之韻以鳴大夫之盛然不佞尤有私幸焉今省會及諸鄰郡在在告旱惟建郡仰大夫之庇其霖賜溢百穀用成適與之雲亭會此亦雲騰雨施之一大驗也諸生復進而言曰大夫於郡諸勝槩無不修復獨於麻姑置贍觀田若干洗舊虛糧若干則公之神與山神相凝聚久矣茲亭當爲鼓山永千萬年鎮不佞然其言而紀之大夫浙寧之

奉化人鄒姓鳴雷名甲辰進士

大夫松碑記

吳之屏 南城令

嘗觀摩雲霄撼風雨矻矻巃嵷而挺然直節森森者其松乎麻姑山中舊有偃蓋松者相傳爲顏魯公時所植歷世千百餘年矣以魯公守玆土秩爲大夫世遂稱爲唐大夫松云迨胡處士毋憂麻姑山松而處士托生於其谷葢著余癸亥捧檄來玆風塵鞅掌越乙丑春政事之暇屐始及之出城西南數里見白雲冉冉起封中山人指之曰此偃葢松瑞氣耳及登其山

糾宇雕闌風亭月榭變幻于蒼煙翠靄之間心爲怡曠叩其所謂古藤碧蓮七星杉諸勝渺不可得惟存一松偃蹇如虬龍蒼皮黛色鱗鱗如龍牕余席其蔭凝睇久之清籟徐發鼓鬣如濤其聲細如環佩如鳴球大如轟雷震撼林谷山色嵐光飛揚映帶遙來襲人衣裾飄飄然如騰空御氣而欲仙非特選勝怡情流連景光而已也丙寅季夏復尋舊遊見其鳳翥鵬摶鸞音鶴唳參天之木凌霄不萎古色依然趺坐其下恍與魯公對譚斯知木石之所以勝者不勝于物而勝于人也曾幾何時忽于仲秋之某日爲盲雨妒風所折千古神物一朝化去豈亦如紫陽之尸解耶抑廢興存亡物各有時耶柰何當吾世而失之殊爲慨結其珍重者恐落樵採之手欲斵爲神前供具余以樵子大匠等耳不忍戕賊禁勿爲動復于松故址之傍另植一枝以繼魯公遺跡亦欲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之意若曰翁比魯公則吾豈敢效元時此松已枯死數十年至洪武間復茂今而後安知無萌蘖之生乎雖然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將還爲陸陵當麻

姑時亦已然已遷化無常何獨一松乎哉余第紀此松之顛末云爾

神功泉碑記

吳之屏 南城令

邑西南出郭十里而遙爲麻姑嶙峋崒嵂巃嵷縱橫異鳥啼花哀猿嘯月樵吹牧唱爭獻奇而贊爽殆非人間世矣縣麻姑山龍門之側桃源洞之上石罅有泉湧出味清且冽取之釀酒尤佳故老相傳云先年泉初出如酒色微紅飲之醉人想爲諸仙丹液之流也後農人以穢器取之泉色變味亦漓不若先年多

矣然比他水猶尚絶勝余自公之暇摳衣呼渴而至
黄冠煮茗以進飲之味若中泠又若惠泉余詫問之
此中安得此水答曰此山中神功泉水也余竭蹶走
視輕雲蒙籠風師不驚葱翠四封蹊徑絶一泓之
碧清沁肌膚余初疑其渴者易飲久而嘗之其甘香
美冽靡匪趣會簡清雜沓非此水不足以消渴吻自
惟與主遭時道會來蒞茲土蒞業官常久不敢忽神
之聽之諒不斬此一勺以潤俗吏肺腸也居忘何忽
報唐大夫松為風雨所折余悽惻久之不忍魯公之

故蹟湮没無聞其傍為之更植一松以繼其後又復
勒石以紀成毀之顛末旋致神功所自始即麗着皓
叟咸不能對求遺跡於荒煙斷碣而亦不可復得他
日安知不陸沉于闤闠阡陌之間如金龍王簡碧蓮
流盃之迷湯乎嗟夫新豐以時平而清臨淄以世變
而竭泉之關于世豈淺尠哉余故立石標而出之其
所望于後來者亟也若夫林巒之蒼潤煙霞之卷舒
晴容雨態之變移地靈源長秀色棲于着屣遊者皆
飄飄然如騰空御氣而欲仙名人之載述詳矣余何
贅焉

遊麻姑山記同游者為約齋羅公及文學十餘人

李明睿 禮部左侍郎

閑園居士生七十有五年乃得游麻姑遲矣非遲也
數非偶然將且有待今年叟五來盱江王人即欲同
登為人外游余曰姑俟之秋今茲暑盛未能也至六
月之廿三日閑園子坐茂樹中支枕北窗酣睡未醒
忽小吏持折來至曰秋期至矣願游麻姑予聽之午
夢初醒躍然起命輕車出城南稍折而西行數里循

小溪越深澗又度數板橋至山麓拾級而登可二里
許得半山亭焉俯瞰深谷若芹雲海而兩崖擁立其
間如踞如蹲莫可名狀亭下澗泉奔流勢甚駛前嶺
視後嶺差高僕夫皆少憩小吏持柬來云主人緊謝
公事即趨陪進不二里拜胡哀烈婦墳埒旁孝女曹
娥碑遥望山頂晴嵐秀媚若滴着履復上行數里至
觀瀑亭見峽中有飛泉自懸崖瀉下千餘尺析為兩
即俗所稱雌雄瀑也余因憶在匡廬觀香爐峯瀑又
曾至雁宕觀大龍湫瀑麻姑瀑差小然水源甚遠至

是滙三峽下如白雲出自谿中白鷺振其素羽又如白練起空中而翔舞又如白龍掉尾奔躍莫能控禦者然周羽皇嘆到難蘇子瞻銘雪浪有以哉余嘆曰昝人有言品山第一品瀑次之柰何使神瀵靈泉寂寞無主與將携琴書終老此山替纓軒冕如浮雲也又二里至龍門橋有亭架兩石之巓亭之中有瀑珠萬斛字出王人手題須史王人至椎坐讓席者再賓主互換若曹洞法又若信陵公子之尊候嬴者偕行抵橋畔即神功泉泉由石罅細流池方廣數尺勒石

其上曰一勺之多掬飲之味甚甘洌可茗可觴遂並輿至麻姑觀睹姑像顏色美好指爪艮異神仙娥着被服煥爛髮中一髻雙髻餘髮委地唐人詩云顏色都相似指爪都不如貞絕調與衡畢解衣盤礴歡飲無數間壇東南池中紅蓮綴碧變白曰無有壇傍松杉雖多假蓋亦非秦時物東南石紫觀西北麻源華子崗謝靈運詩亦無存嘆曰仙人言見東海三為桑田今海中行復揚塵信不虛云出觀門前為五老峯後為齊雲峯左右為秦人石羊飛爐萬壽諸峯選者嘐

近者顯昂者盎如俯者伏如四面皆山歷歷可指數獨丹霞小有道書三十六洞天之一距仙壇七八里許巖壑幽邃難以一日窮為游人杖屐所罕到嗟乎曷稚川王方平果何人哉即謝靈運脈余亦有愧色肰此即蓬萊非復人間世桃源即此而在嘆乎塵世浮游是何物哉遂過五忠祠謁顏平原文信國岳武穆諸君子男為大夫松過恭惠庵衍若僧慕小憩毀若復有與主橋亭筵從再飲酣醉與泉響相亂微醺下視則已臨雙瀑上秋濤夜雪沸沸濛濛往復如環

終古弗息細思其故真不可解時呈現大甚忽留聲隱隱起齊漢開驟雨後涼颷爽氣寸寸秋色歸途殊適操筆記此會王人將之泰從游諸文學繾綣不巳闗中去此數千里夢魂縈思厥穴還憶煙霞未審造物假幻軀得同侍侶續游太華諸峯了夙願否主人謂誰古燕約齋羅公也

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卷之六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七

古燕羅森約齋
南州李明睿太虛　裁定
中州狄宗哲魯修
都梁李正蔚豹采　鑒訂
南城蕭韻明彝增補

序

元

麻姑山仙壇集序

白玉蟾紫清真人

自有宇宙則有山川而洞天福地所在包涵宇宙山川清律虛靈之氣以俟神仙異人修煉變化之資蓋

古今如一日也麻姑山小有大乃三十六洞天之一山以麻姑名莫知何年始意非麻姑元君山頂立壇久於其地精切密行得道升眞而山川之美不得不專歟自古神仙皆以盡性至命養氣凝神積行累功超凡入聖純傳源流具有可考而麻姑元君得道之由僅見於顏魯公撫州澗會仙之跡止附於葛稚川方平傳考訂圖史敘述本末以與洞天山川相爲無窮此固方外者之寶也曩歲寄隱青城亦係元君修煉成眞之所西川禱祈福澤之庭洞府以麻姑名仙跡班班可考比來僊都披閱志集參以青城耳聞目見及四方觀宇所述江湖雲鶴所傳碑額文字所載括爲一傳以便觀覽題曰小有洞天麻姑神仙傳與世共之蓋嘗拜元通之殿陟齊雲之峰追憶青城洞府之高深遥聯蓬萊弱水之清淺禮王母二真之儀無企七月七日仙會之神風瞻浮丘三應之祠而仰王郭二仙尋師之芳躅摸瓢酌葛稚川浴丹之水炷香附鄧福唐遺篇之壇望麻源而歸谷口有真人之姓氏閱碑記而參羅浮致園碁之老仙山川之美神

仙之奇盡在是矣又或同志之士瀏覽而與開卷而悟因元始東海三爲桑田之歎而速修與天齊年之功讀魯公地氣殊異江山炳靈之文而勇進躡武群仙之步則今日仙傳之集豈曰小補云耳

國朝

集麻姑序

敖彧

府之名山勝地夥矣而麻姑褎然爲稱首豈非以其時出霖雨以溥潤於生民之故歟自[illegible]以來迄于今日見於題咏者多矣而獨太師顏[illegible]魯公丞相李[illegible]

定歸然若彝靈光得非以其忠肝義膽千古不磨耶
茲成化丙申太守懷柔李侯以祠部郎中超拜今職
是秋壬癸是山既竣事覽觀之暇退坐幽軒焚香啜
茗披閱圖誌品藻詩文召王觀道流謂曰付有宇宙
即有是山然炳靈發跡自麻姑以前未之聞也由湖
靈運倡和以及我　朝詞人騷士縉紳逐客之流長
篇巨軸日新月盛宜有紀錄會萃成編以便好事者
游目而適貲焉俾修郡乘者得有所稽考而不惑上
之職方氏有以上論列之先哲與夫風土之萬一焉

耳道流曰謹如教乃裝褾成帙命梁翰者濃墨淨書
入以代殊文因名係仍處其右俯俾予爲予夏之序
予禮辭不獲遂爲之言曰超鴻濛而混希夷扞災患
而惠烝黎此仙靈之奇異也扶世教厚民彝超亭毒
抉杳微此人聲之英華也今傑之盛心于以昭仙靈
之肸蠁于以彰作者之心藏一舉而兩得豈非茲山
之全美歟後之閱而未至者得斯集而觀之固已得
其大要矣雖然峴臺以羊大傅而名滁山以歐文忠
而重泰山得夫子而道貫古今武夷得文公而盛顯
寰壤然則是山是集亦以顏李二公而愈著歟是則
仙也靈也文也言也聖賢之事功世道之汙隆孰重
孰輕必有能涇渭之者惜予筆路蓁蕪不足以發揚
仙賢之突奧乃厠名於作者之列佛頭著糞之譏難
乎免矣若夫魚目珷玞之混是又在乎具眼者成化
戊戌四月下浣

集麻姑序　　王　華 廣西副使

吾盱爲江右名郡山水之秀天下稱焉而麻姑又郡
山之特殊者故晉唐宋來以逮我　朝諸名公聞人

慕其名者未必不一遊而其遊者皆留題詠顏魯公
刺郡時亦有碑其文與字皆其自爲積時代之久而
詩文盈卷無錫秦侯來守是郡以德教民以文飾治
政務之餘亦嘗登焉披閱諸作以爲有以張山川之
美惟懼其久而散逸集而壽諸梓以序屬予夫自有
宇宙則有此山嘗觀夫天下之佳山水不爲不多而
名鮮聞者何固其無以特殊而又無聞人名士歌詠
以彰之故滁上以歐陽著蘭亭以羲之聞浣溪瞿塘
之所以名于天下後世者咸經老杜之品題物色也

麻姑之名雖在天下然非群公之作曷以益聞于今之與古也若是哉非侯之致力曷以益聞于遠且久哉噫使是集之傳四方之士夫君子雖未及登是山覩乎群公之作則可以知其槩侯之用心可謂遠矣吾盱山水之秀川原之靈有可傳其傳于久且遠所謂地氣姝異江山炳靈者有可驗矣文固予椎也顧郡人不可以辭爲道之如此若夫狀山水遊觀之美紀亭榭泉石之趣與夫神仙之說已悉于諸名公先哲烏乎俟乎予言

麻姑勝覽詩序　　鄭　蔓　先化知縣

麻姑勝覽詩冊郡侯三山鄭公敘大夫士于姑山作也公才名冠海內執法不阿以秋官憲僉添註富川踰年轉玆盱治政浹旬風行草偃公暇輙欲登高極遠以舒清曠浩渺之思廼八月中秋燕集群賢名山廣谷中憑闌觀瀑掬泉流觴撫松軒臨蓮池畀詩僧之墓陟泰人之峰眞與蘭亭金谷之會相爲上下至倡賓酧洽如也宴畢公首起律韻夫若士各和之凡爲詩若干命蔓紀其事蔓惟玆山崇岡秀水清翠排

空萬景森目希世奇觀也而公以廟堂之資秉節外遊得于斯而宴樂之亦山川之奇遇也誼之勝覽毓曰不宜顧盱仰公惟勤而公移盱未幾萬口喁喁矣啻旱霖勞者欲息困者欲蘇訟者欲平玆亦天下劇任也公何暇於山水爲耶雖然人之爲一人則煩兼人則紓公才冠世又不特兼人已也用其一二以康庶事其所未用以之覽勝有餘力焉孰謂姑山詩酒不自公有益誰哉今夫神泉飛瀑挹天下之至淸而澄心者契焉翠岡丹洞矻天下之至崇而峻行者慕焉故君子如高山大川信斯言也則玆山若水固公胸中之素有而玆宴與作亦川原之所必不能無夫是謂勝覽而盤遊娛眺自別於俗吏遠斯甚矣

麻姑勝覽詩序　　蕭　玘　池州倅 封象議

吾少白郡侯鄭公命玘敘麻姑勝覽冊玘拜云何公曰予性癖山水家食時每聞名山勝水吟思勃如即欲登焉麻姑去吾閩幾百里積吾思幾十年前謫富川如泰嶺華峰皆以爲未足大觀徒悵悵焉耳比遷盱入其境麻姑在吾目也吏事暇偕大夫士覽之走

雙瀑挹神功而平生之願頗遂縱輿浩歌觀物追情超絶乎塵埃之表頓覺雞犬之隔世歲月之相磨也信大觀哉詩成爭相倡和誦聲琅琅遏行雲振林木雅會勝遊孰爲主賓又進而訪丹霞入洞天矚目三忠大唐魯公氏大宋忠定氏文山氏嗚呼予竊慕之予始登而都邑環布可以觀民物也最上而飛躍昭著可以觀變化也入祠而三先生在焉可以觀制行也知民物則知所用情知變化則知所用義知制行則知所用誠一事而三省集焉後吾遊者其以吾言

爲信否乎圯在諸生唯唯因述公言并予用序于諸公詩後

麻姑集序

海陽朱廷臣 本郡太守

麻姑集者集古今英髦之所遊詠以發麻姑之勝者也集之云何蓋將廣其勝於天下俾凡慕其名者有以得其槩也夫麻姑之名或得之顏公碑記之妙或得之神功泉釀之醇孰不欲振衣于其巔以异覽其景物之異顧跡有所係地有所限不能盡如其願毋付之想像而已耳予自蚤歲隨計吏南北驅馳其於名山勝水知所好矣至渡江得登金山尹吳得遊虎丘于杭得遊西湖于閩得遊武夷三十餘年間僅得是數山水之樂其未及見者尚多也迺辛丑春出補盱郡凡縉紳袍逍者莫不曰是行也然汝麻姑之勝矣洎入境公暇乃携賓佐出郭西十五六里林麓紆迴溪流瀑泛遙眺仙巘縹緲雲漢挽車窮登周覽無際乃嘆曰眞東南佳境也于是召羽衣訪遺事遂有携一卷以進者覽之皆古今英遊之所題詠珠璣燦爛金玉鏗鏘咸足以洩山水之秘惜夫未久傳也予

乃謀之冲谷陳子曰有美弗彰誠闕典也盍相與編摩鋟梓以廣其傳時陳子暨絜齋李子澄潭方子仝贊曰盛舉可無緩也於是揚歸郡齋命工繕寫但舊卷多出於羽流之所抄錄實多亥豕乃屬陳子輝處校正復詢之鄉大夫白窓鄭君廣搜博採以足其所未備首繪之圖昭其象也次綴以文發其蘊也象昭則形可稽蘊發則妙可見蓋有不待親登而麻姑在吾目中者矣集幾就陳子一旦復於予曰是集也雖爲麻姑而發若麻源從姑左右相峙實麻姑所由以

增勝者也其間英遊題詠文多傑然與夫顏公李公文公之過化流寓傳祠在山岳武穆公之靖寇全郡未知崇祀不因是而表章之則盛美日幾乎息矣予應之曰然予志也必如是而後斯集為不孤也用書以附集是為序

碑

國朝

少司馬御史中丞胡公祠碑

新城王　材 祭酒

督撫江右少司馬御史中丞滁陽胡公奉　召入尚書轉左司馬贊本兵時江郡士民仰公功德懷戀靡所寄願托諸祠祀著不忘郡守僕橋淩公睹衆志之莫已也逆諫之滯成也曰志在士民任在我白諸憲臬崔公持樹公生祠于麻姑山之上山郡望也江右所統郡十有三縣七十五公之功德靡不被何時江獨立祠感之切者念之深也今　皇帝御極四十年江右稱無事比歲潮汀寇起乃連入江右殘掠湖東西殺文武官吏濤喧壘塞莫可遮遏而閩中以海寇警兵時亦叛亂擾吾境　天子憂之詢于在廷誰綏寧之寄僉以屬公公任浙藩右使　詔晉公中丞特賜公兵符趣公就道時建昌撫信吉臨諸郡寇毒方熾公自浙江來那疾趨撫州分命將卒遝驅迭擊所向賊輒不支進駐我建昌諸賊咸敢遁出境乃建白立中東西三大營于南昌建昌吉安三郡而各道諸郡亦皆置兵首臂連絡夾倚互援申諭境內比閭族黨團結保伍並習守望名之曰親兵導使親也於是兵寇至始有備乃建諸邑未立城池畫糧儲備械器

表勵諸死事者增設將領舉韜傑而黜其庸駑江右戎政井然赫然改前觀矣而又汲汲念諸被寇之地創殘困瘁即未被寇者亦徵集頓疲力請減免闔省稅糧動戒郡邑以無科率將卒所經罔不奉禁令無敢侵暴值諸邑大水疏奏江右連年兵火疫癘人民愁痛無以聊生又遭澤水稅租無所出溯癈之骨不堪椎併疏詞懇激讀者垂涕　天子如其言蠲復有差江右所共承於公諸大惠若此方我郡四邑剿寇紛午幸公經臨始各遁去未逾時有旨粵廣贛三鎮

合剿潮賊公嘗防遏要害復馳節駐盱自冬徂秋爲日益久中間守禦之分布策應之調遣餽賞之運給文武官吏輻輳而承事而公於緯繣續迫之中未嘗一息忘其省約寛恤之仁斯民親見公慈儉之實而獨深沃公節愛之厚既賴公驅攘之烈而又感公鎮定之功渊雨平施僅充者票沃滋者歷潛運繼明者得照爲久是以盱人自村原至于廛市自支邑至于郡城自庶民至于學校至于縉紳罔不同辭協戴共圖尸祝以報公功德於無窮諸縉紳諸弟子員既

幸淩公爲樹其祠則又謁予言敘其績予盱人也炳衆志而陳信分也重之以詩曰江甸雄藩控引閩粵盱爲南疆汀漳惠潮山蟠谷綿蛇豕厚蔵佑歲丁巳入我支邑我用弗康迨于庚辛兇蠻叛卒氛焰披猖我湖東西村灰邑爍血漬原隰 帝爲惻然詢謀節鎮簡在廷揚允允胡公受 命有赫威猷振張爰自錢塘誓衆長驅指我建昌先聲實懾群盜解靡我武斯揚營與保絡官鄉並作我政皇皇逆璉肆亂群渠潰蔓播毒流殃 帝命粵臺鎔閩二鎮滌彼兇狂命我江右保要固圉横決是防公再臨盱嘉乎駐旆覆及嚴霜以大聲援以精策應以杜蹊近選才拔能旁芟後摘卒掃殘搶於惟我公義略奕奕仁風洋洋汰修祭約一篚用金民罔躋僭文武吏士率式承序無敢害傷渥澤爲雲力疏蠲復民免流亡位尊德溥威匡惠撫覃暨江鄉公駐盱久士民涵覆感有獨長外患以驅内究不孳易沴爲祥忠信儉慈照保朏朏德音不忘仙峰郡鎮萬古瞻焉俎豆馨香

文

修理麻姑仙觀訖工祭文

鄔鳴雷

上真茂世慈儉是敦積功累行永濟群昏惟茲麻谷靈蹟攸存道風泱漭玄化渾淪冥乎神契極溺亨屯仙踪既遠丹室誰攀某官盱水登眺盤桓爰命將作鳩工飭殘輪奐斯爽金碧爛焉移今三載古蹟宛然敬涓穀日肅拜陳言仰祈鸞馭永賁雲幡斡旋疏淪惠此黎元

重建姑山玄帝殿訖工祭文

鄔鳴雷

神功浩蕩玄造隱微無遠不屆靡虫不持曰茲姑嶠山水幽奇帝尊厥位百福是宜歷歲茲久殿宇傾欹風雨交射蜘網雀棲慢神廢禮瞻眺悽依某吏茲土登拜躊躇低回四顧踟躕咨嗟爰命將作鳩工以時神助民悅不日成之輪奐翼若丹青爛斯敬薦毅日肅謁陳詞仰祈帝鑑永廓弘慈億萬斯載惠我恭黎

祭岳武穆公文　鄔鳴雷

唯公精忠神武卓冠兩間志存雪恥身墮權奸國有

猛徇英雄淚潸淌風遺德萬古寸丹昔哉展卷壯公膽肝來守茲土敬謁姑山玉龍之吼倏劍寒濤蒼虬之恭百仞誰擧歲時釃酒有像其間彤雲冉冉虎步名班

賦

宋

麻姑賦　李　覯直講

巍乎高哉茲山之所以為異也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頑頂天而立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盤鬱前後相失陟崒祥左右馳突鳴泉百霤躍下雲窟喬杉萬千舞破煙霄靈奇惚恍變見出沒瞿耳目之視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繚垣紛拏之蘭之香倘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窗或溫而涼況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蝨其或驕然而霧飄然而雨跡步之間則縣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群戲風舞羽蹁躚老猿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阿水渚或走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淵石之迤邐圍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嬾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叢岫實冥古無人

行百獸饑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奸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齊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氣探术茹菁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迹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冥兮青青水秋秋兮泠泠雲路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冥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疑仙賦 有序

覯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顏太師真卿有記存

爲少比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者也其山水清媚與仙趾跡相附著在人口吻吾母初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祥符元年夢一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及覯生十餘歲從先父適田間宿東郊既寐有人以書與覯方制如牘表用黃其目曰王獻元文集夢中以爲沂公之文也就學以來果不甚然或時開卷嶮然憶念謂曾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濡筆著辭雖未善顧出自然不多勞力私心喜幸以所從授頗靈異而不敢言今茲年三十有八矣乃用自疑生疑仙賦儒者不言仙蓋患乎傷財舍生以學之者也苟異於彼宜無害焉賦曰

噫嘻仙乎爲有爲無爲天之居爲地之靈爲山之國爲水之都爲古爲今爲智爲愚爲崇爲卑爲肥爲臞與人類乎與人異乎將天下之利乎將一身而已乎既匪聞而匪見我焉知其所如繫我生之局絆環地氣殊絕神休合會導愚心之趨驟犯古人之畿界攀或無高搏或無大戲鈞天之遺音冒慶雲之渥彩

意靈物之所存速成於當代離俗術以次若府哉青春走兮素髮催銜金丹而不能撫道碑而銜哀然則何爲而生何爲而來已矣乎嵩高降神生甫申收拾中興還聖主長庚入夢生李白叫噪江南爲逐客今之生我豈無意二者他年終一得仙人若在金銀宮歸去來兮誰阻隔

麻姑賦

白玉蟾 紫清真人

片雲老仙枕五峰而眠無人問歲二十年白玉蟾從桂林道衡山下大江以西登房顏而拜之有黃冠師

鄰適軒會唯齋江逍遙小集逍遙山慨麻姑之去遠
緬王蔡其猶昔俯稚川濯丹之泉驗福唐遺簡之地
丹厓翠壁邈接太清碧殿紫壇風清月白桐色黯黯
泉聲琮琤上齊雲之峰按香玉之亭花陰卧白犬松
籟雜黃鶯雨滴蒼牙之溜風搖樓角之鈴有鳴倉庚
有伐丁丁霜畦老芝之朮煙苑多桂苓諗碧蓮之沓漠
空四海之疇鄰柳着花面不成笑筍角蕨拳聊自伸
池水成文以羅縠海棠落瓣如魚鱗啼鶯語燕不可
聽矣昔者黃花姑戚姬南貞從麻姑之魚軒耿天風

兮轔轔斂雲擗麟珉筵生春黛娥歌嬪雲之曲王妃
舞紫茸之裥但知笑吟終日兮不知有蚩蚩之人憶
昨夢嘆前塵顧安得景從飈舉以覓酒於鸞帳之下
賦詩於鶴馭之前徑闖驪姥以水飲陳圖南又聞紫
虛夫人以桂花與陳輿明西王母以蟠實戲曼倩子
媿無德以儷之若夫先鸞後鶴彈壓天鈴僘僘以娛
仙懷浩浩以控飛轝得不爲香案之下元者乎姑有
耳寧不聽姑有心寧不矜否則鞭豐霳駕飛廉以終
其身叫東皇西母於瑤池問南烏比鬼於海濱挹爽

以挹浮柏闌以柏洪鍇王珮兮丁東行太空兮逐冥
鴻醉忽醒醒忽有所思不能無所賦蓬萊清淺兮將
桑田矣天地未判之始父母未生之前曰不然又何
從而有昆明之刼灰

國朝

賦得麻姑山奉司寇何先生致政還盱江

董越 禮部尚書

維斗分野山有麻姑上凌天樞下壓坤輿其名洞天
也第居三十有六其爲道里也周遭四百有餘清泉

白練濺沫乎其間兮流瀑布於匡廬丹霞紫氣沓靄
乎其巔兮照初日於香爐爰有仙人氷肌玉膚雲駢
鶴馭玉珮璈璐逍遙乎是者不知其歷幾千萬年但
見山因是靈而名冠華蓋酒緣是美而味勝醍醐飲
之者心醉望之者神愉固嘗見詠於騷人而表名于
竹書矣客有倦遊而歸過北山招麻姑之神而問之
曰子之有是山蓋云久矣亦知其含氣以生物息機
以調神之爲消息盈虛者乎木瑠窮陰春必華敷鵜
鳴氣至蟲蟄冬初倏陽德之方亨忽歲事之云徂子

徒名能洞燭化機盜竊元氣若是之僊能易於肽乎。
麻姑哄而答曰客因隨吾名與山俱而不能與之爲
徒吾亦謂客理窮萬變而獨不知今吾之即故吾也。
方吾跨大鵬歷清都塊五嶽杯五湖朝刷景于暘谷。
夕妝功乎桑榆長嘯一聲震撼八區蓋嘗勞塵凡下
土張目遽肝矣然而舊鄉不能忘乎脾睨衷情不能
兑于搒紆所以澀勝金鋪稽首玉除帝固許吾飛舄
雙鳧秋駕蘇駒矣猶慮夫林嶰吾變谷謝吾遁幸文
不移于比山失不咎乎東隅還吾居于丹霞之壁戻

吾服于列仙之癯吾因得馭氣凌風邀客相歸於是
乎千千千矣客乃能瀉宾杳漠蟬蛻濁汙不待乎黃鶴
之招巴巾乎紫桑之車孰謂客於茲山而肯少孤乎。
且有仙則名其説近誕地因人勝其言不誣吾不能
與客並駕而齊驅獨以爲鞭背不能不增茲多口。借
鵬不能爲辨其本無吾名不損於仙曹瑕終掩於瑾
瑜若是者客又以爲何如耶客喜哄乃歌曰千仞之
陟必循途兮萬派之流必歸墟兮從吾所好之何吁
兮

登麻姑山賦　黃茂 南城人

緊乘雲以奮鱗兮厥願遲違廼彈冠以出宰兮夙駕
星馳唯匡廬之上流兮府江之湄紛簿領其相仍兮
思棄穢而探奇睠山川之足賞兮飛鳧舄以遐趨選
麻姑之尤勝兮自公暇而陟覽披蔭蘿之蒙茸兮躡
嶮巇之崇坂石磋砑以窘步兮憩虛亭而少翱焱煌
霏之開霽兮呈圖畫於林皐森萬象其一覩兮曠懷
抱於雲霄循逶迤以深入兮又奚憚乎岧嶤駭雷霆
之震撼兮落飛泉其天際驚蠑蝀之蜿蟺兮度危橋

而前逝韻風松於谷口兮恍飛仙之環珮酌清泠於
石竅兮夫何異乎瓊漿之珍味睹風景之殊異兮固
巳超乎塵凡意女冠之綽約兮或尚可攀驪王虬以
翺翔兮駕青鸞之翩翾挾一氣以冥淩兮依日月而
停驂歌玄雲之高調兮授予以霹靂之橐盤撲火宅
之愁燄兮俾醉夢之醒然路漫漫以超遠兮爰悵悵
其何隔耿予懷以侘傺兮竟渺茫而靡得尋遺跡以
詢訪兮窮溪山之搴萃群峰拱擎以環抱兮勢以天
而巍巢靈湫漾碧以澄瀉兮潛蛟龍而莫測葛井揜

映丹爐兮閱千載其在墟顏碑昭田星漢兮空三復
而增疑存形像於空庭兮奠蘋藻於靈祠恭修潔其
物表兮愧勞形之奚爲復登高以舒嘯兮見白雲之
蓬勃瞻親舍之在其下兮中惆悵而瓠杌奉嚴命以
報國兮敢苟貪乎簪紱望巴山之茫茫兮與飛揚而
馳逐憶峨峨之天矯兮又何遜乎茲山之風物解俗
鞅而念氏痰兮予豈忘情於芻牧撫佳景而抒情素
兮長吟響振乎林谷亂曰山崔嵬兮石峻嶒雲幕幕
兮水泠泠蛟龍潛兮虎豹蹲遠朝市兮隔塵氛仙姑

去兮跡尚存梓遺像兮蘋藻薦訪幽奇兮滌煩襟憶
故園兮攄心旌志苟適兮歸暫與予誦兮浩山靈

麻姑賦有引　　曾應辯逸士

是歲玄默攝提格終病之月望後三日瞶叟與客畢
事于郡城返舟南十里抵從姑山下西望麻姑客喟
然謂曰麻姑山勝槩僕未能一至吾叟盍相與舍舟
遵陸一登覽焉時值廣漠風恬舟師弗之許不果行
客乃怏怏予謂客曰予曩與容齋湯子逵甫劉子蓋
嘗遊矣山之生致粗記一二試爲子略陳之賦曰、

槩麻姑之爲山兮鎮南服之要衝壯盱郡之形勝兮
俯江漢之朝宗聳層巒之崗岑兮盼疊嶂之穹窿。勢
岌嶪而若馳兮羌偃蹇而橫空途有險易丘別卑崇。
石顏頑而將駁土花老而欲封煙骨轇轕雲根蔥蘢。
古藤疑鳥雀怪木走蛇龍陰陽迭其代序烏兔環以
西南風飄蕭兮斷續霧滃濛兮濱濛敧庄半壑。絕壑
猶滌領地靈之鍁翕削天巧之崆峒倒飛瀑之千尺。
灑流沫於長洪擬白虹素練之縈帶力百雷萬古之
春容、上而軍山忝其老懶下而女冠遜其纖穠、掩四

顧其蟠蟠屹數仞之顯顯宜其從姑爲之近待葛仙
之所依從爾乃旁觀列岫則有鳳凰獅石駝嶺龜峰
赤面玳瑁華表芙蓉雖名稱之匪一亦培塿之難同、
此則山之大觀也若夫凌犖确陟巑岏跋霧懕吅雲
關行行且止是曰半山從者務息徙倚盤桓回梯斗
絕疊磴星聯梳流淨漱悉王遥連齊雲亭上仰高孤
騫其亭斯翼其扁斯懸詰長生則有萬壽之宮。事幽
隱則有桃花之源禱甘澍則有金龍之潭醞嘉釀則
有神功之泉七星列杉獨松開軒丹砂擲米碧池化

邁訪詩僊之高甚蓊參仙着於棋盤望三淸於廣漠
五老千岑鎮信于匱耳目之所聞見曾不究其萬一
者焉峰回徑轉路乃平平即蔡經之故宅建仙都之
瑶壇道書所謂三十六洞之一榜爲丹霞小有之天
是爲會王方平之地金杯玉盞璧龖牖而侑瓊筵予
想夫吐芳辭兮輿人講仙術兮玄玄閱世歲兮不知
其幾變唯海水兮三見爲桑田偉淸談之近道曾不
樂此役繪之言見顏魯公之碑記忠用義膽照耀石
鐫鐵畫銀鉤歷唐代而爭姸李說書之有賦風情逸

與亦挽拱端姝虛被幻乃一洗於神仙是皆名邦之
所獨擅中古之所流傳郎更僕而未盡豈傾蓋之能
宣請憑再詞尚俟博覽或庶幾其周旋客曰以予之
言今亦詳瞻然提之於耳孰若紀之於編於是命毛
穎拉陳玄會陶泓染雲箋敘茲山之佳麗紀登臨之
勝迹聊風雩以詠歸眺層雲之遠碧

登麻姑山賦 并序

李希哲 邑人

予家麻姑山賦不奇也句令神僊傳蔡王稚川丹
井故在魯公志怪麻源第三谷郎李子剛予披閱
奇紀感陳王宓妃之事偶要建昌司李傅公舜水
簾之勝檢裘王之篇霞樓真寄宛已升臨似聞鐘
磬之音有若人馬之狀風雨乍驚迷無處所使使
自天而下空中呼名者再遥語云云今日武夷君
華山君宴麻姑碧池之上若名列仙籍無憂不仙
予就視之物亡睹者是何神也于是綴次其辭書
之于紙云爾

夫何茲仙之靈媛兮廓獨處乎神宮象珠庭之璀璨
法璇室之崚冲鏤玄玉以落梁錯黃金而爲墉構雲

殿以頂天羅游樹而造龍負飛仙之窟宅播美子之
玄蹤惟麗山之孤挺秀東南之八公託玄根于盧阜
結靈氣于華蓋疑神物之護持承霧崎乎天功奇日
兄與天妹邈雲煙而遥思昇玉扃以枉斗振金策而
騎箕扇文昌使掌行學招搖以爲麾乘天台之霧藥
望雲憂之姣姬兩其神淵雲蕩丹靈壁浮重巘五峙
飛瀑雙流玄嶺紆深赤崖偃蹇落落松聲虛聞玉瀨
別有玄猿嘯木靈雀巢枝迎鸞獻之音響聽簫笳之
鼓吹陟階皇之仙都飛故宅之錦帷懷君王而不見

指七日以爲期若有人兮步虛儀合陰陽之渥餚發
莊姝之瓌姿翩兮若飛鴻之舒翼忽兮宛游龍之委
蛇其初出也爗兮麗翔陽之形雲其少進也皎兮飄
瑞木之白雪望之非妖近之似藝靈之來兮偃蹇酷
烈金勝雲忝玉衣霞結象瑇瑁之文章佩瑶碧之寶
玦澤芙蕖之稚顏沐闌蕙之芳潔飛逮遊之雙舄動
凌風之霧縠體婉孅以靜好情幼妙而徽淑貌天選
以多奇匪圖像之可施粲玉齒以微笑妒從姑之蛾
眉接彩鸞以左翼前雲翅乎金輿右萼綠以爲衛後

玉卑之毛女先施撩袂而却走飛燕褰裾而自去瑶
姬背面而摇浄浴妃覩形而失語仰徽容於巖畔又
婆娑乎山嵎明靈雜遝變化須臾羽蓋霓旌銀橋若
曙玉杯在席金葩在御賓雲之曲復耳瑶池之歌無
虎殘紅雪於麻源之谷會碧蓮於娥池之水還金漿
於幔亭之仙蒸玉液於華蓋之玉乃有素女揮絃於
棟間靈嫋倚瑟於雲樹樂音嘈雜金敲石拊白鹿銜
花孔雀獻羽不饑之艸騰飛止渴之花翩舞覘仙家
兮無夜戀人世兮亭午息微躬之不怡及美人之遲

碁因孔雁以行媒寄遥情於幽遇占壹耦于靈氛恐
寤言之不固策兩美其必合嘉雙材之已具望所思
之若喪忽神先之微吐像七寶之合成郁丹青之繪
素靈皇皇而上下爲流雲與驚霧似鶴鶴之鳥飛翔
輕軀而竦赴薄神彩以相首略流盼而再顧含椒蘭
之芬芳揚袿徽而微步何變態之多姿覺形穢而成
惡願接歡以交言卒矜顏而薄怒望嫺嫺其思散若
不可乎侵附悵猖英於春華送歸風於秋路傷還期
以媒勞羞意密而調苦詹靈駕而復形遥雲幄而迫

覩落使星之自天似謂余以仙意乃歎曰思彼美兮
容裔指明水兮爲誓宴絲屋兮羽會忽少別兮千歲
歌畢於是乃遺漢女之珠珮報雲妃以玉杵神使若
亡忽迷所處但見晝冥冥而落箕雷減而象雨逐遥
心於浮雲浮雲逝而增慕對紅星以長嘆枉先塵而
存故將廻車以遠征從佳人之所務眷此鄉以何有
登斯霧之我誤永託妃於奕匹遲織女而答賦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七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八

古燕羅　森約齋
中州狄宗哲魯修
南州李明睿太虛　裁定
都梁李正蔚豹釆　鑒訂
南城蕭韻明彝增補

詩

宋

五言古風

碧蓮池

碧蓮何歲開我時不得見于今到池上只有紅蓮綻

紅蓮非醜惡物以多爲賤阿嬌雖解妬不見眞妃面

葛仙壇

仙翁猶在時壇上何設施仙翁一去後變州空離離
下士聞大笑言者多不知嗟嗟天壤內共是枯魚池

魯公碑

他人工字書美好若婦女猗嗟顏太師赳赳丈夫武
麻姑有遺碑歲月亦已古硬筆可破石鐫者疑虛語
驚龍索雷闕日晴天下雨怒虎哭鬪出不投千強弩
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取惟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
安得同寶鎮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時莫教凡眼覷

七星杉

五行與萬類有象皆在天如何彼杉樹反更伴星躔
予憶古昔意欲媚茲山巔草木尚有斗人物誰非仙
栽培自何代衰老今多年大旱不減翠淺春無益鮮
生當好世界過盡閑雲煙房心欲布政在石安可掮

玳瑁石

前有縣大夫取此石爲器器然夸謂予材與工俱羨
如何汝鄉人罷用魯莫備無乃居荒陬俗鄙不喜事

答云此石堅攻磨動時歲官用財出民民用錢出已
出民官不知喜事誠可貴出已乃傷財誰能不惜費
大夫聞此語如有所悠戾今君倡是詩敢以報嘉惠

秦人峰

秦法雖甚苛秦吏猶若拙山林不數里俾汝逃得脫
予觀世上事政役火烈烈苟非爲鬼神何計避羈紲
聖皇今在御百事咸均節常披詔書意苦念生財竭
誰能將順者所望在賢哲無使峰中人笑我民屠裂

虎跑泉

虎跪本何爲彼將對以臆有如大丈夫卓爾抱剛直
盜泉既不飲譖人亦不食山中小禽獸何足勞捉搦
勇氣無所泄瓜地成遺迹地神嘉乃誠水源爲開闢
尋常竊六畜夜傍人墻壁是與豺狼同聞此宜慚色

丹霞洞

山西十數里乃是丹霞洞直上窮雲霓中寬入罨靄
紅塵生不識明月手可捧人家十里遥泉源六月凍
風雨氣勢惡艸木精神竦靈物少形現仙官何職貢
俗緣易厭薄舊事足愁痛寄語松上鶴他年期一控

煉丹井

丹竈久已毀井泉空獨存此地非常地今人非昔人
我願刀圭藥輕舉明朝寢一言洗天日萬物歸陽春
羣仙雖嫉妬使我身漂淪俯覗廢井水欲飲礙荆榛
徘徊片雲下泣涕沾衣巾少壯幾何時且醉尊中醇

流杯池 李覯

幽居久不樂心死如溼灰聞言山有池仙客曾流杯
披形向西坐欲望無崇臺何當命宴遊盡聚不羈才
顧恐俠臨地未足開吾懷仰手斷河漢決向天南來
移舟復轉嶽趯遶城環迴横持北斗柄量盡酒星醅
箕踞接下流一歃空千罍八風助吟唱萬怪共嘲諧
醉來散髮卧蠅聲似霆雷吟笑勢利子茫茫塵土堆

煉丹井 朱京司業

仙都朝百靈奇絶衆峰冠朝隨五馬遊萬里卷雲幔
春陽散地脉指顧群陰泮刻玉露巉巖巖巖色足悍
怪木走獰虬老藤連朽貫峰勢忽騫騰天馬脱修絆
飛流三百尺餘沫拂霄漢空谷隱晴雷聒耳笑語亂
所願化日長誰憂斧柯爛況復值花時桃竹分相半

乘興事幽尋頓覺神遐觀信步忘險易屐輟遺汚湧
恣觀融結巧疑費陰陽炭瞑色生四垂孤煙起樵爨
千騎去如飛夕陽人影散

凌雲行 張商英宰相

麻姑何代仙南城有遺壇雙練飛絶巘天風逼人寒
枯螺抱怪石幾見海水乾清都在何許煙霧不可干
宮闕錢白玉輜軿駕朱鸞念非麁濁質可以超雲端
冲虚盡塵滓變化生羽翰悠悠戚施子汲汲營餔餐
頎然碩且大軀幹壓馬鞍奉養恐不至齒髮忽已殘

呼吸一時絶枯骸積巑岏滕行望碧落宵露零衣冠

願聞道之妙不用餐米丹入間寧足樂棄去夫何難

凌雲行　　楊傑 殿中丞

我本耕釣夫素嗜山水樂補吏來盱江潛解組綬縛

獨上凌雲行青梯入寥廓萬象富觀覽四面峻巖壑

天風襲衣襟斷霞半空落仙家雞犬鳴鸞鶴起巢松崔

勝遊最後時萍梗念漂泊回首顧人間佳景滿城郭

葛仙壇　　劉涇 工部郎中

天風吹餘勝萬木晴扶疏寒雲淡山色水墨漲秋圖

駕言寥廓中一徑渺盤紆却有謝塵世培塿而潢汙

瀑布泉　　前人

瀑布宜終宵幽鳥時一吟浩然太虛際始識本來心

情閑日自長步遣意亦深更携九節杖揷遍蕭蕭林

登麻姑山　　前人

謝公好登山折屐第三谷麻姑乃不到頗負登山足

寒山鳴古瑠澗道瀉淙玉鉾竹白棱離吾將追往躅

其二

溪行愛宛轉石坐憐皴蒼白雲起目前如鶴兩翼張

蜿我衣上塵驚之以翱翔欲攬恍不接身在意飄揚

其三

空山萬幽木彈以終日風無絃自秋曲奏滿天地中

愛之以心靈聽之以耳聰道人抱琴來此意不可通

半山亭　　陳肅 都官員外郎

躡履上高山亭在半山側猿鳥戲層雲煙霞含秀色

須知名利心到此堪俱息

瀑布泉

山高激迅湍清振林下響飛雪濺千巖白虹落萬丈

來此坐移時森然毛髮爽

桃源洞

輕煙綠滿溪夭桃紅夾岍春風吹百花香逐春風散

花落與花開年光不知換

七星杉

峭石七星杉凌雲勢森聳月照林影寒風起龍勢動

高低松檜枝環如衆星拱

碧蓮池

愛此東南池澄湛通泉脈昔日碧蓮根香英今變白

顏色本神仙霞衣無定格

流杯池

積水環巨石石面如砥平當知達者心來此浮杯能
酒中有賢聖常願娛閑情

虎跑泉　陳肅

愛此一泓碧何年因虎跑樵夫冒險徑渴飲千山凹
今人多不仁苛政空呶呶

投龍潭

流瀑落深潭疊響如驚雷跳波夾亂石突兀寒如堆

潭上片雲起千山風雨來

葛仙壇　呂南公　灌園先生

南峰枕崇坂逕路荆榛稠遺壇在其巔名爲仙翁留
石角已剝泐林芳自春秋誰無骨中塵來繼冲霄遊

元

雲關　揭傒斯　翰林侍講

君子荷初服恩至若無榮穆穆芳雨散悠悠蒼山行
危關擁霧盖飛術繞雲屏苔鮮滑如積松杉香冥冥
時逢負苓翁忽聞流水聲舉足向益高矯然欲遐征
徒御各忘倦矧彼高人情

飛練

神工擲天紳挂之兩厓間萬古流不盡誰能測其端
勢割山石愁氣挾艸木寒安得天風吹縶彼日月還
麻姑綠雲髮黝黝長不殘

三峽橋

嵯峨仙都觀遥望丹霞天後有千歲松中有百頃田
風日夏颯颯煌霞晝蓊芊群秀一時集安知非列仙
持觴登相疇罷琴抗高言天道信悠邈人情何拘攣

靈君不可致落景詎少延仰雖慙冥冥俯實憂元元
主人顧坐客此中可忘年

湧雪亭　前人

泉源出地底仰何雲中行壁厓瀉千丈亂石皆騰獰
風霆日夜急兩雪虛空鳴不有神物扶兹山應久傾
噴薄側飛鳥鏗鏘愁百靈仙家信爲好喧喧何由平

國朝

五言古風

程　洛　尚寶少卿

麻姑有遺壇迥異子午谷於焉陟祭坂萬境俱在目
峭壁懸蒼虬丹厓瀉飛瀑仰觀天宇臨俯視雲煙矗
瑤草含香風春秋不改綠帶露採靈芝連雲斸肥獨
所資學仙侶宜爾長辟穀泰伯詩尤工南豐碑可讀
斯人已千載後世誰追逐黃堂示新吟貂尾媿相續

夏時正 大理寺卿任江西巡撫

曾憇刀筆劬聊爲山水行林開江霧收籟激松風鳴
緣蘿分白雲躡磴凌紫清神仙有窟宅伊昔下瑤京
一去渺無期再來誰爲迎麻姑亦應老方平寧久生

無端理忽冥有心念縣縈旣靡煦嫗恩空負使者名
鑱䃺何駢陳對案自屛營舉酒不能樂撫景徒馳情

羅 倫 修撰

王風一委地異端乃橫行鳳鳥久不至蛙蠅紛吹鳴
風雨晦白晝虹蜺橫太清使君遊丹霞道士吹紫笙
玄鶴自天翔仙犬花間逝使君謂道士當宁憂蒼生
老夫荷天澤痌哉此孤煢因覩魯公碑登慕麻姑名
王事傷靡盬載驅用經營黃冠亦黔首慰我萬古情

其二

魯公忠義心曾子春秋筆兩公天地間千古雙白日
伊人無遺文麻姑今已失麻姑在何處吾道未得一
嗟嗟劉張輩亦此留遺跡人生貴自重歌竟長歎息

左 謙 贈御史

自分山澤癯棲遲第三谷閒遊麻姑山佳境空心目
中天削芙蓉黍地瀉飛瀑虹橋跨靈湫仙都棲觀矗
星杉雖已陳松竹自寒綠香風吹碧蓮甘雨肥黃獨
欲從學仙侶相與事辟穀緬懷方平翁顏碑良可讀
鸞鶴邈青霄烏兔空馳逐滄桑幾變更勝會何將續

左 贊 廣東布政

散步癸水東諸峯削蒼玉迢迢七星巖屹明貫山腹
玄洞何杳冥攀緣入紆曲宛若清夜遊歷覽資秉燭
石液結晶瑩天香散芬馥陰風起靈湫疑有蛟蜒伏
振衣棲霞巔俯仰豁心目滿城樓閣重天外峰巒矗
沃野田有秋亘江抱寒綠戰戰憩雲鶴厓絕勝坐華屋
高歌送清觴暝色在林木翩翩然駕輕車回途轉雲麓
留題愧後塵茲遊會當續

謝士元 郡守歷副都御史

縱策入煙蘿紫廻度空谷更上齊雲亭憑高騁雙目
巖泉挂晴虹恍惚衛盧瀑仙子多樓居棟宇雲間矗
野鶴唳還飛瑶艸冬更綠山神著靈響敬畏予所獨
於焉舉禋祀祈年介嘉穀巽巽魯公碑昏訛猶可讀
義烈感精神宜欲相追逐載誦泰伯詩調古誰能續

陳道 刑部尚書

簿領日旁午余懷苦曾騰職思寧敢廢駕言及游登
餘宜私有適慰此徒僕憎肩輿度嶮屹仰手摩青冥
羣山羅培塿奔濤溢原隰村郭猶釜盂一水遶相縈

郄堂昧懿戒超忽貽戩競激湍瀉珠璣龍湫殷雷霆
巖雲襲衣袂廻飈吹鬢星松杉澎飛閣洞石歆欲傾
沿流入廣殿崖廊接崚嶒何時麻姑仙息馭茲憑陵
應嚮竊化機至今燃香燈行觴擲麟脯傳者恐未經
蓬萊水清淺極望迷滄溟問訊黃冠流捫衷自屏營
撫景久延佇萬感驟塵膺適爾發長嘯古人悲獨醒
役役聲利場焦火復凝氷小智敵大造紛披亂蚊蠅
拂壁辨題銜半已歸幽扃名教有餘樂哀榮互相乘
黃鵠恣高舉咄哉弋人矰且吸清泠泉滌我丹府靈
彷彿聞步虛翛翛雜竽笙

王用政 封王事

尋幽訪仙人遶遶洞雲深洞中晝寂寥仙人去無音
好鳥聲間關澗泉鳴瑶琴道傍艸木花紅紫聯清陰
仰觀泰人峰往察萬古心且以豁天宇且以舒煩襟
悠哉恣吟趣胡爲望仙岑無端世慮忏從渠自浮沉

顏碑

魯公一片石字畫金玉壯羣蛟掣鎖鈕萬馬自奔放
忠骨老研磨彷彿叱賊狀金鼎類神姦王鎮光寶藏

常令鬼物讋永使山氣王此石知不朽萬古足瞻仰

仙都觀

王獻之 戶部員外

訊僊上麻姑寒日映遠林屈曲攀層崖白雲迴且深
翹首半山上感遠情難任羣峰障遠道冷冷雙瀑吟
美人隔盱江誰爲和好音且酌神功泉惜哉離同心

偃蓋松

仙都有蒼松鬱鬱何繽紛倒懸若翻飛翱翔成鳳文
柔枝團結蓋挺挺高入雲高谷號霜風凜凜呼三軍
雪霜侵不受勁節無冬春古藤七星杉零落空離羣

王蔡渺何許偃蹇獨此君

秦人峯

峰下避秦人源中遺桃李覓仙棲煙霞朝夕飡蘭芷
煉形凌太清屏息斬髮齒昇冲雖茫然營營安可恃

遊麻姑山　　蒲　澤 山西僉事

異境愜茲遊靈山欣昔日幸逢五馬賢遺我一緉屐
披雲凌絕磴汲石逾半壁飛泉道落珠羣峰森列戟
澗底桃花源路阻子可適仰瞻麻姑祠亦邈仙人迹
草木含清輝煙嵐摇空碧高秋延賞心蕪莚破羈積

翙復值二妙相攜興無斁

劉　源 舉人

出郭謝塵鞅勝言渺深遊危亭屹山腰爽氣凌高秋
王龍從何來噴激雙瀑流神功溢玄竇芳潤餘丹丘
緜邈千載人俯仰不可求剔蘚驗古刻炳炳道故脩
乃知芻狗外有此脫屣儔舉世何勞勞玶彼山靈羞
振衣千仞岡攬結杉木樛一笑動寥廓別領長生謀

春日再登麻姑山　　王　材 祭酒

春懷不自遏日擬前山秀攀躋甫涉旬幽討不嫌又
陰晴日無準油壁發清晝屯雲出重峰望望若聯驟
郡山遞隱顯依約見雙溜延迴叩雲關牽繞出風岫
盤旋半山亭忽雨灑觴豆前行止觀瀑午日始穿漏
兩川並游龍千畝錯文繡晴雲忽孤生咫尺若相就
項刻萬里程幻化夥難究虹橋下鳴瑟神功挹清竇
感此淨心骨爭先劇沾漱平疇道淵林小有聽松奏
不知日已晡尚欲窮玄閟賓主共忘疲明燭坐宵漏
詎惜歸途艱田燈轉星宿

顏碑　　左　譓 贈御史

昔者仙壇碑云是魯公筆尊嚴駭鬼神光輝射星日
至寶想邁靈風雨忽相失後人雖重鐫誰能如萬一
蹇余生苦晚無由見真蹟三復泰伯詩臨風頻太息

觀麻姑雌雄泉　　帥　機 知府

比翼猶中乖兩星苦阻隔未若茲雙瀑妙合流不息
既同合懽枝亦類洞中石終古無分違造化詎能測
婿水應可名女泉豈雕飾盤跚采蘋女棲遊肥遯客
想見麻姑蹤佩王原泉側素質游太清縹緲不可覿

游麻姑山　　周一暘 邑訓

齋居抱閒寂覽勝來名山巖厓愛春霽杖屨從躋攀
白龍盼雙瀑青嶂排雲間石罅勺寒水苔坐宜松關
詎言絕塵想便覺超人寰游仙世能幾且稱時怡顏

羅　倫　翰林修撰

登山非愛仙幽懷在空谷人生宇宙間萬事鳥過目
逝者不復返懸厓瀉晴瀑俗事受形役黃壤空蠢蠢
道人好長生髮白雖更綠達觀妙至理白日天中燭
出入順大化誰能學辟穀顏碑説荒唐過眼懶再讀
若非忠義心鬼神已訶逐中華豈無人三王今有續

顏碑　左　贊　布政

巖巖魯公書自古稱獨步仙都有遺碑顯晦閱千數
真蹟在人間疑有神物護不然世變遷何以儼如故
揭來一拜覩宛然炙風度勁鋒泣蛟螭輝光破煙霧
令人敬畏俱慰我夙所慕有斐謝夫子獨深經久慮
翠珉欹琳琅寶若珊瑚樹流落幾百年今復還故處
眷言鎮玆山永同磐石固

仙壇　前人

今日時雨歇滐雲散晴光豈不懷佳遊坐入煙雲鄉
朋儕愈相從寧論山路長澗水瀉秋練谷鳥鳴春陽
俯覗江城小煙樹何蒼茫黃冠雅好客坐我三秀堂
雖無麒麟脯脯有鳧鷖觴浩歌來天風松聲響笙簧
緬惟昔君子建此祝壽場而予食天祿玆心安敢忘
仰瞻五雲表萬歲祝虞唐

春日遊麻姑山　師　機　知府

魚龍縱江海麋鹿戀山岡煩城安可處治産豈所長
出遊情自適首春理雲裝草逕巖畔發花藏葱裏香
薺麥覆疇畝雉鷄雊朝陽物色半有無新風載飄揚

行樂當及早麻源邇相望理策息山寺聖燈亦輝煌
候月雖逢雨詰旦施旭光山靈若有助雲峰任徜徉

陪謝公祖登麻姑　陳　政　臨川人

謝侯作郡暇挾我姑山行非慕神仙來愛此山水清
麻姑説荒唐幻語真無憑紅塵與青桑誰見生東瀛
蔡家麟脯宴云會王方平一去幾千載至今無面音
辟穀既有道胡不延修齡吾道在寰宇日月同昭明
風教未古若猶有蛙蠅鳴顏公亦何爲有曰譚窅冥
殆非爾公文麻姑今無名嗟嗟此詩者埋沒芳草塋

人生宵壤間落落如浮萍玆行亦良遇力把詩腸搜
冥搜得詞窩慰我行樂情

麻姑山　王華副使

雲山高崔嵬凜凜凌青冥停輿躡石磴直上尋真亭
虹橋度玉澗琳館依雲屏瀑布瀉寒雪鳥聲和飛鈴
天風吹我衣天露溼我纓幾年鬱鬱懷頓覺須臾醒
桑田尚依然寂寞桃源扃方平與麻姑安得重相盟
顏碑說神仙荒唐杳不經烈烈忠義肝萬古照汗青
但使此碑在此山應有靈叮嚀黃冠子重愛如彝銘

王獻芝戶部員外

嚴霜脫木葉浮沉由天風年光隨物化變態有無中
我欲乘仙羊逍遙任所窮凝和散重陰旭日光華戎
素心既以償藜藿耶可充幽處勿復道悠悠不知老

其二

索居墮坑塹偕友尋勝遊吾聽苟不聰萬姓將子仇
登高發舒嘯岐路安可由蓮池化良田仙源激清流
丹霞耶極目安用恩方舟江上急春潮何人任國憂

其三

昔人已飛宅此地空遺軒在下勞躋攀入谷猶平原
姑知避秦人泉石耶自閑義激報明時霖雨施黎元
鸞豺飛雙龍鎮重思泰山白雲舞太空舒卷本無言

登麻姑山　符遂望江知縣

平生說麻姑今入蓬萊島群峰四攢簇小澗下縈遶
壁峭礙行雲林高怯飛鳥石巖豁呤呀入洞深窈窕
中有老氏宮恍如坐天表頓忘躋攀勞漸覺瞻眺好
襟裾飄霞外屐履行樹杪喜得遠喧囂何必談冥杳
何來蔡經事綿邈不可考桑田變海言幻語弄奇巧

神仙有與無吾心自瞭瞭若論山水嘉陳公圖識老
達人多浪傳玆乃人間寶

麻姑仙壇六詠　萬言策左長史舉人

葛洪井

古井斲山根一泓浸寒泚素練引不枯言通滄海水
中有仙人丹老龍吞不死

熙寧鐘

蛟螭擘兩欒上有熙寧字雊雉警晨昏蒲牢吼天地
諦聽了不聞頹然玉山醉

紫陽墓

榭葉鬱青葱下有紫陽竊釀酒招不醒山鬼走薜荔
神仙塚壘壘牛山更何淚

詩僧墓

詩僧秘姓名蒼莽道傍墓杯土落平畬髑髏化朝露
落日木客吟如聞月明句

雌雄泉

鬼匠刓石峡奔湍何壯哉兩兩匹練吞濺沫飛瓊瑰
定知雙劍化日夜驅風雷

半山亭

危亭一以眺巳自出人間白虹挂厓隈秋聲落瀑漫
踞石有深興夕陽猶在山

雲關嶺　　鄒　矩　進士

朝從雲關遊暮向雲關宿仙人駕雲車遺我雙白鹿
誰吹紫鸞笙清響在林谷

仙羊峯

叱石化成羊騎之上青天仙人撫我頂綠髮雙垂肩
團團見扶桑三山繞雲煙

垂玉亭

垂玉眞如玉應過百尺長挂空寒映月着地冷成霜
細聽龍吟夜仙人下鳳凰

桃源洞

窈窕桃源去雲關雞犬多一來避秦久俗客不曾過
漁舟如可柰此地落花何

尋眞亭

步入麻姑山亭飛倚空立綠雲誰能扳瑤艸終可拾
招彼鶴上仙冉冉月中集

神功泉

靈源龍所宮神漢涌石髓驪陽煽赤熛一勺雨千里
昔爲泰山雲今爲下若水

大夫松

千年五粒松海濤晝喧呶亭亭麈尾蓋鬱鬱蛇孫交
下有白兎窟上有玄雀巢

由從姑登麻姑　　帥　機　知府

從姑迴郭門峰高徑亦窄巖下列僧房乳泉時瀝滴
東實徑穿雲陰洞容桃席漸高境彌佳天橋霄漢迫

桃源蝶栩栩竹林風析析稺子演三車道人誦金碧
遥望麻源山明發竟登歷雨意始蒼岩晴暉更生色
霏煙結寘濛丹井涵紀白瀑布分雌雄飛流數百尺
風泉交渙猶山水互彬飾三復謝公詩慷慨顏君石
想見王女蹤鳴珮安可覿洞天舊占名仙都果緊綿
平生慕江海此日探靈跡毋疲九年精欲擯萬里羈
緬懷冏嶺之靈景駐衰暦

觀麻姑瀑布泉　蘇祐 提學副使

夙夕慕奇賞况此佳水山雙劍劃靈竅飛泉落雲間

天漢微昭囬瀑布一何觥刃尺何所施機杼將無閑
安得裁爲衣常服出塵寰攬之不盈手躑躅起長嘆

春日遊麻姑山　馬德良

迢遞躡雲關千山糾相繆飛泉瀉銀河傑閣開瑶扁
瑞靄拂林滋明霞照桂蔵龍湫挾雷奔蓮沼澄雲縠
鐘磬發林巒鹿麋依篠竹鳥鳴萬壑春雨過群峰沐
甘乳浴丹砂古木披華郁花圃擁經壇藥欄餘仙躅
潭空月影清松翳風聲謖遊眺集群英嘯歌樂遊軸
滄桒時已變塵寰不復暫此濯塵纓春服成春服

寘寘睇鴻飛冉冉挹蘭馥痛飲忘升沉清吟暢靈穆
安能謝世氛長入愚公谷

七言五風

宋

麻姑行　白玉蟾 紫清真人

瑶林狻猊嘯春坡月王淵虬舞秋厓雪伊僩蒲蘇飯胡
麻仙爪宜理君毛髪在事王遠徵琴經昔碑寂寞顏
真卿嗅桂羽人叫無處一鶴飛上奔真亭

曾鞏 中書舍人

軍南古原行數里忽見峻嶺横千尋離開一徑破蒼
翠對植松栢何森森危根自逆古厓出老色不畏莓
苔侵修竹整整儼朝士下蔭石齒明如金遂登半嶺
望城郭但見積靄紫江潯岡陵稍轉露樓閣沙礫忽
盡横圍林秋光已過花艸歇寒氣况乘巖谷深我馳
輕輿豈知倦倏忽遂覺窮欽崟龍門誰來此中鑿王
簡不記何年沉泉聲可聽真衆籟泉意欲寫無瑶琴
斗囬地勢平如削灑磴百頃黄差參洞開三門兩出
路鄰立兩殿當厓陰深廊千步抵巖腹桀木萬本摩

天心碑文磊落氣不俗筆畫縹緲工非今世傳仙人家此地天風泠泠吹我襟今人豈解不老術可怪綠髮常盈簪根源分明我能説一室傾倒輸琅琳清高既不攤耒耜方壯又不持戈鐔我丁轗軻豈暇議直書虐賊冊頌碑清謳出口若先措白酒到手無停斟山人訛訣與我語唱我饋我山中餘玲瓏當牕急雨灑窈窕隔溪孤笛吟未昏已移就明燭病骨夜宿添重衾神醒氣王自無睡到曉獨愛流泉音起來身去接塵事片心未省忘登臨

丹霞洞　曾鞏

麻姑石壇起雲霧常意已極高峰巔豈知造化有神處別繂翠嶺參差入長松柴栢枝兒呵中畫一道如流泉林風颼颼滿白壑山鳥啁哳凌飛煙山腰古亭豁可登下見秋色清無還忽驚陰崖勢回合中抱幽谷何平闊初誰鑿險構樓觀更使統合開芝田今人到此毛骨醒欲掃老筆丹青傳茫昧千載今未解天地瘠窮誰能疼大厦棟梁豈沙磧宵復顧盼柄與椽君徒於騎直何用欲往未得心茲然

顏魯公祠落成　胡舜舉 宋知軍事

立廟本來皆可紀凜然英烈殆天啓年垂八十官太師平生所欠惟死爾分甘一死鴻毛輕舉世俗子何由嗔誰知我公本不死翁間生氣猶崢嶸堂堂十老皆人傑逢辰遇合稷與契儼然王立配我公忠義文章兩奇絕我來摩挲讀豐碑扛鼎筆力猶精奇定應神物常護持勁直千載留良規

遊麻姑山贈李泰伯陳仲父先輩　邑人黃通 寺丞

麻姑山直斗牛角形勝擁斷東南隅五百年來蒼英氣特爲吾宋生真儒李姓覯名泰伯字風骨古秀飄髯鬚其人於世少似者無乃稷契荀孟徒自傷出處苦奇剝不得寸祿逃妻孥歸來築室郡壯郭反關唯作文字娛先生之門足高第中間仲父有聲無曾繼先生列科舉簡編滿載三十車先生不過子亦退高文懿行冬江湖麻源谷口田數頃歲計取足無羸餘生涯俯就隱意決便棄城邑廬郊墟上有慈親享甘旨下有子弟森庭除平生胸臆渺寥濶惟學虞卿窮

著書平生志氣薄雲漢惟學于陵閑釣魚毎當春秋
社時候蔦象瀟灑神仙居巖花野卉照几席溪風谷
露清襟袍先生乘興或還往殺雞炊黍開尊壺共評
今古正經史不知日肉清涎濡名教果有如是樂彥
輔之言誠豈誣蓮社竹谿託高逸究竟未免歸狂愚
爭如仲父與泰伯相樂以道情愉愉文酒逢迎二十
載一日不見已爲疎松門大開俗不到水雲軒檻空
清虛仰愛二友眷不與欲别仙壁猶踟躕

國朝

王　綸 江西參議

麻姑山頂摩青天麻姑山麓瞰青田青田鶴唳青天
外千年一返來翩翩胡然飛到籃輿前問渠曾見麻
姑仙嘹嘹仙學山人語乃見仙蹟非眞傳麻姑本是
少年女生來不喜結凡緣擣霜茹雪等了悟離塵居
傍翠巖邊凌風歸化無何有想陪王母閑遊延此去
蔡家纔十里逍遥久已離人煙假使方平得仙術五
龍車駕誰牽連麻姑如在果僊潔宵從男子坐瓊筵
爭如麟脯不易得未必滄桑幾變遷丹砂有粒元非

米脫形無爪豈成鞭况當蔡經死廻後迷惑如發蒙
中顛從來幻境多縱誕托寓難憑信稚川曾公素見
最鯁峭紀山却乃揮長篇一時造興適偶爾當年遺
跡空茫然溫嶠犀燃照皆渚吳剛斧欲劈荒巔但見
白雲封丹穴亦有清波漾碧漣石闌斜倚看鳳舞水
簾高捲喚龍眠王旺雲冷靈芝老酒泉春醉桃花蔫
世事憎騰自今古雖黄遮莫輕譚玄奇語山靈休怪
鶴含羞久鎖洞門煙安得風伯掃煙盡更擧月窟問
嬋娟

朱後亨 御史

白雲悠悠滿空谷道人掃雲結茆屋茆屋門深歲月
長獨向此中睡正熟洞門沉沉春滿林去來只在白
雲鄉睡甜不怕衣裳冷夢覺空餘桃簟涼須臾雲去
無留跡門外落花紅覆石道人起來着隻屐孤鶴一
聲四山碧

觀瀑亭

蔡　夔 本郡太守

麻姑之泉天下名有泉不可無此亭作亭觀泉亦偶
爾解使俗眼常醒醒奔流直下蒼厓裏千丈玉龍飛

不起萬古長流無盡時吾道淵源亦如此鏗金碎玉
聲潺潺恍惚置我匡廬間銀河句好續不得日暮悠
然騎馬還

萬　縉　江西僉事

姑山自昔稱名山山中風景非人間平生夢想不得
到官期此日同躋攀步入蒼苔一徑小東風瀟路聞
啼鳥瀑布倒瀉銀河秋丹霞遶映洞天曉詩僧一去
知何代惟有孤墳今尚在麻姑一笑來相迎邦道乘
田變滄海嵯峨殿閣凌穹蒼碧桃開遍花芬芳夾道

松黃多翠色浦田芝艸生春香尋幽縱賞情何極落
紅無數粘蝬屐學麟宴罷未歸來留題更掃蒼苔石

伍餘福　本郡太守

谷口揚塵知不知麻姑幾見今何之從官大將列車
馬七月七日維其時蔡經王遠各驚詫日高風動輝
旌旗金盤錯落擗麟脯三杯倒吸神功池神功自謂
泉如王流入東郊滋百谷爲風爲雨灑秋寒化作江
潮滿魚腹彭蠡開天研母屏蒼龍夜叫山鬼驚月臨
子午歷卯酉如潮如汐何時平東連吳頭西楚尾靈
蝪高高神不語駿奔自我宿星廛諸侯境內非私旅
古來五嶽各有祇陰陽呼吸秋又春宮商奏徵丹霞
觀醴泉膏露先吾民世禰夏父曰弗綦舛錯儀文多
逆祭猶有齊人幸祀封彗類胥惠三月繁昔也失禮
今順山何謟何瀆何須扳靈神陟降自左右燔柴紫
氣乾坤間山乎山乎神仙府白鶴飛來今亦古願言
歲歲保金甌吾亦尋仙老江滸

朱廷臣　本郡太守

寰中何處無佳山麻姑名山播兩間峰巒翠律插霄

漢巖洞蟠結虯龍蹦我辭金轡控銅虎下車共誦真
仙府公餘拉客時一登石磴連雲僕夫苦攀躋幾抵
半山界俯視諸山盡羅拜閩粤荆吳眼底分少憇巳
覺情怡快直探洞府窮雲谷瑤艸琪花炫人目琳宮
隱約罩煙霞靈霧相將候喬木入門展拜禮遺仙別
是人間一洞天杉松迎風奏靈籟猿鶴上下還翩躚
徧求古蹟恣清賞顏公遺碣重寶壞亭摩苔辭時讀
之瑤池仙會誠非罔聞說鸞帝清閒願祈帝澤緜
民慍天瀉銀河洗炎蒸醴泉今古傳嘉醞羽人拜我

旌旆屏叏道三忠曾寄蹤至今祠宇倚山隈當年秉麾或提籙我言勝地天所鍾神仙豪傑留高蹤因歌短篇紀歲月却笑泥迹如飛鴻

春日省耕便道之姑山　秦　夔本郡太守

迎仙橋上花冥冥通會郭前春草生歡聲夾道民吏迎爭言使君來省耕使君十年專兩城武昌樊口舊所經政令未一民未寧耿耿徒有憂民情兩時郊原雨初晴嫩寒着人羅袂輕桑枝拂地雉不驚野鸎欲眠啼亂鶯羽人白髮衰顏頳勸我遂作麻姑行麻姑

山高天下名芙蓉插天眞削成石厓峥嵘龍虎爭赤日下照玻璃明山頭飛泉匹練橫下注千尺寒潭清中有仙人吹玉笙傳是晉代王方平紫綃衣裳織翠翎翩翩然乘風下雲軿千年往事誰足憑魯公文字昭日星穹碑巍巍立山扃上帝訶護煩六丁後來羅公當代英指斥前輩譏仙靈詞源滾滾三峽傾道在不作荒唐鳴老禪詩魂呼不醒醉來得句誰與評仰天一咲氣拂膺蒼煙落日回雙旌

顏碑行　鄒元錫明徵士翰林待詔

神仙可聞不可道君門袞日坐烁草雲中雞犬自春秋海上煙霞邈瀛島今年旱魃熾作威田家處處啼兒妻柳條束頭向天拜元女眞人無是非藥鑪冷煙白日靜烈風澹澹松枝勁十年羽客譚丹砂泉下今來呼亦酤神仙若道不可知那得山有魯公碑

紫陽行　前人

神仙可聞不可見顏公下筆傳仙面蔡郎學道得蛻形化去千年重此宴王仙乘虬控雀駕几馮玄雲自天下麻姑須臾亦相值鳳膏麟脯酬良久丹砂狡獪

不可言海水清淺三十年豐碑落落傳遺事秉燭夜讀心茲然若道神仙如有路紫陽那得山椒墓

丹霞吟　顧聖之

仙家洞天三十六自是丹霞擅三谷天外昳松羅七星日邊飛瀑垂雙玉一入雲關山幾重石潭深處藏金龍繚繞離窮葛仙嶺雀嵬空望秦人峯橋經三峽平如砥千岳萬壑秋凝洗池留靈蹟生碧蓮泉著神功出井醴傳說麻姑遊太清桑田滄海屢變更曾登越橋會王遠嘗到吳門訪蔡經仙眞幻去杳不返岩

茫日月過飛鞭塵起猶嫌瀚渤揚水枯誰覺蓬萊淺
聖朝封建高漢皇世家赤壤承三王禮樂河間富典籍鄒枚梁苑誇文章當時七國逞驕泰憑陵中土饒氣聚傳經設醴古昔聞煑海鑄山今安在狂夫自是巴人流郢歌難和媿遠游淮南未結八公黨鄴下還同七子儔劉安雞犬無消息何當子建接顏色兎園百世成美譚鴻寶千金寧易得仙人只在天地間丹霞直作緱氏山拂衣願隨王子晉何月吹笙時往還

華使君邀遊麻姑山　來鯤 豫章王孫

使君邀出城南陌雨洗春光開曙色人驚犬吠幾村墟憑軾漫過溪澗側野樹千重水百灣桃花逐浪聲潺潺白雲蒼靄覆眉睫翠微合在藤蘿間扶疎夾道松陰冷石磴盤紆入山徑孤亭山半響風雷危梁振動仙都景雨濛飛泉萬壑流圓珠噴玉雙銀虬冰消霧縠濯晴雪璃漿石髓安能求欲求麻姑不可見試問滄桑屢更變欲期王遠難再逢試問蓬萊幾清淺予亦常多訪道心紫陽墓畔仙壇深唐朝松老頹碣斷丹書碧篆空沉沉有酒莫吸神功泉有穀莫擲蒼塵脯使君愛客清且廉惠山新釀吳門俎風颷仙蹤雨霏霏青鳥啣煙繞路飛空濛溼袖穿叢薄分送樵人夜火歸

登麻姑山　陳旒 新城教諭

予將弱冠聞麻姑麻姑遠在盱江隅邇來宦遊得登覽乃是清虛仙子都芙蓉插天青萬朶上有飛泉下芝圃樓臺倒影碧書問造化何年開洞府置身絕頂天風生鬚毛蕭爽肌骨清羽客來迎譚往事始知山假麻姑名麻姑去後無還日荒煙野霧送仙跡獨有

穹碑立古亭龍文龜字魯公筆神仙有說雖荒唐此碑則出忠義腸上帝訶令鬼物護千秋萬載誰敢傷高興未足晚何遽拂袖一笑下山去明當載酒重來遊次第還看殊絕處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八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九

古燕羅　森約齋　　中州伙宗哲督修
南州李明春太虛　裁定　都梁李正蔚豹釆　鑒訂
南城蕭韻明彝增補

五言律詩

元

黃鎮成 江西行中書省提舉

絕巘寒聲淺陰堂翠色交搨書摩蘚石炊黍拾煙梢瀑落投龍洞雲歸傍鶴巢未能招我隱何用觧人嘲

國朝

雨後過仙姑壇二首　胡松 江西巡撫

風塵勞望眼聊復問仙源瀑向遙遙樹川迴曲抱村道人鳴法鼓小吏上晡飡坐久忘機事江鷗靜不翻

其二

軍需紛狎至燕塞此心源命駕聊謀野穿林遠過郵泉香仙客飲菰熟野人飧歸路微風動新荷隔水翻

趙濟 福建參議

名山招勝覽契合聚三花野籟供春樂神泉酌紫霞暖風生殿角銀燭度窗紗飲罷清虛境松梢挂月華

趙禮 浙江副使

獨上麻姑嶺參差樹杪煙鳥飛塵境外人在洞中天白練飛晴雪黃梅落野田步高還有路何處覓真仙

謝士元 本郡太守

愛此清幽境衣冠雜遝來勝遊聊復爾仙跡信奇哉山果充籩實林花落酒杯醉來頻眺望巖穴壯懷開

胡廷玉 臨清人

入慕姑仙跡登臨望眼開壺中藏宇宙巖下宿風雷碑斷螭頭剝松高鶴伴回青天深夜月空白照瑶臺

余濬 南城知縣

麻姑奇勝地佳景逈難群綠樹啼黃鳥青山往白雲花當流水落路向小橋分歸興笙歌裏匆匆已夕曛

徐同愛 御史

愛此麻姑景來遊每忘還路通青嶂外人語白雲間臺殿輝金碧松泉響珮環塵纓悲未脫安得一投閑

邵寶 工部尚書

亭依青嶂曲路出綠蘿間泉聽雲中珮峰看霧裏鬟

風煙礽曠遠花鳥各幽閒落盡西林日遊人始擬還

其二

景與情俱勝人歸酒未闌興分秋籟爽橋倚晚涼寒

石鼎詩中紀蘭亭画裏看好山遊欲遍東望眼礽寬

張　恩　布政使

拄杖攀雲上晴峰面面羅探奇春在此覽勝意如何

嶺峻窺天近潭深得月多晚來龍出沒不厭雨中過

其二

蘿磴盤空上春來作勝遊野花藏近渚眞境在遐陬

雙瀑奔流合羣峰簇翠浮開尊塵跡迥疑是在蓬丘

其三

愛汝仙巖淨來尋却老方藥闌春自茂丹井味偏長

宿霧凝猶溼浮雲去不忙胡麻泛流水木許俗人嘗

丹霞洞　曾　璵　本郡太守

塵土夢中夢丹霞方外方十年愁鶴老千尺憶松長

客賦傳來好春光有底忙幽尋還欲到玄酒共誰嘗

遊麻姑山　和韻孔殷邦憲　夏良勝　太常少卿

料雨年家會風謡一座秋道形先石履清響振山樓

花趣雨并發魚親人自浮信渠兼隱吏相與爲胼謳

其二

誰云冠蓋侶也自解忘機高誼悲萍梗官貧略顯微

泉從石罅下雲與鶴燕飛落日斜穿徑歸來盡染衣

遊麻姑丹霞和韻　張于庠　通判

仙壇蹤跡古風景異他方萬馬羅雲建雙虹汲玉長

披襟祛俗慮拜幘看異忙盤薦細生菜開尊對客嘗

其二

一入麻姑路扶笻覓舊遊倚天聽鶴唳側石聽龍湫

濺雨松珠細敲風竹韻悠谷深人跡少蕭瑟萬山秋

其三

姑山削秋宇先九此登高螮蝀雲霄落虬龍風雨經

鈎衣憎石角把釼怯山靈菊釀寒仍綠籃輿醉復醒

其四

一覽麻姑夢神清思不禁天空來萬籟谷迥著孤吟

翡翠樓雲穩殷紅落雨深乾坤雙屐健還有步虛心

遊麻姑和韻三首　王　珍

尋幽來此地選勝到山房竹客風聲迥松高日影長

煙霞淹杖屨歲月寄壺觴道士閑調鶴茶煙午過墻

其二

城郭無多地山林引興長白雲眠羽客流水問漁郎
瀑布淩風振胡麻帶露香方平今去後人世幾滄桑

其三

谷虛聲覺別山迥路難窮鐘皷千村曉旌旗十里風
松濤深院落竹影半堦籠魍魎春方綠何能竟日空

和陳九皐登麻姑山見懷二首　　王　材 祭酒

松下坐餘聽天韶細可聞喜探玄圃勝直見碧蓮芬
瀑水飛寒雪巖泉啣夜雲瑤池看寶劍耿耿動龍文

其二

林沼開玄境桑田在碧空步虛疑犯斗羽化欲乘風
萬界浮雲下孤吟疊嶂中何時共知已酬詠卧芳叢

少農子

翠拔羣山外清涵石室幽雲連飛鳥道雨噴古龍湫
芝草千年紫桃花幾度春麻姑仙勝地何必問瀛洲

鄭允璋 進士同知

臨雲麻姑勝攜壺愜丹遊野青春足雨雲淨客登樓
瑤艸何須問仙人不可求魯公碑尚在讀竟思悠悠

遊麻姑山　　參　萬 江西參議號滿谷

飛蓋碧山巔良遊未偶然風泉雲外落星劍日邊懸
龍卧初收雨鴉栖欲暝天仙姑招不得蕭佩隔疏煙

鄭世威 江西僉事號環浦

遠上寒山巔淒風烈颯然恍疑仙女度應是客星懸
瀑水下霄漢明霞浮晚天松蘿無限意獨立在蒼煙

朱廷臣 郡太守

逍遥時危巔心晴頓豁然風清蘊籟動瀑挂玉河懸
揮麈逕分野凭闌俯瞰天恍疑身羽化聲響落雲煙

陳克昌 本府同知

飛瀑日觀巔公餘意豁然群山境代古仙跡市城懸
兩度臨秋菓三年任謫天松風倩歸鶴回首隔瞑煙

李　芳 本府通判

信步白雲巔神仙事窈然流霞遷水迸殘日戀峰懸
未會長生術那知不老天歸途亂人思啼破隔江煙

方　用 本府推官

銀漢倚雲巔登臨興洒然松風輕鶴駐石險點鐵欄
梨棗封丹竈乾坤老洞天姑仙靈氣轉瑤州又生煙

黃　茂 南城知縣 合州人

突兀翠微巔登臨思爽然孤松玄鶴舞雙澗白龍懸
地僻路多石山高風滿天丹泉殘照裏漠漠但浮煙

劉志學 新城知縣

乘閑上翠巔雲樹遠茫然幽洞風偏峭長蘿月倒懸
一橋橫度澗五老欲參天怪底仙人去爐生雨後煙

范　沂 都州知州

足躡紫峰巔塵襟頓灑然風聲松頂撼雲腳嶺頭懸
玉露凋殘暑清秋爽碧天葛仙丹竈冷衰艸伴寒煙

鄭　蔓 江夏知縣

隨蓋入層巔仙跡此杳然削金峰獨轉倒練瀑雙懸
降氣空中乍觀風雨後天彝雞歌正好簫管隔林煙

陳　善

振步上危巔憑高思惘然萬松孤鶴唳雙瀑半崖懸
洞冷疑秋色雲深許瞑天葬經何所在故宅已生煙

陸煥章 本府檢校

步入麻姑境人間好洞天高山一平地飛瀑兩危巔
碑刻封春蘚爐香裊暮煙當將仙不見遺跡尚依然

王　洋 新城教諭

春風隨竹杖扶我上麻姑白練飛雲液青山列畫圖
澗深龍穩臥林密鳥頻呼覽勝歸來晚空天挂玉壺

李蔚賓 給事中

觀列滕蘿外峰藏霧靄中荒池蓮尚碧枯井藥能紅
壇冷洞雲合碑殘石蘚封寒泉通一線疏鑿似神功

其二

仙蹤元恍惚真境本風神金碧猶傳晉峰巒尚姓秦
亭虛鄰落照樹暝裊清塵記得歸將路江村月色新

趙　耀 舉人

仄路羊腸遠遥聽小有天花飛春欲藏竹裊日高懸
野曠虛丹竈源深瀉碧泉峻嶒樓閣渺身在五雲邊

饒中穎

地僻人煙斷山空鳥語譁好風生杖屨細雨壓塵沙
綠映高低樹紅迷遠近花林中見雞犬咫尺是仙家

九月朔日遊麻姑山　董思善 知縣

爲覽名山勝登臨歷幾重練光浮野水黛翠隱崖松
曉霧沾衣溼仙壇石蘚封青鞋披兩徑疑我蹑蒼龍

半山亭觀瀑

孤亭標絕壑嵐霧上蒙茸巢灑峰頭雨瀑翻谷口雷
橋迎神女近山抱洞天開晚日更延佇林深猿嘯哀

遊麻姑山次韻　葛焜 本郡倅

客思牽歸思山遊亦宦遊神仙應有宅景物最宜秋
素練幾虹合神功一勺流窮源訪王蔡何處是丹丘

和葛百岡別駕　張嶺 工部郎中

探奇欣獨往問俗總良遊野鶴松壇午巖花古殿秋
酒因王遠造泉待葛洪流歸路霜林月依稀似閬丘

登麻姑山二首　楊武烈 本郡司李

出郭觀農隙尋幽結道盟捫蘿探十地據石證三生
木落風初峭峰喧午正晴何妨歸酩酊月伴馬頭明

其二

十月陽春候前林半蔽虧丹楓遮谷口白鶴落江汻
漸登高雲度孤亭眺煦遙君懷須社稷吾欲借攡樓

遊麻姑山二首　汪之彥 本郡司李

把臂林亭上霜空萬里開檻疑天上倚槎是斗間來
簿領聊同社琴尊得藉陪可堪脫塵鞅長占水雲隈

其二

遂流何必問此處亦壺天雞犬煙霞古亭臺日月偏
晴虹明極浦錦樹挂前川幸際昇平世悠遊與灑然

從龍門橋下窺秦人洞　程鉉 山人

薜蘿煙晏晏流水石粼粼苔色日猶古巖花春我新
幾曾知有晉何待更逃秦會欲移家去難逢洞口人

登麻姑山　嵞宣王 濮南道人

振衣仙嶠上城市望中賒瀑布飛寒雪星杉帶早霞
雲開千堞敞水遶一村斜却憶方平會春風幾度花

鄭景聰

爲愛麻姑好閒來看雀群松花滴香露茆屋貯春雲
酒量從今濶詩題與客分黃冠留盡醉歸路又斜曛

黎近 汾陽知縣

山中別有天犬吠白雲邊偶共龍頭客來參鶴背仙
兩添春藥水風颺煮茶煙欲問麻姑訊蓬萊路幾千

張　恩 浙江布政

綫鑿攀蘿上居然天一方雲深花影亂風細篆煙長小憩消塵慮閑來謝俗忙山中松釀熟客至不須嘗

七言律詩

唐

劉禹錫 禮部尚書

曾遊仙跡見豐碑除却麻姑更有誰雲蓋青山龍臥處日臨丹洞鶴歸時霜凝上界花開晚月冷中天果熟遲人到便須拋世事稻田還擬種靈芝

劉　滄 進士華源令

麻姑此地煉成丹寂寞煙霞古竈殘一自仙娥歸碧落幾年春雨洗紅闌帆飛震澤秋江遠雨過陵陽晚樹寒山頂白雲千萬片時聞鸞鶴下仙壇

白居易 刑部尚書

籍庭雲色卷青山皆有真人種得仙金骨已隨鸞馭去古壇猶在石巖邊鳥啼花咲空朝日樹老松高積歲年願學麻姑長不老攀麟開宴話桑田

南唐

沈　彬

緋殿松蘿太古山仙人曾此話桑田閑傾雲液十分日已過浮生一萬年花洞路中逢鶴侶水簾巖底見龍眠我來遊禮酬心願欲共怡神契自然

查文徽

別後相思鶴信稀郡樓南望遠峰迷人歸仙洞雲連地花落春林水滿溪白髮只應悲鏡鑷丹砂猶待寄刀圭方平車駕今何在常苦塵中日易西

宋

晏　殊 宰相前知軍事

昔年權暫領軍城靜愛仙山詠過春天上雲車曾枉駕域中滄海幾生塵明知綠髮升真籍堪笑蒼顏侍憲臣我若麻成忠國事赤松爭羨漢廷人

李潛真

淩晨特跨赤龍車御氣乘風下九衢金闕殿前朝玉帝丹霞洞口謁麻姑朱絃未遣鍾期耳青鳥空傳漢殿書鐵笛一聲誰會得獨非蹤跡到仙都

張士遜 宰相

結友爭真重駐兕岩行行渾似近蓬丘人擎綠玉簡齊
立水帶碧桃花亂流松蓋幾層須自老芝英三秀又
誰收坐中忽見紅雲起疑是仙姑訪舊遊

李　覯 太學諸書

暫時來訪道家流霄伴煙霞醉一丘爲憶長安聽日
下欲尋蓬島問藜頭陶潛醉後須眠石王粲憂多更
上樓宣室歲餘虛席在青山何路更重遊

其二

尋幽西去路非賒回首紅塵事可嗟不待鸞驂并鶴
駕便分人世與仙家幾函道藏金壺墨一片秋容玉
井花還似武陵高會日胥凡猶幸醉流霞

其三

流俗好仙方學道至人樂道自成仙飛昇若也由貪
欲紫府還應用詐權塵裡笙歌千古夢洞中星斗幾
家天無心便是歸真日姹女河車總謾傳

垂玉亭

聞說麻姑海上還風霜振動萬山間雪花似席鋪瑤
島瀑布如簾挂玉門閑卧溪潭寧可見仙歸石室邈
難攀飛流直下三千丈太白英才豈等閑

登麻姑山次陳屯田見寄韻

李　覯 太學諸書

塵寰漸遠漸凄清似何能爲採玉英此地已知鄰華
子幾人猶道識方平步高那復肌膚重心逸都疑羽
翼生苦恨俗緣無了處歸來依舊馬蹄聲

步虛詞

張商英 號無盡宰相

珠珮珊珊路絕塵鳳凰山上久朝真耳崇美政行南
國列宿寒光拱北辰象冷金盤雲屋曉書飛玉闕洞
天春一聲遼鶴歸傳報壽益君王福在民

楊　傑 殿中丞

江城挑了土牛鞭路入仙都訪列仙天地大功均宇
宙聖賢和氣滿山川洞中酒熟纔三日世上花開又
一年石壁若無螺蚌殼誰知滄海變桑田

許　杭 轉運使

數里岧嶤落日西更高高處種靈芝危嶺受雪春歸
晚怪石留雲雨到遲仙鹿避人眠淺徑野禽窺果啄
殘枝待應俗格消磨盡重建瑶臺舊路岐

王無競 天台令

仙轎留月此留連氣象遊遨尚宛然溪落斷崖爲逺
瀑路從絶頂見平田千年芝有靈禽戲一洞雲留羽
客眠已樂勝遊塵境外况陪清論酒尊前

陳　陀

曉入麻姑瑞氣浮羽人重喜故人遊鶴從仙使歸丹
穴藥種靈苗滿舊洲喬木老含春色淡夜溪寒帶月
光流登臨已覺凡塵少何必區區慕虎丘

李　綱 宰相

魯公詞翰勒山巔鯉附風姿想當假道來遊非偶
爾追尋遺跡更茲然野花芳艸真成夢老鶴喬松不
記年誰謂瑶臺無路到月明風露正娟娟

碧蓮池

王俟宸 真人諱文卿

玉井靈根未易求輕盈體素更風流莫教仙子塵生
韈尚想真人葉作舟紫殿書長春霧合清池夜淨月
光浮多情樂在壺中景肯把紅妝好自修

齊雲亭

高亭闌檻拂雲齊萬里營花望不迷報國有誰能侠

節升天由此可無梯著著日上扶桑近樓擾塵飛素
岳低尚想方平臨勝會乘風勉自賦新題

姑仙壇

漉酒巾龍五岳冠懶携琴鶴上朝端丹房書靜煙霞
煖紫府夜歸星斗寒詩就幾教山鬼泣劒靈那許俗
人看麻姑報道桑田變一幽仙棋尚未殘

蔡經宅

四面青青似削瓜山中原是蔡經家金雞戲啄丹砂
米玉女遊看碧藕花我愛拾薪烹白石誰能到海泛
靈槎至今西蜀丹霞地應有神仙尚姓麻

逍遥峰

聳漢仙峰一柱清晴春登覽四山明祥雲晝擁神光
現瑞日宵臨法樂鳴華子岡頭靈運賦七星杉下蔡
經盟慨思今古無窮事那得逍遥自在情

秦人峰

難泛煙波一棹通鄉桃終日漾霞紅未能立節揚千
里已覺騰身在半空猛政固非秦王日清談豈是晉
時風自慚塵累還嬰繫洞裏神仙故不逢

丹霞洞

仙都久寓拜丹霞十里捫參路轉賒在昔齊王功德
觀當今聖主奉仙家晴天可駭風雷震午夜堪驚綵
仗華瘦骨不禁天上冷披衣直到月西斜

湧雪亭

豚添雲根勢欲超雪花光炫湧天隅懸崖縹緲千尋
練落澗潺湲萬斛珠甲右已回詢野老窮源因得到
仙都何當散髮薰風裏一洗塵寰穢濁軀

瓿王亭　　　　劉梅南

麻姑千載尚神完白壁難容燕翳漫仙鶴歸來山月
老道人回去洞雲寒碑存古製辭嚴密壁有金題字
屆蟠一自蔡經留語後不知滄海幾時乾

曾漸　榜眼工部尚書南城人

灘石捫蘿得得來人間塵累已忘懷行窮險道忽平
地立看飛泉傾斷崖遂宇半依蒼木裏秀峰長是白
雲埋方平羽駕今何處欲會仙姑恨未諧

張崧鄉　紹熙中本縣丞

平生但玩魯公碑今日身親到翠微一徑穹窿騰石
棧萬松森直護雲扉真人得道書丹籍福地遺蹤付
羽衣蹔得清幽消俗慮不堪斜日便催歸

上清真人

攀蘿躡翠上麻姑得到山中景物殊白雀有情來碧
落綵鸞無意下清都仙媛虛見桑田變世事誰經海
水枯為問方平開宴後不知還約再來無

范柔中　博士南城人進士

嵐迎曉日碧煙收霜薄風清會勝遊虎駕不來空紫
府真人應又掞瀛洲巖前野草冬猶秀亭下飛泉凍

亦流他日十鄰深有意竟須平步揖浮丘

元

郝天挺　進士

步入尋幽景便嘉石田瑶州帶煙霞註經洞古忘遺
檢養藥爐存失舊砂青鳥空傳王母信綵鸞應到玉
皇家巖扉不掩春長在老却碧桃無數花

程鉅夫　翰林學士

步入千峰紫翠間清都境界異塵寰龍鱗老木冰霜
操鳥爪仙人玉雪顏臺榭古碑荒蘚合殿幢徽影白

雲閑丹成雞犬飛騰久空想丹爐鍊火還

黄叔奚 遺民前宋人

昔日登臨不用扶于今白首見麻姑此邦泉石何蕭爽異代神仙知有無七月山田紅稻熟去年塵海碧蓮枯信知冠蓋追遊地羽客逢迎到日晡

黄鎮成 薦舉

紫霧龍鸞月裏遊白銀宮殿海中洲麻姑宴罷壇猶在葛令丹成井獨稻滿雨浮嵐空翠晩飛花散玉瀑簾秋誰能共食金花艸來往仙家十二樓

傅天爵 進士慶曆丙戌南城人

一派寒流碧有餘近城西去是麻姑雲中世界神仙宅煙裏峰巒水墨圖明月畫樓盈百尺夕陽紅樹幾千株五分酌酒十分看忍把星眸醉後辜

國朝

遊麻姑山 張宇初 真人

姑射仙標降五城瑤壇行逕入青冥鉄衣帶月來王遠藥節排雲候紫經環珮聲留龍井雪軒楹光動鶴橋星貞珉千載流芳躅形勝端宜護百靈

王增 福建副使

一徑名蹊直上巔麻姑曾此駐丹鉛松盤鶴頂飛霜殼酒釀龍香瀉石泉草破青螺雲萬隊印開翠壁椰三眠畫閑遠覓方平訣信是人間別有天

聶思敬 進士教諭官至御史

仙人家住白雲邊迢遞峰巒上接天琪樹籠煙迷古洞石橋分水落平川穹碑鐫刻真卿字汗簡流傳子固篇不識麻姑何處去清風明月兩芝田

李永年 山東參政

尋真遠作名山遊石苔封磴寒巖幽丹霞深瑣玉洞曉瀑布倒瀉銀河秋龍問大還出水府鶴傳錦字來丹丘麻姑邂逅一相遇笑指東海歸瀛洲

鄭誠 吏部侍郎

九重得請覲鄉關奇勝因尋到此山駟牡星飛青嶂外羽衣雲逐紫霄間艸生丹室春逾綠苔蝕碑文雨蓋斑試向山人問消息麻姑一去幾時還

章文昭 中書舍人

洞門雲氣亂周迴長擁山腰護石臺千樹陰森寒襲

帶孤筝當坐翠流杯天孫何處騎鸞出仙子空中煉汞來往事幾回成大夢年年桃雨映春苔

何文淵

麻姑僊跡奠茲山明月清風任往還綠埜瓊花遺玉珮碧沙瑶艸長雲鬟潛龍古洞泉聲細舞隺空壇樹影斑誰謂弱流三萬里蓬萊原只在人間

鄧棨 左都御史

風磴雲泉百折遥幾廻登覽上青霄傍厓飛瀑千尋練着樹殘霞一抹綃仙犬花間空吠月遊人松下醉聽潮平生肝膽渾如鉄盡節惟思報聖朝

遊麻姑山

揭稽 兵部侍郎

深谿沿山晴雨飛溼衣灑灑亂珠霏響泉落石龍驚蟄元氣歸松隺不知道士空傳王氏迹遊人幾閱魯公碑洞簫洗我雙塵耳風遞一聲雲外吹

其二

萬松擁翠挹仙壇瀟灑水亭六月寒雲竈深中從客訪稻花香處認吾丹竹鳴細細清風籟八坐陰陰白石盤咲傲煙霞天宇闊執知何地看棋殘

遊麻姑山

江徵 四川僉事

肝姥麻姑第一山就中佳致異人間碧桃滿樹春長在丹室無門雲自關瀑布泉飛晴作雪魯公碑老蘚成斑玉簫風送月明處疑是仙人宴罷還

羅子濬 婺源教諭

麻姑自昔說名山翠壁丹梯尚可攀今日偶陪驄馬客勝遊重訪白雲關風泉瀉壑飛瓊雪煙嶠凌空擁翠鬟欲問蓬萊水清淺方平仙馭幾時還

陶昺 海州知州

百折透迤路轉盤白雲深處是仙壇數聲鳴鶴松煙暝幾點流螢艸露寒絕壁長年飛雪白穹碑千古護霞丹姑仙一去何時返獨倚懸厓憶歲顏

秦旭 武昌知府

瑶艸吹香引玉珂石橋東畔澗聲多一官閑散追處樂四海昇平陋永和絳殿天清懸象緯仙壇月白下鸞坡煩君莫問麻姑事刺史爲文永不磨

登麻姑山

羅倫 翰林脩撰

半空携手看浮雲始覺人間日易曛流水落花他自

去青山黄鳥與誰羣星垂翼軫廻天柱地切雲霄仰
聖君清境可能宜獨樂登臨還共萬方分

其二

數聲雞犬在蒼冥一帶晴雲上錦屏紫蓋近天常捧
日玉驄行雨自鞭霆乾坤流水來無盡今古遊人醉
未醒歸到城南清不寐滿牕明月讀[illegible]經

其三

萬壽仙宮景寂幽公餘乘興此追遊譚玄有須黃精
熟覽勝無端紫氣浮白石成羊眠古洞青松巢寉倚

寒流等閒識得長生術檻外蟠桃幾度秋

和羅一峯太史　左　贊

路入雲關亂白雲仙都樓觀幾朝曛苔深雨逕留麏
迹芝滿春田下寉羣丹井不逢勾漏令玉壇空憶紫
陽君高懷誰似陶弘景共聽松風到夜分

其二

會仙亭子薄蒼冥兩兩峯巒儼畫屏不見古杉分斗
象但聞飛瀑起雷霆瑤池青鳥來何暮[illegible]
未醒蕭散輸他方外士鈎簾坐誦蘂珠經

丹霞洞　左　贊

六月源頭水欲冰四時瑰館道心清坐聞天籟生玄
圃遥想霞標散赤城掬福雲根朝采藥王喬鶴背夜
吹笙來遊不憚山蹊險欲問洪厓借雪精

和羅太史韻　謝士元本郡太守

肩輿度嶺更穿雲竟日躋攀忘夕曛松徑風微後抱
子芝田雨過鹿呼群霓旌縹緲來金母羽蓋翩翩降
道君仙境況參人境遠四時風月許誰分

其二

參差樓閣倚青冥曲曲闌干面翠屏壺裏有天閒日
月人間無雨役雷霆花開頃刻誰能種酒欲逡巡我
獨醒五馬頻嘶歸興發讀殘老子半函經

和羅一峯太史　程　洛尚寶卿

朱旛皁蓋擁如雲回望仙都日欲曛兩兩杉松相對
立雙雙鸞鶴自成羣一誠有感昭靈貺萬壽無疆祝
聖君遥想紫壇香霧散滿天風露夜將分

其二

謁將塵海問玄冥喜對雲山擁翠屏萬劫有灰留宇

宙六丁無法遣風霆鶴居華表人何在駱瞻丹丘夢
未醒讀罷顏碑應咲倒欽心何事信仙經

重登麻姑山　秦　旭本郡太守

琪樹交柯蔭紫苔分明佳景是天台山如洛邑千層
出人似劉郎兩度來浮世風塵終脫落空巖猿隺尚
驚猜同遊幸得張司訓酌酒題詩咲口開

遊麻姑二首　謝一夔禮部侍郎

樓閣玲瓏紫翠間麻姑曾此煉金丹林霏曉拂旌旗
潤嵐氣晴薰劍珮寒且喜使君同翫賞不辭尊酒劇

盤桓逆勝壯闊紅雲表　聖德巍巍欲報難

其二

半空削出玉芙蓉一徑千盤旋蹬封縹緲曙光連碧
野微茫煙雨帶蒼松丹爐涵火通宵伏雲碓舂泉盡
日春不爲仙壇修祀事何能來此寄行蹤

遊麻姑山　王伯孚存誠先生

一自麻姑擅名江山四顧盡難成碧桃花裏溪流
煖丹桂枝邊石髓清海月照空浮世夢天風吹落步
虛聲就中共說神仙宅不見神仙下玉京

李　麟本府知府

一重山過一重山直造琳宮第一關雨滿玉田芝漸
長雲封丹鼎鶴初還眞鄉碑記猶堪讀仙子瓊葩不
可攀醉後那知歸路遠斷橋流水自潺潺

觀瀑亭　謝　英本府同知

雪噴飛泉落遠岑臨亭遙望白雲深玉虹飲澗終天
地銀漢懸空亘古今一道寒光常激灩八窗爽氣自
蕭森也知越壑朝宗勢還起潛龍去作霖

遊麻姑二首　包　裕撫州推官

幾日勞勞此日閑偶同朋舊訪名山一天雲霧登臨
裏萬里乾坤指顧間仙子殿高嵐氣合眞卿碑古蘚
痕斑回車頓覺精神爽無限寒流瀉碧灣

其二

尋眞直上小亭幽四顧晴風野色浮洞裏有天閒日
月山中無曆記春秋幾行樹立高低影萬壑泉分上
下流休信神仙在人世何須方外訪丹丘

登麻姑山讀先公半山記有感作　張　恩布政

躋盡重巒第一關仙家樓閣入雲攀虛巖濤湃松依

塋空谷聲清鳥在山地隔紅塵知俗遠身投綠野覺
心閒玉堂翰墨名今古猶有餘光照壁間

其二

誰釀春風酒一壺杏花鄰近可頻沽方晨霽色雲猶
溼入暮炎威氣少蘇車認舊街穿澗徑曲翻新調和
笙竽山中得醉閑風月幸際明良慶有餘

其三 轉運雲叢作

聖明有道樂平康乘興喘臨山水鄉詞藻尚遺烏府
澤文章猶帶玉堂香天連雲蓋開三逕泉近麻姑倒

一觴何用更求塵外景卧龍還自勝南陽

神功泉 張 恩

泉在麻姑一徑迂為清塵慮敢懸予入看兩甕太公猶
綴坐對一峰聊自如小杓瓊理纔敵去枯腸文字欲
樓餘臨風惠我酣殘夢筆底狂生寵大書

遊麻姑山 詹 雨 本府知府

路入麻姑小有天仙家風景尚依然好山無數出靈
雨流水幾灣圍綠田白鶴何年作八語黃育盡日抱
殊眠臨川太守胡為者不勒功宗秩祀篇

和詹郡公韻 羅 玘 吏部侍郎

聞說麻姑一甕天東連蓬島壯燕然霧中古洞洞中
霧田外青山山外田竹影過墻調鶴舞鐘聲落水喊
龍眠福星已照枯寒地又倡金山第一篇

和 鄭 悠 太僕寺卿

路入麻姑小洞天碧波瑶州尚依然麒麟執拂當年
脯菡萏還開舊日田瀑亭前貓虎跑煉丹井底讓
龍眠遊仙謾寫煙霞景不是陽春白雪篇

和 鄭 寧 武定訓導

地下誰通勾曲天松關淨掩自安然交梨世上元無
火種玉山中却有田仙子夜騎玄鶴去道人晝伴白
雲眠研硃滴露應何事細寫黃庭道德篇

和 鄭 華 永州經歷

輕清廣樂奏鈞天流水飛花事窅然一自麻姑歸洞
府幾番滄海變桑田葛仙壇下蒼龍化碧藕池中白
鷺眠謄有鳳臺詩百首咲看珠玉咏長篇

遊麻姑山 邵 寶 工部尚書

幾曲登登破嶺煙一亭一曲興超然開雲田畫殷人

丹轉墜泉分禹日川獨鶴每翔新表外蒼松常倚舊
壇前顏碑譌爲傳文録屈指于今又許年

其二

十里登山萬古心仙壇何處泿追尋風來天上香應
遠泉到人間味更深歸恐晚雲滋磴滑坐憐秋日轉
峯陰主人愛客能如許觀瀑亭前酒再斟

和　張　恩　布政使

滿道松楸鬧翠煙望中圖畫本天然遺蹤尚記仙都
觀好事曾傳葛稚川日醮波光浮澗外風傳鳥韻度

花前臨流且酌麻姑酒何必登壇更問年

其二

洗却浮埃一片心偶從仙館譌追尋麻姑泿道桑田
變丹井空留歳月深曲徑埋雲春不老背留遮日晝
常陰寂寥一掬神功水到晚還携坐石斟

和　馬　能　右長史

日出初消萬壑煙仙山佳處坐悠然茫茫天地同爲
客忽忽光陰等逝川大塊莫逃寅數外浮生且醉落
花前桑田海水君休問洞口桃花又幾年

其二

聞說仙壇契夙心杖藜隨處得追尋路迂數里城非
遠峰入千重趣轉深花落水流疑世外茂林修竹亦
山陰同遊况是文章伯既醉何妨酒更斟

和　王　綸　參議

石磴荒迷野樹煙登臨無奈興悠然忘歸應媿陶元
亮幻語難憑葛稚川深眼天先浮澗外留人山色倒
尊前爛柯始信蟠輪速明日梅開又一年

其二

水簾欲捲洗塵心取何丹崖洞外尋跡鶴不嫌栖月
冷潜龍未許倒雲深桃拚春醉分紅暈松愛人留轉
綠陰多少仙家空落莫遙遙有酒試重斟

和　夏良勝　太常少卿

秋風吹起逸人心按志仙蹤次第尋深溪泛桃紅春不
斷洞迷煙緑路芳深鶴旋乳樹聲相入鹿轉晴崖影
半陰寂寞黄花供地主破銚添得幾迴斟

和　萬　綸　右長史

登山不是學仙心獨愛幽奇出遠尋泉落半空青嶂

近路經絕頂白雲深島花灼灼春長在壇樹依依晝自陰謌對一尊行樂處鳥聲恰似勸人斟

和邵學憲　陳良琍 本郡通判

秋空平淡散晴煙高閣閑登思渺然洗滌塵囂新日月鍾涵靈秀古山川濫乘別駕堪居後獨抱樗材愧不前聞道仙姑還王珮碧桃開遍又千年

其二

遥夸曠野决桑麻中有仙家吸紫霞謝老詩清真足讓魯公碑壯更堪誇霜風落帽登山頂涼月停車坐水涯手挽銀河三萬丈碧天何待借星槎

和　夏良勝 太常少卿

平田處處是桑麻燥土爭經練彩霞白玉貢來應有術碧蓮開遍未多誇清鏡掬雪三生夢閑倚撩雲半日涯前路險夷渾不礙祇須驅使訪靈槎

和

乾坤高處見桑麻照眼山光半是霞臥石噉流便客憩平田彌望可人誇橋陰鐵甕真三峽天上銀河亦兩涯何代獨留松偃蓋風霜無恙綠苔槎

登麻姑山　李夢陽 江西督學

冒險探奇雲霧收麻姑山水冠南州潭深自激風雷黑谷迥誰拏鹿豕遊仙女石壇荒欲沒魯公碑碣斷仍留往來踪跡俱塵土雨瀑垂垂萬古流

閻　清 同知

冒險尋真訪道家白雲飛處是丹霞桑田幾見三更海桃實千年一試花幽洞竹搖金鳳尾懸崖泉噴玉龍牙麻姑杳杳成塵跡惟有青山伴歲華

麻姑山丹霞志卷之九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十

古燕羅　森約齋　中州狄宗哲魯修　鑒訂

南州李明睿太虛　裁定、鄱梁李正蔚豹來

南城蕭韻明舜增補

七言律詩

國朝

飛瀑　鄭文華 浙江鹽運使

勝境寅搜幾度經獨憐飛瀑畫難形誰將織女千尋練界破麻姑萬仞青六月無雲還雪霰三冬不雨亦

雷霆何當盡醉神功竅徙倚朱闌看到醒

登麻姑山　饒秉鑑 知府

遠上麻姑第一峰仙家高在白雲中洞天不雨山長潤野逕無人花自紅孤鶴夢回瑤鏡淨絲鸞聲斷玉樓空憐麟仙侶知何在滄海桑田思不窮

仙都觀　羅沛之 公安知縣

步入仙都境界寬八荒從此縱遐觀千峯過雨風初定一逕落花春欲殘絕壑泉聲來耳近層厓雲氣襲衣寒道人講罷無餘事清夜吹笙倚玉欄

曾璵 郡太守

麻姑深杳追尋懶大阜須臾步磔通靜聽千濤鳴細浪晴看萬宇沐薰風傳杯喜共青雲友採藥難逢綠髮翁猿鳥留人臺閣暝不妨歸路月明中

丹霞洞

仙壇何代麻姑迹棟宇居然處上方不見九還金液化只看雙瀑玉泉長風煙車馬來相續歲月山林亦自忙更說芝田鳥啄壽道人莫謾採芝嘗

儒壇　張律 本府訓導

萬山深處訪仙都無限風光入畫圖千樹碧桃迷玉洞一泓流水湛冰壺方平會罷歸何處刺史碑傳信不誣此日登臨乘逸興玉簫聲裏醉清酤

趙瑞 雲陽教諭

仙源傳是蔡經家此日登臨逸興賒天上有龍藏碧水洞中無鼎煉丹砂半窗晝永松花老一榻風清鶴徑斜試問方平初會日爲誰屈處作生涯

鄭垣 逸士

天畔峰巒擁翠環虹流玉澗響潺潺風光信是超塵

外心境頓令忘世間杉划七星巢鶴古雲藏三峽老
龍蹬方平一去無消息瑶艸琪花春自閑

秦　夔 知府

霜臺先生老詞伯携我同上蓬萊宮寒巖古樹棲一
鶴石竇飛泉悉兩虹山中日月不可老洞裏桃花常
自紅神仙有無何處説獨立蒼茫懷魯公

觀瀑亭成　竺　端 通判

飛泉一派出玄都着眼俄驚衆蛩珠千丈玉虹悉雪
竇九天銀漢落香爐清聲盡日聞韶濩勝槩何年入

畫圖太守逸才陶謝手新亭述作古來無

萬　縉

萬仞峰頭又有山懸压飛瀑響潺湲棲瑩影接空濛
外鐘磬聲聞杳靄間丹竈猶存仙子去白雲常鎖洞
門閑我來不與麻姑會與盡斜陽獨步還

黎　近 沙陽知縣

萬壑千峯深復深停驂不怕瘴煙侵飛花亂落青春
好桂樹叢生白晝陰滿地閑雲眠野鹿一溪流水浴
仙禽麻姑已赴瑶池宴明月樓高何處尋

黄　寧

地拱千尋接太清麻姑佳勝似描成鶴從翡翠屏邊
落人在丹青画裏行東岍桃花西岸雪下山風雨上
山晴客遊再何齊雲去得見滄桑幾變更

饒中頴

夜宿盱南第一山白雲長是鎖玄關半牕梅月侵肌
冷一榻松風徹骨寒曙色似催人起蚤泉聲不放客
眠安曉來路入丹霞裡長嘯一聲天地寛

江　溥 崔度教授

洞門深鎖半山雲道院清虚絶點氛露挹翠微瑶艸
徑日烘羅綺碧桃曛山中丹竈猶遺跡門外芝田足
跡耘縱步遊觀吟醉後隔江漁笛幾聲聞

遊麻姑山　釋深明 高僧載郡志

仙壇縹緲白雲深曲澗飛橋跨兩岑浮世幾番蝴蝶
夢清歌一曲鳳鸞音泉聲與道閑消長山色閑人無
古今滄海桑田都浪説丹砂豈解變黄金

其二

煙霞重疊更崔嵬中有神仙舊築臺十里五亭危磴

八千年一度碧桃開匣藏流水雌雄劒門掩春風鐵
鏽堆麟脯分香杯酒後青山落日未歸來

孫　甫 大理評事

宇宙移來奠此山麻姑何計託仙壇參差秋水芙蓉
豎崒嵂春空煙雨鬟晉代詩豪寧得謝唐人碑刻獨
留顏芳名勝蹟奇天下却擬匡廬伯仲間

孔　膽 平樂知府

步入雲霄隔世塵恍疑身到九天人忽逢黃鶴瀛洲
客咲指丹霞洞口春州匝泉池斟尺鯉芝香山谷惹

群鷹自云不是神仙侶語落仙家一問津

張光啓 建陽知縣

絕頂乾坤分外奇方平事載魯公碑瓊瓏殿閣秋來
早黯淡松楸日到遲滄海桑田如換句驪人墨客漫
留題我來一訪神仙迹喜見梯仙有路岐

張　寶 襄陽推官

迢遞一逕直縈紆別有乾坤在碧霄瀑詫蛟潭通海
眼誰知蚌殼出山腰劈麟仙侶談疑幻題壁詩僧去
莫招到處狂吟成癖性敢將鄙句續君貂

聞說麻姑勝境多于今白首始相過迎仙橋下長虹
偃觀瀑亭前素練拖竹杖攀開芳艸徑芒鞋踏破白
雲窩幾囘閒遍山中景醉倚危欄發浩歌

李　泰 工部員外

程　爀 少卿

足踏梯雲杖倚藜姑山疑入武陵溪千尋素練松杉
杪一片丹霞藥艸齊泉吸神功增酒聖洞歸小有樞
靈棲舞雩滋味春風在坐向松陰細點詩

鄭世威 江西僉事

短亭高閣俯層巔駕鶴仙人望杳然鳥道線通松杪
入虹橋深鎖薜蘿懸向來真想蓬萊境今日疑臨尺
五天況復新晴添賞興迥忘身世阻雲煙

仙壇喜雨

李　喬 吏部員外

勤雨祠前朝復朝喜逢秋日雨初飄未應仙馭隨從
幟須信山雲待氣交玉宇洗梧涼柏桃龍湫吹月夜
聞簫登豐好兆歸童牧應許維魚入夢招

陳　袞 御史

遠上仙都躡峻巔振衣千仞自凝然中宵翠積薇垣

迴紫極星高法象懸落落古松依野閣淙淙寒瀑注
青天觀風不覺歸路燈火空山破暝煙

陳　沂　行太僕卿

麻姑壇上雨冥冥我到初晴似有靈二水下分千澗
白一山回擁亂峯青神仙傳裏知王遠野老村前說
蔡經看院只留雙鶴在羽衣長睡喚初醒

鄭　道　徵聘

仙家叠嶂倚蒼冥㧾底流泉落建瓴寒瀑千尋垂翠
壁天河一帶掛瑤屛麻姑控鶴雲中見瀛女乘鸞月
下聽眉上橋亭閑洗耳醉鄉不覺曉來醒

陳端甫　江西僉事

地僻林泉山徑幽跡攀真不羨山靈練懸飛瀑穿雲
白濤起高松拂座青景物分明隔塵世神仙幽怪隱
圖經最憐役役窮年者頓覺歸來醉夢醒

張　恩　布政使

飛泉十里印青山山自娛我水白游地迴始知塵跡
少心清慣與野雲閒靈湫久閉神龍澤仙井時烹王
液丹一自麻姑乘鶴去月明風細度松關

陪遊麻姑

麻姑山外野雲清面面奇峯擁使旌鳥韻橫空知曙
色霜花覆尾占山晴却疑氷澗群珠落未信雲巔一
掌平林表忽驚車騎過羽衣仙樂月邊迎

王　度　本郡太守

十載麻姑此夙心雨中新共客來尋洞開小有當春
暮泉酌神功對酒深透樹鐘聲山作戶照人樹畫
生陰栝蒼亦有方平宅雲液何時得再斟

其二

性癖尋幽忘路賒白雲深處訪仙家林疎木落山容
瘦秋杪風高雁影斜㨿藥設傳逢綠髮舉杯重喜對
黃花何年謝却蒼生望更借山房駐小車

陪王堂翁遊麻姑

鄭允璋　進士郡丞

日出千山宿霧除橋經三峽接天衢清秋物色詩難
寫紫洞風雲思不孤瀑激晴雷喧絕壑碑纏苔蘚卧
殘趺可能喚起王摩詰貌取蓬萊入畫圖

其二

路入松陰十里迴半山亭倚最高臺延緣石徑尋柯

谷引蒲天瓢汪羽杯跨鹿野翁歸洞去留賓稚子採
芝來黃堂風雅歐蘇比况値芳尊玉樹陪

其三

絶壑西風黄葉秋萬峰斜景碧波流丹梯路迥煙蘿
合古殿壇虛笙鶴留蓬島千年成恍忽乾坤雙眼幾
沉浮探奇直上最高處棲鳥無聲山更幽

和　李萬實 給事中

乾坤生洛幾乘除去馬來牛褲九衢麈夢屢回煙水
濶劇懷長對晚山孤探奇有客飛瓊珮投暗何人惜

珷玞安得麻姑傳兩翮顧囙風力試南圖

其二

嶺日穿雲百重廻參差遠瀵出樓臺聲旋碧落風前
遂影入青山掌上杯野竹娟娟隨意淨征鴻冉冉渡
江來微茫歸路篝燈晚真境追歡擬再陪

其三

露艸泠泠蒲服秋王泉飛雪瀉寒流鹿從洞口啣花
去詩賦山腰敧石留臨水喜觀魚出没懐仙空付影
沉浮道人愛客供簫管響徹層雲竟日幽

和　吳　衍 工部郎中

十枝塵心此掃除穿厓越壑度雲衢靈源晝靜風雷
擊瑶島夜寒星斗孤峭壁枯藤連傑閣苔階豐艸卧
碔玞酒酣便欲乘風去直擬緱山跨隺圖

其二

竟日追歡未得廻蒼然暮色上高臺不求方外丹砂
術且盡尊前竹葉杯東粤昔聞驄馬去遐方今喜使
君來沉生會有淮陽召佳節重逢約再陪

其三

蕭蕭落木動高秋仙去空荒水自流野徑幾曾緣客
掃山靈似欲向人留日斜樹影層層倒風度爐煙細
細浮雲液共君須再酌月明歸路洞簫幽

遊麻姑山　許　璜 岳州通判

萬里秋聲爽竹梧碧蓮池古但蘼蕪泉香石竇真神
異雲護龍車果有無壇草離離芝獨老松陰漠漠鶴
雙呼百年蹤跡元飈霍爛熳何妨倒玉壺

鄭　鑑 費縣令

高觀凌霄萬壑沉玉堂啣此寄幽尋爐前麥草前身

謝寒逗踈梅古姓林興劇飛泉堪洗髓坐忘丹井學
澄心鴛鴦已逐蓮池化謗道神仙不度針

遊麻姑山和林仲山公祖韻

吳　衍工部郎中

艸色茸茸帶雨鮮輕寒輕煖暮春天風吹亂葉飄丹
竈拂袖飛花落酒筵雙瀑懸厓真勝蹟碧蓮變白是
何年相逢莫問神仙事月上踈林起暮煙

李　圯忠州知府

麻姑抜出秀中天羽服何年稅鶴驂細艸拂煙香蒲

袖容筠碍日翠臨軒樵歌落照山風淨罷捲平沙燕
子喧脫骨歸真渾浪說靈丹護有古今傳

張　默左長史

咲轉麻姑度碧山鳳臺深鎖白雲閑萬峰明月開心
鏡千古寒流漱石顏洞鶴羽輕凌日表瑤花春淨落
人間顏書晉碣空塵土丹谷玄厓次第攀

王公瀛右長史

秋風散步入韱林古跡蒼茫次第尋白黍丹砂成底
事碧蓮紅藥更何心七星偃蹇涼如洗雙瀑斜飛沛
若霖此日三忠祠下拜滿天落木自蕭森

曹　逵御史謫南城令

春來準擬勞雙屐一度尋春一度遊謾把青螺排晩
嶂忽驚白澗落雲虬閑吟浪逐姑山侶歸咏渾如曾
點流返照入江天漠漠兒童攜手看鳴騶

王　綱

崚嶒蘿磴步雲遲十里姑山夾兩溪松徑謾教雲作
盖山靈故遣兩催詩林巒野興偏多放翰苑詞章每
出奇杯酒咲迎陳學士滿川花鳥付新題

李　立廣西副使

石門遥見赤城標瀑布雙飛下紫霄玄鶴千年開福
地彩虹百丈叠仙橋名泉出谷皆神釀古樹含風即
洞簫更覓丹丘入不見逍遥峰下採山苗

林繼祿廣昌令

莫怪丹霞點客衣洞天小憇不思歸慣看雲氣常連
戶靜聽村春自啓扉山壠凝煙苗正秀石泉煮茗筍
初肥閑關誰識黃冠意厭向塵寰說是非

蕭　瑶萬州判

萬疊峰巒擁碧山洞天深處隔塵寰深深花塢留春
任寂寂松扉帶月關古殿夜瓶青鳥降孤峰時惹白
雲還麻姑王遠歸何所空把仙風不可攀

蕭九成 湖廣參議

輕騎隨蹤入洞天洞中花鳥不知年東風撻曳千絲
柳遲日光含十丈蓮王子鸞旌何處去葛仙丹井為
誰延我來醉賞歸途晚滿耳松聲月一弦

錢 傑 南城教諭

懷仙西上覓名山盡日追陪興不慳瀑布泉流穿石

滑翻濤松撼破煙寒半亭遠閣神龍窟上獻平鋪活
水灘侑酒且招玄鶴舞風清雲白挽輿還

鄭尚衡 南豐縣簿

紫陽曾此築仙壇秀拔盱江第一山松鶴有巢隨去
住洞門無鑰自開關遙瞻藥竈丹霞外還覓桃源翠
靄間豪興未償天欲暝公餘癡得幾時閒

謝 安 雅源知縣

盱南勝境小蓬壺試擁新遊酒謗沾一日山緣今始
愜半生渴孥此來蘇林篩霞彩天橫錦巖落泉聲地
沸竿入眼桐封宜 帝澤輝輝艸木頌豚虞

朱 拱 龍溪令

蓬萊境界四時妍異艸奇花鎖淡煙洞府仙翁人不
見雲軿姑女事猶傳丹霞地脈通三島瀑布泉聲落
九天殘照半輪徒徙倚欲酬清興可無篇

符 遂 望江知縣

攀蘿躡磴訪仙家興逸寧知日已斜絕巘既登星可
摘空壇初到俗應賒碧蓮開說今何在丹木雖傳事
已遐吾道簞瓢真樂在不須麟脯飯胡麻

黃 選 州判

海潤天高世幾更麻姑何處會方平香消飛珮山長
寂殿鎖遺蹤月自明傍竹松牙隨鶴倒印苔展齒帶
雲登十年塵土無由脫消盡神功一勺清

郭 珂 新昌丞

晴絲裊裊亂花飛又挾東風上翠微展齒印苔蹊徑
曲泉聲傳瀉洞雲歸殺吞綠醑收春色擬倩蒼松桂
夕暉游遍亭臺歸路晚月明露重溼征衣

黃 銓 旌德丞

環翠飛流千萬勝馮虛躡嶠特窮幽巖香鏁淡花三
月野色參差雲半丘丹竈已湮難貯藥仙軿別去幾
秋清游莫訝忘歸晚溪月林風爽氣浮

嚴　厲　廣昌教諭

仙侶何年會此峰雲輿飛去杳無蹤壇前草樹當春
綠洞口桃花舊日紅蓮發碧池隨幻化砂飛丹竈總
虛空閑來半息平康枕千古興亡一夢中

葉　元　訓導

峻嶺迢遞接太清綠陰深處白雲生鳥迴幽嶂寒煙

破水落平田野鹿驚石髮梳春侵碧眼松琴彈雨雜
簫聲昔年仙侶今何在遺刻空留萬古名

于　欽　本郡司訓

信是麻姑景味佳松風清骨靜無譁洞中覽勝千巖
迴亭上瞻雲萬里賒露重杉梢星帶雨泉淙石罅浪
生花酒闌莫問當年事鸞珮依然隱彩霞

張四維　南城學訓

瓊花亂拍清秋景瑤州中分白石衢醉看杉星橫碧
落靜聽松樂奏寰區窺龍瀑布巖前屽放鶴齊雲亭
上呼傍晚又迎明月到挽輿歸思尚躊躇

夏　裕　建寧知事

峻嶒石磴路盤旋步入麻姑小有天雙瀑飛雲歸古
洞孤松分翠落幽軒水清池面魚堪數風靜林頭鳥
獨喧涼月坐忘秋意晚滿天星斗思悠然

張　崇　舉人

虛谷靈襟天地寬白綸那說紫金鞍方塘月旦稽顏
巷忽咲春秋傍孔壇艸砥池塘山夢熟雁孤洲渚野
吟闌短墻一樹桃花放待爾同來載酒看

遊麻姑山　張子岍　泉州通判

蹬履麻姑庋小岑年來骨瘦更登臨虬龍宿雨吟常
獨蟠蜨飛雲坐每深禹蹟蹇予成朽木虞廷遲汝賂
南金凌風細讀懷人句疑是鈞天搖雅音

左文麟　鹽運副使

華屋平疇互渺茫玉龍夭矯峽流長神仙到處開玄
圃環佩依然返故鄉滿引瓊膏消俗慮咲呼白石趁
羣羊秦人峯頂堪延佇獨倚松杉望八荒

陳　鼎　舉人

名山玉觀嵺岧嶤雙綠晴看瀠碧霄磴轉平疇散禾黍地凌倒景下笙簫青霞石室春常在絳節瑤壇霧未消落日殘碑須竟讀乘風羽駕若爲招

江　晃　少卿

麻姑萃嵂浮青巘宮闕岧嶤逼絳霄空有神功遺作釀不聞弄玉教吹簫半空雲錦嶺欲墮六月星杉雪未消幾爲尋真探谷口丹霞五老若予招

鄧汝相　知州

探奇歷險上岧嶤飛閣層崖出絳霄滄海澄清廻鶴馭紫雲音裊度鸞簫乾坤入眼秋逾淨山水留情去未消木石幽居真可卜鹿麋蹤跡得相招

高　瑆　舉人

披雲直欲窮三谷賞勝何須踏九華盡日丹崖飛玉液早時流水泛桃花神仙自有長生訣霄漢還隨八月槎欲賦恨無孫綽興貪游浪擬子長誇

遊麻姑山

金　章　國初世爵

麻姑仙境真奇絕石磴崚嶒路彎折崇崖邃谷藏芝田寶殿瑶臺照松月風吹欲倒洞口橋雲塡不滿山腰缺何當六月寒颼颼瀑花灑玉飛晴雪

其二

神武門前久掛冠青鞋誤入白雲端振衣絕頂九霄近濯足飛流六月寒歌罷巳聽玄鶴和醉餘還借碧蓮看片時客夢松根下遊遍清都月未殘

陳　桂

吏隱身閑此結緣東風翼我上雲巔尋真洞裏常隨鶴湧碧池中忽變蓮水帶桃花寧避俗泉鳴璦珮尚疑仙醉來拂袖星杉下舞破煌霞月滿天

顏碑

左　洄　逸士

千秋白石磨無磷萬載忠誠貫日光屈曲龍蛇金殿鎖昭回翰墨錦雲張風雷氣魄真霄應滄海桑田直渺茫丹竈煌消遺址在古壇夜靜月蒼蒼

觀瀑

噴雪亭前風味殊恍然人世隔仙都泉鳴飛瀑晶簾墜日射丹霞金簟鋪花外鹿鳴馴野老谷中鳧浴狎階除尋常更問麻姑侶只在白雲深處居

紫陽墓

一卷神符艸色迷劒歸崆峒尚虹霓丹房火伏青鸞隱綠樹煙沉白鳥啼風送龍湫傳玉液雨滋鸞嶺障雲梯蓬壺路杳憑誰問聊倚瓊樓看日西

張　梓　太學生

陰陰樓閣遍層空笑倚闌干一覽中人在亂雲限裡過水從片月影邊通石堆野嶂形蟠虎山聳回峰勢走龍遊罷此心添感慨歸程雙袖惹春風

陶桂芳　貢士

辟穀無由莫問仙攀雲且得斷塵緣山從海內開圖

畫水到人間作釀泉太古陰陽開此勝斷碑文字記當年碧桃紅杏春依舊滄海桑田總設傳

吳元龍

曉來筋力在晴淑興爲麻姑踏歌白髮不堪人世改青山其柰客情何一泉脈脈跳飛雪萬葉蕭蕭辭故柯拉志賞心須盡醉誤將風景嘆江河

卓有見

登山尋勝踏青莎把酒臨風發浩歌王遠麻姑今已矣乘田滄海近如何吾人身外皆遺屐此日山中又

爛柯欲取月槎乘博望桃源有路上天河

蔡時英　庠生

聞道麻姑別有春五雲深處隔紅塵松迷鶴逕渾無路花暗簫聲不見人滄海日華瀾貝闕丹霞瑞色逐飆輪劉郎自是神仙侶何必天台更問津

朱大濟

偶入嵯峨半碧空飛花流水興無窮閒憑險歷攀蘿上忽誤詩成倚杖中野徑松風吹白鶴春雷桃浪躍金龍擲麟宴後姑仙去笑指蓬萊駕欲東

幸　慶　文學

乘閒聊與二三子步入麻姑最上峯飛瀑懸崖晴洒雪孤松流影月當空塵踪萍梗浮沉內世變滄桑幻妄中一咲乾坤雙眼闊肯將孤跡羨冥鴻

萬　辭　選士

數椽重構翼巖巒一眺俄驚宇宙寬倦足我應休石磴游人誰不倚闌干謗誇小坐酬清賞還擬高攀縱大觀國史與豪頻駐節天風幾度送鳴鑾

劉濟

入谷穿雲一逕賒乘風直上女仙家靈泉清泌丹砂
冷飛瀑晴拖玉帶斜瑤艸日高猶染露碧蓮秋盡又
開花天風颯颯歸途晚回首幽探興未涯

劉宗器

碧蓮風細葛衣輕十載茲山兩度登霜鬢照泉今已
改星杉纏檻古來清丹崖白瀑頻欺雪識面黃冠不
記名試借麻姑玄鶴駕乘風海上會方平

黃　堂

白雲堆裏問仙家石磴崎嶇一逕斜日煖風前簇獻

果春深洞口鹿銜花金爐伏火長燒藥寶鼎浮煙旋
煮茶此日登臨還勝槩不知塵世有繁華

張政和

夾道青松十里賒樓臺隱隱望丹霞雲中世界麻姑
主天上笙歌仙子家藥竈煙涵生紫氣芝田雨過茁
幽芽飛鸞一去無消息冷落春風洞口花

黃　溫　逸士

野花流水夕陽曛山月涵清半掩門古洞無人春掃
雪丹壺有客夜論文玉芝吐蕊香初潤石竇流泉色
正芬應有煙霞伴仙跡松梢孤鶴聽閑雲

卓廷松　白江隱士

路入麻姑勢轉平昔年仙子駐雲旌青鸞一去臺空
草華表鶴歸山有霧秋暮月明金殿冷夜寒風靜紫
簫清桃源洞口春長在無數琪花巖畔生

中秋月夜麻姑山作

陳嘉謨　都御史

洞門蘿薜隱中洲長夜宜人別院幽燈火千家遙背
郭風煙何處獨登樓碧松翠竹留雲住白石清江帶

月流縹緲瑤宮凌萬壑麻姑真作訪仙遊

同林仲山公祖登麻姑山

王　材　祭酒

雨過郊原艸樹鮮千峰秀色滿寥天花緣鳥徑承仙
屐瀑舞龍湫駐客筵需進詩篇娛勝日方平風況失
衰年桑田遍歷蓬山頂練繞松聲下紫煙

雨後登麻姑

山途雨過淨無泥野樹風生鳥亂啼望入玉峰雲隱
見行聽雪瀑嶺東西仙姑一去空遺迹老大頻來閱

舊題宸喜煙 開城市遠繞城苗頃綠苗齊

中元日同劉東濂鄭斗挙游麻姑山

群峯隱隱矗芙蓉敬叩靈山訪秘蹤一脉神泉清泚迸千年丹竈白雲封煙霏速控瑶臺鶴莫雨長沉古殿鐘欲問伐毛洗髓事麻姑仙駕杳難從

其二

葛巾藤杖此山行假寐芝房待月生雨後松杉添秀色雲中雞犬亂簫聲雙飛夜瀑銀拖匹千疊煙巒翠滴成况值新秋共心侶豈應忙促計歸程

其三

拉友尋幽忘路迂松雲深處是麻姑晴開疊嶂霞橫錦雨過懸崖瀑滚珠苜蓿由侵官道合蕪菁花入麥畦疎游人爛醉娛仙境雙雀旋空日已晡

再登麻姑山和韻 張千岸 通判

冠蓋蚤春收勝覽姑山仙洞約同登旂經雙瀑珍珠濺吟倚孤松玉屑層鶩極頓忘爲雪後蟠宮何意忽雲騰遮迎父老低相語金馬花驄見幾曾

和張兩山公韻 王珍

高閣層崖四望賒碧天萬里淨雲霞門留桂樹堪遺業路入松林別是家筆底新詩題貝葉山中素飯有胡麻謝安不淺登臨興雙屐歸來日欲斜

登麻姑山 王選 丹陽縣丞

雙飛瀑布挂晴嗶芝艸瑶花露溼衣粉壁尚留名姓在青山如故往來非麻姑蘋藻時無缺王子蓬瀛去未歸杯酒莫辭須盡興等閑回首日熹微

眺麻姑山 錢時雨 南城訓導

霧洗晴空萬壑開振衣暫喜脫塵埃嶢巖瀑布雙龍

挂海月驚濤一鶴來不見仙蹤空紫氣設尋丹井但青苔想應只在瑶池畔幾度蟠桃宴未回

吳紉安有麻姑之約不克往走因作一章寄之 章思善 知縣

爲訪麻姑黷翠微遥聆清磬落巖扉仙壇月露鬱壁沓瑶草春深羽客歸幽討山光迎杖履行吟涼露濕征衣布襪青鞋吾已辦登臨不共賞心違

其二

山游有約我盟寒却羨乘風飛羽翰眞境雲深成獨

徃曾公碑在共誰看凭高把酒秋堪賦聽雨啼猿夢
亦安聞說仙姑能不死月明時見跨青鸞

幼安示遊山之作次韻奉答

秋山紫氣淫芙蓉清晀難追才子蹤瓊樹時開迴鶴
馭洞天誰說有霞封寘棱石斷古碑字雲鬨風傳欲
曙鐘此地由來稱勝槩重遊何日得攀從

其二

承貢晨向萬峰行景物淒清逸思生曉霧籠山擬雨
色涼颷起樹颯秋聲鋤來靈草苗方秀煮就丹砂永

欲成一卷黄庭閑自誦逍遙仙籍問丹程

張　恩　右布政

天入若尾路指西郊行便覺景先奇花蹊雨過紅塵
軟蘿磴雲深翠蔓稀水向流時驚雪湧山於缺處見
屏虧芒鞋擬盡登高興春色凝人轉聲遲

鄭　鑑　貴溪縣知縣

肩輿載酒趂新秋酷似當年老謝流白壁欲題山鬼
讓丹經書姓道人留泉穿石竇清堪把鳥拂松濤影
亂浮何處倚雲將玉管一聲吹徹洞門幽

重登麻姑山　黄　選　龍寧州判

宴罷瑶池玉珮遥仙蹤一別杳難期青山無許悲塵
世白首重來憶昔時雙瀑泉飛千澗雪七星杉老萬
年枝抽簪暎入煙霞裡許向林丘伴鹿麋

黄思敬　致仕前南城縣　□□官至御史

萬疊危峯逼紫霞洞天深處識仙家瀑泉鶩石飛冰
練巖壁凌空秀鐵花幻術昔聞雞化鳳通神曾見粟
成砂我來徑造齊雲頂爲問三山幾倍加

潘　烈　儒士

井梧葉落秋滿天浮雲飛去山黯然昔有中丞足杭
稻復說瑶草生芝田行樵仍叟凌風去醉酒黄冠盡
日眠前修遺跡曾與李慷慨一讀瓊瑶篇

登姑山步鄭環浦公韻　梅　瑋　知縣

秋晚探奇萬仞顛翩翩舞佩思飄然松濤半嶺笙簧
奏石磴千尋瀑布懸王子爲飛何處去唐人碑蘚自
中天月明鶴唳玄猿嘯丹竈空餘溪上煙

方　嵩　兵部郎中

共說麻姑小洞天肝江形勝此爲先四時雲護仙翁

井萬顆珠跳虎跑泉玳瑁石切杯作渡秦人峯底玉
爲蓮七星杉勝丹霞洞滄海桑田任變遷

趙　璧　州判

麻源三谷接麻姑華子岡頭石徑紆雲傍輕輿行翠
巘天臨秘殿敞玄都寒穀泉瀑風簾洞秋色林霏水
墨圖獨有顏碑渾不老長生休問煉丹爐

曾　奎　本府同知

往事寥寥已莫憑麻姑猶見古今稱酒因泉冽味偏
美山爲仙居名益增松外風來巢雀舞渾中雲起臥

龍升平生仰止心尤切此日公餘始一登

秋日陪劉榕謙廬大行登麻姑山

萬言策　左長史舉人

翠微深處氣佳哉谷口披雲磴道廻松結午陰飛細
雨練垂巖瀑隱輕雷孤亭翼翼春宮記雙蓋翩翩節
使來纔到半山人境別莫言絕頂有蓬萊

同芳兒登麻姑

羅　錦　封刑部主事

巖前小憩近闌干更上巖頭縱大觀瀑布遠飛三谷
口芙蓉高削萬峯端煙消苒苒霏殘雨風度林垌帶

薄寒見說長安天北極呼兒指點傍雲看

同王衡昌太史登麻姑　羅汝芳　左參政

何代姑山此寄家峯頭一徑望中斜青天萬里遲歸
鶴滄海三山渺去槎谷口金光餘碧艸池邊若木散
琪花他年擬嗣方平會五色龍翔羽作車

春瀑

玄女登霄亦幾年銀潢手挽下瑤天風雷萬摵蒼龍
吼冰雪晴飛白玉懸小有仙源分古洞神功春釀杞
靈泉何當一醉遲王遠坐看滄桑換海田

同諸彥登麻姑

肩輿兩兩快同遊十里煙霞度碧蘿渴吸靈泉忘既
醉氣凌松蓋縱高歌千峰最上懸飛瀑一水瑤疑出
絳河滿目江山俱樂事滄桑無用繫情多

觀瀑亭作

輿圖何代開明姥秀發仙源派獨長影落銀河星斗
亂瀉廻碧練水雲香蒹葭幾爲伊人邈蘭芷誰憑遠
客將江岸幸指神物駐夜深時見引龍光

和顏別駕懷麻姑作

郡齋江内路無多相望其如勝會何一水兼葭秋正
好半園松竹雨初過石橋天近雲扶屐山閣春廻鳥
度歌况有神功堪共醉曾公曾爲勒煌羅

游麻姑山和吳切安韻　　張瓚工部郎中

雙垂雪練照芙蓉麻姑對芙蓉峯幽處潛看虎豹蹤瑶艸巳
非前代色玉書曾是宋人封宋道君皇帝封表此山疎松晚落
千巖月高閣晴飄萬壑鐘選勝嵇康偏載酒杖藜那
得鎮相從時予病足

登麻姑山　　黃學曾

薰風南至夏如春翹望仙壇更可人步向鰲山逢要
路舟行盱水遇通津泉傾瀲灔猶留跡米化丹砂不
染塵今古高賢頻賦詠曾公誰是夢中身

蕭玘大理評事

霧谷春深紫殿荒特酬松下酒初香濤敲聽罷泉聲
續塵夢醒回鶴夢長洞口鹿眠閑白晝石潭龍卧冷
秋江晚來簫管雲中出疑是麻姑醉後觴

陪李太虛少宗伯登麻姑山

羅森湖東兵憲

寂愛仙源有路通龍門深處倚飛虹珠傾萬斛雌雄
瀑黛峡千層遠近峯漫酌神功尋蔡宅還披古蹟憶
顏公煌霞着眼清秋遠太白氷壺幸與同

其二

穿雲度嶺到山嵴山色蒼茫吏隱宜古洞丹融霞燦
燦懸崖浪湧雪霏霏琅玕豈作人間調沆瀣堪供世
外棲清淺蓬萊何必問嘉賓白酒夜忘歸

奉和羅約齋公祖韻　　李明睿禮部侍郎

仙源自古杳難通誰謂茲辰駕彩虹萬壑行來迷雨

屐千巖歷盡見孤峯爲尋顏魯麻姑帖轉憶歐陽六
一公曾在滁州山下過醉翁亭與此山同

其三

路轉峰廻上翠微白雲深處瀑爭飛龍門一勺神仙
跡鼎穴千尋雪浪霏吏隱不妨同我住逃名我欲向
君棲耳霖是日隨車至遍灑油幢冒雨歸

奉和　兵憲羅公同李太虛先生遊麻姑山

韻　　秋宗哲本郡司理

丹丘隱隱十洲通石澗星槎貫落虹埜寉帶煙迷苔

洞浪花如雪湧危峯西山笏拄秋偏好北海樽開食
自公最是容臺陪使節騎鯨髣髴幾人同

其二

松濤繚繞下雲嵉爽氣晴空四望宜細竹瑶光分蕙
苗高譚王屑闢泉霏崎峋欲振衣千仞徙倚奚妨鳥
一棲見說芝田靈雨澍笙歌絶勝舞雩歸

奉和　兵憲羅公同李太虛先生登麻姑山
韻　李正蔚 南城今

龍門一勺海門通儼境平開氣吐虹屏列半山横晚

翠煙籠五老映高峯丹砂㩳來棲王遠碧澗流珠綦
謝公競日問奇無俗駕台星聚處璧奎同

其二

雙飛雪瀑危磃猶一味冰壺性寂宜殿閣鑿寸夜
月洞天霞鑽散煙霏雲
亦棲嵐翠曾層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十一

中州狄宗哲魯修
古燕羅　森約齋　鑒訂
郡梁李正蔚豹采
南州李明睿太虛　裁定
南城蕭韶明舜增補

七言律詩

國朝

春日同陸敬齋參伯遊麻姑山
王　儼 湖東憲副

春來愁思未看春暫訪仙源杖故人路入松陰防喝

道溪沿花岸欲迷津酒逢羽客開新醞泉借神功洗
舊塵滄海桑田那可辨聊將吏隱寄吾身

其二

洞天縹緲托遐思古寺荒臺亦可悲不改蚪松唐代
樹重磨斷刻魯公碑空聞麟脯供行饌無復蓮花照
麻池春色年年芳艸碧江山誰與問興衰

觀瀑

十里源泉湧碧波千尋瀑布瀉銀河流行晝夜乾坤
老分注東西灌溉多撫景携琴時一採賦詩帶酒

相過山亭小坐春風暖彷彿疑聞孺子歌

同王睿齋兵憲麻姑山勺泉

陸萬鍾 湖東參政

試汲神皐烹露芽輕風點點落松花醉來千日山中酒流得一杯天上霞似向蓬壺分玉液未須勺滿覓丹砂着鞭更喜逢王遠不記仙人傳姓麻

和王睿齋憲伯韻

鄭潛 國子學錄

流水閒雲空復春桃花何處覓秦人丹傳洞客爐中秘路問漁郎溪上津憲節遙遙輝白日文星炯炯辟

紅塵古來詞翰兼應少羲獻從看爲後身

其二

一上玄都耿所思荒凉臺殿不勝悲仙遊方外心同賞惠政湖東口亦碑龍虎壼環丹藥井鶯歌春戲碧蓮池使君賓從還麟宴楚客狂歌豈鳳衰

其三

攬轡澄清定海波提封千里淨江河指揮仗鉞風雷壯點綴名山藻翰多賓客南樓慚我後文章西蜀愛誰過調高今古人難和白雪陽春郢曲歌

和陸敬齋參伯韻

鄭潛 國子學錄

瑤艸金光抽紫芽丹爐白雪煉瓊花紫薇黃蓋嬌紅日彩筆青藜點絳霞玄鶴峰高翻貝葉碧蓮池古漾靈砂鴻篇迅掃雲間陸麟宴重開洞府麻

麻姑山松下酌泉次王睿齋兵憲韻

張其禔 中書

虯枝盤屈幾千春分得清陰覆旅人始識神仙眞隱處漁郎何事尚迷津龍門橋下欣背水瀑布亭前迴絕塵海內幽探今十五半生不負此閒身

登麻姑山飲長旦侄館舍晚過龍門橋酌神功泉憶初暘弟

鄭潛 國子學錄

三秋文館開靈嶠十里仙壇付劫灰時七夕殷宇俱回祿咏食山禽窺硯汁鄧花野鹿上書臺煙含賭墅連棋局泉鑿神功注酒杯歸路不妨幽興劇池塘春艸夢應回

其二

壁立丹霞天柱孤飛來不讓蜀山巫金龍玉簡遷今古鳳曲鸞笙尚有無韓衆松間騎白鹿王喬海上躡青鳧三忠只尺瞻遺烈擊節高歌銀僕姑

其三

絶巘枯藤鎖翠屏扶輿䐗月萃仙靈山前一水護田綠檻外千峯插漢青松蓋偃舒蒼鳳翼瀑流飛挂白龍形晚來獨倚斜陽畔千日神功醉不醒

其四

討壑詠溪興獨便探奇不憚萬山巔角巾故礙龍頭石卓錫能穿虎跑泉竹葉細傾香甕酒涌團坐徹小洞天斜陽半壁歸輿暮欲叩仙人學引年

遊麻姑山　朱謀垔 王孫

儻壇發跡是何年絶嶠弘開一洞天丹竈已空歸碧落清池猶在吐紅蓮長松獨秀蒼虬老古瀑雙飛玉練懸爲問蔡經遺址在於今幾度變桑田

秋日登麻姑　左　宏 蘇州教授

嶂列芙蓉青黛開蕭蕭萬壑葉聲哀瑤堦宴罷人寰遠壁月屏空鳳影來古殿只今過燕雀荒碑猶自鎖苔莓登臨不盡悲秋興無柰重城暝色催

秋日重登姑岫　左于[illegible] 庠生贈御史

曾憶經年信杖藜蕭蕭落葉點秋衣當時雲暝煙如織此夕霜高月滿溪林泉有契頻登覽世路無心問嶮巇莫把酒杯空過手滄桑瞬息幾更移

遊麻姑　吳朝宗 寧國同知

麻姑深瑣白雲堆有客新從庾嶺來帶得煙霞時獨往題殘花鳥惜春廻閒尋野徑鋤山蕨靜枕寒流漱石苔借問羅浮吟宿處幽探曾上幾蓬萊

登麻姑山　戴　燝 湖東憲副

兀突層巒四望開捫蘿緣磴暫徘徊雲浮一徑通天去神湧雙泉出地來蔡宅有基虛白晝顏碑無字長青苔登臨且酌山中酒爽絶桃花路莫猜

游麻姑山四首　張　恒 本郡太守

名山幽興日[illegible]牽每爲尋眞入境偏一路寒光催落木萬峰晴色亂浮煙樵聲遠響傳空籟雲影松陰映野筵此地若非滄海變幾應絶頂有桑田

其二

老愛寒山一杖藜仙都只在數峰西壇前瑤艸含霜碧洞裏丹霞護石低俯瞰澗流懸遠瀑平看空翠拂秋畦振衣自作桃源客不似漁郎嘆路迷

其三

俯看長虹跨澗平深山那得海濤聲倒衝白石千尋落一洗蒼厓萬壑清晴閃日光殊粲粲寒披雪色更晶晶洒然獨立風塵外對景翛深出世情

其四

趺坐臨泉片石乾當杯新月照仙壇緣厓危磴迷宵露刻木分流送別瀾碧落光浮瓊珮杳步虛聲罷玉笙寒疎狂合傍煙霞老慚負青山未挂冠

遊麻姑山和張明初堂翁韻

黃應元 本郡

憶昨看山俗不牽只今戀戀此懷偏歌來耐可題紅葉鳥脫猶然帶紫煙奇絕自增秋雨裏嶙峋誰對晚風前匡床且學宗生卧潇擬重尋種玉田

其二

山中道士引青藜指點仙蹤日欲西隱隱雷鳴雙瀑下重重雲鎖萬峰低秋香影弄空潭水晚稻生香秀野畦莫問桃源溪路事當時揷竹幾人迷

其三

空山墮葉亂雲平雜犬唯聞世外聲瑶艸石壇秋不老丹厓翠壁景長清松枝偃蓋擎天勢瀑濺凝珠映日晶惆悵塵蹤投未遂臨風跡竚豈勝情

其四

看山杯酒且須乾塵外煙霞護石壇滄海塵沙原浩刼桃花溪水自清瀾天垂瀑布飛晴雨風捲松濤作晝寒眞境慨逢人代裏不嫌翻恨此簪冠

秋日仝羅近溪宿麻姑山得銷字

蕭 鎡 南寧知縣

碧沼青蓮紫氣銷蒼松千尺憶前朝五叅螺擁開玄洞一一水龍飛挂石橋荒字若封留駐輦孤墳艸合不聞簫唐碑宋碣山河壯片月蹤鐙木寂寥

侍家嚴偕近溪先生宿麻姑得槎字

蕭 淵 雲和知縣

誰駕青牛函谷車燒峰青映護丹霞四時安石山中寂千古淵明醉裡花未謫名場爲福守還輸靜境耶仙家滄桑幾度尋常事何必方平問海槎

其二

歲月浮生走陌車枤綠今擬任煌霞種來竹葉清於
酒分得泉流碧入花絕勝閑中淹羽客不妨歧路過
田家山南山北年年好身世飄蓬海上槎

春日華完冲司馬張扶輿將軍仝游麻姑余
偶以病未往湧和來韻　吳禝相 郡司李

使君裁决多公餘與到山陰訪舊廬白雪携來詩滿
袖青春踏去酒隨輿笙吹子晋招凰侶客揖將軍樂
燕胥千載半山稱勝事自咲相如病未如

初夏華完冲司馬仝其蘇宇廣部鄭水簾吳

檮戭二孝廉游百花洲余不期而會因共
沂流登麻姑湧吟志勝

修竹千竿遶翠渠晴江一望入松虛遷鶯出谷似邀
我黄鳥間關總和余與到頻來知有約不招而往應
誰書槖槎共泛麻源路月出東皐百丈餘

秋日仝朱惺復華完冲二寅長遊麻姑山用
前韻

秋來病懶一官踈野寺尋芳村雨餘傴地分園花送
酒敲音得句卅爲書井中拄劍眞人近海上駕鰲征
事虛誰借指尖爬背癢問君桑海更何如

飲麻姑瀑布新亭得敲字
王一言 府丞

雪亭無沒山之坳使君尋勝始詩葩九天玉練瑩光
燭冬日和煙瑞氣交老稚樵人相何坐于賓苛禮一
齊抛飲餘忘却歸程晚更把新詩對月敲

秋日仝張恬埜遊麻姑五韻 有小序
鄒鳴雷 本郡太守

庚戌小春信州張郡伯恬埜入郡時司李陸開

仲公出余遂邀恬埜偕兩郡寮友司戎楊健齋
昌惕懼司馬程涵初信司李趙心融登麻姑山
坐噴雪亭仰瞻飛瀑極飲盡歡薄暮止宿又玄
堂是夜大雨如注詰朝復命駕穿林遍訪名蹟
徘徊古松之下繾綣良久黯然言别恬埜作五
詩紀其事而不佞鳴雷爲之續貂聲猶在耳忽
焉隔歲恐其久而忘也遂付黄冠勒之山門以
知兹會之不偶云

鰲在峯頭望此山夢遊神境杳難攀高眞若爲留鸞

訊上客相將欵鶴關雲路展登窺窈窕石梁眞蹈躡潺湲耳泉一酌塵襟爽頫結松寮駐玉顏

其二

百折千盤路不窮懸崖峭壁咤神工嵐光欲盡平疇出望眼重開絕壑通雙瀑雲中飛玉練五峯霞表插瑤空低回便擬乘風去度索三山跨白虹

其三

名山吏隱亦悠哉况値翩翩作賦才寓目煙霞供綵筆依人禽鳥下丹臺紛披暝色霾心眼坐對玄言醉

眼開夜半雨來山欲裂因雲清夢絕塵埃

其四

向曉看山雲正飛翠微滴滴濺入衣泉名噴雪聲逾遠峰欲齊雲勢更巍清夜已拚燒燭飲濟途何惜杖藜歸搴蘿捫壁尋遺跡指點黃冠問是非

其五

何來塵埃復驅人欲別銜杯更悵神雨後蒼崖如眷王霜前紅葉宛留賓分無謝客窮源興賸有羊公勝峴身莫惜片時松下立愴惶後會總難申

秋日同鄒齊雲遊麻姑五韻

張履正 信州太守

仙峯崒嵂昔曾登此日重來勝轉增高刹金鋪延繡嶺虛亭玉立繞寒冰雷轟杯底危崖瀑星挂天邊附郭燈自是山靈欣得主迎人翠鶴故層層

其二

公餘幽討勝情同况是風光十月中才子清時來海內眞人紫氣滿湖東暮嵐點黯金莖瀨寒葉蕭蕭半舞空欲雨莫須留客意已拚分榻白雲叢

其三

日光晶晶水雲重知外巾車命下舂老去山川容着屐狂來風雨避飛筇巉巖歷盡田原出瀑布聽殘泉脉逢秉燭醉遊忘入夜冷然醒耳一聲鐘

其四

曉起看雲雲亂颺支筇松下雨何妨高標挺特干霄漢香餘飛揚舞鳳皇化作宰官曾度世 胡侍郎生夢松入懷 未逢眞主不抽芳 松枯于勝國入明朝復榮 靈根信是參元化每一盤桓托興長

其五

鳴泉橋上敞離筵今昔興懷一憮然忠懿釣磯閒綠
蘚勞江戎節破蒼煙翁周墅華完冲鍾情此山故追念之山間流峙來
天地客路風塵變歲年後會又知誰得共臨岐把酒
問青天

遊麻姑山四咏　陸鍵郡司李

仙都觀

生長麻姑不記年僊間滄海與桑田脯麟已破人間
味撫背還疑世上緣一自丹霞歸紫極空餘白練掛

碧巔千秋俛仰南柯下蝴蝶莊周亦在然

齊雲亭

千盤石磴嶺頭開雲結孤亭霞結臺三楚峰巒凝壁
在兩湖風雨送青來天涯目斷愁偏聚山際人稀獨
有懷聯息年牛已欲下猶留徙倚與徘徊

古松軒

翠山萬壑樹幾槍千歲喬松長古空偃蓋停雲聲瑟
瑟懸池滴露晚蒼蒼貞心自足稱今古翠幹長留傲
雪霜世代不知更幾換依然封號尊時唐

龍門橋

誰將銀漢劈前巒半作白雲半作湍駕自九天疑鵲
壘危臨萬壑有龍蟠月明潭影涵石壁風漱谷聲失
潺湲對此憑欄思無極新亭濁酒醉臨淵

春日遊麻姑山遇雨　陳臣忠進士本府教授

郭外聯鑣趁盛遊雨中山色倍清幽五峰掩映雲關
寂雙瀑飛懸雪乳浮青鳥不傳霧女過蒼虬長爲大
夫留御風我亦泠然者何處乾坤更十洲

秋日遊麻姑步鄭齊雲公祖五韻　左宗郢大常少卿

瑟瑟丹楓點亂山偶從仙吏共躋攀明河雙落蛟龍
影雲霧長封虎豹關紫翠似環金歷亂碧溪如帶玉
潺湲滄桑幾變人間世惟有蒼松不改顏

其二

憑高一發思無窮何客登臨賦獨工白雪調成人寡
和瑤池仙杳路仍通南樓明月千秋況北海清風滿
座空雅興未酬天欲暝迷山猶自挂晴虹

其三

奕籟披襟亦快哉江山閑主謫仙才鶴聲曾駐雲邊影環珮初歸月下臺瑤艸依依經歲長桃花灼灼爲誰開武陵溪水仍清淺幾見桑田起暮埃

其四

霜落澄空木葉飛碧蘚滴翠欲沾衣虹橋高揭星河近[illegible]道層霄石磴巍縹緲笙簫雲外度徘徊鸞鳳月中歸碧桃宴罷滄桑改欲問當年事已非

其五

風先何處不隨人秋淨登高倍愴神雙舄綠鳧歸杖屨一尊清夜得蕭寥幾年廊廟因時慮萬里江湖戀闕身守合尾丘應有意齊雲今喜重生申

遊麻姑四韻 有小序　林紹明 刑部員外 江西恤刑

麻姑山勝甲海內而久坐榛莽中建武郡侯齊雲鄒年丈始力營之爲山靈增勝焉以辛亥菊月之廿三日邀予往時同遊者司戎昌惕耀司馬程涵初司李陸開仲登仙壇想見擲米處亭曰齊雲悟宿因焉古松偃骨殆非人間有瀑布如二龍蜿蜒而下聲若鼓簫以酒壽節之至瞑而散見張鄒二郡侯所爲紀游十咏者慨然慕焉

仙壇

縹緲偎壇一磴通平田絕頂蕊珠宮煙籠岩海三乘後月照丹砂粒米中鶴馭何年還舊宅蝸碑終古憶顏公山盤地王緣相待何羨千秋符御逢

齊雲亭

謫道清都不可躋孤亭上與白雲齊環遊山水發堪醉峴首風光日來西是處霧巖欣得士箇中新構恍

前題當年仙馭憑誰記似解今朝五馬嘶

古松

尋幽爲訪泰川客長揖親逢唐大夫蒼佩月明朝碧落黃流露湛灑瑤都不妨枯槁需　真王曾化熊羆入夢胡一柱九天擎獨力千年花甲問麻姑

瀑布

半林蒼葉點新紅百折冰滴柱碧峰若爲朝宗馳萬馬似將霖雨捲雙龍半來白雪空中調卧去清霜夜半鐘郡咲浮生隨浪滾登臨轉盼又飛節

觀瀑亭　李　鉞 選貢

飛泉百尺下龍門不鼓風霆勢亦奔日掛虹霓雲遊色渾搖碧樹鳥能言瀑聲頻洞山皆應凉氣蕭森暑不煩更酌神功消世慮逢人何必問桃源

暮春問張獬夫振夫二年侄登麻姑山　林茂桂 丙戌進士

曾仙高處紫雲堆二仲招攜載酒來萬疊峰連緋殿起雙流雪噴玉龍廻澗飛春盡飄紅雨巖祠煙深覆綠苔正好振衣舒嘯咏詩將清淺問蓬萊

望飛爐峯

若虛鳥道費躋攀疑聯三仙縹緲間不信桑田能變海却疑爐鼎亦移山麻源谷口嵐先鎖華子岡頭樹影閑猶憶謝公佳句在紅泉渺艸總成斑

登齊雲亭次王侍宸韻　黎民範 工部員外

縹緲飛雲亭與齊登臨真境路何迷洞開唐代仙留跡峰接秦人天可梯游處翩翩五馬壯望來隱隱萬家低經綸猶舉事難朽今古芳名此共攜

觀瀑　萬民章 真定同知

為惜流光等石蹊詩尋仙路轉山坳泉珠濺玉飛寒澗松蓋籠煙滴露梢聲出吳謳如鳳吹筵鋪海錯似麟殽呼童莫用燃新炬月鏡橫空照四郊

和齊雲亭王侍宸韻二首

誰將雄構倚雲齊避世尋真問路迷法鼓潮聲通上界天香雨氣遶丹梯俯窺大地山河壯仰首三台日月低佳興登高思作賦且吟仙句和仙題

其二

清風千古頌夷齊芳艸斜陽思轉迷暮宿山間歸洞府朝遊天上躡雲梯神功泉漱溫還冷五老峰迎高復低寶殿瑤臺空伴月仙人佇立久留題

和齊雲亭韻　范　郴 廣寧知府

危峰高插白雲齊只尺仙關路未迷世遠真人臨地主身依化國是天梯軒楹北拱星辰近巖壑南來翠岳低欲向山靈探往蹟玄昊無語見旋題

同舉完冲公祖飲麻姑觀瀑亭　鄭　汲 貴陽知縣

塵洗清都玉樹標新亭幾曲度銀橋風廻萬馬千山

雨雪明雙龍八月潮酒注神功心獨醒樽開扯海與
偏饒泰人不見桃花杳誰逐胡麻飯一瓢

杪秋仝社中諸友集觀瀑亭得敲字

一入青山萬刼消縣厓吹浪舞潛蛟銀河地隔秋槎
近玉髓香流白石敲蓮盡碧池終化碧鶴依華表不
歸巢醉來直泝天邊月長吸明霞此結茆

噴雪亭新城柱遊分賦　鄭之文 進士

可是吳門匹練飄滌翻天半更難圖雖家柱碎連城
玉衛尉徒傾十斛珠絕壁晴含朝雨潤斷厓秋挂暮

濤呼不知石上瑤琴奏得似琮琤此調無

遊麻姑半山亭　孫　鉉 辰州同知

欲探玄都玉檢文上方鐘磬忽相聞孤亭靜對三芝
雨絕壁常飛大海雲望裏煙霞真可餌閒來猨鶴自
爲羣仙壇只尺頻相望蘿薜深深翳午曛

觀瀑

石磴盤雲紫氣熏靈源長瀉碧芙蓉飛厓不斷四時
雨落澗長鳴萬壑松帶月影拖珠錯落迎風韻碎玉
琤琮遊人莫訝尋常景沛澤偏饒噴玉龍

胡公祠

與逐仙原盡日看特瞻祠宇並巑岏百年法禮青蘋
重一代雄文紫氣盤日映山花春正暖風摇巖木晝
生寒乾坤雙眼真堪縱便欲凌虛借羽翰

咏古松

百尺虬枝飫舊聞藤蘿紫霧月依氳風雲歷代聲尤
沸雨露千秋氣尚薰玄鶴夜皿尋皞月赤鱗晴散一
庭芬幾回坐嘯清陰下鳴鳥飛花送夕曛

仙壇得秋字

消虛不羨玉京遊絕巘層巒處處幽古木藤蘿凌日
月石田雞犬自春秋何來雲氣封丹竈知有真人跨
赤虬讀罷殘碑神欲往不妨斜日坐淹留

華完仲招飲觀瀑亭　黃文炳 建水知州

今古麻姑列十洲懸河雙瀑瀉長流已嗟舊樹成虛
構錫喜新亭足勝遊仙嶠春深鱗脯熟神泉霞落蟻
杯浮從來李子標三谷又見乘槎瀑布頭

遊麻姑山二首　李夢洊 南豐知縣

姑山清爽雨初收上削芙蓉貫斗牛豁開襄婁躋攀

壬岡雲裊裊弄新秋千年龍簡存遺跡十里虬松入
望胼石竇沸泉刪一掬可堪春色滿江州

其二

風雨颼颼釀雪花登臨此日與偏賖大聲雲裡鸞遊
屐鳳吹樓頭隔彩霞水碓何人供飯蔽石亭為主記
年華田家屬我看仙占喜道春來穀更嘉

麻姑半山亭　吳　麟 永寧知州

行行直上山亭半上盡山亭意未停四望危峰朝百
壘幾尋幽跡憶杉星盡日無風龍自舞晴空不雨瀑

如霆阮往千古能翻白應到山中眼倍青

其二

瑤池猶記長三花莫訝滄桑景物遐青鳥有時飛碧
海紅塵特地幻丹砂真人舊宅猶稱蔡仙子元身亦
姓麻浪說方平幾延佇雲軿已駐阿經家

登麻姑　張瑀泰 太平知縣

十載登臨事杳然重遊偶屬小春天雲光乍霽迷丹
洞草色輕寒罩野田蒼蘚碑荒難認字碧桃人遠尚
蔚源山靈莫咲塵埃久逸興乘風便欲仙

仝黃蛟池彭池昆季遊麻姑山　丁　璜 一

姑山霽色滿寒煙試吸神功釀酒泉龍卧深秋晴雪
噴鳥飛絕巘暮雲連藤蘿外自諸峯出薜荔中唯一
我眠急峽闢門稱地險迅濤人擬瀑高懸

從龍門橋下窺泰人洞　程　鉉 邑人

偶憶麻姑冒暑來眼前景物亦悠哉压觀瀑布鸞寒
王橋度龍湫聽滄雷桑海何年空幻渺樓臺今日尚

崔嵬山靈莫訝無佳句自有東吳沈約才

觀瀑　趙日章 秊廉

銀河天漢未云遙坐對令人意轉飄雨過雙龍奔急
峽風生萬馬度危橋排空浪湧千峰雪觸石樓高百
尺潮未必天台真勝此期君佳賦托霞標

姑山觀瀑時門人黃元在王叔彝載酒以從
分得高字　黃汝亨

憑虛直上五雲高忽湧空山響怒號半嶺平添三峽
雨雙峰橫落九秋濤青浮煙氣迷山霧細濯珠光散

石濛兕有門人來載酒欣將流水爲君操

侍黃貞父先生飲觀瀑亭分得高字

黃公桃

半山風雨勢偏豪雙瀑俄驚白練高振谷雷聲傳曲澗排空浪陣引長濤飛來銀鳥香生霧吸盡瓊漿雪點袍着屐追隨吾輩在汪汪千頃醉詞曹

王秉揚

名山長自兒晴濤雨過飛流勢轉高氣挾輕煙翻洞壑聲驅爽籟薄林皋當歌忽過黃金縷對酒頻搓白

玉毫探勝幸能隨叔度即看千頃並詞曹

齊雲亭 過聞聘 庠生

方平宅後最高巔誰營雲亭亂艸芊不爲使君留馬跡何緣高桂接雲煙仰穿霞道高曾出俯瞰平池瀠荇舉正是官閑聲政羨何妨露冕指雲軿

倚松嵠 李尚寶 仁和縣丞

碧桃誰與種玄都未若蒼松閱歷殊黛色參天開羽葆虬枝撑漢長珊瑚秦封五列根逾遠唐植千年夢豈孤神物有靈山鬼護應隨天壤壯皇圖

同諸友飲麻姑二首 吳廷謨 南城教諭

仙臺深瑣白雲隈曲磴平噃次第開入望不知天盡處摶空疑有石飛來千盤偃蓋蒼虬立百尺懸澌白練栽延竚靈蹤還極目玉眞應駕綵鸞廻

其二

千巖古色澹蒙茸萬派奔流絕壑衝共訝煙霞騰禹豹忽驚風雨晤芙蓉淋漓浮白星還聚縹緲飛丹石未封醉我良朋解乘興歸來山寺半鳴鐘

登齊雲亭步王侍宸韻三首

平楚蒼茫萬態齊虛亭飛揭望中迷應知彼岸原無

筏始信登天亦有梯緱嶺月明孤鶴下瀟湘雲淨去鴻低古來太史崇玄時定有金函護御題

其二

姑山亭子碧雲齊石磴縈行路不迷邀月登臺時命駕摘星當戶可捎梯目窮弱水三山出身在清都萬象低自昔登高誇作賦不妨飛白劄中題

其三

孤亭一望楚天齊萬戶煙花夕照迷勞破青旻攀紫

蓋飛來白練繞丹梯霞流洞口濶虹臥月上峰頭山雨低躡嶠尋眞覲不厭上林詞客有新題

齊雲亭步王眞人韻　范燁

姑山亭樹倚雲齊午夜䕃光燭不迷面面晴嵐堪列嶂層層蒼翠若爲梯寒潭龍起天門迥仙嶠鸞迴夕照低傑構雄名應有待紫苔封處爲誰題

夏廷選

山椒結屋與雲齊直溯仙源徑不迷彷彿明河環絳闕蒼茫若木駕丹梯水分瀑布千村潤地切台垣萬象低羽客尙將任何在從教此日挾詩題

齊雲亭成　吳惇宗

逕看傑構倚姑𡻕聳出層霄紫氣豐絕頂翛開風雨色斷虹秋挂薜蘿崇飛泉直下千餘尺綠野橫開萬畝同不獨醉翁亭境勝齊雲佛止是眞蒿

萬文麟太學生

何年神女駕群鸞千載空傳玉佩珊亭逼雲霄天外望山開圖畫霧中看凭闌東望卑周魯倚檻升高鄙步鄲八傑地靈應並美一天星斗夜光寒

秋日遊麻姑　馬煥賓進士

路入層霄石磴巍蒼蒼滴翠欲沾衣虹橋玉壘蛟龍臥鳥道瓊花白雪飛幾點亂山橫遠黛數聲幽吹落斜暉登臨不盡天台興仙酒何妨共醉歸

麻姑晩眺　王嘉丞太學生

絕嶺躋攀石徑賒亂雲飛盡日初斜對松枝上含朝雨瀑水峰前帶晩霞王井依稀王子跡蓮池寂寞蔡經家登臨無限徘徊思一桄清流映月華

秋日仝諸友遊麻姑　馬徵山人

策蹇乘風爲探奇雞兔有幾郎仙梯倚大嬰勧乖丹鳌插漢羣峰簇紫芝碧澗細流環佩裊松濤空起洞簫吹相招幸喜如蘭集莫厭山中酒滿巵

秋日同梅長祥遊半月水簾洞　吳可傳孝廉

半壁橫分寶月團珠光斜度五雲端濺飛神海三千雨冷浸東田百二鍴洛浦王妃留斷玦昭陽紈扇散輕寒莫教吹動霓裳曲恐負君王步步看

其二

亂雪長流散六花洞門半壁鎖煙霞虛傳滿上蛾着
月忽斷星河漢使槎匣鏡玲瓏光幾尺寒澌濱薄冷
千家自憐羽翰凌風邇咫尺天門是帝車

秋日登龍門橋禮斗石瞰半月水簾洞步韻

楊開 孝廉

寶月輪開恨未團霏霏如霧罥雲端一鈎斜挂千秋
影半壁光吞萬頃滿龍女穿成珠箔細鮫鮹織就玉
梭寒結璘何事奔青漢不向人間洞府看

其二

天女乘空散雪花胸前明鏡照流霞風廻洞口槎湘
影月曉河邊辨漢槎線線巧穿氷縷骨絲絲光映玉
人家銀鈎欲上苺苔鎖未許霓裳引鳳車

過仙都尋丹霞舊跡

程　里 山人

空谷縈紆路更賒洞天一訪舊丹霞白鷺鶴鷁人稀
到青繞藤蘿路半遮惟石祇看存古像丹經那復問
仙家荒臺竚立還惆悵回首層峰日漸斜

齊雲亭和王侍宸韻　劉德彥

巒擁名山斗極齊風高鶴背未應迷青巒遠挂千年
雪丹壁眞懸萬仞梯鳥度長空天欲咫人依危檻樹
仍低攀躋湧閣神仙事瓊藻英篇費品題

遊麻姑山

王希曾 孝廉

直上平虛亦快哉登臨欣接范張才好花迎客依芳
徑啼鳥窺人下吹臺霍過不知松子落仙遊留記碧
桃開攀躋勝會還何日回首滄桑又起埃

黃大顯

風掠殘花片片飛遥空嵐翠溼征衣聊遊曲徑幽香

細雲鎖層霄鳥道巍雀影穿林飛錫度松濤帶雨洞
龍歸捫蘿試問桃源路指點江山今已非

仙都觀

蕭之京 庠生

躡徑凌風訪一丘紅泉石磴不禁秋雲開山色高低
見雨過泉聲急漠流空院等閑看舞雀古壇隨意有
鳴鳩桃花世遠今迷路那去秦人洞口遊

齊雲亭和王侍宸韻

程可行 南城縣丞

木末亭高雲拂齊恍疑尺五去天迷蒼茫銀漢槎堪
泛步步丹霞月可梯湧就蓮花紅且碧混傳桑海淺

應低尋真欲問仙姝淑徒有顏碑屬品題

其二

千尺靈源碧漢通桃花片片落霞紅猶頭松月情偏
遠極目煙波眼欲空青鳥湧頻王母信子簫浮慕子
喬風登緣結綴生纏繫拂袖相將環珮逢

望麻姑仙壇仝劉徵君賦得寒字　　浦陽王 巖源

望斷麻姑獨倚闌芙蓉高簇白雲端垣空月吐心逾
靜靈古若封火已殘泉落中峰晴作雨松號半嶺晝

生寒遊仙縱是士喬事散分吹笙引鳳鸞

龍門橋　　華山王 心源

謁罷麻姑散午煙再過橋畔看飛泉孤峰上與蒼天
接遠澗高從碧漢連醉極還堪依石坐倦來不復枕
流眠藤蘿洞口入難到咲指隻龍望裏懸

登麻姑閣魯公碑　　姚來宜

綵筆曾傳夏東花詞壇猶憶舊名家皆前者帶空秋
艸谷口文章奪艷葩有客朝來歌白雪問誰松下演

三車桃源共有尋真約不識仙人總姓麻

齊雲亭和韻　　夏曰貢 州判

使君亭榭與雲齊霧靄蒼蒼四望迷五馬登臨堪載
酒雙鳧飛上獨凌梯振衣轉覺三天近俯檻遙看萬
象低名世應期良不偶空懷仰止續貂題

遊麻姑山　　高陟

玉簡金爐舊碧闈崔兔最上綠煙迷峰迴鸞雀稀人
跡木鬱停虬衆鳥啼遠岫多情偏擁翠巖花有意故
沾泥雲留羽客長吟嘯琪架高臺一局棋

高階

紫蓋凌霄壯巨觀飈塵幾度見蒼湯煙凝上郡雲先
溼瀑落前山雪共寒雁陣朝驚林蓊蔚漁舟晚唱石
巑岏青螺翠黛無今古千載空聞月下鸞

帶水王年伯飲觀瀑亭步敲字韵　　王秉楊 文學

銀河天半郎山坳盡落千峰瞰遠郊選勝美人勞結
駟移尊佳地況誅茅勻圓細舞明於注噴薄長鳴響
似敲賸有群公清韵滿還同謖謖在林梢

望仙亭二首　劉德彦

琳宮香氣結輕煙亭子何年此望仙山作畫圖開勝景人依玄極艷壺天阜鄉遺舄清風遠緑嶺吹笙夜月懸可使金丹生羽翰擬從方外探眞詮

其二

翠微深院紫泉冷路入仙壇思杳冥過雨飛雲迷遠岫輕帆啼鳥隔前汀杯行綠蟻浮花露篆捲青山憶暢亭選勝登臨春晝永采眞何處覓稀苓

秋杪遊麻姑山觀瀑　丁萬

麻姑仙洞闢層巒磴捫蘿路鬱盤豈是八公斯再闢寧非五老此還丹峰頭若個歸鸞馭松際何年禮斗壇雙瀑懸崖飛雨過客衣無奈白雲寒

麻姑山十首　吳之屏 古城令

姑山山傍白雲邊一徑平臨北斗懸瀑噴雙流飛似雪巖開一線影如弦尋幽入黌疑無地蹐險穿林別有天望裏滄桑經幾變高山流水自年年

其二

欲叩仙壇問化機蒼蒼烏道客遊稀林深清翠衣宜溼峰插高空鷙欲飛古樹猿驚燕子過石門犬吠野僧歸雲迷疊嶂難知處但聽鐘聲出翠微

其三

孤峰天畔削芙蓉絶壁懸崖紫翠重石室遠遮蒼樹杪丹房長借碧霞封雲生淨土龍歸缽露冷空壇鶴唳松一道香風來接引不須沿路問仙蹤

其四

仙都觀裏四時春路入龍巖絶市塵丹竈尚存修煉蹟深山猶有避秦人偶因物累來驅俗爲訪玄機學采眞欲識方平會儒處誰來指點箇根因

其五

名荒徑路影沉沉萬壑松風起夕陰不見旛幢飄上界惟聞禽鳥噪空林千年山水同朝暮四壁煙霞自古今爲問仙人何處去琪花瑤艸杳難尋

其六

月滿神功滌翠苔飄颻笙鶴近蓬萊石當深處珠林接路到窮時棧道開聚採刀圭還玉液聲傳環珮出瑶臺花源自是堪逃世莫學漁郎去便回

其七

盡日靑山禮玉皇人間甲子已相忘丹燒九轉成金母花落餘香滿石床片片桃花霞佩色靑靑瑤艸翠翹旌仙凡只隔雲深淺莫道雲深仙渺茫

其八

箕踞長松興自奇山深何但世情遺況逢寶地羣氛寂不斷藤花夾道稀入座琳瑯蝌篆古凌虛縹緲鳳簫吹竹廚莫洗胡麻飯流出人間未可知

其九

拯有丹霞擁玉京絲絲滿耳是鸞笙蓮開碧玉香風媛步躡長虹河漢明呼吸可能通帝座徘徊恍已入蓬瀛當年委蛻俱塵土惟有流泉是舊聲

其十

銀河千尺瀉無窮碎劈氷紈剪水工吐氣却疑雙劍合窮源應與十洲通噯嘯王笋千靑漢寂寞丹嵯倚碧空我欲凌虛招羽士更於何處覓長虹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十一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十二

古燕羅　森約齋　中州狄宗哲魯修
南州李明睿太虛　裁定　都梁李正蔚豹釆　鑒訂
南城蕭韻明彝增補

五言排律

宋

登麻姑山次陳屯田　李覯

良友嗟塵網相期物外遊求珠非赤水不死是丹丘機上麟交擲樽中蟻亂浮仙家一度醉人世幾千秋

藥氣多留鼎茶香細出甌堯天方曠蕩容易學巢由

國朝

陳　旋　教諭

久慕麻姑名今旋試一登峰巒千萬狀石磴幾多層桂殿煙霞繞松亭紫翠凝塵淸疑世隔地迥覺身騰谷響聞天籟風高借海鵬仰扳星斗近俯視潤波澄古洞龍噓氣危巢鶴墮翎歲遷山不改仙去事何憑泉冽堪爲酒雲閑可結朋尋幽懷易遣遯世咲難能興到詩題石狂來氣拂膺斯時無限意繫日少長繩

鄭尚爵 南豐主簿

飄飄靑矜客拂袖紫陽巓桃實千年結溪流九折旋
丹砂汝玉井飛瀑滚銀泉瑶草生寒澗靈芝茁㬌田
碧童頻淪茗羽士細譚玄揷漢峰凝秀橫橋水細潺
笙簫千古夢星斗幾家天縞服雲間鶴瓊瑶洞裏仙
煙霞迷醉眼木石養頹顔松吼龍吟壑筠摇鳳翥軒
圜爐消永日落筆賦長篇山鳥催歸騎山翁挽去轅
淸遊追勝蹟身在碧蓮邊

余希周 舉人

新服裁春苧佳遊入小瀛望高遥落騎步早尚留星
林密羅靑靄花繁獻彩瓊剛逾銀瀑處忽聽震雷聲
隔岫疑風磬臨亭訝水晶雙螭下雲竅六出亂煙屏
巳樂棲眞境無勞憚遠程攀蘿百步上飛澗一橋橫
松灑瀟瀟雨龍吹細細吟泉砰寒竇壁石髓沸巖灣
碓輛旋憑水山容峭越名蓮泥膏紫蕨芝草雜黄精
砄玉神司守琅玕樂奏笙牖鱗寃何在解蛻事難憑
嵯峩峰爲主誰人巧避嬴碧桃含笑語翠竹弄輕盈
絶壁筍斜出懸崖樹倒生七星依斗爛五老對姑明
華子岡前思顔公祠下情千年聞見異孤夢抱懷淸
怪底神遊極翻憐詩謗成聊隨珠玉韻短述嗣長賡

張　筆 監生

選勝拉知巳探奇入此山曲坳宜小憩絶頂趂高攀
古蹟通仙險嬴駒行路難巳臨雙瀑處剛過半山間
得稚聲傳迴風花色轉殷荷錢新剪水筍筆忽成斑
刻竹輿何劇聽泉音自潺誰云超物外應不在人寰
未擬蒼松夢猶疑玉珮珊丹霞呈晚彩碧溜汪淸灣
詩竦吟肩瘦風侵病骨寒旋嘗靑肉豆晕按白攀菅

世事驅人老春光笑我閑童顔飛羽客丫髻挽雲鬟
汲澗供長渴携尊壯醉顔憂周思獨寐志孔學頻刪
返照紅將歛重陰翠欲環慙非匡國器喜健振霄翰
回首江天闊乾坤任往還

初冬陪祁暘叔祖遊麻姑時　郇郡尊新葺

此山有感賦此

鄭之文 主事

捫蘿既登頓藉艸復躋攀漠漠水田秀蒼蒼石蘚斑
人家靑嶂裏雞犬白雲間峰外芙蓉麗池邊菡萏殷

莓苔封古洞風雨護玄關獨屐宜追謝看碑共覓顏
郎知仙闕收㸚覺郡庭閑時鄧郡公蒞任匝歲政閒刑清百廢具舉故云
鑿翠應須記摩崖倘更刪先是有強作好事者勒石題楣鄧公悉撤而新之
危梁高巘嶫急峽響潺湲嗒爾宜觀水憐予已出山

六言排律 一首

宋

遊麻姑山　朱彥 刑部侍郎

羽駕龍車舊宅金爐玉簡幽宮雙練亭前秋水七星
杉下春風蓮沼何年變白桃花幾度翻紅明月清陰

軒七星冠羽褐異翁一弄瑤池新曲夜寒風入霜松

七言排律 一首

携兒士晉遊麻姑　黃有仁 蘭州同知

閑步城南十里長麻姑山色絢蒼蒼始經幽谷人踪
少乍到層巒客與狂仙界三花紛匝地神功一勺自
浮芳橋邊觀瀑龍歸澗天半吹簫鳳下岡竹塢有亭
過賦客桃源無路問漁郎山名五老從何代松號大
夫種自唐古井源存曾透海真人墓在執焚香顏碑
寶字經回祿蔡宅荒基照夕陽指點遠村瑰作島懽
呼清酒玉爲觴石枰數局堪消晝雲樹千尋可納涼
欲去猶聽禽語巧將歸莫遣馬蹄忙明年又有同人
約携汝重來探不妨

聯句

遊麻姑聯張宗伯　謝士元 本郡太守

仙都依舊隔雲關 謝 蘿磴盤空尚可攀 張 道士吹笙
聞碧落 謝 名公弭節玩青山 當年撫字眞窮意 張 今
日追遊勝得閑 歷覽歸來還劇飲 謝 頹然一醉臥雲
間 張

遊麻姑與謝郡伯聯句二首

張昇 己丑狀元

酒盡星壇白玉壺 謝 神功泉近不須沽 張 仙居樓閣
丹青古 謝 野望郊原艸木蘇 張 林鶴也知窺豸繡 謝
道流偏解奏笙竽 張 乞歸過此還行樂 謝 轉首青天
咸有虞 張

自笑無才濟旱康 乞歸重過白雲鄉 謝 曾仙堂上衣
冠古觀瀑亭前艸木香 張 披拂煙霞移杖屨徜徉山
水載壺觴 謝 此行不負當年約還把長生問紫陽 張

與凌伯遠年丈聯句　夏良勝 太常少卿

君爲山靈壯幾分 夏 倒囊攜酒共穿雲松頭露滴羅衣潤 凌伯遠 墻角風醒落帽醺寒澗取淸千尺雪 夏 長虹掃盡八千軍西風回首東南路 凌伯遠 觀瀑亭前日已曛 夏

五言絶句

步雲亭　葛　焜 本府通判

坐隨雲起時扶藜縱閑步出岫亦無心徘徊日云暮

太古亭

山靜絶塵囂恍若幾皇世孤松老澗阿不受秦封制

神功泉

誰將水痕較仙釀餘淸甘桃流醒醉間微見荷花酣

仙都觀

仙人本山人蹤跡謾云彼抱拙忘吾年了知拙者巧

仙羊峰　鄭　嶸 知州

雲根自形色物象豈芒碭莫訝將軍虎應非道士羊

丹霞洞

洞天倚丹霞車馬難驅入芒屩欲躋攀雲深山路濕

葛仙壇

仙翁去何年傳名終不老至今山下壇翳翳荒秋艸

秦人峯

驪山多道亡峰巔期相保頻危此息肩一壺千金好

流盃池

行樂此流觴豈顧名昏朽草茵山水淸不説蘭亭酒

半山亭　何　濤

一亭結山腰面面靑可玩開眼見金華何人分我半

瀑布泉

瀑布挂長川淙淙寒玉瀉徐凝亦剩吟合豈廬山下

魯公碑

山骨亦自泐殘碑千載餘摩挲細讀之貞心照璠璵

三賢祠

由來蘋藻心景仰差可識薦罷撫松陰蒼蒼落祠側

桃花源

溪頭片片花沿洄此眞導沖襟日與遊不必漁郎到

丹霞洞　陶延夔 進士

絶壁畫無雲石室門常閉不見洞中人空憶蒸霞氣

桃花源

桃花千樹開流水一泓碧我從躡屐來照見春顏色

碧蓮池

平庄一沼開冉冉荷花馥不似舊時紅碧湛崑山玉

流杯池

一泓清且寒疑是秋無底有客共傳杯汎我心如洗

七星杉

古木森蒼翠凉陰夾道傍夜深凉月上窺見七星光

半山亭　譚　律教授

欲攜塵土心躡跡麻姑上纔到半山亭清風高萬丈

七星杉

星杉日月長偃蹇縮龍態星躔映枝柯風霜增氣聚

七言絶句

唐

遊仙詞　韋　丹江西觀察

海上桃花千樹開麻姑一去不知來遼東老鶴應慵

墮教採桑田使不聞

和　獨孤及南豐令

青童傳語便須回報道麻姑玉輦開滄海成塵老鶴

事且乘龍隺看花來

宋

晏　殊宰相

蟠木樛枝未覺春海中行復見揚塵方平漸老機心

息不許麻姑戲世人

李　覯

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娥勞麟始擬窮歡

樂不柰閑人背癢何

其二

不到麻姑日又曛幾廻欲起卻逡巡世間豈是無山

水不柰閑人好聒人

盧知源南城尉

仙來仙去幾千春獨有空壇指姓名見說壇邊古杉

下臨風時有步虛聲

王十朋龍圖學士

出郭群山四望無故將詩句禱麻姑忽然雲破山開

面天色如春有鳥呼

劉　僧

萬叠峰巒聳太清麻姑曾此會方平一從宴罷歸何
處寶殿瑶臺空月明

半山亭　　　　曾　鞏

樹杪蒼厓路屈盤半厓亭樹午猶寒平時舉眼看山
處到下凭欄俯下看

碧蓮池

神仙恍惚不可測空有池蓮變紅碧清香冷落秋風
前似祓麻姑姊顏色

流杯池

行觴壇前古厓路忽見一曲清冷泉洄行到我不辭
醉安用了了分愚賢

顏公碑

碑文老勢信可愛碑意小缺誰能鑴已推心膽破姦
宄安用筆墨傳神仙

桃源洞

來時秋不見桃花空樹寒泉瀉石厓亭街府入見鸞
鳳不教身去憶煙霞

七星杉

古杉蒼蒼橫斗文其幹十圍陰蔽野應到夜深山月
來林色天光迷上下

瀑布泉

飛泉一支天上來寒影沉沉瀉龍穴山神欲以怪動
人山路先冬積霜雪

麻姑仙壇

來逍[illegible][illegible]十里躋雲霞深處到仙家飛鸞一去無消
息零落春風洞口花

元　　　　黃鎮成 提舉

借得丹爐葵石泉棲居一日近神仙偶然吹笛下山
去又過人間五百年

曾宿丹霞十二樓水亭風館不勝秋故人天上無書
到自展山圖看雪流

國朝　　　　汪宇 景陵知縣

乘興遊山挽小車飛雲流水是仙家麻姑酒值微酡

後笑對銅陵石磴花

一脈仙源自古今亓峰五朶繡雲深只疑別有神仙窟不見桃花不可尋　　夏時正 大理寺卿

曾騎黃鵠到仙家琪樹秋風正着花勾漏不來王遠去蔬竈偷得白丹砂　　程　洛 少卿

其二

曾酌仙家九醞觴至今肌骨尚生香長生有術無人

識謾嘆星星鬢易蒼

香玉亭　　羅　倫 狀元倫撰

麻姑税駕知何年神仙有無誠杳然浪說桑田變滄海青山依舊飛寒泉

碧蓮池

碧蓮池邊田子家碧蓮池中生稻花還尋絕頂問丹竈秋風漠漠飛黃沙

度雲關

古今人度白雲關關前不老惟青山借問青山山不

語麻姑一去何時還

會仙堂招飲　　羅　倫

使君一舉三百觴山殽雜陳麟脯香醉後大笑出門去魯公風骨山蒼蒼

和　　左　贊 吏部郎

道人飲我紫霞觴竹裏行庖異饌香醉後星壇空佇立白雲滿地月蒼蒼

遊麻姑山　　左　贊 河南參議

游宦歸來四十年故園風景尚依然翠微深處煙霞

暖先漱神功釀酒泉

其二

方平曾此話滄桑畢竟仙家日月長游衍未過詩未就亂禽啼處又斜陽

其三

琪宮元是蔡經家碧玉蓮開幾度花清曉滿堦霜葉醉猶疑仙子擲丹砂

和　　左　贊 吏部郎

仙子脩眞自昔年藥爐丹竈總茫然停車試坐雲間

石逕對飛空一道泉

其二

齊雲亭上望扶桑回首丹霞引興長便覺此身塵垢外飛昇何事慕純陽

其三

鷄犬無聲仙子家春風開遍碧桃花洞門深鎖虗生白疑是丹霞伏火砂

登麻姑山　張文質 [illegible]禮部尚書

萬仞巉巖石逕斜筍輿直上蔡經家麻姑一會方平後無數野棠春自花

蕭原吉 舉人署教諭 薦爲給事中

曾來擲米作丹砂更共方平吸紫霞蹤跡不知何處去空留遺像蔡經家

竺　端 本府通判

偶到麻姑訪王真白雲空谷斷紅塵山中流水和啼鳥彷彿天台洞裏春

胡　賛 本郡太守

麻姑一去古壇空寂寞閒雲冷淡風鶴駕未回松老青山長著萬年鐘

仙都觀　譚　律 教授

追隨簪紱訪麻姑問訊麻姑定有無曾到無中原有處青天白日在頭顱

鄧紫陽墓

離離四尺舊封墳片石榮名照紫雲試向漁樵問故事老夫原自不曾聞

羽士房

道人棲息任清虗小院廻廊正悄如看到無言更深

處滿空明月石窗居

夏　寅 提學副使

雙練跳珠瀉薄寒沿溪覓杖碧蓮看前頭只恐逢笙鶴妨却仙姑下故壇

觀瀑　秦　夔 本郡太守

濺沫飛流亦壯哉品題惟有謫仙才何人爲發龍宫秘瀉下明珠萬斛來

李夢陽 提學副使

何泉下山城下流溪上十家九酒樓老夫縱醒欲何

往此物各高十二州

酌神功泉　　田　龍 江西僉事

釀泉爲酒羨神功絶勝蘇醪細煮松王逹未須嫌夜
飲童顔不是酒醺紅

憇蔡經宅

石磴梯雲壯九盤峰回路轉到仙壇蔡經舊宅無人
在滿地秋風白露寒

司馬相 福建僉事

世事流傳踏踏歌碧蓮芳艸漾微波丹霞洞口春相

問滄海桑田近若何

瞿　祐 周府長史

海水桑田事可哀神仙只合住蓬萊擘麟脯露纖纖
手勾引閑人背後來

甯　琉 訓導

野徑煙霞十里春仙家雞犬自迎人碧蓮瑤艸花開
盡獨立青松日已曛

半山亭　　金　章 千戶

孤亭未上疑無地上得孤亭更有山過此恍然忘方

倦白雲只在半途間

度雲關

白無關鍵不須開隔斷人間千丈埃只有白雲關不
住悠然飛去又飛來

魯公碑

蒼龍豐碑增感慨思餘正氣凜秋穹神仙事杳文章
在不拜麻姑拜魯公

歇松軒

不羨徂徠有萬柯一株慣與雪霜磨莫言偃蹇山窗

下閲盡遊人幾代多

桃源洞　　羅　淳 監生

石梯雨過綠苔斑竹洞雲深白晝閑長恨桃花太飄
薄誤隨流水到人間

陳　津 南城縣丞

憑將地脉湧天漿流水桃源徑路長春盡亂紅收不
去化工粧出錦屏江

七星杉　　吳　堂

古木森陰歲月長根盤一日尺淨年芳光芒夜半星蟠

度掩暎疎枝拂太蒼

流杯池

曲水盤旋九折廻席雲深處謾傳杯清凉一味秋堪
掬不惜呼童屢濯盤

丹霞洞

石室無人晝掩門桃源風景洞中春蒸霞鬱鬱飛丹
色影入天光半落村

張奇孫 上清道人

深鎖重門竟不開任從春意起樓臺于今勘破人間

事不惹紅塵半點埃

吳 培

蓬萊弱水尋仙航閱盡滄桑事渺茫玉達麻姑俱幻
化青山猷古白雲鄉

遊麻姑山仙都觀 顧聖之

丹霞飛斷石龍飛靈谷千年碧殿空水洞蓬萊成底
事洞簫不盡月明中

雙瀑泉

百里芙蓉湛碧秋千尋飛雪捲丹丘人間不斷流瓊
液天上雙看挂玉蚪

蔡經宅

一別方平不記年人間滄海自桑田吳門舊宅無人
處何日携家老洞天

古松軒

偃蓋亭亭障碧霄片雲飛過颯天飆醉中忘却仙壇
在猶耳錢塘八月潮

和顧季狂山人 程 里

琳宮訛栩倚龍湫法雨收殘萬界空忽聽一聲山邃

響尚疑仙仗五雲中

其一

雪濺寒光六月秋雙流千古暎高丘游人未識山中
景掀孩連呼跨海虬

其三

赤幹嶙峋欲近霄冷冷尤自拂清飈人間六月方炎
暑此處寒聲似擁潮

其四

仙人去後已千年故宅猶然何石田野鳥似言當日

事高枝爭噪夕陽天

和顧季狂四絕　鄭　濬 國子學錄

銀漢劃斷碧龍從飛落寒潭水鏡空玉女參差雙鳳
下短簫長逐翠煙中

其二

紅樹白雲生素秋夜凉清月照壺丘仙人玉笛來何
晚一乘天風御紫虬

其三

採藥尋眞不記年青牛踏遍玉禾田于今老眼看花

處只在方壺小洞天

其四

洞閣清虛切絳霄半空鸞馭駕長飆蒼松偃蓋今千
尺達籟如聞拍海潮

偃蓋松　羅汝芳 雲南左參政

鶴馭仙姑下絳霄虬松千尺引長飆茂深欲占蓬萊
水時聽枝頭聳海潮

仙都觀

萬峰青削玉芙蓉高擁仙壇接太空擬聽步虛明月
底不禁風露夜方中

雌雄水

爲惜韶華易入秋姑山深處結丹丘赤闌橋外看飛
瀑終古雙懸白玉虬

蔡經宅

接待來來五伯年海東三度見桑田如何行酒丹霞
地千古依然傳洞天

登麻姑壇　傅天錫 邑人

峩峩萬疊鎮盱山樓殿玲瓏紫翠開滄海揚塵人事

改白雲常伴道心閒

黃　壽 黃州通判

白雲踏破陟巉巖閑訪麻姑舊玉壇萬紫千紅無覓
處層崖飛瀑獨潺潺

坐半山亭口占　羅　錦 刑部主事

山上山兮山下山孤亭憩坐望中看人間天府三千
界頫仰都歸一瞬間

半山亭　鄧元錫 明徵士翰林待詔

仰面嵯峨半入雲紅泉白石氣氤氳遊人躡屩休回

首塵土煙霞自此分

瀑布泉

白玉虬龍下碧天化爲匹練此中懸翻然東下滄溟去更鼓鯨波雨八埏

迎仙橋

仙都羽客出門迎郎去飛雲第幾層最是丹霞峰上月夜游時跨虎行

碧蓮池

西峰条頭萬丈蓮移來洞府碧泠然離離煙艸今何

處海水桑田一悧然

仙都觀

青鳥雙雙下紫微仙壇雨過碧蓮肥峰頭神女遥相待散淂瑤草滿路飛

丹霞洞

危峰上與絳霄連濛氾崑崙興睨前自有片雲陰下界更無氛祲到諸天

丹霞嶺看霞生　蕭九成 參議

鄉裏明霞拂袖生金光絳氣疊連城即今乞去飛霞上肯斷虹橋便玉京

瀑布泉有感　蕭鵬 潛山知縣

瀑布泉流徹底清曾聞清可濯塵纓古今往續無停息不爲貪人洗濁名

麻姑山　曹龢儒

秦人峰在仙都西翠壁丹梯不可躋他日山中遇樵者綸巾孔蓋跨青鸞 秦人峯在巖中尚有避秦人在想者時見之仙都觀有麻姑山

其二

五藏仙人常接逑天晴彷彿有人煙洞中不獨稽仙

蛻童冠春風日誦弦 仙人巖與五藏峯相接天晴明巖中光采動搖恍若一童子出没洞有仙蛻

春日遊玉帶水游麻姑四絶　趙時聖 翰林檢討

紫霧千峰曉牛開偶扶雙屐趁閑來青牛亦愛仙游好旌節薇垣爲客廻

其二

雙旌縹緲遊溪風先結青霞忽萬重天際雲高微鳥道入江深影醮危峯

其三

瀑引泉聲萬壑朝松柯栁幹亙山腰憑虛一嘯乾坤眇又逐春風過小橋

其四

石磴梯雲嶺道長湍廻碧練水雲鄉却憑點綴求仙跡何代眞人御帝傍

春日和趙伐白河韻　王一言應天府丞

旭日姑山霽色開一星逕逐使車來郊原雪後春容麗石磴連雲望裏廻

其二

干旌翩翩漾和風淑氣催春樹色重忽聽硏騰鳴瀑布玉龍雙劒挂高峯

其三

北斗星壇五老朝麻姑侍從盡青腰醉公碑碣分明在曾化丹砂落畫橋

其四

山椒遥望翠微長寄館先年翰墨香此日追陪眞忝竊姓名若在紫霄傍

雜體

宋

送南城尉羅君　曾鞏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懸磴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繡百頃之平田山中遺民耕紫煙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崖直瀉蛟龍淵豐堂廣殿何足言階梯插入斗牛間樛枝古木不記年空壇杳然閉道逕幽花自媚娟林深為誰妍但見塵消境靜翔白鶴吟清猿飛禽乳鹿往往與荒顛却

視來徑如縣綆千重萬疊窅巖谿下有荆州粟粒之群山又有匯闠一髮之平川奕棋縱橫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原千奇萬異可意得畢筆盡禿誰能傳夫夫舒卷要宏達世路俯仰多拘牽偶來到此醒心目更欲洗耳辭讙譁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壑之秀發開樽把酒可縱觀喜此披霄挿漢之勇起出門舉足得往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圖境年年抱鼓閑几案剸裁得休暇山水登躡遺紛煩我行送之思故園引領

南望心常懸

望仙曲　張商英 宋宰相號無盡

麻姑王蔡跡已往望仙亭在孤峰上朝見五雲飛暮見五雲歸雲飛雲歸自今古仙來仙去誰可知匆望仙望仙目眩徒茫然白石可煮誰能言不愛插翼冲青天玉池且酌太和酒一醉壽同天地久陶陶與物任浮沉肯顧霞衣雲組綬

國朝

和曾子固韻　王綸 江西叅議

我來登山如登天八月正値秋光寒乘風凌露絶引援險途身慣羊腸盤不須別問玄霍除青田飄然神拂丹竈煌須臾上挽銀河瀉玉泉掣斷雙虹駕九淵呌開閶闔恨無言神州百二指顧間桃花暗度不知年白石如羊卧艸邊霜月自娟娟老梅壓鏡妍但見海天寥闊來孤鸞層霄日正麗野雲點淡浮嵐巔回看巨石控蘿絙千村萬落連秋煙不知謝安何樂遊東山爭誇王維絶妙圖輞川山靈如有常訶護王孫瑶草四時青翠橫郊原鋤月種梅貞雅淡擲米成砂恐浪傳境界分明天造設麒麟豈受人縛牽平生[illegible]愧無仙分聊杯且聽琴聲喧鐵漢子胡爲愛做折腰官對此蒼梧翠竹之奇秀神遊八極飛徙觀藉此高山流水之勝聚掀髯一笑何當還鐵漢子鞭霆喚起潛虬蟠夭夫舒卷俱磊落肯將嚬咲抛等閑覆雨翻雲成幻夢談神話鬼空勞煩玉山且莫倒習圈頭上青天比斗懸

遊麻姑山　詹景鳳 國子助教

我非王方平何處訪麻姑空飲神功水徘徊山之隅

山中古松皮似鐵蚪枝連蜷老霜雪屑蔚金龍鑄者工揚鬐欲吸峰頭月鱗甲稜稜勢若飛恍惚雲生互明滅葛洪丹井久已枯桃花之源亦浪説變碧蓮池今變田千畝縱橫究龜裂幽深祗合奈人居辟世躬耕尚堪悦若道神仙殊世人此地亦應隔迷津麻姑已去千年久山中遥望空氤氲欲傍魯公訪奇迹斷碣蠅頭擬右軍我亦法書通仙者捌來今古欲何云呼兒更掃蒼苔石援筆重書十賚文書罷高歌山頂去仙人鸞鶴倘相聞

登麻姑山　王度 本郡太守

予鄉稱勝爲天台石梁橫架如天開綵虹千蝀世歎靚炫奇結巧人驚猜一官薄繫盱江上郡有麻姑高在望不救案牘苦勞形秣馬眺廊恢豁放言訪桃源洞先度龍門橋古松偃蒼翠雙瀑聯琪瑤洞門依舊桃千樹橋倪石梁凌紫霄白泉似龍挂天外蒼松六月飛涼颸柁神功誰釀酒問麻姑今去久仙人樓觀結雲霞仙人衣袂羅星斗莫言劉晨阮肇若荒唐此事意來宜未有相傳豈是蔡經家得道方平徒浪誇

誰解勞躋作仙脯誰能擲米成丹砂鸞鶴鳳鳶復誰挽爭如石溪深處流胡麻無詫桑田變滄海從知世事多更改赤松誰與遊徃謊流千載未是商山翁紫芝空采采揭來幾度總懷賢郡有魯公碑碣在何須蹤跡問神仙豈令妄幻乖真宰獨立空山一嘯呼山風飄拂山雲靄

賦得姑山高送陸開仲應召北上 有序　鄒鳴雷 本郡太守

己酉之春余來守盱是時長水陸仲陸公承家學之淵源運倚天之長劍以李爲攝以攝爲眞蓋若手闢盱以相待焉及余至而一語契合遂成莫逆自是以來首尾四載如和鹽梅如操琴瑟或開仲調而余爲適口或余鼓而開仲爲擊節期於集事不必巳功苟可利民何妨互出開仲忘余乎余忘開仲乎耶盱之民亦不知余二人何以相得驩甚也若乃綺言之暇輒相過從促膝浆談窮日繼夜時而聯詠不朽共訂千秋之業時而印證無生且結世外之緣此則余兩人必獨自知亦竊自賞而

麻姑王蔡諸高眞反若欣然有會而色喜也者肹令山靈貢奇獻巧於是余與開仲遊而樂之蓋麻姑眞若有余二人而余二人亦若眞有麻姑矣今余重復渝水開仲復且內召兩人同失麻姑而余又失開仲撫今追昔不勝雲煙變幻之感于其行也爲賦姑山高以送之蓋遥望麻姑如見開仲也室邇人遠情見乎詞且以識世誼云

君不見麻姑之山何窈窕突兀高峰凌霄道域中三十六洞天吳楚東南稱巨與當年勝事紀方平羽蓋

繽紛朝王京眞鄉文字千秋爛內史風流萬古名山川靈氣莽無定盛衰毋與才賢應匡阜原因太白高峴山若爲羊公重姑峰之蹟亦遊哉煙霞滅沒荒蒼苔天上蓬星照南國手携丹筆登春臺豫章校地三千尺輝映中丞標瑤纘象賢步武繩芳塵坐見群巒開霽色嬌花異鳥鳴陽春琪樹瑤枝掀上眞應龍蜿蜒戲雙瀑淋漓濺雨盈江村有時霹靂空中落洞壑晨朝褫冕魄有時星月皎然明仙壇夜半來笙鶴眞令化國起扶桑桃源何必誇荒唐雖馴阡陌雒桑柘

民歌澈清懷其棠甫也生平伏湫臨剖符肝水欣傾蓋忽窺靈境儼躋攀灑然置我碧霄外蕩胸時卧嶺頭雲耳泉飽沃開心魂披拂玄風歷四載頓令凡骨離塵氛一朝聖主眷神吏鳧舄翩翩去何嫂遙瞻五老巔無光極目胡由展雙翅君乎行矣趨明光輝輝五彩騰朝陽顧視山中舊遊侶何殊蜩鷽棲榆枋吁嗟姑山出沒幾千載唐大夫松至今在藏廚日月摩蒼穹歲寒之心終不改即今世路方若沈東流之外西日微天生豪傑爲區宇寧能咫尺相追隨泰華由來縮地軸扶持正精忠賢乃願爲磐石鎮嚴廊砥柱狂瀾維八極

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卷之十二終

麻源附錄卷之十三

古燕羅　森約齋　裁定

南州李明睿太虛

中州狄宗哲魯修

都梁李正蔚豹禾鑒訂

南城蕭韻明彝增補

麻源距郡城西十五里過駝鞍嶺循溪而入多茂林修竹有靈豐祠廟宇禱雨輙應祠內夢牀夢枕求無弗驗其側爲雲門寺寺前古木森列飛橋跨溪上憑闌俯臨丘壑如畫寺後層巒疊巘有太霄觀西入數百步西望虛豁平田沃衍銅陵石磴在其右華子岡

繙經臺在其左所謂華子相傳九江人爲里弟子受仙隱靈寶方服之日行五百里舉能千斤一歲十易皮如蟬蛻後乃仙去翔集此岡繙經因靈運名也又有田南田北柵前柵後雲蓋諧軸紅泉碧澗名殆不一總謂曰三谷第一麻姑山南澗第二壯澗第三雲門寺前江左王元之隸書大字亭扁福地詩作併錄於此

創雲門寺引　左宗郢太常卿

雲門寺在麻源第三谷由郡城西循澗而入至華子岡雲蓋山泉石清邃丘壑如畫爲江曲勝處昔以康樂名軒者晉謝靈運也以卷石名巖者宋曾子固也諸如此類文人墨士題點儼著兎怪靈異無禱弗神宋郡守翁逢龍祈雪詩勒存石壁近敬菴許公以旱過禱不雨禮迎雲門雨隨迴轍則是寺也豈僅供遊人探勝資辦伽藍香花地實爲民禦災捍患是賴何一火十年鞠爲茂艸毋謂路故從靈谷移改麻嶺既

失沿流曲折之趣又苦陟巔嶮巇之勞致命車罔載遊覽弗常荒蕪不習于目興舉寧關其情癋亦機緣之未到耳邇來一谷麻姑二谷靈巖藉今　郡公雅意山川捐貲布奇輙另開眼目別闢乾坤寧非雲門三谷乞靈改觀機緣會合之一時惟是梵宇起于艸萊費數百十計募資于民間甚艱余有夙願未了不謀諸衆不量綿力盡傾巳貲業巳修復故道鼎建橋梁行有坦途矣巳大復古剎刱佛宮傍僧舍矣巳立真君廟文昌祠及飯僧有堂矣寺外小建禪室依棲

有所巖下搆桃漱亭遊咏有地矣又幸逢　四明鄒
公祖特指俸成白衣殿題碧澗以表奇觀山川賴以
不朽矣三谷古跡勝槩大畧備麻姑集雲門圖中
今輯其顛末如此

奉常左公重建雲門寺碑

鄒鳴雷 湖西道副使

蓋余少長旅饑中別向往諸洞天白丹霞碧蓮之勝
環西百里而作鎮西南者麻姑山也爲有緣幸爲府
江拮据稍暇輒偕司李陸公向雲谿虛岫間寄迹焉

於是出郭十五里而得麻源于麻源而得一如居士
左奉常公時居士方解繡衣侶禪詠日從孤月無象
諸宿德相與開席塵界拓宇空寘共了一大事因緣
而庚念其先大夫鍾情此山機緣未了乃踵前志而
彷雲門寺之故址獨任開山不資檀施按寺在麻源
之第三谷越馳鞍嶺循溪而入雜樹蒼翠燦如叢
則雲門禪師故掛錫處婆娑漫漶片段依稀在焉寺
前松梓古度喬秀千章銅陵石磴在其右華子岡繙
經臺在其左而康樂軒以靈運著卷石巖以南豐著

歷來勝蹟眞不愧建化門庭已自嘉靖間不戒於火
而琳宮璇題鞠爲荒土諸禪和欲募一椽矻一緣粒
且慮破慳之未易而金界威容乃獨啓于再來之居
士居士世居此山之陽鍾靈滙秀代有聞人及居士
而以名御史作秩宗既以應身現宰官統領世界保
護國土而休沐之暇始脩本願爲茲寺兌金湯頓復
舊觀寺故有路從靈谷來沿洄窈窕如行越山陰道
中使人自遠而或謬取從麻嶺既徑突失幽賞而經
陟崎仄使乘軒者或視福地爲棘林居士爲闢荒涂

砥故武塈以飛虹題曰雲起臨水白蓮浟然與叢薄
映寫拾級上門焉以供韋馱天王笏條炳煌金碧郎
以散亂入應析柵于護法之莊嚴正中起大殿塑釋
迦羅漢諸相鑰鈇赤白繪綵麗崇若假手鴉磨而俾
覲尊容者發歡喜心滅河沙罪再上爲白衣大士殿
則聞熏聞脩三十二應彷彿從水月間承法王子而
堰堨互入檐宇駢比四方學徒掛搭如歸居士遂循
右隙建靜室三楹僅容膝朝夕一蒲團危坐其中于
達摩一宗單刀直入蓋棄軀眠者十餘年矣已復立

眞君殿文昌祠而又旁附靈豐祠旱禱輒雨幷稽以廣我佛之外護名刹既衆游客雲集則又設栩栩堂于寺左設枕漱亭清聯亭于堂左以便宴酬而八經不汚殆尤以權智佐毘尼嚴淨乎按山志寺故有碧淵而寺廢淵亦絶居士瓠視此池于後忽濊濊從石罅出引之爲長溪遂滙爲池色鮮潔寒沁而甘殆蔣山之沼耶晉安之醴耶余不佞爲題曰碧淵呈祥蓋修爲八功德之遺云而仍復顏之曰眞如晉照欲以一言紀其槩久矣會方移鎭洪川未遑鉛槧而司李

陸公貽書相促余亦何敢讓焉竊惟華嚴所載彌伽以輪字法門令俗世技文字處煩不亂得財方殷勤啓請而伽轉下座致敬李長者爲下一語云以表俗諦差別智敬眞諦根本智也然則眞俗之辨即在圓融性海不礙分別而世俗且一倍顛倒至有竊禪理爲辨囿而偏諱其名若居士嘗有言曰今之講學者其精處無不是禪而諱言禪即此便是欺心又云今之讀儒書者每屏禪書余謂能讀禪書方可讀儒書不佞每伏膺斯語而今慶茲寺之落成也居士所爲轉三輪證四智續佛慧命而津梁沙劫者直假茲爲一補道場耶而豈徒以零庵剩刹爲檀度者於是爲之頌曰

法王三昧力　應眞隨所見　在纏而出纏
慧刃斷魔罥　六通騁神足　五衍乘法春
雲門木馬嘶　宗風誰復扇　薄伽晉慈利
應以宰官現　靈光無內外　當明一何轉
紹隆會有藉　彤彤起石院　紺綠與序輿
光相重重徧　金雞闢八井　杰構鬱霞絢

倬彼余儒迹　悲官及智殿　池澗爲表靈
朽壞抽碧綠　正依顯二報　龍象雖不繕
精廬庇以啓　法肆允茲擴　淨因樂無諍
寘心契玄宴　愧我塵勞客　一入滌情戀
頂禮再來人　作此善方便

萬曆四十一年歲在癸丑春王正月之吉

賦

何喬新 刑部尚書

出城闉以遐覽兮爰陟峻而捫幽度䟦嶺之谽谺兮訪仙臺乎山之陬銅陵岌嶫而凝巇兮紅泉汨㶁其鳴璆琪花瑤艸紛不知其名兮桂樹鬱其相繆予乃凌犖确厲清泠窺石門之窈窕躡雲蓋之崢嶸石梁龍矯兮跕跛仙觀翬飛兮凌空吸紫霞兮石闕招白雲兮巃嵸步予馬於靈豐兮悵宿莽之離離訪緇經之遺臺兮碧煙慘其增淒若乃崇岡崷崒疊嶺巑岏丹光夜爍土花春殷非予期仙隱之所存乎寔嶙宵飛山精暮泣折戟沉沙戰血凝碧非危邪惡兵之故柵乎山川宛其如昨兮嗟昔人其安在攀古柏之虬枝兮增予心之永慨謂仙人之不死兮吾不得而見之謂英雄之不朽兮亦澌盡而無遺招黃鶴而訊之兮鶴翩翩其高翥尋斷碑於荒榛兮蝸涎苔花蝕而不可觀重予衷之耿耿兮撫幽篁而延佇廻飆冷兮欲秋斜月澹兮將夕駕予輛以復路兮聊容與乎田比驍予目以流觀兮見戛屋之渠渠萬瓦鱗鱗以波偃兮曰美人之故廬綠樹翳其承宇兮清泉琤其循除詠先王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書愛茲境之幽勝兮恍王官與綠野欲誅茆以葺廬兮敢云信美非吾土何所獨無芳艸兮羌睠睠而懷茲念美人之好修兮苟去此而從誰倘解印以南旋兮將税駕乎斯之猗從美人以徜徉兮終歲晏以爲期

辭

左瑺 浙江道御史

度長坂以登入兮山嵷嵷其重阻泝碧淵以儃徊兮又艸木其莽莽美人告余以緩步兮曰黻豐其不遠雲間翼乎嵯峨兮帶清流而環翠巘煙霞明滅兮葩艸含馨川鱗游泳兮谷羽和鳴承羨蔭于佳木兮漱清泠于雲竇聊逍遥以容與兮憺忘歸其誰予告夕陽忽其不淹兮暝色淡乎紅鶱回車以復路兮重瞻顧而夷猶遲美人之重來兮及歲華之未徂侶泉石而友麋鹿兮願爲山澤之癯

五言古風

晉

華子岡　謝靈運 臨川內史

南州實炎德桂木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遂登羣峰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彷彿丹丘徒空筌
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
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宋

楊傑 殿中丞

朧登丹霞峰暮入仙都宿麻姑勝遊過驅車第三谷
落落千歲杉蘇直枝不曲根本託幽邃匠師豈易斸
佗山石枯裂斯巖瑩青玉迺知靈源深餘液澤林麓
白雲起西岡華仙有遺躅陰功影響絕爲閣飛昇窟
長嘯呼幽人　孔金鼎歲時不須問山花自紅綠

陳肅 都官員外郎

康樂駐征車詩吟第三谷紫桂映巖扉白雲抱山腹
泠泠碧澗泉風來似琴曲

元

揭傒斯 翰林學士承旨

明公富暇豫勝日懷登臨蹀躞驄馬行窈窕幽人心
縣厓響晴雨奔流濯春陰雲門轉絕壑畫橋貫長林
拂石悅往運開鏡知古音蒼松有行閣突嶂俯萬尋
小憩釣魚臺聿睇華子岑捫蘿入縹緲側徑凌蕭森
上有百尺樓下有孤猿吟初延俯層巔微風散危襟
語笑信忘我觥籌浩難任豈不念永稽惘然歸思深

國朝

雲門寺　左贊 吏科給諫

勝遊宿有期茲辰幸追陪披衣度曉嶺深入煙雲隈
下嶺若無路澗谷相縈迴少焉到靈豐雲門何壯哉
卷幔閱秋色鶯滴響晴霄小憩愛美蔭清風蕩氛埃
拂石讀古篆捫蘿陟崔嵬周旋華子岡指點繙經臺
復尋藏書閣故址多莓苔嘗撫已往哲自覺愧後來
午筵具田北懷抱相與開松琴奏清韻清歌泛深杯
樂事正云美暝色何遽催悵然步歸路欲去還徘徊

遊麻源雲門寺　謝士元 郡太守

作郡逾八載今日偶獨遊石徑雖折盤各去山更幽
人家隱叢篠蔀屋無各樓我欲詢民俗肩輿因少留
跟蹌走村叟三五遮道周俯首拜使君俱言今有秋
禾稻已登場牟麥行見稷公祖少逋負里胥敢誅求
民事既如此聞之我心休於焉度重嶺風光豁人眸
村舂轉雲碓石橋架廻流前有梵王宮巍巍倚林丘
門前列松檜白日風颼颼老衲出相迓長跽禮數優
熏爐與茗椀相奉何綢繆須臾具盤筵有餚亦有羞
新酒不盡歡詩句任冥搜待我衆公子資質如琳球

況復總知學我倡彼亦酬引我訪古祠祠下有龍湫
祈雨輒靈應此語徵前脩試登華子岡岡前衍平疇
再陟繙經臺臺荒林木稠山果自瑣碎野鳥鳴啾啾
聽之不憚踮亦足紓煩憂歸來不覺晚零露襲敝裘

和謝公祖韻　張　昇 己丑狀元

府公屬清暇薄言事佳遊鳴騶出西郭容與尋深幽
小溪橫略彴山隈出層樓好風天外來間關語栗留
時和物含滋秉麻滿道周村甿相向說年來沓有秋
菲簷足雞豚石田亦鉏耰俯仰衆生遂俱無分外求
我公卹民隱豈不心逸休長歌入三谷風景清吟眸
石閣倚空青釣臺瞰奔流雲門今名剎靈豐古丹丘
小憩坐松陰天籟寒蕭颼此邦富山水佳勝茲獨優
所以謝康樂摛詞亟綢繆無言重發揚乃貽昔人羞
三復我公製理趣極研搜鮮飈灑廖廓音響鏘琳球
陽春散古調桴雅難爲酬宛企千仞岡如臨百丈湫
豈徒惜芳序直欲追前脩倘幸逐後塵從容講鴻疇
同車度叱嶺脫屣煙霞稠童叟候旛蓋林鳥喞啾
物情各有適因之忘百憂明當續清賞貰酒脫鷫裘

左　贊 吏部勳郎

繫昔華子期勞心事胎息經年煉九還脫屣遊八極
涓涓石磴泉深染丹砂液淼雲落巖阿晴光照林碧
到今知幾秋華子杳蹤跡當時奇異泉不殊衆水色
神仙信渺茫往事將何質徒啓好事人相傳爲口實

羅　宜 南豐訓導

長歌樂康詩遠訪麻源谷逶迤山竇深繚繞村路曲
憩坐雲門幽靜掃苔階綠飛橋貫晴虹奔流漱寒玉
銅陵故無恙華子仙不復瞻彼釣魚臺緬想藏書屋

勝跡半已非、游觀駭心目、居人巢雲松、瀟灑異塵俗、
開尊暢雅懷、題詩繼芳躅、譚笑瀣忘歸、斜陽下山麓、

左　海 饒陽教諭

蒼崖抱孤思、修竹懸輕雲、寫我淡容與、殼我春緗縕、
覽興竟不淺、趺坐中宵分、隱穴浩無量、心遠還青冥、
遠市半舍許、山郭如環城、我本谷中樵、分其量自情、
曩空亦何有、幸有柴桑名、華磯見凉月、素心良可徵、
振衣雲嶠巔、蕩滌骨已冰、迢遞審遺蹤、洞見康樂盟、
弔古慨已晚、掩映書丹青、

釣魚臺　　劉　璋 戶部郎中

盱江雙港口、石臺清且幽、仙人華子期、曾此釣寒流、
雅志不在魚、取適非所求、俯視寰宇中、萬物同浮漚、
騎鶴去不返、潭影空悠悠、

左　洄 逸士

薄言餞爽氣、迢迢入空谷、陟彼萬仞階、崚嶒踞西牧、
紆餘遶百盤、徑小步彌促、扶蘇攬雲煙、懸崖蹔清竹、
枯荄白露垂、黃花滿秋目、岑寂妣祖尊、招徠俱俯伏、
飄風自天來、蕩滌此煩暴、戴與絕頂觀、萬物一掌縮、
直樹隅星辰、遐瞰河梁曲、易歎低枝巢、毚兔避羅逐、
觸景幽隱通、徑包歸把掬、厲德敢憚忘、遲回歌反復、

劉　源 舉人

源深不可測、嶁崿廣谷三千盤、陟危岡、石折過風潭、
紫芝翳晴昊、紅泉映飛嵐、來訪往欲劇、瞻彼白鹿驂、
華子欣識面、謝公餞玄譚、觀將奔回互、山水增清涵、
雲門古寺幽當谷、如來函機鋒、劃幻障、天花落滲滲、
汗哉山賊云憎、此至樂既遠、心足丘壑萬碧侵城南、

歌

麻源三谷歌爲郡守王律生公賦　李萬實 給事中

君不見、麻源華子第二谷、巨石雕嶔紆且曲、紅泉迢
遞下、雀鬼石磴微茫、瀉醽醁、五老延袤接洞天、中有
仙人蔡經屋、麻姑王遠幾曾過、麟脯天厨至今綠、公
來谷口洞纔春、前身原是洞頭人、松風瀑水池道碧
滄海桑田獨愴神、斷崖荒碣俱蒼玉、片片桃花眾斑
新、白雲山月暮、大秋葛洪丹井、噴龍漱梨、簾含芭梛、
棘伏誰言百祿更悠悠、敷政優兮百祿遒、勿翦伐兮

其榮翁耳棠寧似虬松雪雪在麻源第幾流譬若半天霞超超已越塵譬若凌霄鴻矯矯獨于雲梁上賜絲絲尚紫階前種茄茄未已苦水公兮能再茸五㬋六兮公更綺謂公之澤長浩浩雙龍蒋灑雙瀑道謂公之德崇嵬嵬領上鄉雲秩日來嗚呼領上鄉雲秩日來

宋

五言律詩

童邦直 進士鄂州剌史

碧苔侵野逕好鳥隔春煙有澗尋青羽無僧結白蓮雨添蛙一部煖足柳三眠緑髮便花采慳腸怯酒船安仁嗟拙宦蘇晉暫逃禪日色同悲悰東風亂紙錢

國朝

雲門寺

聶思敬 進士

谷深知幾許一望隔蒼茫不見雲門寺渾迷華子岡客林蔵霧氣哨壁障嵐光毎憶鐫題石苔痕字數行

宿雲門寺和前人韻

左 贊 吏部郎

清晨來谷口小憩入雲門絕壁上雲氣奔流濺竹根詩成山鬼泣唄演海潮翻不盡倡酬樂招提對榻論

其二

訪隱第三谷停驂碧澗邊黃冠能好客清夜款靈仙登俎有蔬味熏爐不斷煙月高花影亂疑放碧桃千

左 悠 進士

三谷南山畔空濛欲溼衣濃合宿雨潤迥逐曉煙飛林藪藏玄豹人家隔翠微日高收斂盡嵗壑總光輝

其二

逝水碧迢迢靈源出處遥秋光迷翡翠潤澤及蘭苕激石聲清冽涵星影動搖濯纓歌古調還憇華仙橋

遊麻源二首

曾 璵 郡太守

萬雲堆谷口千嶂擁仙垣野騎朝迷路村居夜啟門聞歌神益曠勸飲耳忘喧翻笑杜陵叟空尋白帝源

其二

秋月光盈谷秋風凉滿天柴門隨水曲蘿逕入山巔醉夢回千刼虛恬辦一眠松脂吾已飽不必問炊煙

和曾少岷公祖韻

張 恩 布政使

谷口山如戟谷中山似垣紅泉穿石磴紫岫揆雲門

地僻人多樸村深鳥不喧去城剛十里誰識有靈源

其二

閟嶺幽谷分明別有天兩溪環百畝千嶂鎖雙巓
路曲披雲坐心淸抱月眠獨憐秋夜永破壁透風煙

靈豐　　甯汝聰貢士

徃牒傳來久茲山產最豐氣蒸芳艸綠光射落霞紅
寳鑑雙南重金堂百鍊功古今專利者宜鑑鄧通窮

雲門寺　　黎近泌陽令

靑山雲外村一徑入空門香霧侵天末寒流浸石根

曇花何處覓貝葉爲誰翻且聲流觴樂無生未暇論

太霄觀

瑤艸何處拾麻源古觀邊澗流丹竈藥人雜洞天仙
龍嘯寒潭月猿吟古樹煙名落大方伯陪賞客三千

康樂軒　　曾應祥

銅陵三谷路康樂此停軒寒瀑沁山腹晴雲擁石根
溪渾知鹿過林響覺禽喧一歃紅泉味令人絕巨源

唐

七言律詩

靈豐廟　　釋宗高

足跡雲門討思淸躍然紫馬似嘶鳴小溪涫涫碑將
沒雙石尖尖筍欲平煉藥鼎虛寒霧重繙經臺溼白
雲輕飛橋欄任紅泉過喚醒眞人笑一聲

宋

雲門寺　　蔡冠卿大理少卿

憶昔雲門月正明煩襟消盡覺神淸林泉自濯塵埃
事松檜靜含風雨聲山鬼聽經藏戶牖野猿偷果墮
簷楹幾年京洛緇塵滿何日臨流一濯纓

翻經臺　　呂南公灌園先生

五馬穿林詰曲來崇丘盡處訪遺臺平看列岫螺千
顆四顧春田酒一杯偶爾登臨成縹緲恨無資致可
徘徊古人不作誰由問細艸幽花自在開

雲門祈雪勒石　　翁逢龍郡守

谷中艸木幾經春勑額猶存古隸文千里耕桑安土
俗一爐香火奉山君多留姓字溪邊石慣見旌旗隴
上雲太守若覺神自感夜來入夢雪紛紛

國朝

遊麻源　賈　泳 本郡司李

臺殿玲瓏紫翠間雲門石逕透仙關捲簾碧黛分晴旭挂壁青藜照古檀水底龍蛇沉冒篆望中煙雨暗溪山相從何必尋歸計奏茗清談到夜闌

雲門　張　昇 狀元

曉陪杖屨入雲林林外招提歲月深古蹟荒迷勞指顧靈湫澄澈試窺臨石橋橫澗通樵徑鈴閣迎風語梵音底事徘徊歸太晚可人清景助長吟

其二

石徑穿雲眼界空數聲雞犬薜蘿中絕憐芝宇無塵到翻近蓬壺有路通風定篆煙浮几席日斜花影舞簾櫳司勳分韻詩頻就屬和深慚句未工

麻源三谷　沈　度 翰林學士

竹樹沿溪一逕幽茆堂絕勝瀼西頭雨添泉韻琴爭響雲染山光翠欲流盤谷不如山谷好桃源難比此源優高風定見追裴度緩帶輕裘取次遊

遊麻源　羅子濬 婺源訓

三谷無塵境自幽世傳曾是古丹丘松林路轉山重阻石澗泉通水細流梵剎入非遺構在釣臺仙去故蹤留名家不有賢公子載酒誰能恣客遊

其二

老去閑情與世疏偶來三谷意何如石邊流水無今古山下浮雲自卷舒清賞尚留康樂句故藏仍説雪樓書却憐地勝堪棲隱悔不當年此卜居

三谷幽居　左紹之 鄒縣丞

先葉何年此卜居落成今復見吾廬一溪煙水斜陽外四面雲山宿雨餘杖屨敲門非俗客籤函滿架有

藏書遊絲不到紅塵遠日撫孤松樂自如

重遊麻源四首　左　贊 吏部郎

追隨深入白雲鄉訪古重尋華子岡石礎泉流煙骨冷春林花落澗毛香誰家雞犬聞清晝幾處松梧對夕陽詩老忘年同倡和興來一詠一飛觴

其二

三谷紆回東碧溪萬山深處院輪蹄靈豐古篆秋煙潤康樂荒臺夕照低虹卧長橋橫絕澗春屯樛木護平堤行邊風景俱清致祗用移家住瀼西

其三

斯文遊衍憩仙壇石磴紅泉對面看春藹天香琪館靜山涵雨氣碧窻寒釣磯水落蒼苔滑書閣雲深古木攢獨有縣侯清興發長吟不管酒杯乾

其四

蝮嶂臨峯染碧空仙家正在翠微中擲麟無復來王遠歌鳳誰能偶陸通靈藥四時香杖屨長松五鬣影朧朧同遊湛樂因成韻鉛槧何勞較拙工

駝峯巘　李東陽 大學士

駝峯隱地隆隆起萬里江湖忽見之雪擁高原增突兀日斜疎樹學參差來鶯漢節隨風遠去逐秦鞭度海遲獨有嘉名吾在耳為君開卷一題詩

遊麻源　饒秉鑑 知府

曉向麻源作勝遊蕭蕭前風物自清幽山凝黛色連雲聳水漱琴聲遶石流書閣故基應有徛釣臺仙跡至今猶登臨不覺歸驂晚吟倚斜陽興未休

陳陞 南城知縣

度曲緣高到石壇箇中幽致不勝看霧沾屋角珠綵重露滴松稍鶴夢寒仙跡有碑蒼蘚合洞門虛鎖碧峯攢邇從佳友成清訪石鼎烹餘興未闌

黎近 泌陽縣令

路入麻源曲逕幽脩然不受一塵侵天開石竇紅泉落地接雲門碧洞陰隱隱仙家開吠犬陰陰林木弄鳴禽風流內史題詩處兩屐苔封尚可尋

釣魚臺　呂崑 中書舍人

蒼崖高瞰碧潭秋曾有仙翁此釣遊積久翻教苔上石至今猶認月為鉤沙頭啄絮爭黃鳥水面銜魚起白鷗何日挂冠尋訪去一竿風雨擁羊裘

遊雲門　左悠 進士

駝峯嶺下石如林谷口精藍歲月深靈逝五言揮蘚蹟元之八法倚雲臨適逢內翰論心事不減蒙莊啓足音觴詠猶遺聞半日從教 路晚蟬吟

其二

古跡夾遷事不同時聞鶴唳洞天中地連長壽重岡繞橋跨靈豊一水通石磴紅泉迴窈窕碧梧翠竹隱房櫳眼前多景難摸寫詩意無聲付畫工

遊麻源　　舒覓山 郡太守

城西半舍入麻源源口清幽有寺存橋跨溪腰橫水面泉流山腳洗雲根銅陵石磴風霜古野艸閑花歲月蕃康樂行軒何處是雲門回首自乾坤

詠紅泉　　葉寬 浙江參政 邑人

仙人養就九還功地脉流通尚自紅隱隱紫霞飛鼎上溶溶丹液注爐中謝公佳句于今在華子遺蹤亘古同幾度追陪情未厭浩歌行過石橋東

遊雲門　　曾瑛 郡太守

已過僧房啜午茶還從仙客飲流霞岡緣華子猶名華谷傍麻姑亦姓麻荒忽豈知千古事盤旋真愛野人家清輝况是中秋近且就山阿駐小車

王鏃 工部主事

麻源谷口春長在古木陰陰澗艸幽雲鎖峰巒山聳秀月籠殿閣水明秋石壇夜靜無人到松徑風清有鶴留幾度游觀吟不盡一天光景豁雙眸

左瑞 御史

路入麻源風日幽壺天空潤洞雙眸雲根華子紅泉古壇上靈仙碧樹秋山色不隨人事改水聲常帶歲華流追尋康樂題詩處亂艸溪中卧石頭

吳餘慶 右通政

華子岡頭屋數間層厓疊處有柴關閑餘牕外千竿竹靜看溪頭一片山欹枕夢回殘月白捲書心與曉雲閒當時不肯微贊役或向前林放白鷴

田南北　　甯汝聰 貢士

南村浪湧雲雷箏北隴平鋪膏沃區白鷺點煙春艸細黃牛眠雨隴雲孤長沮植杖違名姓龐老芟蕪遂

帝都秋穀稱香分舜畝甘霖自足慰來蘇

遊麻源　　張懋賢 左長史

芒鞋徐步入山青底用先驅雨旆旌幻翳捲開天宇淨松風吹動海濤晴駝鞍嶺近巖逾峻華子岡通地轉平憩帳曉猿留肯住簪冠春酒謝將迎

左泗

上下雙虹斜翠陰秋高月夕送瑤琴微風王籟天香細秀石銀波水殿深絕筆華文多藻思勒珉青壁擬琅琳蕭條康樂豐碑拚剔蘚遺風字字金

潘鋐

聞說麻源三谷勝閑來一眺逺紅塵野桃碧澗逐流水山鳥青郊鳴對春洞口出雲疑送客嶺頭行雨却留人登臨此日心如洗頓覺幽懷別樣新

左心源邀遊麻源登貞庵因謁呂南公墓　王一言 應天府丞

左史招邀勝地遊隨汗拜龍倚松楸風來翠浪翻千壑日映黃雲遶萬疇麻谷鼎成仙旆逺華岡人去謝詩留歸途欲盡登臨興雷雨縱橫起暮愁

七言絕句

宋

華子岡　李覯 太學說書

平生猶未識紅泉今日纔遊石磴邊宿雨半晴秋艸溼困來無處可閑眠

靈豐祠　蔡若水 庫部員外郎

偶因乞雨到麻源碧澗縈紆亂石間未省謝公吟賞後更誰乘月弄潺湲

麻源　蔣之奇 樞密行都

歷險來尋華子岡太霄觀裏吸霞漿羽衣彷彿猶堪語應是當年鄧紫陽

其二

泉飛石磴尚微紅潤出銅陵碧數重遥想謝公臨郡日幾廻屐齒印苔封

三谷　張致遠 給事中

谷口真人事渺茫靈豐幽占水雲鄉銅陵石磴成陳迹樵牧空尋華子岡

元

李秠 南城令

一泓寒泉一翠巒彩虹飛出亂雲端紅流傳是靈砂液深處應敎九轉丹

無名氏

古木陰陰石桄溪千年冷浸謝家詩池塘青艸年年換惟有紅泉似舊時

麻源附錄卷之十三終

從姑附錄卷之十四

古燕羅森約齋　南州李明膂太虛　裁定
中州狄宗哲魯修　都梁李正蔚豹采　鑒訂
南城蕭韻明彝增補

從姑山在郡東南五里魁然圓頂若人踞而坐登山緣石磴而上數百級有雙石峙如門名鐵關又上數十級為靈峰寺殿閣皆倚巖欹空為棧道左有小巖名觀音山泉聲淙然懸巖下為井清寒襲人名玉井又左有石洞杳而深黑名玉洞一名伏虎洞中實名

玉竇洞貫石中石壁立而中裂一痕若齒名天梯一山巋然當空名天柱據天梯仰窺天小僅如線名一線天岐出稍上數十級可至絕頂有石如枰世傳仙人奕於上二江如雙虹自天蜿蜒而下勝槩千狀眞足為麻姑之從也名人題詠甚富稿率散逸今姑錄見存者數章附諸末簡庶觀覽者有所考云

記

宋

從姑山快哉亭遺愛記

童宗說 紹興中趙逵榜進士

紹興戊寅春二月甲辰知軍事新安胡公勸農于從姑山靈峰寺畢率僚屬探索幽境登石屋觀定應泉窺虎穴四顧丘壑　整度其間必有奇勝步自西廡出穿支徑盤紆而上得高坡焉列坐小憩矯首遐觀萬山崔嵬若趺若伏岡阜林麓呈巧競秀盱水東注島嶼洲渚交于其中邐延野綠遠混天碧城市樓觀

層疊于掌握指顧之內雲煙杳靄出沒乎空曠有無之間闔坐喜愕徜徉彷彿恐太桑蔭漸徙清飈倏來發快哉之嘆僉曰去郡邪不數里有勝地夐絕若此而遊亭未立誠闕典也敢以為請公顧南城尹曰與民同樂繄君是賴亭成即以快哉名之尹曰唯既反旆公又賦詩簡別乘督其事翼日招官之餘材假吏之餘力片瓦尺木不徵于民梓匠翕然剞劂紛若越十有七日庚申告成間以楹計一十有二廣以尺計二

十有五平之以銑钁周之以塗堅窗牖四闢甕牖有所吞先梔瀨耳目增爽于是士庶耋老襍然而至曰吾儕生是邦藝是野頭童齒豁未嘗知此豈天畀地涵設茲奇觀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快哉命名吾既言之矣耋老又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爲景物已哉公愛斯民如良子弟民愛公如慈父母公來治郡一稔餘四腳矣願易名遺愛以慰邦人乃相與榜之屬宗詵識其事宗詵聞元豐中東海徐君猷守齊安有美政既去東坡先生以遺愛名其

亭今公爲治本忠恕而以儒術緣飾之寬猛適中教化興行彬彬乎有古循吏風又于懋芟所經創新亭以稱合郡遊觀之美德風所被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深矣快哉此亭爲南國之甘棠豈特徐齊安之比而已哉耋老曰然遂刻諸石公名舜舉字汝士

從姑山圖序記

羅汝芳 [illegible]

按圖景茲山以飛鰲爲最中自入山至峯下長春閣左右爲扁凡八處一區也金鰲峰稍東爲冲虛巖印空石其下則爲前峯書屋爲扁凡十處一區也冲虛再東則貂雲峽峽口爲王立崖天柱峯其下爲印雲樓扁凡十有四處一區也王立稍北爲秋浮洞霧雨巖旋崖北轉則羿王洞天在焉扁凡十有二處一區也從羿王下瞰有屋幽然蒼莽中石復窿窿疊起可小徑穿入者爲獅子巖浮王洞天至三洞奇觀而止

扁十有一處一區也浮王地極北而最下復從上西出一峯屹然孤高頂若青蓮蘂者躡雲巖也諸景旁圍又復爲扁九處一區也躡雲下趨行萬松陰中回折而南至步蟾石復上爲觀音巖扁十有六處一區也是七區者景皆旋飛鰲峰而開戶牖蹊徑俱相聯絡大約皆山頂也山腰近路東通石磴於林麓中曰松鈞別徑仰而望之群巖峆岈樓閣隱現延接可數十步則予最初讀書處俗呼讀書巖者是也又別爲一區扁凡十有三處從書巖往東走石林嶮巇幾

不可足將半里許乃下至洞天山蓋道院也客從城
來登則首自茲入取道由此前至正南當林塘與要
間關一巨圃亭其中曰坐春與前洞天山又各爲一
區扁各六處茲三區者則去飛鰲峰稍遠然勢亦叢
接非百武外也諸命扁名義詳具各圖下合之則爲
景凡十區云

遊從姑山記　　王詢 都御史

丙寅春譚二華公來撫斜閩過予草堂語及從姑山
之勝且云近溪夾年來講學此中學者翕然宗之予

欲遍遊五嶽久矣一聞不覺津然歆羨無何予當自
事于閩二華復過予笑曰天其成公志乎從姑殆爲
行窩近溪乃賢主人矣丁卯二月予放舟東下越五
月望後三日晤近溪于旴江驛中遂邀予馳擔此山
擇振衣亭居焉此山由城南渡江僅三里即抵山麓
有屋二重以樓在來學者扁曰坐春亭外有池池中
有小舟旁植紅蓮池上有松環之松下有石几諸生
每于此遊息吟詠焉由山徑而上爲翠微亭轉而南
爲門曰旴上名山石磴數十級凡三折爲長春閣閣
中有佛像甚右上有巖儼然覆之予題曰飛鰲峯蓋
像形然近溪乘與大書頃刻而成遒勁飛逸直得晦
翁心法遂命工鐫其上增一奇矣閣背倚崖爲屋凡
數間後曰悟空前曰澄心盛夏則凉隆冬則煖真靈
境也近溪夫即復祊棲息焉由閣而東爲見雲堂堂
前高梧掩映綠光滿戶堂後爲潛光軒軒前有前峯
書屋左曰言詩右曰立禮即年伯翁存日與近溪潛
修所也巖旁石隙出泉泠泠可聽晝夜不息題曰王
泠泉從聙竇下滙爲地方廣可丈許池正當巖中處

鐫曰洗心有小金鯽十數頭洋洋悠悠觀者忘倦每
日光斜射其中上下滉瀁炫目瑩心題曰浮金浸碧
宜哉巖上萬竹森陰蒼然深碧檻曰綠雪崖曰滴翠
皆指此也堂旁小閣近溪每宿其上扁曰倚雲無時
無處不寓慕親意云稍轉而東爲振衣亭亭後有樓
五楹即予行窩在焉予扁曰印雪樓對樓有巖壁五
千仞予題曰乾坤正氣巖之左爲秋濤洞口甚狹中
廣數丈容十許人上透隙光可觀書予每見二白蝠
出入指謂近溪曰仙家所談肉芝是已惜不知煉餌

耳近溪復誦唐人詩云巖有洞前白蝙蝠迎君日暮雙來歸殆寫此耶右耶玉立樓樓跨兩巖間下有二夾竹穿磴孔中遊者扶而懸之至此石磴陡峻凡十數級始登一線天兩壁如削僅魚貫行前峯翁趣曰留雲峽轉北後攀檻而上徑益危又兩山斷處架石為梁題曰步天橋有屋曰仰天窩蓋此山之絕頂矣下視兩江環抱長橋雙鎖碧瓦朱甍千門萬井遠則四山迴合儼列翠屏煙雲變幻應接不已偏然恍肰不知此身在霄漢間也循飛而下為得仙亭為屏王

洞天麓之左有碁盤石有步蟾石有獅子巖麓之右有涵虛室有貯碧亭前則雲空浩渺後則翠嶂稜嶒景益幽靚近溪次郎玄易于此靜修焉復稍去百步有屋數楹名曰讀書巖緣磴而上百餘級坐巖窩中竹闌上閉木几前憑可終日誦習人莫得而知也予兩人者朝夕相對茹蔬靜攝陶洗性靈究竟絕學書闡交證吟篇互答或逾嶺而探奇或瞰洞而窺白或倚檻而聽泉或坐石而眺月或聆松風之鼓琴或睽鑿陰之灑雪不知人間之有炎蒸亦不知孰為主而

孰為客也或曰公蹤跡幾半寰宇何眷此山之殷耶予曰茲山殆有十奇焉曰可得聞乎曰西華地峻迴絕攀登此獨離郡數里峙形百丈大隱之居乘輿可觀奇一也虎丘秀矣舉目易窮此獨徒步異狀神鑿鬼工東南西北惟所適從奇二也雁蕩異矣壽蜞可畏此獨邑壑清淨草木豐蔚既絕豺虎亦鮮蛇虺奇三也峨嵋早寒七月飛雪此獨四序和暢遊人愷懌江山含翠風月可挹奇四也倬彼麻姑僅稱雙瀑豈若茲山有泉有巖怪石玉立曲流翠盤奇五也與彼

武陵桃源得名肯若此山萬卉爭榮琪花不絕珍鳥交鳴奇六也麗哉天竺紛華競逐豈若是閒風淳俗朴山僧野樵草衣木食奇七也乃至碧梧斑竹不植自生白蝙玄兔無因而至奇八也漁歌唱晚山谷聲流石壁封雲洞天路絕奇九也然此猶渺小者耳至若人傑而地益靈寶集而幽斯闢不獨玄客禪流西方坌集而宿儒名彥千里來萃殆將變琳宮為洙泗化西江為鄒魯矣如予之陋且朽亦復梯航山川必以茲地為歸宿而與聞千古性學之緒此又奇之十

也嗟乎鴻濛開闢以來此山固在也乃至今而從姑之盛始褎然甲于諸山聞于天下何者時爲之也時之會人爲之也然則近溪子搜拓茲山倡明斯道之功千百世下可泯泯哉是爲記

重修從姑山靈峯寺記

朱輿翹 本郡太守

旅麻姑而勝者曰從姑山其西則盱水縈焉其東則黎水合流而是山中介若嶼其冢立奇石二一曰天柱一曰蕋珠或題曰飛鰲若巨靈擘而峽焉者其石

紩其色黛其狀若踞若蹲若拱若俯若蓋若擘周四面皆有異若俯而瞰郭焉予登其上蓋感于廢興者云山故有靈峯寺飛甍回檻緣巖下殆遍异時遊觀者憇焉勝賞之士僅東探秋澤洞南躋紫雲巖北望一線天耳爾嘉靖甲午寺再燬蓁蕪中巖洞始歷然可指是時近溪羅子始引綆而陟天柱蕋珠之峯矣其後乃招故僧仍寺址葺之署曰長春閣閣後敞巖而殿並殿而左曰觀音巖其署曰冲虛冲虛之左石稍軒而下印其署曰印空其巖懸蔚蘿則署曰滴翠

其在冲虛之下則署曰前峯書屋前峰者羅子之父也其側有寶泉聲潨然則署曰玉冷鑿石池方丈許受其浸則署曰浮光浸碧是曰浸碧之池蓋仰印巖而碧者也巖前爲潛光軒軒前爲見雲堂則皆羅子所署而誌志者也堂前爲閣則署曰朝陽蓋環閣而陰綠者其梧林也從長春閣下望之則並巖益其上其縱橫可十許丈其危若傍其列若屏其聳若騰是曰蕋珠之峰厥山維中者也蓋從姑之奇以什數而是峯雄矣折而稍西有亭焉則麻姑疊嶂在前是山

若仰而侍者也循亭而右則倚石爲殿以祀斗母其閣曰寶光閣其下有白業堂則前兵憲王公所更署曰正學書院今以祀羅子者也予遊是山者再覽諸閣俱就圮則噫乎嘅曰山有石而不朽也豈以寺故有葺之者而今乃莫之支哉于是集材鳩工俾隸臣劈焉葺以旅楹累以重櫨系以復桷乘以移礎蔽以板簷畫以惷廧既役則可遊可憇可憑而周望焉予乃署靈峯以著其舊僧乃請曰寺故再燹變俟矣環山皆食爲民業矣羅公築葺而後浸復焉鑄題字棟、

日以浸廢而蔡姑煥若矣羅公逝而豪者伐其松萬
章山遂童然矣當是時脩兵使者王公太守孟公力
禁之并姑得有茲山焉遍諸閣之將廢非使君孰餙
之者孟勒諸石以勸彼登覽者乎予惟山自王也而
人自客有不廢者乎則誰與之也任興則人或重山
矣山不石奇不名人不石貞不奇頃予遊麻姑則仙
壇燼而復官矣十賢堂三忠祠圯而草茂矣予竊慨
焉麻姑之神茲山以魯公之神麻姑耳三忠祠自予
復構而靈若憑焉㝠峰諸閣自予再餙而羅于若霧

焉蓋從姑以二石傑峙奇麻姑則以雙瀑飛流奇水
之激也有奇鳴石之貞也有奇韻焉或以遊奪政或
以政謝遊則予不知其孰激孰貞也請以問諸麻姑
之水從姑之石

前峰書屋記　　　　益宣王 潢南道人

從姑山距城五里許山自趾距极半之根盤江滸標
岐巨石有枝孤撐傍形緣附東北視之歸然若巨人
戴弁西南峭壁插天續凋削玉宛如屏几中則穹窿
為飛鰲巖巖石前覆可竟畝風雨所不能及下有古
刹其東有冲虗巖亦如之巖下據王冷泉又東為秋
澤洞尤為奇勝固高人所樂棲者也距山里許前峰
羅先生家焉先生自弱冠聞臨川饒行齋講良知之
學即徒步百里相從不舍歸而大有所得時時讀書
冲虗巖下是所謂前峰書屋也歲甲午刹摧鬱依鞠
為荒址十有餘禩庚戌先生偕予近溪復遊茲山窮
討勝槩勃然有興復之志乃即寺故址葺長春閣以
安佛像旁構數椽以舍緇流仍依冲虗巖結書屋暈
盱之儒彥濈繹其中又集耆儁十數輩為詩社絃誦

之聲時背偕泉濫檻首鳴于齋外四方來學者聞風
日集大中丞張公浮峯扁其居仍曰前峯書屋云亡
何先生逝近溪懼無以承先德乃廓舊齋為堂廣十
許武縱如之前有峯曰聚雲先生存日取為別號而
又講學其中孝子視之宛其如在因名堂曰見雲前
為閣半出懸崖凭欄矚諸山屏列萬木叢集高梧
數十逼近簷牙因扁曰朝陽堂後數武為亭亭兩楹
間巖光倒入蒼翠掩映㶿如也因名亭曰潛光有泉
出冲虗巖石竇深可尺餘從隙窺之珠槃槃下聲璇

琤如扣玉右玉冷泉也下甃方池以受之鏡蓄膏渟可鑑毛髪前峰昔嘗卧此以聽玉冷因扁其所曰洗心旁爲石二左曰言詩右曰立禮亭前掖以兩垣垣外蒼翠萬結霏紛几席因名曰綠雲軒從軒下仰視冲虚巖有石方廣七尺平覆池上因鐫石曰印空傍比陡削爲厓巖上諸澗衆循厓而下其傍瑤芳珠藹卉蔓蒙茸空翠交溼因名厓曰滴翠秋澤洞之前搆亭曰振衣後爲樓曰雙玉一綫天峽上有橋曰凌虚

王屏南爲閣曰屏玉洞天窴乾洞口架樓曰儀鳳臺曰澄神紫雲巖前爲亭曰廊如步蟾石下爲蟾窟紫玉圃亭曰坐春梧桐岡前曰玩易館曰涵春塢曰翠微聯絡高下廻複環奇皆前峰聯友生啄眺之區而偕書屋相爲依附者也夫茲山自混沌以來原其向目荊榛闢過蘚𤏡苔侵又且阨于祝融羨好日蔽一旦得前峯近溪誅其榛莽𤡺其巉石藻其棟宇榔乎所謂境以人遭造物之藏遂無盡秘其在茲乎其在茲乎𥸤也武夷之勝以晦庵顯嶽麓之奇以南軒闡一時吳越齊楚有志聖賢之學者聞近溪之風罔不躡屩茲山藏脩游息則前峰書屋行將與武夷岳麓並傳矣爰志其槩以勸來學云

修從姑山記　左宗郢少卿

從姑山者羅先生講學道場也先生倡名德之音爲後學宗四方學者響應如聲奔谷輻輳肸上有攸依不忍去者相與入山客證焉于是四方來謁先生者無不登從姑而從姑之勝遂聞天下山故有古佛殿東有見雲堂則先生郎庭訓儁址而闢以來賓者也西有斗母殿下有堂以奉先生主其據石依巖庵亭

錯落其四周或阜或埡松杉竹檜則先生所出緡錢區貿擘畫而手植之者也先生在則山木蓊翠堂舍環拱人文星聚屹然吾盱一大觀自先生作而漸夷漸替氣象凋萎歲異而月改矣予與及門之士曁象賢者時一努力護持而旋葺旋圮不勝圮亦不勝葺甚則毀瓦敗垣鬻田𣏌木不出於緇流則出於裔族之僮僕可悼哉先是郡太守鄔公表章前哲用犨捐俸于先生祠者屢屢已又還所没田若干畝而歸之迨遷憲湖西矣別予山中周覽徘徊矍然色動余時

梁木泰山之感亦愴然幾沸下公既別而盡括臟贖之羨者得七十餘金俾余悉付其徒與若孫之能者受之公行而受事者不敢懈即日鳩工萃守雲堂巨至門垣階序皦及什器罔不飭且庀焉天柱峰下舊有玄帝宮敗椽幾覆神像不蔽風雨即如公命移雙玉之坡其故址構亭曰王立以先生手書在也登斯亭也層巒幽洞可眺可探一時若地湧天設山若增勝氣象若改而新四方之觀者學者若再睹先生之儀如昨蓋先生明德之學貫宇宙塞天地通人我

萬物一體亘古常新固不以茲山之興廢為此學之顯晦增减而數十年後數千里之慕者景慕先生思永先生之澤如一日即此可識人心之同而先生之學脈未墜于地矣余不敏少角從先嚴問學先生瞻仰尤切敢不嘉鄒大夫之德而益黽勉耶是役也董其事者門人蕭應泰嗣孫羅懷智余小子則始贊其成而終紀其事云

鄒元標 給事中吉水人

羅近溪先生傳

先生諱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為明德先生家世累善裏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苦樂倏變怒笑異狀識者已驚其異長而學益進閱讀書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洗心薛氏學常坐危樓啓一牖如孟狀左右置明鏡一止水一跏趺連旬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之功而受朋從之害病大作前峯公授以傳習錄病已庚子入省大會舉前功問顏山農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先生復究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

充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恍然有契遂于稠人中稽首顏山農師事之癸卯舉于鄉甲辰舉于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 廷試癸丑 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參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仕也以學為仕其學也以仕為學期會簿書雖未嘗廢而眞誠惻怛盎然春育興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遠彰訓也不事強聒因其固有以啟生而懷者若嬰兒之

戀慈母去而思歿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強致也元標及襲窺先生之徵眞令人心折神悚非後世剽譚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案罝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貧視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與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搦前顏批其頰不少動擢而怒解始起夫顏橫離口語學非有加于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生之縲絏周之貲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

孝子慈孫而得之先生賢乎耶此天地可格鬼神可動粥曰其他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諷先生曰夫山害道宜罹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網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夫山必無死地視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向宗正蓋先生眞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不可師已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閡之或疑先生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于天機原自統博本乎

地命亦自純乎讀斯言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爲學而以意念把捉爲統爲純嗟乎此學之所以難言也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蓋嘗論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營勿恤于家

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于見矣其尚友也時稱時玄不廢參究一軌于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于真性謂先生有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濩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琢渾然天成始

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憶濫竽摭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為知言今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為頌曰

神隱而費　力弘而教　噓吸萬類　胎育元氣
發揚心思　晚順天成　何思何慮　斯道典型
其心孔仁　其仁以身　周流海宇　物我皆春
薺濟多士　私謚明德　繼往開來　百世不忒

擬羅明德請謚看語　鄒鳴雷

看得本官扶輿間氣理學正宗契萬物一體之仁紹千聖傳心之統闡揚祖訓揭孝弟慈以牖民覩轍前修約性道教於明德直機得之當體妙用悉本良知躬行可質鬼神丕起懦廉頑之化宦績示光俎豆播家絃戶誦之休若夫會語流傳字句堪同曩謨乃至還原反殯鄉邦愈仰斗山斯真宇宙之綱維無忝宮墻之梁棟易名盛典輿論久孚

祭羅明德先生祠文　鄒鳴雷

祠在從姑山即先生講學處也歲久傾圮先後捐俸九十餘金給其孫諸生懷智懷祖等修葺之頓復舊觀併為清復寺僧乾沒祭田若干以供伏臘仍顏其額曰搏挽元氣云

大道廓然渾淪民物雰霧自如動而不屈塵境交混批根引繩自覺自解無非熱情滔滔孰挽孰司砥柱盱江闢源如日再曜群迷頓醒紛其假途朱紫麗雜寔繁有徒焯哉先生應期挺出衰樂之原在𥡴能質殫精道閫壯歲登堂從艱入易與化徜徉觸目開聲洞覯仁體委運任真都忘議擬兩膺民社貞教厥躬

霈德之澤甘雨和風不藏蜩螗恩覃幽冥秉憲滇南化行椎髻惟此元和貽澤風氣海為妙用何物不親迫賦遂初牖人孔亟法語琳琅玄機闢寂宗風達播海宇回春支離輸漫還返真淳某束髮受書輒傾山斗執策無階中心抱玖茲吏通德太息後塵瞻仰遺風型範在斯敬潔粢毛用申向往冀古如存精靈晃晃

詩

五言古

遊從姑

劉源 舉人

兹山自南來視姑抑稱從絪懷混闢初江上先後蹤
我行陟雀兒鸞鶴時一控旁窺石罅天啾啾不盈縫
古佛金剛身刼火謝飛動侯公貝葉緣依然辦清供
何人更探奇王局兩偏共典罷歸去來小有煙霞洞
風輕祇樹高露濕雲裳重遙嘯海上鯨喚起蕉間夢

七言古

從姑山

吳栢 貢士

東山突兀靈峰結乾坤鎔鑄闢門鐵煉鎖雲封人跡
移我來啓鑰天開闢古佛構任無宄鋪舉頭石棧渾
無缺左有晶瀧下壁間六月滿闍飛白雪王洞伏虎
令何之步中瓜落團成穴脅磴仙子上天梯疏疏齒
跡斜闘劖日光射地雨厓分石竇窺天一線裂蹦雲
笑坐浮丘枰盤中車馬何年絕信手摘落星辰九邀
與爾姑較優劣招徠不見過鸞興夾岸變江波弄月
試行一步撚秋香便是廣寒宮殿闕

從姑書院爲明德先生俎豆其雲孫伯愚實

光大之感而興歌

程可行 縣丞

平生汗漫恣遨遊員嶠方壺不可求趨步胥鄉時嚮
行無幾日暮古尼丘榛蕪此道荒迷久況復多岐紆
且適歷覽探奇稱建武從姑敝棠冠府州眼中悵望
蒼茫裡難俟河清誰侶儔中有造化摩天手前接吾
從天與游屢見文章成大塊又聞廊廟登天球斯文
未喪懷明德私淑由來得遡流吾道孰爲王張是鰲
峰千仞最高樓鳳毛況自承先哲俎豆光前烈未休

五言律詩

遊從姑

何文淵 吏部尚書

岸濶人家遠天高樹影低龍藏通海井雁落釣魚磯
石徑蒼苔滑春園紫蕨肥欲知方外事此處問禪機

李萬實 給事中

春江聊繫槳勝日喜聯鑣歷石躋巉削捫蘿上鬱迢
青天通一線翠壁出層霄杯榼冠裳聚應傳麟鳳標

遊從姑四首

秦燮 本郡太守

懸崖牢結屋高與白雲齊樹杪風煙合簷前日月低

田從長者施詩任達官題咏歸來晚天寒五馬嘶

其二

野寺孤城外登臨眼界寬江山正揺落樓閣自穹寒
清梵雲間出幽泉石上看同行多俊彦尊酒且盤桓

其三

登高通象緯歇日此銷憂雲斂千峰碧天寒一雁秋
大江侵楚白遠樹蹴吳浮無限凭闌意題詩直上頭

其四

地險疑無路乘閑試一攀天垂平野闊雲共老僧閑

厓石危將墜江流去不還晴清足遊覽遲莫鬢毛斑

和秦堂翁四韻　曹　奎　郡丞

危峯高萬仞無山可與齊仰瞻紅日近俯瞰白雲低
禪石依崖結詩人拂石題覽餘囘轡暮奔馬向人嘶

其二

出郭登高望方知天地寬山城煙樹迥野寺竹風寒
五岳雲中峙三江眼底看不妨重載酒攜友共盤桓

其三

乘閑來佛地世慮百無憂貪看三生石那知一葉秋
空裏天花墜爐中寶篆浮遊歸山色暝明月挂樓頭

其四

勝跡名天下公餘喜得攀巔厓千尺峻老衲一身閑
野鹿銜花至山猿獻果還使君題刻處補盡石苔斑

從姑山秦堂翁四韻　陳　易　郡倅

足躡從姑頂身與從姑齊舞樓紅樹媚楚岫夕陽低
斗室通方丈新詩接舊題笑聯邦伯袂歸路馬頻嘶

其二

此心無愧怍俯仰合天寬霧浥冠裳潤風吹毛骨寒

溪山雲際聳樓閣畫中看醉發狂吟興詩趣四櫳桓

其三

官居疏遠地心獨廟堂憂魚躍鳶飛境虹銷雨霽秋
遼天一鶴唳魏闕五雲浮囘首瞻吳會茫茫天際頭

其四

暫發登臨興巉岩不厭攀天高着眼近地僻任身閑
候使沙頭立飛仙洞口還霜林明落照紅映錦袍斑

步前四韻　王　華　郡司理

幽禪老棲地萬竹護層巖齊雲掩重關靜山圍四塞低

琨函香室梵金䪨石厓題撫景增多感蕭蕭風木嘶

其二

勢嶺白雲端依巖結構寬清虛與世隔風露逼人寒
蒼蔔幽房種楞伽老衲看江流下山遶風湧起鯢桓

其三

幽境洗塵慮空門元不憂半牕花雨午滿院竹風秋
篆火熒熒度茶煙細細浮一泓泉噴水流下碧山頭

其四

石壁梯雲上捫蘿百折攀松杉長羃羃猿鳥自閑閑

曬日袈裟掛挑雲錫杖還深巖香霧裏應有豹成斑

遊從姑和秦郡伯韻　趙　璧 海州判

寺敞雲厓上麻姑勢與齊堦前懸溜活門外亂山低
境界違塵俗風煙入品題使君曾駐節林表紫騮嘶

其二

古剎崇金碧剛成百畝寬早春花氣煖炎夏竹陰寒
鐘鼓雲間出江山天際看元侯題傑句健筆勢桓桓

其三

停驂遊古寺范老散先憂祇樹晴嵐曉吳江碧水秋

翠厓藤蔓合斜殿篆煙浮談偈無生悟誰言石點頭

其四

登山謝傳屐曾此何躋攀僧演六根静官尋半日閑
幽厓雲鶴唳古洞雨龍還遥想騄駬路若痕破碧斑

秋日遊從姑疊韻　郭　麟 南豐訓

客有閑中趣居常孟浪遊青山還載酒高興更登樓
野岸花容晚江風樹色秋歸來明月下吹笛泛漁舟

其二

從姑多古蹟此日始登遊掃石雲連袖鉤簾月近樓

黃花三徑晚落葉滿江秋千里遥相憶笛鳴何處舟

其三

風塵淹白日山谷恣遨遊寺隔江邊樹人登雲外樓
煙嵐浮石峽艸木値深秋歸路斜陽下輕寒卧小舟

其四

性僻耽山水乘閑作遠遊浪花迎小棹雲影泊高樓
歲月虛驚夢江湖正値秋寬心詩句裏盡醉泛輕舟

登從姑山　張　梓 太學生

寂寞僧房古綿蠻鳥舌嬌露零依艸木山聳插雲霄

起舞悲長劍留題憶小橋忽驚歸馬躍風雨自瀟瀟

其二

日暖尋春處巢高燕語嬌孤松依翠巘俯竹上青霄
消晝臨棊石吟詩坐竹橋洞天山下月歸路馬蕭蕭

遊從姑山和前韻　鄭濟 學錄

野色春仍媚山容晚自嬌白雲連斷岬華月出層霄
拄杖隨松徑傳杯坐石橋醉來忘去住山雨下瀟瀟

登從姑山　凌立 本郡守

落照臨池館悠然物外心樹低延月近山遠覺雲深

風韻來松杪蕭聲在竹林浮生隨地樂何必更招尋

鄭惟贊

山占盱江勝孤峯瞰碧潏泉香芝孕秀仙着石爲盤
衲挂雲亭冷詩成月窟寒鍾聲送歸路風露冷征鞍

登從姑山二首　林燦 郡太守閩縣人

寒氣曉巖巖青崖雪未消高人勞問訊勝地坐相邀
窈窕躋丹壑崚嶒度石橋舉杯還待月誰惜馬蹄遥

其二

南國雪初霽東山當正新煙霞誰是主猿鶴自相親
岸柳猶含凍江梅欲放春君生望安石未許謝朝紳

和林堂翁韻　王大詔 郡司理衡陽人

嶙嶒日暮瀟登高興未消看山成野癖帶雪爲君邀
華薄零虛壑寒威鎖石橋王八情後重追逐敢辭遥

其二

看山當雪霽幽趣覓偏新薄暮寧知倦高懷况可親
瑶艸真大雅磨戴亦陽春剝是滁陽守風流溢縉紳

和林公祖韻八首　羅汝芳 雲南參政

五馬護蕭蕭山蹊趁雪消晴光粉日望野色淨相邀

樹出蒼浮塢江空碧映橋芳樽臨草閣客興倚雲遥

其二

海日初涵霽光回草樹新使君消不厭山閣話仍親
茗瀹纖塵寂歌傳滿座春歲占徵上瑞豐樂看蕤紳

其三

竹檻坐蕭蕭煩襟共雪消事原從偶得客豈待人邀
一線留雲峽千尋架壑橋翩翩扶醉上蓬島路非遥

其四

命駕星前夙看山雪後新層梅疏可折庭日照堪親

醉領囊中趣寒回谷底春使君珍重意願得久書紳

其五

嵐霽夜蕭蕭嚴寒酒莫消那堪山外曉復是郡中邀
細艸逕當徑曉枌芳隔檎林光行處好出郭況非遙

其六

野逕凍初釋村沽釀更新溪山晴日媚蒼翠逺相親
得趣渾忘暮尋梅欲問春況玆逢盛世位列盡儒紳

其七

風竹影蕭蕭朝看雪半消簷楚當儘啓使節為君邀

煮茗敲巖溜尋梅渡板橋恍疑遊若溶大路逖云遥

其八

雪霽臨丹嶠山容入望新杯添寒瀨澌坐久意逾親
嶺表今無警巖隈剩有春年來蹤病劇羸得厠朝紳

登從姑山和前人韻　楊守仁 郡太守潯州人

耶水共蕭蕭林深暑亦消層峦能枉駕勝地故相邀
躡磴扳蘿宿傳杯上石橋更携天柱望山盡海雲遥

其二

仙蛻禪衣舊僧留石偈新隔年雲樹逈今日咲譚親
水聽長鳴玉花疑不斷春拂衣期把袂千仞媿儒紳

七言律詩

遊從姑山　張昇 狀元禮部尚書

飛磴盤空路轉高異人猶在許誰招石泉瀉竇疑龍
窟雜壁開關若虎牢千嶂環回分曉翠雙江襟合散
寒濤使君公暇酬吟地風景無邊興倍豪

遊從姑二首　左贊 布政使

勝境重來又十年山中風景故依然危巒俯瞰雙江
水古寺微開一線天夾道松篁森晚翠滿城樓閣倚

晴煙白鷗波外浮雲淨日送歸帆到日邊

其二

雙玉崚嶒勢每親翠華巔上看吟身乾坤有興頻凝
眄風月無情總快人十里盤旋勞杖屨一方會合醉
花茵臨池宴罷還翹首天馬凌空不少蹲

遊從姑山　吳　曾 貢士

卷石臨江勝境開十年不到此重來寒餘竹礀三冬
雪風吼松崖六月雷伏火燒殘烹茗竈潛煙吹落雨
花臺山僧未見空歸去誰識胸中賦咏才

羅子濬 劉源論

迸拱麻姑欲讓尊群峰如聳勢難犇山根出地盤千仞石罅窺天僅一門青壁日高微有路碧霄雲散淨無痕嘯歌頗諦壺中隘浩氣塡胸自吐吞

登從姑　邵寶 工部尚書

回首麻姑復從姑江中煙霧兩峰孤伊人似玉丹崖阻吾道如川白日徂倚是待年終偃蹇也應關世未糊塗晚來數點神靈雨莫謂巫山作畫圖

和前韻　張恩 布政使

從姑如削對麻姑十里相䶵聳處孤今古有情雙玉並乾坤依舊四時徂泉分小竇天常淨雲染懸崖額半塗盡日登臨舒野興蕭關詩思輞川圖

遊從姑　王𣿰 平和縣令

禪關百尺倚層巒石磴苔光路可攀雲捧樓臺依野岫風傳鐘磬出塵寰江分左右時䌷練峰並東西日擁環極目憑闌天際遠雲花深處鳥聲閑

遊從姑五首

肩輿乘興入霄攀躡盡層梯曲曲艱不信虛巖藏勝境始知平地聳名山鳥因求止時飛躍人為貪奇日往還笑倚闌干秋若洗嵐先只在有無間

其二

飄颻崖上白雲巔雙柱崚嶒別有天玉質全香雲自吐仙枰柯爛石猶全嶺陰背日侵杯冷巖隙招風入坐穿滿道田疇蘋望雨可堪東望策吟鞭

其三

深秋拉友扣仙關仙去惟留一局閑雲落半空鸞鳥度月明層嶂看僧還篆煙縹緲隨風轉花影參差送

墼扳安得山翁同杖屨忘機日日醉幽山

其四

曉岫溶溶紫霧飛山僧高卧掩柴扉鉢龍不動澄秋水杖錫徐臨掛衲衣已躡天根窺綠路欲從江口占漁磯炎涼世態渾如夢漸覺塵心與世違

其五

陰雲蕩盡鳥呼晴如畫峰巒隔水明雨漬蘆花添曉色風吹梧葉動秋聲夢隨海鶴雙翎遠心與巖泉一樣清風景滿前吟不了檐頭涼月送歸程

又二首叠韻　　張 恩

秋心入暮瑰微爽宵漢無雲雁字單坐瞰一天祛垢
盡笑翠雙枉着屐寬巖香露菊滿光膈地樺晴楓醉
欲丹千里飛嵐浮翠嶼也應寫何畫圖看

其二

劍氣凌霄不受寒江天回首碧雲單山顛直覺千峰
小禪榻眠剛一丈寬欲何靈源尋煉藥須於神府認
還丹分明別有通仙路只在幽居靜裏看

遊從姑　　陳 旒 教諭

老石臨江勢自尊亂山高下列兒孫大香北極星辰
近路接南城車馬喧面棟雕題歲時節綠楊紅杏水
邊村還尋絕頂圍棋處蕪沒苔封煙雨昏

王 圻 舉人學正

雙峰如鼓敞深衙中有兜羅古佛龕一脈清泉寒沁
玉千章佳木晚浮嵐倚闌擊節歌偷放坐石圍碁樂
且耽何日邀朋還載酒綠陰深處劇清譚

夏 寶 岳州郡丞

巖傍江流意若何攬衣扶杖一經過石池引月開心
鏡澗谷岩春長薜蘿幽洞有雲光得少閑庭無客蘇
生多滿斟尊酒祛塵鞅護撫孤松發浩歌

甯 瑄 貢士訓導

巖棲梵宇客來稀雲擁煙花入眼霏絕壁岩題新次
韻高巔開局更彈棋天開一線窺光小河落雙虹浸
翠微惆悵隔江漁笛遠姑山秋後碧參差

張 筆 太學生

乘春同陟玉峯巔鳥語花香媚几筵一水平鋪清漾
月兩姑遥拱翠連天樓臺聯絡開圖畫松竹交加奏

管絃景物滿前增勝槩尋芳車馬日喧闐

鄒 福 教諭

綴尋芳艸步紫阿遠近峰迴點翠螺僧倚懸崖成屋
隙鳥鳴深樹帶雲和苔花繡石碁枰古貝葉翻經卷
語多快我登臨空八極憑高酹眼幾摩娑

劉 源 舉人

底事年來百念叢追陪此地幸從容行穿綠玉深溪
洞醉聯丹霞面面峯飛蓋不妨凌象緯披襟聊復慰
蚪龍黃花未採英心在更跡紅橋第一峰

登從姑山　羅汝芳 雲南參政

鄠峰勝跡幾何年此日登臨不偶然石壁巨靈青拔地水分岈姹碧涵天爛柯人散閑棋局飛錫僧歸晨篆煙薄暮鐘聲催攬轡蒲懷詩思浩無邊

鼂 泰 為群

載酒乘驂出市闤從姑高處一怡顏山林真意心先領湖海虛名夢不關傾蓋敢矜雙眼白彈冠自愧兩毛斑世間大藥如堪覓學飯青精不下山

遊從姑　鄭 滸 閩子學錄

三月風光春暮時千葩萬蕊鬪芳菲松關絕頂輕棲鶴風激層湍欲起螭日晚江村呼渡急雲高山月落杯遲桃花幾逐楊花盡空召劉郎兩度詩

五言排律

遊從姑　鄭允璋 進士

冉冉芳時莫紆紆斗徑廻藤蘿張客幄松柏抱良材足徤搜奇屐胸開絕頂臺雷疑纏澗谷雨為淨塵埃白舞稀風絮青柔重李梅二姑姿窕窈萬壑勢崔嵬童冠明春服仙芝耿酒盃詩壇裁錦綉人世隔蓬萊挽日戈須借無勞皷角催

七言絕句

遊從姑山　李永年 山東參政

怪石崔嵬瞰大溪輝煌金碧是招提夜深燈火書窓靜隱隱鐘聲到岸西

寄題從姑諸景　益宣王 瀛府道人

飛鰲峰

奇峯崒嵂倚雲開長有真仙駕鶴廻想是斷鰲成極日竊乘風雨獨飛來

玉泠泉

一泓寒碧發叢深終日泠泠響素琴承取半瓢風味別陶然自覺湛塵心

一線天

兩崖壁立藹蒼煙一竅分從混沌年日月盤廻光不斷更于何處遠窺天

印空石

怪石當年劈巨靈摹來寶印掛危屏篆文世遠人難辨風雨莓苔一任青

見雲堂

山堂萬木綠森森有客號奇坐謁吟最喜豐隆同態度散爲錦綉遶前林

振衣亭

中天結構一亭孤金碧周遭列畫圖兀坐翛然清嘯起風流還有嗣宗無

長春閣

高閣憑虛一徑通琪花瑤草自成叢本來洞府風光異聊聽陽春入調中

題從姑山前峰書屋十景　羅汝芳 雲南參政

朝陽閣

樹圍高閣影叢叢閣上朝陽滿画題林靄洞雲光掩映望中眞是九苞齊

見雲堂

無邊名峰表麗雲仙翁行處更絪緼逍遥一夕飛龍杖雲逐峰嵐萬影紛

潛光軒

仙人當日寄趺跏夾傍幽巖探月華留得異光今不散朝朝雲湧萬川霞

綠雪檻

巖柯壁蔓密遮封光斂霧攜影萬重客到漫從誰題綠雪東風回處更溶溶

洗心臺

詩禮趨庭績未陳洗心何處密潛神祇應宇宙空澄外箇裏靈臺萬劫春

冲虛巖

仙佚冲虛今幾時空留巖上碧雲滋冷冷不盡泉聲咽似向東風叨客悲

玉冷泉

渤海空留紫霧漫千盤天表躍飛湍當年爲擁麻姑駕帶得凝冷萬古寒

浸碧池

誰鑿方池傍斗垣瑤光長日溼仙源幾成肯好傳青鳥寄得蟠桃石上餐

印空石

分得崑崙第一標片雲斜掛玉稜巍山靈偷借傳心
印白日空池佛影搖

滴翠巖

誰劫蓬萊掠海東踏殘千樹玉梧桐麻姑不敢聞天
上翠灑仙飄萬里風

從姑山雜咏　羅汝芳

天柱峰頭萬法壇玉芙蓉疊翠屏看晚霞忽霽瑶空
月渤海雲涵紫氣漫

其二

天柱峰頭淨曉霞分光長照洞仙家千年雨笋羅青
玉洞口煙雲萬樹斜

其三

天柱峰高萬疊藏竹松襟袂照青蒼倚闌夜宿空明
閣三際燈隨海月光

其四

松柯梅幹匝三腰翠結光寒夜未消好約仙人王子
晉月明堂上共吹簫

其五

步天橋巳半雲開橋外雲高意更閒呼影斜懸棉作
徑峽光低轉洞爲關

其六

絕頂天風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村月落半江
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從姑山　曹組儒

二十年前天柱遊清風明月自悠悠只今風月渾如
昨獨有盱江咽不流

從姑山洞天志略卷之十四終

麻姑山育英堂卷之十五

古燕羅　森約齋　裁定　　中州狄宗哲魯修　釐訂
南州李明脩太虛　　都梁李正蔚豹采
南城蕭韻明舜增補
育英堂會課示　　郇鳴岱　本郡太守

竊意舉業之訣無過能出能入文不能入其味索然入而不出其色闇然二者皆下乘也尤不甚也又有似入而非入者患在語錄話頭說鬼說夢彼以爲神奇吾以爲臭腐也又有似出而非出者患在抉舍手

脚抹粉抹脂彼以爲艷冶吾以爲奇醜也故吾所謂入非今之入吾所謂出非今之出如是而運之以虛神俾其機常活而不死沛之以元氣俾其力常裕而有餘直抒胸臆洗發名理卽稱時義中著述可也何論一第哉至於佛老家言世所痛禁第假襲其辭弗師其意耳彼且效顰人斯掩鼻倘能研究竺乾旁通苦縣此亦吾儒之借鏡見性之外篇何必掃除後快至于先秦兩漢唐宋大家制舉義不得此决無風骨决無亮采諸士當寢食于其中總之求實學不徒句

八股業求生活也如有佳士郡守當特拔之

訓文畧　　左宗郢北京提學御史

夫成弘大家與王唐諸公輩假令今日如在其一種眞血脉斷不隨時受變者文章妙訣其奇取之于機其正取之于理其致取之于情其實取之于事其藻取之于辭自有一段精光可動人處總要識得破莫妄糜精神要尋他意脉之源委要將他一味眞種生出無限夥粒如菓核之仁枝葉幹根無不自其中一點發生要想像他當時光景要揣摩他斤兩去處

要不必別尋蹊徑墮落野狐禪也第當從容默會于幽閒寧定之中自超然有得于語言點畫之外到那妙境直入風雲變態仍抛却本文有字處直悟到那無字處所謂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者是也其未得也掃開胸次如孤月寒潭一塵不掛靜帖帖地一物不礙活潑潑地其既得也如巨鱗縱壑躍然而往神情蕩漾悠然自得天水相忘方纔稱大手筆方纔是得個中趣味人我自王唐我自瞿薛勿謂成弘大家今不可復也願同志勉之

麻姑山育英堂碑記

左宗郢

予嘗觀乎往載謠俗之際矣吾郡地是微也介在閩越去鄒魯之封千餘里當木鐸振響時身遊洙泗者惟豫章一澹臺子羽耳夫文運本之山川淵源得之師友運會相乘氣漸而南文漸而啓自漢歷唐奇人輩出至宋泰伯李先生以盱江名儒聚徒講課于茲山之巔是爲讀書林故址多士雲蒸爲一時盛明興二百累十年來修舉祀典不振斯文慈宮殊觀

絃誦相隣負笈擐攜接踵相望而青衿尚雜黃冠舍中識者嗛之萬曆癸丑時 直指韓公柄木鐸起鄒魯淵源學術爲一代宗持斧江右霜肅風清行部茲山樂觀厥盛乃檄下所司捐俸五十金以廣瞻甚盛典也先是起 太守鄔公念先賢之講席久荒惜多士之從遊靡所乃建堂置膳創舍陳規聲陶教治身政暇輒與諸生談經術折衷疑義會課多士其間于是四方有志之英風慕景從鼓篋而來者日益衆多士彬彬亦一時盛夫居高而呼聲不加疾而應之者遠語倡導也樹表而招贍非加長而趨之者衆語稱楷也直指官師之表也伯守又郡縣之的也上者倡下者也來者鑒往者也養者佐教者也上棠躬范手塏卓然以鄒魯人材爲必可幾而範之陶而鑄之型而居之肆上倡下和往規來隨養聚教成日有標月有積境以內多士游息有備而境以外之氣求聲應方來有朋以不乏聚礦涉嶠登堂藹然會我公樂育之精神脫凡振俗直尋洙泗源頭追蹤子羽以應木鐸之響則多士今而後之猛奮當何如也夫天地文

明鬱極必暢時至則開茲山雲錦標奇五峰環秀而飛爐霧應登翠千層其間錦溪一泓瀉爲湫激爲瀑潺湲溯泮逝者如斯多士試咏而會之未必非洙泗之餘派也昔唐之季也荊州以文起八代衰學士宗之塋崇山斗今之文亦云盛矣則夫恢拓文風主盟中夏舍今日之 韓夫子其誰與歸是役也肇基雖 太守鄔公而建標舖範實盛于 直指韓公至若襄事董成 邑侯蔣公之力居多諸士以予爲三谷長躬逢盛會不可無記以志不刊云

育英堂贍田記

王一言 通政司參議

凡田之設顧要詳矣至心不足以托寄千秋惠非能以優敞百禩業雖盛不紀焉乃找郡太公祖育英堂俯心造士捐俸給田其廣厲在學校之先而弘獎出風聲之外者矣維士陶則品超鑄則局異非峯泉之嵴瑩無以瀹其性情非薰養之摩揉無以熱其韻趣故有堂則模範嚴而奔詣疾有田則浸灌遠而潤澤長加以棠陰蔽芾瀑響硏瀧霞披雲縠龍嘯鶴吟士有不左拍方平右挹蔡經凌虛縣

鸞翺翔于玉京者乎昔吾郡李盱江先生曾誅茆結社咏會其中往往嘘玄吐異樹幟千古何幸而公振響並驅木鐸斯際其殆有天授耶公文章德政班班載在左太常記中無庸贅言此徒以撮其田之早晚段落備列下方俾後世蒙公之澤者知與山俱高與水俱深千秋百禩永永無替云爾

奉常左公育英堂贍田藏書記

鄒鳴雷

余讀中興書范甯爲豫章太守興學校養生徒資費一出私祿并取四郡子弟皆充學生課誦五經則慨然慕之余耶菲薄不足當古人而盱江二三子。夫非昝人所稱濤慧杰特其學廣大直截者乎余身慙表樹而志落闒鑰雖昕夕咨咨艮隱之永皇而興賢造士虛不敢弛于黌序顧猶念章縫之有肆而師儒之有定席則惟是羣萃州處者之無汨遂焉而或取閒靜娛適遺外追累則尤山齋別業之爲曠遂與盱士同志者就麻姑仙觀卜築幽栖耶所名爲育英堂者也余以暇日登假焉。集諸生叩膏燹所自出。則旃

澁不成對表樹之謂何而使翰圃之有饑饉焉則稍割常俸銖絫得若干鎰爲置田若干畝而奉常左公亦慨然捐三十金助焉因得爲展畝稽佃時其輸以給堂中鼓篋之需而下帷投斧莘莘祁祁憑蔡經之故宮而修李覯之遺知者共食奉常公之德不衰。而公轉念諸子矜自排偶帖括外顧安所得洛陽市而徧閱之因盡發其家藏書史既公之學宮矣又以其餘者扉置堂中以恣學人之漁獵又懼歲久耶畝滄之不能無侵射而緗縑或以資稗販于是並爲籍、責

之王者而徵余爲之記余惟玆堂之建其境卓犖鍾舉雲霞之標滐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玆而又得奉常公財法兩施其所以嘉惠鄉之後進無窮也余猶謂青蚨一擲而諸文學之發風腴德者幾十八即賢士大夫猶僥爲之至綠綈練緗鄴架盈盈不知費茂先幾許積貯此尤世出世法所並資銮藏也而公既用自度遂舍以度人自非真能無住相施者不及此諸文學若于是焉敷華擷采而第以趣鐙鄉之路乎恐猶孤負盛心殆必有食公之德讀公之書

而轉以公之施施無量者則是諸文學之所以報奉常而余不佞亦實藉以塞任日表樹之責其尚勗之

鄒郡公育英堂生祠碑

左宗郢 太常少卿

四明鄒大夫守盱四載教行化洽政通人和民罔弗懷士多就之一時百墜畢舉而麻姑洞天睠注飭比尤盛山靈景物若再闢而改觀蓋自公爲盱政達覽化原敦崇聖緒振厲學宮籍弟子之隸膠庠者歲校月課供廩庖而手殿最之藺奇擢秀既有效矣或時以虔歲事冶禱勞民山中亦進髦士而講道閱藝無少懈于是仰風之士蒸蒸有徒僉謀卜舍于仙都觀右而相與鼓篋遜業焉前有堂曰育英樂群也後有齋曰思齊景行也而余爲之額其門曰雩從公館館既成相與擁蓋執爵拜大夫于堂俾余得撫齊觀其盛乃肅諸士而諗之曰諸生誦法孔子燥髮讀魯論其尚繹雩從之義以無忘鄒大夫今日之教哉夫仙壇龍門爲山川禱祀之地大類魯南之舞雩尚矣乃諸士濟濟蹌蹌于斯視當年七十子一步一趨能彷

彿否亦有能撿點已躬實地雖游息不廢忝觀如樊氏子善問否蒞者謂尼父撤還而後吾黨歸裁遂致慨于周道不東將春風沂浴之趣與經世宰物之謨了不相涉噫義亦細矣夫古聖王設教家塾黨庠州序國雍無擇地也禮小學在公宫之南大學在東去城七里以敬居業猶然月朔論義槐下習矢圃中故學于邑則學學于野則學振古如斯豈爲是設章程無裨實政哉蓋古之政教出于一而修己治人無兩術師弟子以此學郎長人者以化民易俗皆是物也

王綱既解青衿剌興而學制荒矣將禮樂在魯猶存什一孔子志之群三千七十之徒學于洙泗間帝王政教之遺儼然在茲其將杏壇泗上論辯井如居今而釋舞雩問答三言令從政者以此禔躬廸世明于事之先後則急公審人已之交惡則情平删身親之隱機則爭止急公忠也平情恕也止爭讓也忠立恕行而讓興化道有不郅隆者哉遐想尼父當年舍舞雩而柄魯國大都三月之政不出此謂善哉一問徒托空言而勘修齊治平之實政斯不亦闇于政耶今

郡大夫之政未易縷舉大者省解薄徭疏鹽清伍嚴藩表哲鑿鑿不勝書矣而本原則身先教士士薰德而澡心東行以廻視聽者日月以新是公以政為教二三子奉教以從無之非教則無之弗從故環于橋門亦環于山水間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其在斯歟其在斯歟夫在則從去則思人情也公且去我而西矣尚為設饘田條課令津津未嘗忘士士又焉敢忘公于是公所選造士若某某等相與詠吉奉主肖像郎山堂而俎豆焉余方右隱雲門匪儒更老無能博喻為多士禪萬式公之教率多士日有儀刑余實厚幸多士尚無墜郡大夫之訓以遠追洙泗之風庶幾吾圻也古道有興哉先是司李陸公嘉意勸學孝秋希為構圻江書院于學宮之傍茲攝郡而課藝兩地如務益遠近館舍相屬一將文教獨隆他郡多士何厚幸則兩越名流迦菹茲土實濟厥美爾因弁記之願拭目以觀化道之成云郡大夫諱鳴雷號齊雲舉甲辰進士奉化人其贊大夫之烈以揚風教者則平湖閒仲陸公鍵也旹壬子冬長至前穀旦

歲辛亥仲秋育英堂落成諸生志喜

其一　李先芳

風高木葉下千山蕭颯林巒喜共攀銀漢淙淙香霧鑿丹霞片片落雲關喬柯宛轉迎仙佚碧澗縈紆弄王湲洙泗絃歌久寥落舞雩今日幸承顏

其二　黄公李

桃源洞口片雲飛縹緲仙姝弄玉衣小魯成軒思景行高峯入望仰崔巍煙涵暝色青螺潑夜帶霜寒白雀歸牽表重來千載事劉郎前度是遲非

其三　姚來京

江山風月醉遊人何處登臨不暢神卧治獨傳香案吏從游應喜附嘉賓煙霞未了三生約歲序堪驚一夢身試叩齊雲峯頂鶴千年霖氣重生申

其四　姚來宜

高秋無地不悲哉欲寫秋光愧罪才萬壘芙蓉迎劒履滿山煙霧護樓臺碧溪瀲灔晴沙淺古木蕭森卷畫開自是仙遊多雨露葉麻[illegible]絶塵埃

其五　盛宗謙

登臨極目渺無窮上客吟秋賦獨工萬壑寒聲催葉下一溪流水曲池通風搖雪浪迴青嶂雲破霞光霽碧空山斗具瞻今日盛行看士氣吐晴虹

牌行置田文移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韓　為置田贍士以隆作養事本院近經巡歷盱江見麻姑山書院聿新聚集多士講學肄業彬彬稱勝訪得此中賢有司業已捐俸置田為之贍給第恐人數日增租利有限本院觀風茲土樂觀厥盛合行量助以示作興為此仰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動支本院贖銀伍拾兩行令該縣就便平買膏腴田畝常年收租解府聽候諸生供給公費田糧查照學田事例扣租抵納毋得貽累里遞仍將買過田畝刊成書冊以垂永久牌具動過銀數緣查

須至牌者

萬曆肆拾壹年叁月拾柒日行

置贍麻姑觀育英堂田業引　鄔鳴雷郡太守

不佞之守盱也惟是興賢育才修廢舉墜為首務蓋自己酉之春受事以來無日不進諸生而切磋之亦無日不尋舊跡而振飭之於是章縫之士庶幾蒸蒸嚮往而盱土山川如麻姑之列在洞天者亦既改觀

矣諸生姚來京黃公李等又于仙觀之左講貫肄業不倦實嘉尚之、自惟瓜期已踰指日將代不有所貽、何以垂永因爲置買麻姑觀贍田若干育英堂贍田若干、猶恐久而湮沒細列段號刋載木扁懸于郡治之和衷堂俾後之君子得以稽考焉萬曆壬子仲秋既望

按院蔣公置麻姑山育英堂贍田

一段坐十三都朱家源計早租陸擔官　佃人李旭八

一段坐十九都牛頭嶼計早租捌擔壹斗官　佃人黃茂

一段坐十九都牛頭嶼計早租伍擔官　佃人傅長十六

一段坐十九都勝山下計早租叁擔官　佃人吳貴三

一段坐十九都湖邊計早租壹擔伍斗官　佃人黃清一

已上共計早租穀貳拾叁擔陸斗官

郡守鄔公置贍育英堂會課田段

一段坐落觀前計早租穀柒擔官　佃人甯雄三

一段坐落雷山上計早租穀陸擔捌斗柒升伍合　佃人危鑾六

一段坐落黃陂橋頭計早租穀陸擔叁斗官　佃人吳貴八

一段坐落觀前循兒坵計早租穀伍擔捌斗官　佃人徐王十二

一段坐落觀前排上計早租穀肆擔伍斗伍升　佃人吳貴十八

一段坐落觀前排上計早租穀肆擔官　佃人羅茂一

少卿左公助置育英堂田段

一段坐十九都李石門計早租穀陸擔官　佃人周金六

一段坐十三都油坑計早租穀壹拾擔官　佃人陳藻二

育英堂田租交納至入詒者至秋成之日收貯本堂依時出糶以給公用立循環簿二本請印　本府每歲輪諸生二人各執其一議限每年二月文昌醮日新舊交盤挑簿銷算如印簿登完交于府庫另立新簿一照前款開列簿首請　府給印以後接管循環其每會供應料度多寡以付司出之人約所費有餘若干交納府庫以備本堂脩葺之費至每年挨次必須二人一司出一司入各有所掌不得扶同其首事諸生務在公忠不欺如或玩爲

故事欺蔽怠懈者必非佳子弟也則有鳴鼓之攻在本府自能按籍而稽之

會首姓氏

舉人姚來京

庠生黃公李　黃　謨　李先芳

王嘉烝　蕭應泰　姚來宜

左公益　盛崇謙　王嘉賓

黃鍾彝　姚來宣　夏廷選

范國熒　左公乾　黃　翘立

右謹按育英堂故址本李泰伯先生讀書林宋寶祐二年知軍事楊瑱始建興文堂元末燬

國朝成化三年知府謝士元重建易名景賢堂在鳳皇山下正德壬申提學副使李夔陽改建盱江書院在郡治西南隅以先生舉宋太學說書教授生儒之所也名前堂曰正經後堂曰上達正經之左曰志伊堂右曰學顏堂上達堂之右曰文會堂正經堂之前有亭有臺中甬道門之綽楔額曰盱江書院查民間有浸沒田業籍歸書院以贍士之勤

苦有學行者乙亥知府韓輸增建學舍二十楹提學僉事田汝耔繼治臨視之深用賞勸歲久圯萬曆壬子郡守鄔鳴雷銳意興復尋以陞任不果故附錄于此云

麻姑山育英堂卷之十五終

姑山雜紀卷之十六

古燕羅森約齋
南州李明睿太虛　裁定
中州狄宗哲魯修
都梁李正蔚豹釆　鑒訂
南城蕭韻明彜增補

山水引證

方輿勝覽云麻姑山在城西南十五里高九里五十步週廻一百一十四里至山麓有尋真亭東隅石磴盤旋山腹而上乍平乍峻至山之半有界青軒對二谷水攀援十里間有瀑布淙下三十餘丈立雙練桄

流二亭又登萬嶺旁有石池百餘步乃入山門榜曰丹霞小有洞天至忘歸亭亭跨清流之上有水簾巖夾兩山間東望遠峰煙雨杳靄秀出如画自是而入地勢寬平膏腴數百畝路之東南隅則碧蓮池玳瑁石介其左由池半坦途一望間有會仙堂入觀門淵水冬夏長流乃蔡經宅頂有古壇壇邊杉松皆偃蓋耶麻姑得道處云

文獻通考云金碧古文龍虎上經一卷陳氏曰不著名氏麻姑所錄本無金碧字

一統名勝志云進賢縣麻山有麻姑觀周將舉記麻姑名山有三一在宜城爲冲舉之地一在盱江爲得道之地一在進賢者其所經遊處也有聖井在觀東井水冬夏如一每風月澄靜之夕輒有步虛及鐘磬聲

桑喬山疏云廬山之南瀑布以十數皆待積雨方見惟開先雙瀑掛流三四百丈方冬泉脉衝擊而流涓涓一綫春及泛溢直落霄漢間梟梟如垂匹練倏爲驚風所掣如飛毬捲雪迸珠散玉須刻萬狀殆難以

名言也麻姑亦然

王韶之始興記云連州水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定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有漏汋一日百溢百竭麻姑山有泉一勺之多不溢不竭故曰神功

蘇子瞻云元豐三年過廬山入栖賢谷谷中多大石吸嶫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行者震掉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按蜀中有三峽兩崖相連畧無絕處重巖叠障隱天蔽日屬引清遠今麻姑橋名三峽蓋本諸此

地志云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懸水下注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即爲龍古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今三峽橋下巖壑深沉杳不可測有龍湫在焉故又名龍門

輿地紀勝云麻姑龍門橋傍桃源洞即金龍潭是也南唐沈彬詩有水簾巖底見龍涎之句按彬字子文、瑞州高安人遭世亂隱雲陽山楊吳辟之授校書郎、及南唐篡吳遂不仕進李璟優擢吏部尚書不受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樹下及卒發之得石

槨刻云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因就窆焉今麻姑山題咏有詩本誌人物考失載其詳故附錄于此

顏魯公碑歐陽修跋云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處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此記遒峻緊結尤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

謝靈運翻經臺顏眞卿記云撫州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于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元嘉初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讖所翻大涅槃經語小朴質不甚流靡乃與沙門范慧嚴匡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惜乎階局不改棟宇咸無眞卿叨刺是邦兹用愧息有高行頭陀智清緒發弘誓精心住持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之高蹤不泯大曆已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齋供而落焉、

以眞卿業于斯文見咨紀述後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肇啓嚴觀是因賓賴同德弘兹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絶史野文蕪郁彬一盃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嶙峋載悲徂謝爲發音塵眞卿愀然閔故執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後之周邦仰仁栖懷敦慕予亦何人徒願神交愧非德隣刻銘金石永永不泯今麻源雲門院乃唐德琳禪師卓錫之地亦有謝公翻經臺此記載撫州寶應寺附錄備考

名勝志云銅陵在撫州一日莪峯山其下有小峰廟祀華子期曰華子崗閟道踰嶺而北雨山開潤諸峯環抱峽中澗石錯落豬渟處皆澄碧舊有九曲池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即此地也旯南康碧澗書院曾景建銅陵精舍皆在焉宋林秘丞詩臨川過鄒君示我銅陵辨相邀遊其間百閒須一蹊自從雙耳聾已辦兩足繭武夷乃招隱仙都聊策蹇迢遞麻源村夢思勞展轉今披碧澗記攀岡訂訛舛疑信吁莫論是非爭之禍但欣泉石奇此與元不淺今建昌誌收之

麻源以康樂詩有麻源第三谷也

輿地紀勝云紅泉在三谷張銑文選註泉自丹砂中流出故其色紅山居賦亦云訊紅泉于丹砂是也及康樂自註乃云在始與山今紹興上虞縣界後人亦辨之但自顏碑引用必非臆說

陸儼山文集云定州有東浮山即女媧氏補天處其煉石竈至今尚存山多產五色石附以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燄燄然光氣上屬有若赤霞是之謂補天予嘗荒唐其說今丹霞洞因麻姑脩煉丹竈燭天而名後方士家燒丹接氣吸紫霞自謂補天大抵皆如此類

撫州圖經云巴山舊有四仙祠唐天寶六年建祀漢豫章太守欒巴南昌尉梅福唐鄧思瓘葉法善也思瓘居麻姑山一名紫陽法善處州人一說俱南城人隱其名梁天監初昇舉

紀勝記云麻源銅陵俱在縣西十五里有三谷循溪而入中有銅陵谷曰諸橋唐釋霧一送陳元初卜居詩欲向麻源隱能尋謝客蹤空山幾十里幽谷第三

重巖宇寧須葺荷衣不待縫因君見往事爲我謝喬松此詩前誌失載特附錄之

小窗清紀云顏太師真卿刻姓名于石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麻姑山題額附錄

丹霞小有洞天 郡守鄔鳴雷同李陛㙜仝立

蔡真人故里

御風行館

又玄堂 以上俱郡守鄔鳴雷立

雩從公館

育英堂

思齊精舍 以上俱郡人左宗郢題

省愆堂 白窓鄭𣓨書

乾坤清氣 三谷左　贊書

高山流水 湖東道副使王秉寧題于龍門橋

倏然濠濮間想 進賢知縣黃汝亨書

玉龍雙吼 參政羅汝芳題

一覽滄桒 通判華仁夫題

玉練雙飛 華仁夫題

一勺之多 御史邵梅墩題于神功亭上

千頃雲 副使李開芳書　振衣亭 古題

枕流亭 檢討趙師聖題　仰高亭 古題

噴雪亭 郡守鄔鳴雷題　瀟爽亭 古題

太古亭 羅汝芳題　獨松軒 古題

神功亭 古題　龍湫亭 古題

觀瀑 趙師聖題　湧雪 趙師聖書

雲關 古題　尋真亭 古題

恒山精舍 學士宋濂題　香玉亭 古題

清暉閣 古題　半山亭 張昇記

麻源題額

第一山 寺門程南雲題

棲雲禪室　真如會照 郡守鄔鳴雷題

栩栩堂　雲塢一憩

碧澗呈祥 郡守鄔鳴雷題

卷石巖 曾子固書　枕漱亭 左宗郢題

谷口雲豐 石壁古題

從姑山題額

飛鰲峰 都御史王詢題　長春閣 即古霖峯寺

見雲堂　潛光軒

洗心堂　坐春亭

鰲峰深處　沖和石室在長春閣右

浮金浸碧　聳壑淩霄

昭昭之多　振衣千仞

面壁軒即近溪讀書巖　前峰青屋丹丘羅彝題

玉皇閣　斗母殿

觀音洞　沖虛巖

靈雨巖即古秋澤巖　獅子巖

玉冷泉即古神應泉　雙玉樓

留雲峽在一線天下　虎豹關古名鉄關

竹影庵　印空

滴翠崖　蟾窟

靈湫洞　天下奇觀

秋澤洞　綠雪

一線天　浮玉洞天

玉立　高山仰止與羅汝芳題

麻姑山聯附錄

一山門　程颺題 左宗郢書

路入仙源平似掌

門迎五老敬於賓

又　鄭汲

路遶仙源碧落平開金世界

門朝五老青霄仰出玉芙蓉

元通寶殿　王侍宸題 程南雲書

鸞迴鶴降七月七

霧應霞丹山外山

正殿楹聯　鄭濬

龍門橋下水雙流注玄潭之神功脫落風塵超物外

仙都觀裏桃千樹布陽和之始景別有天地非人間

又　王一言

雪瀑天垂羽蓋瑤觴臨七夕

丹霞嶺峙金龍玉簡鎮千秋

又玄堂　鄔鳴雷

願將風月均黎庶

權作江山閑主人

又

飛舃探奇漫道山中完郡事
冥心入妙誰知物外悟天眞

省懇堂　　鄭嵘

麟脯瑶觴仙子有期臨蔡宅
銀鉤鐵畫忠臣留記鎮山門

噴雪亭　　陸鍵

飛流落澗空鳴珮
長嘯乘風且濯纓

雲門寺聯

棲雲禪室　　左宗郢

雙松別嶺崩玄洞
一水沿滿掛石橋

拂欄堂

請君休戀莊生夢
携手相將雲氏車

從姑山聯

盤峰寺　　羅汝芳

萬法先中獅子吼
五雲臺上鳳皇儀

觀音洞

土洞天開現大地山河三千世界
雲簾風捲露半空樓閣十二闌干

洗心堂　　眞仙題

自受性來未轉頭時是處
擔將道去纔舉步也如飛

扁額對聯鮮見有入誌者然古寔有之昔有讀冒書者東坡問曰尋得幾個好亭名然則名佳者固自可誌也王子安序滕王閣竟以落霞孤鶩一聯膾炙人口矣況謂駢偶盡雕虫可厭耶先賢手澤所寓寧忍湮沒不傳使後人讀之亦山中一段佳話耳且嘗將來毋輕疥壁有恬不知耻者當如王山陰云願得墨煤數斛加以如月之斧過即辟抹少雪山川屈辱也

附盱江十二景好事者畫列軟屏以爲卧遊之具

軍峯卓筆

山距郡治百餘里相傳楚衡山王吳芮攻南粵駐軍山下由是得名山勢峭銳如筆高入雲漢故曰卓筆吳黻詩河漢昭回堪作字江山流峙自成文蓬萊倚架天非遠沆瀣凝漿曉漸分

印石呈章

一名赤面石又名紅屏在城西五里石色赭若凝丹積暈宛見文理舊無詩惟羅汝芳題赤壁夕照

盱江城西聞夕舂赤壁山頭雲欲封落日倒挂紫瑪瑙緋煌斜拖金芙蓉瑤光蕩漾類海島霍影上下疑仙蹤安得魯戈揮萬里封疆常借春融融

龍首春雲

郡西二十里名雲蓋山迭出兩峰俯仰廻互狀若龍首屹然出于天半或云山高能興雲氣每當春月則絪縕靉叆變化萬狀如與龍相從也鄒矩詩山澤由來通氣早郊原未必作霖遲結廬擬就高峯下侍看風雷變化期

鳳岡曉日

郡城西北相傳有鳳降于高岡故曰鳳岡巍然獨立洞視空濶晨曦和煦僻鳥飛鳴尚疑有鳳覽輝而下宋治平中太守黃師道建翔鳳曦光亭仙凌雲朝真五亭于上羅汝芳詩威鳳何年下太空屹然山立並翠峰清輝德覽來千仞苞采韶儀壯九功遠向朝陽鳴上瑞近含曉翠護南封地靈自昔多人傑應有夔龍入舜瞳

東郭虹橋

郡太平橋在郡東門外盱江之上凌空跨水從遠望之隱隱長虹横九霄也張逵詩高横碧落蒼茫際倒影滄波蕩漾中

中洲鳳羽

城外近東岸隆然伏洲江中春漲亦不淹沒洲故穠砂磧艸木不植地誌云洲生毛羽出翰林宋紹聖中蔚然爲林後郡人曾肇鄧潤甫程鉅夫輩咸以文學顯名入翰林或曰是其應也張挺詩中流樹影驚遊鯉兩岸漁歌起暮鴉

麻姑雪瀑

龍門橋下有瀑泉飛流自半空而下聲吼山谷望之如雪近之如雷舊建濺雪等亭以覽其勝焉曾鞏詩飛雪一支天上來寒影沉沉瀉龍穴仙靈欲以怪動人山路先冬積霜雪

華子紅泉

麻源山谷之間相傳仙人華子期嘗跡焉于是其泉清瑩流于砂石間赤色相映隱若流丹謝靈運所題石磴瀉紅泉是也李秠詩一派寒泉下翠微彩虹飛出亂雲端紅流傳是靈砂液深處應藏九轉丹

從石天光

耶從姑山以其亞于麻姑故名從姑山巔有石巖中虛如室可容數十人傍有徑可以攀援而上下其間仰窺天光惟一線耳羅子濬詩山根出地盤千仞石罅窺天見一門

壽峯嵐氣

邑西南十里有萬壽峯于近郭為最高人跡罕到林木叢茂嵐氣霏微望之遠而益奇也甯道立詩潛通香閣和煙溼散入仙壇作雨霏張宇初詩東壁懸珠小閣寬宋有元和道院院後有閣夜連雲霧宿簷端林藏積霧宜關豹澗瀉驚風欲下鸞蕙帳含輝消晝緩蘭膏晻藹促春寒漫傳徐市窺蓬島何事瑤臺覓羽翰

太平鐘梵

寺唐建舊名顯源宋太平興國中例以年號改禪院額故有今名地夾雙江之滸沙鳥風帆煙雲出

沒四護則松篁椰柏蒼翠蒙密殿有古鐘相傳神冶其聲遠聞直至東界山乃止宋劉扶詩物外蕭然釋子宮樓臺雄壓郡城東江迴澄練浸碧落山答疎鐘飄遠風隔岸櫓聲喧暮角臥沙橋影轉晴虹可憐肝土無窮景盡屬高僧吟咲中

大富仙蹤

大富山在城東五里相傳浮丘王郭寓游其間故絕頂有三仙祠甯道立詩薫風酷暑吹我上層丘暫詣三真境翻疑六月秋長江天際遠列岫望

中幽把筆吟詩處猶如閬苑遊

形勝

盱水長流

盱水發源自廣昌縣血木嶺流二百八十里入南豐縣又百二十里至府治東南與新城縣飛猿水會又二百四十里入臨川與汝水合流注江或謂許旌陽與君與弟子盱烈斬蛟尋水源至此故名盱說文云日始出曰盱旦氣清明之意也南唐韓熙載云江南之盱村有老母生三子掛五銖衣遊

于物外久之能變化毋喜食魚日于黎沮澤中取二鯉數年挈其子登洪西山而仙去當時號盱姥江鄱道元水經云盱水出南宮而北流南昌西注贛水或云盱姥屬南豐謠為南宮耳諸說互有不同然攷之漢史地里志已有盱水之名而開慶郡志云其清濁髮眉其明照砂石與東江硝石水之色殊別又下流與臨川之汝水會合其清明之色終與之不同此其所以為盱也故從說文為是城東盱水之上舊有盱江亭唐置制使陳韡建南唐南城令徐寬脩韓熙載記云登臨之美茲為第一波搖沖融流光浮碧水之勢也榛雲凝黛屹峰凌岫山之奇也曉風清入夕陽娟來望之美也鷗來下擣鷗飛減沒物之麗也舟帆煙際漁燈小明夜不知其何其也張彥中詩煌波殘尾偏高地風月江南最上州

仁泉古跡

在宋司理院前紹興中司法參軍沈敘建井欄石上舊刻仁乎泉三字相傳有人入山遇仙死歸鄉

里非復舊時惟存此井尚可識耳弘治間入　益藩在體仁門內故刻尚存泉之茸湖郡城第一章偉詩仙客不談前代事世人寧識舊時泉

甑湖澄深

湖在東郭五里不通溪河地識云甑湖衝破狀元生後曾頻茂置花園于其旁引溪灌花湖忽為黎水衝破未幾張淵欲狀元及第正統七年又衝破而張昇生于是年後舉成化五年狀元黃敞詩云盱江號文邦此地應山識湖清纓可濯地僻石堪

梳上有讀書人青燈照孤燈一舉成大魁青袍換
雲錦浮照郡志云舊有坊曰狀元在城外水東士
人倪昌蔚請于太守池聖夫而名以張淵徽及第
實應龜湖之讖也張淵徽本南城人後分南城黎
灘鎮為新城縣遂為新城人

虎潭清淺

郡治東南迎仙橋下流溪中多石如卧虎狀溪深
積水成潭有龍居之地識云石虎潭填出宰相宋
紹聖中水暴至潭忽淸淺元符三年曾布果拜相

金華白雲

山在郡治東二十五里上有望州嶺嵯峩高出巨
石可登陟雲收日皎瞰郡城如在掌中故名今俗
呼嚴柞嵊是也由龍池山麓而上至長源盤曲十
五里山峯秀叠林木蔚深至絶頂或乘風飄颻如
遊太虛俯視城邑宛在畫圖諸峯羅列兩江環繞
誠郡東之勝槩也羅汝芳詩破甲曾見隱金華肝
上金華景亦佳瑶艸瓊葩春自渺青霞黄鶴路仍
賒松楸一望餘無際徧祿千年迭未涯益端王墓在故云
澤被含靈還處處暮雲長自憶仙槎

芙蓉紫氣

山在郡治東北十里名東芙蓉邑有西芙蓉故此
以東名也群峯合沓聯枝疊瓣宛若江上芙蓉吳
進士杜庠詩東上芙蓉十里遥盤廻路轉半山腰
火添石鼎煎茶葉水潤枯田灌藥苗松壑晝閑秋
早到竹窻風細暑全消道人愛客來登眺招我仙
壇聽洞簫羅汝芳詩兩江環繞郡治雄十里芙蓉
更水東紫映崩光霱藹碧連霞汞結玲瓏花明
太華還千丈錦簇耶溪欲萬叢醉倚吟聯高閣午
清秋剛喜接蓬宮

按太乙金境經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水之
山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丹霞小有洞天週廻一
百五十里則環府之山皆仙都也豈俟談圖景云
爾哉且志首星野終以形勝亦闔闢之象歸餘之
義也因附錄云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十六終

麻姑山丹霞洞天誌卷之十七

古燕羅　森約齋　　中州狄宗哲魯修　鑒訂
南州李明㮤大虛　裁定　都梁李正蔚豹采
記補　　南城黃龍明舜增補

遊麻姑山記

熊文舉（南昌人吏部侍郎）

盱遊訪故實維初冬蕩舟江流兩岸青蒼皆石田回
意過訾山停舟半月約朱遂初都垣夜話兩家子弟
具以世亂埋壁蒿萊相對淚盈於酒伏牛焦石征東

之甲馬貔貅燹煙數十里不起也入盱雨浪浪旅寓
悄如僧舍南城令李君約遊麻姑此亦仙境攝屐從
之過益藩故邸何王宮殿破碎頹唐陰房鬼火壞道
哀湍今古如斯能無潸歎透折原田及山之麓盤桓
而上五里一亭有雌雄泉界練雙飛是兩條寒玉倒
掛珠簾清泚高嚴對之神悚亭俯傾矣雪瀑依然誰
言有形皆盡者從此徑逶迤迴入家巷兩園橘柚
溪點芙蓉倩幽可愛上高甃禮麻姑仙金容靜遠鐘
磬沉沉相傳此即蔡經家未審以何因緣能臨絳節
旁祀五忠祠門深扃前有魯公手植松數年前一夕
風雷化去而碑板猶存南城令欽予小亭威儀舉舉
道人出金龍玉簡云是唐朝所賜金龍換矣惟留成
化年間取龍手敕金字數行壁間有蔣八公閣老題
字瑰異竊奇問道人此山以顏清臣壇記得名今安
在道人曰已付兵火焚燬矣予爲駭愕嗟乎此境此
碑淵淵金石仙去碑留遺蹤可攷碑復燼矣仙益渺
茫人生石火世際滄桑是仙非仙誰能不使丁令威
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皆非猶爲啾悼而況蹈年兵

燹便使麻姑再降寧不俯仰涕洟蒜色闵闵張孝廉
招茗飲于一僧舍數語而行半山放杖掬神功泉一
盃到口五內清泚此泉一勺之多旱不縮潦不盈土
人取以釀酒名麻姑佳醞予思名壇灰燼無片石可
與語獨此一滴清泉能洗吾塵土腸胃不待化醴矣
魚龍業力之徒勞也作麻姑遊記以示後之來者

遊麻姑山記

熊人霖（進賢人太常寺卿）

自二月癸巳至巳亥連霽皆丁酉歲清明後五日也
晨起從東門旅館覔籃輿度大德橋而南經太平橋

僱延石將竟中橋卓高亭方具檻礎宛若天官水中
柾也迤南門別平西經途間津於龍磜市氛遂遠。涂
在田中皆延石時久晴微陰望麻姑山雲氣冉冉、引
人勝境左右衆山層獻叠呈若將若迓而左則從姑
嶺右則赤門石觀音巖最對之令人神情開滌計違
中五里許得駱家坪坪上及左右各有屋三四楹農
者居之桐花稻秧與流水映帶從此涂多拾級、稍前
得魁父之丘透迤行白石岡子連三處其平廣差可
敞席丘于人坐也自此以往皆拾級登至山口有茶

亭旁一酒家酒薄茵可勞身若步行至半山亭有石
鼓四與似岐陽獵碣者昔人施游屐小憩而後人更
横二石磴其上憩篩衆矣皆微陰忽晴日光如駿從
亭中廻望下方諸山煙靄倏忽變遷疲人應接扶筇
歷岡轡數匝抵澗口則兩山左右壁中濆瀑懸溜數
丈輙亭為潭潭復懸為瀑如是者三四輙有巨石當
之泉激而怒復廻薄左右出大者若建五丈旗小者
若一匹練俗謂之雌雄泉也旁一亭酤酒合酒亦薄、雌
雄泉之中墀一石可坐數十人往好事者亭之令飄

揺矣然佳處正不在亭稍拾而上涂左方石斗出臨
澗柾杖于此見飛瀑煙分雨合蜺飲珠絡而遠樹遥
黛紫絲迸射從姑拱立于前明绪闊遠姑山之觀當
以此地為勝極耳東歷數十武有山梁絶巘跨瀑、顏
曰龍門然山石㟏岈頗障遠景惟俯視龍潭石泉、出
石罅菓勺許四時不竭是曰神功之泉酌者汲于此
云水重于他水十之三也余啖之良然水絶清、微有
澁味頗似碧巖梅雨不能如惠泉之甘也蓋泉行山
中或經產碧處故清有餘而醇不足齊民要術酒欲

儉甜法當宜釀但山旁之釀者秫麴取草具而市、中
亦未見有劉白墮其人甚矣時之絀也再上山漸開
曠有庵額曰慈惠門前故有大夫松傳為顏魯公手
植崇禎丙寅秋仆于風延陵吳使君更植小松補之、
今幹大一拱有半而稍前古松二株並峙者蒼翠森
挺幹大皆三拱以上高可三十尺殆明初物也、庵中
僧頗簡朴具筍蔌為飯相隨前過丹霞觀並一古殿、
尚弘敞中祠麻姑像雙髻左王方平像幅巾綸色右
蔡經像巾服乃似世所塑伽藍者大率皆臆成之廟

中兼羽士董一視史種蠶螺之田歲收十鍾未足克
腹而廟門偏右向益近年形家者取諸其迎水而于
嘗局面勢無當何若仍舊貫耶門前山曰五老亦臆
名之其以廟為當日蔡經宅者亦臆也且吾安知列
眞降蔡經宅者之非臆耶與使君碑去今幾三十年
尚云丹楹采椽亭榭甚綵今日皆安在哉蓬瀛清淺
千古興懷不朽惟在立人若彝公之英風正氣端不
與壇碑共磨耳

游從姑山記　熊人霖進賢人太常寺卿

從姑若從麻姑也世人多言從姑勝則以麻姑違城
半舍美人如浮雲可望不可攀而從姑邇于郡也花
影臨溪有目共賞余既度徐嶺徑青綏則晉陀嵐光
赤瑇霞色間有若遠若近掩抑遷延而姍姍其來遲
者從姑也駕未及稅恍如坐芳洲杜若中矣稅于東
郊從姑若矯首于右越二日天氣晴和輕彩從之不
五里而遙耶至山下山臨東江肝江間二水浮𡏖若
增眉黛而麓分溪又頗紆折似設帷幕而環[illegible]
不欲靚粧效洛神淩波其勝絕正在近遠間而世謊

所艷曰玉印曰一線天曰天梯曰米洞曰油洞曰奕
枰者耶之直如人所應有亦不必不有耳蓋山之巔
本圓而巔上皆巨石削成四方是世所稱玉印中罅
焉耶之若戶是世所稱一線天捫罅折而入稍鑿為
級可拾是曰天梯拾級造上頭復之坦坦是曰奕枰
降而左右沿之得二小洞其一洞氣如陳倉之粟其
一洞氣如戎菽之膏是曰米洞油洞蓋土本有稼穡
作甘之氣蒸發于石罅而陰洞漚蓄時有風從外襲
則內氣愈亨乃世言昔日有米有油為修眞絕塵之

士供夕膳晨餐者有賊丈夫慾取焉遂絕不復供特
齊諧之野語哉然孟嘗不貪去珠還浦三星在罶不
亦可為竭澤戒耶志稱山上有靈峯寺今特小庵架
翠微而庵中一二老衲椎樸督耕畬田見客不輟止
二沙彌導余登陟且迭為掖之不憚煩到方丈飯客
一蔬侍坐甚恭謹無他語凡僧所應有不必有殊喜
不累游襟也庵左為近溪先生讀書處後一小洞其
下有泉焉厥清涓涓其上若承塵之平耶之先生如
在焉而世傳先生初闢洞時擬議題數字于石踰月

再剔塵土則先有宇如所擬議者是又將以禪那再
來相詫乎世人所說開山掌故與橋亭之點綴磨崖
之題詠大抵皆在不必有之例余來時岸谷推移昔
鮮虧蔽而所逢僧皆有高座上人意殊快事也山前
俯一石阜不甚高而特起無所厲石鱗鱗如縠如波
又如覆蟠桃半核余名之曰石浪殆奇觀也撰杖而
出郎南走麻姑道矣以日暮且歸而他日偕賀子許
子重游之凡三往其游麻姑而過此者再一日訪圭
峯先生近溪先生故里又過此至南閣而返途中

多岬崎崍峙田中人家煙火時從幽篁古樹間出南
圍桃杏猶盛蓋東走閩中道也距城已三十里乘輿
欲尋勝畢姑巖而僕痛告歸南望叢峯岑嵂倚天奇
為壯觀友人吳子芳仲鄧子日生皆有園達從姑不
遠余夙來觴詠則暮紫飛落磔融矣已余從寓南台
山下山饒綠南門左翼也每旦登山則從姑晨粧如
英在宇詁曰始出曰盱古人于天地自然之勝夙有
會心乎南山景雲二寺不遠一里寺後古津斷橋小
艇飛檣對岈小有園墅是圭峯讀書處左有大阜高

秀瞰城堞志書阜為富當是南音之訛若閩中則盡
以阜為塢矣從寺後負松栝席草坐具有幽致何必
勞勞劾康樂伐山耶步而西四里過黃堂廟又西可
五里許即得靈谷自靈谷轉而南二里即得雲門余
凡再游別有記而開從黃堂折而北遂至鳳凰岡岡
為郡治之屏一望則城中畢取諸眼而故郡治占勝
蓋地脈從西北來先分一支從赤埽進入城為故荊
益宮殿實郡治之几案而郡治導鳳凰泉小溪為帶
從姑為遊案若故宮虛左僅僅中洲浮水上寧足為

藏耶芳艸萋萋惆悵何極酌鳳凰泉試扁曲茶良勝
而李泰伯墓在山麓泰伯與陳同甫皆儒者之他山
其集可遂令湮沒耶一日北過章山永壽寺登閣展
藏經是先朝勅賜璽書護持者故事得假鹵簿中旌
仗數隊為璽書護至今猶與梵藏幡蓋齊輝荊棘以
來此寺尚稱宏麗俯仰悵然寺後茂樹千章脩竹萬
个足供游息又北過萬年橋長虹臥波凡三十餘洞
闌砌白石齒齒嘆息全盛時物力之饒度橋為武岡
山山為郡治鎖鑰雄高足稱砥柱其牢堵之俛成德

殺于損益無關獨志仍俗訛稱爲烏江可笑山上小
庵祠玄武則衆勝畢收稍進爲東芙蓉山峻特有飛
葩吐蕚之勢至此北望伏牛石南望麻姑巖雖隔一
舍外而山光游宕逶集閒又循北而東而西則從姑
又若逆余歸也蓋余在盱無日而非游從姑也余怪
世人所言從姑之勝似尋香于麋響之廊而欲脂粉
相贈幾何不令山靈勒移文乎輙述此爲舄焰

游靈谷雲門記　熊人霖進賢人太常少卿

謝靈運麻源第三谷詩有石磴瀉紅泉之句而縣志

云西十五里有紅泉在三谷李泰伯擬詩云平生猶
未識紅泉今日纔游石徑邊半雨半晴秋別逕由來
無處可問眠志又稱縣西十里有三谷一谷在麻姑
南澗二谷在麻姑北澗三谷在麻源極北余初從南
行游丹霞觀飲神功泉始一谷耶然違城已二十里
而志一云十里一云十五里亦自矛盾從盱之高年
長者問津亦第以志爲答無確據余再從丹霞溯麻
源復以暮返張子道古居西郊黃堂廟旁[illegible]
巖可游也治具約程𢓜之廣文同往出門即望見萬

壽峰卓于東南十里而遠赤瑞石展于西一里而近
紅屏郎名赤瑞觀音巖卓于西南三里而近沿小溪稍行度
小石橋則西南群峯絡繹奔輳而皆若拱而前迎赤
瑞平若印而厥色如赭他山則作綠沉色蓋艸樹衣
之也又度一石橋則山多外骨而色多黝似古詩所
稱太陰雷雨垂又似大癡道人施焦墨作積鐵山圖
余謂張子曰昔與而兄官浙東恨五斗所羈咫尺失
天台雁宕今霞嶽雲黝奇得台宕于咫尺間矣稍進
則山族而一澗潺湲勺已而出山夾焉遊者亦勺巳

而入行至山麓斗絶不受趾輙絶澗而梁凡數百步
輙東西移而山屢折又多烟嵐蔽虧亦莫定其爲朝
陽爲夕陽也已度石梁鑴曰與雲升者指曰紅泉而
綠色凝碧豈在時紅樓光放映焰水中今破寺蕭條
煌景孤寂而梁石積苔亦深耶稍入舁人又指爲聳
子岡然山中岡巒更有勝于此者何必冊刻而劖是
求也且舁且步樹石紛迎或入人意中或出人意表
引人不倦不知應接之煩已而山石嶮㟭澗流讓而
益左伏循支山之足而山徑有石磴處忽見大阜窣

横峻絶無級可拾不能懸度而右爲高崖左爲連山連山之外爲深谷途窮欲哭矣舁者則伏而曰彼有實遂傴僂蛇行入行數十步乃見山外有田田外有山流水孤村藤竹交映山家衣服粧束悉如城市人稍進又得峻嶺梁而左水源嚙嚙聲若鳴琴㵎左右各有巖栲然翠微間左太常稍稍因巖結搆而所稱觀音巖者最大世說昔有大士說法于此今爲禪庵菴中祗一行者乃巖左一小巖尤奇勝六尺之亭象山轡合張子呼僮拾枯薪溫所携酒酌飲焉遍歷諸

峯復從來時路出至前嶺間程子笑曰淮陰少年胯韓信其可再耶出尋雲門路則日晡不能盡興後十日余乃携麥餅凌晨過張子趣行爲窮探討是日朝霞浮旭赤携雨具而行過黄堂雲氣驟族因假簑笠山家及紅泉天酸然雨矣度與雲橋石磴横出一枝稍左行里許又度一橋山色益深過行此石色純黑一望如墨咏山靜如太古之句實獲我心冒雨稍進頗極適得山村數家有酒可沽解杖頭沽以敵寒酒家當壚雛褐布然約練迫麻眉色楚楚亦如城市間

人也竟酒杖而行凡越數嶠皆行煙雲中不能盡悶山名良久至山岡一破屋古所謂雲門寺也寺中無僧祗一二種田山農居之擊石火爲余蒸麥餅飽餐以雨故得久坐薄暮乃歸歸則途中群峰絡繹向之拱而迎余者又若馳而送余往時舁者踢踶輙取山下路此行則山下竹刺篠稍雨壓里人遂取隔溪紆道看山較悉兼雨餘巖嶂黝黯與遥天蔚藍相盪于溪烟炊煙間山色得未曾有亦一快也大抵盱山之勝在色蓋山體多金水皺折艷秀頗似會稽山陰而

地脉蜿蜒從宜黄而來作雲蓋山而東而南而西則山幹與七閩分水故四方高而中央下厥形𣴎若他處遠山輒爲近山障惟盱則漸遠之地漸高四面之山層映疊呈山石具赤白黑山土或黄或赭樹青草綠而山氣近遠相盪斯紫碧萬態又越山之所未有矣余毎咏青山看景千重出之句賞之惟程子深以爲然在日習者反不能名言也將入靈谷賓旁一岡頗秀拔或是仙人輩子期隱處而比嶠之二谷當是雲門麻源極比之三谷當是靈谷古人毎自東徂西自

南祖比今麻源分水之春虎豹守之不可行豈安道可不必見耶兩溪之委東西流而大滙于南門、

○ 麻姑遊記　　鄭之文 真定太守南城人

遊愈奓游記尤愈奓日日此山水日日此登臨日日此神情人各一遊游各一記如爛熟故事先是作者不乏郝玄敬竅著近則陶周望袁中郎兄弟及吾師馮開之先生與吾友曹能始王季重黃貞父楊文弱、鍾伯敬諸君皆能點次摸画搜奇剔隱彷彿水經註、幾令山靈匿笑大抵石之古巖之幽壁之險洞之詭

箭之拔瀑之雄雲之幻泉之巧山水亦不能別創一格似乎千篇一律不特人之遊與記奓而天之生山水亦奓矣天台雁宕匡廬五泄瀑布之勝諸君人各爭評眼孔多大麻姑之瀑度不足當其一盼而能始季重貞父固常先後來遊者亦稱許不容口至其瀑之擊齒當胸沾衣濕履視他名山之瀑或遥聽或遠眺或斜睨亦似覺有徹長一勺泉耳渊不盈不竭鍬兩特勝俱嘆得未曾有至以三十里懸崕峻嶺忽平疇沃壤方廣千畝雞犬桑麻藪百家別一桃源其中

異境深入屢日莫窮珍禽怪獸奇花異卉山民屢代白首不識週廻數百里踰疆越界山外有山飛鑪峯直侵雲表此數則遊人尚未拈出耳所悵恨者碧蓮池一旱地松石太古五老峰下多屍氣棋枰牧徑斷山君晝嘯士人不好事郡非孔道不時得名人賞咏使者例遊松間喝道道士避去眞神功酒必不可得山間無一好亭子無一佳額聯瀑布石壁巉巖爲一郡倅倩無賴子鑿平題四大字爲茲山萬劫障耳是日天氣蕭瑟酒甚劣妓甚村肴核甚麁同遊者甚有官

套殊爲敗興天啓乙丑仲秋書于藕花深處

詩

五言古

姑游雜詠十首　王思任號季重山陰人

麻姑壇

年少著大言復樂爲小戲烹苓貢其嫂鋤薪脉厥弟
綠髮可垂腰頂中作丈髻此女未幻妄所賴顏公記

王方平行民間

沃焦度蔡經引日照陳尉不娓總真名是非殺儈鬼
七月作牛郎一斗攪凡水神偶亦潤色安用旌旗美

蔡經宅

蔡經猶介人止思麻姑爪癢背乃誅意一癢不可掃
漢帝嚮且能天台儷而嬲豈不共神仙方平代煩惱

顏魯公碑

但知魯公書不知顏記妙仙人儼從來彷彿聞語笑
莊列寫虛神遷固撮事要薦福拼留斷差強勝不俗

唐大夫松

竹亦可爲龍人亦可爲石想此蒼髯叟獨濛深山日
秦爵錯小兒況復署唐秩乃有胡中丞應身冒其質

鄧紫陽塚

盜藥可賜死亦即非真藥王喬尸不解玉棺亦凡槨
紫陽乞歸葬虎駕空烜燦學仙仍纍纍何數遼城鶴

葛洪井

寒峰丹氣深動彩雲花碎試問藥泉香何似麻源醉
花前蝴蝶飛月下枸杞吠不識葛仙人喜鬧名山會

雙瀑布

青天失萬峯白龍忽雙挂雷噉一何怒撒鹽萬斛下
疑欲近桑田故雨滄海瀉踞石告景斜觀化焉能罷

神功泉

氣化欲無形落地思天一此水託麻源在清不在力
掬手洗胃塵溪風方習習道士辱其名况釀波羅蜜

詩僧墓

宴罷月空明神仙長已矣一字作爰書堪勒高人死
是非倘不昧羞惡有如此紛紛壁上題名壽方伊始

麻姑山　熊人霖

瑤池西海外白雲何英英王母怡妙顏憐此塵中人
東過匡續廬南顧千鶱亭偶然眺茲地青鳥下雲岑

此中烏瓜女欣然得逢迎勞勞周穆王何似王方平

麻源第三谷追和謝康樂

熊人霖

尋雲及春晴煌嵐生遥艷一欹麻姑泉探源會幽甹冉冉丹霞來勝槩深相引丘陌原復曠樹石散以堅蛺蝶媚新枝竹雉期嶺薄雲纓危磴出沒玄猿逞山家細筍香薄酒無嫌冷伐山良以勞循溪信安穩

豫章王孫幼胥來肝見麻姑泉釀不敢嘗䲼獻尊人孔陽先生爲壽余美其事系之以

詩

鄭　溪　新城人副都御史

麻姑得道日鍊藥此山中姑齒昔尚少筱猶事不窮吼山吐飛泉泓渟瀉太空蕩邪復難老華滿表神功涓涓晝夜流疑與海眼通滄桑尚有變期之天地終王孫蘊靈氣吐論凛玄風枕中得秘術冥感來八公綽約氷雪姿暮年忽方瞳有子如更生不獨詞賦工黃金庶可成揮手出澒濛道逢麻姑仙宴集金銀宮中坐擘麟脯厭飫饌事豐芬芳迸内外不與世人同天漿出神瀵瀉作真珠紅執杓不敢嘗將以遺阿翁

洎囊藏滿斗千里命飛鴻開口未及嚥衰鬢忽還童習習毛羽生形若鸞鳳翀俯視世上事彼哉猶蟣蠓

五言律

步龍門橋有感　　徐　芳 南城人進士 翰林

不作天飛去清冷一水開樵漁憑嘯咏松石只潺湲
舊業殘爲雨新知半在山稍無且網返魚服暫開顏

庚寅夏同友姑山踏月　　徐　芳

懶慢經行怨猖狂夜坐同尋除夜半偶問祀取三忠
曲水小橋上輕香淡露中有年俱消息長此足飄蓬

從姑山　　前　　熊人霖

杜若春洲長尋芳問從姑路轉青有麥花重卵蜂蘋
拾級浮雲過排空海島孤香風吹不盡渺渺到蓬壺

從姑者從麻姑也爲之解

江鳥多賸從海燕不孤鳴誰謂神仙者蓬瀛獨自行
隔河聽貴姊躑水覺愁生莫是天孫女招携小玉清

登從姑訪羅明德祠　　釋炳峰 俗姓倪名嘉慶

縉豆已荒殘顏盜跳倚欄文章霄斗極氣節凜霜寒
江水誰同濯泰山空自攀緇衣有舊好遲欲授餐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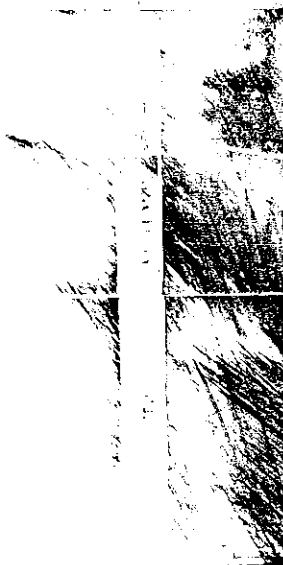
從靈谷入雲門　　章　憶 進士

野望如欲盡谷入有源開松徑相虬在人家在薜蘿
石橋流水遶沙嶼落雲多見說爭高處千今尚爛柯

姑山晚眺　　釋傳印 苞山庵上

出門一[illegible]眺[illegible]境廓然寧過青山盡水消綠樹全
入[illegible]路[illegible]無了[illegible]何處邊

七言律

遊麻姑山二首　　饒宇栻 鍾陵人刑科都給事中

城中只辨白雲橫到嶺纔驚雞犬聲雷雨晴邊穿峽
氣水田天外畫芝枅無窮萬物山前朽不死傳人山
後生山後山前誰得見追心五老木岭成

其二

離山數里即城門別有寒潭序石骨稅稻一秋番王
粒谿泉一國春雲滿田空鳥懶難通客松老鯨推幸
有孫數息丹霞默石史平生歲月盡茲村

七言古

登麻姑山弔袁烈婦墓　　祝以豳 湖東兵備副使

姑山幾點青欲飛肝水一碧漾玻璃空無熱名播竹
帛膽有嘉既歸矜禰胡娃嫁作李家婦所翁治賈不
治籍詐遺彼獲踞堂室嗔他鳴鳴須同綢繆籍此豈
不敢怨但許孤累片月知婿歸遣妾妾安塑誓死君
前與君悟君背從矜跨鶴乘妾留轉觸群飛怒誅苦
不從言不忍豈惜紅顏膏井斛斯時山川為震驚井

甃傾推井水涸彼獲斷鬬誅值承囊沙居火生無路
猳封積殖　國慈彰塗洛巷流天蒼茫消磨八載廿
珠在澄徹千年二水香曾讀遺編嘆異代乃今秉節
遊其鄉為弔麻姑甲青塚萬山落日松風颼精魄常
新天地老麻姑好遇談滄桑

釀神功泉　　熊人霖

仙人莫詫蓬萊山大地中虛脉迴環蓬瀛祇在此岫
丹霞洞天麻溪遶紛紜嶺氣割昏曉幾道清流來碧
澗岭岈天嶺勢交欹百丈懸湍飛復渟渟泓迸射白

于霞龍門之下石一拳自從盤古初元年直到今年
二月大片石之上一勺泉漢代乾封不曾乾命曰神
功非偶然偶然郎憶姑泉洒三十年來未曾有郡問
山翁能釀否山翁叉手前致詞昝年昇平仓盛時如
今荊棘生蔓蔓得飲曾問精與醇請君自汲此泉去
麯蘗斛揑參意制月明倘有搖鶴過問尊其說昇平
事

遊麻源第三谷雨中至雲門寺稍霽至華子岡　熊人霖

遊山猶讀古人書每至劇來慨乙之我來每恭三谷
好時時仗策不言疲初至龍門觀瀑泉巳如靈谷歷
幽蹊日落僕夫輙趣歸時或微風雨相催三谷相離
只咫尺如隔弱水雲忽霓三月將晦前三夕星光章
章明河白夙戒鑑輿不梱客馳過張子西郊側相呼
衆探古麻源靈谷溪流曾縉藏中路石梁歷以東溪
聲汨汨幽源出峰巒磊落不肯媚往往削成大斧劈
白雲帶山破水蒼黑雲壓空空欲滴乍扣山家命篮
酧幽典不辭風雨敝着屐帶笠上雲門蕭然古寺洒
冷寂蝿閑倚巖俯衆山翠竹青松掃空碧昔遊明聖
理山寺靜幽頗與茲山匹又曾采芭括山中鳥絕無
聲泉吼急自來入山不厭深山而得少由逢寄小揖
麥菜頓香廚正爾薦食者無繚由且哉給存櫟危棖
衣華子岡頭立

丹霞洞天志十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蕭韻撰韻字明燊南城人康熙中舉人明萬歷中建昌府知府鄔齊雲嘗屬郡人左宗郢爲麻姑山志久而板燬康熙中湖東道羅森復令韻增補成之首系以圖次列考表志記諸目而於題咏詞賦爲尤詳

東林書院志二十二卷（一）

〔清〕高廷珍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東林志序

憶昔先大夫秉鐸錫山蘭枝年甫及丱髫傳於來新清署知邑中有精舍名東林係宋儒龜山楊文靖公講

經設皋比處也時童蒙雖不諳所謂學而心竊向往之嗣後時見先大夫與邑之薦紳先生春秋釋菜講習論渡於其間莫知道南

之教澤實加而東林之源流
亦遠且長也聞嘗考之東林
自宋迄元頗廢於復宋後
及明之中葉端文顧公擇地
構工大興講席海內學者
雲集響應東林書院遂
與白鹿紫陽相鼎足左右
之至今事集其成者忠憲
高公也公爲儒者之宗循澄
遭絕不幸羅閹豎之禍踵

纍沈溺之遺躅時序以公
爲魁錯綱森立以啟明之季
世東林爲茂艸累而高氏
詠忠憲之烈遂以理學世
其家一再傳而忠憲之猶
子彙旃先生奮擇革出
力學技廣仍數既而脩葺
之設先賢木主祀其中
歲時俎豆不替是東林之得
留道脈於一綫者高氏力

也天佑我
國家聖聖相繼正學昌明於
時撫江蘇者有潛菴湯公牧
仲宋公孝先張公皆昭代鉅
儒以主持風教爲己任視學
講道必於東林五十餘年
之間舊業垂復泰逢我
皇上聖智天縱聲名洋溢聖
人之道如日中天東林之光
燭浩浩耀耀炳耀宇宙无論

豪傑之士感憤激發下至屠
沽負販莫不抵掌爭繪群
起羣愕艷稱東林遺事者
嗚呼天運循環斯文不墜東
林之在今日可謂盛矣年來
余僑寓梁溪卜築東河之上去
東林不過數武歲在庚戌予嘗
思紹往捷且見邑都人士考德
問業於東林者皆踵相繼思
欲登躡澤之堂入依廟之室

與諸君子互相砥礪而還朝
迅速多々采越明年辛亥初
陽刁公事
簡命觀察三吳振興理學加意東
林念舊志之未備捐俸重刊

而全匯於公留心於道共襄
墨峯發囑彙輯先生之文孫
家郡君偕其子婿廷琢與陞埭
計諸君子道統源流出處存
未散在史册者皆々載核往

置表揚論次彙爲一書俾
後之學者展卷而如在函丈
以此立懦廉頑百世之下比於
親炙匪興起抑不知其何如
也書成爲問序於余々受而
卒讀恍然思童時向往至今
髮種々而學不加進有愧諸
君子所揭橥又焉敢忽其
蠡測妄贊一詞顧自惟遭際
聖明廁身文學侍從之列親見

崇儒重道之休風則於此書
之成會當呈之於辰秘之
天祿為萬世龜鑑是余小子
實與有責爰綴數語繼先
大夫之志掛名簡末竊以自
幸云
雍正十一年歲次癸丑三月既
望
賜進士及第
誥授通奉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

左侍郎仍兼內閣學士教習
庶吉士瀨陽後學任蘭枝拜
書

東林志序

從來理學在天地閒其所以紹往聖啓來茲者必有數律人維持於其中

以闡發而倡明之而其傳始真是以後先媲美源遠流長肅烝嘗而光俎豆甚盛典也自東

吳篤生大儒涇陽高景逸兩先生遠紹道南一脉講學東林一時從遊之盛視鵞湖鹿洞有加焉其後教澤之所涵濡蒸為氣節蔚為事功徵為人品咸於東林有自起焉然則東林

之道脉實弘其間文獻所係不綦重哉先祖蒙吉公潜心理學著書立說常得忠憲高公遺書讀之喟然嘆曰此聖賢正派也置主奉之服膺弗怠瞻仰之餘因得神交於彙旃高先生

書札往來者十有餘載是以三吳學者羣相引重於康熙九年與祀東林得從高顧諸先生配食龜山先生歷有年矣承祖童年授業即熟識東林之有正學爲先祖所欽崇每於庭幃

侍訓時心切景仰
奈路途脩阻隔越
河山徒有志而未
逮時厪於懷恭惟
我

皇上御極之三年歲
乙巳承乏金陵上
邑因公赴蘇道過
錫城肅謁祠宇瞻
先人在天之靈慕

異地相推之雅派
連久之慨然念東
林舊志簡畧殘缺
宜增輯爲正學光
數年来楚南湘北

鞅掌無暇心竊懸
懸無從與力辛亥
冬十一月承祖復
奉
簡命觀察三吳得再

瞻祠下重沐前輝
而書院諸生叢集
會語釐訂遺規增
入列傳多篇朗如
星日不數月成書
凡廿有二卷一展
閱間頓覺啓迪如
新典型未遠道南
之脉始原於龜山
先生復振於高顔

兩先生者益昭然
若揭況列傳内躬
修炳如大節挺然
臚列愈詳薪傳愈
著豈非正學爲浩
氣之原篤信爲真
傳之本哉今承祖
又恭承
寵命陞任豫藩行將
捧遺編而惕惕誦

新志而惓惓佩服
不忘奉爲龜鑑後
之君子緫時地遥
遥無從得門庭以
趨闖奧其庶於斯
編頼文獻之存是
爲序
雍正十年歲次壬
子嘉平之月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

夫江蘇按察司今
陞河南布政使義
豐後學刁承祖步
武氏薰沐拜題於
姑蘇官署

重脩東林志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琦奉　命承乏無錫邑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先生所剏建而明大儒顧高諸子所修復以興起來學者也瞻拜祠下景仰久之

越明年大泉竇公捐修東林志邑之士以琦嘗與校讎之役不可无一言以序簡端琦自惟奔走仕宦不足以言學顧東林之源流與其廢興之故諸序言之屢矣又奚以

余言為無已姑舉平日所聞于孔孟者質諸東林諸子之原序以為士子告其可乎自孔門言求仁子思承曰明善誠身夫所謂仁也善也即性也故孟子弌言蔽之曰性善

盡之矣東林之學凡以復其性文章滋此出事功由此興窮神達化盡性致命之妙趣此臻離此而言文學則一變而為訓詁再變而為詞章辭枝綴葉其失也華而浮離此

而言事功財一變而為功利再變而為刑名慘急刻薄其失也靡而雜離此而言窮神達化盡性致命財甚者為佛老近之亦入于陽儒陰墨之徒閃爍近似其失也荒而誕

嗚呼明之中季聖學之不絕如綫詞章功利之習沒溺于人心伯安王氏從而矯出倡為无善無惡之說以提醒本來覺悟後多一時才將之士翕然從風而其流弊益深錮

而不可解於是有詆程朱之窮理為支離而其言性也骨入於窈冥荒忽自謂通脫透悟者矣有詆程朱之屋敬為桎梏而其體性也有流于縱逸放誕自謂圓融無礙者矣

無善是無性无性是無學嗚呼此顧高諸子所以懼而東林闢衛闢邪之功為不可已已也善乎高子之言曰如是之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始是之謂學本孫劉子之言曰

即性即心是為善脈无善無脈也嗚呼道脈自孔孟來千四百年而始續于程朱有陸氏者出而端緒稍殊矣賴朱子闢之而復疑於正叜三百年而姚安之說盛行延至龍谿王氏幾于猖狂決裂莫可底止微東林諸子其孰與正之此泉冨刁公表章前哲之心其闢於學術人心者甚大而非猶夫世之編摩綴緝者所可比也琦不敏謬從諸君

子後尋繹先儒之緒言孰華為之有餘惡焉謹書此以俟世之知言者

奉直大夫江南直隸通州知州前署無錫縣事胡廷琦相州氏薰沐拜撰

東林書院志序

自宋以来海内以書院名者不可勝數而東林一席實為洛閩道脉之樞其廢興之故所係綦重矣盖自周元公繼孔孟之道統于千四百年之

後二程先生得之以倡明于伊洛閩而龜山楊氏得其宗其學成而歸也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龜山往来毘陵梁溪閒講學于東林者十有八年于是由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傳至考亭夫子遂集群儒之大成為萬世理學宗主是繼洛而閩閩者東林也顧朱子之學歷元世百年閒雖有何王金許以次相傳綿緜延延不絶如綫至明弘正之

世則姚江之學大行而伊洛之傳幾晦東林亦廢為邱墟至萬曆之季始有端文顧子忠憲高子振興東林修復道南之祀倣白鹿洞規為講學會力闡性善之旨以闢無善

無惡之説海内翕然宗之伊
洛之統復昌明于世而龜山
承前啓後之功至是益大淳
公道南之語固先為之兆矣
然而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
為之後雖盛弗傳東林盛衰

之故係于道統者如此顧使
後世有文獻無徵之歎其可
乎則東林重而東林之志亦
綦重矣先是曾有劉志稿成
而未及刊布繼有嚴志刊布
而惜未詳備今中州大方伯

祁陽刁公秉憲三吳時惓惓
于東林一脉蓋公之祖明大
儒蒙吉先生為高子私淑弟
一人得洛閩正學嫡傳久配
龜山之祀故公每臨下邑必
展謁釋奠慮文獻之無徵惜

前志之未備爰命書院諸生
考稽故籍網羅遺文班序部
居釐為若干卷慎反覆校訂
可繕寫于是方伯公暨儀封
清恪公令嗣大參張公各捐
俸助梓以垂不朽於乎道脉

之在天地閒固如日月江河不可磨滅而其盛其衰若有數存乎其閒自孔孟後千四百年始有周程續其統朱子集其成又四百年而顧高振其緒中閒爲之樞紐使先哲

後賢若合符節者龜山一人而已則東林文獻之傳顧不重歟方今

聖天子接唐虞之道統明精一之心傳憫天下之士未能深窺性理義蘊

特頒諭旨通行訓誨勉以潛心正學誦法聖賢實踐躬行澄源端本

聖謨洋洋千載一時矣而斯志之成適際其會誠願讀斯志者于會語而見諸賢主敬立

誠涵養克治之實切于傳志而見諸賢行己立朝經濟氣節之實行于規條創制而見諸賢皆心大力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且遠所謂百世之下聞風興起者端在于是然

鼎方伯公所呂翊贊休明而
維持道脉者其切不亦偉與
慎也末學下僚得与技譽之
役以勸盛舉實厚幸焉是為
序旹
雍正十一年歲次癸丑仲夏

上浣之吉黔南後學胡慎拜
題于金匱官署

東林書院志序

東林書院片壤耳而海內重之者過於嵩陽
嶽麓無他自宋元迄今先儒之道脈於是乎
在故重也重則宜志志則何以使道脈不替
徵文考獻學者可以興焉爾也今夫天下名
山之有志也必令人展卷流覽輒欲不遠千
里而命駕焉按其紀載可躡屐而徧得其勝

循途歷級而直造乎其巔也則志之善者也
道南之脈之起於龜山也譬則南條諸山之
起脈於青城第一峯也喻玉泉以來蜿蜒鬱
積而發為顧高兩先生則衡嶽之鎮也其一
時應和從游之盛則廬阜諸峯之勝也徵文
考獻從卷帙得塗徑從塗徑得登躋不慮高
山仰止之思也苟但得其髣髴如三神山之

縹緲海外不可得而即則志亦不足觀矣東林舊有嚴氏志意主簡嚴觀者遂有精詳不足之憾祁陽醇菴刁公係忠憲先生私淑弟一人紫吉先生文孫淵源正學驗之政績辛亥冬奉
命觀察吳中甫下車即惓惓東林志乘壬子二月季方過錫猥以見屬末學淺陋於諸賢曾未足以窺見山足而何有於其層巒疊巘之高且大者乎然生長於斯少頗愛讀儒先書得藉是編纂以增發嚮往竊亦與有幸焉用是搜採羣書參互考訂朝夕相助則高氏和鳴季元之力也凡六閱月編成二十有二卷其間知不無紕漏受啞君子而徵文攷獻期於海內志學之士一展卷而從此可與則斯編亦未必無小補云

雍正癸丑孟夏錫山後學鄒三許獻

跋

東林志嚴佩之先生所編輯二卷先曾祖學憲公復續得數卷迄今凡六十年家君子每有志重修適壬子春聯易　刁公秉憲三吳展謁東林釋奠之暇過訪家君子謂前志未備宜增訂以廣學者觀覽益曰令祖文孝先生心師先忠憲又與先學憲往來問道切劘最深故惓惓於東林光篤時即以編纂諸事委家君子曰與鄉三許先生商酌焉且命廷珍及從弟陞臚列東林興廢之大槩諸賢衛道之鉅功為之誌使記輯遺規東林之志始詳且析凡六閱月而書成共二十有二卷而邑侯黔南胡公反覆考核詳加訂正陳之觀察使院嘆為大開生面正學重光癸丑春　刁公晉秩豫藩臨行捐廉俸付剞劂氏復得儀封　張大叅公共襄厥事而　胡公崇儒重道捐貲經理實畢力始終之方今

聖天子興賢育才於凡省會書院

特諭督撫酌量舉行各賜帑金若干俾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以儲

國家棫樸菁莪之選然則東林之志出行見雲蒸霞蔚咸得究心是書以求明體達用之學斯舉所關顧不重哉憶少侍先祖埜培公見四方之索是書者多嘗以增修補輯責在後起為囑不圖至今日而樂觀其成也爰述數語綴之簡末以志幸云

雍正癸丑四月既望東林後裔高廷珍和鳴氏謹跋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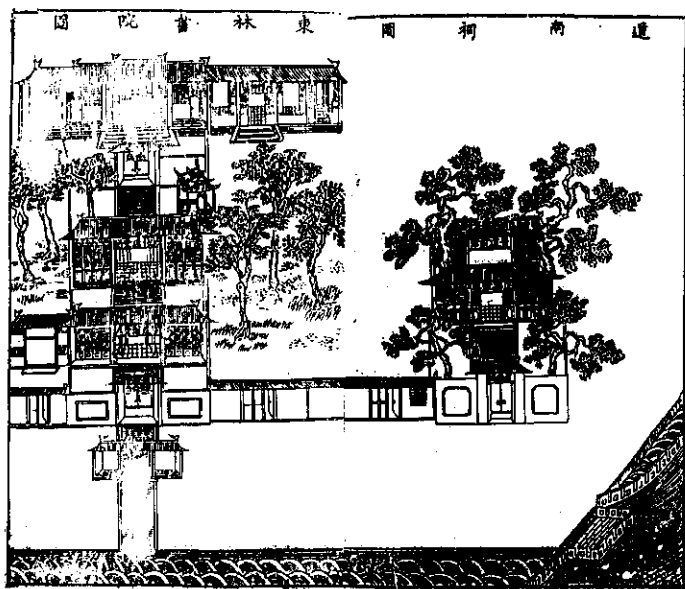
雍正壬子之春今中州方伯祁陽刁公方觀察三
吴念東林志乘残缺欲增輯爲正學光而邑侯胡
公留心斯道適有同志爰以編纂事商托於家伯
父象郝公維時陸与從兄廷珍適同硯席家伯父
即命共任校讎之役而折衷於許鄉三先生陸既
聞命乃作而言曰東林廢興之故其源遠矣其流
長矣今欲輯而傳之請商所以志夫志以明教也

跋一

非徒志堂室圖書什器之謂也昔先忠憲序劉本
孺先生志稿有云室敝可葺也器敝可新也圖書
敝可更也人敝則神離矣何以使人之不敝也曰
在學至哉言乎殆即今日之所以志乎用是搜採
群書參互考訂越半載而書成志會語而徵言大
義從可窺尋志院規而此身此心罔敢踰越他如
列傳多萹軼事數則觀於立朝大節伏處清操与
夫進道之階梯學力之究竟即知諸賢之所以教

吾儕之所以學而人賴以不敝神即賴以不離東
林志之裨益不已多乎顧或謂東林之重不以志
顯也則志非在所急噫是第知東林之重而不知
東林之所以重也今使諸賢之道統源流不亟爲
之較核位置彙而成書雖其出處本末散在史册
恐亦寥落而無存閱數年而老成凋謝尚有能念
先賢而談遺事者乎無有矣更閱數千年而典籍
磨滅尚有可摭往事而續薪傳者乎無有矣千百

跋二

世之下且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如人
雖欲重之又孰得而重之今則道統秩然源流瞭
如既至其地可接籍而稽未至其地亦可聞風而
起上以備
聖天子之顧問下邑侯賢當事之護持其庶於斯編
有厚望焉茲因剞劂既竣漫識數語於簡末矢毋
負先忠憲人還其人之旨癸丑仲夏東林後裔高
陸季元氏謹跋

東林書院志總目

東林自楊龜山先生講學後四百餘年遺址猶顯涇陽高景逸兩先生興復祠宇講堂而道南一脈大光嗣後更廢迭興歷可稽考志建置第一

書院之有志崇以明教為主非比郡縣名山之例故諸賢會約會語確係東林者決宜備載後學一展卷間卽不啻親切教聽於弟子班中則私淑之念當有油然而生者志院規第二會語第三

祠祀鉅典劉本孺先生志草具載釋菜釋奠儀物今仍之而以諸賢從祀緣起及官祭緣起添設牲牢緣起次第詳載志祀典第四

道南諸賢俎豆一堂後學仰止不知其人可乎原志止載八人後嚴佩之益以十四人蓋慎之也今據在祠從祀諸賢旣經士論公舉當道允行各有本傳可采概宜訂入以備參考志列傳第五

東林建造修復俱有賢當事擭持見道脈感孚無間先後彼此也志公移第六

書籍祭器向經毀滅克復舊物以俟後賢志典守第七

諸賢序記等篇具見東林源流興替之跡故於舊志所收之外復廣為蒐採增入若干首志文翰第八

諸賢生平學力具見著述其間有不能流布漸至泯滅者將使後學無從測其高深志著述第九

事蹟宜傳列傳所略彙入諸賢軼事而以東林軼事合為志軼事第十

凡例

凡祠宇講堂新舊規模興廢年月俱敘入建置至歷年修工佐餘
佐產嚴志別載義輸今附建置內而增以佐修若後人修葺之
功不繼則前賢建置之澤亦湮載此以俟續登方可歸然百世

凡會語的係東林定本止錄爾高兩先生侃侃衛道諄諄淑人一
段真精神尤令人百世可興也如端文虞山商語忠憲就正錄
等書不係東林不敢闌入至諸賢亦各有東林講語則俟他日
當彙為東林諸賢會語以傳之

凡諸賢列傳每詳立朝大節而生平進德修業之處則畧焉蓋史
傳體裁也今欲考其進道之階梯學力之究竟非有德有言之
君子不能知亦道不到故既載列傳而墓文行狀之卓然可傳
者謹倣伊洛淵源例并錄焉庶嚮往者從可窺尋為學工夫[illegible]

有誌狀詳核不更覓傳者傳亦無以復加也若欲稍更前後變
為傳體掠美市名則愚不敢間或不及采入全文則以管窺纂
補

凡傳文稱名從史例也有稱字稱先生者緣非史傳各照作者原
文未便改從一例

凡高子會語文翰軼事未見遺書者悉據未刻稿及親筆日記編
入

凡嚴氏所輯院規文翰等篇意主從簡刪削過多今悉考原本正
之

凡當道申詳移檄等文及士人呈請之辭並關興替載入公移而
惟事涉祠祭者別以類從編入祀典

凡文翰惟關係東林而作者分體入編如欲于諸賢集中擇其有
關世教精粹可誦者登入一二既恐掛一漏萬復恐美不勝收
故不多載以混體例

凡舊志序跋弁之首簡累頁太多去之恐沒前人撰次之心故如
劉本孺先生志稿罕傳高彙旃先生續志亦詮次未竟二書序
跋謹與嚴志原序並入文翰以志不忘

凡所標諸賢姓氏例宜從一祗因置主入祠時向有或字或號之
異故各照祠內某先生神位標稱

凡諸賢傳文誌狀之內所載著述從刪以另列著述一卷也倘有
藏弃名山寡陋失于登載者希不吝示知以便補刻

凡諸賢無全集傳世而所著詩文之類間有如吉光片羽不可磨
滅者倘既不便入文翰則採入軼事以廣其傳後學從此一班
可以窺豹

雍正十年三月上浣梁溪後學許獻鄒三氏高廷珍和鳴氏高陛
季元氏仝識于東林之再得艸廬

東林書院志目錄

卷之九

列傳三

卷之十

列傳四

卷之十七 書 啓 揭 贊 雜書

文翰三

卷之十八

文翰四 詩

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原韻
顧允成
東林新復龜山先生祠堂會講二首　許世卿
讀東林社中齊景公有馬千駟章講義偶成
許世卿
癸丑至日麗澤堂即事十三首　錢一本
至後七日聽啓新年兄講易奉和次韻二首　史孟麟
和錢啓新先生麗澤堂即事十首　葉茂才
和韻　高攀龍
和韻三首　張大受
和韻二首　安希范
和韻五首　劉元珍

和韻四首　鄒期禎
和韻二首　鄒期相
和韻二首　吳桂森
和韻　張雲鸑
和韻　華貞元
和韻四首　黃廣
和韻　錢學禮
季春既望東林聽講後用鹿游翁韻代講者述意
許世卿
東林習靜有感　劉元珍
同諸公集東林送吳叔美丈北對大廷二首　高攀龍
答東林諸先生原韻二首　吳桂森

麗澤堂祀事與同志共勖之　鄒期禎
東林坐雨　鄒期禎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十首　高攀龍
過東林故墟有感次闇翁葉老師韻十首　鄒期禎
丁卯元日謁道南祠懷高景逸先生　鄒期禎
元旦謁道南祠用去歲韻　鄒期禎
同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詩以嘆之
吳應箕
同次尾作　顧杲
巳巳春得表章書院之旨志喜　鄒期禎
直指祁公世培興復東林二首　鄒期禎
吳叔美重建東林麗澤堂賦此志喜　劉士彬

復麗澤堂次劉東渠韻　鄒期禎
答劉東渠原韻二首　吳桂森
道南祠靜坐　鄒期禎
季純宿東林過歲　鄒期禎
讀廢院詩有感十首　薛寀
追和高忠憲公先生東林廢院詩原韻十首　宋之普
乙未新復燕居廟成敬和忠憲先師廢院詩呈龔旃學憲
十首　秦鏞
追和忠憲先師東林廢院十咏爲龔翁表兄復建燕居廟
賦十首　黃家舒
東林廢院詩和韻十首　鄭敷教
和韻十首　周茂蘭

東林書院志目錄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一

儀封張師載西銘
伊郝刁承祖醇菴鑒定　　高　陞象郝
伊郝刁顯祖振菴　　梁溪高　樘象姚　高廷珍和鳴
燕山胡廷琦敬廬　　許　獻鄉三　高　陛季元　增輯
黔南胡　慎敬修　參訂

建置

國家建學造士士子或覩爲徼求利達之塗聖賢修已淑人之旨則荒焉卽先賢遺址建祠宇立講堂仔肩道脈啟迪英賢則書院者學校之輔翼也志建置

楊龜山先生祠在金邑城東隅弓河之上左距弓河右卽書院門一楹榜曰道南祠（蔡文介公書）左右聯曰伊洛淵源舊梁溪俎豆新入門爲前堂進爲祠堂皆三楹祠設几案五中奉楊龜山先生神位左右四龕奉宋元明及　本朝諸賢之位祠與書院並建於萬曆甲辰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普卽東林遺址爲堂祀先生而以喻尤李蔣四先生配不久卽廢至是落成天啟丙寅東林書院盡毀爲瓦礫區而道南祠以格於邑乘得不毀前堂匾四（理學宗傳上元令刁承祖題雖往開來尊李玫題正學津梁道蕙張師敬題邑道在是吳邑尊胡慎題）聯四（道敍東南一代師儒光組豆學宗脩闢四方賢哲共蒸書上元令刁承祖題道衍二程無吳學理宗一貫有其傳邑尊李玫題道幸南來溯本本原原洛水新傳延一敍思由北至書承承維維錫山組豆承千秋道意張師徽題伊洛道統自北而南先生實承前敘後沐澗心傳有一無二諸賢復尊闢行卻邑尊朔像題）祠堂匾五（洛闊中樞高世泰題輔翼孔庭宗究成其競題寧儒亮節道憲劉倚題伊洛正宗德憲湯萬題吾通前津泉憲才承祖題）聯二（特正論闊新經獨尊道楷如日月之中天道粹言續絕學遊啟儒宗若江河之行地歸莊題戰迴而角楊理一分殊之古丨八年春風化而泰神以肅洋仁至義盡之需兩三朝盛風辟雍泉憲才承祖題）

書院在道南祠之右門一楹榜曰東林精舍內顏洛閩中樞門前

木坊一顏曰觀海來遊徐邑尊日烱改建坊屋三楹入門爲麗澤堂堂三楹吳覲華先生重建北壁嵌石刻東林書院記歐陽宜諸撰石刻依庸堂記鄒南皐撰俱文湛持書進爲依庸堂三楹堂後廟門一楹顏曰燕居左右聯曰得其門而入不可階而升董玄宰書左偏碑亭一碑刻宋大中丞牧仲重修東林書院記入門凌級而上爲廟一楹設几案奉木主祀至聖先師孔子左右聯曰盡性至命立三才極繼往開來爲萬世師張琴書廟左右翼室各一楹其左曰典籍右曰祭器高彙旃先生重建又右一楹爲三公祠設几案奉木主祀郡守宜諸歐陽公郡守二雲曾公邑令平華林公三公皆有造于東林者又左三楹爲再得草廬皆高彙旃先生建舊制書院之前面南鑿池濟以木橋橋前廣道十丈有奇建石坊顏曰洛閩中樞曰觀海來遊坊前爲衢通左右止弓河瀕河而東

稍折而南亦濟以木橋院建大門二楹榜曰東林書院門聯曰此日今還再當年道果南兩旁翼房數間儀門一楹入門爲麗澤堂三楹左右聯曰願聞已過樂道人善進爲川堂再進爲講堂顏曰依庸皆三楹依庸堂左右聯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卽性卽天堂後廟門一楹榜曰燕居廟聯曰得其門而入不可階而升廟顏中和二字左右聯曰盡性至命立三才極繼往開來爲萬世師廟左右翼以樓祭器古樂器暨書籍悉貯焉堂左右有長廊通大門廊外俱有書室屬主院者各自營造天啓乙丑八月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然止撤依庸堂若燕居廟暨左右長廊書室賴忠憲保護獲存丙寅三月忠憲殉難五月初旬撫按檄邑令某盡毀聖廟書室東林遂爲瓦礫區戊辰崇禎改元二月御史劉公士佐請復天下書院奉旨各處書

邑尊江名日容捐銀貳拾兩　邑尊胡名廷琦
邑尊胡名慎

東林書院志卷之一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

院規

大匠之有規矩學者知守之吾儒之有規矩學者乃不知守之則前賢之條列者爲虛設矣東林會約一宗朱子白鹿洞學規而加詳焉聖人復起無以易也相與遵守而服行之則前賢之意也志院規

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

按東林落成於萬曆甲辰之秋十月徧啓諸同人始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東林講堂涇陽先生爰作會約以諸同志而景逸先生爲之序首列孔顏曾思孟明統宗也次白鹿洞學規定法程也申之以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衛道救時風詳懇到其闡提性善之旨以闢陽明子天泉證道之失尤見一時障川廻瀾之力是時海內論學諸賢各有宗旨亦每有會約而莫如此約之醇正切實者舊志[illegible]

愚惟孔子萬世斯文之主凡言學者必宗焉善學孔子則顏曾思孟其選也是故欲觀孔子之所以學與顏曾思孟之所以善學孔子當于其渾然者矣其渾然者不可得而見也當於其燦然者矣其燦然者又不可得而悉也於是擬其要而表之謹列如左

孔子

吾道一以貫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顏子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曾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性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愚惟古之立教者各因其質之所近而輔相之與其所偏而裁成之抑揚高下初無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綱大紀自聖人至于初學俱有不能越者則亦未嘗無定法也稽古昔述生民探典則秩彝訓約而有章詳而有體其惟朱子白鹿洞規乎謹列如左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已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已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

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賢希聖舉不出此矣東林之會惟是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顧欲講明而服行之必務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凡皆互爲維持俾明者常明行者常行施之永永而勿弊也具列如左

四要

一曰知本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繹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

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性者果何物乎於是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以學所以問所以思所以辨所以行者又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能自忠信乎行能自篤敬乎忿能自懲欲能自窒乎善能自遷過能自改乎處事也誼孰從而正道孰從而明乎接物也有不欲孰禁之使勿施有不得孰引之使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識則無往而非性也不識則無往而非器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識也饑食渴飲質質焉與禽獸並生並死于天地之間不識也蓋亦有自以爲識者矣而高之則虛無卑之則支離其識也殆無以異于不識也究其弊又有甚于不識也此無他其于學也以巳爲準而不以性爲準其于性也以其所謂性爲準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爲準于是妄開蹊徑上下走作或欲躍出

人倫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也或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而不研其精也無爲貴學矣夫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巳矣言性者亦一而巳矣不聞有異同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岐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于同中生異或于異中强同詖淫邪遁皆從此出不可不察也曰然則子何以折衷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叅諸人生而靜之上則冲漠靡朕方爲無善無惡之所影響而未有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叅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定所攙反出無善無惡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爲案相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

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視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異耳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視乎善君子好其實將日孜孜焉望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惴惴焉而不敢肆卽有非僻邪謬之干鮮不意沮而色怍矣是率天下而檢柙于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而凌空駕虛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以自恣于是親義序別信皆爲土苴無關神理學問思辨行皆爲桎梏有碍自然從上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切藐而不事矣是率天下而馳騖于善之外也兩言判若霄壤而究其利害亦相什伯千萬乃欲推此入彼援彼附此强而合之耶竊見邇時論學率以悟爲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別序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然思爲救正諄諄揭修之一

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不善之一言至以爲告子直透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于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據見在之跡若失之于修究致病之源實失之于悟所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是而猶致咎于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而卒不勉于弊何也本體工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夫既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說伸則爲善去惡之說必屈爲善去惡之說屈則其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必伸雖聖人後起亦無如之何矣尚可得而救正耶陽明之揭良知真足以喚醒人心一破俗學之陋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言難于瞞心附和反覆尋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弊又甚大耳是故以性善爲宗上之則羲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釋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之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指倘亦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之于善也既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相盡被埋沒此之于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者當之

而善之本位竟致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于性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鎡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槩而距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于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于性善而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謂性亡矣岐性善于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別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爲世道之害混性善于無善無不善呂嬴共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羲堯周孔之宗矣論至于此與其混也寧其岐也嗚呼此吾儒之所爲硜硜護持力爭于毫釐杪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爲遷就與世同其滔滔者也

一曰立志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貴于人莫靈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傑豪傑矣心欲超豪傑而之聖賢聖賢矣有不然

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貴耳幸而知自貴矣乃或遇富貴貧賤之交則動遇毀譽之交則動遇死生之交則動是情識可得而攪也又或憑一察挾一班語上則黜下語實則擴虛語頓則薄漸語方則左圓渾然之中强生揀擇是意見可得而攪也于是純者駁通者礙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卽有所就探之自家性命了無干涉總之浮生浪死虛擔一箇人名而已與所謂漫然者無以異矣豈不可惜昔孔子發憤至于日不食夜不寢孟子願學孔子卽伊尹夷惠猶然舍之而不屑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由此也夫非吾師也耶是故君子立志之爲要

一曰尊經尊經云何經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經程朱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教覺人心爲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諸日月焉非是則萬古晦冥譬諸雨露焉非是則萬古枯槁學者試能讀一字

便體一字讀一句便體一句心與之神明身與之印證日就月將
循循不已其爲才高意廣之流歟必有以抑其飛揚之氣斂然思
俯而就不淫于蕩矣其爲篤信謹守之流歟必有以開其拘曲之
見聳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矣所謂陶冶德性變化氣質胥而納
諸大中至正之歸其功豈淺鮮耶若厭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見超
是曰穿鑿或畏其方嚴文之圓轉以自便是曰矯誣又或尋行數
墨習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膠柱鼓瑟泥而不知其變是曰執
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一則曰
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䢖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年畢力
都付諸東流已耳然則承學將安所持循乎異端曲說紛紛藉藉
將安所折衷乎其亦何所不至哉是故君子尊經之爲要
一曰審幾審幾云何幾者動之微誠僞之所由分也本諸心必徵

諸身本諸身必徵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會願反而觀之果以人
生世間不應飽食煖衣枉費歲月欲相與商求立身第一義乎抑
亦樹標幟張門面而已乎果以獨學悠悠易作易輟欲相與交修
互儆永無退轉乎抑亦慕虛名應故事而已乎由前則一切精神
用事也由後則一切聲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
薰相染相率而入于誠矣所以長養此方之善根厭惟今日聲色
用事人亦以聲色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僞矣所以斲削此
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斯
之謂與是故君子審幾之爲要

吳桂森曰先生所謂四要者一曰識性繹白鹿洞規則可以
識性也一曰立志以聖人必可學爲志也一曰尊經以五經
四書爲常道而尊之也一曰審幾審當下講學一念誠耶僞
耶爲巳耶爲人耶四者入學最緊切關頭故提之爲要云

二惑

二惑云何一曰錫故未有講學之會也一曰創而有之將無高者
笑卑者駭是亦不可以巳乎請應之曰固也雖然龜山先生不嘗
講于斯乎二泉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
爲笑者謂迂濶而不切耳所爲駭者謂高遠而難從耳竊惟倫必
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懲慾必窒善必遷過必改誼必正道必明
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學者學此者也講者講此者也凡皆日
用常行須臾不可離之事曷云迂濶又皆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
能也曷云高遠此其不當惑者也一曰學顧躬行何如耳將焉用
講試看張留侯郭汾陽韓范富歐諸公何嘗講學而德業聞望照
耀百世至如邇時某某等無一日不講無一處不講無一人不與

之講矣乃所居見薄所至見疑往往負不韙之名于天下何也請
應之曰固也雖然假令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而知學不遂爲
稷契皐陶乎所稱某某等之病不在講也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
非所講耳夫士之于學猶農之于耕農不以耕爲諱而士乃以講
學爲諱農不以宋人之揠苗移詬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毀行
移詬于講學抑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當惑而惑昧也不必
惑而惑懦也協而破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謂二惑者一則曰講學迂濶而不切又高遠而
難從如朱子洞規皆須臾所不可離曷云迂濶夫婦所可知
能曷云高遠此不當惑者也一則曰學顧力行何如耳若講
之而所行則非何益不知此病在所行非所講耳豈得億逆
其行而先詬講學也此不必惑者也世之病講學者槩不藉

曰二端故為之破其惑云

九益

九益云何國家設學本教人為聖為賢非徒也惟是士之所習者佔俾所希者科名父兄師友之間相期相督不過如是而止失其本矣今茲之會專以道義相切磨使之誠意正心修身以求馴至乎聖賢之域而設學之初意庶幾不負一也善無方與人為善亦欲其無方今茲之會近則邑之衿紳集焉遠則四方之尊宿名碩時惠臨焉其有鄕黨而來者即草野之齊民總角之童子皆得環而聽教所聯屬多矣二也嘗試驗之燕居獨處了無事事操則游思易乘也縱則惰氣易乘也當會之時長者儼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後耳目一新精神自奮默默相對萬慮俱澄即此反念入微便可得安身立命之處矣三也至如家庭之間妻子之與狎童僕之

與偕煦煦耳親朋知故之往來溷溷耳又最易墮落也當會之時非仁義不談非禮法不動瞻聽之久漸磨之熟氣體為移肺肝為易一切凡情俗態不覺蕩然而盡矣四也學者第無志于道誠有至于道方當不遠萬里尋師覓友乃今一堂之上雍雍濟濟能彼此互相箴憚有餘師矣能彼此互相切磋有餘友矣聲應氣求隨取隨足道孰近而事孰易焉五也一人之見聞有限衆人之見聞無限于是或參身心密切或叩詩書要義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經濟實事或究鄕井利害益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覆累歲月而不得旁搜六合之表而不得遡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舉而質諸大衆之中投機遘會片言立契相悅以解者矣六也且是會也無謂每年僅八舉每舉僅三日每日僅數刻已也誠即是時反而追按其既往凡往者之所為探諸目今對衆一念能悉符合否必有惺然不容瞞昧者矣又即是時徐而預籌其將來凡來者之所為率吾目今對衆一念能不滲漏否必有凜然不容放鬆者矣然則只此數刻間即所以起舊圖新為衆身作結束而在會者務俾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常如會時亦總之了此數刻間公案耳豈非人生一大關鍵耶七也此猶就自家檢點言也而人之檢點我尤甚若曰是依庸堂中人耶庸言信乎庸行謹乎是麗澤堂中人耶願聞已過乎樂道人善乎又若曰是道南祠中所為齋明盛服肅謁八先生之前者耶異時孰當楊先生乎孰當羅先生乎孰當胡先生乎孰當喻先生尤先生李先生蔣先生邵先生乎夫如是其責我也不已周乎其望我也不已厚乎其愛我也不已至乎夫如是縱欲妄自菲薄聊自姑息庸可得乎豈非人生一大幸事耶八也吾見世之能自樹者亦不少矣或立節或立功或立言非不足

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然自道觀之猶枝葉非本根也會以明學學以明道從本根出枝葉而後其立言也聲為律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言矣其立功也日新而富有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功矣其立節也成仁取義浩然塞天地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節矣豈非人生一大究竟耶九也凡此皆致益之道協而崇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云九益者國家設學本教人為聖為賢非止科名講學庶幾不負一也廣聯同志二也指視森嚴三也整肅習氣四也尋師覓友五也廣見博聞六也一日之中可以按既往可以籌將來七也人之責望我者愈重八也我之自樹立者方真九也凡此之益陶鑄生平豈繫細事故欲人知所取

九損

九損云何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或評有司短長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已不平浮也或談賤昧不明及瑣屑不雅怪誕不經之事妄也已有過貴在速聞速改而或惡人之言巧為文飾怙也人有過貴在委曲密移而或對眾指切致其難堪悻也問答之間貴見偶殊答者宜徐察問者之指若何明白開示而或遽為沮抑使之有懷而不展問者宜細繹答者之指若何從容呈請而或遽為執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滿也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聽塗說略不反求莽也凡此皆致損之道協而屏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云九損者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悻也執是爭辯滿也道聽塗說莽也于此少不敬謹有不覺日入于損者故欲人知所戒

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深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洛而歸也程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淳公之言庶幾其知命歟先生之游吾錫樂而安之至歷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最爾東林屢廢屢興卽已大半落為僧區幸其舊地可復于是得以嚴飭廟貌率羅胡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于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羣同志友切磨其間遺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歟夫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讖中耶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于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眾大眾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夫東林之為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洛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卽應不介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遍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為維道脉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為會約儀式附刻于左

會約儀式

一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臨期酌定先半月遺帖啟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舉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為始餘月以十四日為始會各三日願赴者至不必過啟

一大會之首日恭捧
聖像懸于講堂午初擊鼓三聲各具本等冠服詣
聖像前行四拜禮隨至道南祠禮亦如之禮畢入講堂東西分坐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次本縣次會主各以齒為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眾已齊集東西相對二揖中末擊磬三聲東西相對一揖仍詣
聖像前及道南祠肅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肅揖用常服其小會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禮餘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禮

一大會每年推一人為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為主週而復始

一大會設知賓二人願與會者先期通一刺于知賓即登入門籍會日設木柝于門客至閽者擊柝傳報知賓延入講堂

一每會推一人為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而下講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

一會日久坐之後宜歌詩一二章以為滌蕩凝滯開發性靈之助須互相倡和反覆涵咏每章至數遍庶幾心口融洽神明自適有深長之味也

一會衆畢聚惟靜乃肅須煩各約東從者令于門外聽候勿得混入以致喧擾

一每會須設門籍一以稽赴會之疎密驗現在之勤惰一以稽赴會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將來之法戒也

一每會設茶點隨意令人傳遞不必布席

一各郡各縣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桌二葷二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桌加菓四色湯點一道攢盒一具亦四位一桌酒不拘意浹而止

一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故揖止班揖會散亦不交拜惟主會者遇遠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謁客至會所亦止共受一帖其同會中有從未相識欲拜者止于會所各以單帖通名庶不至疲弊精神反生厭苦其有必不可已者俟會畢行之

吳觀華先生申訂東林會約

恐按顧先生表章朱子之規詳矣確矣無以加矣然在今日時運既移造位亦別不妨因事丁寧共期永久遵行僭陳四款如左

一篤力行以宗教宗教者奉　涇陽　啟新　景逸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蓋東林之教源本程朱以窮理致知以居敬存養三先生用幾十年苦功而得之于性命之微修悟之法參究已極精辨析已極透定于一尊所以嘉惠後學者至徑至切今只須奉為法程盡力步趨實實窮理實實居敬若夫談空說玄之陋不惟當屏盇聽聞即如鵞湖姚江之辯亦不必更煩擬議惟并心一意確守讀書之法以求致知默觀靜中之體以為存養于以闡先生之教于方來是為今日第一義也

一課實功以窮經千聖精神蘊于五經顯而綱常名物精而仁聖中和無不具備用世者不明經以何為經濟求志者不知經以何為抱負所以卑言功利見惑異端病皆由此先生所以揭尊經也

顧其書既浩博其理更淵微若非寔下功夫勤以習之精以講之不能闚其藩籬何從窺其壼奧今須積年累歲立會講誦先易尚書漸次詩經麟經戴記期于必遍使貫串于胸中則出必為名世處必為真儒是為今日第一先務也

一絕議論以樂時學問二字原不尚議論維昔先賢間出清議以扶持世道蓋時或使然萬非得已如吾儕閉戶人也原隔霄壤幸逢盛世聖天子當陽登用必貞良宣布必惠澤何緣更有游鄉之論夫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自今談經論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譚有問不對一味勤修學業以期不負雍熙是為今日第一時宜也

一屏俗棼以盡分道義同堂休戚之情一邑本無不通然有道情有俗情何為俗情事涉利害勢切身家或伸抑鬱之思或抱不平

之感是也其端種種非可一二數夫布衣聚會既無馬腹之鞭居肆講求豈堪蠅營之聽故願會中一切是非曲直囂凌强弱之言不以聞此席凡夫飛書揭帖說單訴辯之紙不以入此門稍近俗塵一概謝却若云將來解紛善應之方請詳規中處事接物之旨誠以此端不杜則取嫉取怨興謗興尤流弊叵測先生九損中已先照破今更宜謹毖以安素位是爲今日第一禁戒也

高彙旃先生申訂東林講會規則

每歲春秋上丁日開講會友至仲丁日設祭先聖之後爲止凡十日依古禮三齋七戒之期爲十日講習之實

是日會友初到先謁聖次謁　三公祠次謁　道南祠講畢再謁聖俱行一揖一躬禮入座東西兩班　客東主西兩班中各以齒序不必東西走易　供書案　班揖　撤書案　班揖　客後至　班揖　勿亂威儀　勿私笑語　勿談時事　質疑問難俱于聽講畢後任從枚舉　遠客相訪即于會所答拜不必至客卅客寓通名只用單帖　每期會友必登姓氏以諗後日攜履　是日午飯後齊集座上只設一點充饑　爲遠客設饌止用四簋兩葷兩素不殺生酒只數行

按自顧端文公偕先忠憲講學東林歲有大會月有小會幾作會約規制森嚴高先曆王子顧端文公捐館天啟丙寅春先忠憲又罹難捐軀會講遂廢迨得表章書院之旨吳桂森太先生精嚴澤堂申訂會約因就而繼會復興厥後衆衣先生殁復臨曾經學忠憲公有志修復順治癸巳秋通常守宋公之普學劉云講道尚無享舍因就東林遺址搭蓋草棚會講曾向先指貫此晚急宜振興後死者不得辭責等語故于乙未春規則蔡菜恭居廟及三公祠祭器典籍再得草廬復申訂講會役淨紫紫縱時四方之來遊者雲集響應無異曩時迄今春道祖皆岿依然幾十年來寒家困乏或替皆守先學憲之遺訓也

歌儀

蒙學習禮者充歌生每歌魚貫升堂齊立對聖像一揖擇年長聲亮一人爲倡每句倡者先歌一聲衆生齊和一聲歌畢復一揖捲班散

歌詩

東林道上閒步　楊龜山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道萬叠松聲自唱酬

克已　朱晦菴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獨速　陳白沙

獨速溪邊舞釣簑月明醉影共婆娑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不用多

咏良知　王陽明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右七言絕句　歌絕句四首爲一闋或倡之每首末二句重歌

觀物　邵康節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秋日偶成　程明道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

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自豪雄

夜坐　　陳白沙

半屬虛空半屬身絪緼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神些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最得真

月夜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王陽明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右七言律歌律詩二首爲一闋或信之每首末二句重歎

按舊東林志載前賢七言絶句四十首律詩二十四首皆東林會中所歌之詩也原詩不能盡錄各載一闋以誌雅歌之風云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三

會語一

伊人往矣緒言可尋苟以藐藐聽之即耳[illegible]也只今開卷之餘將疑處作已疑問處作已問反覆相參寔落體究提耳之益不是過已志會語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上

甲辰計十則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人生天地間曰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喫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箇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丟在一邊的今有人於此羣居終日只

弄些閑口舌鬭些小聰明又有人於此飽食終日更不用些心做些勾當我替他計算他意中還過得去否將來還得箇好結果否聖人不以顯言數之曰當如何當如何亦不以直言斷之曰無如之何而但曰難矣哉所以使之惕然反求而自悟也誠能惕然反求而自悟即欲須臾安之有不可得而況終日乎如其不能即以此終身猶且茫然罔覺悍然罔顧而況終日乎此聖人之意也蓋一字之間含蓄無窮似微而顯似婉而直雖千言萬語何以加之其垂警深矣

細玩此二條聖人應是重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孔子與羣弟子講于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却囂然自以爲伶俐見孔子汲汲皇皇忘寢忘食略無休暇多嗤其勞苦至以戲

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為擻脫曾不知迂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險途勞苦者到底安閒擻脫者竟何歸着是則流俗之所謂難聖人之所謂易流俗之所謂易聖人之所謂難其見真天淵之隔也吾儕試各思之當與人群時免得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否當不與人群時免得無所用心否如其免得幸甚如免不得其與人群也便須斷送了一夥的性命卽不與人群也亦須斷送了一生自家的性命此聖人所以深為之危也

再玩此二條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間浮游浪蕩子一般此等人聖人何須齒着他當知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有作有為的學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無作無為的學問蓋學之多岐千萬不等而總其大都只有兩端高則空寂卑則功利如是而已聖人恐人失脚其中一一為之點破孟子闢楊墨比

之洪水夷狄猛獸本要形容他直恁地橫反覺得楊墨不是尋常人孔子只輕輕下一二語將世間種種聰明奇特各圖以其學鳴者無高無下都收入個中却把他品題得如浮游浪蕩子一般那種種聰明奇特一切掃盡更沒些兒氣焰卽使而人者聞之亦當啞然自失此眞聖人距詖息淫妙手也

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學有本領有規矩繩墨無求飽無求安本領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規矩繩墨也未知學人要看他規矩繩墨既知學人要看他本領本領不清食便要求飽居便要求安滿腔子都是俗腸何緣得有佳處縱去敏事也只是意氣上激作縱去慎言也只是唇吻上照管縱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響上步趨其與不學者亦何以異故聖人往往就此與人磨勘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于是見顏子之簞瓢陋巷則賢之見子路之衣敝縕袍不恥與衣狐貉者立則美之又往往以此磨勘自家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至孟子亦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何其謹嚴如此試觀自古及今其間懷才負智銳然以英傑自命者比肩而是究竟寔能大有建立的亦寥寥可數撥厥所由大都為安飽二字悞却然後知聖人之言直將人世間一個公共貼身病根拈出吾儕應須痛與刮除不留纖芥方可丁長孺講富與貴一章甚好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而猶妄意

躐郷道中此正討便宜的學問也

或曰食而求飽飽焉止矣未至于食前方丈也居而求安安焉止矣未至于千門萬戶也聖人何必過為之防曰人心如太虛纖翳稍着便為全體之累如何論得分數況乎充一求飽之心勢不至食前方丈不饜充一求安之心勢不至千門萬戶不饜涓涓放海星星燎原自應謹其微耳曰情念百端獨舉是兩者何曰以其切于人為日用之所不能免也是故于此無染一切無染矣于此有染一切有染矣切宜細細檢點連根拔去不可漫將大話籠過也

論語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鄒公寅山所著民之于仁章講義覼子意最真切子因問在座諸君子孔子明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何云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或曰死而成仁卽死猶不死孔子曰論理固然非事實也合得理合不得事聖人之言將無墮于空或曰此變耳不可以爲常也予曰常與變人世所時有合得常合不得變聖人之言將無墮于偏曰然則註說非乎曰這也泥不得曰然則云何曰味孔子語氣正謂世人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也曰試舉看曰水火生生之具人之軀命所關也仁生生之理人之性命所關也論眞心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心性命輕而軀命重于是向軀命一邊走則熙熙而來攘攘而往無不蹈蹶以趨至于犯危冒險公然以其身納諸罟擭陷穽之中略不顧惜向性命一邊走則乍而作乍而輟纔遇些利害便逡巡却步千思萬算要他捹却這身子去做他如何肯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蓋深嘆人之悠悠云爾記者得其意下文卽繼之曰當仁不讓于師蹈仁而死言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更尚有何物足以掛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脚跟十分牢寔這條路方纔走得到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更尚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方纔肩頭十分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此二語正與蹈仁而死同指蹈仁何必死志士何必在溝壑勇士何必喪其元只是辦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回頭轉腦半上半落耳象山先生云我這裏是鼎鑊刀鋸的學問卽此意也乃或自命曰仁寔不能不以生死繫念自命曰志寔不能不以在溝壑繫念自命曰勇寔不能不以喪其元繫念彼其意豈非欲而全而無害卒之時會不常事變叵測性性至于免不得死又成不得仁免不得在溝壑又成不得志免不得喪其元又成不得勇將無而失之也故曰以金注者昏以瓦注者明

矜伐

自高曰矜上人曰伐就兩字分看如此其寔一也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人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又曰矜字左從矛右從人伐字左從人右從戈乃人我角立之象其究也亦兩傷焉故自高者非特自戕賊已也人亦隨之矣上人若非特戕賊人已也我亦隨之矣昔程伯子論忠恕二字曰充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充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愚于矜伐二字亦曰克得去時天地變化艸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

程子曰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出來

孔子透體是仁孟子透體是義

乙巳 計八則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周聖因舉此一章爲問衆請究其說予曰此文義不難曉却拈出來作商量此意殊令人有省孔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下病痛一般今獨抽一邊說且以身所經歷爲證心是萬事萬物之主何所不統思是心之官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所不了乃曰無益不如學也此在吾輩各自反而參之史際明曰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于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麗澤衍

東林大會自去歲甲辰十月始至今歲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越之間一時諸同志翩翩駢集于是中丞懷魯周公直指淇園楊公觀察虛臺蔡公並移檄授餐邑侯平華林公復偕庠師全

初單公敬齋王公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不肖憲等相顧瞿然
以喜又悚然以懼喜者喜不見擲于諸君子懼者懼無以稱塞
當路之明德也退而作麗澤衍以請益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兌說也兌爲澤兩澤相麗互
相滋益生氣津津有說道焉此造化以自然之兌示人也君子觀
其象而以朋友講習講是研窮討論功夫習是持循佩服功夫曾
子曰以文會友言講也曰以友輔仁言習也朋友講習互相滋益
生理津津有說道焉此人心本然之兌恰與造化同符也謹衍其
說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離羣絕
類孤立無與的學問所以然者何這道理是箇極精極細的物事
須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這學問是箇極重極大的勾當須用大
家幫扶方可得手故學者惟其無志于道則亦已耳幸而有志于

道定然尋幾箇好朋友并膽同心細細參求細細理會未知的要
與剖明已知的要與印證未能的要與體驗已能的要與保持如
此而講如此而習講以講乎習之事習以習乎講之理一意敦修
兩下交發緝熙賡續循環無間于是礙者通混者析故者新相推
相引不覺日進而高明矣于是怠者起斷者聯生者熟相漸相摩
不覺日進而光大矣于是群一鄉之善士講習卽一鄉之善皆收
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群一國之善士講習卽一國
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群天下之善士講
習卽天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其悅當
何如哉有難者曰人倫有五君臣起是君臣相悅也父慈子孝
是父子相悅也夫唱婦隨是夫婦相悅也兄遜弟恭是兄弟相悅
也單舉朋友講習何居曰固也惟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各有專
主而朋友則無所不攝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兄弟之序
各有專屬而講習則無所不貫況事變之來千頭萬緒儘有上不
可言于君親中不可言于兄弟下不可言于妻子而獨可從容擬
議于朋友者人情之蔽千態萬狀儘有上之君親莫能諭中之兄
弟莫能論下之妻子莫能論而獨朋友能因機轉移者論至于此
然後知非朋友無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非講習亦無以成
其朋友也非徒然也君臣之相與也以敬勝父子夫婦兄弟之相
與也以愛勝勝則偏偏則弊亦必以朋友之道爲之調燮乎其間
乃克有濟故夫都俞吁咈則君臣之朋友也義方幾諫則父子之
朋友也鷄鳴昧旦則夫婦之朋友也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則兄弟
之朋友也于是以敬勝者因而有以聯之藹然相臨而不至于相
隔以愛勝者因而有以維之歡然相欸而不至于相昵于是君而

君臣而臣父而父子而子夫而夫婦而婦兄而兄弟而弟穆穆熙
熙分願各足天壤快事信無以加于此矣不肖等目擊龜山先生
東林書院蕪廢多年有槩于中賴當道主持修復竊常僭預其堂
曰麗澤蓋取諸兌左右題以樂道人善願聞己過兩言乃就講習
中舉其至切要者揭而標之時用觀省謂之樂必有一段踴躍鼓
舞油油不能自已之意謂之願必有一段祈求冀望喁喁不能自
已之意是又取諸兌之說也今幸諸先生長者不我遐鄙儼然旣
臨東林草木亦爲欣欣生色伏乞提之命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俾不肖等得以對揚訓奉楷模講之習之永佩無斁是舉龜山先
生道南之緒一旦煥然而復光也是舉一堂之上前後左右人人
與聞大道之要也所以功德我東林遠矣其悅當何如哉詩云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敢以爲諸先生長者祝又云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敢以爲諸先生長者報

高存之問子曰行已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士之上品而夫子獨以行已有恥爲首恥心是人人有的而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往往以爲無妨不以爲恥世人所恥乃在惡衣惡食衣敝緼袍與狐貉並立等項惟夫子左丘明獨以此爲恥可見人之所恥又各不同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于人大矣敢問何以爲行已有恥望明教之

孔子之告門人多矣獨與子貢論士提出一恥字乃是爲千萬世人起死回生存之發此一問且謂人之所恥各有不同又恐人于生死路頭認差了也這個恥來自丹田遍體透過極有精神極有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真是無堅不入無鋭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

所恥在不賢不聖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苟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還撈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所處在不富不貴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苟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並立不賢不聖之恥存于胸中即有不富不貴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不富不貴之恥存于胸中即有不賢不聖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知恥者于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富不貴之恥也孔子嘗自言其爲人也發憤憤與恥同一血脉恥者憤之根憤者恥之用憤要發恥要知發得時一憤便成孔子之聖知得時一恥便通孔子之憤此等精神直是十分精神此等氣力直是十分氣力竟其分量豈僅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賢于硜硜一項人而已哉吾輩試各猛省還能宗族稱孝否還能鄉黨稱弟否如其能之猶爲行已有恥之次如其不能去之千里矣嗟乎古之士以賢于硜硜一項人而已爲恥今之士至求其爲硜硜而不可得有過而詰之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內以欺已外以欺人偃然自處于稱孝稱弟之上曾不少遜焉此正市井駔儈者流耳尚何所用恥耶存之曰何以行已有恥愚竊謂有恥必自知恥始知恥必自知學始吾輩今日于此相與聚頭商量相與切心理會汲汲皇皇如饑如渴寔轉死回生一大機緣也珍重珍重

高存之又問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竊惟聖人所罕言所不語必有深意所雅言決非詞章記誦資人口耳津津拈出必有一段懇切爲人至意後人纔說詩書執禮往往以爲尋常無奇忽而不察聖人何不慮天下後世厭忽不察遞區區于先民尋常之訓守而不失如此望明教之

吾夫子贊易敘書刪詩正禮修春秋總是一個脉絡而獨雅言詩書禮也豈不似乎或含或顯或洩或秘分作兩樣曰利曰命曰仁各是一個端緒而均之其罕言也曰怪曰力曰亂曰神各是一個機緘而均之其不語也豈不似乎公私莫辨邪正莫別混作一樣且所雅言如此所罕言所不語如彼又豈不似乎株守尋常積藏妙密而于門弟子有隱也竊嘗思之矣學者之修虛馳而忽真修也久矣寧卑無高寧淺無深寧近無遠寧庸無奇庶幾其知返乎此一說也雖然是猶有高卑淺深遠近庸奇之見也究竟即卑即高離卑無高即淺即深離淺無深即近即遠離近無遠即庸即奇

雝庸無奇節之者一之也取之日用而有餘離之者二之也求之渺茫而不足此又一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提撕天下萬世者至矣此吾夫子之意也至于記者之意又不可不察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樹防且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于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至于不語怪力亂凡稍有執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却將箇怪力亂來與神配列而爲四意若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言利者等世之好語神者方自以爲心通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好語亂好語力者等其薄之甚矣于以見吾夫子之雅言乃所以爲高爲深爲遠爲奇而其言聖人之罕言語聖人之不語者反所以爲卑爲

淺爲近爲庸也此記者之章也其所以發吾夫子之蘊至矣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因甚如此說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而其開示來學則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必由于禮樂鳴呼微矣由洙泗以來凡幾千百年玄談奥論汗牛充棟求其善繼吾夫子法門者舍而先生夫誰與歸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凡做人須于起頭處便着精彩有一生之起頭則一生之吉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悔吝係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頭也雞鳴而起一日之起頭也這都是緊關所在不得草草善乎孟子之推言之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就一生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亶亶認取當初帶下的心至此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蹠之徒也是就一日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并令人客客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帶下的心那攙上的自然無所掛搭誠能勘破後來攙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無所混淆庶幾可保必爲舜不爲蹠矣此眞吾人喫緊第一步也愚請贅以兩言一曰起處一正便無往不正縱或有時而斜亦屬偶誤容易滌除起處一斜便無往不斜縱或有時而正亦屬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趣未定者願其審幾之早也一曰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未幾而壯矣壯不能復轉而少壯未幾而老矣老不能復轉而壯旦未幾而晝矣晝不能復轉而旦晝

未幾而夕矣夕不能復轉而晝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念哉念哉

就常情看一念之善未必甚有益一念之不善未必甚有損孟子却曰這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贊揚的至聖那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唾罵的劇盜是將小處說做大有人于此喋而譽之以舜必愕然驚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舜來我何敢望他喋而詬之以蹠必憤然怒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蹠來我何至便與他一樣孟子却曰兩下所爭不多只在利與善之間是將大處說做小將大處說做小所以教人之愼其始將小處說做大所以教人之思其終讀者亦會貼身一理會否

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雞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間字更覺十分細
膩

人只有善惡兩路既曰孳孳爲善舜之徒應曰孳孳爲惡蹠之徒可也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棄所有而殉所無違所好而趨所惡夫豈其情只緣他起了一點利心凡是但問孰是便我者遂向前孰是不便我者遂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既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多久之且移其好于惡移其惡于善至于有惡而無善矣故爲惡者爲利之標末而爲利者爲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于標末不若禁之于根本所以舍曰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此孟子救正之苦心也他日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求在我孳孳爲善之謂也求在外孳孳爲利之謂也如此則有益如彼則無益以見利之不可必求也再攷梁惠王以利國問則爲言利之必至于危國而繼之曰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者也宋牼以不利說秦楚則爲言利之必至于亡人國而繼之曰未有君臣父子兄弟仁義相接而不王者也豈不謂孳孳爲善不求利而利自至孳孳爲利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以見利之必不可求也大率利之一字入人最易惑人最醉故提出箇善字與利對言是將本心開發他提出箇命字與利對言是將造化攔截他提出箇害字與利對言是將禍患竦動他如是庶幾其有省乎此又孟子挽回之苦心也嗟乎一善一利我自爲之舜芳蹠穢我自當之吉凶禍福我自嘗之乃至費聖賢許多計慮許多說話也讀是而不動心眞麻木漢

丙午　廿九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章乃顏子深有得于夫子而極其形容之辭通篇只是一意不必分先難後獲看益仰之彌高是欲仰之而無由也鑽之彌堅是欲鑽之而無由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欲瞻之而無由也顏子以爲這豈是夫子沒箇好方法與我博我以文一些子也不少約我以禮一些子也不多可謂循循善誘矣又豈是我不肯着寔體會傳我以文卽文卽我也雖欲不爲之博不得約我以禮卽禮卽我也雖欲不爲之約不得可謂既竭吾才矣畢竟無如之何也是所謂父不得而傳之子子不得而受之父也而教窮是所謂知之

所不得而知能之所不得而能也而學窮越近越遠越親越疎不亦仰之彌高乎不亦鑽之彌堅乎不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乎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反覆玩味分明將吾夫子一片神無方化無體的境界信口吐出而記者特以喟然歎三字發端又分明將顏子一片默不能含語不能洩的境界信手拈出嗚呼微哉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歛功夫只此兩言括盡入道竅門卽博而約卽約而博頓宗也由博而約由約而博漸宗也博自我博約自我約時而出之了無方所圓宗也以博格約以約格博見其合則疑分之者之爲破碎見其分則疑合之者之爲顢頇孟子之所謂執一也

博約二字憑人如何看看得活時千經萬典都在這裏余偶讀易

而悟耳試舉其畧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引而伸之自一卦至六十四卦無不具有斯理也

太極渾然何博何約自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于是千變萬化紛然而出錯雜不齊惟聖人全體太極由此而下皆在紛然不齊之中或偏于陽或偏于陰偏于陽者能放而不能收偏于陰者能收而不能放博文約禮所以燮理陰陽還歸太極也千病萬病總之只此兩病千方萬方總之只此兩方至于斟酌先後調劑重輕存乎人之自審而已

問陽明先生博約說何如曰試舉看曰說云文也者禮之見于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又曰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于心而一本者

也故曰約是故約理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然否曰予疑之乎曰疑之曰何疑曰傳習錄言理只在此心譬之樹木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可見功夫全在根上如博約說功夫却全在枝葉上矣蓋曰博文必在于約禮而約禮乃所以博文也其可乎曰這疑得極是據愚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語渾成原是明白更不須代為安排布置翻入支離去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又見何等境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意若曰使回而天假之年不知直造到何等境界也所以狀顏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故知顏莫如孔知孔莫如顏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當時相與之際也

論語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曰道曰德曰仁曰藝循其名似乎有精粗曰志曰據曰依曰游核其功似乎有深淺聖人恐人泥而不察分而為二故于此合而言之蓋志道者自發自心銳然有以自奮是不待詩而興者也其次習于詩而興焉即游藝亦志道矣據德者自信自心凝然有以自守是不待禮而立者也其次習于禮而立焉即游藝亦據德矣依仁者自得自心怡然有以自適是不待樂而成者也其次習于樂而成焉即游藝亦依仁矣如此看來何精何粗何深何淺總來只是一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

成章不達

座中問此章大指何如予曰只是八箇字眼界欲空脚跟欲寔辥仲子聞而善之一日問曰這是舊說這是新說予曰都忘之矣

東林書院志卷之三　終

會語二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下

丁未 計七則

雲間張侗初太史過晛東林出弦歌樓記會示予予讀之有省以億測請正

記曰丁未孟冬望夕予同年錢用章讌會講諸公于虞山弦歌樓而令公耿侯為之主先是侯以重九會書院學道堂既別去諸公懷侯之教也至十月乃復薦會會畢用章觴而樂之是夕也集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四座清爽山光在牖月影在簾觴咏恬怡讙麼霏霏清音自和不以絲竹邑之士大夫喜曰美哉悅而羣君子之志于斯也已又喜

曰美哉南方之雝雝者歟樂而止和而有禮王教之盛也特予亦觀其美焉則諗于邑士大夫曰斯樓之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賓不能以告之主令不語于堂之人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孰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于觴咏讌遊之間而傳之然而所之者鮮矣則猶之乎一堂之講學也衆人以為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明分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于吾所講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則既以為今日未言及克已明日未言及主靜而自已當下之聖脉遂絕矣故吾以為不如觴咏讌游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已也主靜也而茲樓之集二者靡不有焉深盃綢繆高譚浹洽樂矣賓主之間誰為東縛而乃恂恂勠乎情止乎禮也杯則盃箸則箸矣此時有操存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四方之羣而至者貌不習也坐之一室而飲之酬之遺其形骸耳目而懽然羣油然無畀焉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克之容着力乎不容着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為學道人也即奔走而趨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洽而怡然無厭斁矣乎此誰為操之存之而克之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滿樓皆聖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咏讌游皆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着一操存克已之想舉手皆愆睢滿目皆胡越矣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處急認取所與讌之人能認取所讌之人則一堂講學口答耳聽莫不皆是特人處處自見刻刻常

新已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下功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時弦歌樓上宛然聖堂却不曾減得用章甕頭一滴酒也令公深于道而不得以傳會之人諸賓懷令公之教而不得有言以告令公非無言難言也夫與會者紀之亦幾于多言也已矣是月廿有四日記

侗初此篇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喫緊為人處却在認取二字益必如是纔有個分曉不至草草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益必如是纔有個歸着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有語予曰孔子猶曰操則存茲云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已茲云無已可克將孔顏出于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乃挖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既

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個初指也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個初所言是本體歟曰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爲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卻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弦歌樓之命個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爲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予試爲我參焉曰難言哉將謂因茲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爲客子語之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爲主人語之且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又安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豈非弦歌凡目遇之而成色豈非山光月影凡口得之而成味豈非用章麴頭酒精精微微瀰天撒地所在狼藉不少何獨于茲樓乎津津侈之吾亦不得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可矣若豈是認取本體其與擊盤爲日撚指爲月者亦何以異

故曰道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廢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子試爲我再參焉諸君子之雍雍于茲會也還看得個怠惰否曰着不得怠惰曰還着得個亢厲否曰着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弦歌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造次猶是顛沛猶是卽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孟子之所謂必有事卽孔子之所謂操顏子之所謂克個初之所謂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也何必曰孰爲有待孰爲無待作分別相故曰道正是功夫的樣子億測如斯未審荐得個初宗旨荐不得個初宗旨須索更爲我下一轉語方許再登弦歌樓也

附錄

高存之曰影子一語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樣子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功夫此義甚精非億測之所能及也王龍溪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于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正可與存之所言參看或疑焉予曰請再證諸陽明陽明曰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未達予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畢逸所云不做工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愼恐懼是本體卽不覩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功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畢逸所云不識本體的工夫也今曰不覩不聞是功夫卽戒愼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如此看來何等

分明曰然則影子之云幻相也樣子之云實相也于本體則以幻顯實于功夫則以實掃幻兩意亦互相發也予曰然君可謂能得之言語之外矣假令有人于此過而詰曰既是本體的影子曷云功夫的樣子既是功夫的樣子曷云本體的影子卽予亦何辭以對有友從弦歌樓來謂予曰樣子影子之說良善第意中尚未能盡了請爲我重宣之予曰請借子爲證子試想未上此樓之前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子試想既下此樓之後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覺得那時意思好曰覺得在此樓時意思好委如個初大史所言曰如此看來這意思恰是十分正當處豈得不謂之樣子雖然何其與前後不相應也可見這意思只是霎時間的事容易消散豈得不謂之影子友曰然則樣子之云專據見在而言也影子之云通焰過去未來而言也命之矣

讀侗初張大史會中語略

略曰東林會上諸先達屬不佞講不佞遜謝良久謹啓曰鄙見竊謂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眞法法都活句句都靈也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卽聞有問卽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是礙處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于先達之口又逐于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卽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

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眞如明鏡光光燦燦並無夾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我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先照便于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處下于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盎天盎地開闢一人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卽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着所謂神高于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皂厮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善而好察邇言眞是眞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處下于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眞秘密會中先達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詳繹此篇恰如向各人五臟六腑中在在穿過一番把他東馳西鶩諸般安排計較的妄情盡數抄破正是要爲各人顯出本來面目也本來面目何在曰旣云本來面目何所不在卽篇中已大段說明了也予往時在會下只要看座上諸公作何舉動諸所提唱作何分付旣退猶然默默追惟今日某公能覺我宿夢某公能療我沉痾復一一自叅自按有時當大暑中遍身凜如寒冰有時當大凍中遍身熱如焦火且不知作何究結而今讀至神高于賢聖處下于輿隸二語更恍然忽自失也願大家就此切身體會透出一箇消息來庶幾實實有受用處不枉這番合幷耳若逐隊而來

逐隊而去漫曰如是如是回家只剩得一雙空手何益何益

知味

座中講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三句高存之曰此所謂當面蹉過也予爲之悚然因曰今日之會正是當面的箇中何味不具能不蹉過否予聞水潤下潤下作鹹鹹能消可以破堅火炎上炎上作苦苦能勁可以持脫木曲直曲直作酸酸能歛可以攝浮金從革從革作辛辛能爽可以豁滯土稼穡稼穡作甘甘能平可以劑于過不及之間而約之中今日之會旣爾肅肅又爾彬彬旣爾融融又爾洩洩一舉動莫不凝目而覩也一談論莫不傾耳而聽也寧無有入焉而消可以破吾心之堅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勁可以持吾心之脫者乎寧無有入焉而歛可以攝吾心之浮者乎寧無有入焉而爽可以豁吾心之滯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平可以劑

吾心之過不及而約之中者乎在各人自味之而已予嘗一日散行至圃中見園丁墾土藝菜適童子摘二李以進因命以其一勞園丁園丁仰口承之予莞爾而笑園丁曰小人何知只道果兒須下了喉入了腹方是小人的予時不覺心動命再以其一勞園丁園丁謝曰請大人留用如何只管別人不管自家予時又不覺心動今日之會倘然當面蹉過得無反為園丁笑抑予亦徒言之耳又得無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如園丁所云也退而追記其語以自惕

讀琴川耿明府示生死說

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註以事親言海門周公曰此章之意蓋指自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而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為事親言莊

子曰吾以萬物為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沒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大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近此意倜初張太史曰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自夫子言生死而後之言者獨孟子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孟了都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真要人死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口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若在肢體心知上認過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有個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此形生殼子斷送過了無一些兒倚靠方謂之了此一件大事耿明府聞而善之于是座中諸君子各以其說遞相參證明府一一條答之萃成一編緘而示予予不能更有所加也漫題數字聊為蛇足云爾

予弱冠時遇玄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為之擊節稱善今讀耿明府所與諸君子往復生死說更懔然有省敢反而賡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不識可作是編註腳否也

又

予既已復耿明府尋繹念曰此猶是對治法非究竟法執對治為究竟其去道也遠矣然則如之何曰須是生死二字一齊放下如之何能一齊放下曰有個源頭在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便說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且無生死可言而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若曰那個是生那個是死那個死的要他生那個生的要他死恰好墮生死中也異日

尚當就明府結此一案

戊申 計十六則

讀錢漸菴先生空說請正

說曰弟子有問予曰佛氏說空宋儒闢之得否予曰夫子稱顏子屢空豈其與佛氏之空有以異乎弟子曰空等也有闢之有稱之弟子固不知其解第空而加之屢者易故予曰此是顏子之空未盡也若空盡即是太空之空何必云屢云屢者謂顏子此時未到心齋坐忘之境猶有時而不空即所謂三月不違三月之外不違未可必也弟子曰聖門之空與佛氏之空一乎予曰此以語末學支離纏擾之徒誠為駭聽若細思當自得之弟子曰佛之空老之無儒者所深病而予云云彼老氏之無亦無妨于聖門之旨耶予曰周濂溪無極而太極朱子力辨其說云無

極之無與老氏之無相去千里夫周子無極之無固無議矣乃老氏之無究其實歸于玄牝玄者無也而牝則有生生之意焉亦何嘗離有無而二之也論者不深究無之說而漫然議其無當恐亦不足服老氏之心然則佛氏之空亦從可知已蓋佛氏之空非果空也以空為空便是頑空即佛氏亦不取弟子曰請問空之旨予曰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空耶非空耶無可無不可空耶非空耶無論心境靜時湛然澄然乃謂之空即應事接物間步而不有過而不留無纖毫查滓得與其間豈不謂之空中庸一書到百辟其刑天下治平終歸不顯終是篤恭不顯篤恭非空而何蓋堯舜事業至巍煥之極若一着有心便是不空五伯假之只是出之有意此心不空耳故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言其空之至也人之心體猶兩目然目中瓦礫屑

固着不得金玉屑亦着不得倘曰我力為善而以所為善事擺胸中便是金玉屑矣可乎不可乎竊見世人好為名者終日營營了無息念固無足論乃亦有真心為善上為國下為民如漢宋之黨豈非君子乃執着一說而不肯俯心降氣員融其間終是其心體不空也只如韓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果能不執成說亦庶幾乎空之一節矣惜乎其他未盡然也故夫空之說不獨可以見性且可以䂓身可以蒞官可以理國理天下此豈一于墮空者耶佛家有云終日喫飯未嘗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掛着一絲頭得無與行所無事之說合乎世儒不將佛氏之書反覆參究而第見空與寂滅字面遂謂與吾儒相背力肆詆排此何以令佛氏首肯也弟子曰子之論空然矣乃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則性體又得無是塞乎予曰惟空乃能塞性體所以不塞者只為私意橫據于中憧憧往來而萬理隨之亡耳若心如太虛然太虛中形形色色何所不有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恕者去私之方也仁則萬物原備者無一不備矣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塞虛與塞一體也

竊惟空是狀吾性之不墮於有塞是狀吾性之不墮於無空與塞一物而兩名者也儒者以塞自居以空歸佛委非通論第當論其所謂空者或同或異何如耳然而論至于此又非須臾可了今姑以兩言剖之果異耶固應畧之不待執我之所謂空格彼之所謂空果同耶但明吾之所謂空而彼之所謂空自不能外矣亦不必借彼之所謂空證我之所謂空也未審然否敢請正

翁以無善無惡為空乎愚竊惟言空莫辨于中庸矣然而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塞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故篇內曰明善曰擇善曰得一善數致意焉非強人增其所本無直恐人關其所本有耳若曰不當以善事置胸中勿置可耳并善而株連之是懲噎而斷喉非但廢食已也至于執着一說不肯俯心降氣竊恐真真為國為民者當不如此此正不免墮入惡道去何善之云未審然否敢請正

金玉瓦礫之喻驟聞之似為有見再檢之殊覺不倫然而千百年來聰明伶俐漢都被他瞞過何也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皆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為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為

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竊意借眼喻性卽如所云喜有喜時的眼怒有怒時的眼以此爲善惡之比猶屬第二層事等于告子湍水東西之說况今擬諸金玉瓦礫有何干涉然則當何如曰性以善爲體猶眼以明爲體此體萬象咸備曰塞此體纖塵不着曰空所謂一物而兩名者也厥有崇無妄生分別總爲性體之障耳未審然否敢請正

非翁謂孟子原未嘗直指性善只道情善耳據其言求之豈不信然第其所以如此者正謂性微而情顯微者難見顯者易見爲未知性人設方便耳若自知性者觀之且不待取徵于情也况可認其只道情善又可泥其未嘗直指性善別生擬議耶敢請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欲于此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

體以知用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洛中牡丹趙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堯夫曰洛中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通乎此可與言性矣未審然否敢請正

翁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于是天下所謂善獨不謂善天下所謂惡獨不謂惡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非但區區議論之得失而已也未審然否敢請正

說者皆謂孔子曾問禮于老子何嘗闢老子然而以德報怨一語實出道德經其意主于平等寃親正與無善無惡之說相表裏觀孔子之答或人一則曰何以報德一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亦何嘗草草放過也試令老子聞此語還肯服否孔子不能服老子而欲儒者服佛氏此必不得之數也吾儕只論道理何如耳豈計其服不服哉且佛氏之空果與吾儒不異乃其棄家入山等三綱五常于聲色貨利一槩而掃之何也亦還能服儒者之心否敢請正

又

奉教而歸取所賜性學總論讀之大都翁之言性也無則并善亦無有則并惡亦有又謂虛明湛寂者性圓活流動者亦性故遇善卽能爲善遇惡亦能爲惡于是愚之惑也滋甚已而讀至人心道心之辨乃始釋然其說曰人心無定也道心有定也性道心也心如水性卽水之澄徹處凡水之渾濁者不得而比之也心如鏡性卽鏡之明瑩處凡鏡之昏暗者不得而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乎善不雜乎惡道心也何也道心有定也能爲善亦能爲惡人心也何也人心無定也翁而以人心爲性也卽告子諸人之說吾且

不能奪之矣翁而以道心爲性也尚何疑于孟子之所謂善哉敢請正

再讀漸庵先生會語

會語云有問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予曰性體寂然湛然固是無惡然善亦不可得而名故云無善無善無惡正所謂至善也曰告子以無善無不善論性孟子便謂其率天下之言而禍仁義今之說得無與告子同乎予曰正不與告子同告子無善無不善云者直觀性爲渾然一物原無仁義在其中故有杞柳桮棬之喻若乃陽明無善無惡之云正謂性體虛瑩湛寂如太空然太空中無一物障礙亦無一物不化生其間吾性四端萬善測之不見其形涵之自有其理所謂天下之大本卽在未發之中此之謂也若執性指之曰此爲仁此爲義此爲禮智信孰是

仁義禮智信而可執着爲有如孝已執一孝尾生執一信便害了多少事舜之所以不告而娶與夫堯不能舉之十六族而舜堯不能誅之四凶而誅俱從自家一點虛明中變化出來倘執曰娶可無告乎堯之賢否是非豈不善而我可顛倒爲乎則是便爲善所礙矣故夫善不可執正謂性體虛瑩原無善不具而亦原無善可名也豈與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同乎哉夫子告子路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剛皆示以不學之蔽正恐人之執着仁智等爲善而欲學以反其虛明之初也願知道者察之

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書曰善無常主是以條件言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以統體言條件之善不可執統體之善又何嫌于執也雖然此亦就字面上擬議而云爾會得

時言仁卽性之全體在仁言義卽性之全體在義言禮卽信之全體在禮言智卽性之全體在智有何剩欠若認定是一偏之物孔門不以仁爲宗乎孟門不以義爲宗乎程門不以敬爲宗乎王門不以良知爲宗乎豈皆秘其全不以示人耶竊恐此說亦不必執也至引孝已尾生爲證葢疑孝已爲孝所害尾生爲信所害據鄙意還是孝爲孝已所害信爲尾生所害耳未審然否敢請正

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孔子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極有斟酌六言猶六字葢所謂名目云耳好而不學只是好個名目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實心體究于是而執正行則泥于此不執旁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由不好學生非好德生好德非蔽徒好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爲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向來亦曾有是說仔細推敲畢竟不免費個轉語便不自然今姑無論假如有人于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不同也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之爲我不同也翁還肯之否程伯子云凡立言涵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必援孟子之所力拒還而翻孟子之案得無犯此二病乎敢請正

又

蒙翁指示業條列以請已伏而思之古之言性也出于一今之言性也出于二夫既謂之性安得有二當是各人認取處不同耳出于一純乎太極而爲言也出于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葢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于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

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卽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縱諄諄然遍人而榜示之曰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且以無言性直無到善其無也荒以有言性直有到惡其有也雜縱爲之妙其形容曰虛明湛寂還在若離若合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虛明湛寂而其爲虛明湛寂也昭昭矣之兩者宜何從爲緣此處是吾人一大頭腦又是當今論性家一大公案遂不覺其瑣瑣惟翁始終不吝裁正是荷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頭赴虞山之會座中有問誨女知之一章應之曰此言知在心不在聞見乃易簡直截最上第一義也是知也與是禮也一般全要看一是字衆曰然至舟中覺胸中未大穩在旣抵錫晤高存之復

相商確論次忽流出一機因曰昨所講似是而非正嫌不知為知之中了也存之曰何予曰聖人遇何等人便識他有何等病識他有何等病便下何等藥節宣補瀉毫髮不爽今把提醒子貢的話頭移在子路身上便不着拍試看子路與子貢行徑是一樣是兩樣存之曰恐不同予曰然子貢專在聞見上着力故聖人特以多學而識挑之為他掃去子路却非瑣瑣要廣見聞者觀其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只是他心粗信口便說不肯沉潛理會耳竊以為泛泛看來徧物而知則難知的曉得是知不知的曉得是不知似易雖愚夫皆可與能細細看來知的曉得是知則易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却難雖賢者亦多錯過且如子見南子必有個該見的道理在子路本不知也却便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必有個該正的道理在子路亦不知也却便以為迂至于佛肸之召則曰子之往也如之何公山弗擾之往則曰末之也已壹似通達世故諳練人情胸中了了無待斟量擬議然者此正不知為知之也孔子見其每事爾爾要一一只正他如何救正得許多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針曰誨汝知之乎所謂知之云者非可憑空胡亂杜撰非可臨時造次主張須是我這裏光光淨淨一切呈出本相没些子遮蓋在那知不知處清清楚楚一切還他本相没些子鶻突在乃所謂知之耳故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若但任自家意思見以為如此便道如此見以為不如此便道不如此自汝視之橫說豎說何所不可何等惺惺自有識者視之都是揑支吾也註云子路好勇蓋有強不知以為知者因此向來俱說知之便認個知之不知便認個不知莫得自欺竊意子路是直的人恐不至強不知以為知瞞心冐認還是那知不

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等看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而為字須貼着首句知之兩字說方有下落如註說似乎推深了一步却不曾打着子路真痛癢卽子路聞之亦未必肯心服是反放鬆了一步也蓋子貢之病病在泛濫則欲其反到約處討個歸宿無泥枝葉而忘本根子路之病病在鹵莽則欲其反到寔處討個端的無徇影響而迷真際症候不同用藥亦別故夫子于子貢之多學而識旣非之于子路之何必讀書又佞之一撿一縱各有攸當使必桎梏見聞槩與破除只是個死方子如何活得人盍再徵諸不知而作章不知而作正犯了不知為知之的病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便是不知而作的藥緣此等人方務作聰明好自用見謂就手拈來頭頭是道偃然以上知自處遂不免墮坑落塹去諺云扒得高跌得低此輩是也所以特特為下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做些鈍根的功夫庶幾退步處卽進步處耳謂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其始入門不能無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今人將這次字說得壞了以為專求諸見聞之末比于玩物喪志審爾是乃知之蠹也吾夫子安得輕以知之次與之且不觀夫子之自道乎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凡此皆吾夫子身親經歷過來特拈出示人其意蓋與不知而作章互發是則雖聖人猶然做次等事也況其他乎乃欲獨信自心舉聞見而一空之竊恐狗內遺外其弊亦與狗外遺內等究竟脫不得不知為知之五字也存之曰如此校勘這五字隱是世間通病其幾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子路身上吹求予曰善初謂是知也與是禮也皆直指本體之辭今看來又

須識得入太廟每事問乃真不知爲不知者于此認取是字方悟
并功夫亦攝于其中方悟這話頭極易簡又極精寄極直截又極
周緻極能開發人又極能磨鍊人展轉玩繹真覺意味無窮耳苟
不求其所以但見聖人曰是亦隨聲而和之曰是夫豈特草草看
了這知抑且草草看了這不知以爲最上第一義吾夫子其首肯
乎否也

又

或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說者以爲一求諸內一求諸外兩下正相反
今合而言之何也曰這裏各有個意思患人之專狥聞見也故以
爲而下正相反欲其無舍心而逐物患人之專掃聞見也故合而
言之欲其無私心而自用會得時寔並行而不悖也看來知之次

次字甚活乃可上可下之辭陽明以爲第二義亦是第下語覺稍
重耳蓋良知無待聞而知見而知有待有待者安得不讓無待者
爲第一義究竟聞而知的即不聞而知的見而知的即不見而知
的原無二物況多聞而擇便不落多聞多見而識便不落多見其
亦何嘗非第一義也陽明只要人識取頭腦故于此特致抑之之
意庶幾聽者因而發深省耳切莫錯認曰何謂可上可下曰識得
頭腦這個知便是德性之知直透向上一層去不識得這個知只
成得聞見之知而已行不免流入下一層去矣如此理會這次字
何等含蓄大能陶鎔人在彼執一說以相格者或失則蕩或失則
支均之未達吾夫子之圓指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四 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五

會語三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

先生曰所謂妄者亦是本心也所謂昏者亦是本心也但人不曾
覺耳一覺即昏與妄便不見也譬如此掌正則本心也反則昏與
妄也只是此掌也

先生曰論學則必以知性爲本論性則必以復性爲本

彥文問曰荀彧何如人先生曰這樣人算不得帳不過曹操一謀
士耳彥文曰彼不喜操加九錫而爲操所殺此意何如曰這還是
他知有漢處他不認得人知漢而不知操總之只是見識淺陋故
失身而遭戮

先生曰聖人正脉只以窮理爲先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苟不

窮理便有破綻朱子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處惡即生焉以爲自
欺之主譬之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知也
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

先生曰上下遠近智愚之分也夫人之心念念明徹則漸近于堯
舜一路故曰上念念迷昧則漸近于桀紂一路故曰下又曰善不
止于至善則其知猶可移于惡惡不至于極惡則其愚猶可移于
智所謂不移者只上智與下愚耳

彥文曰近看二程先生語錄開口便教人讀論孟今日看論語夫
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程夫子解云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
君盡禮小人以爲諂彥文思之真有味也先生曰聖人之言大抵
如此皆慨嘆之意也曰我愛其禮曰是禮也曰拜下禮也曰事君
盡禮聖人處處見禮他人處處見物

先生曰事卽是學學卽是事無事外之學學外之事也然學者茍能隨事精察明辨的確處之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盡性之學若是箇腐儒不通世務不諳時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國而害一國當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學之道先致知格物後必歸結于治國平天下然後始爲有用之學也不然單靠言語說得何用

彥文云老師詩云本體覩聞爲入竅工夫戒懼是天然二句彥文思之真妙也先生曰爾看不覩不聞時有何色相可是冲漠無朕否人于不覩不聞時此心無所思慮便是本體卽是吾人本色何等戒謹恐懼故曰天理之本然此處認得真却無差謬彥文曰如此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也夫子所云工夫戒懼是天然也又曰不是天然戒懼便有害本體所以戒謹恐懼而曰乎其所不睹

不聞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述且著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可用心何也著述者乃不得已之言也亦是不忍人之心吾人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筆之于書以公後世無益身心之贅言又奚著述哉

先生謂彥文曰中庸一書只是性與教兩項事說天說命說中說誠說道說聖說神都是說性說學說問說擇說執說五達道說九經都是說教惟天下至誠便是說性到其次致曲便是說教若說性工夫便一毫不可加若說教工夫便一毫不可少

先生曰吾人自朝至暮俱在人欲中滾過日子人只有一箇心此心一刻不在則一刻是欲欲非但嗜欲之欲此心纔有所向便是欲最細要用心研究

先生曰悔者入吉之路吝者入凶之門纔悔便有吉之道纔吝便有凶之道

有友言某真可爲民父母先生曰真是淸愼勤但非君子也反與君子作敵忝夫曰既能淸愼勤何不爲君子先生曰要曉得自來有淸愼勤的小人君子以淸愼勤做人小人以淸愼勤做官王莽臣有孔光王舜者彼何等淸愼勤然而不可以此藉口而忽淸愼勤也

岳鍾伊問曰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功夫何如先生曰不同這要在源頭上看有箇主客之分一箇是以禮爲主以己爲客一箇是以己爲主以禮爲客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還是己爲主彥文曰克伐怨欲不行可是著察否先生曰能不行也是著察但著察也有不同聖人是聖人之著察顏子是

顏子之著察原憲是原憲之著察

有友問曰易之剝卦曰剝床以辨蔑貞凶何謂也先生曰辨是床脚上木也剝床及膚膚不是人之肌肉卽是床上之席耳蔑貞不是爲君子言是言小人自蔑其貞性也小人之貞性既蔑是小人之凶也非爲君子言所以上九剝極其廬而小人無安身之所矣

彥文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天德何以不可爲首先生曰乾卦文爻皆用九非惟乾卦凡六十四卦中一百九十二陽爻咸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是不以一爻爲首也羣龍卽六龍也六龍名雖有六其實只是一龍之變化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卽六龍之位也時成卽六龍之時也時當潛而潛時當見而見時當惕而惕時當躍而躍時當飛而飛時當亢而亢聖人六龍之德咸偹隨時變化若神龍然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彥文問曰知言養氣是一是二先生曰知言是格物致知養氣是
正心誠意都是一串工夫不是兩件不要輕看了知言卽是知道
卽是知德詖淫邪遁三者皆由心蔽而生夫人之心一有所蔽便淫
不知其陷邪不知其離遁不知其窮孟子之知言皆由心無所蔽
先生曰直其正也何不言直其敬也而曰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
內何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箇正字伊
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
箇正字
參夫問曰羅整菴馮少墟兩先生學問何如先生曰都好是吾儒
之極純者參夫曰某先生言兩先生俱不透何也先生曰兩先生
於儒極透但闢佛或未當且今之言透不透者多言禪之透不透
耳參夫曰吾儒之學既透矣不透禪是欠缺否乎先生曰非欠缺

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真能知得後來闢佛者總攔他
不服參夫曰整菴先生陽明先生俱是儒者何兩下議論大相反
也先生曰學問俱有一箇脉絡卽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
各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
卻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
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周子太極圖通
書及張子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來由
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先生曰朱夫子嘗
云子靜會說真能說得人涕泗交流某也會說只恐壞了人不敢
此便是聖人心腸
先生謂彥文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一箇敬懼無咎而已故曰
懼以終始無咎者善補過者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

及于物處若是本等只到了無咎便好
彥文曰近見康節先生孝弟詩有云奇哉讓瘦并懷橘一何遂知
易之所言吉凶不在禍福而在仁義先生曰何爲也彥文曰讓瘦
故事是漢時張信張禮兄弟二人爭死之事彥文以此知吉凶只
在此處論其弟爲兄替死豈非吉道乎先生曰是昔有友問予曰
朝聞夕死何以爲可乎答曰我有四字人忽以爲常不必說其友
極叩之予曰當死便死彼亦不悟參夫曰先生之言雖是四字曲
盡其妙嘗字卽是道字便字卽是可字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齋也當其時也寂
然無事一毫思慮容不得何又曰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先生曰程
夫子已論過此乃言衆人之齋耳衆人之心如何得湛然純一思
其笑語思其居處精神併歸一處

彥文曰體用猶闔闢也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先生曰然
彥文請于先生曰不肖今年止看得十五卦雖不能十分透徹確
守定程朱兩夫子傳義爲本領解去如有不明再參訂諸家不知
是否先生曰四聖二賢是易之本領諸家各自成家彥文曰觀華
與先生以天理二字發明易道眞透徹先生曰然又要知與先生
說大明是甚彥文曰易之大明卽人之明德人能明其明德透徹
終始便是易之大明終始也先生曰天理與明德何異彥文曰天
理云者是天然一定之理明德云者是明此天理天理卽明德明
德卽天理本無異也先生曰明德纔是我之天理彥文曰這等看
來天理二字還是大家公共所有之理我能明此明德透徹方是
我之寔有諸己之德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齋戒三日極進學問所云齋者要胸中潔淨無事一念不

雜纔算得齋如一念不雜之時正好體認此眞體也又曰所言人心道心今日正好體認吾輩今日初坐時其心何等危而不安道心何等微而難見既坐下漸漸體貼漸漸收斂危者便覺稍安微者亦稍漸著這就是精一底工夫精者不昏一者不散常常如是便是允執矣

先生曰惟精是格致工夫惟一是誠正工夫精是博文之事一是約禮之事所以程朱只以居敬窮理爲教居是居其所窮之理窮是窮其所居之敬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

先生曰聖人允執其中時時未發故爲允執

先生曰適于義適亦可莫于義莫亦可此兩句原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夫子之仕止久速只隨義轉也葉玄室先生曰君子之于天下也這一句極要體會可見君子之所

作所爲這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不然若守定一已之獨見而不能通之于天下雖是眞心爲國爲天下也行不去先生曰不能通天下而欲行一已之獨見不要說天下人不從卽同志中也不從必覺要行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也

先生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是論造詣之深淺耳若論知之者便是知到這樂處始可言知知之而不知其樂是知箇甚麽然這樂人雖不曾到此境界若不樂是人人皆有的人要知樂且于這不樂處反觀子嘗體之人之不樂俱有一箇緣故其病只在一箇對待心與境相對境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人與我相對人安得如我心便不樂矣至于聖凡相對天人相對種種懸殊皆爲不了之心皆爲不樂矣試觀聖門只是以求仁爲本仁則樂不仁則不樂凡不樂處皆是不仁仁便對待者皆一貫矣故程子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用也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由此體之可知樂矣

有友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先生曰這與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一般是爲傳道而言若凡事料其不可與言遂不言其如世道何且世道雖否塞全賴正人君子之言當時夫子周流天下明知其道不行其言無益矣只此心不容已故不得不如此所以晨門亦知之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又如陳恒弑君夫子請討明知無益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輩今日所言豈能必人之聽且行亦欲存此公論耳

先生謂彥文曰人有邪見積于胸中久則必潑無微不彰不容遮掩乃天理也極是可畏不可不慎

彥文問曰聖人時時未發是時時對越上帝無時而不敬也何至祭祀時又要三戒七齋何也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若至祭祀時皆謝絕收歛精神以對鬼神耳

有友講掘井九仞章先生曰吾人一生止掘得一井掘之不皆九仞亦有一仞而卽得泉者惟以得泉爲主顧人力何如耳

有歌白沙詩倒翻秦漢從頭數惟有堯夫認得眞參夫曰若自秦漢惟有堯夫認得眞其閒周程張朱諸先生皆認不眞也先生曰不然此乃二人學問氣質相近處所遇皆當盛世得以自樂者若周程張朱諸先生是爲天地幹蠱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最苦心竭力者又莫過朱夫子于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在吾道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

先生講自行束修以上二節曰此二節舊俱隨文生解咸曰誨者

誨其行束修者啓者啓其憤發者發其悱復者復其三隅反是無頭緒的學問不知聖人教人只在一處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但隨人向道之志求道之切如何耳自行束修以上是有志向道者聖人未嘗無誨未嘗不接引之大道也人却不知當面蹉過了聖人亦無如之何故必須憤悱三隅反而後可啓發反復也憤悱三隅反曲盡求道者曲折憤是不得入門心憤懣也悱是見得在眼前只口說不出三隅反是觸着便動念有領會了學者總在一處求故有此三樣景象聖人總在一處教全不是只啓其憤發其悱復其三隅也

先生謂彥文曰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鋪着看尊卑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執一件不是易遺一件不是易聖人說一部易却像不曾說一般故朱子曰易是不惹着

事的不好將大話說不好將巧話說不得粗說不得細說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眞知易者哉

幾希者差不多也人與禽獸人看了差多聖人看了却差不多險矣哉

先生謂彥文曰此心若火光然搖搖不定初學要一眼看定不放他東適西適久之自有妙處

先生謂彥文曰五更初覺甚好體認彥文曰諾

先生曰胸中無事則眞元之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矣

先生謂彥文曰兩年來愈知虛見無用之學必須躬行寔踐方有益不然却是當面蹉過因曰某人見地最好與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虛見無益

有友問太極圖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也天地間莫非易易有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身言之吾身是易此時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卽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太極也

有友言羅整庵先生言理氣最分明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何也以人身言之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原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

先生曰文文山公惟其義盡所以仁至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皆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亦是義盡處故夫子稱其仁道理只是一箇義盡處卽是仁除義無仁

有友問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彼之眞詐眞不信者我若不知反被他欺侮如之何可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雖被他欺還好還是君子心腸雖不能如先覺者却于自已無損若存一箇逆詐億不信便是一箇小人心腸王霸之分正在此處

吾輩處事接物只是至誠直道行去不必添一毫算計所以孟子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小人以方而欺君子君子寧受其欺也若罔以非道君子必不從彥文曰罔以非道君子不從君子非明受小人欺者若察察爲明者豈能察察到底若偶惑于利反受其非道之罔不可知也先生曰然其友又曰譬如老師當任焉一人其後改節有累老師將何處之先生曰昔程夫子有云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奸賢心腸或替聖賢心腸如此

彥文問曰申生可謂孝乎先生曰申生可謂純孝矣彥文曰說者

云申生不逃而自殺使父有殺子之名可謂孝乎先生曰彼已直之矣云天下無無父之國故不可逃而自殺若不自殺父必親殺之伯奇亦然若說伯奇申生知道未必然若論爲子道可謂純孝矣

有友問曰衛之壽伋何如先生曰亦可謂盡義矣彥文曰二子之心與伯夷叔齊同先生曰然

人之不仁只是一箇難字阻礙了必將此難字打透方可言仁難者何仁是也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去做難底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隨之又要獲了既先難又後獲方純乎天理非仁而何顏子克己若紅爐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若樊遲根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箇不是兩箇人之所爲處卽是

天譬之命該做官者必須讀書做文字讀書做文是人然肯讀書做文又是天彥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爲後天也無先天不起後天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實有這件在此若人與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所以與體認大不同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發處卽是實有這件矣但人都覿面蹉過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參天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周先生也二程先生親得其祕宜乎大闡發之何程子不言濂溪且伊川作伯淳行狀云先生之學得之遺經卽太極圖通書祇至朱子始爲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顏樂處但指點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官卯太極圖通書似俱未見伯淳先生曰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郤是體貼出來說大學云孔氏遺書初學入德之門說中庸云孔門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眞無入門云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有友問明哲保身先生曰此身是千古之身保得方成千古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皆明哲保身也若有封疆之責便以保封疆爲明哲保身矣死于其職又以死職爲明哲保身矣若不顧名節便喪其千古之身偷生幾年終歸一死何曾保身殷之三仁是三樣明哲保身楊雄者錯認了這一句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是眞死矣

先生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之大關節處博學審問思辨俱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

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也不是得一萬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窮但擇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有友問兩端用中先生曰在民爲兩端在聖人卽爲中又一友曰兩端譬之賓邊或云與之一或云與之三一則輕三則重用中則與之二先生曰是子莫之中也非聖人之時中也兩端是可一可三用中是可與一則與一爲中可與三則與三爲中可與二則與二爲中故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先生曰惟權乃所以爲經也非權則經不可用矣經譬之稱也權則稱錘也稱一定不可移權則隨輕重而定故權字卽時字也

彥文問曰夫子動靜只在幾上用功否先生曰沒有甚麼只是平常彥文曰何以謂之研幾先生曰研到極深處方知是不常若說有箇幾可研便不是幾也

聖人書惟有論語更妙卽言忠信行篤敬一段眞非大聖人不能言也其中本體工夫精粗微顯無有不盡者然忠信篤敬又非今之人所謂老老實實之言行可算得也畢竟至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纔算得

先生曰學者于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剖得明白不明理性固不明心氣不明心氣亦不明理性延平先生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天理便明理性

彥文曰靜中充塞時或時黑暗或時若白日中天明明白白先生曰此氣機也彥文曰都不管他何如先生曰不必管他此時正要認眞假眞者無起滅假者有起滅

彥文曰卽妄而求眞轉妄卽眞也卽非而求是轉非卽是也先生曰然

參夫曰天地位萬物育有言必是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便鳥獸艸木魚鼈咸若方是眞天地位萬物育也又一說云但與能有致中和者便是天淸地寧卽是天地位萬物育矣此兩說不知何如先生曰且看中和與天地萬物是一是二若一只中和便是位育除中和外無位育也若以中和觀之隨處是位育有何加損但致中和者如眼淸的人眞是天淸地寧日月光華萬物欣欣各適其適不中和者却如病眼的人舉目都是煩惱如何有此氣象必說聖人居天子之位纔算得致中和却是孔子顏曾思孟俱是不中和了卽後來人言孔子删述六經垂憲萬世此還在功業上論且中和位育原非兩事得位不得位原無加損

有友論性與氣先生曰性與氣要人自認不可分而爲二亦不可混而爲一何也觀孟子口之于味也一章可知矣這章書一向看不明白只爲看上節命字作氣數之命不知上節性是氣質之性命是天命之命衆人認爲人之性君子則認爲天之命故能轉欲而爲理下節命是氣數之命性是天地之性衆人認爲天之命君子則認爲人之性故能盡性以至命一自氣質中提出賦畀之正來一自氣數中提出稟受之全來

先生謂彥文曰近日看來學問最易簡却要多讀書朱子晚年云某自過江來只不住教人仔細讀書這道理書中俱備卽如五經便是五樣少看一經便少一樣妙理理只是一箇妙處不同所以傳說告高宗說學字便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如何可不多讀書

先生問華鳳超曰丈之資質純美請言所志鳳超曰志不敢言但亦欲做些工夫還無下手處先生曰論語上有三樣志曰志于道志于學志于仁燕超曰舍弟志趣甚好嘗欲從訒庵家叔同處自

已做些工夫被學生子耽誤先生曰動與靜原是一理學與教原非二道學所以要靜者非是閉門討箇境界之靜只要研窮得知何是道知道便知忙閑都是也應事不損精神怕應事便損精神信得本來無事應事何妨靜中體貼正要體貼此理

先生曰看來學問只是反躬二字最妙反躬卽退藏也

先生謂彥文曰人只有這本心得之爲聖爲賢失之爲禽爲獸此本心非惟聖賢卽忠臣義士節婦貞女皆得此本心者也所以他亦垂千古不朽如關壽亭張中丞岳武穆之類一點本心不昧千古常存又如露筋一女子亦遂不可磨滅此等皆如出鑛成金彥文聞之悚然

先生曰朱子云一覺則義理便在有友曰甘食悅色他也知道又豈不是覺先生曰甘食悅色之時正是昧了此覺

所謂平天下章先生曰天下如許大治天下如許難得其要是箇
易直截也看來亦無他只一箇性字性者孝弟慈是也孝弟慈前
章已盡言之矣到此章只以孝弟慈爲矩絜此矩而放之四海無
不準也其本只在忠信忠信者天然本質忠信是眞體孝弟慈是
眞用天下之大眞機括只道些子透此纔是物格纔是知本舉而
措之天下裕如何都爲一財字遮昧了故末專說財孟子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眞知本者哉

先生曰富與貴兩章只是一箇凡情與正性相對耳欲惡是凡情
不處不去是正性欲惡眞則轉凡情而爲正性下章是夫子拈出
一箇眞欲眞惡來若眞能好仁惡不仁方純是正性無世間凡情
矣

司馬仲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先生曰一邊是天理微妙處一

邊是人欲橫流處天理微妙處聖人不言人欲橫流處聖人亦不
言此是記者之撮要也命與仁聖人何嘗不言但未嘗言命與仁
之所以然故記者曰罕言

彥文問曰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纔算得眞率性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率性與透性何別先生曰率性是誠明透性是明誠彥
文曰近世儒者皆云透性及考其行事有大差謬者果透性乎不
透性乎先生曰孔子自十五志學便志于矩所以至七十纔能從
心不踰後世儒者儘有透的于矩則未也所以只說得透性說不
得盡性聖人便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毫釐之差差于矩也

彥文問曰孔子之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辨者多矣夫子何以首
之先生曰元年者乃魯隱公之元年也春天之春也王正月者是
周王之正月也極明白更有何疑

先生曰朱子解大學明德通心性情俱已說就虛靈不昧心也具
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張橫渠云心統性情亦此謂也該一函曰
性與情俱無工夫惟心有工夫性與情做不得主惟心做得主先
生曰然

先生曰人每日思量計較的算不得心是情識也要識心在那澄
然無事時見然而還不是性性不可見天理是也在未發時見所
以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天理須是
自家體貼出來說不得

先生曰口言程朱之學終身不知所學何事程朱之學主敬窮理
主敬者主一之謂今人說敬與一無干胸中眞無事方是一方是
敬理者性也窮是窮此性故曰窮理盡性若泛泛思量道理與窮
理亦無干大抵都是訛以傳訛

彥文曰心中無事心氣俱和平先生曰無事時卽是中中則自然
和

先生謂彥文曰吾人本分二字要緊聖賢不過一箇本分本分卽
素位也若一越分便是無忌憚如魚投網如蛾投火至死後已眞
是可哀

先生曰碌碌營求者本求衣食要之未必能遂其欲安分無求者
但非衣非食亦未必因其不營求而遂凍餓以死在人所志如何
耳嘗見四方來此者若眞心爲學主人自然恭敬苟非爲學而志
于營求主人亦未必因其營求有厚貽也

陳直甫問曰周濂溪開伊洛之源其學眞接洙泗何所自而然先
生曰濂溪是讀易而默契道體所以作太極圖通書卽提出太極
兩字讀易者須先通太極圖通書通書曰易道俱是發明易道本

章說山下出泉靜而清靜是濂溪要訣程子又恐人認靜字不明
故只言敬其寔敬則自靜也

先生曰羅近溪先生之書眞明心書也學者一向執著者有之甚
有益但初學之士先無定見看之恐發狂其說心處極透若天理
二字與程朱脉絡全不相干所以有流弊

彥文問曰顏子居陋巷不出用世是有夫子在也曾子在夫子没
後亦未見其用世何也先生曰聖賢之所為决不差顏子有顏子
事曾子有曾子事卽孟子眞命世才救世行道之心何等緊切然
曰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故仕止久速聖賢惟義是從

先生謂彥文曰近溪先生粹仁篇該抄錄數段一看甚好但克己
復禮一說不可解易是聖人親自言者乾之九二曰閑邪曰存誠
豈可不信便欲將克字當作能字然則邪不必閑乎所以明道先

生與韓持國云不必克乃是道也非持國分上事若持國之已還
須要克此言却眞確而無弊也

彥文曰不肖自與開陽習靜兩月初坐七日夜半忽起念看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反之自已眞有於穆不已體段彼時湛然無物
直與天地上下同流彥文認為本色不知然否先生曰此是好消
息是爾客處久氣清若動中亦如此便妙矣

先生問參夫曰精義入神何以言之參夫曰一向解說一事有一
義必條分縷析毫無滲漏確乎不移方是先生曰此只算得精義
算不得入神還有意在入神更不着絲毫意也聖人所以為聖人
只毋意必固我

先生問李潤卿曰面前是何物與我此中同否潤卿曰此體原是
一個何分內外人有此身便有內外之分無我纔能合一先生又
曰面前還是空的不是空的潤卿曰空與不空皆人之見也其寔
亦無空亦無不空若會得說空也得說寔也得先生曰面前都是
天天那有空不空人只有了軀殼便隔礙了天聖人形色天性全
是天

先生曰易都是現前的不可泥在這部書上其寔吾心卽易心未
必是易易方是心故曰以此洗心心是易了謂之洗心不然只是
憧憧往來之心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也寂是不測處寂方
是易矣

先生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凡忽然而覺處皆是乾知其是而行
之便是坤道知其不是而不行亦是坤道

李潤卿曰昔有一友因兄弟不和成仇後閑講學而歸心中只是
不快直一夜不睡忽思大舜處傲弟孟子說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釋然大快與兄弟歡然白首無一言
鄉黨皆化之彥文曰由此推之豈止弟也仁人之于人也不藏怒
不宿怨則無人不可處矣先生曰然怒怨要藏宿他何用徒自苦
耳

先生謂李潤卿曰吾輩學問無他只是學天惟天好學至於伎倆
人各有能有不能倒難學天乃自然之理無所為而為何等自在

先生曰羅近溪所言學者假操存假工夫親切痛快今學者不知
本領卽愛人親人煦煦然都是一箇假仁體甚害事

有友言思先生曰憧憧往來豈是思思正思其不思者故思曰睿
睿作聖無思所以無不思若着於思便是有所

彥文問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卽學者一念反觀無纖
毫人欲處亦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也先生曰堯舜與人同止

同乎此處大人者與小人對言所貴乎學者只不走小人路耳天地以生生爲德人苟存生生之心卽與天地合德日月以貞明爲德人能明德卽是與日月合明四時以生長收藏爲序吾人一語一默一進一退不失其序則與四時合矣鬼神以福善禍淫爲吉凶夫人勸善懲惡則與鬼神合矣如此存心與大人何異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何嘗不合

先生曰佛氏謂生死事大故其徒眞心究竟我夫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言何嘗不懇切吾輩何無一人眞心究竟者

有友問人死時何修而可以不苦先生曰要臨死快活須生前喫苦

有友問初學何以入門先生曰人只有一箇身身只有一箇心身譬之宅心譬之宅中主人身非心譬之有宅而無人居心非身譬

之有人而無宅住學問入門先要究身心二字

先生曰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〻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也

先生曰人以陸象山先生爲禪學象山何嘗看佛書其學分明是孟子一脈先立乎其大者但彼資性高當下見得如此將得手處教人言之太易不善學者無彼之天資又無彼之人力效其現成口吻故有病耳象山畢竟少了朱子窮理工夫說他不入微則可謂之爲禪非也卽陽明先生分明是象山一派象山從是非之心透入陽明從致良知得手彼之工夫眞萬死一生中得來後人夾雜情識發用出來都當了良知作用乃其弊也以四無立教先生之過也薛方山公有云朱子之學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學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可爲千古定案

先生謂彥文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胸中無物便是天理無物者無妄也若無事尋事又是無妄之往矣

先生謂彥文曰所謂立志者不是如世人立箇主意要做件好事孟子言志者氣之帥也先立乎其大者使物不能奪此爲立志

先生曰明道先生三代後聖人也諸葛武侯三代後伊呂也

彥文一日請于先生曰仲素羅先生始來貴邑從龜山先生居東林抄學廬半載至今配享龜山不肖等從夫子亦有年矣學未成而道未聞反而思之眞有可愧先生曰吾輩所修之業千秋之業也但不可時刻放過自有至處

先生謂彥文曰張南軒先生之學全以主敬爲主曰專靡他及行無越思此八字乃主敬要訣

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說者皆以爲未聞道則不可死予獨以

爲未聞道則不可生生死一道也旣不可死又可生乎

先生曰敬而無失最要講求程子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曰惟敬而無失最盡敬不可爲中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敬如何能無失只因強持爲敬不能無失若將程子此言反看敬而無失惟中最盡敬不能無失中乃所以無失也故復性之學只復于未發乃是敬而無失

黃炯伯問曰學何以入門先生曰四書五經皆聖賢之言皆會得則一言一字皆可入門會不得雖誦讀終身汗牛充棟無益卽將論語首節註細看便可知其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可見效先覺非但效其行事是效其明善復初不然效得一件兩件好事也只是行仁義非由仁義行也

炯伯問曰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其過何如先生曰聖人說假我數年明白是四十之時也聖人豈無過聖人有聖人之過賢人有賢人之過學者有學者之過聖人稍不如天便自以爲過過者無心之謂吾輩而今且不好說過恐猶是惡也稍有意爲之卽是惡炯伯曰如何可免此先生曰過與學對有一分學力便可少一分過惡

子靜問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敢問道何以聞先生曰何莫非道聞與不聞須自知子靜曰註中一句極平常話近日體之甚有味其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可見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信到透處死亦是當然之理何不可之有先生曰然聞此肯眞信者便是聞道只是信難

先生曰家庭日用只好循理行去不可要像自己意思雖父子家

人到說不得處宜從容消融不可動氣一動氣大有害覺從人起不妨覺從我起便不是

參夫講子奚不爲政章先生曰此所謂當下也他人言當下是虛底聖人言當下是實底入太廟每事問當下是禮故曰是禮也語默動靜當下是道故曰是丘也在家只是當下爲政故曰是亦爲政也

先生曰學必由格物而入

又曰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彥文曰近看繫辭至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眞是無思無爲方能寂然不動先生曰此三句一齊來不是易何能無思無爲何能寂處不動何能遂通天下之故是易方如此不然無思無爲不過槁木死灰不要說吾儒釋氏亦謂闡提可救惟墮落無爲廣大深坑者救拔不得伊有受用不肯回頭也佛言闡提大惡人也

先生問彥文曰人忽然警覺可是覺否彥文曰是覺也是乾知也乾知若電光石火承之者坤方能久先生曰忽然警覺是逃而復者也隨起隨滅算不得眞性若是眞性自無起滅學要格到無起滅處

先生曰只將尚書天敘有典一節王道蕩蕩一節細體之便見天理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有友問理氣先生曰欲明理先明氣氣苟不明理亦不透先儒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試看天地間可是一氣否無論人物同此氣卽金石瓦礫亦同此氣也知氣之同則知理之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若到成形便不同無論瓦礫金石人物之不同卽人之同類者亦有不同物物一太極也同一氣也而有春夏秋冬之異宜同一

理也而有仁義禮智之異用觀物有溫涼寒熱之異性則知人有剛柔陰陽之異稟同者不妨其爲異異者不害其爲同所謂敦化川流因氣觀理更明白也

彥文問曰曹月川先生何如人先生曰是文清一派學問彥文曰人多不知何也先生曰凡言悟者俱未知之月川文清俱是天生聖質只依本色便是故其議論俱是實實落落躬行踐履不談悟語儒者以爲未透更不知彼無逃何必悟彥文又問曰呂涇野先生何如先生曰涇野先生一生極喜明道與明道學問極有契合全是仁體彥文曰涇野先生看他最嚴于規矩先生曰彼教學者只以安貧改過四字看來學問除此四字亦無學問矣

季彭山四書私存解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云上言修道工夫本只是循得天命之性故狀性情之德以見心體本如此而學道者

嘗以此為則也先生曰過到此節從來無此語之透

先生曰除了稟受只可言天不可言性性者以受命言

先生曰除了氣化何處有道一陰一陽非氣化而何

先生曰學問不透只說得身內事不見身外事說著便以為氣化不知氣化與身是一是二

東林書院志卷之五 終

會語四

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下

先生曰人不識這箇理字只因不識性這箇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這箇軀殼內外只是這箇理程子云性即理也如今翻過來看理即性也夫人開眼天地間化化生生充塞無間斯理也即吾性也人只為有了這箇軀殼便隔礙了且將吾身四體觀之譬之耳目手足隨處有傷便渾身俱痛何也以一體故也程子以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善名狀吾人與人痛癢不相關都是不仁既知萬物一體人之疾痛苛癢焉有不相關者乎只為有了私意便與人隔絕如赤子無知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此時無私故也此處識仁方有入處

先生曰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句一句少不得如此方是聖人之學不然儘有能明德者若單言明德一句即佛氏亦可攙入矣若單言新民一句即五伯亦可攙入矣直到了止至善彼二家便攙入不得看來聖人文字最妙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三句都包在其中苟非人欲淨盡天理到粹美處亦算不得明德新民也

先生曰華氏三日之會所得云何彥文曰會中諸友真懇切甚有感激處不肯亦不容不發憤矣先生曰前者首日上午方是會之正格若往日之會止算得以文會友還算不得以友輔仁何也凡會之正格是學者煆鍊之大火候也吾人終日孤居獨處雖云學問未經煆鍊臨此大會方血戰是時大家俱有一箇收斂貼身意思其中或有所疑各呈所見商量印証方有益也不然會時單

講幾章書義只是故事而已雖有所聞亦不過長得些聞見還不是會之正格彥文曰誠然

彥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其程門宗旨乎先生曰是程門教人入門法也若明道體貼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伊川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方是宗旨雖然學問不過體天理而已但天理二字要自己體貼出來寔有諸己方爲自得孟子所爲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學至左右逢原方是自得

先生坐麗澤堂見月明如晝謂希顏彥文曰此月與我等相貫通否月與我是一是二希顏曰不省昏昧胸中不能坦然故不合一彥文曰不省昏却不昏但未免念有起伏時時覺得不爲牖過耳先生曰只要坦然坦然無疑便內外合一人在月中如魚在水中

魚肚裏水與肚外水總是一水人身外月與身裏月總是一月人須要與天日常灌輸莫滯臟腑胸中若有滯臟雖有所得不過陰竅存想而已此處須要用力透出方是大明中天

先生曰人之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辟蹴之食不受不屑是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也雖然須要窮理格物若不窮理格物便有謹于大而略于小也何也譬如人之稍知學問者使之爲穿窬决不肯爲若使之講分上得財則爲之矣講分上得財與爲穿窬雖不同究其非有而取則一也所謂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宮室濟窮乏而爲之者是皆失其本心也

先生曰大學始終本末四字括盡經世之術何也凡見一事即有一箇本末凡做一事便有一箇始終從本而治之末在其中審其何者爲先則知何者可後如此處事事皆不廢矣以一身言之心爲本而身爲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爲本而家爲末能修其身而家齊矣以一國言之家爲本而國爲末能齊其家而國治矣以天下言之國爲本而天下爲末能治其國而天下平矣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此之謂也

彥文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于道而自得何修而後能也先生曰聖賢所言俱是向內工夫近裏着己所謂深造于道者即退藏于密之謂此箇深字即極深研幾深字深造以道是尋原左右逢原方爲自得

有友問君子素其位一句文理何以言之先生曰素其位猶言性其情所謂性者是固有之也註中猶現在現字要玩言現在之位皆是素也大舜飯糗茹草而至袗衣鼓琴常人以爲驟來富貴聖人處之若固有顏子陋巷是視貧賤爲固有居之何陋雖之夷狄

不可棄以夷狄爲固有孔子厄于陳蔡以患難爲固有如此素位豈不自得所謂素者本來如此潔白譬之一幅白紙原無一點顏色若富貴貧賤患難却如白紙上加些文彩黑白耳定到此素處有何加損添減哉

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何嘗有喜怒哀樂當喜而喜原無喜當怒而怒原無怒哀樂亦然

先生曰女爲君子儒一節註子程子以爲已爲人分別君子小人爲人者不必言矣即爲已者非學力到純粹處恐已私猶未盡去謝氏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爲利者不必言矣即爲義者苟非精義入神恐私心猶未斷若說以道分君子小人子夏學以致道豈不是道此還是子夏之仁何也只將局而一看便見孔子之心無刻不在天下故欲老安少懷友信是何等局而此方是君子儒

有友講九思章先生曰聖人說九思盡矣九思是人少不得的除了九思更無可思矣九思之思無思之思也

有友問原始反終先生曰這不是言語解說得的要解說只須周子無極而太極便是原始太極本無極便是反終這等解說不難但一件甚難周子所云無極者卽是無欲也無欲到極處便是太極如今人眞能無纖毫之欲方能原始方能反終不信但看天天何嘗有始終天既無始終則命亦無始終命既無始終則性亦無始終性既無始終則心亦無始終天命心性既無始終則人亦無始終矣人既無始終則生死之說了然矣

有友曰文公解仁字云心之德愛之理可謂明白透快矣但要與初學解彼猶不能明白何以解之方能使之明白也先生曰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如耳聞目見未是耳目之德聰明是耳目

之德也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方是仁如仁民愛物是愛民吾同胞物吾與是愛之理也

有友曰耳目手足視聽持行皆天則也先生曰固然先要曉得耳目手足未有視聽持行之際原是一箇天則也有此天則方能視聽持行皆爲天則也

先生謂吳心矩曰學問之道無他性而已矣無志于學問者不必言既有志學問須要復性纔是眞有志復性非靜不可學之所以必要靜者只爲有生以來積習既久私欲已深錮蔽遮掩若青天之覆陰雲如止水之起波濤初學要靜中澄定此心久之如陰雲倏散方見青天若波濤暫息方見止水靜後須從無意中猛提醒此性本來無物何嘗錮蔽得他眞要信得過方是易簡

有友言某先生只是讀書某先生只是會友云不讀書不會友則遇不得日子先生曰讀書會友俱是養法如身是魚書與友是水讀書與會友如魚之得水李見羅先生更說得全云讀書會友靜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着耳要隨人便切不可讀書者厭人靜坐會友者厭人讀書

先生曰人只是一个眞眞便做得大事業自古大人物做大事業只是一箇老老實實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

先生曰生之謂性與生生之謂易何所分別覲華吳先生曰生只是一箇生告子生之謂性原不差但認食色爲生便差了無怪其以人與犬馬爲一生也先生曰正是繼[illegible]一箇源頭到成之者性人與物便有分別覲華先生曰成之者性也不差也是一樣人物之分別只是主宰處有些子不同物之爲物俱隨造化轉人之爲人便有一箇自能主宰者在可以不隨造化轉也所以

人之性爲貴

羅近溪先生云時昏時明昏明雖二此知却無兩也彥文信此只以此知爲主昏明非其體也皆氣之間蔽耳與吾知體何尤先生曰亦是但知便着在用上乃心之靈非性也彥文曰正不敢冒認還想進一步先生曰也不可急如此做去自有至處至處則豁然矣學問無窮至死後已

先生曰佛氏能中而不庸常人能庸而不中中而不庸非眞中也庸而不中非眞庸也聖人之道中庸而已

諸友請于先生曰先生在京講學與鄒馮兩先生以何者爲教先生曰鄒先生要人見性馮先生只教人務學余只言存心人只是這箇心思量算計的還不是乃心之用耳不識心學問便差了若撥得這箇心正了便是存孟子說存心是以仁禮存心也仁禮存

心又不是有箇仁禮存在心上這箇仁禮非他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存心只是愛敬人能愛敬人便是存心這愛敬之心乃是吾人不易之真心聖人教人存心存此耳這愛敬二字不要看小了愛敬人便是孝弟不愛人必惡人不敬人必慢人惡人慢人卽是不仁不禮不仁不禮卽是不孝不弟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事天明事地察只是一箇愛敬故天子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得一國之歡心大夫士庶得一家之歡心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之謂存心

華認菴講吾嘗終日不食先生曰這箇思字要認得真夫子言思不如學者憧憧之思孟子言思則曰心之官曰思思則得之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正是睿聖之思此思字有箇解詁虛靈不昧而已吾人時時虛靈不昧便是心之官在了一不虛不靈

便昧了心之官變而爲耳目之官矣故思者神明不測之謂也夫子云何思何慮殊途同歸一致百慮人心在同歸一致處便是心官若在殊途百慮上便是憧憧

先生曰孝經之作是孔子因曾子是箇真孝之人故發揮孝道孝經通天徹地真六經領袖也昔日未曉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寡而所悅衆後來方知今人開一箇孝子悌弟人人便想慕而樂道非敬寡而悅衆乎彼孝子悌弟所敬不過一人而千萬人俱悅所以爲要道

先生謂其弟曰人家要昌必先有綱紀禮義方有可昌之理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母已亡長兄卽是父也人家大小俱有一箇統率紀綱凡事稟命長上商確後行必無有差不然人倫有乖家無統率則無禮義無禮義之家鮮有不敗者

非義之財人說得之無傷不知悖出悖入之感應不爽余嘗驗之非義之得不但非義而失還要加倍用去甚者還要連身與子孫俱幫貼在裏許

韓參夫講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先生曰聖人說話俱是定寔指出若曰是禮也是丘也是字最有味參夫所言天則二字極是人人有此天則天則者何也天然自有之則卽有物有則之則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他只是指點得箇天則出上蔡講論語節節章章曰一部論語俱如此看知此則謂之知道

先生答山西辛復元曰公天生聖賢如此行去卽是吳康齋也吾輩當在下風第學問無窮工夫無盡昔聞白沙從康齋半年未有得後歸陽春臺靜養十九年方云有得更不知前之半年無得是何也後之有得不知所得何得公于此究之必有說也公今如

此行去正是享現成家當亦成人品第恐非天所以生公之意也

先生謂許涵淳曰學者要多讀書讀書多心量便廣闊義理便照明讀書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則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廣濶的只因讀書少見識便狹窄若讀書窮理工夫到窮得一分理心量便開一分讀書卽明心也

先生曰敬以直內適得吾體程子恐人認有敬字在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認有一字在故曰無適之謂一此心無適卽是一卽是敬

先生講一鄉之善士云此是孟子極尚友之量若說一鄉之善士方友一鄉之善士意思便隘了此章全在一箇友字一箇斯字心胸要濶擇善要真心胸濶則無一善之不取擇善真則無邪正之不分故到一鄉則一鄉之善皆爲其友至一國則一國之善皆爲

其友至天下亦然至千古亦然自古眞能友善者孔子是也到一
處則友一處之善到衛則友蘧伯玉史魚到晉則友叔向到鄭則
友子産三千七十莫非其友等而上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爲其友蓋孔子之取善眞如伯樂之過冀北而馬群遂空古今
天下不過這幾人都是他取去了
先生曰人無學問眞是難過有無限難處事二氏離事務心便是
討便宜吾儒須事事中節纔算得所以貴乎學也
左傳文章甚好見識甚陋如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經有明文添
出出境不出境嘗藥不嘗藥爲千古之疑故存春秋者要以經正
傳不可以傳疑經要知此生止有此事所以説原始反終麗名曰
原始還易明反終更信不過曰原得始便反得終孔子曰未知生
焉知死原是一理且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潔潔淨淨便是人生而

靜人之性也原始原此反終反此今日夕胸中膠膠擾擾便不是
原始既不能原始如何反終
談一函講氏之于仁章先生曰仁是人之性命水火不過養此性
命耳蹈仁便不死故曰未見蹈仁而死
先生書卞于靜扇云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于未發
之謂息但自反炤群妄了不可得習之久而自能復也
道其不行矣夫此句讀之令人有多少感慨眞是人人當面蹉過
緣是極平常人謂此不是道要別尋道所以蹉過譬如要尋趙甲
當面見了趙甲曰此不是趙甲舍之別尋趙甲豈復有趙甲耶覲
夢矣先生因昨看薛文清語錄有云人不知中庸是不知涵養性
情也先生曰此言極透中庸即是人的性情不是別物
人不知學險矣哉人心一時無主便愁苦無聊日間還有警省聊
此苦便有解説時夜間作苦夢猶有覺時至于死矣更無解救可
不懼哉
無事時寂然不動體也而用在于體有事時感而遂通用也而體
在于用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五更睡覺時猛然自省吾性可潔潔淨淨否可完完全全否何曾
有污染何嘗有遮蔽何曾有欠闕説能何嘗不能説知何嘗不知
此所謂性善所謂明善也
彥文曰敬則虛虛則靈先生曰虛便是敬敬字只是一箇警字時
時警覺便是敬程子恐人着一箇敬故解曰主一之謂敬又恐人
着一箇一又曰無適之謂一無適無着也着敬便不是敬
呂大臨先生有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操存久則發見忿懥恐
懼好樂憂患放舍甚則日滋長學問用力全在於此

誠便是天思誠云者不是思个誠所思者誠也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所謂故者是故物也盤古至今雖千萬
世只此一物先輩嘗言當下當下若果清楚一毫無雜便是此物
心與氣不是兩物充塞者是氣主宰者是心主宰是氣之精靈充
塞是氣之全體又曰清則爲神濁則爲氣
學問要時時炤顧此心一不炤顧此心便放矣心一放口便要多
言動脚便要多事不可不慎
彥文問曰前承夫子指點大開眼孔請問不知何修而能開此眼
孔也先生曰陸象山先生所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吾
人心體本如是寔體得來眞信得過便是大開眼孔且此心非止
方寸也方寸不過是心之位耳其量充塞宇宙彥文曰近日體西
銘意思覺得心境開濶苟能充之可是大開眼孔否先生曰然

先生曰剝者剝落剝而後復人自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旋逐剝使之剝盡而後始有復之機也然不是容易須要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也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瓤去瓤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肎等亂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是眞體

彥文問曰靜中澄然無事久之有倦意何如先生曰若眞是本色何有倦怠所謂倦怠還不是眞底必竟是把捉此時更要个放下所謂大休歇也又問曰冲漠無朕時何以用工大曰要認認便是窮理愈認愈有滋味

彥文曰不肖今日偶思之不覺淚下彥文生年三十六靜追往事眞無片善寸長可言上負天地之覆載中負父兄師友之教育下

負妻兒子女之屬望追之時刻苟免禽獸足矣先生曰學問也不要十分看難了只依自家本色今人所患者都是當面蹉過只是這一靈是吾之眞主宰到捨了這現在底又要去別尋箇甚麽

有友問明善先生笑曰日用所言皆明善也只看顏子之明善其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人只要自已知不善即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不是除了這箇不善又去尋箇善人只要肯去自已明便好所謂自家痛癢自家知不是人替得底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是没奈何

先生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其他皆與我没相干譬如今人之好色好財者無了財色便不悅豈惟不悅反增愁苦貴者高官大爵前呼後擁豈不悅不做官便不悅矣富貴人到死時可帶得去否嘗有一富人臨死自嘆曰吾今日始知銀子無用至哉言也人能早知無用而急回頭便有無限意味出來釋氏每以生死事大而爲堅苦之行吾儒生死一關打不破終日營營祿祿反被他笑眞是可醜

有友講孝經嚴父配天曰爲人子必致父配得天來方爲大孝先生曰不然嚴父云者尊嚴其父如天所以瞽瞍這樣頑大舜只是尊嚴之如天後世之不孝者只是不知尊父如天故耳若說要孝子箇箇使父母配天即大舜不能爲孝子矣瞽瞍又豈能配得天

彥文曰近日覲華先生講繫辭其意曰聖人作易總來只是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正是彥文問曰夫子大象是總解一卦之義乎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說兩箇以字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

戒以此洗心耳先生謂彥文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

先生謂叅夫曰讀書後靜坐否叅夫曰未也先生曰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先生曰大舜有大焉先要知得道善與人同一句是箇頭惱果是善決是與人同若知得善眞與人同便眞能舍已從人眞能樂取于人以爲善也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即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能取諸人以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者也

一友問李見羅先生止修之學先生曰止是至善修是修身善是身之命脉身是善之歸宿此身乃塊然之身也止于善道身便活

此善乃無聲臭之善也修于身這善便實
先生曰一部易只是說一箇中字若不識得這箇中字看不得易
彥文曰看來易中所言只是一正一反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先生曰然
彥文曰素履往無咎何也先生曰素履兩字卽是率性素者原初本色彥文曰到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是動容周旋中禮也先生曰然看卦要拿定看如履先要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所以成卦履虎尾不咥人亨虎也不要說是乾人之所履都是危機動脚如履虎尾而敬畏所履自無咎而不至咥人也通卦只是一箇意思只將九五一爻看九五陽爻而居君位中正不偏可云善矣還有貞厲之戒恐其忘了履虎尾之意及至上九也還要視履考祥始爲大吉彥文曰六三一爻朱子以秦政項羽比之何如先生曰不

象六三一爻他是一卦之主又是陰柔之質而居不當之位故有許多不好便有戒辭似云若欲視目却眇若欲行足却跛眇目跛足之人一步不可輕動且卦中武人多是說陰巽之利彥文曰六三却好撰成巽先生曰武人爲于大君解者皆以武人志剛而不可爲君這却不象似云六三若欲自爲主便似眇目跛足之人一舉便有蹶跌若不自用如武人之聽命于主帥指麾然後可免咥人之凶所云志剛者正欲其堅剛其志一心歸命而爲于大君大君指九五也
有友問曰體用之說云何先生曰言體則用在體言用則體在用譬如吾人之一身體也其運動用也卽體卽用卽用卽體體用一原二乎哉
先生謂友曰今日坐此愁苦之心可能放下否對曰不能先生曰正是這樣所在就要一箇究竟纔好所謂窮致事物之理譬如坐此思量愁苦是沒用底不如且放下正好偸閒快活一時若這裏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自古聖賢豪傑俱從困苦中得力者多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故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不然一生受苦也是枉了所以釋氏謂之苦緣人若過了苦境便有入道之緣分人遇困苦而不得力便蹉過了這緣分矣
彥文問曰靜中體貼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氣卽心也心之充塞爲氣氣之精靈爲心譬如日廣焰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又曰虛空都是氣不知道者不知耳人之在氣猶魚之在水張子所謂太和謂道太虛謂天指點人極醒
彥文問曰武侯學須靜也之靜何如先生曰他是胸中無事閒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鬬却如無事一般胸中常安靜無事

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彥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但程先生知此卽是道武侯是資稟暗合道妙他如此學不知此卽是道也
李見羅先生云古來人品是人品學問是學問最說得好又曰自古來若武侯郭令公狄梁公韓魏公范文正公這都是天地間氣所生都是大豪傑大人品所以他的見識與常人不同作用俱暗合道妙若此等人有大聖人指點却又是學問中大人品矣
彥文問曰董子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似這樣言語却象知道者之言後之諸儒俱說他未透性何也先生曰卽其所云道之大原出于天一句便有病彥文于是恍然
先生曰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只是體貼得上身

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道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

先生曰顧先生有一言至平常又至精微曰人要識得自家體驗之有無窮意味今人之不肯實心向學只是不曾識得自家若欲識得自家便要究原此身之所從始還要反此身所從終便不容不學矣

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儒者若識得道箇道理透便是舜之八元當舉而舉之四凶當誅而誅之與已何與焉所謂終日在塵而不惹塵者也

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於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為仁之道矣

先生曰人要識得自家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人原來俱是這樣底而今當下且自試看果如此否

有友言仁智劉本孺先生曰仁智原分不得未有昏昧之仁者亦未有刻薄之智者

叅夫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由是觀之千古聖賢相傳止一平常中庸之道不然卽若夷之清惠之和且為隘與不恭君子亦不由吾人必學孔子學方不差孔子豈不清是時而清豈不和是時而和先生曰道公孫丑上一篇是孟子天德王道其願學孔子必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來形容時中這些子略差便做到聖人也有弊

先生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作事差後知悔知改常人往往有之聖人說已矣乎却像絕望意思何也看來此工夫極大非有過然後悔改之謂是研幾之學也前有[illegible][illegible]凡功過未形而潛消默奪之謂且訟之云者如兩人爭競方得訟若一人何云訟人心天理人欲之界若兩造然內自訟者非發纔萌卽見卽訟卽時消釋三千七十子中獨顏子能之夫子已矣乎正如未聞好學之謂若待過形于外說不得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矣

有友言伊尹湯聘章先生曰要見聖人正在此處見方親切聖人不是胡亂動得必至誠到極處方能動如人求神亦必至誠到極處方能感格若衆人不因富貴動必因功名動伊尹囂囂然與舜飯糗茹草若終身同

參夫問曰明道先生說康節先生之學內聖外王振先生之學可為安且成似此言康節之學不可及矣何伊川先生卻與議不合康節嘗云你說生盡樹上生也由你說是伊川不足康節之學矣

先生曰二程中正康節精微要知康節之學與聖人少差一線聖人便不如此康節從圖南一脈來有些仙氣譬觀與伊川論雷從何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康節便要知其起於某方某向多此一算故明道云康節欲將傳與某某兄弟那有此閒功夫然康節之學[illegible][illegible]淨精微又不可以數學擬之故云數到康節纔是易之眞數

[illegible][illegible]王台文來問學先生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從那裏見得台文曰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手之所持足之所行自然而然這箇不待安排措置者卽與堯舜無二先生曰這箇卻難不得為堯的也是這箇為桀的也是這箇只看這箇為處何如

台文曰告子云生之謂性何如先生曰生是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若以生為性只知人物之同處不知人物之異處故孟子以白之謂白問之而告子曰同又以羽雪玉問之而告子曰同以犬

牛與人同矣若能知其異又初不害其爲同也毫釐之差如此

先生曰顏子形容高堅前後苟非葯才之學眞難窺測論語形容夫子其曰溫良恭儉讓其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其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若溫良恭儉讓還是從應接處形容子溫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于燕居乃是從聖人獨處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眞是一夫子宛然在目中也鄒荊璵先生問曰夭夭二字何以解之先生曰就是桃之夭夭純是一團生機

先生曰聖人全體是一團太和元氣顏子仰鑽瞻忽亦在此參求造進不已所以自云竭才卽曾子稱其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象夫子亦形容曰如愚吾輩要會此意

參夫問曰夫婦有別何謂也先生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唱婦隨無乖陰陽之道是也參夫曰是夫夫婦婦謂之有別矣有謂各

夫其夫各婦其婦者何如先生曰亦有別之一也參夫曰不若各盡其道之爲全此爲有別之第一義也

彥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此處如何着得收斂

彥文問曰王龍溪之辭受不明必是良知之學悞之也先生曰良知何常悞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彥文曰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先生教處未加謹嚴耳弟子如此爲師者恐亦不得辭其責先生曰我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先生之學嚴密無流弊陽明先生未免有放鬆處彥文曰陽明一路學問看來畢竟有滲漏先生曰然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爲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不信但首兩句是眞其餘皆後儒附會之言所以朱夫子不信小序是連眞者皆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淫辭解如雞鳴丑中皆思賢詩也彥文曰詩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先生曰然

參夫曰涇野先生曰易只是一部易那裏有許多易伏羲之易卽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卽周公之易周公之易卽孔子之易豈可分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耶觀此言却分明說朱子之說不是矣先生曰朱子之言豈有不是且觀之現前天地有自然之易觀之天尊地卑一章天地之易何常要說及至伏羲畫出便是伏羲之易伏羲之畫已備又何消得辭說及至文王繫之以彖辭便是文王之易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又何消爻辭周公又繫之爻辭便是周公之易孔子又發揮出許多義理便是孔子之易程子之傳又是程子之易只一箇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程子又各不同

先生曰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

仁卽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卽是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以此洗心豈不是以易洗心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憧憧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先生曰費而隱卽是顯諸仁微之顯卽是藏諸用

先生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陳如觀云勿亡勿助可以爲孳孳爲善之註脚否先生曰也是嘗思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意同此意要善會此是立本功

夫然立本正要致用所以伊川云必有事焉須是集義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彥文曰既言事必須有事可見先生曰心爲體則身爲用身爲體則心爲用無用便是落空學問

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樣只是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憂百姓的憂患卽是聖人之憂患也若論大業盛德成象成形知來通變聖人與天地俱是一樣

彥文曰邵康節先生明道嘗許之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不提康節何也先生曰伊川言之是矣云康節乃空中樓閣看來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的意思

先生曰程朱之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學問須要身體力行纔得

不然只是空口說空話

吾輩相聚得一刻無妄卽做了一刻聖人如此勉勉循循做去自有長進不要欲速不要忘了

彥文曰偶思日月至焉至字有主客之分先生曰張子云內外賓主者顏子是仁在內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在外爲客此爲內外賓主之辨

先生曰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見南子意思同又曰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爲安穩

賀伯恭篤實君子也深服白沙白沙人品可知矣

先生曰形形色色皆用也顯諸仁也然仁卽藏諸用矣程子曰大小大字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彥文曰不肖近來覺得坐行語默皆喘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可也

先生曰孔子以下曰顏曾思孟孟子而後曰周程張朱邵象配定一股非偶然也

孟子言養氣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卽是養志戒卽是持志也

先生曰胸中無非則眞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

先生曰夫子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非謙辭乃實語也聖人眞見得躬行君子之難故發此言躬行君子乃踐形之聖人形色化而爲天性者方是從心不踰也若只如世上所云躬行者聖人看了還是文還算不得其次便是曾子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者矣

先生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班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虛靈之差在此

先生曰金一出鑛千古不變吾人學問亦如此苟能煉鑛爲金始能不變無他貞而已矣

有友言名先生曰名者寔也聖人言名卽是寔世之所謂虛名者反被人笑罵何常有名故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沒世不稱無名可知不成名無名可成也

有友請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至至盡處卽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夫子云德之不修章又曰出則事公卿章看這兩段是何等謙退有不敢自居之意及過宋而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是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此正見得聖人與天是一个先生曰然龔玄宰先生曰正爲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遊故臨患難愈信得過若常人不曰不曾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曰恂說甚然

有一玄客至東林先生初不與言久之曰東林朋友俱是硜硜者不知玄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字談玄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真玄其人默然

君子不幸爲小人所譏終身之羞也若小人罵斥君子乃君子之

榮也小人不知以此害君子不知其爲愛君子也參夫曰看來天下道理若非易簡便不是先生曰是便是天下至難者惟易簡不歷盡險阻不到易簡處

先生曰乾之九二一爻一部中庸盡在矣

先生曰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着如事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

先生曰聖人是依乎中庸吾輩且莫想依但只今日也擇明日也擇意味自然深長若顏子之服膺勿失已是依了吾輩擇到熟後不知其然而然便是依也

彥文問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可是擇乎中庸否先生曰體認處正是擇

人知得性善便是易簡

彥文問曰一向俱忽略過孔子云朝聞道請問道何以聞先生曰道要自聞人替不得說不得有說不得無故大易不言有無若說有其寔無聲臭若說無其寔俱是寔理道即性也性有甚物可見譬之附子大黄附子性熱必服之發熱方知是熱大黄性寒服之發寒方知是寒人性因感而發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方知有仁義禮智

先生曰伯淳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學者想此氣象是甚涵養

所貴乎聞道者是內外透體通徹無一毫凝滯方算得若上蔡工夫依舊與未聞道一樣做

彥文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何也先生曰此是因操舍言是

形容人心惟危也

先生曰主是工夫一是本體主則有意在主到熟後纔是一也

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旣得則敬以守之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先生曰性體原形容不得若着言語便隔一層了自古來聖人形容性體者無過孔子中庸二字形容得最好彥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此程子之言最有味先生曰誠然

先生問秦開陽曰一向靜坐浮思何如曰閒有之曰體貼這易是甚麼的開陽默默頃之謂彥文曰易不是這一本書彥文曰除了這憧憧往來者便是易這箇原無起滅原無間斷俱爲這憧憧往來者攪亂耳先生曰識得易便有着落所謂知止也知止則隨處

是易

先生曰大學一書自得程朱發明後惟有王陽明致良知李見羅止修俱不可廢但陽明格物斷不是彼云極力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却是誠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若見羅物有未格則格之云云八條目譬之一盤內有八樣物任人自取却無先後矣格物是大學最初下手處也

先生曰易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可見天人雖是一箇畢竟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雖不可分而爲二亦不可混而爲一稍有偏重便非全體又曰說道理也不費辭說但看得中庸費而隱一句卽可了然矣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若偏于靜便歸索隱一路上去偏于動便有半途而廢之病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先生曰嘗怪學人好言虛空者其實何嘗虛空惡言虛空者便以爲流于二氏又不識虛空嘗竊反之吾人太虛之體還虛乎不虛乎喜怒哀樂之未發有物乎無物乎寂然不動至靜之中空乎不空乎伊川云整齊嚴肅上蔡云常惺惺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時還虛乎不虛乎空乎不空乎但吾儒之所謂虛所謂空者要知與二氏不同須自研究方識得

先生曰天命之性堯舜與桀紂何嘗有添減但堯舜則兢兢業業都歸于道心桀紂則放蕩淫佚全歸了人心由是觀之所不同者學與不學耳學則爲堯爲舜不學則爲桀爲紂可畏也哉

先生曰不思不勉者天道也必思必勉者人道也以人道而造天道則爲明誠以天道而行人道則爲誠明要之明則可以誠誠則便是明無二也在人學之生熟何如耳

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有極便不極矣人要將伎倆骨董一一掃淨方有入道機括

先生謂用行曰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若要在世路上走必須一雙好眼睛雖殺身也要成得一箇仁纔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余嘗觀之三國時人才最多而成名者却少你看孔明高卧隆中直待先主三顧方出是何等識見其他曹操之下有荀彧等袁紹之下有田豐等孫權之下有周瑜陸遜等彼雖云盡忠各爲其主不過成就了賊做耳人生眞險矣哉無他其

要在不知春秋之大義耳由是觀之春秋綱目二書學者決不可不讀

先生曰明道先生眞亞聖也余觀彼透體于二氏中過來者至如言語文字之間並不惹着些子若他人未免有惹着處參夫曰朱子嘗言龜山近禪何如先生曰朱子立教清本澄源防微杜漸所以教人多指用處說龜山常于體上點龜山論道不可離是在體上說朱子便在用上分別是不是亦防微杜漸意也且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皆從禪裏打過來獨龜山言佛蔽處最精

開陽曰一向靜中亦是澄然無事但不貫通耳先生曰要曉得澄然無事者是何物周季純看之何如季純曰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已具此卽吾之本色也若能時時如此依此本色行去却無差錯雖云前言往行未能一一識得若存得此本眞便能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斷事可參求隨物可格致也先生曰說得差不多但須曉得沖莫無朕者卽性也性卽理也理卽善也

台文曰發與未發說者有云自開闢以來於穆不已者是無一息之停也所爲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何如先生曰所謂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是言性體如此也中庸言未發不言不發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而言若性體說得不發說不得未發中者性體也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者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是萬古常發常不發之中也如此看來兩說皆通

高先忠憲語錄載入遺書及未梓稿中者久已膾炙人口獨東林論學語二卷爲世所罕覯蓋是編爲先忠憲講學東林時丹陽門人周季純彥文數德興門人觀徵于可久附天啟聞新安程覺我夢湯曾偉之梓日久遺失家藏僅存一卷深慈不得窺見全豹鄉三師後檢出抄本一帙前有周李純自序而吳素衣鄉紱急忠翁三先生俱各有序言但校之羨有異同今秦互考訂仍舊次二卷與顧端文公東林商語並載焉

補錄未刻稿東林會語一則

吾人時刻受用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爲性者善而已矣天地間止是此件故可欲者止是此件受用者止是此件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是天地一闔一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性象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有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其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由其同故人皆可爲由其不同故不可不爲何以爲之曰堯舜所不爲者斷不可爲所以爲堯舜也

按顧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講學宗旨全在闡出性善二字以破無善無惡之狂瀾此條廣大精微兩端俱竭則會語之

關宗明義章矣惜未刻者附此如獲拱璧亟爲補錄用書數語於

東林書院志卷之六終

列傳一

儒者之患莫大乎遺事而談理故無論在朝在野必有行事足徵而後人品可據東林諸賢名在天壤四海之內百世之下莫不嚮往而不知其立身行已出處操履之詳後之聞風而起者安所倣焉志列傳

楊龜山先生傳　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

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之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而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

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蒐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蔡京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孝數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
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蕃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
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
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
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
名刼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
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
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
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
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

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
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禦之吳敏乞用時
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
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
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
屬新進少正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
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
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
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
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
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
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

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
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
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
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
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
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
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
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
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
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
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

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
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
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
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
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
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
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
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
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
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
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

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豫章先生傳

宋史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詆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是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淸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

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

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胡德輝先生傳

毛憲

先生名珵字德輝常州晉陵人登宣和三年第嘗受學於龜山問辨語孟諸書究極精微故所記龜山說爲多既得其傳又介龜山書謁劉元城於南都暨歸元城曰子聰明能養以至道當成令器遂以親承問答語退而筆之名道護錄自爲之序所友皆一時聞人與朱韋齋松尤善先是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以先生潤色其書忌之遂以祕書擢他官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名試玉堂尋復元官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豐元祐舊史蕪穢屬先生與同館張嵲修正趙去位張浚獨相又以所修史命官删定先生固求去出守嚴陵及趙再入復舉先生與嵲依前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相力主和議先生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合辭抗疏極言不可和忤檜意引去所奏大

義侃侃皆先生手筆也尤善詩文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倦爲一時表正

喻玉泉先生傳　　宋史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荊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趙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令莫若使其爲江淮荊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治

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實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嘗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

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汝志之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按先生自桐廬徙錫其先則自南昌徙桐廬而舊志云其先爲[illegible]人高宗南渡從嚴之桐廬後至無錫定居者謬參舊志[illegible]七先生俱係暴陽宜諸晉陵先賢無傳此籍[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尤遂初先生傳　　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坰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容闕民漕司輸稿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眞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

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于是梁克家罷相袤與秘書少監陳騤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蠲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袤成之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堤正値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賑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賑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捐之袤推行于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秘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以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袤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於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豫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

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論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袤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冤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于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于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袤斟酌損益便于今而不戾于古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

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寔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群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王取商高宗爲有證始詔從初議邁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袤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辭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袤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後議配

今忽定於璽鷄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勳臣子孫
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豫議官詳議以聞繼變之
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詔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袤權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
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袤至紹興孫近陳公輔之
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日歷衆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惟元祐
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
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
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
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
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
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

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
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
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
筵袤奏願謹初服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
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
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
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
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
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蓋特立以爲譏已言者因
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
待制召除給事中旣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
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讀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

旨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横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
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
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爲之末
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
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亦聽納
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袤繳奏謂
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
倖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袤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
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
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月不省重華
宮袤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
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

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朝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
遷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
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
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
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
前二奏出袤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閤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宦吏
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袤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
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兼侍讀重華宮
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
可以慰釋群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臨山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
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諧事遷延
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

立得志之時昌言鋻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訴陛下英斷今遂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閒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己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袤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

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狥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姦使真偽相亂耳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為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

李小山先生傳　宋史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選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因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予詞朝政鞠於獄祥不使選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辟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請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

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蔣實齋先生傳　　　　宋史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簽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怨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習川移文閤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必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倘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

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豈毋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臨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提躍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徽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秘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為君難六箴召為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誣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毋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入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纍乞專意備守不得已

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容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怨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爾來用臺諫願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與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頹嚴軏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狗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蓋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

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畀閒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議大夫謚忠文

虞薇山先生傳　　談綸

有宋虞先生錫人也諱薦發字君瑞髫齡時已負穎異資讀書過目成誦致孝於親養生送死情文咸備與弟應酉極友愛且訓迪之以底於成待宗族以婣睦有被兵掠者為之經紀其家處約好施不以產業為意與人交和而不同故舊有過不輕棄之於貴勢未嘗推也學成德修而不輕為世用值國步多艱科舉輟錫學無師士子罔有攸歸乃延禮先生為師及事事語士子曰文靖楊公載道而南居於常十有八年邑之東林精舍即其講學地非鄉之先師歟自時也學弛以來其祠亦圮茲將明聖賢之道不復先師之祀可乎於是日與士子推闡經旨考論德業務求實効會於有成既建賢祠中文靖位而配以玉泉小山實齋文簡四先生春秋祀焉鄉飲禮壞矣贊邑長修之秦淮游騎没於寨矣謀復之士有田籍官俾給驛傳先生言於師若憲廉律引誼其言懇懇諸使從其請得免者甚衆先生為師垂十餘稔不受廩祿著錄弟子殆數百人皆因材而成就之以故文風之盛冠諸邑當路貽書先生將致都下而行其法於他學先生謝不往併辭錫學事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望為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尋遣使賫授與兩路儒學教授之敕先生皆力辭不赴自是杜門不出謝絕所交者日以著書講學自娛積文集二十卷號薇山老人以見志學者稱為薇山先生年七十有八卒於元延祐間後以子志道貴追狀承務郎同知無錫州事時邑士大夫及群弟子相與謀曰先生修學政於久廢扶名教於陵夷立師道而成人才功德深且遠矣遂進先生配祀文靖閱年既多人知仰先生之名而未必知先生之烈若是也乃謀昭揚之俾薇山之烈揭如日星庶幾學者有所

以感而興起於無窮焉

墓誌銘　　　　鄒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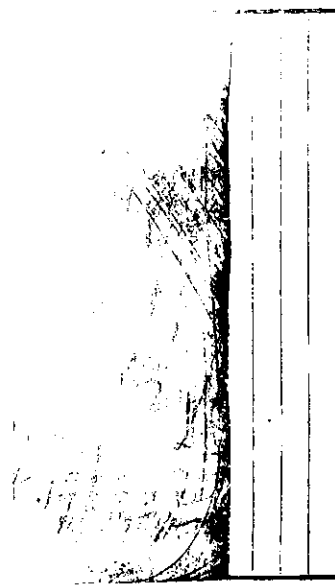
毅山先生既葬十有八年其嗣志道使使至山陰貽性書曰先人力學勵行朔見於用維卒不施抱志而沒不肖孤承乏官使蒙恩追秩承務郎常州路同知無錫州事惟是塚木盈把矣而刻石未立懼無以道不孝願為銘詩刻之冢上以示無止性辭不獲則諾而為銘公諱薦發字君瑞廣氏遠有世緒居丹陽者九稱大族六世祖諱申行甫其字為安定先生門人實生衢州府君諱洮以恩贈中奉大夫再世曰將仕郎諱柄娶於晉陵遂遷晉陵於公為曾祖祖諱伯夔考諱杲皆耆年隱德為善士宋德祐中公避地無錫樂其風土遂居焉幼穎悟讀書過目成誦未弱冠試鄉校輒高等賈師憲為淮東閫擬試甚盛試者多為卷以幸得公笑曰是罔利

者非耶一卷可矣已而果中前列文聲益著家公儆翁為郡守客之郡齋屢上吏部求幾而科舉革矣公益力于學不倦性純孝事親葬祭盡禮與弟應酉極友愛自為師生待宗族盡婣睦之道族人有被掠於兵者有去從異教者公訪得之經理其田宅賴以不絕與人交和不苟同故舊有過不輕棄喜施義處約而好施人有急難周之惟恐後族欸貲罄損其直與人富人稍稍效之平生口不言錢不以產業為意視貴勢不以一毫挫也無錫興廢士無所歸殆起公為師招諸生坐齋中講說義理考論德業士聞風而至課試無慮數百士有田籍官俾給驛傳公言大帥若憲輒力引誼其盲懇懇諸使素重公從其請得免者且百家鄉飲酒久廢贊使邑長行之而龜山先生之來南也居於常者十八年公為祠堂與龜山于中而列鄉之先賢于左右歲時祠焉秦淮瀕之墓在惠山南為趙氏業公諭趙歸其地於學為之封植士論韙之為郡校官十餘年廩祿皆辭不受而校官之所當為者舉行無遺文風之盛他邑莫能及聲譽聞于中外當路遺書於公將致公都下而行其法於他學公謝不往因遂辭學事則又貽書曰杭學者一省之望為杭學得賢師江左之士有所式矣公又力辭即遣使貴教授興國路儒學教授拜命不赴自是杜門謝所往還號薇山老人以見志學者稱之為薇山先生延祐甲寅初行科舉右丞相許公董試江浙擇試官必當世師表遣使致公公曰科舉興廢吾道所係今取士本朱文公貢舉私議吾游場屋時所願行者不意暮年見之且所避者利祿也今幸無是遂應命試閩經疑問忠恕或引天地忠恕以對他試官曰天地豈有忠恕耶乙其處公曉之曰此非川流山峙之意乎他不對且轉語同列若此者黜公作色曰此程

子之說君非數匝者豈偶忘之耶吾無書自隨君求程氏書審觀之毋令人笑其陋也他試官始愧服公因盡閱餘卷黜而復取者數人監試終公曰非公幾誤事公之學精而守固於此亦可少見矣素不喜佛老氏學不道禨鬼神異之事暇日惟以詩書自娛每戒其子曰爾既仕當以職業自見謹勿藉手書尺求知也由是志道累任果有立文集雜著二十卷藏于家素康強少疾童顏蒼鬢如未始衰者一日忽晨起正衣冠步入正寢顧諸子曰今日三月十九日也顏色不異雙眸炯然拱手遊足而逝嘗試論之士患於無才有才矣患不知學學不足致用猶無學也足以致用而汲汲焉惟用之求不得則若有歉焉者有道之士不是為也公負穎異之才而加之力學故其成就有過人者卓然以經術行誼為東南學者所宗足以致用而用之不究從容進退皆適其宜可為賢矣

安定先生以體用之學教人公其有得於家傳者歟矧其家學久而獨長追褒錫爵人所共羨而公之志不若是止也夫學見於用者微其用用之不究者尚其志志之難言也久矣公之所望於後而後人之所當益勉者也予故反覆論著而不敢略也遂為之銘銘曰學成於已以用而彰譬彼導江其波洋洋行南氏虞學于安定位不稱名以鴻厥慶其傳七世晃生先生束髮登祖訓是承跋彼修途有棣生趨珮玉長補獨行徐徐用之於鄉鄉人是傳行於膠庠衿佩是式[illegible]知其全采微於由於焉是息以[illegible]以寧緊學之力學期於成用不期售譬彼新[illegible]克昌爾後

邵二泉先生傳

明史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昶昶深許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潁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諡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躬課農桑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歷本部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卻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

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絕不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要寶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衆校曹元自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給事中劾熊併及寶勒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歸御史唐鳳儀葉忠請用之留都便養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帝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為文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為的嘗曰吾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為詩文

與重和雅以東陽為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
得也博綜群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外
定性書說漕政舉要諸集若干卷學者稱二泉先生

顧涇陽先生傳　明史稿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
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為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
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著
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
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
風旨並論二人實庇起鳴攻自修於是二人並罷并責御史糾起
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并責大臣肯官各務自反被
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
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本司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
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
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

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
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皇上動循祖訓祖訓所載立嫡
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己意
援而附之為遵祖訓乎為悖祖訓乎不可一我朝建儲家法東宮
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概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
列聖之上乎不可二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
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
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
漫乎其為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為實不可三皇上以為權宜云耳
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為太子諸子為藩王於理順於
分[illegible]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稱尊鈞大過所由生而始任之
不可四皇上以祖訓為法子孫以皇上為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

後世詎雖毀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不可五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執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王后爲母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不可六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謝天下不可七自並封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趣召正欲爲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眞擔當耳不然

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不可八皇上辨明天縱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不可九伏乞令王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遂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議遂寢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既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

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啟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從武進薛應旂遊授以考亭淵源錄遂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一以程朱爲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既而淮撫李三才

被論憲成遺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光祿丞吳炯上言御史得風聞言事然遠隔數千里豈能無訛如御史兆魁所指臣與憲成同鄉親見其行事不如御史言一曰滸墅有小河商舟如織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夫關旁小河廣不踰五尺其橋跨水非商舟所能由往來不過小艇從不征稅其訛一也一曰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卽不赴亦必致厚餽夫東林講會者非里居薦紳則青衿子弟皆不招自來未嘗招人何爲厚餽其訛二也一曰講學所至僕從紛紜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夫薦紳赴會大率攜僕二三棹一小舟無擾道途也會餼簡素主者自辦致索長吏其訛三也一曰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

左必令改圖夫會中條約先講書一章後以次詰難終則童子歌詩而退四座無譁無一語他及安得干郡邑事其詭四也黃正賓歙人與憲成非有戚故憲成於諸生時恐郤不納何有染指正賓之事其詭五也惟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然臣今日非爲憲成辨也恐憲成被誣而天下遂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將國家正氣從此而損此臣所以不能已於言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諸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行狀

高攀龍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生而沉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辯遇南野公諱宛轉避之有不可避者輒鬱不樂年十五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多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年二十一爲隆慶庚午補邑諸生第一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南野公卽世先生居憂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於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冀昇闡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於微析窮探眞知力踐自餘皆所不暇矣庚辰服闋應春官試名在二十廷對舉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魏崑溟允中漳浦劉紉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稱三解元江陵相憚其風采一日謂申相國曰貴門生有三元會公知之耶日評隲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因槩三元者三解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既具及觀魏劉兩先生書嘆曰至矣余言贅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爲禱於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壬午江陵死先生謂吏部曰孜孜人才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遷方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闡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邁申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辛自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聖明英斷兩人眞都御史矣當路不悅也於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弟季時遺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旦陽遵古諸景陽壽賢糾之雖各得削籍正氣爲一吐及是辛公司計

所是非皆與時俗迕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卽與辛偕歸公他日不失舊物何大喜遂訐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辛何抑揚其語實斷龍辛而辛何果並罷去先生上言略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訐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爲公爲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起鳴訐自修則罷自修訐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與自修之賢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爲涉矣邇年以來稍忌紫與譏誹殷鑌幸而昨若本部奉旨考察不問恩怨愛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

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挽回有幾矣何竟復覩起紛紛乎在起鳴旣疑以宿嫌又疑以怍時招尤在起鳴旣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即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修又何爲者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返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名佈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啟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省夙厲百僚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孿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褊心銳氣皎皎而負爲高者亦慚悔而恍然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指甚美第不務拔本塞源而徒欲調停於聲色之間其究非强上以徇下則强下以徇上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必

揣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爲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忿行不諱計其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明典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即如我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讚頌耳保留耳新鄭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氣慴恐推避莫適爲首謝罪不暇竟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誠令維崧等披露情悃曉暢事實章疏直理剴箴言詞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使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須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將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孰之爲也夫

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況居尊顯者乎其蔑能令人榮其惡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於不堪厭恨之餘棄之摧折之則天下皆咈然不平於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是故抑者子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其言是悟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與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買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買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責我何不以古人自責而承望意指者又因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采而并厭

其人假令士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楊廷相欲痛懲矯激之非臣愚以爲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語人曰顧勲部折衷辛何甚嘗自反之說拔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雨亭公謂王裴江曰顧勲部立論最公何以不免裴江艴然曰渠執

書生之見猶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備採勳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爲郴子厚蘇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謫於此大有惠德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又以柳氏文而已蘇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深愧文字外無以益桂陽多士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太安人不可會季時授南康郡博季時曰叔山季處予即日乞休而先生至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吾撲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撲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先生賚令兄弟相

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御史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己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壬辰計羣吏先生舉公廉寡慾爲天下司理第一尋擢主事考功銓司出而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先生倡四司上言（疏見本傳）又自爲書貽婁江公曰昨請教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洶洶何以鎭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乎人情故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着尚自可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蕃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以爲辭期旣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若以待皇后生嫡子爲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請

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式憑兩宮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慊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耦尊齊大亦可覩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藉之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歲復一歲行何底止竊以爲宜[illegible]九卿科道仍尊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即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疑議論方囂而復定國本幾搖而復安眞閣下事矣倘一請不得當至于再再至于三又至於十百至於去就可也至

于先生可也若乃皇上懸不必然之說以盡其立長之成命閣下又操必不然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交相爲負非所望於今日君臣也癸巳內計功郎趙儕鶴先生秉至公從事執政弟弗顧以執政所庇弗顧也太宰甥弗顧也巳之姻弗顧也計典出人謂二百年來未有慊於輿情若此者而先生與李公元冲實左右之政府大恚趙先生暨劉黃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遂票旨切責降調先生與元冲公上疏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磋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於議留虞淳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爲誼出憐才嘗從臾之令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疵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頹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

建南星遠甚其迂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靦顏在列將來招搖壞
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前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
孰若留南星伏惟皇上贊天地之覆載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
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使被察諸人之心
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實
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為體以不激不隨為用于裴江
公待以至誠每事必告與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
公所賜諾實所陰庇先生覺其機惡値公假沐推孫公一脈王公
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矣公又陽喜謂先生曰主上眹兆殊佳自
此正人亟宜推用先生又覺其機惡曰幸有好眹兆正不須急激
耶也無何而會推閣臣之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勳司適鄒南皋先
生請去裴江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

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為非相國不宜
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公語塞竟疏得留用又一日
太宰孫公立峰罷推代者府少宰趙公定宇署篆裴江屬以首推
大宗伯羅康洲萬化先生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
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
郎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嵩兼乎先生曰是時威權
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
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
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
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機於是乎在
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
專翰林即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

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頗矣故論用人之大道止當問其孰可內閣
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為某衙門論政府大機通冢宰於翰林其
勢易通內閣于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聞之愕然因與
先生謁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許艷婚事奈何先生
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其於內閣指使若奴婢
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切齒相繼免歸
千思萬算出此一着吏部內閣合為一家其禍不可勝言矣昔高
中玄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為分身也今
內閣用其本衙門為冢宰是以分身為全身也作用若殊乃妙則
一竊恐日墮其彀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言利害乃爾遂往言
於裴江裴江曰誰為此議曰顧稽勳公無以奪而冢宰得陳公心
谷矣裴江嘗一日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

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
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
以為是相與笑而罷及是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
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皆合陳大書令
先生言之裴江裴江大恚曰何不舉康洲曰外論不與若半脫言
官言之將自認乎推閣下任乎推閣下任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
吏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裴江益恚曰前推羅君冢宰君謂翰林
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裴
江復屬相國趙蘭溪言之先生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
復自貽書於陳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趙心擕
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
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覺

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衆口而司官不舉筆作
何收拾及曾推王給諫弾羅疏亦至而釁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
籍歸給事遂公確齋上疏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斥恐今而後非
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槓謝廷寀劉
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司官臧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暈
與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剌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
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黜先生嘗曰天下
事君相同心方可為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
十题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
日孜孜為當是時太宰則宋蒞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敎鄒大澤
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
不覓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薊人心蒸蒸丕變

矣然中貴手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為一陽施陰設
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嘆息痛恨云
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岑暈眩作癸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
先生張口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詩曰茫茫大
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
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劄記始於甲午戊戌
始會吳中諸同志登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善無惡管之學一
貫三教而賓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
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
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
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
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

為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
矣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
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
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
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
而為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
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
不足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
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
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
曰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
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為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為

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為是權教非實
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
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為是為衆人說非為吾輩說也又誰肯
聽夫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
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
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
雖欲[illegible]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
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
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內
有號為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
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
於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

麻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証性篇於是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薛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閩伊洛之學後廢為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先生為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要在躬修力踐皆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卻居為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辨之士猶可覓些奇特邊些伎倆逞些精采推到不厭不倦處

乘一切都使不著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為人處也丁未晉江相再徵先生夢為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鄭重叮嚀至於再三至於潸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寤言貽之弗省也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先生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於沈司馬繼山李司徒修吾先生曰太宰為人所誤乙未之事可嘆已今或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贖公之晚節可惜天下亦承其弊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

家可以完三賢撮一綱遂為書貽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之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紜海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報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為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善也有為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為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為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尙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見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真身見於世諸賢撮有功於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為自反類此蓋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為宇宙扶植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為侍御時論科道積弊使浙州相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後司徒歲歷中外吳浙諸相

無有悅之者四明衡之獨甚及鑛稅事起豺狼彌天司徒屹然抗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世道所賴故於朝於野惓惓為天下共惜其實誠見其大也先生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察衆惡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為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嘗見其貽所知書曰竊觀近局皷若冰炭弟從旁靜察亦只是始於意見之岐成於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為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就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見共知

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岐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尚亦有利哉乃若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而瑜之所憎則惟見瑕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捄也是舉兩下有限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爲君父兢兢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孝友慈惠渾然天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能餬其口顧慨然慕范文正公爲人先生爲諸生有司餉膏火資公輒士不受人憐必謝去之爲快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

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治經者故先生與季時不問生產仲公有心計多天幸箸稍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范公而賁志長終也捐產以贍其族之貧區之役君子謂人有其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伸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參之而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幸矣夫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黨亂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即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爲表章共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由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

之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聯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也於子則絕不爲干請嘗戒其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子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恝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一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會求的便没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亦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

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努向上去要做箇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還科甲亦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臥不知其他四壁不堊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敝硯禿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荅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早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爲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常曰極論中和位育之脈吾輩一嚬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未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

介最嚴丁儀部長孺見一選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書心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已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倚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絕人之資其於世也百家衆技嘗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技倆不得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說嘗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學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嘗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為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之用其源

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為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從義如鶩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皐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二十又三日以微疾梧然而逝得年六十有三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亾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於世尚存劄記三之一存稿十之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未刻甲寅公嗣與渟等以母朱太安人命屬先生於賢閣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於南皐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之平治萬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宜使之與於斯道謂天有以命之乎不宜使其窮於斯世意者所命在此不在彼歟則無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傳耶令天下可以徵信先生使傳於後世者舍南皐先生誰與歸故敢九頓以懇

高景逸先生附　　明史稿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天下攀龍憤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胡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摧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爲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爲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

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驅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趙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啟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

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矜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曰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受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不一按問耶時從哲黨與擾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爲元標被攻攀

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自導忠賢為惡而攀龍為趙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贓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為義兒遂嗾謝應祥是罰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遂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為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

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其學一本濂洛以靜為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為當代大儒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憲成卒攀龍專講席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名更出憲成上亦稱景逸先生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後崇禎嗣位學者更修復之文震孟嘗語人曰攀龍事皆合道繼之者允誠然自然與勉強終有別也時以為篤論

行狀

葉茂才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吾邑以理學名者邵文莊公而下代不乏人而隆萬以來則有顧涇陽先生於邑之東林闢道南精舍以鼓舞習類講明正學士森森向往幾與白鹿紫陽鼎立宇內維時與涇陽先生相左右繼先生為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先生諱攀龍存之其字世稱景逸先生天啟丙寅沒於黨禍今上龍飛卹典渙頒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廕子沉冤得白孤世儒等將營宅穸謀所以不朽者而先以狀屬余余與存之同入泮又同舉禮部少而壯壯而老出入相友者幾四十年知存之者宜莫如余乃勉為詮次以備采擇高之先有孟永公者始居邑東南鶴孟永生耕樂耕樂生省軒省軒生雪樓雪樓公配浦氏生二子長靜成公材起家孝廉令浙之黃巖有循良聲居鄉以長厚聞卒祀名宦鄉賢祠次靜逸公校無子靜成公生繼成公德徵子七人配陸氏無出貳室邵氏出者五存之其二也方在襁褓靜成公抱以

歸弟曰是兒生有佳徵之兆弟其子之遂為靜逸公後存之官光祿少卿及晉刑部侍郎兩遇覃恩贈祖靜成公嗣父靜逸公如其官祖母嗣母贈淑人生父繼成公嫡母陸生母邵獲移封例贈亦如之存之少有異稟言動不苟五六歲時嗣母授以果餌必傴僂而受或命自取亦如所授之數而止其根器夙成已露一班矣稍長從文學茹澄泉先生游於孝廉許靜餘先生亦尊事之以學行相砥礪未冠補邑諸生壬午舉於鄉年二十一耳為沈相國龍江公徐中丞簡吾公所識拔一見以天下士期之癸未丁嗣母艱戚易備至喪葬如禮至丙戌丁亥間邑令李元沖延江右羅止菴與涇陽先生講學於黌宮士紳雲集存之躍然喜曰吾夙有志於學今得縣父母為嚮矣吾學其有興乎於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於主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迨己丑

成進士與薛以身王信甫歐陽千仞輩同出趙儕鶴先生門趙爲
振古人豪同門皆表表英傑一時聚樂所見益遠以大所得益深
以邃交相勸勉有不詣其極不止者未幾聞嗣父訃星夜馳歸擗
踊悲號幾不欲生讀禮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喪事外惟定省
生父洎嫡母與講學會友翻經閱史爲日程他無所嬰念也服闋
謁選授行人時有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以所著書獻求頒
行天下存之不勝駭愕上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以端正本疏
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
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集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
今日第一要務疏內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上法祖操
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釐覈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疏留中不下說
者謂此兩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雖一行一不行而存之素所蓄

積已吐露於大廷矣時僚友同志者若聊城逯與權江右陳舜仲
徽郡洪平叔皆海內名士存之與上下其議論或紬繹往古或參
酌來今或講究典墳或商訪人物或善以相長過以相規往往至
丙夜不休稱莫逆友後諸公皆蔚爲名臣存之有力焉行人署中
多藏書恣意撰討得其要領者手自摘錄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
於心自後每事必求無媿三言而後已因作日省編以先儒所論
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爲初學指南又集崇正編以先儒所
論儒釋分岐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脈久之忽自念讀書雖多不甚
得力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當分日之半讀書半靜坐爲涵養德性
之地每出遊則於水邊石上茂林修竹處靜坐習儀則於禪扉靜
坐夜臥至平旦氣淸時卽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句

覺當下無邪渾然自誠更不須覓快然如脫纏縛從此反躬實踐
會友談心無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適理之親也壬辰臘月齎詔
至金陵事畢謁鄒南皐朱虞對瞿洞觀諸先生請益諸先生傾蓋
如故深更共榻各傾吐底裏互相質證以存之爲海內有數人物
定交而別抵家昕夕耦親外益務親師取友考德問業往毗陵謁
錢啟新先生往姑蘇謁王少湖先生每對諸子曰錢先生謂孔門
學脈凡事只求天知此語甚確王先生謂士君子處不足善其身
達不足善天下焉能爲有無須是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
勿爲鄙夫方有可說處此語令人惕然深省又云吾沉雅不若涇
凡勇厲不若文石直截緊嚴不若玄臺樸齋其篤信先覺之言不
難以身下人如此癸巳冬抵京會戶部郎鄭材揚應宿陰有所附
麗搭擊諸賢甚力存之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

有言者部院會同該科從實究問及會議疏上應宿有與援止降
級調外存之則謫尉揭陽矣赴謫所途過東粵陸古樵聞白沙先
生主靜之學自歎於道尚未有見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與虛過
一生矣途中嚴立規程取前所爲涵養德性之法靜坐與讀書互
用如是者兩閱月而心氣澄清與膠膠擾擾之時大有徑庭過汀
州陸行憩旅舍對山臨澗種種悅心手持二程詩見明道先生之
言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
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寔無一事存之平日深鄙學者殺
臭說偈此時看作平常在揭陽三月日於衙齋課士正文體釋書
義集諸儒要語刊示之諸生彬彬顧化又得良友蕭公自麓羅念
菴先生門人也學以主敬立基與存之合轍將歸自麓贈言曰公
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前輩皆黙用一番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

存之深然之瀕行復為地方除一大慈至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辨論數日李意主明宗修身為本學之宗也知本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便有無所事事光景格致誠正不過就鋪漏處照管提撕耳存之則謂格致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剖為已為人之界別義利公私之樞其所關最為喫緊初學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然後善必為惡必去意誠心正而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為崇恐不能實用其力矣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者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籠侗說過其恪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嘗謂余曰李見老揭修身為本於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其於明宗之旨蓋未嘗不心服也丙申連遭生父母喪哀毀

骨立寢苫枕凷一遵古禮雖格於限制不得終三年喪而持服內稱降服子朞以外稱心喪子識者以為得禮云遘命析產為七存之曰兒有嗣產在不敢當盡出為喪葬資餘置義租贍親族迫父妾之無出者迨四喪畢遂築室湖濱為終老計名其樓曰可樓言無所不可也攜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動以旬月計同志如吳子往歸季思來訪相與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始會蘇常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先生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相接至無所容於是涇陽先生倡議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輩可無講習之所乎乃集同志數人醵金數百卜築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相傳所謂東林者與諸友棲息其中每月集吳越士紳會講三日遠近赴會者數百人存之與涇陽先後主盟每一開講得聞所未聞靡不忻嘢而去存之每謂學者

曰諸兄雖從事講學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療之方總以調養元氣為主大聖大賢善養浩然之氣故能收攝精神主靜立極學者神短氣浮須得數十年靜力方可變化氣質培養德性而其最受病處又在自幼以干祿為學先文藝而後德行俗根入髓非頃刻可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至其自驗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至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至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至此覺得天地間道理只是停停當當一箇中平平常常一箇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寧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嗚

呼存之見地至此真不負蕭自麓所謂潛養數年默而成之者矣又數年抵庚申洗心退藏其工夫愈嚴密應用愈圓融與朋友交懇懇款款愈深沉而和易僉謂集東林之大成者在存之矣明年天啟改元奉遺詔起籍諸臣臺省交薦起光祿丞意欲不行吾黨勸駕者謂義不可辭乃幡然曰義果如是且吾親未霑一命脫世不我容惟不佞終日可耳於是以東林講會屬執友吳覲華主席而單車就道至歲暮抵京闕作一偶粘座右云精白厥衷一卒其不損不加與性靖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次年二月陞少卿署寺事值上元節缺上供天鵝羣瑞恣索存之援舊例以冢鵝代諱者帖然署寺數月裁無名供費發舖行物價并諸曹鋪墊積弊如洗中官見者攝服退相戒毋犯既而廣寧失陷京師阽危人無固志存之鎮以安靜疏薦孫公慎陽董公見龍李公之藻鹿

公善繼等及愼徵內守令之選行保甲防禦之法得旨允行又見外戚勲貴中官家皆奸細窩宅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輒抗疏披瀝言之大宗伯孫公淇澳追論舊輔紅丸事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存之持論益鑿鑿不少顧忌諸貴戚大臣近侍皆側目斂手思有以中傷之矣尋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疏內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飭重處桀相國維持僅止罰俸復轉大理少卿晉太僕卿疏辭不允遂乞差還里舟中閒寂著周易孔義大旨謂五經註於後儒易經註於夫子譯義者明天子之言而明易矣數年前與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里居數月即家起刑部侍郎復疏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時楊副院大洪疏論魏忠賢大罪二十四奉旨切責矣又有旨遠林

御史杖萬工部矣中官附首輔門索御史繳工部郎至死不問矣天下大柄駸駸盡歸宦寺無可奈何存之乃謂當事曰今日外廷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內閣當借用外庭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庭當責成內閣不可以和婉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宜如歸德相公故事諄諄勸化諸璫勿與吾輩爲敵庶幾搢紳之禍可減萬分一耳無何總憲員缺舉朝會推莫踰存之者存之發憤辭曰趙太宰是龍座師可與門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喬公左司寇饒公皆正人也而饒公資俸深受杖更慘可越次用龍乎不若用副院署事便僉曰然擬副院名上魏璫大怒傳旨推見在者亟復強存之存之讓饒太宰亦許註饒而河南道堅執不從卒以存之名上次日得旨存之益跼蹐不自安乃具疏懇辭曰都御史者古御史大夫之職也天下

事皆得言之無奈世習之漸靡久矣臣子不以直心爲國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賄賂爲固然則有難洗之習以同異起愛憎以愛憎爲臧否則別白之難無端而分畛域疑弓影則調伏之難所以難者緣人各有私故因私成隔必居此位者先無私而後可以消人之私先無隔而後可以通人之隔至御史爵筆者關公論之明晦巡方者係億兆之安危必爲之長者合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是胸無苟營身家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也其關係[illegible]者而以臣當之如覆餗何疏上不允乃就職存之謂安民務在懲貪欲懲貪必自璫始一入中臺即有禁絕書儀賄懸掛通衢明示爲人臣者不當以好貨爲貪吏的也適有兩御史同道一至廉卽令謝操臺註上考一至貪卽崔呈秀立疏糾之奉旨著吏部從重議處部覆仰承德意褫呈秀職贓

私著撫按會勘的實依律遣戍時稱存之新入臺能舉職矣呈秀昏夜乞哀於忠賢忠賢是時如鷙鳥伏匿雖不卽爲解救而與呈秀結父子歡恨外庭實甚存之知時事不可爲惟有興吏治以安民生可少延旦夕乃復具申嚴憲約一疏大意欲責成撫按以約束司道責成司道以約束府州縣責成府州縣以安民生條列五十餘款如農桑水利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風俗以至刑名錢穀積貯給散保甲防禦彰善癉惡剔蠹釐奸之法甚具而要以躬行倡導節用愛人爲主掌憲風規大略可覩然無如羣小之擠陷何也時魏南樂爲臺省交參懼不能容與呈秀共入閹幕恐嚇忠賢合謀以傾正人遂借會推趙撫一事爲一網盡羅之計首擊去夏文選魏都諫次部院次政府次及言官之忠鯁與各衙門之守正不阿者靡一孑遺乙丑春夏間緹騎四出矯旨逮楊副院等六

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詔獄諸奸恨未已并欲坐存之贓耤吳
錦衣孟明以百口保始獲免至要典錄成坐遣官一案爲南遊
鳳翔所訐削籍爲民追奪誥命存之欣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
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毀鄒南皋馮少墟等所建首善書院刱兩公
精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欲索價萬餘濟大工
及拆估入官僅得三四百金而東林遂爲荒礫區學者無立錐之
地矣當是時存之屏跡湖上玩易不報客至斷橋以禦之丙寅春
復逮繆西溪周來玉兩公存之自度不免而絕不露一毫聲色至
三月十六日早肅衣冠謁龜山祠歸與一二親知看花園中談笑
自若忽傳有緹騎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視死如歸耳又
數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在坐曰原無生死何得視生死爲二若
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

不少是夕祖孫父子相聚晚酌無一言及家事第云吾有贍田二
百畝售之可當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耳兒輩各歸寢吾亦安
枕矣至夜半復傳前信至存之起坐問曰信的乎步入書齋取紙
書數行鎖篋中復至夫人所款語半晌出兩孫趨侍論之曰吾此
行未卜歸期叮嚀汝者只四字曰無貽祖羞而已復取篋中紙手
自封固置几上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啟視兩孫出鍵戶閉以爲復
就榻矣頃之不聞聲響子若孫推戶入第見一燭熒然徧覓不可
得亟發几上封視之乃遺筆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
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攀龍
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已化
去矣是十七日卯時也午後府帖至縣知官旗於隔晚到府存之
赴水適當其時豈非其靜養一生神明默啟至誠前知耶胡其從容

暇豫不疾不徐一至此耶所最異者平立水面冠不濕履無泥擁
起竟日無滴水出口停歛數日以待長君顏色如生觀者無不驚
爲神云存之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
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
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說曰心與性謂之一
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言慈悲即仁言
般若即知絕不言禮義故所謂仁知者非吾聖人之仁知也聖學
從窮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
平等抹忘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
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
又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
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不至於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又曰吾性本來無物不可自生纏擾本來具足不可自疑虧欠本
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本來
光明洞達不可自爲迷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爲造作作氣質
說曰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可言性性
非學不復學非變化氣質不能復性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
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
質之性即爲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
二之則不是作靜坐說曰靜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
默然靜去進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
此靜中妄念強除不得昏氣亦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
念既息昏氣自清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靜時與動時一色動
時與靜時一色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靜無動之體云爾又曰惟

天理至静惟喜怒哀樂未發渾是天理濂溪主静主於未發也主静之學始於慎獨終於無欲又曰静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静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學無動静其初静以澄之至無動無静乃真静也又曰有理静氣静之別理静者理明欲淨胸中無事而静也氣静者定久氣澄不著於物而静也兩者交齊互益不可偏廢如但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其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説謂道性善者以無善無臭為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為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為善事惡為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說曰無求飽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不作富貴想仰不愧俯不怍不作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窮達想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為有甚動得我人知盡然人不知然爲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得我泣淡泊之秋陽暴之有甚汚得我鳶戾天魚躍淵有甚局得我識得這箇真更有何心可洗如何識得曰退藏於密而已愈密則愈真是謂一物不容是謂無聲無臭是謂洗心作主敬說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何能無適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誠敬存之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謂主一又曰主敬有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也然惺惺與收斂難得恰好纔著意便不是惟整齊嚴肅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不犯手也其自學教人之法總不出此諸說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若程朱家法也存之

著述頗多有二十餘種皆關世教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錄相表裏尤極苦心無論長篇短述隻語單詞皆膾炙人口不可殫述嘗語同志曰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曰人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盡後世尚有稱述之者與小人而無忌憚矣曰天下不患無政事患無學術學術者天下之大本也學術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講學為諱如政事何曰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言政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言財必無財曰聖人之學常用逆法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曰吾儒學脈有二孔孟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文成便分兩岐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着衡而返之於實踐數條者前無所因後無所襲獨見而獨言之其憂世淑人砭俗懲瀾之意溢於言表矣其持身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手不接非禮之財足不履非禮之地門不納非禮之人其刑家也孝友天植鞠我生我咸得其歡五弟一兄白首無間與夫人王氏雍雍肅肅相莊如賓視猶子如子視猶子之子如孫義方之訓燕翼之謨洋洋如也下至臧獲馭之嚴而有恩與司馬之僕無二其待師友也於涇皐辭餘總角論文世緒其好無論已厥後子弟之師邂逅之交亦靡不終始相歡緩急相周患難相恤如左右手者其待戚里也若外家若錫家婿家貧者助賢者獎孱弱者卵翼能文者薦拔其待鄉邑也孝義忠節力為表揚大利大害力為興除凶年饑歲力為賑濟至設為役田役米以蘇糧長之困設同善

會以恤邑中之鰥寡孤獨若尤厚恤其貧而賢者其施益弘且遠矣訴者謂其立朝也有斷斷休休閎閎侃侃氣象涉世也有不流不倚不爭不黨氣象燕居也有申申夭夭氣象誨人也有循循善誘氣象進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也有壁立萬仞底柱中流氣象退而願學孔孟不雜異端也有醇乎其醇精金美玉氣象藹恚發踊從容就義也有內省不疚不發不懼氣象嗚呼斯蓋存之之實錄也夫余猶記曩者壯任滁陽存之手書偕行說贈余偕行者與時偕行也易言與時偕行者三乾也損也益也余謂乾之時行存之有其五焉其謫籍家居者餘三十年遯世不悔若將終身時潛而潛也主盟東林闡發聖賢之精微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時見而見也日就月將瞬息存養而頃刻靡敢怠皇時惕而惕也避疑於出處進退之間自試於勲寺冏卿之際時躍而躍也至於掌憲內

臺爲衆賢之領袖時當外計作貪吏之劍銘則幾於亢矣朔中涓伏負嵎之虎憸邪逞報復之謀履霜堅氷存之必有炳於幾先者而無奈適遭其窮不得不時亢而亢其追隨屈平而含笑以入於水也所稱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非與存之每自謂一生用易不虛耳惟是吾黨失一畏友海內失一斗山在朝在野失一規矩準繩之君子不能不爲世道三歎息也余無似不能彷彿存之萬一詎能闡揚懿美以昭示來茲所恃大君子椽筆鴻裁一言表章千載不朽

顧涇凡先生傳　明史稿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自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豈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簡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詆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婦笑罵詈無所不至世乃有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如寰者臣等自幼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此臣等所痛心因劾其

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皇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陳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言臣爲善二十年曲謹木雞無不如瑞獨崇詭飾虛則不屑爲其言絕狂誕寰自是獲罪淸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

原缺第六十一葉

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臣愚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獘有二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好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恆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爲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覲

天下猶爲皇上一已之私也以私而掩公以一人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威福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閹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雖甚神聖其聰明不足以徧天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睿覽若神益辨及左右察及淵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爲不然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闕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

專散而公之於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爲一救之難爲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輩之始用事適皇上銳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害久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皇上之好惡用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爲欲效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諭于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眞堪鎭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時退自傷以爲不幸不逮皇上即遠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峯海公屢爲房御史所詆季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貪穢自

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已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爲寶甚易爲瑞甚難寶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言小人傾君子其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寶之詆瑞乎有餘言槩不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槩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已獨清非所謂槩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槩之以彰君過者乎以寶之詆瑞吹毛求瘢宜無不至而所摭者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寶之陰險竊說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寶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擽慨之士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寶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寶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而入於謟諛臣等有裂冠冕

而去耳不與之並列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褒
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褒雖頑鈍無恥亦何
面目一日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佻於褒何私於瑞但恐
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瑞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
子之道日消矣一褒尚不足畏如褒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
道日長矣剝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疏奏得
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幹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
疏薦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
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
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於是又與張公文石等
合疏言之已而考公郎趙公儕鶴司內計蕭公不撓盡黜當路私
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季時無論立

朝郎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一事不
思于世路隄防先是己丑辞玄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逆揭
帖參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匪察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賴
陽許公輒疏論玄臺吏科都給事陳海窟復望風排擊季時聞之
仰天浩嘆上書許公曰閣下慣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貫
衆非人自劾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
何爲而淳允以爲無職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紀綱之所以振
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
矜奮吏相勸勉而體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然則紀綱之正
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
在於使人無可言耳近見吏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
自任而謂出于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于臺省爲偏溪曲徑不知

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于公卽蕩蕩平平出於私卽
偏溪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
其云今日爲臺諫者無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
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卽一二誤攖聖怒相
率營救衆得釋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
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問其相率營救也豈
惟不救或張臂而助之攻無他此皆攖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
者也間有一二上攖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
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重輕者耳以
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
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
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冤所親

起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
允兄憲成以庶官之數三四年之遠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
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捷徑爲躐位爲取
捷徑夫是非有眞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會王反
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誦禁天下終
不信其非壟斷之夫至于躐位捷徑之說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
一二要亦飛飾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審袖手旁觀者耳設守
其故吾嶄嶄不變則進退維谷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信若彼
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遵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券而收
乃爲不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事而
唱然嘆也倘廊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
則洪春不言倘何尙書起鳴不構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言

倘郤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恭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敢贊而雷鳴不竊展而雜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為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播丐予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為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往往擯于府試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辟輿論冤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

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于季時季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季時即復喜曰甚善並為代具疏草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弒父弒君種子瞞布人心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憑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為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季時曰此弊於今尤甚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為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為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字編而自為之序居恒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指一依於正不喜為通融和會之說有

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褒譏每於一言一動間斷其生平毫髮不爽其籌事或違衆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啟新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欷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恆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于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不即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敢予纖毫不苟壬辰謫別駕光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

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總攝中州者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歷聘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發而州守孫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為贖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邑大祲餓莩載道季時廪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歿並為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性好靜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牕牖之屬位置有常好朴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間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間問有痛苦否曰無之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為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為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

四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想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臼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爲中行大率孔子所爲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撿點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卻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眞色緣粗入細細亦眞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不出一眞若不論眞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吝吝磨洗予曰尚有說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自習情若論眞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追病依舊又發熟處難忘可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遽過予齋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卻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曰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大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言甚微季時自見本色蕩平正直爲之卽是更不必添入

較量非其平時究主之分素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季時之大矣而擧能則追惟曩昔季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愼諸余曰學亦有誤乎季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季時曰姑舍是余曰了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于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子之于弟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爲何如耶豈惟先生卽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質與斯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七終

列傳二

錢敢新先生傳

明史稿

錢一本字國端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即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眞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進四箴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旣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導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或廢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徇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院即分職之六卿內閣即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禮部尙書于愼行號有風望於題各省主考再請教於輔臣他可知矣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傅傅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尙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資躐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裏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貌孔而質虎跡尹而心莽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詭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旣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靡爛於乞墦登壟之坑淊淊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條刻而勢燄爍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之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也所當

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為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強固矧以覽處之衰嫉而為善潛之驪姬狐媚既以蠱其心麀聚又復殺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論國本曰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戲如今日者亦未有皇言之如綸如綍乃轉展靡定反覆不一如此者匹夫無信不能自立矧在萬乘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為陛下危之夫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為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為太子封皇考為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為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

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為信及今不斷蠱惑日深一日剛斷日餒一日事體日難一日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以與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為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邪疏入留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懇切帝言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退之詞根託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為民屢被薦卒不用一本初官江西與王時槐晉及飛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著述滿家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剋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

墓表

姚希孟

錢公之捗也有奇窮適客自誌業已納擴中吉水鄒先生復系之銘矣是時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留為聖子神孫紹庭首事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啟二年用鄒先生及諸公言凡以國本謫逐者存則不次擢用歿者優敘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子祭

一寉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抵權貴出參外藩近得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忠襃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閱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主恩重不可不揭之以貽遺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可書者無如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為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諸論摩多中且齒及椒掖上嫌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同指并褫公官為編氓則公去國之由也若其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盤困賢士以風厲下僚而反救之貪貞陛下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衆國成者實有總攬之權逆逆竊明旨以箝衆口使嘉言路塞

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傀謁逼滿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動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材疏河西敗衂樞管之臣茫無成算而徒與言官爭是非則有參兵部侍郎許守謙疏舉令佷籍截道司府大吏容隱爲奸則有訪問貪官疏其他疏不勝舉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爲文毅文恭兩羅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獎明儒紹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自衆謗歸首毘陵先賢祠即其旁搆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則今大宗伯孫公贈尚寳丞薛公在錫山則贈太常少卿贈尚寳丞兩顧公今少司寇高公前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光祿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席雲蒸擬於河汾鵝湖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爲戶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

衷苦公持世嚴定陵末年諸蘇競起摩鋒衆鏃横集於東林公出而與諸君子萃處於講堂之上辭氣嶄如也於行㵎誹謷之闇嘿如也讀書研理愈遠而著述亦愈積黽蠡類也取其黽勉亡息之義則有黽記等洙泗之脈以瀹其流而堤其泛濫則有源滙編纂竊宗國觸事疚心竊取考亭之法備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所不披嘶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爲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寓道客自詭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易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遡又題一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逢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成行亦預曉藏穫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乎然邵子生平不立朝惟以梟由外臣爲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神宗之世始而姤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遭遇公互有之伯淳爲監察御史裹行惟積誠感悟不欲掇拾短長其所值爲王介甫猶可以道理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糾治大吏在內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不乏也卽伯淳處此能藏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能以天山之遯自免而同志諸君受鬮齕者十八九矣英明嗣服萬類維新詮伏者進寃𧸖者庸幸國脈醇厚同心僇力可以望太

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公在當進得利見之交爲羣龍先路而令巳矣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爲不若衆人爲夫與公共爲天下事者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用於世公之靈尚式憑哉公生平好獎與後進某以壬子冬侍公於經正堂負篋終日受誨孔多卽不敢言光大之爲歐陽棐然其不見棄於有道久矣故標其大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字國瑞別號啟新先生常州武進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始爲廬陵令著循吏聲令猶俎豆學宮比桐鄉之朱邑云

安我素先生傳　　明史稿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揚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敢言之士削跡於朝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師聚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竊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鑨之淸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鑨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媢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全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

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護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賜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媢嫉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奬忠良并放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郞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逐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希范恬靜偕易與東林講學之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

葉閒適先生傳　　明史稿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旣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郞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旣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名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激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偕同官金汝諧伸志藝攻之不巳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旣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啓初召爲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郞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

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茂才恬澹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殆半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建言去國直聲震一時茂才祇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淸流盡斥邪議益棼遂奮身與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試進錢一本薛敷敎及茂才也

行狀　　鄒期相

嗚呼傷哉吾師之亡也而吾邑典型摧殘極矣師之友爲端文顧先生忠憲高先生暨毘陵玄臺薛先生肩弘任鉅終始相成毘陵物化端文忠憲肩之端文物化忠憲肩之忠憲以不辱身殉吾師獨肩之淸風正氣皎然孤行於天壤間岱宗峙而砥柱仰淚溺王而百谷趨吾黨倚焉一邑倚焉海內正人君子倚焉無何今上三年春一疾卒矣二孤繼斌光輔謁師列三品例得恩䘏光輔爲請

於朝曰臣父茂才苦節一生竭蹶以死願比李得陽例邀恩門下
臣毋先臣父七年卒并得合葬臣即死不恨天子哀憐其意錫之
終葬制下二孤泣捧以告於靈者日而吉將徵文於當世鉅公元
老先期手行實暨師毋華安人懿行纍纍屬期相爲之狀以期相
兄弟受業門生也固辭不獲謹按實而狀之吾師姓葉諱茂才字
參之號玄室晚更閒適世稱閒適先生葉之先自無名公由吳江
同里遷石幢三世爲樂善公樂善生芮芮生模模生教封南京吏
部郎中蓉溪公聯代有隱德具世德傳蓉溪公配許安人生二子
師其長也次茂德號玄宇師生丰骨迥異稍長授前庭兆倒帙誦
封翁奇愛之過庭授一詩一掛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說到於今書
初若著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嘲之也師聽而受教又一日挑
嚴先生祠堂記反覆解諭美之也師復跪而受教迨甲辰奉使過

七里灘咏過庭曾記說嚴灘此日頹波孰障瀾知師學淵源遠矣
師爲文晨起擱管稿完纔脫手曰吾以求放心也未幾補邑諸生
尊食廩餼教授來學絡繹於錫山毘陵維陽新安每以卒歲爲期
門下士鬱然起爾時仲兄期禎從之游沐浴最深適遭毋安人艱
哭不起及見封翁捲淚強爲解顏間從館歸必朝夕封翁臥起不
離左右戊子尊寒於鄉墨論刑程膾炙人口得報不謁客不設筵
不赴衆宴東身靜氣專意計偕己丑聯捷洗盡世俗奔趨態曰吾
固守吾貧也於主司無所贄初異之久之服師痛毋安人不復見
也封翁會逢花甲千里而不及上壽也曰天乎肯容小臣茂才綴
臨軒一對乎玄臺先生曰吾輩必非戀一官者廷試畢亟圖之師
唯唯臚傳二甲授刑部甫三月改南工部迎養師初校部於堂翁
亦無所贄堂翁異之乃令一日署六篆兵刑錢穀悉令究心師曰
是其試我乃成我也寅而出酉而入政事煩瑣從容應之恬不爲
難亦久之服未幾與稅無關竣壬辰改南吏部封蓉溪公如其官
毋贈安人迎養封翁如初封翁曰吾故有戀鄉癖安能拘拘官署
爲師爲體其意乞請還里僦居於廛封翁曰吾故有厭城癖安能
碌碌塵市爲師爲體其意因不復強甲午遘封翁艱而師痛可知
也曰天乎安得有吾親呼而詔告我者乎死而復甦者再闋後孺
慕終身遇忌日一稟古禮時物不薦不忍御也讀禮餘閒館穀餬
口毀如貧生其在秦彥熙氏期相始獲從之游沐浴名教不減仲
兄且盡悉師粗蕪狀師蒞關介然無所犯左右跪請曰關政例有
費某字號備某項公費某字號備某項私費師介然如故左右跪
請再四師厲聲曰不要說你們即左右列金剛撼我不動矣關政
一清去關可廿里有雙港往設界防漏稅師力剗之關儈無賴

其夥迫國賦完端坐放關不取分文放船時惟聞大聲號呼祝頌
而去任滿爲立石建祠尸祝至今猶餘額外金疏奏餉邊仍具詳
往苦旱商旅不通今通而得羨非臣願也矢不敢爲例上嘉悅之
白金松布旌其廉比歸惟圖書數卷劇盜且排戶入止見此數卷
者搖手戒勿偏爲太息而去嗟乎師之節至今有人見信乎語具
玄臺先生所撰封翁志中戊戌陞本部郎中歷轉南銓始終不徇
一毫情面人亦無敢干以私己而請告己亥補禮部郎中仍請如
故辛丑補尚寶司司丞丙午陞本寺少卿戊申陞南京大理寺寺
丞屢荷國恩請告如初嘗言吾上半生受貧之益下半生受多病
之益惟貧故知節儉惟病故知養杜門卻掃不屑屑于貴游干旄
至止鮮得接其顏面而亦不輕投片紙隻字壬子陞南京太僕寺
少卿搜剔利弊馬政爲肅從來未有適觸唐御史建議護奸具國

事宜黍公論一疏所爲揑造浮詞者發摘四明崑宣以忠於皐上者也欲鉗人之口絶不言四明崑宣而後爲不立門戸不起風波儼然立於四虛之大道一言齒及則爲大負大惡之小人矣噫何其敢於扶小人而抑君子護奸雄而翦天下若斯之烈也疏上不報已而具舉劾斥以釋羣疑一疏牟金二御史相繼論熙疑職有所主使然者不知職素無依傍門戸之交也昔日論四明崑宣者保無奸人竄入畢竟奸者少而忠者多後來被論之臣寧保其不借一節以槩生平畢竟借者少而眞者多疏上仍不報與過道長書去就語默士人立身之大節是非邪正世道理亂之大機大節者人所自立無待於外求大機者天下共公之事非與天下人共相印證恐一隅之見未合大方又曰盜木占廠之事百十年而一見科場之事三年而再見後來者見破甑可修履虎無恙人人

覬倖歲歲生心其弊寶可勝言哉不獨此也發盜木占廠者見在臺省共主持有人發科場之弊者強半去位其主持無人有人則三尺可以必行無人則上下易以蒙蔽書聞朝野傳誦已而作旁觀說官臺諫者自爲天子耳目臣他曹出位建白郎目之爲旁觀不知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何正何旁期於至當而止已又作止焉說有患說而止有避咎而止有孤立無援卒遇暴客而退縮以止止則止矣非止之善也定水不波太虛無翳蟬噪逾靜鳥鳴更幽何賢之有識者譏之目擊年例考選上鄭太宰未議年例兩衙門勞處也必其人素行未孚昭於人之耳目者乃可以服人心也今有人焉議論正直素無顯過而忽遭外轉能令人信乎考選一事尤言路大關鍵也得其人則拔茅連茹數世受正人之利不得其人則引類呼朋數世受匪人之害甚不可輕於去取也今有人焉

律身廉介政體公平而臺省不與能令人信乎去一眞品則眞者畢懼留一僞品則僞者畢進眞者畢懼久亦化而爲僞矣僞者畢進究且無一眞品矣尙何以年例考選爲太宰下其議著爲令尋請告歸癸丑錢啟新先生講易東林熙朱吟互相酬和期相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師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藩無言之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蛙聲蟬噪豈曰能詩數墨尋行未爲善易吾弗取也已而述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爲物不貳不可析而分也分則多岐一則共貫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期相爲謹愛敎已而感經筵久曠有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蝸頭取象拈之句時言者以門戸二字齒及東林有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答休占之句戊午値花甲爲詠前

途知已窄晩節莫敎疎又曰嘉種時温養微瑕懼放過又曰披沙須識寶揮劍定降魔幾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情見乎詞矣光廟登極喜懼交迫堪勤詩史熹廟壬戌起太僕少卿癸亥轉太常寺卿恭遇先帝覃恩可朝請夕下師見璫勢漸盛拂衣東還甲子陞南京工部侍郎乃謂其弟玄宇公曰一官非吾願也但南曹冷局祖父母未邀一命中實怦怦姑且一往已見權璫亂政極矣恨不及請上方府與同志懇懇憂形於色疏請休致拂衣如初日從此不入春明夢矣所居陋巷門不得容軌室不能布席布衣蔬食淡淡穆穆升其堂無世俗輝煌扁額止標三世無訟四字以戒子姪薄田百畝聊供饘粥晏如也三案事發辨論不已師跋忠憲先生三案書後事有三尺童子曉然明白而聰明特達之士反眩瞀而不能自決必待日久而後論定者何也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

係累雖智必愚其勢然也神廟晚年有張差入宮之事升遐後有
移遺詔立貴妃之事光廟不豫有崔文昇李可灼進藥之事及光
廟晏駕今上登極之前有傳顧命立選侍爲妃之事張差一案劉
廷元以爲風癲科臣何士晉部臣王之寀陸大受等以爲别有主
謀而神廟聖斷以張差付法司以兩內侍付司禮俱置極刑而內
外帖然矣然士晉卒不免外補之寀禁錮大受被察而廷元獨無
恙也進藥一案舊輔方從哲賞之衆朝爭之最後孫宗伯發憤極
言而可灼遣戍文昇尚漏網也立后立妃之案禮臣孫如游執奏
于前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等力主移宮於後皆侃侃直言與王
陵汲黯爭烈而當時依違其間徘徊顧望者則從而與諸大臣也
此三案者或見於聖諭或見於章奏在朝在野無一人不耳而目
之者而安所容其諱哉秉史筆者只據事直書之足矣可以人情

二字抹殺天下萬世之公論也哉當日滿廷幾成聚訟不若吾師
片言足千古也矯旨拆毁東林過廢院有感詩曰世法遞興還遞
滅乾坤不毁只吾心又曰惟有靈臺須保護片時傾圮即成愆逆
忠憲先生以不辱身殉而官旂至欲洗其家師既呼天乎胡至此
極也又重懼破巢之取卵也側側毘陵澄江得道府力護而師乃
稍釋也曰吾身名遑恤今罪不及其孥足矣販忠憲先生遺表届
平之節先生之所優也先生之學之養非屈平之所望也太息伊
人悲歌當哭龜山道脈今誰續痛哭同心淚眼枯至狀忠憲先生
萬語千言言言肝膈非師能道隻字乎今上登極日月重新諸奸
竄伏追念耆碩正需大用而吾師何以摧折也哲人云亡典刑頓
失太山頹而梁木壞寧第期相區區之痛也哉嘗自題小像人生
宇宙間第以形論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

萬不死不生與造物相終始豫置生壙有云人生看破無窮天彭
鐵殤子同歸老又曰方寸虛明淨如拂胸中一點無煩惱偶哭一
同志曰人生有正氣有客氣客氣今安在哉惟有正氣浩然於天
地間嗚呼足以占師生平矣哭師者曰萬賢公贖公所倡也公死
疇爲齒牙我而靈拂我者同善廣濟公所亟也公死疇爲衣被我
而骨肉我者謫師者曰昂昂若千里駒同君子犁而高立其幟其
異若天外羽遠小人射而不攖其鋒則又有謫之者曰辨三案於
簡端鑿鑿畫孤直筆疏兩義於當事瑣瑣山甫名篇吾兄明禎贊
之曰萬金一鹿矢志已定歷四十年冰清玉潔履幾蹤斗薾然寔
畯二泉讓洌九龍讓峻同志傳述均以爲確論迹師居恒定志於
恬澹得力於學問交修互砥於三益端文忠憲玄臺三先生其表
表者他如啟新先生借名孝廉許靜餘先生均白首一日師不徇

友友不徇師每握手輒辨析爭論如上殿狀未幾不失和氣又未
幾爭執如初徹宵旦不休無欲而剛道氣可實恥不與黨似皇甫
規私慟人亡似郭林宗而絕跡梁碭似申屠蟠至端容整襟危坐
終日似明道又似晦翁期相不徹無能領略萬分一追念音容恍
恍係之矣所著有八貞女傳旁蒐錄三案書後葉氏宗譜見聞摘
錄興至吟皆關係世道人心藏於家二孤將奉吉大葬吾師幾删
營宅兆而以師有自營生壙不忍離兩大人左右師素志也二孤
不敢違先志遂葬師於封翁之塋而安人合焉

陳筠塘先生傳　　明史稿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政務恵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娶黄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寧知府丘度慮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為災縣故土城卑且圮給飢民粟俾修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

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為築堤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俱倍於確山越五年政績茂著以不通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斥之其子爭曰兒自中州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乃已徧遷刑部主事中官採御園果者怒殺園夫母棄其屍河中幼學具奏遣逮之法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中鏤板盡毀以員外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進郎中遷湖州知府甫至即擒殺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横於鄉中幼學將治敏繫諸獄敏賂貴人屬巡撫檄取親鞫幼學執不發檄愈亟幼學立杖殺之敏獄詞連故尚書潘季馴子廷圭竄入都過人輒罵幼學幼學言之御史疏劾之逮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陞長繫斂賂置之巳愈巳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郡中謠曰公來如砲施敏羅罟公去如雷楊陞飛灰幼學疾惡嚴其於細民務安全之諸孝子節婦皆入無所不旌揚一郡大治霖雨逾月禾盡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飢民三十四萬有奇御史將薦之欲其治行推官闔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事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尚在遂以終養歸母卒不復出天啓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牟湖州並祠祀之

薛以身先生傳

明史稿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以給事中王曄嘗劾之令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曄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天下稱王唐瞿薛其闈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爲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狠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縱庶宗以崇九列壅

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己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錫爵無以難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砥身敝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爲非輒不敢發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墓誌銘

高攀龍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爲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輒相念而以身造余爲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於家不以以身爲客蔬食菜羹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蓋余受以身規恒十之九以

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蓋以身爲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爲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爲之銘耶以身病余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孤以墓石屬余嗚呼余又何忍不爲以身銘耶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生憂而卒遺命斂用衰絰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諱敷教號玄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而絕穎少不好弄五歲即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嘗是時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聞邸報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從旁覘之心竊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

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
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厝齋耿楚侗交參之
以身曰是欲為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惟惡權
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意規其言專為定向而發
竊以為遠臣箝口近臣媚威摘祖宗之片詞營狐兕之私奮必欲
創一警百豐為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
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執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重
過節飾關白勤成掣肘嗣今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几先
露則危其身叢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亂且移之國家
時來安得觀僚友為重而視陛下為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屠
衰醜詆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為時來者不惟不能糸駁
反爾朋逞無論愧古名臣即問思抗論嚴嵩一疏有靦面巳大抵

少年厲志多恩豎立垂老頹顏顛氣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戇
巳浮榮膓肩摟背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遷習尚使然也即二三
輔臣陽托飲醇陰圖登壟選又故嗾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體貌
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
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惡疏奏當路大恚座師顧陽許公至
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轉補入卒辛卯授經玉
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並封
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書江公書有曰中宮有出而始重
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並封事寢
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為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內閣張洪陽
位與吏江公合謀借劉黃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以
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公納陛各具疏請

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餘又黜本部尚書孫
鑨甥本部司官呂胤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為奸邪
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
官謝諸黜者何以令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
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於子弟諸生有
以口語得罪府椽椽誣生殺人罪郡守以椽故成其獄以身廉得
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冤者胥之以身
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謂以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
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執喪不飲酒食肉
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
身書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
天生英爲決不欲其斤斤結裹自家闔闢撿押祇負落魄爾曰脚

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剛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
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殉性靈任是皎皎不汙於節一
節但世風靡矣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掩
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登仕以來未嘗受人
一飯垢衣糲食以沒其身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又
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嘗
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嘗而謝曰行就木
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
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惡獨惡傷
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
巳嘗見一人毀棄絲之以身從稠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
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解人之厄揚人之善常

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嘗作眞正銘曰學尚乎眞眞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眞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眞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視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劇要於白首鄉里訥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僞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妙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强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猶存五畝無貴無賤無榮無朽須飾逆時今生諒否必眞必正風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愼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眞正矣所著詩文評集藏於家銘曰飄乎自樂耶幾希服舞雩之點濂乎自持耶則遂門委巷之思渾乎同群耶幾油油與偕之惠子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夷夫固不敢謂其即點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也

淸也和也狷歟斯人蕩滌汚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爲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劉本孺先生傳　明史稿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皐等大學士沈一貫密爲地諂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匪儉人叢聚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夫守法者不聊廟典者無忌二百年鉅典一旦決裂而陛下顧獨任其咎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皐有疏毋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皐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勅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

方一貫佯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上爲政我不知也不則曰吾謀不用也曰吾逆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圖之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閹寺之曲謹眞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稱民賊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勅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留者皆自免去光宗卽位起元珍光祿少卿時遼瀋既没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

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今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爲營免遂甚焉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贊畫郎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冐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窺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諜闌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又與錢一本爲同善會表節義卹孤寡行義重於時

按萬曆乙巳先生抗疏論四明祈罷其私人錢夢皋遂除籍歸會顧涇陽先生倡復東林書院先生實指其業講合與洞志討論濂洛之源猜求性命之與阮而涇陽遂竭志于先生甲寅先生志成景逸先生爲之序貝所以志而先生自序復大闡一時明善同人之旨贓功偉矣東林自主子殍卅而後鋒鑰紛退先生翻罪此吾輩一大鑰鑄不如是乾格不成其貞賢者不成其賢東林不成其東林益先生昏容以子郡自任故斎道甚力先生沒而高景逸先生爲文以祭之有云兄氣剛鏡兄貧明庸起我柔驕間我愚藏小大之務務就兄正函不自見以兄爲鏡兄不我拒無語不吐見可余否赤不爲

件東林之學疑人札邪人思斬伐總其萌芽兄盍翻翻引爲兄冐莊言正色四座稟然兄力甚強傳兄無彊吾道何孤兄乃先亡有涕漣漏豈止猜悲聰茲覇風孰其維之余有兄心無兄之勇失兄左右益成推總兄神千秋洋洋周遊庶其相余無爲兄蓋而此外如丁長孫赤有云呼嗟東林櫟羅世網兄買後勞面氣獨往夏桐芳亦云時有湮陽倡道東林左提有挈公則同心如握天杓以獨斗英兩邈三與賢士響珠實心爲道豈曰迷名皆守錄也惜先生原志以未投梓遂合後之學者無從得見獻讀刻傳至先生不勝大鄣推輪之感云 [illegible]識

墓誌銘　　　　　　　　　　高攀龍

天之爲國家生才也有一時之事必有一人當之蓋不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舉而振天下之聾瞽夫然後常人之心不爲憸人所奪天下之一亂者可一治則吾本孺劉公者是也當萬曆甲辰乙巳間四明相當國伎沈歸德相又以假王事忮江夏郭宗伯其徒乃爲妖書中之引繩批根思一網異已者會大計諸奸多罷考功法相蠱惑上謂計典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

留察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公乃抗疏略曰朝廷磨礪一世俾正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豫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者夢皋爲人臣無暇毛舉擬索跡其推年倒而妄奏求容指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蒙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槩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皋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堪慮也夫使夢皋蓄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斂跡胡乃恣起風波動觸言於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皋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階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正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爲戎首梟政以

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斥者何人年來比昵憸人乖謬尤甚卽如考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夢皋而故曬之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盡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朦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旣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庸輿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爲皇上籲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欵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爲社稷計疏奏神祖玩之不已意不怿也下公卿議四明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庭杖公議不可息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總公疏者兵部郎龐公時雍有旨皆削籍南臺省陳公嘉訓孫公居相相繼極論四明乃罷去當是時公直聲震天下公歸十六年庚申神祖遺詔徵言事廢棄者起先祿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時遼瀋陷沒督贊畫劉國縉以招撫

南四衛官民爲名擁數萬衆入內投揭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公上疏極論國縉誤國上曰所奏關切機宜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公素强無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別號也歲庚子公爲南職方有垣長握六篆操諸司權莫敢與抗者公每事必理折之垣長曰此郎君不可與爭鋒輒唯唯聽命公益核軍需之假冒點選鋒之贏弱裁操賞之冗濫歲省金錢二萬有奇乙巳言事歸與顧涇陽先生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錢啟新先生行同善會於毘陵東林益暢其義邑中好義者百餘人應之忠孝節義之貧者有助鰥寡孤獨之貧者有助公與陳志行棐參之安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應爲蛇足者公毅然不惑至今行而安之吾輩與斯人之徒未然不相關自身痌瘝不自知可以稱人乎於是知公之所見大也公少苦貧故勤於理生而惟人之窮未嘗意僥倖方嚴尤肅于閨門而體人之情未嘗不周嘗曰家衆造惡皆由放蕩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於臨事詔之嘗先語之嘗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蚩蚩氓公十六年林皋無念不爲國杜門不與外事無念不爲民章善鋤兇昭雪究抑矻矻然惟力是視嘗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冤也密爲雪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公於世浩浩獨往余每謂公乙巳疏爲開曹建言法夫楚宗騈戮妖書煽虐天下岌岌矣馴至考績大典羣奸亦從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敢言臺省不敢言公於其時睨而自覥舍我其誰是所謂天下一人也自是諸賢繼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開物成務建言者法也開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長年弘

濟天下何哉公弱冠成進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故文衡依庸絮語三巽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藏於家公之大節表表細行卓卓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嗚呼世豈可無斯人哉有斯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備一時不測之用爲人臣而敢於欺其君者未得遂長驅無礙也于乎銘曰大湖三萬六千頃浴日沐月天地闢上有羣山儲真精蜿蜒虎蹲護其脈湖山森聳若執圭湖波隱見如拱璧山環水廻白千古下爲光祿劉公宅形所托兮來寧茲神何方兮無不適有時吐氣成長虹猶能三褫奸雄魄

張弦所先生傳　高攀

先生姓張氏初名大受改名夢時字伯可無錫人少穎異隨父大參澄齋公讀書貴州署爲文超軼不群侍甦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此樓去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慊親心此其立志已不同矣年十五以縣試第一補諸生明年行冠禮老儒姚瀞坤作字說以貽之益自勵繼入太學萬曆癸卯舉于鄉甲辰下第歸適涇陽先生與先忠憲公創起東林書院左右翼以精舍約六人爲築先生首任其一解橐投工與諸公切偲砥礪其中以參訂道德性命之奧兼精書法暇則游巖肇硯日揮數幅爲樂其草隨意天啟壬子謁選授安吉州知州爲治大得民心劇盜葉郎生餘黨殺長與令石有恒將犯安吉先生率士一戰而冦大敗民苦解緡請上憲易爲官輸民便甚羣立生祠以報德歷遷常德府

同知山東鹽運使運同寬商恤灶國課無虧及沿海告警先生陳守禦之策民賴以安一時有循良之目將有殊擢竟告老歸家居講道東林刻有會講商語蒲楊笑拈二編每見孫造膝必與評文論古或拈經書一二章令細參之次第質問移時不倦案頭惟存彭澤香山明道康節白沙陽明數編以當尚友臨卒客有以死生之故及曾孟莊周異同問者徐答曰爽然生死之故從而玩之所以爲莊周者流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與其死也寧慎客曰先生眞當世之曾孟與曰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臘月三十日（臘月三十日是先忠憲遺書中語）因呼筆大書曰朝聞夕可千古光輝浮生如寄視死如歸落地一靈終天敢遂伯可字可自返庶幾書訖湛然坐逝

許靜餘先生傳　嚴瑴

許世卿字伯勳家貧有志操天性孝謹父早亡事大父有禮步趨無尺寸軼事母至孝爲諸生有聲受知郡邑絕不干以私萬曆乙酉舉於鄉放榜日淡然自若偕同志葉茂才清談竟日人莫知其既捷也衣食居室不踰其初揭安貧戒五曰薄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聯姻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出入恒循而自問曰若得無食言否或以私嘗之輒指其壁謂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偶有戚當麗法持世卿急時適竇一婢爲輸罰鍰卒不爲緩頰所居敝巷守令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覩其面郡守歐陽東鳳延世卿修郡志世卿曰公端人也欣然一出平生交游絕寡惟與顧憲成高攀龍薛敷政葉茂才輩以道義名節相觀摩每自東林歸勅其子曰人何

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乃爲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氷堅遂返謝去傅金自號早自老人矢終焉之志每於隙地手藝菜甲曰不如是何能無求於人襟懷洒落喜飲酒偕同志吟咏日夕不倦見俗客如目不容刺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望爽所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穎編諸集而特好爲詩一切欣悅悲愉之感悉於詩乎發之詩成抱膝長吟輒復瞑坐自謂調燮之妙疾革謂其子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貲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嘗其直亟取券還之脩然而逝

王儉齋先生傳

錢肅潤

王永圖字惟懷一字新之南直宜興人父彝叙爲諸生時偕無錫顧端文入郡守龍嵩施公龍城社名齋志合以貢仕爲馬平令同邑若史孟麟吳正志張納陛皆出其門惟懷年甫十四德性醇客端文一見稱之曰此子凝道之器也許妻以女携至涇上親自課教之妻以錫籍補諸生尋食餼越十載領萬曆庚子應天鄉試甲辰從端文與起東林書院交宇內賢豪印證學脉其爲學以澹泊爲宗而自信則在勿欺不爭四字故處鈍處後見者靡不化服久之選冀州學正曆國子博士戶部司務所在有績遷刑部員外郎會魏奄以首功膺茅土封京官爭題榜讚之同列請署名惟懷笑謝曰吾若列名於是有愧元祐石工多矣堅不許後璫敗諸署名者皆得罪獨得無坐人始服其先見崇禎初晉郎中奄黨若五虎

五彪諸獄悉屬攷案爲之引繩披根無所枉撓其案呈凡數千言奏下之日輿論大快至如攷數關節兩案事係國體尤持論平允大司寇倚重焉出守韶州數辨冤獄敷惠政韶人畏愛交至俄罹謗讟廷議得白當調以病乞假歸道卒居恒孝友廉讓事大父母死生協禮事繼母得其歡心爲宗黨所稱著有儉齋文集藏於家其書法最有名

史玉池先生傳

明史稿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姦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科給事中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癸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觀詆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爲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皐張位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使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

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㬰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爲害卽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讓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貪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遞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實佐之

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觀梃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少卿卒

鄒南皐先生傳

明史稿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游即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喪父奪情元標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言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為災民有鬻筐為業吸水為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

固未成矣弼成聖學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紿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暴死踰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

尙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荆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荆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荆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萬曆中由張居正所引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尙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尙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己怒甚降旨譴責首輔

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慽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所司不能盡用文選缺員外郎尙書宋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尙書石星論救亦被譴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啟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鬬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

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令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造詣純粹不復形崖岸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

臣與德完初無纎芥此必有人交搆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沖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儻党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䘏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甚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己請收錄貴家蘭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愼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

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旣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發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孰敢銜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趨職長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奸人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路憸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舉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僅文昇無役彌縫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併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

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

馮少墟先生傳

明史稿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修剩踰拒郤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謫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邀偵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効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臚精之效如彼怠荒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致

潔己惠商奸先欲逆旣遲明邀帝以軍政故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啟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擬舉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仰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

鉞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即與楊起元孟化鯉關學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為訴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遂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為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摭撫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恚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學者稱少墟先生

孫淇澳先生傳　明史稿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戸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親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關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為侍郎時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為首六人論死復錮英燋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鈁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省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迫羣議無策復留乃請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鋕於左而以慎行為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鋕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亓詩敎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啟元年四

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閣臣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妄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爲罪歟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於何處明乎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儀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貽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爲

恭皇帝莘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咒詛君國等於亡王其敢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監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隉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僨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大抵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其智力不用以奉公室而用以營私門其權謀不用以扞外侮而用以耗國脈春秋無將漢法不道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讐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韙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皆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可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纘右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章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言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侍皇考而欺陛

下也末復力言允纘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漶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侍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爾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學既深造其操行峭潔不屑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逕不復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

釺名上帝即召之愼行乜得疾既入都未及陛見而卒贈太子太
保謚文介